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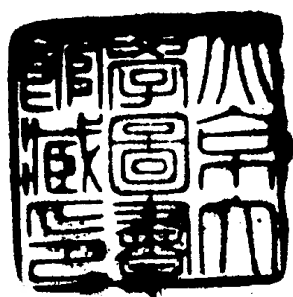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6/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五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敬業八卷

〔明〕楊鼎熙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

讀禮記略記四十五卷附讀三禮略記一卷

〔明〕朱朝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七經略記本

.....二六〇

檀弓二卷

〔明〕牛斗星集評
上海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四九〇

禮記疏略四十七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張氏敦臨堂刻本

.....五二一

禮記敬業八卷

〔明〕楊鼎熙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敬業

八卷》提要

楊緝菴禮記敬業序
今學士家罔不喜談經
學而于戴記尤甚蓋割
裂餽飭既便于饋貧之
糧而刺畫風規亦近於
射名之計予恒從行卷
中見世之能人俊民矢
口經術私心輒愧其腹
笥及取古今傳疏合而
質之本文以覆之世之

沿勦者不勝斷鶴續鳧
之歎而家世一經未遑
旁獵茲京山楊公甫第
時宇內已翕然佩服其
公車言及下車出政未

序二

暮月而有成乃復不惜
帳中秘出其禮經敬業
以嘉惠來學甚盛心也
公初業本毛詩中歲來
遊于松輿同人談禮而

善之發帙繙誦恍若身
遊三代盛時親見先王
之法宮名器自大小戴
以降訖孔鄭諸家不啻
登堂而面訂其訛益以
知宋陳氏集說之功不
小故公爲是書字櫛句
比複簡單章靡不攻苦
刮磨融液貫串其魁全
楚捷禮闈洵有自也今

序三

世頭白一經者孰不牽
附大義以爲有得及操
刀使割則葉龍不雲羊
鶴罷舞令人以經學爲
口實吾觀公之爲政寬

序四

不市德峻不厲威胥吏
凜惕于秋霜赤子溫沐
于今日而寸長一善無
論學士大夫鮮不葑菲
收而谿谷下豈非溫柔

敦厚之旨合恭儉莊敬
而施之者乎嗚呼必如
公者始可以言經學矣
今是書出宇內之知公
教者當益深被公澤者

序五

當益衆異日高議王墀
之上揚厲風雅修明制
度所關至大且遠而予
恐夫世之觀者遜爲讀
戴記一家之書于他經

無所與故述其書成之
大凡與不揣之私慨以
爲有志經學者勸

治下通家弟張履端

雲翎父拜書于桃源

庚子

之考槃



禮經敬業序

經世之務皆其人之質性以相取如孟之於水孟大水多孟小水少分寸之間不可溢也而其理則載之六經六

朱子

經者古人治性之書也性治而天下治矣今歛啓之儒叩其所習之經茫然不解惟日夜咀時蔬之腴以肥其心而澤其口世人亦愛其皮貌從

而收之甫得一官已入於千
年之閭室矣余從蘭中得伯
鉉楊子其文樸質而在嚴知
其非詭士也出而盡讀其稿
無一言不本之先民當此集

卷之二

音魅語時獨能屹然為文波
之柱至挹其人則澄之不清
清之不濁而開朗之神儀實
足以照青霞而映白日目前
求經之士伯鉉其第一選矣

一日出而著戴記敬業以示
余則又見攷詞選義析異鈎
深於四十七篇中無益公車
業者應闕者闕之略者略之
展卷披閱洞穿心目無假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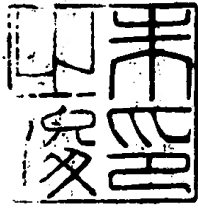
卷之三

摻是鄭孔應陳諸家皆所未
備者茲備矣乃知人之質性
善不以經教治之而出則木
朽石頑決無以成干霄潤崖
之器君既能以六經治性又

時以其所得之意與古人之
變化互相廟切知從此應天
下之事猶一映耳君今且試
為邑無求別理縣譜執此以
達可也

未序四

庚午春日晉中友人朱之俊
題



禮記敬業總目

卷之一

曲禮上

檀弓上

曲禮下

檀弓下

卷之二

王制

月令

曾子問

卷之三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禮記敬業總目

卷之四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喪服小記

明堂位

少儀

卷之五

學記

樂記

雜記上畧

雜記下畧

喪大記

卷之六

者之病在二端一曰字二曰字
來則多矣君父之則以無求勝矣此處和字不礙
也之險以義消之則自無求勝矣此處和字不礙

疑事毋質直而勿侮

母質毋質言語也直而勿侮謂陳我所見雖被
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辯以質此義字在
是疑心勿解結而不成形質下質是未識時在
偏心之執見是已而不知在直之故以有而能
一忌心之懼而短而不肯明而此類是也母遂其
雖有周其心之虛而各無足觀明而此類是也母遂其
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禮記集說卷之十

禮從宜使從俗

此言事當體常以盡我變通之道非禮之禮大人
弗為禮字指保與使於四方之禮中之一條從俗
如宋章甫之類即從宜之禮也蓋禮之禮從俗
禮從世則難行宜民則久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此泛言禮之用也親疏以情定嫌疑以義明同異以義明是非以義明
之隆卑定其親疏之情定其嫌疑之義明其同異之義明其是非之義明
禮稱而為之惟情之所在決其是非之義明其同異之義明其是非之義明
禮止則其不遷以時與是別其隨位而遷之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說者悅

求以悅人則失處心之正君子之辭達意則止
不辭費一說事必有儀不辭其煩費以廢禮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踰節則失節侵侮則忘節好狎則忘節三者皆
禮之事不如也則有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矣
新義云舊說謂禮主於恭而未始不中節過為曲
謹非禮也看來踰節分明是越禮犯分之事有以
此節分條上說下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修言謂之禮也

言謂之善行謂之禮也言謂之禮也言謂之禮也
言謂之善行謂之禮也言謂之禮也言謂之禮也
言謂之善行謂之禮也言謂之禮也言謂之禮也
言謂之善行謂之禮也言謂之禮也言謂之禮也

禮記集說卷之十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取於人者為人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
取之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取人者不
取之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取人者不
取之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取人者不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事功當然之德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
於身故謂之德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
禮而四者皆由禮而四者皆由禮而四者皆由
禮而四者皆由禮而四者皆由禮而四者皆由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不及者皆禮則教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訓或有所不周矣
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消訟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離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一主于義一主於恩
恩義非禮則不能定

官學事師非禮不親

仕與學皆有事師所以明道也非禮則不親其師一說官學猶言遊學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

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

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

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

聚麀

味不亦禽獸之心可見禮是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

聖人作字生也使人以有禮有字重看有因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禮記微子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富貴之所以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所以志不
之安而與物為輕重也知好禮則有得于內而在
外者莫能奪矣不驕不淫則有得于外而無素定
所由以安者也蓋不驕不淫則不至高亢以取禍不淫
則不至侈肆以取禍不驕不淫則不至放恣為非以取
禍矣豈有不妄者乎反是則危○一說安危俱在
心正則心安處亦可○自篇首至此皆言禮之大凡而
類記之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
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耄指使七十曰
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
刑記也

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十年始學蒙養之端聖功之始也二十曰弱血氣
未定趨向善惡判於此矣故責以成人之道而冠
焉三十曰壯血氣既定始有妻室責以師人之知
望以理陽之事也四十曰強道明德立可出仕為
士以事人治官麻之小事也艾服之蒼白如艾之
色也此時更歷諸練德愈成矣服官政為大夫以
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耄者稽失之稱指使者
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也傳謂家事於子
也耄者志憊憊愛也耄者老而巳矣傳家子而
知未及期或曰期飲食起居處動靜無不加刑人壽以
百年為期故曰期飲食起居處動靜無不加刑人壽以
日而計之先王于七十而後其德益修益進益加
以勉其志氣也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
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辱強者無投
閒之嘆少與老者無怨及之然天下治安有由然
哉○新裁云生事業以初學為本家養基聖功也

大夫七十而致事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行役以婦人適四加乘安車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禮記集解卷之十一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

禮也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醴夷不

溫以禦其寒，霜以致其涼，定其征席者，其安否，隨
同類也。夷、平等也。忿爭則恐，傷親之志，故在群衆
儕輩之中。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間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於人子謂父在時也不及不受及也周禮一命受
 駟再命受服三命受爵受服則已有車馬而薄漬
 之體備矣今但受三賜之命而不受及車馬及卽
 卑以尊其親也考爲百行之原故其稱最滿五者
 之稱不同各以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觀其行者
 也見其所以敬說故稱其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
 也稱以老者謂隆一本之親而思愛之極篤也從
 衆之辭也吾言也僚友官同有兄弟之義以官相

遜者也稱以弟者謂其順尊卑之序而退讓之不
 失也從孝之聚者言也執友志同友其德者也
 稱以仁者言其孝信稱以信者言其孝行有實
 近之往來者于信稱以信者言其孝行有實
 無所解也雖根不受車馬來而平日孝行有實
 子于人亦不可少○郝云不及車馬如漢石慶入
 里門必下車之類有而不乘非君賜而不受也若
 云父在之謂皆不受車馬則大臣之有車馬者鮮
 矣甚有理○一說車馬若賜出于君何可辭賜猶
 饋獻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不及車馬與坊記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同意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謂命也。敬之同于父。一衆
足一出言不忘親可知。孝考之行以優類注類有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出則告遠入則告歸又以自外來欲省親顏色故
言面游有常身不他往恐貶親憂習有業心不他
用遠

恒言不稱者。

平常言語之間不可提一老字諱親之老不忘已之穉也舜五十而慕老萊子七十爲兒戲以悅親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並付義正若只出父兄不必拘上居

肩隨並行而差退如鷹行也。○細坑父事兄事老
止在行路上講太狹下肩隨亦只借以明其稍遜
耳不可因此
欲遂泥上二命

應記敬業
卷之一
曲

九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爲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主與中席皆尊長之道也行道則或左或右立門則避棖闕之小皆不敢迹親所行也

食饗不爲槃

食饗如奉賓。知客乃祭。神之類不祭。祭量順統之心。而不敢自爲限節也。

祭祀不爲此。

是使父非面而事也。人子所不安也。

聽於無聲視

人子念親不可須臾忘時有附見此然心管其
像似足形聞聲者然○新義云無字作未字看

童于衣裘則迫近成人衣下有裳亦成人之制服皆非童子所宜立必正所向之方不偏有所向中庸云常規無詘所以養其心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內無傾邪之志

履音據
上主人之堂而揚其聲者使外人知之也古
屨在戶外惟長者一人跪在戶內戶外有二人

并戶內一處為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之辭不問于始必是密謀故不入也○三履乃設言之辭辭宗屬言者聲微曰聞○此必師弟朋友

親戚燕處往來無損介將命者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扇視瞻毋屏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逆為音詞

入主人之戶視下而不舉目兩手當心如奉扇然雖有視瞻而不為回轉皆嫌于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闔而勿逆嫌于拒後來之人也扇門闔木也逆闔之盡也

母踐履毋踏席拒衣趨蹌必慎唯此

母踐履不叩扇長者所脫之屨也踐履趨蹌也登席不由前為踰席是登席當山前也欲便于坐故提其衣極限由席角而升坐也既坐定又當謹解其衣新美趨蹌謂不敢中席而坐故坐于席側其衣不飾然收斂心以肅人之心也久使

禮記集說卷之八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左不踐闕

闕門也當門之中闕東為右○舊註主人入門以賓為主也○上月林云出入只是自往就從君說未是不敢以賓為主亦無謂此處有賓生

湯平子云出入皆由右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肅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容而入

讓于客客先入也為賓布也○每門謂大門至寢門也○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一門一門內門也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階然後客就階

此門乃寢門外之門也不承上諸客言入右所以趨東階人左所以趨西階降等其等列于主人也主人固階不致當客之尊已也○客若就階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音涉

讓登欲容先升也或主人分尊客不敢當故主人先而客繼之拾級涉階之級也聚足兩足相和也連步步相繼也先右足先左足而後相和也主人每上一級必以右足先行而以左足聚足則必向西矣賓從此○主客交相辭讓退避不遇使人起敬起慕堂有念矣不平之象哉○拾音涉

禮記集說卷之八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授武堂下布武室中不趨

帷薄也薄簾也武足也取強立意接武足跡相接也行而張拱曰躬惟薄之外無人不必趨以示敬也堂上地也地不可趨也執玉不趨也

坐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為不便于受者○自將通令至此皆言主客之禮以及行坐之容而

凡為長者養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遮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拘音溝扱音吸

拘音拘箕音箕箕音其七兩手掣箕當掃時一手捉箕一手掣箕以拘掃于掃前且掃且退故云拘

而此說...
長谷此...
奉席如橋節

如橋之節...
上格...
請席何鄉請往何趾

設...
東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布飲食之席...
東南南向之席...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大

席之制...
地共一丈...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踐席乃坐...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以便起...
前而衣...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于所請和聲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此句與父召無諾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

所尊敬謂先生長者及有德有位之人也若已之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燭不見起

燭不見起

尊客之前不叱狗

叱音赤

讓食不唾

讓音去聲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

出矣

氣乏而欠體疲而伸持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因事有所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

而後

少間須少空閑也復白也

母側聽母嗽應母注視母怠倦

母側聽母嗽應母注視母怠倦

遊母偃立母跛坐母寢母伏

飲髮毋

冠毋免勞毋袒暑毋索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

侍者或退往就屨而著之則必跪而舉屨所以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離坐離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門

兩相離之謂參三相成之謂離

必散而不成則參焉

之禮而類
記之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櫛不同巾櫛不親授櫛如香櫛也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漱音嗽

外言不入於櫛內言不出於櫛櫛音櫛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

同器而食

父子不同席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昏非受幣不交不親

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

友以厚其別也

日月要婚之也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取妻不取同姓

發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男女異長

男子二十冠而字

父前子後君前臣後

女子許嫁而字

女子許嫁而字

主人未辨客不虛口

美之有象宜用挾不宜以口嚙取食之禁袖衾中
調和也口容止不宜以物刺齒歌醺以其味淡也
嚙者刺齒美者爲具和之缺歌醺者爲其味之淡
之者容絮美者爲具和之缺歌醺者爲其味之淡
使主人豁然致辭是愧主人也故亦不
可○音答刺音七醺音海亭作宜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噉炙噉音瘡

不齒決者當治之以手也大約口炙石餅食之日最貪食也○噉音瘡是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自從也齊音屬也飯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欲親徹以授主人贊者此亦謂降等之客耳○齊音同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

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酬音醜

尊所謂置尊之所也飲盡時日酬○酬音醜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

禮記敬業八卷之一曲禮上

王

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溉音盥

敬君賜故不敢棄核君食而臣為之勸備君以食之餘者賜之若其器可洗滌者則即食之或不可洗滌者則傳寫于他器而食之不飲口滌之責也

○一是不能棄君之惠一是不敢棄君之惠核猶懷之而不洗而君之惠有不潔白者乎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餽餘或助祭或為尸所得餽之餘肉也此即父不以祭子夫不以祭妻以食餘之物義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貳益物也侍食者雖貳餽核之重而不辭其多者以長者在前則失之儀因其有賓而已偶或配于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

為大夫累之士纁之庶人黼之黼音武纁音允

為天子削瓜者斬為四段又橫斷而以細葛中覆之而進若為諸侯則中覆之而不橫斷如花間不

者去毫而已說者謂之而進累也此等綴不同是公庭

禮會之時大夫以上口為者有司為之士庶人不

口為者自為也○新義云此亦論論食瓜之禮天

是禮會同時有此數等也○自凡進食至此皆言

司音臣累音保定音佈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情琴瑟不御食

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

止復故曲本日別此中人之制考予之疏節也

禮記敬業八卷之一曲禮上

王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側偏設之變于正席也專單也

水潦降不獻魚鱉易得故

不獻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則勿佛也佛音弼

佛謂振轉其首恐其喙之害人也畜者則不必然○佛音佛

獻車馬者執策綬

策是馬杖綬是上車之繩車馬不可以上堂故但執策綬

獻甲者執胃獻杖者執末

甲鎧也胃兜鍪也鎧大與鑿小呈胃自知有損矣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向

獻民房者操右袂。

民房征伐所俘獲之人也。操右袂防有異志也。

獻栗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

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右者左書為等。執右契使得合。吾左契而取粟也。鼓量器名。獻栗者尚儀以待取。故執契獻米者。即納之于彼。故操量。

獻熟食者操醬齊。

醬齊為食之。上齊蓋同。

獻田宅者操書致。

書致詳書其多寡之數而致之于人也。以上八節皆獻物之禮。首節顯其時。次節視其性。三節以下惟獻杖末是將其敬操右袂是處其變。餘皆足舉其要也。○按古者田宅皆屬于公。雖采地亦不得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而有春秋誤以彷彿許者此也。此云可獻其必謹言之言與。

凡遣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

弣。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附音撫。悅音稅。

敵者曰遣。弓之體角內而筋外。尚使之在上也。皆取其勢之順也。筋猶末也。弣中央把處也。說佩巾也。客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略折。而見其悅之重也。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答。上人之拜而少遠。遲延以避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以避拜也。○附音撫。上音開。下音避。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

自受者以敵客不當使人受也。由從也。從客左邊而受。則客在右矣。接下亦執簫也。

進劔者左首。

進亦重也。首劔指環也。客在左。主人在右。劔首為尊。以首與主人敬也。

進戈者前其鋒。後其刃。○鐃音鐃。

戈鉤矛戟也。刃當前而鐃鐃在尾。而鉤不以刃授敵也。○鐃音鐃。

進矛戟者前其鏃。○鏃音鏃。

矛如鉤而二廉。與兩旁皆有橫刃。即今之戟也。鏃為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

進几杖者拂之。

拭去其塵。敬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效陳獻也。以右手牽之為便。

效犬者左牽之。

以右手防其齧噬。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執禽者左首。

禽鳥也。士虞人之贊首尊。故橫持而以首授主人。敬也。

餽羞鴈者以續。○續音會。

餽覆之也。書布為雲氣。以覆羞與鴈。昭其文也。此鴈大夫之贊。○續音會。

受珠玉者以掇。○掇音鉤。

以兩手共承之。恐其墜也。

受弓劍者以袂。

以袂接之而不露手。恐其褻也。

飲玉爵者弗揮。

不可振去也。無恐失墜也。

用以弓劍苞苴簞筭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問道之也使者受命之時所持諸物即其成儀進退如至波國之容也○苞苴所以苞苴所以藉皆草為之置肉魚果饗單以盛飯食所以服衣服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人君結駟一世其權全在于命人臣不重主命則王言特空文耳不宿于家不敢慢君之命也須知若以家事為便便是慢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

若使至則拜命若則拜送皆敬君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曲禮上 朱

而受命

已使人于君必朝服以將敬反則以君命歸矣故下堂而受之○自水潦降至此皆言獻遺之禮而類記

博聞強識而讓教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博聞強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此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信故濟之以勸○強識猶云牢記也重與不忘也如日之恒明也存許多善發處以此進德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所以難全耳今好于我者望之而不深盡心于我者不要其必發則不至于難繼而交可全矣○歡與我接而好合也忠為我謀而盡心也不盡不竭以已之心體人之心雖有

木至而無深求過而所以彼此之心常相體也全其交交只是常如此蘇常如此處非發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凡為祖考之尸必以几

齊者不樂不弔

作樂則樂樂則歡出弔則哀哀則動皆有害于齊○樂字作燕字音讀

生與來日成與往日

與者于此數之也成服杖生之事則從成之明日數之主第三日此是不忍於其親也○歆殯成者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曲禮上 朱

知生者我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者而不傷知死者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以使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呂氏曰賜人者使之未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其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舊註賜君子與小人其

適墓不登壙助葬必執紼

不登壙以致力也

揖人必違其位

禮以變為敬也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

聞有喪春不棺

相春人歌以助哀也

野有殯不巷歌適莫不歌哭日不歌

哭日哭哭日哭

遇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

不笑臨樂不歎

臨樂當人作樂時不歎亦為非嘆所也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曲禮上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介冑曰至此為一節惟見人弗能言不問其所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揖人必道其常食不嘆臨樂不嘆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為時吉凶與道莫不謹慎以行使無失禮之愧不

但不可失介冑之色而已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

人

君與大夫或大夫與士同途而出各乘其車遇可數者大夫敬信士士敬信于大人也庶人畢服

且貧富不同故禮不同及有事則假士禮行之

刑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

人君當遠有德者又處其怨恨而為變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綰

兵車革路也武車綏旌德車結綰故不式武車即革路也

史載筆士載言

史是書之主言是盟會之辭載筆將以書之史官主載言以史主撰述故載筆以紀時事主載言以紀時事主載言以紀時事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曲禮上

前有水則載青旌

水則以出使盟會諸侯時事言也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鳴鳶也鳴鳶則風生則塵埃起所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車騎敵之遊兵也鴻鴈也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士師敵之兵也虎皮在前則其威嚴而服我或

謂其非也

有摯獸則載貌猊貌猊音皮休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招結其怒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進退有度者不愆于六步七步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

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國喪不情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

則埋之牲必則埋之

不情謂當敬也人所共知也故焚之鬼神所用也

用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此謂士助君祭則徹其俎以出也

○宰栗乃謀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通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廟中不諱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

小功不諱

人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外事如治兵之類內事如宗廟之類

為事○外事○以○勝○于○和○故○用○

凡卜筮之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印吉事先近印

十日為旬某指千言遠某日近某日主人告卜筮者之辭喪事謂與二祥是奉哀之美非孝子所欲也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近若不吉乃及遠日是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日命辭也為卜吉日故曰為日卜則命龜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筮則命為日為日假爾泰筮有常假託也泰者尊上之稱有常言其吉而可憑信也此命之辭不過三者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吉

龜為卜筮為筮下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曰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信時日也卜筮得吉信而用之不致收也敬鬼神也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疑猶豫待卜筮也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此下六節皆是人君乘車之禮其間若僕左右馬前驅除之功皆須僕費相維扶之故人君命駕也

已駕僕展軔效駕

奮衣由右取貳綏跪乘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

即月令之
七期教是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

言凡者兼敵者降等而言也主人有受與否之異下正申言此節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音海

降等者雖當受其然猶撫止其手如不欲其親授之手下而自拘

僕之手下而自拘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客以敬主婦人宜乘安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曲禮上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耳菱音劉

菱耳菱音劉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者生時所乘而葬時用為魂車車上貴左僕

在右空左以極神也王者五路王自乘一餘四從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以相背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侍

以相向為敬故進右手手既御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妄

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廣效不妄

象地蓋員象天輪輻象日月蓋弓象星員中規方

輻象制木輻象仁凡欲人君俯仰觀之則思合天

地之德周旋觀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

踰規矩權衡言動不離道德仁義然後奇邪不萌

立視五馬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立視五馬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國中以策策郵須驅塵不出軌

策策郵須驅塵不出軌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此言人臣習儀之節路馬君駕路車之馬也衣朝

服策但載之而不御皆敬也若非朝則僕者授

以綏授已以習儀而居左則有尊卑之別不敢使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感路馬為有誅齒路馬有誅

步謂行步而習之也必當路之中者以邊側卑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物有宜而手奉者則仰手當心也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綬之上則

提之綬音委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帶圭璧則尚左

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謂以上下階者如不克執主器操帶圭璧則尚左

但起其前足執其後足如車輪之運也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垂

然折如磬之垂而玉佩從兩邊懸垂此立容之常

致其恭敬之容微使則倚其身則小俛則垂大俛則

主君與前主立字容佩倚四句在按說之時主足為行

此以終事玉以飾容然也

執玉其有籍者則視無籍者則視

有籍者謂帶環加于束帛之上當以手執之

特達不加束帛謂之無籍或執其文質相稱也

掩而不加束帛謂之無籍或執其文質相稱也

必經到禮之輕重玉之貴賤上○襲衣在襦衣之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婦士不名家

相長妾

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同輔贊則一敬而不名示

貴實隆于諸御敬而不名示內有所統也內外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

自稱曰嗣子其不敢與世子同名

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

自稱嗣子某避嗣諸侯之稱也大夫與士之子不敢

同名也○今日之子小子即他日之子一人也今

日之子嗣子即他日繼體之嗣下也此見世子未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有察言觀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

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卿大夫有使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遽變其故

國之俗皆當謹修其法而慎行之○謹修慎行說

祭器於

去也則無田禘若祭器以是竊君祿以歸其也也然必寓于等之同者各以其所而記之則按上必寓者其已後還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微緣鞶屨素箠乘髦馬不蚤前不祭食不說人以無

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禮者善教者低義者寬對者高以去父母之邦故以凶禮自處不說人以無罪人臣去國不潔其名不以無罪自解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此與下二節皆此節音開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禮者善教者低義者寬對者高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

主人則先拜主人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

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大夫各賤臣之拜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大夫各賤臣之拜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

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若臣愛國皆易其故時以年凶而為節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卿士無故不徹若臣愛國皆易其故時以年凶而為節

○王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

而後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

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人臣無外交故私行出疆必請有獻有否大夫士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

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

士死師天子者君臨天下之通稱一一人則所自稱也或

政祚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基

某者親之
王某和事

臨諸侯吟於鬼神曰有天王某音影

天子巡狩諸侯之國必使御史致鬼神當祭者之祭畋田問鼎諸侯之祭于畋而祭于郊以不親往故視辭稱字曰某甫甫者大夫之義也曰有者天子也諸侯非其節蓋有時矣海外百神之祭其神平故稱某康○云云接也以祭按里神若畋國之云接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禮記敬業人卒之一曲禮下

賔妾接也。得接見于君而已。妻齊也。進御而齊。齊同。所謂御妻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火宰火宗火史火祝火士火

建天官以奉天道也然天官悲難問任故先說六
人欲傳之疏意云天子莫大十法无天官者所以
本若天道也六大謂主官也以其所掌重千億福
故曰大矣同典皆主司乎六法地也掌重千億福
大宰賜神太史掌天文大司馬掌三軍之法易名
也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爵祿以辨貴賤之位。五官分職。各守其職。以考之。

云六大以佐天官是矣然天官當爲何官如大宰

何如集註謂太宰即天官冢宰則太宰爲六官矣
如何又與太宗等金列爲六大天官對下五官爲

公卿輔弼之臣俱是寅亮天工代天出治者故曰

天官而以下六太五官合對未可知符。○細玩六
大還是與五象對六太爲天官屬官五象爲五官

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

職

食也非官各至末句方說是府者是典司六職之

所入者也

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

此六材者六工之所用也故不曰典司而曰典制
土工六甸官食也非物食也曰六府按有以厚生

六丁統系乃神農總爲司徒與
司本之屬亦國計之大故詳之

歲終則計徒以下之義其功不隱其功也

命也。不言家宰，統攝五官，故也。○今說五官公侯伯子男也，五等諸侯，各以時致方物曰采。采之長曰甸，是畿，宏其墳於天子也。目天子之

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即外從父之舅自稱於諸侯曰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

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禮記集說卷八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

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九州之外夷狄戎蠻五服所謂綏要荒也

遠方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特立無德之稱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依狀如屏風天子依而立負之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鄉地曰會

禮記集說卷八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約信曰誓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瑒瑒庶人僬僬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瑒瑒庶人僬僬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瑒瑒庶人僬僬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索色也

毛色純者曰犧養于解者曰肥未得而用之曰索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者有宗子者則祭若宗子有疾不攝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

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得祫祭若宗子有疾不攝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牛之肥者不曰元而曰武

此下凡二十一物自牛至魚往說也自水至鹽

豕曰剛鬣鬣音列

豚曰腍肥腍音宛

羊曰柔毛

雞曰翰音翰音者入春之一曲禮下

犬曰羹獻

以可為美

雉曰疏趾

以可為美

兔曰明禋

肥以上肉以

脯曰尹祭

脯欲剪

則方

橐魚曰商祭橐音考

商度其燥濕之

鮮魚曰脰祭脰音奴

脰然不脰也以上脯脂解

水曰清滌

水玄酒也

酒曰清酌

以上水酒以

黍曰薺合薺音香

粘聚不散其氣

梁曰薺羹薺音香

其莖葉

稷曰明粢粢音咨

明足以

稻曰嘉蔬

蔬與蔬同立前疏則茂盛嘉美也以上黍稷稻粱以香明為上

韭曰豐本

根本

鹽曰鹹饍饍音祖

味也鹹音祖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
左：免音問，居音姬。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循行
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孫脩而立衍也。夫仲子亦循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
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免本五世之
服，朋友成于他邦而無主者，亦為服之，其制以布
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于額，又却向後而繞于背
也。檀弓非仲子五世之親，仲子又非成于他邦而
禮記卷之八 檀弓上

無主者，蓋欲以服非所服，議立非所立，兩疑問
云：彼所行既非禮，即明以非禮正之，猶可挽回
其失，何必身為過禮之弔耶？○文王舍長子微子
舍適孫，蓋以賢不以適也。仲子之賢乎哉！故夫
子斷以立適孫，蓋以適乃萬世常道，必其適不尤
然後不得已而立賢否，則鮮不召亂矣。○服音履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
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致喪三
年。事師無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
年。

就養，近就而奉養之，不止飲食也。至死，猶言終身
自少至老，死而後已也。事君事親事師皆禮之大
者，禮由中出，其有隱無犯，有犯無隱，無犯無隱，心
體上自合如此，故記皆重。以垂訓耳。朱氏分仁
義道陳註師之成，我同乎仁而不全，

○子之先君，死而不葬，門人問諸子。子曰：「昔者子之
先君，子喪出母，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
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隆則從而隆，道污
則從而污，彼則安能為僕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
僕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
思始也。」

子之先君，子指伯魚言。吾先君子，又指孔子言。子
思因門人問而難言，伯魚之過禮，故以聖人無所
失道為對。言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皆以道揆之。
而為之隆殺也。然孔子年十九，娶宋開官氏女，明
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鯉，孔子榮若之，賜因以
名之。至六十六而開官夫人卒，則出妻之事未可
信也。

禮記卷之八 檀弓上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順
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順音順

稽顙而後拜，開兩手而先以首叩地，卻交手成拜
如常也。順亦從哀中出，但先拜猶知禮義，不若先
稽顙自致其哀耳。
故孔子從其至者。

四尺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
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
四尺。」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旬至，句孔子問焉。曰：「爾來何
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孔子法然流涕曰：「吾聞
之古不修墓。」法明大切

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處也
古不修墓敬遠之至無事于修也
○孔子哭于路於中庭有人平者而夫子拜之既哭
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覆棄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其似也○古傳無醢之文此不知何據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士則弗之忘矣故君

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

盡言其葬人瘞之一體方上

皆以爲塋也其懷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

得合塋於防

慎引去聲耶音耶曼音焉

史記紀年與類氏野合生孔子紀於防山山是

無子疑其父墓處毋諱之也按廣記紀有九女而

問曰陳大夫先聖王之裔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

三子孰能爲之妻其幼微也曰從父所制何問焉

父曰即能爲之妻以妻之然則野合之說豈可信

哉野合不可信則諱墓之說亦不可信曰顏氏之

在至母殯而猶不知者乎曰聖人之禮不求父墓所

母或殯於衢路如或于道路者不謂已之爲平又

豈有封墓方返隨即崩壞者乎此與前防墓章皆

當刪去○慎字疑問不作引字言如此其慎重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

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

之心也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

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

于狄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

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

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申生事詳國語

○晉人有執神而歌者于路笑之夫子曰丘亦嘗

聞之矣

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此夫子

曰文多乎哉驗用則其善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衛上國爲右馬

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

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歿之國人浴野有

流矢在白內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謀自此

始也

責者有罪者墜

末之卜者言上國微末無勇也國人掌馬者及浴

馬見流矢在白肉則知非二子之罪矣遂誅其赴

敵之功以爲誡焉誡之言而約之義達善之實而不欲解

者也不應誡有誡則有誡矣乘丘之戰非義敗績

非解與佐之罪而罪之非智以誡加士亦非誡也

音類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

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曉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

然曰嗚呼華而曉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

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

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

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

反席未安而沒說者疑者則謂者據時者耳幸者亟

禮記敬業入卷之一禮記上

華者壽飾之美如脫者節目

之平聲○說音亮贊者責

○始歿充充如有躬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

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聖者據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鑿曰爾母從從

取爾母之棺蓋槨以爲築長尺而摠八寸結音切

從從太高尾尾太廣斧即斧也用槨木取其朴也

束髮曰摠以布爲之亦取其便也既束其本末而

摠之餘者又重于摠後入寸也結妻夫子兄之子

故于其姑之喪而教之摠也○結音切摠音

大祥後間一月而祭名禫樂但縣而不作雖比次

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此雖過禮而愛親之

心勝故夫子笑之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

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此當爲疑經十日而成笙歌與前章踰月則善之

言相背矣既祥自屨無絢編冠素紕有子知孝弟

爲仁之本恐未必絢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歌與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

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

禮記敬業入卷之一禮記上

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行道之人皆弗忍謂即路

人亦皆弗忍但限于禮耳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

首仁也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

公益祔附音附

合葬始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謂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小人與羣物同黨，故曰夾

○曾子謂子思曰。偯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三日中朝也。七日則幾于成性矣。

○伯高之喪，死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聖人之心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

伯高歿于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告成曰赴兄弟出視而內所親者父友難士安
而外所親者師或已之德其親視父友以輔已
之德其親視兄弟如所哭不同地如此至于所
已非朋友之比不過近交而已孔子哭高以野
爲太疏而以子貢爲主明恩之有所由也爲子貢
而來則平生之禮在子貢而伯高而來則傷疾之

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于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己不隆于親而隆于子故曾子罪之也而曰謂汝試言之

○夫晝居於內間其疾可也夜居於外間之可也是

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辭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未嘗見齒者不惟不矧直
不笑也三年皆然故難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贈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涕出而無物以將之則涕爲徒出矣○說脫同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送葬往葬如父母生時出外見隨後攀號不忍其去也神而反不知神來與否疑其猶在墓所此孝子之至情也虞虞祭也喪禮以哀感為本祭祀為末故夫子善之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蓋以和平之情也散感傷之情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三子亦皆尚在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

尚左

吉事尚左陰也凶事尚右陽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於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子貢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城

能宗子子始將成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負手反手却後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隨在作舞賓之者孝子不忍或失其親視之于此示猶在階以爲上猶在西階以爲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上賓夾之故言其而不言滿也夢坐于兩楹之間而見殯之事是以致人享殷禮故知將成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雪其後易墓非古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禮記禮運篇卷之一 禮記上

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塋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塋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

者

負夏衛地也且謂遷柩爲將行之始未是定行也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達

丁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極而反之乎曾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之所說出祖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是也經音送

曾子徒知喪事爲直而不知始成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

○子貢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若玉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夏不及者今反過之而俯而就子張是過之者今反不及而矯而過之爲也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望其毋也子碩曰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碩子柳之弟其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而錢也不家于喪惡財者而爲用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蓬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

也歟則我欲葬焉蓬伯玉曰吾子樂之則安請前○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泣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傳言由已以傳于後繼言使人有繼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速不廢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縱音縱折音提

縱縱急于趨事之貌即遠也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即止也處而至于委節則縱縱又流爲騷矣此而至于怠則折折又流爲鼎鼎矣然則遠而不凌節止而不怠者也○疑附折字不作提字解亦是○釋音

○喪具君子恥果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取具嫌過爲身後慮也若以人言子言子服字未詳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姑姊妹之服期嫁則少貧之期故曰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孔子曰之矣而致之矣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矣而致之矣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器木不成器琴瑟張而不平笙篳備而不和有鍾磬而

無其其曰明神味之也亦者洋其音簡廣音臣

之或謂以禮法送子者也不仁無愛親之心也
不則無獨理之明也先王為明器以送死者竹也
則無陳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粗質而不成其黑
尤之漆木器則美而不成其雅新之文琴瑟則雖
張絃而不平下笙則雖備具而不和雖有饗祭而
無懸掛之簣簣凡此皆以有知無知之問待死者
故備物而不可用不致成亦
不致生也○美音音廣音中

○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
速貨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
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
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
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

禮記檀弓人樂之一篇上

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
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而不得速朽之愈也死之
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問音聞

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
如速貨之愈也喪之欲速貨為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
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
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
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以斯知不欲速貨也

○陳莊子歿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
焉縣子曰古者大夫來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
得而哭之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
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
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
諸縣氏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
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

禮記檀弓人樂之一篇上

李五

古之人情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
四方於子乎觀禮子恭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
之梓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梓其禮有其財無其
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杜橋之母之喪官中無槨以為治也

治者於禮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
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壘槨

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司士黃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司士知禮而請于子游子游不據禮答之專輒許諸則如禮自己出矣所以起縣子之譏也叔氏子游字

○成子高寢疾慶遺人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痼則如之何

子高曰吾聞之也坐有益於人歟不害於人吾縱坐無益於人吾可以歟害於人乎哉我知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檀弓上 李本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屬

君母君妻恩義深矣所屬和適之親

○國子高曰塋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解果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塋聖人也子何觀焉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

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此言封上有此四者之形上三者皆用功力多而難成斧則險而易就故俗謂之馬廐封今月葬孔子之塋不假多時一用之間三次斬板即封畢而已止矣塋幾能行夫子之志而不違也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佞焉嗚呼哀哉尼父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

○季武子寢疾。蟠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黜倚其門而歌。蟠音矯說音脫

驕音驕說音脫

○子張歟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三才圖會

冬令之一
槽弓下

奕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爲實父歿之謂何又曰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廢父歿不得興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歿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稽顙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稽顙則違利也。鉅用未則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銘明旌也以先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或歟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

禮記集說

三

來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

國君七箇遣車七乘大夫五箇遣車五乘晏子焉知

禮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所以二端之論不合謂子土權有子主經 賈何資焉王為土焉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

禮
矣

哭夫以禮
哭子以時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吾有斯子也

前節云晝夜哭此又云不哭或是初死時猶以爲賢耳

有子言喪禮有距我初不知何所爲徐除去之今
子之慕也夫一說謂見孺子慕者孝子之情恒
在于斯其事即是何必爲踊節乎其當去明矣亦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先王制禮處有過情者故立爲哭踊之節以殺其情微猶殺也處有不及情者故爲之興起衰絰之類使之情

服思六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舞猶斯舞舞斯愜愜斯庶
戚斯歡歡斯磬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音強辟
婢赤切

人喜則思陶侃九旬首末各四句是京樂相舞中
間舞斯編一句是哀樂相生品節此二塗使踊舞
有數始無直情徑行之弊
可以長久故云斯之謂禮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

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語音痞

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
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
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
與有無名乎

○知悼子葬，朱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酹曰：「曠飲斯又，酹曰：「調飲斯又。」酹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樂實消快。

平公呼而進之曰責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

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
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養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爾飲何也曰黃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味
是以飲之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黃洗而揚解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
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成音鹿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

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疾衛寡人不亦貞乎

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

稷不厭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石貽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上所以為後者曰

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衛人以龜為有知也音台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

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

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

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

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歟首足形還壅而

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

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執

的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

稷之臣也聞之疾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與之

邑袁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

也音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

卿卒不繹音連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

之公肩假曰不可武仲有初音連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音連

二者皆備制華不可機封亦不

可機封以是為華之切可乎

般請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有

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

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歿焉魯人欲勿錡

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

勿錡也不亦可乎音連

路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

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

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子手弓子射諸射之

絕一人親弓又及謂之又絕二人每絕一人掩其目

止其御曰御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楚

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者石報音暢

禮記集說之左傳是十伐徐無追吳師之事當時與事者但

禮記集說有工尹路而無商陽今宋共辭若事君而不肯盡

力然者沈非人之禮孔子何取焉聞之可也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釋於路畫宮而受乎

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

於繁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齊莊公聞莒

將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

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

無所辱命

○季子臯莖其妻犯人之和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

臯曰孟氏不以其罪子朋友不以其棄子以吾為

長於斯也買道而莖後難繼也

庚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微言微

不稱在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

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

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

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

猛于虎也孟子於山側見婦哭之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

曰我其已矣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

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

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

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

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泄之雖

固結之民其不解乎解佳買切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焉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抔坎

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

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魯曰：寡君使容居坐，容進侯玉，其使容居以魯妻。

禮諸侯相為親，食惟天子之大夫可以含諸侯。徐君以王禮自處，使臣含，解編侯之安也。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難者，未之有也。

易，簡易也。于，遲也。有廣遠之意。臣禮簡易，若禮廣，大徐君以諸侯而簡天子，容居以大夫而此諸侯，難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君。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尊人也不敢忘其祖。

言請用天子命諸侯之言。齊大餽，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歎。曾子聞之，曰：微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韓者集賢者茂。

曾子說可食不足，他云可食而終不食，正見餓夫之真心不變，特其節大若。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公瞿然失。

○陽門之介大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哭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祭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黼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壯而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陽門之介大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哭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陽門之介大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哭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陽門之介大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哭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陽門之介大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哭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陽門之介大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哭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陽門之介大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哭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陽門之介大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哭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陽門之介大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哭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陽門之介大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哭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禮記敬業卷之二

京山楊鼎熙緝庵父習

王制第六

三代立國紀綱制度較若畫一。周衰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至秦開阡陌制郡縣古法稀地盡矣。幸其書猶有存者。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爲此篇。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雖與周官孟子少異。然先王良法美意賴以有傳。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太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令於天子附於諸侯田附庸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

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所以內必視外者出則爲列國之君入則爲

制農由百畝百畝之分主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

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以爲代耕張本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大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

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

祿

次國之卿三太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君十卿祿

次國小國不言大夫上者多寡同大夫而下者可知也

而而三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者可知也

益卿而上其祿寡厚而祿寡薄亦爲之殺則臣之

所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寡薄亦爲之殺則臣之

所養不能自給此所

以多寡或同或異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

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

此言三等之國其大夫卿視公侯之卿視伯

次而後大夫卿視公侯之卿視伯

次而知以強尊其祿不知以禮法尊其君也所以

會之時于諸臣中他大中小之卿大夫卿視公侯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其當也

小國之上士爲大夫之卿視公侯之卿視伯

三分也上九中九下九而大夫卿視公侯之卿視伯

士之位三國同卿視公侯之卿視伯

共官餉供給王朝官廩文書之具廩用志需御
凡天子之服帛皆取之租稅也以百里所出之
穀若不足然罕者所補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
與之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之則欲其
難致而存節也○千里百里只當遠近安其寃大
宰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乃可安能一
一如此分別輕文只大約言之非成局也○恩按
此節宜看二內字有賜辭恐此官乃內小臣取
百里之內所產供之足矣異物非所收管也天子

納貢。薄薄君采。流中者。朝見。漸疎。○上文王朝卿大夫之田。在天子縣內。此言千里之外。曰采者。諸儒本禹貢之文。故不同也。禹貢曰五百里甸服。又五百里侯服。其內百里采。又五百里綏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其外二百里流。○此節言分服于內。外以定朝貢之期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此設官以治千里之內也。三公準錫數也。卿以四。通倍而三之。皆準于陽也。位尊者數倍。位卑

天子五年一巡守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

百年者就見之

春主東方而東巡守所以順天時也行必以中月
者見巡守之禮無適而不中焉然泰宗山川
也東方之山莫高于此天高故祭樂以上通山川
之故望而祀之皆告至也告至然後觀諸侯人
宗也○諸侯見後即就見百年先王導高年防歲
苦之意切矣問
即問于諸侯矣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志淫好辟

既訪時政矣然後觀民風太師陳詩以言
志采錄而觀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矣詩以言
志采錄而觀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矣詩以言

命典禮考時月定民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典禮考時月定民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有甲乙先後考而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日
衣服皆王者所制不容有異與則非正矣
故因巡守所及而正其不同者使皆同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不舉者制地也故
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
不順者祖宗所傳故紕爵也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
畔畔者君誅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善民風俗齊民好惡奉天道而時日月皆順遵王
制而律禮樂制度衣服之皆同外則敬山川神祇
于民者益其封地崇其爵等以示勸也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

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飪假音格福音你

天子將出戒乎土幣宜乎社造乎禘諸侯將出宜乎

造乎禘造乎禘造乎禘造乎禘造乎禘造乎禘造乎禘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子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子

此用之天子之典與為侯國之法程而自稱考其所
對天子之禮則不與與德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伐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伐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伐

賜主贊然後爲也未賜主贊則資也於天子
賜主贊然後爲也未賜主贊則資也於天子
賜主贊然後爲也未賜主贊則資也於天子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伐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伐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伐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也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也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也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伐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伐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伐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

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出征執有罪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出征執有罪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出征執有罪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終之禮師出以旌
終之禮師出以旌
終之禮師出以旌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
爲充君之庖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
爲充君之庖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諸侯不掩羣
諸侯不掩羣
諸侯不掩羣

天子終則下大綏諸侯終則下小綏大夫終則止佐
天子終則下大綏諸侯終則下小綏大夫終則止佐
天子終則下大綏諸侯終則下小綏大夫終則止佐

輿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輿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輿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鷹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
鷹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
鷹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

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梁絕水取魚者謂之梁
梁絕水取魚者謂之梁
梁絕水取魚者謂之梁

祭獸然後田獵
祭獸然後田獵
祭獸然後田獵

鷹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
鷹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
鷹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
以爲出抄音抄

地之豐耗皆可於所入之多寡見之也于是遂將
年之豐耗皆可於所入之多寡見之也于是遂將
地之豐耗皆可於所入之多寡見之也于是遂將
地之豐耗皆可於所入之多寡見之也于是遂將
地之豐耗皆可於所入之多寡見之也于是遂將

祭用數之仿音和
十分之二以行實祭之禮也仿音和

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綽而行事喪用三
年之仿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豐年則用豐年之仿不加于仿之外凶年則用凶
年之仿不減于仿之內不奢則不浩不儉則不暴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
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饗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
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
後者

天子諸侯祭社稷禘嘗祫烝祫祫祫祫祫祫祫祫
而此各于其廟不祫也夏物少成秋物大成冬物

特音

南方諸侯春禘則夏來朝故禘祫祭四方皆然
諸侯以朝王事重歲廢一時之祭不得比于天子
四時之祭也○細看還是二時一祭殺于天子若
云以朝王廢一祭豈每年一朝耶與前五一年朝

不
相
矛

諸侯初饗。一牲一脔。嘗。祫。烝。祫。

諸侯夏祭之神今歲饗則來歲裕裕之明年又
不得此于天子三時之治也○此二節于孝章之
仁之至義之盡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

卷之二

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

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廬。

大牢，其牛羊豕也。少牢，則羊豕而已。薦，非正祭，但遇持物則薦，然亦惟每時各一率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盡

祭天地之牛角釭。要宗廟之牛角括。象客之牛角

不與之長短牛之長幼辨焉宗廟異于天地者

宗廟之事與得人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大

豕鹿人無故不食玃

此所
蓄以
爲愛
物也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理爲子壽已原子方神

九通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也。不假言必造也。以先造。不造言必先造。也。惟其不造。是以先造。不造言必先造。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不稅屬私用

市廛而不稅寬商

關譏而不征、寬旅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大圭田無氏

大圭田無從

圭田祿分之田所以供祭祀不稅所以厚賢

也。娃者潔白之義。一說夫是餘夫非空字。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周禮豐年三曰亦恐妨農事也

田里不離墓地不離以養生送死之意

田里公家所授已不可得。墓地有族塋之序。人不得請。此亦王法也。不可得。則生者不相兼餽。而養

生者無不講即次在
所安厝而送死者無憾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阻濶。時四時量地遠近。與

職任加

司空掌邦土，辨度地以居，辨其責也。山川沮澤，之有滌濕，寒燥之，辨而四時之氣，亦因之。後于是辨其閭閻，因天之象，以相其地之所宜，乃量地，是以遷徙，經紘，然後興居，長之，而任民力，以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應記
 卷之二
 主

終始此所以謂之異俗也。推其極而平易者通
 其俗之所由。因天時而推其極而平易者通
 節有四層意義。異制是一層。因異制有寒燠燥濕是
 一層。因寒燠燥濕有異俗是一層。而異齊又在異
 制之後。異俗之先。此句須要安頓得好。五味三句。正是諷異俗。

皆有性言氣稟之不齊
即上節所謂異稟也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離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刑。青淫之
交趾。足拇指相向也。此即所謂異俗。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用之不同亦安于其所宜也○衛馬
用之所利如山居以鹿豕爲體之類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
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韞北方日譯觀音低譯音亦

言語不通則志不能達故貴有以達之譬猶不通則欲不能通故貴有以通之奇象翻譯之食所以達之通之也寄言能寓風俗之異于此象言能俟風俗之異于彼譬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通上文而觀可見先王之于民在國中則修其發而其在西夷則達其志通其欲而俗則皆不異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廣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此片民指鄉民而言量地者量方欲制邑之地之實狹也度地則又廣邑中之地矣參相得有如畫

禮記集說卷八 祭之二 注 引 考

夫

之地必均齊平制如之有如此之居如是之民
無曠土而無偏倚之弊無游民○觀音低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
君親上然後興

其居也民居易簡民心自樂繁事勸勉而尊君
終遂也將事曰事事成曰功德就力
役上說此德見先王知教之義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
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

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紬惡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皆造皆乘受詩書禮樂之爲于德藝皆造于國學
之所不分貴賤之義俊選已有德藝之士可以免
正欲國子相觀而善也友天下之士可以免獨學
之怨通聚樂之情卽以交他日之志意深遠矣○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唐記徵事人卷之一 王司馬
十九

致君澤民
從此始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司馬彪辨論矣然必待定于王者亦不敢專之意也○所列之進士記無不賢者又必論其賢者何
千爲宰增司馬任細處不在定論二字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馬禮記注疏卷之四十五

凡執技論次適四方
發師旅之役也十培升白柳學原受教于司徒故仍命司徒教以車甲蓋密武備于文教之意也
 射御之技上之人但論其力之優劣時或適四方
以有征伐之舉而廢其股肱以式射御不嫌爲廢猛乎姑論辨安得不
 以力哉
廢者謂

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不誠實欲其無聞者不往官欲其有常以技名者與故不得與爲士者出而歸者子其本鄉有族人親戚之爲士者不之故也爲大夫之臣亦與此制

而是在我者碎是在人者正明以聽獄蓋必得其當都無又必則以廣詢于衆則神較也有罪當決其輕重也爲一三刺而有疑者又問之衆然則數之是過則不爲之聽斷矣豈不致以正明自便而遂不恤輿論之公也然則何以處之于一乎附

不謂一野放亦不可附從其輕放從其重庶情法
爲兩盡耳○從重從輕只一意類例言之耳附從
輕則放從重則要旨曰人之輕重以爲懲
罰之咸出之重非以開達善之門得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微汎與衆其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應記微業人卷之十一

然後制此

言制刑之意以嚴爲本凡用刑者不可不盡心也

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
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上

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蓋先王陽
微之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有佳望金華不竭

所以禁民之不敬
途障以金飾障也

器不中慶不粥於市。兵車不中慶不粥於市。布帛
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
不粥於市。

所以禁民
之不法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所以禁民
之不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甲伐不粥於市。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
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

閭閻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聖聖教義人奉之二 王制第

三

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市之屬以治之然不有以譏察之則犯者衆而後者少矣故令司閭者禁以譏察又自其所從來者而禁之也具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太史所職者典歷代禮儀之籍制有禮事則保其簡策中所記之禮儀又諸惡以奉而進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齊戒以受其所記教也簡策所記所當行諱惡所當避者諫猶教詔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家宰齊戒受質

考課之典不嚴則廢置之權不立故有歲終質成之法司會掌其之屬掌治法之助貶會計及王也家宰處置等事故歲之將終也質平其歲之其質實者實于上其質實者實于上而齊戒以受其考正其當否也

大樂正司冠帶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市司市也周官司市下大夫二人司會所質家宰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受之成從司會而質于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焉樂正之質司徒受之司冠之質司馬受之司市之質司空受之各以其類也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而後休老勞農
成歲事制國用

百官位卑不敢專違故但質于三官三官達于司平斷焉則還報其于天子天子與六卿受而平報焉此受質受上之質也休老勞農如蜡祭飲酒之類成歲事制國用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也制國用即歲抄制國用也○此上質成之法只重三個齊戒受質司會與三官爲六卿之屬其職最重故特言之而百官則大小臣工俱在其內但百官之廢置皆由家宰則百官之質似宜家宰受之而謂達于三官及司徒司馬司空之受質未必無誤

王制

○凡養老

此因上休老而推及于養也養老之目有四養三老五更養于孫叔于國事之文祖養致仕之老養庶人之老也止者該下四代而言

有虞氏以燕禮

夏后氏以饗禮

食禮者有飯有飲雖設而不飲
其禮以飯為主此恩禮之中也

終者。歲有所損益也。春夏之交。夏之

中學大學

八十者雖臨禮故其親足一跪而首再至終則

受之之禮如此

卷之二

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有副貳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寢處之所。

有度謂之之餘也。○觀音張

然而後制較音艾齡音今

此語終具也

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

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耆天子欲有問焉見

有九
歸木
者藥
○ 揣

人告問存否也秩常膳也君曰使人致之矣

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者行其事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有所加之謂○

而爵大夫不親學七十

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

卷之二

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庠老於下庠

行德者庶老
上德者庶老
于上德者庶
老
教于下
上
者之
父祖也
國老
事故

東人學下席小兒下倣此

人養國老於東。養族老於左。學

是神也。歸物以效其文。○此上四

虞氏皇而祭，海才而養，未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燕衣黑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諸臣燕飲之服即諸侯日視朝之服也

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

縞生絹縞衣則謂白布深衣也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玄衣亦朝服也此上四節見養老與祭典並重

凡三王養老皆引

三王養天下之老皆行引戶校年之令而賜賜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癯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葬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

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將徙欲去者從家使而家平此者老廢疾皆王政所宜恤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

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矜音嫁

瘠鰥跛躄斷者皆備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瘠音因跛使或功瘠者不能言瘠者不能聽數者一足廢躄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絕絕者短小者此六類皆皆廢人而于百工之技未必一無所能

故各因其能而廉給之

音音因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父之齒隨行凡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君子者老不徒行庠人耆老不徒食

徒行無乘而行也徒食無羞而食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遯自南河至於江千里

而遯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遯自東河至於東海千

里而遯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遯自西河至於流

沙千里而遯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

北不盡恒山

此是分服以象計以爲朝貢之節也不足謂之

有餘辨之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

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賦其祿恐地之不足也增其爵恐權之不足也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

士

湯沐者齊侯之義此節體大臣也視元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

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

世子止得世國而不世爵而天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者使必以德爵必以功此所以爵不世

○六禮冠昏養祭鄉相見
禮記卷之六 冠昏養祭鄉相見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
禮記卷之七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

衣服事為異別慶忌數圖
禮記卷之八 衣服事為異別慶忌數圖

月令第七

出泰昌不竟漢儒探之篇中大尉司馬官也
九月頒朔十月頒來年頒泰令也其書成於
泰而月之有令不自泰
始夏小正亦月令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且尾中

首言天象之所由也蓋春正建寅之月營室在
南方之中占天象以授時為治之首故十二
月皆首以日辰與春旦中星為言十二月皆云日
在某者見日一歲一週天象也此于寅月而揭天
象之所在不可作因
天象而知月之建寅

其日甲乙

此及下二節言時令之所屬也甲
乙用事於春春木王也下做此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句芒音勾七

太皞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口重於官
之臣○只言二神司春令祀之之應當于本支外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族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

祀戶祭先脾茲冰從二音禮局平戶

鱗蟲水之屬五聲角為木雜此曰音調樂于春以
角為生也律者候氣之管中猶應也太族謂作天
三生木也地八成之其數八成數也臭即氣也羶
在木之內春陽氣出故五祀以戶
為主祭鬼脾木也上音脾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此記寅月之候也
不自南而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

此及下節言居養之所宜也
青陽左个太極東堂北偏也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

鸞路車有鸞鈴者馬八人以上為龍服玉冠見之
楚木於食之夢以金玉而先為羊屬金二者皆金
故謂之刻鏤者使文理麗而通達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

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

禮也教養人來之十月令

有不盈

春為生天地生育之盛餘在草木也迎春東郊祭
太極勾芒也德氣和故曰和令春無不和故曰和
類惠賤貨之類總令相布德和令之事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毋失經紀以初為始

日月星辰之行于天都有宿離有經紀太史之司
之也不可少有或失而必以日月星辰宿離為據
離者行也經紀天文進退遲速之度也初者始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者以習舞為樂正也樂正者以習舞為樂正也
新義云是月習舞仲春習舞出樂正以習舞為樂正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

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元日幸也郊祭天而御以爵為酒也
郊後吉日也載耒耜于車也參保介之人也參保介以
勇士為車也衣甲也參保介之人也參保介以
御人皆是也參保介之人也參保介以
御人皆是也參保介之人也參保介以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澍審端徑祿善相丘

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

之田事既饒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命布農事也命田舍東郊也皆修封澍審端徑祿善相丘
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
之田事既饒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者以習舞為樂正也樂正者以習舞為樂正也
新義云是月習舞仲春習舞出樂正以習舞為樂正也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木盛也，德在

城郭掩骼埋胔胔音格胔音清

始。母。變。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紐。

把教業奉之

也宜哉。○此節申辟聚大眾句。蓋非
獨重農時。亦以全天地人之紀也。

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舉孤建以定昏旦之中。

律中夾鍾

船史
律鐘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此謂明之傷也
 而爲雲東風解
 鼠好食而出以
 者陽之也陰爲陽
 和雉求雌而雄以
 也戊亥者陰之極
 陽爲陰所化物理
 如鼠好食而陰爲
 陽所化物理如雉
 求雌而雄以朝暮
 爲陰所化物理如
 戊亥者陰之極陽
 爲陰所化物理如

居青陽太廟

陽太宰

是月也安萌葉養幼必存諸孤

以諸動物爲諸孤無父存者撫恤之也

擇元印命民社

冬民祭神以位土和也此言
揮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抑肆意棒人也止諭使息爭恐妨農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禴于高禘天子親往

后如郎力如猛刀利于子

于高謀之面謀音收榻音獨

藉以施生時、東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爲祠、
藉以施生時、東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爲祠、

也。而妃帥九嬪御者發符而侍奉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祭如

與之以神賜也。韞弓衣也。帶以弓韞以將受弓也。弓矢、賜子之事。授以弓矢。子之以所求之祥也。○

同治

是月也日夜分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光雷三月

在木鐸以令氓民曰雷將發廣有不形其容止

不備必有凶

日夜分則同度量衡鈞石角斗配正權衡音勇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廟閭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廟閭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廟閭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廟閭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廟閭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廟閭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廟閭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廟閭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律中姑洗姑洗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鴽音如

天子居青陽右青陽右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鞠衣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

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禱鮪音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氣

可以內內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賤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幣帛

庫出幣帛周天下幣帛

在心曰德及人焉德無謂之德而無謂之德
紀振猶救也周濟其不足也在此則命有司奉行
在彼則勉諸侯率行皆天子之德也○名士賢
者同一賢而在下之人自其有聲望則為名士自
德惠不必推利澤及人上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土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司空掌邦土

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餽獸之藥毋出九門

罟羅網畢翳餽獸之藥毋出九門
罟羅網畢翳餽獸之藥毋出九門
罟羅網畢翳餽獸之藥毋出九門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具曲植蓬篚
具曲植蓬篚
具曲植蓬篚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捕羽飛而羽拍身也戴勝
戴勝之鳥其頭上之毛如花勝然此時恒在桑言
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植蓬篚蓬篚也蓬
以架曲植蓬篚者蓬篚而蓬篚也蓬篚也蓬篚也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

事
卓卿迎時氣也躬桑躬自採桑也禁士女使不
得為容觀之飾減省其儀線縫紉之事此二者皆
為勸勉之使盡力于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
登成也分繭分布于眾婦之繅者
稱絲効功以多繅為功之上下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金鐵等是也量多寡之數
而使諸物無所不備也五庫金鐵一皮革
筋齒羽箭幹脂膠丹漆

百工咸理監于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
上

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
日號令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
時序二是不得為淫巧之器以蕩動若心使生者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大夫親往視之
大夫親往視之
大夫親往視之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
數

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
而遊縱之使壯者就牝者于易牧之地或牛或馬
之畜也若其中牝牡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者以和氣勝平氣亦災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
百姓由之而不知也磔攘日磔除禍曰攘春者陰
陽氣也難音難

氣之難音難
氣之難音難
氣之難音難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
數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發女中

畢宿在西方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炎帝即神農也赤精之君

其祀祝融

祝融氏之子名

其祀稱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

祀竈祭先肺

肺音止上中音象下中音仲

竈音燭火中呂巳地二生火天七歲之七火之

蟬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蟬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記心月之候王瓜色和感火之

天子居明堂左个

明堂左个太寢

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

器高以辨

辨音音音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甲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

行無不欣諱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命太尉贊樂後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太尉贊樂後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墜母起土功毋發大衆毋

伐大樹

伐大樹

伐大樹

是月也天子始饒

饒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勸民毋或失時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必麥秋臣

時難夏下麥則以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監

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人以小罪相告者即決遣之不救繫也其有輕罪而在繫者則亟縱出之也

一以給郊廟之賦
後妃獻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蘭也收蘭稅者

一以給郊廟之賦
後妃獻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蘭也收蘭稅者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音耐

禮記集說卷八
重釀之酒曰醴醴之義也春而造至此始成足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東井在井和
亢音剛

律中蕤賓
蕤賓音律

小暑至蟬始鳴反舌無聲
蟬音善堂即鳴者決

此記牛月之候小暑蟬始鳴反舌無聲
故或感陰而中或感陽而中

天子居明堂太廟
明堂太廟南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

調竿笙篳篥鍾磬祝敔
凡十九物皆樂器初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雪帝用盛樂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虞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
誰者鷄雛合

令民毋艾藍以染
艾音刈

毋燒灰
亦為傷火氣耳○呂紀灰作炭

毋燒灰不伐薪也王氏謂石灰

毋暴布不以陰力于盛陽

門間毋閉布者陰功所始不可
以少功干盛陽也

關市毋索一則順時氣之宜
一則使暑氣之宜散

毋重囚益其食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蓋當時氣盛大
之入君亦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也

游北別羣則繁騰駢班馬政聚音軌
馬之聚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生分

以下三節首言陽極陰生之時次言致謹于身百
官句言致謹于刑定安陰德推其致謹之故也夏
至日長之極此時陽盡而一陰始進一進一退不
似死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
者死分生于

君子齊戒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

致和節者欲定心氣齊戒而掩身無躁止聲色薄滋味此皆節者欲以
定其心使不搖也其氣能不耗也○新裁云心氣
不可分屬定心即以養氣定氣即以平心還
重心為主所以工夫亦從齊戒為本○和去聲

百官靜事無刑刑陰事也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或陰盛而刑
故百官府刑罰之事皆止靜而不行致謹如此所

刑陰事也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或陰盛而刑
故百官府刑罰之事皆止靜而不行致謹如此所

以凝定矣陰使徐徐而進至于陰與陽道相當陰

斯成而靜事無刑解云靜事無刑凡事皆靜而刑則不用也晏爾雅
云柔也所以定心氣靜事刑者以安定柔陰之所成
就也蓋此時不助陰亦不抑陰惟養其身之
太和守國家之至治使其不爭而自成焉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此又言午月之候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感陰生而角解半夏居夏之半而生
木董感微陰而榮朝榮暮隕

是月也毋用火南內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可以居高明用此如大冊之類南方火位于火旺之時而用大
于此恐陽氣太盛而為火位之害居高明而遠眺
望臺榭正其陰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炎中且奎中柳宿在柳
臨火之為

律中林鍾林鍾
木中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此節末月之候至溫厚之極也前此兩月皆溫風
此月而始極也蟋蟀生于土中此時未建飛但
居其穴之壁蟋蟀雖學數飛也涼風未至而鳴陰
谷之物已居其室蟋蟀得暑濕之氣則變
而為螢其蟲有光則顯明之極也

天子居明堂右明堂右个
南堂西偏

明堂右个
南堂西偏

明堂右个
南堂西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龜

四者皆陰物乘陰而成故命漁師如此

命澤人納材虞

此時長成故命納之以備用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以養犧牲令民無

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

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禱

四監即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常也田畯水

祭禮之時飲秩易養犧牲以供祭祀訖和寧祭

是月也命婦官桑柘勸農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

黑黃倉赤莫不實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黃音二給作級

婦官祭人也制職文章采之二色相兼者以為祭

服也黑黃倉赤采之二色不雜者以為旗章也天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

舉大事以提養氣毋發令而徵以防神農之事也水

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祚

與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毋舉之以提

養氣而神農之事妨矣提養氣動散長養之氣也水潦

盛昌正見養氣之盛此時神農將主持稼穡之

舉大事而傷其氣則是不宜造化施生之道矣能無

天殃乎而通節重興養氣一命毋發令而待

見不惟不可舉即發令而待亦恐豫驚民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以利殺草如

以熱湯可以糞田噉可以美土噉音內難音替

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大雨亦以之而時

皆東井之所主除草而燒之而大雨行於其時

則草不復生故云利以殺草時噉日熱其水之熱

如湯草之燒爛皆可為田疇之資又可使堅土作

為肥土而成其

中央土中央土

土于四時無呼不在故無定位氣專氣而寄旺于

辰戌丑未之末各一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未月

火金之相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

此以成五行之序然其神其神又天子所居

其日戊巳乃虛立之者也

季土旺時其中央

其帝黃帝

黃精之君

其神后土

土官之臣顯類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真。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土寄旺四時。宮音亦冠于十二律。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

其數五。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之成數。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以成十也。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

其味其臭香。其香皆屬土。其臭皆屬土。

其祀中霽祭先心。古者未有宮室。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通光氣。而兩霽之後。世因名室中為中霽。亦土祀也。凡祭必先其所。此獨先心者。心居中之。土也。凡祭必先其所。此獨先心者。心居中之。土也。凡祭必先其所。此獨先心者。心居中之。土也。

天子居太廟太室。中央之室。

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旅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圖以閔。圖音員。圖者。象土之開。四時。開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也。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翼宿在。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肺。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肺。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記申月之候。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物。而其候文矣。寒蟬鳴。則物之生于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氣。而物之司殺者。應時而動矣。

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陰成之稱。赤白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左个。太寢西堂南偏也。

乘戎路。戎車。

駕白駟。白馬。駟。四馬也。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涿。廉。稜角也。亦矩之意。涿。深則廣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簡練。簡擇而練習之。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誅者。問其罪。深者。戮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遠方順服。天地間之正氣。為義氣。人間的正直。為義。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以其達嚴肅之令也
大官者公卿之類

更爲新異也冠與帶亦各有常制所當具飭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枉不

反受其殃說者說

刑法之令前月已行此又申戒之言
反者明殃不在罪人而反在有司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膳肥瘠察物色必此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其饗者謂其神不降其殃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大嘗麻先薦寢廟難言天子難於達秋氣也除通時之陽暑也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之涼風通矣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郭者郭都邑穿實修固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斂者聚也務畜菜多積聚趣者促積音恣

乃勸種麥麥所以補舊谷之盡而及新谷之登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廢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逐故涸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桶

此與仲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顯大數者天道之常期也非關市之難易所為也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大率如土功經役合諸侯塞兵動衆之事皆不類

乃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律中無射射音亦

鴻鴈來賓此記九月之候鴻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入大水爲雉鞠有黃華鞠乃祭獸戮禽

天子居總章右此記九月之候左

總章右个
酉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以會天地
之藏無有宣此

除內事務藏物于內也會合也今天下
也宣出則時時令○新裁就財用也○
合此時則藏之令耳一當宣泄之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籍之收於神
倉祗敬必饒

農事備收百谷皆欲也要者相賦所入之數舉之
則籍田所收之數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

農事教養人舉之二月令
而不至也

上下命樂正入學習曉

是月也大饗帝句當句犧牲告備于天子

仲夏人與神也此月大饗也饗者皆用犧
牲也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與諸侯所稅於民輕
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

天子總命諸侯以制教百縣為來歲受朔所宜
法貢職各以道里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上之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五戎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與力之強弱

命僕及七職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

徒指非面誓之

天子乃厲鉞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此

亦順秋令

之嚴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在寅折木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項音九

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神介龜也為長水物也羽音屬水應鍾玄律水成數六鹹朽皆水屬行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此記玄冥之神屬此亦屬物化為蜃物也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離于蜃虹狀而日為

伏耳心是音現

天子居玄堂左个東玄室為敬

北堂之西臨也

載玄旂衣黑衣

服玄玉食黍與稷其器陶以匏

陶者中寬而能受匏者上窄而能藏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月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於井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死國之事者孤寡即死事之妻孥恤之即以賞之也因殺氣之盛而感死事者之義故賞其後

是月也命太史龜策占九審卦吉凶

殺牲取血而參龜與策所以揀卻不祥也占九者玩龜書之課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預

是祭阿雩則罪無有掩蔽

歲史治微事無阿必是正而省察之庶幾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

命百官謹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愆

書記教養人卷之二月令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

坏補其缺壞也也城郭城也門閭門也管籥樂器也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

此節以固封疆為主要塞要處也關梁境上之門梁橋也塞要處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

厚薄之度貴賤之等

飭正喪事之紀律即辨衣裳以下諸事是也上案下案以和之精義為親疎故曰辨亦謂榮歟之

續前

則反問爲陽失時令之謂也聚命之曰陽

詩亦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過時女工

乃命大酋辨九穀辨六畜必時漚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六物必齊以下六事大酋酒官之長也漚以供祭祀賓客故于既後命大酋監之

天子命有司初祀四嶽辨八川名源淵澤井泉

冬令方中水德至矣故為民祈而祀之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

置之罪也

之不識山林菽粟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

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罪之不赦要其不相共利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業諸生藻

陰陽業與夏至同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

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也而此言去聲也

微陽當在子善保故也○舉欲寧則齊戒安形性

寧身而已凡事皆須安靜則可得陰陽之所定而

事字該得也

芸始生務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此又言下月之候芸與蚯蚓皆春草之物感陰者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枯涸潮涸發也

十二月惟子午皆再說其候詳于陰陽之萌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籴

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

是月也所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塗關廷門閭築圉囿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妻中旦氏中氏音耶

女在示玄

律中大呂

大呂

鴈北鄉鵲始巢雉始雊

此記丑月之候鴈北鄉順陽而復也雉火畜感于陽而後有聲鵲木畜麗于陽而後有形

天子居玄堂右个

玄堂右个

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春季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以陰氣極盛下及萬民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裂土以攘之不但九門而已月建在丑

為中土能制水故作土牛以彈送寒氣也

征鳥厲疾

乃平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以入

今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且更始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寅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

稷之粢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縣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

山林名川之祀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十二月要訣

正月東風始立春

布農習舞牲母牝

二雨安萌祭社連

有司省園祀棋前

同鈞修闔母焚竭	水薦萊師圭幣專
三桐薦鞠覆舟來	行惠司空備水災
禁獵躬桑審五庫	樂親書數國難裁
四蠲立夏賞行欣	習合賢良并繼增
締始虞徒獲璫麥	藥刑收蘭耐觴成
五暑佼報雩祀祈	離嘗挺益繫騰驪
日長齊靜陰方定	鹿解南方葛跳宜
六溫漁澤秩舞候	染采無差祭服隆
行木無興神主令	雨行殺草土疆豐
七陳教立任功臣	修制贖傷不可廢
禮祀嚴禁入春之二	事
農穀既登防水潦	封侯割地禁須申
八百養老飭衣裘	殺當循牲麻犬嘗
築郭趣尺勤種麥	平鈞來旅慎因友
九鴈來賓號令嚴	神倉霜降吹聲宣
饗嘗制縣戎騶厲	炭墻趣收嘗稻先
十冰冬立蒙阿裘	閉塞循行坏固周
飭紀効功黍飲舉	祈年講武水漁收
十一米壯飭固族	庵首祈祀詰收燕
數虞短至陰陽定	芸箭罷官塗闕嘗
十二鴈鵲効殊征	祀神魚薦入堅冰

計耕合吹收薪燎 次紀專農饒典特
十二月內日所繫及昏旦中星皆主二十八宿只仲春之昏以井不可的指故舉張仲春之旦以斗不可的指故舉建孟秋之昏同仲春之旦耳所不及者箕昂鬼張四宿如營室不是室則為五也

小樂正大司箚師丞皆樂官之屬也贊助也箚
大箚也存南夷之樂也此言司教之官即在上學
干戈句抽出不言箚蓋有例見也教各一官若欲
其功學官各有贊箚欲以匹其不也箚南因
上文而並及之謂箚不但贊于而且擊鼓以節旌
人教有樂箚蓋周禮旌人教國于南夷樂之職大
箚則擊鼓以節其音曲也先王以蠻夷之樂後人
所以示夷然外異類咸賓之盛也舉南而三方
可知一教外之樂而先樂舞者和古聖王神其德
箚成變也也參天地以和神人格也聖王神其德
箚故使世子及學士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
箚以想厥德也箚纂計云箚鼓南謂教舞之曉大
箚也南之詩而擊鼓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箚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
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箚宗書在上箚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庫

禮記敬業 卷之三

iii

誦口誦歌集之篇也法以琴瑟備被詩章之音
節也晉宗殷等上書奏更不特教周天下春秋誦詩夏
代之學也師詔之晉宗殷等上書奏更不特教周天下春秋
也晉宗殷等上書奏更不特教周天下春秋誦詩夏
者詔之亦于晉宗殷等上書奏更不特教周天下春秋

之。于上庠。書始於康成也。此因陰用事而致之以事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此亦發世子之政也。王者之養老，乞養謂養老之
相合語是也。事父母以几，于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
時，因以善言之，可行者，于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
養，老與鄉射，飲大射燕射之禮，凡飲酒至旅，鼎
時，衆人會合而言說義理也。三者各有
敬儀容節，皆小義正養之于東序之中。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詭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

成論說在東原。

病于賦語說命乞言三者各有篇章之數皆大樂
 正授學者使退而肄習之而大司成之官於東序
 綸說其義理焉大司成國學之長○上文餘養老
 乞言合語下言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上文餘養老
 正所教而必大樂正授數教饒于尊也上節是說
 備館使之習其事下節是論說義理使之明其
 義不可如舊註作論說受教者之淺源解
 若以論說爲考校下文可以問便說不去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
 列事未盡不問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
列事未盡不問

席當一尺一寸三分之一。三席卽兩丈也。世于
典三爵坐於大司成相對遠近。大約兩席並中間
共占二席之地。取其便於各問也。問終則賓復
問尊者有後而已。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
問。若陳列不竟則不敢遽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不
問者何問其論說之未明解其論說所
不及也。若以前論說爲考校何問之有。

尊者有終而已舊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
 問若陳列不竟則不敢遽問以參錯尊者之言
 問者何問其論說之未明俟其論說所
 不及也若以前論說爲考校何問之有

禮記敬業 卷之三

1000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明主於懷遠故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蓋
 述以教人者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

塵

語論辨也。鄉小學在郊。故曰郊賢。卽下所謂齒牙
卽下所謂事師言也。自外入內曰進。自下上曰
舉。自幽達顯曰揚。曲藝各屬小之。焉道之一也。習
此人若欲投試。則不令與賢才列。必戒之使進習
其業。以待後次輪辨之時。方與論辨。至後論議者
奉說三事。而其人有一事之可善。則拔之於同等。

之中心必以其所能高下爲序然此人但目之爲鄉
 飲酒不名之曰俊選或成而下故疎遠之不天子
 相旅勸壽所以榮之也成均五帝大學之名○新
 義云此節意重曲藝上見先王作興人材凡可收
 者悉誦鑄之使得爲有用之材而後已要知遠之
 者激厲之也取爵於成均者使他觀天子飲酒于
 學之禮樂恍然悟通于藝而成爲有用之材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
 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中

立學之初製造禮樂器成既全舉畢而將幣于先
聖先師以告其成矣然後釋菜以告其將用曰菜
者止于蘋蘩而無薦饌酌糗也告器將用其爲事
輕故不得立異代之學東序在東西與庠序對從庠
德故得立異代之學東序在東西與庠序對從庠
釋菜幣而退饋饗其賓於東序禮賓亦釋菜中
事所以有賓者擇吉士與駿奔也其禮惟一祇而
無幣亦無傳命之介無介諱之禮蓋事神既簡則

修內者消其內之邪氣修外者肅其外之儀容似
 乎異用矣然二者機有相通道果能並舉而習之則
 交互錯雜於一身之中而其動作之表有自然發
 形而不容掩都是欲其習之久而至於成也肅容
 既而心中不勝悅豫而恭敬之久而至於成也肅
 容矣教世子必以禮樂宣無故哉文禮樂原不相
 離修內修外總欲涵養此中和之妙源非兩工
 夫故緊承云交錯乎中云是內外屬心身看一外
 但只分體用看成字要貼此渾身不當分內外
 中和緒者便通病至此則其渾身不當分內外
 樂亦分不得其渾然無可分別這纔是修之妙
 中和之別名渾融餘現無可分別這纔是修之妙
 禮記集說卷八 卷之三 世十
 大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與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一物一事也。齒于學是以三善者一文字一君臣一長幼世子與同學之人序齒相讓國人觀之曰。野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父在若在長在禮應如此則三大倫明矣。夫一齒讓而明三大倫則欲斯世者豈但倫末亦致世子以齒讓而已。君父在其君父也。故為君者必教之齒讓使知為子事父為臣事君為初事長之道。此道得而人倫明矣。仁讓通于國德。古語所謂樂正詩書之義。此教主乎成就其德。後一大言而萬國皆正。或此教以齒讓而國治之謂也。○國人觀之指百姓曉若數曰字乃許為國人問答語氣耳。舊謂不知者問之知者曉之不通。○後三學字音效。

廉說故華不來之王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庶子司馬之屬官同姓異姓諸侯之子弟自卿大夫及士庶人皆謂之公族正於公族謂掌公族之政而使之正也孝與子愛以明父子弟與睦友以明長幼此下文之大指○也言處公教之道與世子之法相表裏周道親親也使庶子之爲政於公族者教之父于長幼盡公族之人孝弟睦友于愛盡爲政之道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公族之人朝見于公之路寢是時內朝此時異次之臣不與則立于西方而面向東尊者居北以次而南一以齒爲序父兄必居上子弟必處下貴非同姓所論也其朝于公向通官兩節首節使之知一體之說歸其心也次節使之知官守之嚴抑其志也

若朝見於路寢門外與異姓之臣雜列則以官之尊卑爲序不序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爲朝見之位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

之耳。受爵者受尸之奠。

獻尸致孝亭也登臨者禮畢尸出登堂而饗其餼
昭神惠也二者之禮必以餼嗣任之此哀公族之
禮也

君而無此禮若祭自祭則上嗣卽是世子又非公族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內朝以齒上已竟之此又補出庶子治之與司士
馬之相齒以足前意云命謂子弟有三命之貴是
不踰者以齒也疑問云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是
常時之禮故復異庶子治之以冠下矣恐不卽指
上文臣有責者以齒也愚疑登饗節指爲士禮
齒亦無據庶子治之節謂中上內朝臣有責者以
齒語既犯重表亦不接以臆度之登饗節或就宗
廟助祭祀擯出此三事言之見上嗣之重耳祭統
云凡饗之道每變以象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
惠之象是兼異姓說此或連指同姓則兄弟飲大
又云凡飲五君洗士爵獻卿士及羣有司此所謂獻也
君醑尹後獻同姓卿大夫士則先上嗣也又云凡
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族齒

時與此所謂受爵或即受君所賜旅開之爵以
上嗣為先也庶子治之即緊承此節說雖有三命
不喻父兄又曰
上嗣外言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為序雖於公族之喪
亦如之以次主人

夫喪事也臣為君皆斬衰然升數之多寡則各
依本親故精義有異庶子於公之喪序則諸臣後
次則辨其本服之精義使繼者在前列者繼之
但公喪雖于公族之內有相為服者亦無以次注
人皆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
次于主人之下庶長主人在上為喪主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
族食世降一等

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人之初一人之
身耳豈可以貴客之道外之故以異姓一人為賓
禮記燕食之章之三

然君尊賓不敢敵又使膳宰為之主與賓鼎酢
膳宰諸父兄列位序盛也族食即燕燕也世降
降親親之殺也○世降一等衰齊一年四會大功
會細齊一會

其在軍則守於公

公出軍而遷廟廟之主以行庶子則守斷處廟主
軍中○舊註謂廟作於廟廷主非廟主也史記
武王載木上於廟為文王廟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官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
室

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也公族即下正室等無事
不從行者又無職守也公宮即下大室等正室

郭大夫世之婦子也夫廟之祖之廟也又公之
伯父叔父宮以廟室以言貴室貴室者公之宮
也貴室路寢也下宮下室廟廟與寢寢之宮
使神雖在外而常有所依守公室受其祭出外
若有其主也○纂註正室即
上嗣君解以下有君臣之道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
練祥則告

廟之孫謂凡五廟中祖之後裔此後裔于祖廟
為世之內是其祖廟尚未毀于公之喪則祥
祭無祿仕而冠皆必告之告死也○起練祥
祭必告于公以其親未盡也庶人如以上以上

族之相為也空弔不弔空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賈
賈承舍皆有正焉

禮記燕食之章之三

六世以內空弔五世則賈祖免有廢此禮者則作
司罰之有司即庶子也賈以車馬賈以貨財舍以
珠玉總謂之賈承堂作賈隨其親疎皆當正
其禮焉所以肅禮樂也○賈音奉賈音附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其刑罪則緘劓亦告于
甸人公族無官刑

磔如祭之懸也磔之也甸人字郊野之官畢刑
刑則劓劓謂劓者指罪狀必盡其盡後加
也磔謂于甸人非若自好之刑于市也無
官刑謂于下也○磔音族磔音轉告音附

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
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

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
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

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伶之受無服親哭之

有司亦庶子也。獻議刑也。素服減饗以爲之變。示憫也。如其倫依其親疏之等。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饌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親也則守於公嗣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禮記集說卷之三

世子

主

此以下覆解建父之義。明父子者或父昭而子穆或子昭而父穆。不可不察也。體謂體其心而加以禮貌也。崇德建尊者。爵也。尊貴任官者必貴也。上嗣以繼祖祫爲尊。祖之道服之輕重本上屬之親疎。服重者在前則得以伸其親愛之情。否則李其親矣。正室皆宗子故曰宗室。于族人自是道焉。而族人爲臣僕使之守太廟所以尊宗室而明君臣之道也。讓道者子弟讓父兄也。○纂註。八體一體也。同姓之臣與異姓一體也。不以此疎是貴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忌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賻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庶子正公族以下皆古禮故曰古者。庶子公族也。方道也。結上文庶子正公族之效。○新義。邦國指公族衆字。寬指國人。○從之。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

補上末語之義。凡有司謂于犯有司而廢其法正術常法也。體百姓謂使百姓體此在所不裁。其心而不偏也。隱謂國人隱避之處也。庶子謂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

禮記集說卷之三

南

反命

視學以始立學也。大昕初明也。教官擊鼓徵召所常禮也。興秩節謂行事釋奠用幣於先師先聖也。○此節要得衆意蓋故。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

天子視學在虞時事畢又開明日乃老東序養老爲始視學而養老故曰始若非始立學則無養老先老之禮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者三老五更各一人更老無定數然皆年老更事者三老五更爲賓五更爲介羣老爲衆賓要亦不必備惟其人而巳。因養老而推及于死故先奠先老遂設席位席以親故爲敬也。○更武云當作史或云取象三辰五星未知是否或云年老而兼知三才之道曰

三老更事而兼知
五行之道曰五更

造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珍羞之具省醴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其歌咏以進之使即西階下之修養之道也

養者推吾孝親之心而致其養之之道也

文一出迎老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咏以具是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詠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初老更受爵於西階下而令樂畢及升就

特設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道也

禮記禮運第八卷之三

德者音之義清廟以承聖德肅肅然乃德音之

中時而無以加者老更言及人倫則發揮德性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

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止登歌又有樂舞所作之樂與所行之禮也

下以管奏文王雅樂舞之樂舞又中正德也

與樂舞合奏足以通達人之神明與起人之德性

有本有德不專指學士凡在中之者皆然若臣之位

分有特而之等本別向以精篤高年愛深奉養之位

今則見於踐履之實上下之義行矣蓋勢維脫

願設丁儀節也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

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行禮必用樂禮終則樂亦終闋終也此時畿內諸

侯及卿大夫士皆與禮廉天子命之反國各行養

老之禮是于其終而又使仁恩徧及也諸侯固

有東序群吏既以東序言者卿遂之吏各有家塾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太愛之以敬行之以禮

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

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觀其

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

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

禮記禮運第八卷之三

心之要者出也其舉也豈徒然哉省其而本其

之德而修之以孝養也言父子君臣之道合德音

之樂而通之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紀之以義

之樂而通之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紀之以義

命以結之此節是結文謀慮孝弟大道而推衍

之義也

之義也

之義也

之義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去禮必本於天敬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禮者乃奉承天道而以治人情實人生死所繫不禮則亂矣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禮者乃奉承天道而以治人情實人生死所繫不禮則亂矣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去禮必本於天敬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禮者乃奉承天道而以治人情實人生死所繫不禮則亂矣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飲黃梓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食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醢治其麻絲以為

禮者乃奉承天道而以治人情實人生死所繫不禮則亂矣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去禮必本於天敬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禮者乃奉承天道而以治人情實人生死所繫不禮則亂矣

此見聖人開物成務有功於萬世也。裴而燒之曰
炮。如于火上曰煇。煇于鏝曰烹。貫串而炙之曰
炙。醕醕也。治凍菜之也。煎亦初也。上而未能修
火以利人。後聖作而修之。爲刑鼎以鑄金。說和
泥土以爲陶器。于是有宮室之類。以代羽皮。則
養生送死之類。以代血布帛之類。以代羽皮。則
養生送死之類。皆無憾矣。故今之居處飲食皆從
聖人之初制而不能易也。○音烹

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
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

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_祜政祜音戶

禮記敬業人參之三

之各曰玄酒祭則設于室內而近北也醴酒體也
酒之一宿者周禮謂之醴齊率以白也成而一
酸卽所爲醴也陳列在室內而稍遠也醢醢
後世亦稱爲醢也又堂之下矣此言飲無所不設也
齊醢齊酒成紅赤色也又卑之於酒即醢
儀牲麗牲于碑也備鼎俎牲實于簠載于俎也見
言食無所不設也舉祀列之于堂管磬錦最列之
福于主人言有樂以樂之也視爲主祭告神報爲尸致
神者天之神無牲而不祭故與其先祖通降之也
君迎牲而不祀是正君臣父兄面而事之所以
明于事父之道是萬父之睦兄弟者主人獻長兄
弟及衆兄弟之禮下于衆君與臣因爲上而臣
之中又各自爲上下凡獻與饌各有次序又無遺
缺故齊禮樂之皆備者凡以祭天神先王欲
類也飲食禮樂之皆備者凡以祭天神先王欲
降之也然明倫理亦自寓乎其來則上帝先
自無不降矣卽此是謂承天之命蓋賢言之必
受其福也是字緊頭降上神也醢謂子安所謂

我而受之之謂醴音盞醴音禮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脰其俎敦其醢與其

越席疏布以竊衣其澣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

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享體其

犬豕牛羊實其簋豆鉶祝以孝告嘏以慈告

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神齊天神也。鬼流人鬼也。伏號地祇也。四

幣也。此廟祭則所宜。西之祭。豕牲。蠶帛。不特。

毛者殺性特取血毛害仲于宗血告朝

養用之祭玄酒鬱血七腥其三者是法上如也

禮記敬業人卷之三 律

布謂來辰
布謂來辰
布謂來辰
布謂來辰
布謂來辰

者朝踐薦血腥手用醎饌食薦長以用醎也
之也清薦血腥手用醎饌食薦長以用醎也
番等番肉腥手用醎饌食薦長以用醎也
番等番肉腥手用醎饌食薦長以用醎也

尸賓長以燔從也事一君獻第二夫人獻至北
 大賓長以燔從也事一君獻第二夫人獻至北

[illegible]

此嘉善其意不亦以反持之乎先

之使可食又尸祖惟載其夫豕羊者亦
 之使可食又尸祖惟載其夫豕羊者亦

隨其性之大小體合時宜骨貴賤以爲祭末饗燕

之衆用餌外及行野豕豚等物曰蔬藟果實
盛稻粱者簋外圓內方盛黍稷者竹曰籩
盛稻粱者簋外圓內方盛黍稷者竹曰籩

銅孝事祖考之謂孝
 者木曰豆薦茹醢之謂
 孝也慈愛孫之謂孝
 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
 民之行也

祥善也夫一廟祭之禮也王疏作于未祭之先質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寧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亳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

卷之五

一

周道周禮也厲王奔彘周禮廢墮宣王雖中興而繼以幽王弑于犬戎廢益盛然魯哀周公之後爲周之望國則亦何能舍之而他適奈魯之外祭而郊內祭而禘意非禮何豈周公所安乎何者祀宋之郊因禹爲天子禘爲天子之祫皆是天子之事守之而不變也故天子方得以祭天地若諸侯不過祭社稷耳周公非禹非桀而魯且禘祭焉所以爲非禮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祭禮自祝至嘏皆應諱辭盡如古法之常則內孟
○有已而外今于德好新大祀便是變易禮之
○人之終心亦不變古人之心此心便是禮之
○所當用者曰常古不必分常事古法取當作明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祝嘏之辭義明其義者召也能其事者大夫節也
若惟宗祝巫史習而記載之則非禮矣謂之幽國
禮言若與大臣昧于禮而無以昭明之也

釅竿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聲音駕

酸夏之爵卑殷之爵及獻及也尸先君之象故曰尸君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獻尸可用酸卑列國惟用之則僭君也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秦服有等臣無藏明大夫而藏冕弁兵革于家
則是追尊其君者也冕祭服之冠弁皮弁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背具非禮也是謂貶國

禮記敬業不參之生禮運

擬均也。○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臣者對君之稱僕者服役之名人臣有三年之喪或新昏則一期之內君不使之體人情也就二者而論喪尤重于昏若不居喪于家而以衰裳入朝是君之朝如已之家矣又或解大夫乃與其僕雜居齊列則皆是君與臣共國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有子孫德者封爲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諸侯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禮運第九
孔子曰：『我欲夏禮，先求其大者。』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五行者，萬物之終始也。
聖人則天，則地，則人，則鬼神，以類合之，
以明之。是故君子居則仁，動則禮，尊則畏，
視則遜，聽則審，言則辱。此其所自出也。
孔子曰：『我欲夏禮，先求其大者。』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五行者，萬物之終始也。
聖人則天，則地，則人，則鬼神，以類合之，
以明之。是故君子居則仁，動則禮，尊則畏，
視則遜，聽則審，言則辱。此其所自出也。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禮運第九
孔子曰：『我欲夏禮，先求其大者。』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五行者，萬物之終始也。
聖人則天，則地，則人，則鬼神，以類合之，
以明之。是故君子居則仁，動則禮，尊則畏，
視則遜，聽則審，言則辱。此其所自出也。
孔子曰：『我欲夏禮，先求其大者。』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五行者，萬物之終始也。
聖人則天，則地，則人，則鬼神，以類合之，
以明之。是故君子居則仁，動則禮，尊則畏，
視則遜，聽則審，言則辱。此其所自出也。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禮運第九
孔子曰：『我欲夏禮，先求其大者。』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五行者，萬物之終始也。
聖人則天，則地，則人，則鬼神，以類合之，
以明之。是故君子居則仁，動則禮，尊則畏，
視則遜，聽則審，言則辱。此其所自出也。
孔子曰：『我欲夏禮，先求其大者。』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五行者，萬物之終始也。
聖人則天，則地，則人，則鬼神，以類合之，
以明之。是故君子居則仁，動則禮，尊則畏，
視則遜，聽則審，言則辱。此其所自出也。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禮運第九
孔子曰：『我欲夏禮，先求其大者。』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五行者，萬物之終始也。
聖人則天，則地，則人，則鬼神，以類合之，
以明之。是故君子居則仁，動則禮，尊則畏，
視則遜，聽則審，言則辱。此其所自出也。
孔子曰：『我欲夏禮，先求其大者。』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五行者，萬物之終始也。
聖人則天，則地，則人，則鬼神，以類合之，
以明之。是故君子居則仁，動則禮，尊則畏，
視則遜，聽則審，言則辱。此其所自出也。

知者易流於諛勇者易至于怒仁者易失于貪人君用人當去其夫中之疵使天下蒙其美之利而

爲之教必于人之所以爲情者知之于是開闢其
 目有之義而順乎衆情以使之知也達于其
 意以使之知所然後教爲一家一人也愛者權
 實欲則思得之也惠惠于愛也長幼指鄉黨而言爭
 奪相殺謂以爭奪而至于相殺也聖人所以範人
 七情者惟是修其十義義固所以範人之情而尚
 講信修睦之慈讓以去爭奪者也然情之變端于
 義有自然之節文即禮也既不能不關義以治情
 則豈能舍禮哉蓋禮者義之實也○知情是紀天
 下中國之能人見得十分透徹既能知其情是紀天
 治其情由是天下中國之人皆知由義起利避害
 人情有所聯屬而不至渙散矣知字重看聖人所
 以治人七情使由義起利避害又本禮以治之蓋
 禮因人情爲之節文乃義之貴而利之和義之本
 而爭之助也聖人制爲一定之禮使人共守之則
 義利自興患害自滅矣此因前禮以治人之情故
 言○耐
 音能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欲以欲食男女惡死凶貪若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

欲一以窮之咎禮何以哉

在人心內藏何可測度或欲惡而美或欲惡而惡
禮而己矣無色所以治情合于禮則美窮境之惟
舍此則不足所以治情合于一窮境之惟
情然後能治情意本一真但前節即屬之天
情要使人下君身蓋意人真情固難而知人之情
而後能使人下君身蓋意人真情固難而知人之情
不能使人下君身蓋意人真情固難而知人之情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

禮記卷之八

卷之八

氣也

此言人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陰陽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五行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特出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與陰陽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天地之德也而論其理也
日其德也而論其理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敷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
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物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時也三五者三其五日也大地者陽氣之積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
明以舉月之生
即陰陽之交通以叙其生
望至期由朔至望月五之明
如常期由朔至望月五之明
不惑期由朔至望月五之明
秋金由朔至望月五之明
于金由朔至望月五之明
于金由朔至望月五之明

五聲六律十二管
此以調五聲六律十二管
五聲六律十二管
五聲六律十二管
五聲六律十二管
五聲六律十二管
五聲六律十二管

次之者清濁五聲之中
長生者清濁五聲之中
則生者清濁五聲之中
鍾呂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大呂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黃鐘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四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六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八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十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十二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十五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二十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二十五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三十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三十五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四十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四十五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五十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五十五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六十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六十五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七十五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八十五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九十五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一百寸之氣也而論其理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

此以謂味言酸苦辛鹹甘五味也春三月以酸為主
秋冬微此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此以辨色言青赤黃白黑為五色并天玄為六

故人生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此以謂人生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佐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八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

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佐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此以謂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佐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鱉不洽鳳以爲畜故鳥不循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洽

禮記集說卷之五
故先王秉耒耨列祭祀瘞繒宣祝假辭說制度故

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
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
川所以慎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
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
右王中甸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禮記集說卷之五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
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
川所以慎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
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
右王中甸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
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
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
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
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
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
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昭者不換故曰死官也謂禮非無因而作也
本于太乙焉何以見之太乙分而為四地高卑定
轉而為陰陽條舒異矣後而為四時行禮之
列而為鬼神有伸之理則已畢自然之命今使人
守是可見先王之禮降于天而謂之命今使人
首句作總中四生宰于天也豈私意為之乎
言其降曰命天地陰陽四時鬼神在內其字指禮而
有生之初聖人制禮而亦曰命者以其一定不移
得者然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
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
喪祭射御朝聘

禮記禮運人卷之三
禮記禮運人卷之三

禮力也承上言禮之動也動則天動而地列而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禮力也承上言禮之動也動則天動而地列而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禮力也承上言禮之動也動則天動而地列而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

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為之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失其禮

禮必存義故曰禮義肌膚之總會也禮之於人猶天之有日月也禮之於人猶天之有日月也禮之於人猶天之有日月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

修舉也義無遠因義而制禮則可持循矣是禮者義之柄也然禮又自有節次故曰禮者義之節也

陳義以種之

講學以釋之

禮義之可治也。然或謂其必講學以明之。而後生之。則如草木之有根。而後能生也。如農之使去非而存是也。如農之使去非而存是也。

本仁以聚之

仁者人心之渾然一理也。學是逐事逐物。遇欲有。則理又本人心渾然一理也。學是逐事逐物。遇欲有。

播樂以安之

治情而學。則力無可消。聖王惟播樂以達于。安乎食而厭。如農之。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建也。

義者。禮之實也。禮者。義之文也。至如。則有實迹。見禮而合。則雖先王未之。可自。則有實迹。

義者。禮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義者。禮之實也。禮者。義之文也。至如。則有實迹。見禮而合。則雖先王未之。可自。則有實迹。

義者。禮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義者。禮之實也。禮者。義之文也。至如。則有實迹。見禮而合。則雖先王未之。可自。則有實迹。

義者。禮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義者。禮之實也。禮者。義之文也。至如。則有實迹。見禮而合。則雖先王未之。可自。則有實迹。

仁則為之。禮則為之。心則為之。和則為之。平則為之。安則為之。樂則為之。此六者。禮之六德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

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

此反響以申聖王教人。有治有卒。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如此正欲引出下文達順以終治情之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西體既正。庸

華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禮者。義之文也。義者。禮之實也。至如。則有實迹。見禮而合。則雖先王未之。可自。則有實迹。

犬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德為事。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

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無不足。天下皆近於禮。則亦指聖王之德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此言治情之常也。情以順為極。達順也。達順也。達順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夭折之疾。

承上而聖王以順召之豈止無災疾已哉才且協應矣瑞物且新臻矣愛吝惜也大不受道百神受職也地不愛寶百貨可極也不愛情不獨親其親于其子也膏露森濃如膏也醴泉甘鉤請不待孫治而自圓曲也馬騶龍為賢聞車重郊之極也官沼官之沼也鳥之於獸之於此馴然無猜狘之患也三才如此協應瑞物如此則足無他故也先王能修德以為教而建之天下無不安體信於吾身而達於天下無不歸是願之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
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日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
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
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
謂之不知禮。

禮之爲禮合於天時之所安設於地財之所利
于鬼神之所難合於人心之所欲。故禮者天地之
理之不時取無難繼之供者也。蓋天時各有所宜
用而不通鬼神官各有其能而不齊物曲各有所利
山用魚鼈居澤用鹿豕。禮者天地之理之不時取
有能二句。殊爲無用。又以前二句爲禮者天地之
理。不可從。上三句爲禮者天地之理。不可從。上
禮者天地之理。不可從。上三句爲禮者天地之理。

止說四件。中間着鬼神饗一。句。便完備無遺。
此是文章之妙處。地財言設。有措置得宜之意。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
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
懼則上之制禮也。節歲。

定。猶成也。數。賦稅之數也。定國之數。謂國之成數。
地。禮非財不行。故以此數爲行禮之經。其禮之倫
類。則以地之廣狹爲制。蓋天子諸侯之制。其禮之倫
年。則上下爲等。此隨時而不固者也。太殺。謂歲凶
而稅大減也。區。恐也不匡。無滿堂之憂也。此則
合於天時。設於地財。不遺而推廣之也。只大意相示。定
國之數。猶言國之定數。這數。即與年之上下。隨時而不同
者。地之廣狹。一定而不移。年之上下。隨時而不同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

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華其猗。事追
來孝。

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成體
也。乃天與賢之時。故堯舜不得而授。夏商未造。天
除暴之時。故湯武不得不放。伐。詩大雅文王有聲
之篇。華急也。猶謀也。事。惟也。言文王之作。聖邑。初
孝耳。引之以見文王之德。順體空稱。乃經常不易之
也。向。說禮。都說有經。而後有權。此獨說時。爲大
也。禪。受放。伐。就。是。事。則。有。經。而。後。有。權。此。獨。說。時。爲。大。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倫。事亦祭也。父子。天合。故言。道。君臣。人合。故言。義。倫。
倫。事亦祭也。父子。天合。故言。道。君臣。人合。故言。義。倫。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社。稷。有。新。報。之。事。山。川。有。望。祀。之。事。鬼。神。人。鬼。天。
神。也。天。子。所。祭。之。神。則。其。體。重。諸。侯。所。祭。之。神。則。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賓。客。謂。朝。聘。及。大。夫。士。相。見。也。用。與。交。必。須。財。
物。皆。義。之。不。得。不。然。者。義。則。合。安。故。又。曰。安。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
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
門。言有稱也。

以他物

琥璜

琥為虎形璜半環之形也此二玉下于圭璜不可
專達必待用璜蓋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
以時幣也周禮小行人琥以結璜以結

鬼神之祭單廉

假多重以爲溫煖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旅衆也君視朝于大夫無一人
一攝于士則衆大共一攝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
之大此以大爲貴也

禮記禮書卷之三

畢

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尊者舉解志甲者舉解五獻
之尊門外衙門內盡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爵節自上公至于男各有
大者此宮室貴大也四室曰大升易曰大房此器貴大

也尊者棺至四重早者止于重一重此器貴大
特貴者也周官塚人以待尊爲丘封此丘封貴大

賤者佐食也尊者尸也早者主人也獻獻尸舉旅
鼎自舉也爵客一升散客五升解客三升角客四

升于男五命故其享禮五獻五升列尊之法其飲諸
臣者則至大在門外稍大在門內君尊

極小陳之在堂人君而尊而尊也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九尺以下之數皆謂
堂上高於堂下也

有以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
廢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爲貴也

祭天之禮謂之至敬周制燔柴于泰壇設于壇下
掃地而設正祭禁盛酒尊之器木爲之因以爲酒

戒也廢猶去也樹亦禁也但無足以其形似木盤
故各大夫用之有足曰禁士用之壇爲高不壇爲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天子六綬裳纁裳九章諸侯七章或五章天子
之大夫三章以章數多不能備舉故各舉一章茲之

禮記禮書卷之三

畢

見分漸導文漸盛也龍繪于衣龍首卷然故謂之
龍袞龍如斧形龍狀兩已相背皆繪于裳赤纁赤

纁純乎質也冕祭服之冠朱綠藻朱綠二色之絲
繩也水藻潔而文因以名繩焉見制冠上有藻其

文也下此則殺之而垂以爲旒前後各十二者盛其
分然朱綠藻末嘗不同也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密大圭不琢大羹
不和大路素而越席鐵尊疏布厭禪展杅此以素

爲貴也

祭天爲敬之至者不爲文飾之美折旋揖讓可以
施于外資見父之族黨不可爲此容也天子明

大去長二尺不鐫刻文理太古葵惟肉汁無鹽
之和祭天之大路朴素無飾以蒲越爲席焉

尊股曰犧尊犧者以供祭而名也此尊以犧
布爲覆籠標白木之有文理者枚沃盥之具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

蓋言稱也
此引孔子之言而申之以結上文孔子謂禮當省察以其有不豐不殺之異記者引之言所云不豐不殺即吾少小下素為貴之謂所云不殺即吾多大高文為貴之謂也蓋吾言惟以明稱之義而孔子此與吾意合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用心備物則心在物故曰外心蓋天地之德發揚於兩端而普偏于萬物其理之所該者大物之所樂者博安得不以多為貴乎此禮論之多少大小高樂其用心于射以備物也○禮論到多少大小高

下文質可謂盡其變矣然其本在心故又就多少而論曰外心內心皆天地之所產也故一則曰德發揚而萬物一則曰德產之所致也精微須知天之德一也而前後云云者一言其著一言其微耳看來貴多貴少自是截然兩時事兩舉之者正見君子之禮之妙當其多便若不可少當其少便若不可多隨其心之所在自與天地之德冥契者此禮之所以為稱也舊都作郊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內心主于存誠故不以備物為敬蓋天地之德發於萬彙其極致處不精而不相微而不顯縱偏取天下之物終是粗疏不能稱其精微是以行禮之君子主于存誠于內以慎獨蓋以吾精微之

可稱天地之德也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尊猶重也重其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樂其在於外之儀物必多故少物不足以為美此可見先王制禮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少惟稱其心而己○樂與尊有分別樂不過暢吾懷而已尊則有承奉不失守定着這

是故君子大夫而祭謂之禮匹士大夫而祭謂之饗

君子通大夫以士言也匹耦也士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曰匹士據者非其有而取之也謂之饗稱也謂之禮不稱也

管仲饗魯朱紱宏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禮記散樂不卷之三 禮器
饗蓋有饗饗之樂也故見之樂以組為之自領下而而上屬于爵之樂也故見之樂以組為之自領青大夫綏山節藻梲見論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大夫祭用少牢不宜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俎此但論其極小謂並豚兩肩不足以揜豆耳豈狹隘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離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引孔子之言而釋之夫子所以能此者蓋得其行之道也慎者戰之道如在者祭之道也

君子曰祭祀不稱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

及肥大薦不美多醢

此言祭祀之禮君子記者自謂祭以事神為主若新私則不稱除陳也蚤也祭有常時若以先時為快則不稱除陳也蚤也祭有常時若以先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是逆祀而弗止也

夏父弗綦人姓名也春秋公室立逆祀而弗止也

禮記教義入卷之三

聖

聖

麻弗綦為宗伯與禮乃移開公室之禮公之下夫間之大非禮矣時人以文仲為知禮孔子以其為

燔柴於與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此亦言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凡祭火神則燔柴而祭饗神宗婦祭饗祭之禮祭至尸食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備

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損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而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大小見前廟者章之也後先質之也如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曲禮謂其如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敬致其敬而誠恭有美

禮記教義入卷之三

聖

而文而誠

禮雖不同其誠則一而竭情盡敬致其敬而誠恭有美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

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撝也

其文者有通而不致者有順而撝也

禮人情而拾取尊上之禮不謂也。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又中上經曲之意。○喪踊等只曉得是禮者，中不必括出。○新義云：故而不致，不致字對又字看。此二句當照前以文為貴，以素為貴，例講。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武素或青，夏造殷因。

言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武素或青，夏造殷因。○武素，武王素也。或青，或青也。夏造殷因，夏造殷因也。○武素，武王素也。或青，或青也。夏造殷因，夏造殷因也。

周坐尸，詔脩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周坐尸，詔脩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周坐尸，詔脩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周坐尸，詔脩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周旅酬六，曾子曰：周禮其猶醺耶？

周旅酬六，曾子曰：周禮其猶醺耶？○周旅酬六，曾子曰：周禮其猶醺耶？○周旅酬六，曾子曰：周禮其猶醺耶？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

獻饗一獻熟

凡行禮，用物近于人情，之所便，則非禮之極，致和。其事多端，獨舉血腥，燔熟四者之祭，以明之。○其祭，祭也。大饗，祭也。燔熟，祭也。四者，祭也。○其祭，祭也。大饗，祭也。燔熟，祭也。四者，祭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

禮記集說卷之五

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慈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

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

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呼也齊人將有事於泰山

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繁七日戒三日齋慎之至也

言祭祀之禮亦有漸也魯郊祀以後稷配先于類宮告后稷然後祭也清泠并州川之小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太山之從祀也帝牛必在縣三月繁繫于縣也七日齋散齋也三日齋散齋也方祭而先有所事不祭而繫牲齊戒皆行之有漸次者敬慎之極致如此也○池音沱

故禮有損謚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溫音溫

賓主相見之禮有損介以詔告之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此皆緩而不迫和而不乖故曰溫之至也○舊註云溫溫藉也損謚以承藉賓主相步以承藉樂工如玉之有幣以承藉賓主相觀也○疑問云損謚相步舊解恐未然按禮行于聘問則有損謚行于祭祀則有詔如詔于庭詔于堂詔于室是也又按樂之奏也有文武相維其舞也亦有武綴兆總若是其不迷猶禮之有損有謚

禮記徵義人奉之主禮器

若是其從容也故稱取相步二字對損謚言耳亦有見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反本使其本然之心也修古修其古之制也朝事凶事詔告以樂二者皆謂之不忘其初禮于凶事不用詔告以樂所以復其本心也禮于朝廷養老不必詔告以樂所以復其本心也禮于鄉黨養老不必詔告以樂所以復其本心也禮于宗廟中備用古之制也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簞之

安而橐高上之設

禮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簞之安而橐高上之設

下章可謂安也而設橐之說殆非也割肉飲中其音節也莞細三者可為席簞竹席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承上文而言有主謂也○禮記曰禮之可述而多學者明其所主則以爲約而好之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

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

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人胸中若有無節度則欲察人所不能察其得夫失節者何禮也欲察人所不能察其已作事不執禮以爲要則放蕩而無檢出言不以

禮記徵義人奉之主禮器

禮爲主則虛無而無檢不放不檢先無節于內矣又何以觀物哉○節字虛禮字實二句一虛一實一翻一覆講節字禮字俱着已說所謂禮安在作事出言是也若已無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

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廟父必敬上於日月爲高必

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登

財物幣玉牲牛黍稷之類致推行也大事謂祭祀之大者順天時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之類春祠祭日而朝秋祭月而夕此二祭必敬上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登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稱孤而天下大治

禮記敬業 卷之三 禮器

中平也成也巡狩而四方岳名山升進此方諸侯
浴功平成之事以告天外祭也吉土降則自上建
都之地北于南極歲有常饗內祭之得乎天也節則
下殿則遠而至瑞物之祭人之得乎天之應乎人
不過其度時則不爽其期休徵之見天之應乎人
也南面而治無爲之意天下大治卽于瑞物休徵
見天心新裁云此節要得他一段所以動聖人率
精神繞妙若依常說只言擇一人行祭難通聖人率
此等人是理也天下大治不在瑞物休徵之得瑞物
斷無是理也天下大治不在瑞物休徵之得瑞物
休徵如此就可以見其無爲而治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象。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

此因諸侯時祭之禮樂而見其善法天道也。天道華禮樂而可法。故曰至教聖人因而法之。則曰至德。蓋諸侯之時祭堂上東設尊尊罍尊者刻為雷之象。爰后氏之尊也。非琖玉之器。曰犧象。周西設犧尊犧尊見前飾以象骨。故亦曰犧象。周也。時王之器乃君所酌。堂下西設縣鼓。以其大而伴東設應鼓。以其小而和。地右尊而左卑。此陳諸禮樂器一以西爲上也。若主外而在阼。惟夫人主內而在西房。蓋以大明生於東。此陽之象。爲夫之位。月生於西。此陰之象。爲婦之位也。然君自東而西酌。儀夫人自西而東酌。器尊陰陽互配。禮如此。交作於堂上。于是縣西應東樂亦交應于堂下。交動交應。和亦重矣。非本至教而爲至德乎。至教至德不可兩平看。只要以漸說到和平。和之至而言之。不可兩平看。只要以漸說到和平。和之至就在交動交應上見之。和之至便與天地諸合陰陽相得意。

應記徽業人 卷之五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萬物生乎天。人生乎地。郊廟之禮。皆是報反其所自生也。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樂非漫爲之也。是故先王制禮以節其人生之事。使得其中。止修作樂。便可知成之志。使有所宣洩。所以觀人。行禮作樂。便可知其治。蓋治亂生于志。而發于事。禮樂既志。事得其治。從其志。事之得失。以下世之治亂。自不與焉。引伯玉之言。以見觀禮樂知治亂之必然。言若子之。知其心。明達觀器用而知工之巧。何如觀象此而。知人之如何。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此

禮記集說卷之三

无

夫人薦盜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君出廟門迎牲親牽以入大夫贊佐執幣而從君
君用幣告神乃殺也卿事時進血服君卿制牲
祭神于室不親獻酒夫人以盎齊薦獻及薦
熟昨君罷割牲體然亦不獻惟夫人薦酒也

命婦與大夫之妻也。非則若生祭而卿大夫祔廟夫人祭而命婦從。所變者制制薦獻之類。三者主祭助祭皆然。

詔告也。以幣告神，蓋在庭也。此卽特祭時牲之肉。

汁定熱肉煖之既熟將迎尸入室方嘗以相成麋
 及定而告神于室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然亦卽
 謂牧時事道言也三謂位各不同行禮者之心蓋言
 告神于庭而未必得或得之于室求神于室而
 未必得或得之于室也

設祭於堂爲祊崩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薦服爛時既設饌在堂矣至明比則又設釋祭于
廟門外之西旁不名爲飭焉故古語曰于彼
于此乎言不知于彼饗之手于此饗之手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祭者詳盛顯著之貌祭先公則七獻神謂物五
帛禮文而言

禮記集說卷之三

幸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蓬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腊音昔

大饗裕祭也言王事都明非諸侯所得有三牲
牛羊豚也膳陳也備四海九州之美味示王者得
四海九州之歡心也藟豆所薦品味皆四時和氣
之生成示王者能贊天地之化也金性至和納矣
邦所寶之金于廟示金之和也玉以比德陳東
于前而加璧于廟示金玉之德也陳列以諸侯
德以尊天子其情意之厚如金之和也丹漆六
衆諸侯之財也今陳之廟以示天子與衆人共
天下人皆不得私其所有也自三牲以下皆是

禮記集說卷之三
 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
 記此大樂之天也下為樂其義考其樂乃王事乃
 也此大樂之天也下為樂其義考其樂乃王事乃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
 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
 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禮記集說卷之三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
 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
 輕議禮
 大饗祭也大旅祀五帝也具備具也饗帝祀天
 也祭祀之禮必內全誠敬外熟威儀而後可行若

禮記敬業卷之三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
 祭其為不敬大矣疏音秘
 季氏祭祭家廟也逮闇未及晨之時也倦
 以容言怠以心言偏任為職依物為作
 他日祭于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
 禮記敬業卷之三
 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
 禮也
 禮記敬業卷之三
 先王之王文而後禮也禮意矣孔子所以善之

禮記敬業卷之四

京山楊鼎熙緝菴父習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而社稷犬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犬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郊用特牲諸侯用大夫用特牲非若祭社稷與賜諸侯之用大夫牢也其貴誠之義天子於牲言特以見大牢之非一於牢言人以見特牲之用饋也郊用特膳用饋二項平論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禮記敬業入卷之四郊特牲

至敬者郊與大饗不饗味而貴氣臭言不饗味而但貴其氣臭也○舊以不饗味貴氣臭兩分不知至敬句原一直下不享味即是貴氣臭

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股修而已矣

非特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天子之敬諸侯亦有然者諸侯來朝天子待以客禮在廟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灌之大饗謂王饗諸侯也行饗時雖設大牢之饌而必先設股修於前然後設餘饌此二者皆不饗味貴氣臭之義蓋饗有臭亦無味股修無味亦有臭也○諸侯爲賓作饌灌在後股丁亂切又音加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此大饗是諸侯朝朝主君享客之禮諸侯席三重而君禮敬則席二重之席而受客之禮則又若諸

侯適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一等上合諸侯若席雖三重今微去兩重就卑席受介之禮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蓋大夫之尊與介之尊則若也名雖介禮則客也○大饗有門左之介上以天地言大享謂以祭祭言大享謂以饗饗言大享謂以三重席而酢而酢以諸侯相享言也三重席不重只引起下文

饗稀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食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食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神清

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神清無樂則中於虛陽之辭是養陰養陽之義則下句難按且下文飲食養陽氣食養陰氣都不消用了

禮記敬業入卷之四郊特牲
二
曰飲食養陽氣則饗禘爲陽而食嘗爲陰矣日凡聲陽也則有樂爲陽而無樂爲陰矣此所以爲順陰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也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諸侯朝天子以客禮待之故稱賓而得行燕字之禮燕樂則大門是賓門字則大門是賓門也肆夏樂章各詩時適之篇也奏之以示賓主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嘆之嘆美之也此句與示易同揚上賓上義之德也樂者即上升歌也匏竹即其言陰陽之功也陰陽和能令萬物得則陰陽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爲比此寓公亦明臣其子矣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答君對也南面向而答陽此而而答君則其職業豈容下盡哉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諸侯大夫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于君矣家臣若又稽首於大夫似一國而兩君矣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

○鄉人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鄉人祓孔子朝服以祭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禮記敬業卷之四

五

禮與射難於相應故美之

孔子曰主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祓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

失之矣

釋祭之明日又祭也釋是堂上接刀祓是于室內求神皆一時事釋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室今乃于庫門內祓當于廟門外西室今乃于廟門外東方朝市而祭市當于市內近東今乃于市內西方皆違于禮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

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社以祭土而以陰氣爲主設于壇上北面若水北

十干 社以祭土而以陰氣爲主設于壇上北面若水北

十干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聖人立社以祭土以神道尊地而不取喪也地與天同功則地道誠神而人當神之矣故先王教民美善其報之禮爲卿大夫之祭土神于社皆以示其爲載物

之本

禮記敬業

卷之四

六

唯爲社事單出里

單盡也爲祭社之事則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焉蓋每家一人也

唯爲社田國人畢作

爲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家者

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祭社必有粢盛則使丘乘供之四丘爲丘四丘爲乘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

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

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社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

志不貪其得故以職則克以祭則受福

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素車股木路也旂之旗與見之旒皆取垂下之義郊所以明天道者言天道幽遠難測郊以大報天也則安得不則天之道使以郊乎天言天垂象聖人則之此句與社所以神地之遙相無不可把則天就作明天道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祭上帝者曰滌牛祭后稷者曰稷牛滌春牛中清除之所也二牛皆在滌中為猶用也若至期卜牲禮記集義人春之國郊特牲

不吉即用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春不可為帝牛故以稷牛代之人本乎祖故以帝配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所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大蜡者比諸侯一國之蜡為大也八神春先齊司農農神也○舊註伊耆氏神農也索求者氏作蜡祭以緒鞭鞭草木則伊耆乃神農非堯也堯名伊耆氏

蜡之祭也主先齊而祭司齊也祭百種以報齊也齊與魯同先齊是持功之神農非炎帝也主言為八神之主也司農上占后稷之官非周家后稷也先齊則齊皆司百穀之神之功也

饗農及郵表饗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農古之田畯有功下民表郵表饗表田畔相連饗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耨禽獸即下猶虎也報不忘恩仁也而下及禽獸則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自先齊以至郵表饗人皆知其功至于禽獸則未必知故又言之鼠豕皆食之者為有功故迎其神而祭之正使之必報之之義也坊堤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事故曰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歸其澤此祿也反其宅安其所也土安則無崩地水歸則無泛溢是謂順理之屬草木各歸根于藪澤禮記集義不春之即郊特牲

不得生于耕稼之上此報今年又以祈來年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蜡神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為義之盡仁之至也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服以息其息之也黃土色黃衣黃冠為草野治田之服服具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導野服也

未有五味先有和木自備讓先有鹿布明之服其
禮之異也雖刻錄之也委亦歸之數限也宜猶病
也

鼎俎奇而遷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
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
外也

鼎俎何以奇盛天聖陽也遷豆何以偶盛地陰
也黃目黃齊也以其金鑊其外以爲目用名焉
野鬱之酒有芬芳之氣列于衆尊之
上故云鬱氣之上尊也中央之色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實而已參醴醢之美而酌
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覺刀之貴貴其義也
和而後斷也

禮記集說卷之四 郊特牲 十一
用鐸刀割獸體之聲謂和而斷割其肉其意義
爲可貴也○其義且處只言貴有其義存焉不
可因斷字遂作
仁義之美也

○冠義婦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
緩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不聞有
垂下之後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屬之不
忘古也冠禮既畢
則敝棄之可矣

通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
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酹而無醢酹曰醢客位
在戶階之間加有成加禮于有成之人也三加始
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使其
知克廣志意以稱尊服也初冠義服等而後禮義

委貌周道也童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

三者皆緇布冠先王制之有追故以道爲安也
言所以安正容範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
皆始加之冠○母音牟追音堆

周弁殷哱夏收

此各是時王所制爲三加之冠弁名出於樂
樂大也哱名出于樂撫履也收收飲其髮也

三王共皮弁素積
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十五弁之布衣自與
冠同以素爲裳而繫其要故云皮弁素積也
明加之冠爲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
禮記集說卷之四 郊特牲 十一

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
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爲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
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歿而謚今也古者生

無爵歿無謚

元子適長子也其冠亦行士禮無生而貴言有德
乃有位也故其冠但用士禮立諸侯以繼其先世
以其能法前人之德行也使其不賢則亦不立

矣故其冠亦用士禮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
而爲降殺也使其無德則不得爲大夫故其冠
亦用士禮有位者古無謚無位者古無謚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
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

所以治天下也

此總結前冠義以下義字所包甚廣不止冠義已也尊其義少人去尊之失義五句總德透出箇義可尊之意曰難知便見非祀史之與而明其義者君也知而敬守正是尊處由此天下可治此禮之義所以可尊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成不嫁

此以下至人之序也言昏禮之義附托也托于遠而正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幣以將意必誠而菲盛文辭以道情必誠而不輕實腆舍也此二者所以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道也蓋信者禮記卷八卷之四即特牲

施之則以事人存之則為婦德欲其事人而修德故以是告之也信而無偽則直在其中而始進以正矣以正始自以正終故共半而食一與之齊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可復改故夫成不嫁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先倡導之也男先乎女正猶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執摯與也行敬以明其有別故曰敬章別也然後字皆言其不易也有別則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室家宜而父母順而父子以親父子有相親之恩便有相親之義故義生此生字即生則有可已之生義生則人倫之間皆然有禮以相接故曰禮作由是張之國家天下無一不得其所而萬物安矣

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勿從父兄嫁從夫夫成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親御婦車而授之綏不躬親其事也所親其事所以示親受之也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總執摯授綏言得天下極言其效也大門女家之門先婿車在前女從男婦車隨之夫者丈夫也知才智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服玄冕而親迎且致齊戒是事鬼神陰陽之道蓋求助而為社稷主合二姓而為先祖後不得不以禮記卷八卷之四即特牲

敬鬼神陰陽者敬之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

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後者俊

牢粗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是以三王雖作為共牢之禮而粗外之器皆如古用陶匏也盥饋舅姑卒食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燭祭句用氣也此以下至篇末皆言祭禮尚用氣以用氣為尚也禮以血詒神下室次薦腥肉下室謂次腥亦下

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
 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
 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

也貴純者貴其表裏相善也。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骨燔燎非首報陽也。明水浼齊。貴新也。凡浼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彝膏者得聊浼音祝。

有血有氣乃爲生物。血由氣以凝。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禮記敬業
卷之四
郊特牲

十九

不徒曰敬而曰敬之至以其心之服順于親也何以見之觀其一則服也一則服之甚也一則服之盡也其服至如此豈不爲敬之至因服見其敬因盡之甚且盡見其至也肉袒爲服之盡也祭服順于孝士之內今又肉袒則內皆服故曰盡也祭主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與禰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推稱曾孫謂國家也制詔備于尸者然人事尸之禮如此其至爲尸者謂宜以讓答之然相者或詔威儀或飭飲食獨不告尸以讓何哉正以主人再拜稽首肉袒視劍稱孝子孝孫猶曾孫某以自致肅敬之心自盡嘉善之儀尸雖欲用其

腥肆爛膾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犂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舉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酌用茅明酌也

醎酒浼于清汁獻浼于醎酒獻音莎

禮記集說 卷之四

辛

釀酒益齊也。饋食所用。虎亦涉也。清酒酒也。益齊
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凍之。以其清故不用茅也。
汁獻。即斟也。裸饋所用。謂摩率亦也。及爵金之汁
也。和卑中有麥。爵又和以益。摩率而凍之。出其
香汁也。醴。益早。故用明清和之。
之汁獻尊。故用釀酒和之。

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

上所謂三酒皆天子諸侯之禮此禮已廢人不知其法故號之曰泔醢齊以明酌泔醢酒以鬻驛之酒也名不同而法則同猶若也舊陳久也醢者和罪醢醢之名後世謂之醢酒○澤韻爲釋音亦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泛言祭有三者之例、一以祈福、一以報
 福、一以弭灾兵、遷罪戾也、○辟讀為弭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齋、必見其守祭

都

齊用玄冠玄服所以陰幽其思也見所祭精誠之感

內則第十二

內則猶言家法中問多言士大夫禮以為上之通例據篇首總冒一篇自應一章分之則義從養子二端而已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

天子傳君師之責故命冢宰降下其德教于民下節至終章皆德教也

子事父母鵷初鳴咸盥漱櫛總笄總拂髦冠緌纁端

韠糾擗笏

韠糾擗笏音酒掃音施立教自孝始故首言事父母之道盥洗手也櫛梳口也

禮記集說卷之四

主

而加飾以圖之曰象又以櫛束髮而垂餘于後日總髮用髮為之髻也拂去其塵而後著冠冠之絲結于頤下以爲固者曰纁纁之餘者下垂曰纁

端左端也端用衣衣用緇布裳用素也釋以素爲之端以端爲裳裳用素也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

左右各有所佩紛帨者使今之用紛以拭器說以持手小觶者小酒尊也

金燧用以取火燧狀如錐小觶以解小結者

日中春

右佩珌珌管遺大觶木燧

珌射者著于右手大指以鈎法開方者持拾也指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於者管筆張也遺刀室也

大觶以解大結木燧陰則用以鑽火者

佩

偏束其腰自足至膝也

履著紫

紫履頭之飾飾也著履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鵷初鳴咸盥漱櫛總笄總拂髦冠緌纁端

衣紳者衣端綳衣之上加紳帶士妾服也

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纁施繁纁大

觶木燧衿纁基履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衿纁基履在管中也施繁纁者爲助儀線纁也衿纁之物也若以衿爲纁纁爲基纁爲纁纁爲纁纁爲纁

之可也

纁音

禮記集說卷之四

主

及所下氣怡懽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

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苛疥也抑搔搔摩也溫不藉之義敬者或適于肅故又柔色以承藉尊者之意

醴醴酒醴毛羹菽麥黃稻黍梁秫唯所欲

醴醴酒醴毛羹菽麥黃稻黍梁秫唯所欲

醴醴酒醴毛羹菽麥黃稻黍梁秫唯所欲

棗栗飴蜜以甘之葦苴粉榆兎薹滫瀡以滑之脂膏

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飴餠也兎新鮮者蓬乾陳者言葦苴粉榆四物或用新或用陳也滫瀡也滫瀡也滫瀡之滑者也

免音問藎音考藎音史藎音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總髮，總角，紒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男未冠，女未笄，則其禮有未備焉。容臭，香物也。不佩用而佩此者，示未能御事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朝，朝父母也。長者，已冠笄者也。具，謂所進之膳。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欽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凡內外者，不但子婦而已也。孺子，言最幼者。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命士以上，皆有位而貴者，異宮以崇敬也。慈，愛也。晚朝為夕。

圭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欽席與簞，縣衾篋枕，欽簞而禡之。

社，社席也。何趾，趾何向也。其坐時，則少者執坐牀以與之坐，而御者舉几以使之憑，其卧而起也，則欽席與簞云云。簞，最爲親身之物，或汚故既欽而又以荷之。○禡，音禡。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厄匱，非餒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餒莫之敢飲。

食，教者對危區音主移。傳，移也。敦牟，盛黍稷之盛，酒也。盛水，漿餼，謂饗之毋易始之餘也。與，之也。

梁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佐餽，謂勉之使食而後餽其餘也。既食恒餽，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者，恐母獨食心傷，故侍之食也。于時冢婦代姑冢子御食，不暇于佐餽，群子婦則佐餽如初。如父在時也。旨甘柔滑，孺子餽以慈。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避，不敢噦噫噎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

噦，噦帶也。噦，鼻聲也。噦，噴嚏也。噦，嗽聲也。睥視，視側視也。洩，由鼻出者。○噦，音噦。噦，音艾。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攝。

禮記卷之四

圭

衣衾衾不見裏。

不涉，不攝言不涉水，則不攝其裳，不見裏爲其穢。

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不，不見言即掃除也。和灰，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爲紉箴。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睦。

燂，溫也。潘，析木汁也。燂，洗而也。共帥睦，皆備足禮也。○燂，音澣。潘，音澣。燂，音澣。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言內言外言其事也皆坐此理也諸地而就地以取之皆遠嫌之

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問不持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溷浴浴室也擁猶障也○溷音混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若飲食之雖不嘗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禮記敬業八卷之內則

圭

人代之謂尊者使人代之為也弗欲者弗欲其代也姑使之姑教使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愛之愛此子婦也縱之使之為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不表禮不明其失禮之罪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後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謂罪指父母言說則後諫之說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婢子賤者所生也若及也或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由自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

記敬業八卷之內則

圭

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老謂傳家事於冢婦

舅姑使冢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不友不敬也無禮不敬也

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冢婦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又言介婦之與冢婦不敢並受命於尊婦出命于卑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

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

或賜之謂承祧親兄弟所賜也菴亦香草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菴音禾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故即前舅姑所不受者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

禮記集說卷之四

三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羹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猶若也歸遺也謂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遺之以器用等物也獻其上尊者于宗子也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用而不可獻者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賢猶善也齊而宗敬齊戒而往助祭祀以致宗廟之敬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梨曰攢之

撰項家切粗制細切

此皆治擇之名膳之言去其毛令清滑如膳也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闕

此及下節言養生同而稱分異也大夫五十始命未為其老故無常膳有闕則有常膳矣闕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者

天子之闕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闕三士於堵一

達者自房而達于夾室也于房中五一房之中而五闕也大夫卑而無幾故遠之而亦于夾室然止于三闕士則但于室中為土堵以度食而已五者三牲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一則食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

禮記集說卷之四

三

且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樂其心喻父母于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憲法其德行也惇史所以記其惇厚之德也微言也乞言而禮亦微是共憲德之意亦不替于五帝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

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闔掌中門之禁
奇掌內人之禁

男女不同梳枷不敢驟於夫之揮梳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漏浴夫不在欽枕篋簾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直者曰梳橫者曰梳
梳以竿爲之

笑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緹并總拂髦衿纓綦履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父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

記敬業卷之四

三

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

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作動作之時姆女師也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

子男射女否

弧帨爲男女之象也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犬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愛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君以犬牢之禮接見其子宰大掌其設禮之具生之三日將行此禮前期使大士卜士之吉者抱之以吉者遂宿齋朝服俟于寢門外至此日內人以子授士士承而抱之以見于父詩承也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于遠大也然後保母受子于士而抱焉至此則見子之禮畢矣宰乃以醴饋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勞之食子乳養之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犬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犬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冢子大牢指天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禮記敬業卷之四

三

此三日負子之後人君養子之禮諸母諸妾皆可者謂傳御之屬可爲子師者教以善道曰師慈母母安其寢處者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

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

皆漱澣男女風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井自

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貴人卿大夫也由自也所具之禮如朝食者以示

豐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鄉故有阼階

姆先相曰母其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

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其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欽敬師也言當敬教使循善道也作咳聲以示愛也記有成謂當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早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後告諸母欲名成于尊也適寢後夫之燕寢○運音斷辨音偏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

宰屬史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藏于家之書府也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閭史州史皆其屬史也入食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

禮記敬業入卷之四內則 圭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此諸侯名世子之禮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此諸侯名眾子之禮外寢燕寢也本在內以視側室之在旁者則為外地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湫澣風雨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餞遂入御

內寢謂適妻寢如始入室如來嫁時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嬪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眾子則使有司名之

此諸侯生庶子之禮嬪者傳姆之屬也君所有賜謂君所偏愛特加恩賜者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庶人夫婦相授受之禮祖尊故無之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勉

禮記敬業入卷之四內則 圭

見于公宮以告辭也勉者勞其功勞言有賜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士與大夫皆臣也其適子妾子有同時而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大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蓋分卑故其禮畧也○旬讀為均一說如字讀十日為旬或不待三月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道

天子諸侯皆君也眾子嫡庶子亦有同時而生者然眾子見于未食之先執手以致其歡嫡庶見于已食之後但循首以致愛而已蓋其分尊故其禮隆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婦小囊盛悅中者男也盛女也
緣男用皮女用帛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各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數謂一十百千萬
方各東西南北也

九年教之數比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

比謂朔望與六甲也
書謂六書計謂九數

表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襦袴皆下服不以帛為襦袴也
禮帥謂之師也朝夕學幼儀謂之儀也
請肄謂之請也簡諒謂之諒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禮記教養人卷之四內則

詩即樂歌之屬樂詩謂詩也
成童十五以上也象象
舞也舞謂以龍詩節而舞也

詩也舞謂以龍詩節而舞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

學不教肉而出

始學禮謂成人之道當習古凶軍實嘉之五禮也
冠而始服備故衣裘帛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
者季弟百行之本故務博行之博學而不教不恐
所學未精也此乃蓄其德美于中而不自表見之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友孫友視志

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夫猶常也學無常師注者為
師也孫順朋友而悅其志之所尚舍已從人唯善
是取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
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方物謂義事理之宜也謀屬心慮屬心方物
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泉治絲麻織經

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蘩豆菹醢

禮相助奠婉婉免二音案音從從音至訓音從

十年不出謂至十歲則恒處內也女師教以婉于
言婉于容有聽受無違逆所以成其容德也執麻
象績事也治絲麻委事也織紃組紃織事也此皆
教以女工以供衣服也又使觀祭祀欲其習此禮
也非特觀之且使納酒漿蘩豆菹醢諸物以禮相
長者而助其奠此教之以祭祀之禮也始于容德
中于女工終于祭

禮記教養人卷之四內則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

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掌玉之雜采，繅，繩也。貫于藻，故曰玉藻。遂，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纁

襄前後遊延者言前後各有十二游型而游延在其上也龍炎畫龍于袞衣也祭祭宗廟也此以

文爲貴也此王官皆天子守禮以爲天下則而不敢稍自放佚者玉藻龍衮自然穆穆而不敢

所謂先王之法服也。

玄冕之服。冕三旒。衣裳一章。服以事神。則清分朝。

日于東門之外帝出乎震以繼天也服以治民則

室離明之極以勤民也

閨門則闔門左扉立於其虫

此和上文聽辨言也亦脈玄冕而居明堂左爲正

陽臣非正用故置左由右立于中者右之中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

月犬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

皮弁服。冠用白鹿之皮。服用十五升之布。天子常日視朝服之。朝服黑皮弁。而朝食卽以之者。不敢

養也。日中而餽，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以致和也。日，常日也。朔，月，月朔也。

常日食少半月朔食大半重
貴五味之本也漿酒醴醕備其養也亦以清濁爲

原此皆波弁而食之藥

卒食玄端而屈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膳

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鹽

玄蠭祭肺燕肺之總簪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燕服此節卽加玄冠者

動書言有專職欲天下之
以畏而謹言動也侍御

要天志
歸于樂
以知工
表所察
體議樂
自而聲
謹高
政下
比今之
以也
心素
皆服
子車
也無
盡樂
心憂
重民
之役

官以防言動政事上不然則雖具服行禮而不衷

族而冠耳何取于爵服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聚辨於太廟朝服

以日昃勸於內事
端讀爲晃玄晏即天子所服以朝日者禪晃公褒

侯伯鷺子男毳隨其爵以辨尊卑也朝見天子也

原其所由也諸侯以玄冠緹衣素裳爲朝服則

天子卒食時新服之玄端也。內朝在路門之內。亦謂燕閒。自北下。作言。禮而困頓。其

詩燕喜之自此下五節言詩所之樂而曰美詩士

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君出雖後于臣然亦不容太緩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明釋分服守釋退朝則服君也後下朝臣則所以先防于怠荒

又朝服以饗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牛肉朔月少

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食日中皆然。周人祭肺。父夕食也。夕服深衣。便燕

易特牲爲少牢加三俎爲五俎五俎加羊與豕

胃也蓋盛黍稷之器常食二膳月朔則四膳也
外疾日稷食菜羹羹亡國也夫人從夫不特役故
同庖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
雨君不舉

年不順成君衣布褐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
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上以竹爲券而刻其本君指之以自賤也
不賦以寬民財不興土功以寬民力造制作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龜人辨三龜有天地四方之象各以四方之
與龜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所宜所謂卜人定龜
史定墨君定體

禮記集說卷之四
也史定墨者史官定墨也謂以朱書於龜之
以觀其所擇若後墨而折大謂之兆若裂其旁
岐細出則謂之墨折亦謂之兆折也體者兆之
形體定其定其定其定其定其定其定其定其
變定有隨時變遷之妙有由源不測之機故須
定之○一說定體在未卜以前故君有獨重若既
兆之休咎則卜史事
耳極有見○墨音問

○君羔裘虎犢火矢齋車鹿辟豹犢朝車士齋車鹿
辟豹犢音竟

辟豹犢之皮犢緣也君德純潔制羔故用羔威重
似虎故用虎大夫士欲其同寅協恭故用鹿然其
文章煥發故用豹朝車
亦謂大夫○犢音直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其雨
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外沐澣外進象笏書思對

命
野大夫家掌文史之事者思謂意所思念欲告君
之事對君先曾有問公將對答之辭命謂君所
命今當奉行此三者皆書之于笏故謂之至恐
或遺忘也此節總是越宿之戒○一說書其事于
命也亦通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私輝如也登車則有光

知
既服者朝服畢也此方爲明日朝習容觀德儀
也皆玉聲佩玉之聲敬其心中也揖私朝惟家臣于
私朝也此時敬君之心誠極尤盛而有光輝此
敬之見

禮記集說卷之四
天子揖筵方正於天下也

○天子揖筵方正於天下也
筵亦筵也挾然無所謂故謂之筵
蓋以端方正直之通示天下也

諸侯茶前音茶後直讓於天子也音茶

茶音舒
茶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共進舒遲前讓者員
飯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讓于天子故殺其
上也○

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
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
故筵之上下角皆員而殺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此其下四節皆言席上之儀臣侍君之坐若則旁
有別席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別席則退或有一席
君不許之退則與君共坐一席矣常引而去則離
于君視黨之下不不敬也

者旁側之喻

登席不由前為踞席

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則可從下而升若布席席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否則踞席矣

徒坐不盡席尺

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為徒坐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求于前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齊豆書與豆齊也豆去席尺恐汚席且便食也書亦如之恐汚聖言且便于覽誦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後辨音備

禮記集說卷之四 玉藻

三

以客禮待之矣然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飲以祭禮也飲而後祭者嘗羞畢而後飲也

若有嘗羞者則侯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後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字自當羞故也若有嘗羞者此臣既不祭不嘗則侯君食乃食也雖不嘗羞其飯飯亦先飲以刑口侯君飯而後飯也羞近者但于近處食一羞也品稍偏也嘗遠食必自近始客與不客皆然

君未覆手不敢殽君既食之飯殽飯殽者三飯也君既殽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食畢而覆手以饋山之兩旁恐有穢位所著之塵以飲饌飯助飽也饌若君未覆手則臣不敢殽明不取以先君而飽也一殽之後君單食而兩殽手則臣又飯殽如是者三明後君飽而殽也君食竟既微饌臣乃自執已之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此食已所當得故也此非客禮不以已饌授從者不客之者固非客禮不以客禮自居者亦為非客禮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侑畢保音送

主人勸侑而客不盡食以食于人不宜飽也水漿非盛饌故不祭若祭則太壓降卑微如有所畏也矣○侑字音送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侯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

禮記集說卷之四 玉藻

卑

而色猶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意氣和悅之貌已止也油油謹言自衛之貌坐左納右跪而取屨就隱僻處著之不敗人也跪左納右跪右納左此納屨之儀不愆也愚按言言解可疑當以二爵而言為句言言酒先與切古作問辟音僻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斚士側尊用禁

尊尚玄酒崇古也而饗祭饗野人則用酒禮不下庶人也野人之外未有不尚玄酒者君坐必向尊示惠言出而君尊之也而大夫士則設尊在尊上兩端之間等側夾之而不面尊臣不敢專惠也君則未有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纓諸侯之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也諸侯者會也

天子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玄為天之色朱為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也諸侯上不敢擬天子故用緇下不可同于大夫士故用緇纓則雜以地之色緇則雜采之色也齊冠齊時所服者諸侯與士皆用玄以陰幽思也丹則亦色而文綦則文色而實亦尊卑之辨

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紕既祔之冠也

緇冠生緇也武冠緇也緇冠凶服而武用玄則有蓋係為祖既祔之冠如此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素熱緇也緇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冠與卷身皆用緇而以素緣之子為父既祔之冠如此

禮記集說卷之四

此

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

緇冠素紕而綬之垂者五寸以其失業故取之

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

不率教被屏棄之人服之亦以耻辱之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

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以非行禮之時故率累少威儀也綬以致飾故有事後綬

朝玄端夕深衣

大夫士在私朝及宗廟夕所服也朝者有事之時服禮服以戒衰夕者無事之時服深衣以適體

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

袷袖口也齊者裳之下畔要者裳之上畔袷交袷之處也袷之連衣者謂之袷也凡深衣之制袷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七尺二寸三具袷數此要度也齊倍于要則一丈四尺四寸此齊度也裳之交袷則在身之兩旁此袷度也袷長尺二寸袖廣二尺二寸則倍肘而可回肘此袷度也

長中繼袷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

著于身外者名長衣著于朝服祭服之內者名中衣與深衣制同而名異繼袷尺者幅廣二尺一寸以半幅繼縫袷口而掩覆一尺也此與深衣異袷袷袷三者則其所同也袷曲領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

外是布而中衣用帛不相稱

士不衣緇無君者不貳采

禮記集說卷之四

聖

染絲而織者為織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也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失位可平也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

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振作珍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衣貴用之緣紅碧紫駢五方之間色裳賤用之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襲珍綌絺則見體表裘者無襪衣而裘在外也襲裘者掩之而不露陽衣也四者皆不

續為繭緇為袍緇為絰帛為裙緇者丹褐造習之音

此四時之燕服緇新綿也緇舊絮也衣之有若絺用新綿則謂之絺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絺有裏而無表者謂之袍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朝服不可以聽朝朔日必先服皮弁聽朝卒朔而後服朝服故夫子別而言之蓋聽朝重于視朝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亦孔子之言禮樂刑政未合于先王之道則亦不宜充盛其衣服此亦自愧之意能自愧則必將自責自修以求至乎其道矣此聖人所望于天下者

唯君有黼裘以普省大裘非古也

黼裘以黑羊皮雜雜白為黼文以作裘大裘黑羊裘天子郊服也國君衣黼裘以普軍旅省耕祭蓋黼為斧形君道貴斷而視省皆宜斷以行之也今僭服大裘則不可矣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禮記釋義

卷之四

若狐之白毛皮為裘而以素錦為衣加其上使可裼也左右用虎狼示威猛之術而已士不得衣狐白狐之白者如手盛不綴衣也○君衣五節裘者主

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

君子謂大夫以狐之青毛皮為裘降于君之狐白也豹皮為袖降于純用狐也以玄色之緇為裼衣微與青相稱也

麋裘青犴紩衣以裼之

麋鹿子狝胡地野犬終者黃之色視則受聘享服也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

諸侯之服也

諸侯謂卿也視朝服羔裘緇紩息民衣狐裘凡裼衣象裘色凡大夫士俱不得衣狐白惟君衣之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犬羊之裘人所服其

表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此言裼襲之異宜見美謂裼衣上雖加他服猶必開露以見示裼衣之美弔主哀故敬不在美君在則盡飾以爲敬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充美猶言掩其華美也尸尊無所不敬故襲時之禮已竟無事則裼亦謂於君之所在弗敢充者以見美爲敬也○敬有二體或以文爲敬或以質爲敬此裼襲所

敬此不相因也

禮記釋義

卷之四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

本象可也

球美玉也文飾也魚須者鮫魚之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竹本以象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兒則說之既指必盟雖有執於胡弗有盟矣

此承上文言笏之所用也見于天子謂諸侯朝時天子賜射以發德謂諸侯大射大夫鄉射皆謂之可尊者故無說笏入太廟所以事神說笏則謂之

兵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可不說當事而免則可

可以勝職族說之說也。則亦不再盡為其已。則脫之正見無事不脫不重在脫上。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違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造者

因事而有所指畫用手則失矣故用笏也。造受命諸君所而受命也書于笏慮遺忘也畢用言每人皆用之也故因而文飾之以為上下之等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

中廣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然但天子諸侯則從中以上稍漸殺至士大夫士則又從中殺至下皆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其殺處止廣二寸半故惟中間廣三寸也然觀前章指與前後無異特帶言之耳

禮記敬業 卷之四 玉藻

聖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素帶終辟也辟終也終辟從腰後兩耳及

而素帶終辟

而字下缺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

大夫之素帶則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

士練帶率下辟

練帶也率與終同謂緣紳也。士以練帶為帶惟單用之而綴紳其兩端不若如大夫以上合帛為之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率音律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居士道整處士也。錦以示文華。士即居士門人用生絹以示質。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

并並也。組則帶之交結也。約束也。紳鞞也。長齊于帶帶字即紳也。紳帶之垂者紳鞞也。結即紐約之餘組也以帶之紐約言之自天子至弟子皆合並其組用組以約其廣三寸而其長則與紳齊乃紳之制何如士三尺自腰而下為紳此定制也。有司欲便下趨走惟三尺有五寸則非定制也。夫士制三尺則士而上皆三尺可知。有司三尺有五寸紳居二焉言人長八尺腰帶之下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二故長三尺是紳之長乃因人身而酌之者可見紳長制定于三尺矣。所謂長齊于帶者豈非亦以三尺乎。然言惟結與紳齊雖紳亦然紳鞞結其長一而已矣。○此節單為紐約言總以稱貴也。

禮記敬業 卷之四 玉藻

聖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

再練四寸

大夫以上大帶皆四寸若雜帶則天子諸侯上朱下綠大夫玄內華士帶之辟則內外皆緇士帶廣惟二寸而再練要一匝以成四寸耳。豈若大夫以上四寸哉。大帶是帶雜帶是帶之緣。○一說大帶者正服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

凡帶有率無箴功

凡帶有率有紳而無箴也。則皆細密而不見箴功。此君大夫士所同者。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束即紐約帶亦紳也。腰勤勞者或有事則收之。于手或走則擁之于懷。恐紛失容也。此主大夫士言。肆音律

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國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左
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肩華帶博二寸

此玄端服之韞也韞象裳色天子諸侯朱裳大夫
素裳故韞以朱素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故韞以素色之韞凡韞皆裳為之古士可知其餘
爵與雀同韞皮也此色制也其形制則有負殺直
三者天子四角無負無殺韞以下為前上為後公
侯上下各殺五寸所殺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發
于天子也大夫下方而員其角殺于君也正即
直方之義上殺不嫌同君也其數制則無分貴賤
故下廣云云華帶以韞為帶束之腰以繫韞者
與兩肩皆上繫于韞帶而下接乎韞但在中謂顯
帶皆廣二寸博亦廣也

一命緼黻幽衡再命赤韞幽衡三命赤韞慈衡
禮記禮運卷之四

此以命數之多寡定韞之制韞亦蔽膝也在玄
端服則稱韞在冕服則稱韞也衡佩首橫玉也玄
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與子男之卿再命其士與
子男之大夫一命緼黻則赤黃之韞而末韞與
衡則黑色之玉韞而不明再命者其韞雖與一
命同而赤韞則用南方之正色非緼黻可比矣三
命者其赤韞雖與再命同而慈衡則用東方
之正色又非黻可比矣此節重明分意

○王后祿衣夫人掄狄君命屈狄

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王后天子之后夫人
公侯伯之妻皆即王后也祿衣色玄掄狄青屈狄
赤王后祿衣夫人掄狄皆本服也君命赤屈狄
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狄也女命赤屈狄
陽以其夫皆君道也遠當作屈狄皆謂
名屈當作屈狄屈狄皆謂
形以五采畫之而綴之于衣肩
袂則但刻形而不畫故曰屈狄

再命祿衣一命禮衣士祿衣禮衣

鞠衣黃繡衣白繡衣黑子男之卿再命其妻得服
鞠衣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得服繡衣子男之士
不命其妻服祿衣也黃白黑色皆從陰
以其夫皆臣道也○禮音鞠繡音象

唯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皆從男子

由上文推之以后三夫人得視女君服屈狄九
嬪得視再命服鞠衣御妻視士服祿衣唯世婦天
子二十七人上不敢擬王后下不可無別于諸卿
唯侯蠻卑獻廟天子以其有功於祭服命之服乃
服其制亦以功為上下其他自王后以下則皆從
其夫而已蓋有定制而無俟于命也○命婦由真
從男子則無俟分之事妻服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齋願霽垂拱視下而聽上
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身容俯或以下紳則垂以齊則委而足如履之狀
則如屋簷之垂以手則亦下垂而拱揖聲折之狀
禮記禮運卷之四

也其視必下恐驕也其聽必上恐畧也其視下則
下不過帶高不過袷其聽上則聽向任左凡立者
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立左在君之
右是以聽向者任左以向君欲其審也
凡君召以三節三節以起一節以起在官不俟屨在
外不俟車

節以玉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所以明信輔于
君命者也君使使召限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
云三節也隨事緩急是則二節故云緩則一節故
云三節也隨事緩急是則二節故云緩則一節故
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不俟者擬
其急于承命之狀非真無屨車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
之拜則走

士于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
之恐其答拜也夫則拜送

拜可以伸其敬也士若見于大夫則先拜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古人佩玉左右各有所中者徵為事道宜修
角為民道宜靜羽為物道宜節宮為事道宜修
之方也○聲音無主全是我行止動作之閒做出
來此心束得在禮樂上則宮羽徵角不
期而自中這中在自己心裏聽出來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

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

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路寢門外之應門謂之趨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
采齊時之和者肆夏詩之嚴者趨或失于急行或
失于緩故各歌以爲節中嚴員也中緩方也進而
時則其身舉俯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

佩

禮記敎養不卷之四 玉藻
揚之趨行周折進退各得其節故佩玉之聲鏘然
可聽也君子兼天子以下皆佩玉也常所乘之
車驚在車一節也○此推上文玉聲之中由動
容之有節也前云右徵角左宮羽後云玉鏘鳴正
相應在車一節也○此推上文玉聲之中由動
容之有節也前云右徵角左宮羽後云玉鏘鳴正
相應在車一節也○此推上文玉聲之中由動
容之有節也前云右徵角左宮羽後云玉鏘鳴正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此謂世子君在謂在君所也不敢表其有如玉之
德故不佩玉然非去之也但結盛其左佩之發不
使玉之有聲雖佩猶弗佩耳右之事佩如鑠遂之
屬則設以待用焉蓋進退而無居方得設佩玉如
常今朝則必結之也此句中明上意○集解云左
則結宮羽之佩遊官為君也右則垂後角之佩事
與只固無嫌

齊則結結佩而爵鞶 結又音諾

齊者不樂故以緩結其佩而又居上之結居也爵
鞶以爵色之常為鞶也本土服但齊則諸侯大夫
亦服之○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帶謂革帶凡佩玉中央下端懸以衡牙動則衡牙
前後觸瑱而為聲所觸之下其形似牙也于玉比
德于玉比德此言有比擬想像之意蓋以有像之
玉而擬無象之德庶幾几精有
德之玉以助成如玉之德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纓

後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
承受者以玄色之組為之

禮記敎養不卷之四 玉藻

五十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纓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纓

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纓士佩瑀玟而緼組纓

玉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綦雜文也瑀
玟石之次玉者瑀赤黃色天子有純潔之德可比
于白玉而體乎天道諸侯則德德左靜而體乎陽
道大夫則臣德左動而體乎陰道世子之德美而
有文上之德
粗而末顯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纓

象牙之環其廣五寸孔子居居佩之蓋不以禮服
之正佩祭施之燕居乃謙德之意若禮服之正佩
固必因分而
用玉用色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有慶非君賜不賀

○君賜車馬乘之以拜賜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請君所而拜謝焉所謂再拜敬之至也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若未命之乘服不敢即乘服也疑問云車馬衣服有恩命所特賜者有常所宜得者乘服以拜賜者其特典也弗敢即乘服者其常秩也雖常秩而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註言諸侯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云云不知何據集解從疑問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覆左手以按于右手之上頭及手俱致地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禮記集解卷之四 玉藻

賜輕故唯拜受于家不又明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賁賁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不敢自言獻于尊○當如少儀所云致馬賓于有司及贈從者之類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禮之盛者則以充美為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是欲充其華美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用也

○父命呼雖而不諾手執業則授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獨不忍也

○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牀與闕之間士介拂牀

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牀與闕之間士介拂牀之謂也君為賓而介為輔當君賓入大門也兩君相見闕大夫其介拂之介則從賓後稍近東而求拂其稍西也主拂之介則由東而求拂之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

○禮記集解卷之四 玉藻

此實謂闕國來聘之卿大夫也人謂入門稍近闕恐當尊也闕門服也勝是奉君命而行和為公事則入自闕西用賓禮也若私禮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君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蹠不得各自成迹也分尊故行緩若大夫行則足跡相蹠分漸里故行步稍廣而速也士則兩迹相間中容一迹分極里故行步稍狹而速也廟中禮法之地徐趨者皆用此節焉○新武云與尸相繼也唯君之行與尸之行接武大夫則繼武矣士中武矣此說大夫之行與士之行不同下君與尸之行也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趨若其饌頭因欲登起不以疾武趨武為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引而變移其常度也

圈豚行不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圈轉也。豚之言值。謂行值轉之時。係地而行。即徐行也。此等不得高舉足。足既不舉。則身必俯折。而齊曳地。如水之流。其未上時。行于席上。亦當如此也。○集解新義俱云。圈豚行。旋行之名。豚聚于圈。其行迴旋。故以爲名。

端行順雷如矢并行刻刻起履

端行。直行不轉。端也。順如屋。雷之聲。其步之進。則直如矢也。并行。急行也。刻刻。身起貌。○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并謂皮弁。并極有理。

執龜王舉前曳踵踳踳如也

龜王。重異故。敬謹如此。

凡行容惕懔

懔懔。心不敢肆也。謂行于道路則然。

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齊齊。收持之貌。正也。濟濟。威儀之詳整也。翔翔。張拱之安舒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

舒遲。閑雅貌。齊如齊。慄之齊。遫。遫。謹而不放之謂。見所尊者故加敬。

足容重手容恭

目容端口容止

聲容靜頭容直

氣容肅

立容德

肅然有德之氣象

色容莊坐如尸

燕居告溫溫

告。告語也。燕居之時。與告語人之際。溫溫。所謂申中天。匪怒伊教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喪容繫繫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此居喪之容。繫。繫。憂貌。顛。顛。憂思貌。瞿。瞿。驚貌。梅。梅。猶昧昧。繭。繭。猶綿綿。皆繫繫之目也。

戎容暨暨言容詒詒色容厲厲視容清明

此軍旅之容。暨。暨。果毅貌。詒。詒。教令嚴飭貌。戎。戎。嚴厲而莊肅貌。視。視。微坐微而明審貌。皆暨暨之目也。○詩音厄。

立容辨卑毋讎

卑卑者。不爲。卑高之態也。然又貴于正而不可流于諂。○辨音殿。讎音詣。

頭頭必中

山立

不搖動也。

時行

當行而行。

盛氣顛實揚休

揚休。與陽煦。同。言人當養氣。使充實于內。其出也。如陽氣之煦。其來無窮。○新義云。盛氣。浩然也。顛實。即集義工夫到而本體充也。揚。休。即塞乎天地之間也。○頭音田。

玉色

如玉之可嘉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予一人無對之稱

伯曰天子之力臣

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屏者藩屏之義所以蔽內而捍外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

禮記卷八

皆自稱之辭也

上大夫曰下臣

曰寡大夫世子自名

此明自稱與稱者之辭不同

公子曰臣孽

公子稱臣以遠為君也稱孽不匹遠也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士為家臣自稱于所事之大夫曰傳遽之臣其役使若驛傳之供給遽之使令也自稱于外大夫則曰外私別于已所事也

大夫私事便私人擯則稱名

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命往來也擯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館而主國致神則已為主人故稱擯私人已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為擯其下大夫往行小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大夫其士大夫往行大聘之禮則

不稱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賓讀為擯介也謂大夫有正聘之往必使公士作介也此申上文之意

明堂位第十四

喪服小記第十五

禮記卷八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武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百舞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蓬。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剡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北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駕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

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斚。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黃梓。章。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箏。虞氏之崇牙。周之璧。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巵。殷以棋。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楅。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三百。周三百。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四世同高祖者五世共一高祖之外然不違爲同姓之人故降殺之無服但弔喪送葬之隆爲祖

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爲之

煩以禮也。不請所之。不敢叩其私也。平尊長之喪。俟其有事哭泣時。不持重。恐尊長持哀也。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

尊者不使執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

不畫地。手無容。不翼也。寢則坐而將命。

無故而畫地。或弄手以爲容。當尊者之前而揮扇。皆不敬也。

侍射則約矢。

凡射先設楅於中庭。矢倚楅上。二人爲耦。更迭取射。各得四矢。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迭取之。但一時總取四矢也。

侍投則擁矢。

投壺之禮。賓主各四矢。尊者則委四矢於地。一取而投之。卑者不敢委於地。悉擁抱之也。

禮記集說卷之四

宰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弟子酌酒置於樽上。其負者跪而飲之。若卑者侍勝。則無敢徑酌。當兩洗爵而請行。觴也。客亦如之。主人待客之禮。亦如此。角。擢進而飲之也。馬者。射與投壺之勝。卑者雖得二馬。不敢取尊者之一馬。以成已勝也。見客亦如之。謂卑者初即或作客。亦如是之。洗爵以請。不敢以容禮自居也。一說。不角。不擢馬。尊長角勝。負不敢角。處亦通。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而拖諸。帟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

執君之乘車。謂執君乘車之轡也。用御必安。今君未升而僕先在車上。故跪以示不敢安也。劍在左。以便右抽。今右帶者。以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綬。正綬也。君所執。散綬。散綬也。僕所執。僕在車前。而君

自其後升。故負良綬于背。申之而拖。垂綬之末於前也。拖諸帟者。引綬之有餘者。于車闕覆茵之上也。負良綬申之而面。此是定禮。以申之而面者。而拖諸帟。則所以重君之綬也。以散綬升者。僕初升時。不敢用君正綬也。此時君方出而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後步也。步即曲禮驅之五步而止是也。○作五項看通。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人之見君子也。見則宜請。退則不宜請。何也。朝廷燕遊。師役。則以退爲貴。而無嫌於請也。見君子而請退。則嫌有厭殺之心矣。○朝廷人所就。進故於其還曰退。勇退之意。燕遊不可久。故曰歸。有所止也。軍旅宜休。息之念。故曰罷。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禮記集說卷之四

宰

運轉動之也。澤光澤之也。還履。謂轉而正之。示敬者也。請退。固不可。然當君子之倦。則可。此禮之權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逮罪也。

無怨。遠罪。就人者。言此言。筆仕者。不可輕進也。乞假。從事之小節。且要量。況事君乎。○量。不特量君。連自家。的作爲也。要量。上無怨。君臣道合。運與君致治之願也。下逮罪。言澤下民。無尸位素餐之尤也。

○不窺密。不旁俾。不道舊。故不戲色。

窺。視人之隱密。謂與人狎。言論說故舊之非輕。能而不莊重。言非厚重者。所爲也。○集解云。不窺。人舊日之故。崇厚也。疑問云。不道舊。故。色。得廣說。故舊之非。固非君子之道。即有恩德及彼。而見彼

言語亦非長厚者之所為也。故向人稱道則似有所要。於道字更為喫緊。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忌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君有過諫之可也。諫之則不恭。諫不從。迷之可也。疾之則太傷。以下美上。易失于諷。以是諫非。易失於驕。怠以忘言。廢以事言。相之更之。則君無失德。國無廢事矣。謂之社稷之役。以其有勞於社稷也。

○毋拔來無報往。拔者。報作赴。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報是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一為進。一為退。速無恒也。○報解。報起曰。拔。急反曰。報。皆急疾之狀。即詩云。其為飄風。起曰。士君子儀度雍容。往來勿倏忽也。不必讀報為起。此亦一見。

禮記集說卷之四 少儀

李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毋瀆神。言行邪枉。當改以從直。不可循舊也。若了以誠待物。不可逆料其將然。○毋循枉。謂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毋循枉。不循行枉曲。所謂務民之義也。毋測未至。不測其將來。所謂行法俟命也。三者皆謂理素位之事。比舊說更妥。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論。依於德。謂所得於天。皆當依之。而不違。也。說諸論。變通之道也。以上為士之論。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人之衣服成器。而訾毀之。招尤之道也。所聞之言。語疑則闕之。不可自我質正。恐有久誤。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濟濟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蕭蕭雍雍。

雍。○取俎進俎不坐。五美字一作儀。

穆穆。穆穆者。敬以稱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容張之善。齊齊者。至齊而能定也。皇皇者。有求而弗得也。匪匪者。行而有文。翼翼者。有輔肅肅。肅肅者。敬之貌。雍雍者。聲之稱。如此。則眾美會而德容盛矣。云美大。但在容貌上說。

○執虔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

燕則有之。正以明祭之燕。無跪也。燕即祭畢之燕。未嘗不食新。

○禮記集說卷之四 少儀

李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

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為僕於君子者。或升或下。必授綬。始乘之時。君子之先。則式以待君子之升也。凡僕之理。升在君子。而還車以下。以待君子之去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也。朝祀尚敬。佐車成獵之副車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也。言所謂始乘則式者。貳車則然。佐車則否。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此因上文貳車而遂言貳車。又因貳車而及車馬衣服也。服車所乘之車。服劍所佩之劍。不齒弗賈。皆貴賈貴者。珍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先月月何前也後列不以月何前也
將軍為尊其行伍皆左方欲其無費敗也士卒之
行在尚右方示
有必死之志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
隱情以虞

此言五禮之要賓客謂于賓客也恭以容言敬以
心言詡者辭氣明盛之貌有和好之意軍旅當思
慮危險隱密已
情以度敵情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

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居左若賓酬主人之爵
與輔賓之介之爵皆居右見所尊者惟賓雖介不敢與並而主
與僕不待言矣又曰俱爵禮作適古字通用賓象天
主人象地左為天道右為地道蓋鴻魚者進尾冬方腴夏右鱸
所尊者為地道所尚蓋鴻魚者進尾冬方腴夏右鱸

禮記敬業卷之四 少儀 主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相禮者為君受幣曰贊幣由君之左者以幣自人
東尊賓也傳君命於人則由君之右以辭自君出
辭卑也○重詔辭士幣持形之耳人君威命靈也
動天下俱在詔辭中右者右乃動作之方明震
之義也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尊者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酌者之左尚
也君尊為上尊上尊在南諸臣之尊以次而列於
左

尊壺者面其鼻

凡尊及壺皆以其鼻向君
所謂惟君而尊示尊惠也

飲酒者襍者醯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當羞醢

醢者肉而飲酒也醢冠而飲酒也醢冠者
小事而醢醢者有折俎則醢盛矣故不坐
致養也然未行爵則不先嘗先嘗而後食也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醢亦如之尸當坐

醢者有折俎固不坐矣其非醢與醢者皆折俎才
而不坐者惟就取祭及祭竟反之於俎則皆立
而為之若有燒肉在俎亦如此禮若尸尊則又祭
反皆坐矣同一折俎也醢醢則全不坐賓客則坐
反亦坐矣醢帶言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衣服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衣服在躬
其義不在衣服而在躬矣在躬之義且不知尚得
有知乎罔言其虛生於世也○學
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亦此意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

禮記敬業卷之四 少儀 三

攝祭者其辭恭
主祭者其辭讓

國家靡敝

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膝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
馬不常秣

禮記敬業卷之四 終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譖存其心也幼

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

稀者五年之祭天子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
 者之心志也時得以典落名物使之觀瞻而不言以
 盡其心欲其自得以典落名物使之觀瞻而不言以
 辨復往來有與師互持之意此唯成人纔可在一問則
 者則謂其躁妄之心啓其迷成之意故禁之聽而
 弗問者學不可踰俚其等也舊謂幼者未必能問
 難問亦未必知設有穎悟者能禁不知乎自皮弁
 至此凡七事皆大學爲教之大節目也記言已仕
 者而學則先其職業之所爲未仕者而學則先其
 志意之所向即先此七者大倫之謂也○新義云
 引記言只重兩個先字先字正與大字相應曰太
 倫便見不可以不先矣不必拘定記者本意其實
 所事所志不以此爲先倫他日在官則施諸事所謂
 先事者先此也當今未仕則蓄於志所謂先志者
 先此也此通是責成教者即無行不與之意○
 邦解時謂謂時時觀省即無行不與之意○
 示不假言語使默識自得故曰存其心湯平子亦
 有此意謂此觀字與後相觀而善觀字一揅此解

亦較倫序也。序有先後。先其所當先。則後者自得。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慢莫平切

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教。必有正業矣。而於其退息也。必有燕居之學。以教之。即使習熟矣。而正業之繁文。而安焉也。蓋爲學之道。能興然後能安。能安然後能好。退息之時。若不學操縱。然後能安。其居學則不能安。于弦詩禮之業。操縱然後能安。其藝以致弦詩禮之不安。則生疎扞格。必不能書之。而不厭矣。可見居學之廣。便是爲正業之宮。此大學之教。所以有正業。又有居學也。教之法。如此其密。學者即欲不密其功。得乎。由是藏身於大學之時。則修治其正業。所習者專。而志不分。退息於

承上句而言有善教以致君子之藏修遊息如此
由是所學既終所得自深安親樂信而不正業
亂其業人卷之五 傳記 五
皆爲吾有矣敬強發時缺証藏修息遊厥修乃來
言進修之益如水之源而來證安親樂信而不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詡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吟也佔視也畢簡也詡問也今之教者但呻吟其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乃多發問辭以難學者而所言又縷縷不止一端也不顧其安不恤其真心實意也不盡其材不能因材而篤盡其材之所長也其施於教者如此其悖由是學者之所求每多拂戾安見有藏修息游之功哉隱其學以所學自表是諱所短也疾怨其師苦教之難而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豫者先事之謂可言可以致也時者不後之謂疏
等級也孫春衣先之謂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
乙者觀而效之摩言摩厲之也厲教者誨有止
四法則學者各獲其益藝道充樂而不廢矣
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成雜施而不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興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

廢也。行音旱
燕朋燕儔由於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扞格頑憚謂所發與所禁相抵拒而禁不能勝也。

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知教之所由興廢然後法成明而可爲師以導之而不牽率其必進強作之而不阻抑之使各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是則從者不苦其難潛心自思而教不患於廢矣

哉。教諭教使曉喻也。喻字下得極好。有不言白。聖而喻。曰博喻。通是此喻。字和易思。不必照應上語。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如之。知其失也。多寡。以知。易止。以。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言乎之善。罕譬而喻。明也。微。隱微也。或善也。如善哉。知是。使。如。此。明。使。學。者。繼。其。志。矣。使。字。者。而。約。微。罕。譬。而。喻。之。不。盡。言。也。達。臧。而。自。能。感。動。人。而。不。可。不。繼。其。志。矣。此。五。子。所。謂。引。而。不。發。之。道。也。喻。字。屬。學。者。語。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前言師之教人。此又推其治人。見師道之大也。至。學。至。於。學。也。至。學。有。難。易。其。實。有。美。惡。也。博。喻。謂。之。善。教。不。拘。一。金。也。長。也。一。官。之。長。也。君。則。一。國。之。君。為。師。者。非。真。為。長。為。官。不。可。推。以。治。國。不。可。推。以。治。民。皆。學。問。中。事。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師。道。之。人。如。此。然。則。學。者。擇。師。不。可。不。慎。故。三。王。四。代。擇。師。不。可。不。慎。矣。○。都。三。君。與。師。一。以。師。道。治。天。下。則。人。服。其。教。作。君。重。矣。此。意。不。可。不。知。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者。尊也。嚴。事。之。意。非。真。知。道。義。者。不。能。嚴。師。故。曰。難。無。非。面。不。真。以。臣。位。大。學。之。禮。美。老。乞。言。老。更。立。西。階。上。東。面。曰。橫。訓。云。玩。一。凡。字。不。獨。為。君。者。然。然。據。本。節。以。嚴。學。則。以。嚴。師。為。君。亦。不。妨。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謹音狀。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謹音狀。

大鳴只言其聲即應待其從容然後音韻始
揚一經謂者不經聲始聲揚而無餘焉從容如鼓瑟而
場盡也者亦問者言不多而意謂餘音之聲爾者始
存想也則亦進人之學是此三指皆進學之方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諸乎力不能問
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記誦誦也問訪問也語語是有定學者自來
貫通任人之問而答之語是與記問之義無異
然聽語者固可待問而後語也與記問之義無異
告之也力不能問而爲深於思矣此與作之義無異
至於力不能問而爲深於思矣此與作之義無異
不能問以下是聽語之方也

○良治之子必學爲吏良弓之子必學爲箠始爾焉
○記誦誦也問訪問也語語是有定學者自來

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
矣

治難難而後易易而後難難而易而後難難而易而後難
至於有也○子○氏曰此節揚人之志於學最善
切于治之十尚學爲吏矣况儒者乎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
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
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五聲官商角徵羽當爲主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五
官身目耳心之所職即親也三年壯大小功
德明也此物醜類以同類之事相比比方也理有所

不顯則此物以明○物有所不○則○新○裁○云○此○節○要
然後因物以窮理而善乎學矣○新○裁○云○此○節○要
看無事○然○天○下○精○微○之○理○散○見○於○事○物○之○中○則
本無事○然○天○下○精○微○之○理○散○見○於○事○物○之○中○則
物無事○然○天○下○精○微○之○理○散○見○於○事○物○之○中○則
不通○然○天○下○精○微○之○理○散○見○於○事○物○之○中○則
之○處○矣○此○君○子○明○道○第○一○要○法○以○破○人○學○理○不○得
此○古○人○所○必○有○之○理○也○如○五○官○於○於○五○色○於○於○五
之○外○一○說○比○物○醜○類○如○五○官○於○於○五○色○於○於○五
得之而後治與親作其可或比物作格致窮
理屬學○類○作○其○可○或○比○物○作○格○致○窮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
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大信不約不
不拘一職之任也○無○權○而○不○可○也○不○約○不○

期約之末也○大○信○元○陽○周○濟○一○氣○屈○伸○不○可○以○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
謂務本

河○川○之○小○者○而○先○之○源○也○海○川○之○大○者○而○後○之○委
也○此○之○謂○務○本○矣○然○則○學○者○可○不○有○去○於○本○乎○

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為之節制其所以使民之治而無過者禮樂之政行於四方而四方之民亦皆信從而不違王者之治道不己簡乎○人情不外於好惡節正與上無節字相應人為之節兄人不為節而先王為之節意禮樂和即在上文不能自為節而不悖則人情治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

禮記卷之五樂記

十五

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此言禮樂之功用也禮樂之政行於四方而四方之民亦皆信從而不違王者之治道不己簡乎○人情不外於好惡節正與上無節字相應人為之節兄人不為節而先王為之節意禮樂和即在上文不能自為節而不悖則人情治矣

禮記卷之五樂記

十六

則禮行矣

此詳禮樂之功用也禮樂之政行於四方而四方之民亦皆信從而不違王者之治道不己簡乎○人情不外於好惡節正與上無節字相應人為之節兄人不為節而先王為之節意禮樂和即在上文不能自為節而不悖則人情治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此言禮樂之功用。禮樂之功用。在於和同。和同則百物不失。禮樂之功用。在於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有鬼神。禮樂之功用。在於合敬同愛。合敬同愛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樂之功用。在於殊事合敬。殊事合敬則禮者殊事合敬者也。禮樂之功用。在於異文合愛。異文合愛則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功用。在於禮樂之情同。禮樂之情同則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禮樂之功用。在於和同。和同則百物不失。禮樂之功用。在於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有鬼神。禮樂之功用。在於合敬同愛。合敬同愛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樂之功用。在於殊事合敬。殊事合敬則禮者殊事合敬者也。禮樂之功用。在於異文合愛。異文合愛則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功用。在於禮樂之情同。禮樂之情同則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故鐘鼓管磬。羽籥簫箏。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尾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錫象。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此言禮樂之功用。禮樂之功用。在於和同。和同則百物不失。禮樂之功用。在於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有鬼神。禮樂之功用。在於合敬同愛。合敬同愛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樂之功用。在於殊事合敬。殊事合敬則禮者殊事合敬者也。禮樂之功用。在於異文合愛。異文合愛則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功用。在於禮樂之情同。禮樂之情同則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禮樂之功用。在於和同。和同則百物不失。禮樂之功用。在於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有鬼神。禮樂之功用。在於合敬同愛。合敬同愛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樂之功用。在於殊事合敬。殊事合敬則禮者殊事合敬者也。禮樂之功用。在於異文合愛。異文合愛則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功用。在於禮樂之情同。禮樂之情同則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禮樂之功用。在於和同。和同則百物不失。禮樂之功用。在於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有鬼神。禮樂之功用。在於合敬同愛。合敬同愛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樂之功用。在於殊事合敬。殊事合敬則禮者殊事合敬者也。禮樂之功用。在於異文合愛。異文合愛則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功用。在於禮樂之情同。禮樂之情同則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以盡制而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所聖人之理
 小已成禮之天地室車器之類而在已成禮之
 如禮必有形如宮室車器之類而在已成禮之
 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不容強而用之禮已成禮
 類所以然者本于人性天命之固然自有此編
 以其羣黨而分之如吉事有禮凶事有禮
 以其倫類而聚之君臣父兄夫婦長幼朋友之
 舊處必物事大小一定之制異於此矣
 而凡事大小一定之制異於此矣
 則貴賤之體別于此矣
 位一定則君臣之分定於此矣
 此言人心之制物也
 此言人心之制物也

禮記集說卷之五

主

六帖是先說天地後說人中句是先說禮後說
天地下二句又將天地禮合說同是一意却有三
樣句法以天地為主看定矣臣以人言者廢矣
今俱已然之辭須要得自然中又有費賤也動
以分君與臣分貴賤得臣之君又有費賤也動
靜不必分貼大小聖有常意如此通承一語敘
法意至此下方可講謂禮莫大乎君臣而君
臣之禮常天尊地卑時蚤已定丁其間矣餘儀此
可見聖人制作總是效法天地丁天地有自然之
別而禮即集解云方以中國宣夷戎狄
生而好仁集解云方以中國宣夷戎狄
言物以聚潛動植言亦有理言以俟訂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變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相薄爲庫閔流衡矣爲白是或鼓或奮或動或
振凡此皆天地陰陽之氣所附麗以澤物者氣行
不滯故百物皆化而樂情屬於此矣聖人法之以
作樂非以天地自然之氣爲陰陽以樂爲天地之
奮動援以氣言則爲陰陽以樂言則爲天地之
無樂任也至樂者方是聖人作樂意上下相
調也風雨之和相錯樂之律呂也鼓舞周旋樂之
舞也化流行之象也一說有化興焉是肇括百
而化而樂興焉之語而省文耳如此說方着落更
詳之不敬滯也相摩謂彼此相入也相蕩謂彼此相播散
○殘音賸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三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二

承言禮樂之先既足以致黜及夫禮序樂和于
受功用流行充塞上至于天下委于地與陰陽並
和與鬼神相通無高不屆無深不入則是乾所知
聖物之始也物生之始雖乾元之所加而大樂且
和之功定有以著之知乾元之所加而大樂且
知地所作者物之成也成物之位雖乾元之所居
而大禮以存之功定有以明之知乾坤之所作而
知得樂其成夫人以陽始物其道本不息樂著太
始則有以昭著其不息之化一天之所以爲天也
樂即天氣也以陰成物其道本不動禮居成物則

此觀六代之繁而莫與德也堯舜禹明于天
也德備于天而部欽允德而重華夏光大堯
德殷周盡人事以平民其德無愧于堯舜聖人
樂無非象德而命之名也○通節俱以德字入作
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襲而名與功偕也是美
其功大者其樂備備字黃帝之德施被
行天而無不周備具故其樂象之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餓教者民之
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
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
寒暑不時乃以育萬物風雨不節乃以成歲功
謂之事祭容之作用也所以養民于故即寒暑不時
教之時如十三舞舞春則夏弦之數不得其本也
教曠而人失其和豈不傷害于世事失其制而人
性情清明象天之經不得其節則事失其制而人
禮樂業入卷之五樂部
通其地宜得有功世是而觀先王之爲樂教與
善故民之行象德之德不至傷世無功治無不
云教即民之象若事即民之風雨其德意只
教教字看有人存範世彌得爲化度天下之道意
方與本文之閒世意關切及治字說得宜不徒在聲
音舞蹈之間已也然則二字緊照得宜二字爲字
處已寓德字在內德乃君子之心之與作樂之本民之
所由變化者但在善處方見君子就是善此是
君之德象德有二意始焉而明象之格則民象十
君之德○搜義云時謂先後之節傷世者先則亢
仲者後則淫蓋成風也節謂厭易之節無
力者雖則緩難進易則難等無成也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
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
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

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
樂之哀樂之樂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

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樂記卷之五
主上說若出題從樂德至末又當推開說樂者所
以使民之行象君之德也○聖人之所樂不重只起善民心
三句善民心三句又只起其教感人心深二句正
善民心之實內則達神與德道之所感者深外
則移風易俗化之所行者遠也○哀之樂之內已
含有節字意哀樂之分二句却是承上二
句而總言之○上所行和風雨所成日俗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
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
民思憂

此原先王作樂教民之實民有血而情則無常無
常心術形焉則音聲志意起于物者○此後
咸此等音作則民心之哀思憂怒可○此後
民之性情應感處說起方及其所著之後非中篇

首一節而此語却與篇首相照應讀者但以前二
句為性細玩無常字可已到情上無常正與莊
物相起說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隨教化世風
轉移者故不曰心而曰心術曰術便有許多不同
在內

彈指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樂記卷之五
樂記

粗厲猛起奮末廣費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進誦之音作而民肅敬

樂記卷之五
廉有發陽也勁堅強也由上之人連禮教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流辟邪散滌滌之音作而民淫亂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

柔氣不懣四暢交於中而祭作於外皆安其仁而不

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性感於物而情動於中是樂由情出而性由
作樂之本在是矣故先王作樂以根情而出
節為禮合宜為義如聲音之清濁高下尊卑
是也制之使不紊本文已兼備矣然未足以和
人養氣未至也必期于過而後用之靜不至
過虧道迥人不至于散而遇陰之氣不至于
之氣不至于愒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因
融和暢交錯于無形無聲之中發於外安其
不相奪也然後推次較比立之學若鄉國學
立之學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節奏作
節奏也廣之於諸博而不失之矩使文采音

辭省察之使五聲之和應若五色之成文凡此皆
 以檢約民固有之德以還于節其情正欲以養
 其性耳官音至漸發輕於物則至小以次周流終
 齊之使各得其序始於黃鐘之初加以次周流終
 於仲呂之上六以次序齊合之使各得其序凡此
 皆使民日用之事行有所徵象以爲者正不至於
 偏陂也考其樂政以正其行耳親疎貴賤長幼男
 女之別皆事行所在而道之即爲德厚有純之象
 之是使之形見乎樂也樂之通倫理如此故曰樂
 之所觀其義深矣觀樂則大理性恍然于心目之
 間也上數節只要起本之情性一而見先王之
 作樂有所自來也本是取音之發于情性得其正
 者欲樂初根本味便到制作上度數實是情性正
 禮義純是情性皆稽之制之正是作樂處合道皆
 首以宗合者爲而存助也道是引道也使字帶上
 無五夫生氣之不可把天人況乃陰與陽合體則與
 是也四暢不可把天人況乃陰與陽合體則與
 宗合暢字四暢交于中言四者和暢以交錯于中
 也若以交爲交暢則與上面四暢字相犯于此則
 說天人中外的和都來湊聚于樂耳一暢字于韻

義云此辭以本之情性三句為主合生氣至不相奪時句都點情性講不必說到地球上所謂本之情性也然後以下正是作樂所謂稽度數制禮義也繩德厚衆事行只言此樂之通倫理平之顧文熊集解云宋王作樂只言本于人之性情平之度數制之禮義合造化生氣之和由五行自然之運使具聲陽不嫌發散陰不嫌閉密剛不失之怒柔不失之嗔西氣之暢交錯於無形而發形於有象皆安其室陽氣之位而不相凌奪也如此則樂作而極其和矣然後立之云云此與湯谷與舊說不同皆可玩也五月林省其文來作省約有誤等容不失之煩雜與上廣字反對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禮記禮義人卷之五樂記

天

土蔽地力瘠竭也。水煩澤涸之入無時也。氣衰陰陽之氣衰也。遂成也。哀非所當哀。故不莊。誠樂非所當樂。故不安。舒援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無所止。溺則有所溺。故忘本。廣猶大也。狹猶小也。大則令人容。容小則令人思。欲又感傷天地條暢之氣。與合生氣之和者。反滅敗人心。和平之德。與道五常之行者。反是以君子踐惡之而不用也。○通章都是說樂。禮字只帶在其中。疑問謂樂以象德。全由禮以綴淫。始禮應而樂淫。而字宜米哀。而一說廣狹二會。○下說廣狹二會。○

禮記敬業
卷之五
樂記

玉九

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患失其心惑亂亦終于不樂而民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

承上文而申結之所以君子復情以和志而修其身廣樂以成教而治乎民及樂教行而民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也○此節只重於德意字樣其在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詩言其志也歌永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

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凶

承上觀德而言德根于性樂奮其光是德其實而
樂乃德之華也金石絲竹特其器以盡樂之有詩
所以言其德時哉而歌所以永其聲永歌之不

足而手舞足蹈所以動其容是三者本于心之有

然樂石之
 後金石之
 詩歌而制
 其情深矣
 惟情而

而必乃明其氣盛矣唯氣盛而化乃神
可見樂之順之德積中者如此而後英華
之著發見者如樂豈可以偏爲哉○德卽性何

以下個端字准予可見德則有可舉言者若端之可以拈起者自其呈露處則曰端自其敷布處則曰準也然其與端字用意梁有精則有文有氣

則有化舊註以氣化作天地不是文明即
清明矣天將氣化神即樂行倫濟之類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勸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

三、步以見玄，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振。

極幽而不隱，獨舉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拔音鉞

樂由心出心之動也心動則形于詩歌之聲樂之
形象見于此矣以聲而播之器則有文采節奏而
不終于質素是聲之飾也樂必先有本有象然後

有歸以成樂是以君子和其心以勸樂之相和其
聲以樂無之象然後文味節奏從之以治樂之節
先數以下不寡以節其聲也樂之將作必

先擊鼓以作動衆也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舞之方決而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退也

以明其進退。旋進退之事。按如板來之板。

言辭之難知而不隱于人言倫舉形見也雖曰
之師有如此都是樂也或以用之于國則有極其

篤而不味無窮也或以用之于人則推極其公而不私道本遠也是故即其情之見也而深長之義以即其樂之終也而無尚之德乃樂在君上

則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在小人則聽之而

知淫蕩除其邪、性也。樂之化、一至于此、則生民之道、孰有大于是樂者乎。此節固以動本爲主、而

治歸和不可輕入。嶺義云情即上文情深情字蓋所謂情之深者以文之明而名見也。義如前章大章即有章之義。清見而義立。由其發見可以知

其精義也。舊註只因下有「嗣終字」故添出一個「始字」。與之對「終」作「樂之終」也。不可露化成字。恐于下二句有礙。與冬口可更應有「終樂者」之義。

原無者今既闢於樂則無所壅遏底滯而益見其善且二情見二句所以爲君子二句張本義在

特見如何云情見而義立蓋情之見處即義之見處曰立者如立之立有是以爲人淳意德爲樂之本如何云樂終而德始蓋樂之成處即德之

樂也者施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

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不可與有於道焉禮有節文皮數之諱及復而還

於內有報通焉樂記通篇俱是樂內而德也至此
以施屬樂從其向外處言之也以報屬德從其向
內者言之也施報字只借以見其發達收斂之而
舊註反其自始之體字人講不通樂樂其自生之
和禮反其自始之體字人講不通樂樂其自生之
故口報情反其自始之體字人講不通樂樂其自生之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
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
諸侯也

所謂大輅武象金武木革非諸侯之車乃天子之
車也武象金武木革非諸侯之車乃天子之
之旌也武象金武木革非諸侯之車乃天子之
之旌也武象金武木革非諸侯之車乃天子之
之旌也武象金武木革非諸侯之車乃天子之
之旌也武象金武木革非諸侯之車乃天子之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此節以父子君臣之節為本而為氣之變者所
反則變為平人能察其本而同也而其變之
為氣之變者所反則變為平人能察其本而同也
其變之為氣之變者所反則變為平人能察其本
其變之為氣之變者所反則變為平人能察其本
其變之為氣之變者所反則變為平人能察其本
其變之為氣之變者所反則變為平人能察其本

禮記敬業入來之事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煩音流

禮記敬業人卷之五

樂記

三十三

而曰有上有下云云輕重之意見矣

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禮記疏義人卷之五

三十六

獲籒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言不可以違古止

儒同儒

○優音鏡

禮記禮運人卷之五 樂記

幸

文王。其志靡盬。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一作此

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立音樂之說以格之古者
上古典時也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
也大當大化之均調也民生既厚則禮教可興故
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以爲人道之紀綱蓋倫
理主義者義盡之言父子則立則倫理皆可聖之
爲紀背可統之故是爲綱紀綱是低滔套字猶言
規矩準繩一版若泥作三綱六紀誤矣紀綱既各
得其正則禮達分定規疎有序尊卑有等天下大
定而此禮教大行之曰民德有以正而樂可作天
也六律五聲是樂器之音聲故作詩以清其心歌
而審詩聲也乃人聲之音世既大當治又人定當
此時而作樂非德音而何德音便是樂乃復云德

作也、不可傲哉、

數音速奇音矯

趨音促

禮記敬業不卷之五 樂記

美

敬以和何事不行

事之不行哉事字推廣言之

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易皆明好惡不可不謹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然後鍾磬竿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
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
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唯樂音詩民之易故聖人作爲鞀鼓以下六者之音此皆實素之聲和敬之寓也故曰德音由是所鍾磬竿瑟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武舞文舞以備其容實文兼備如此何所用而不宜哉此所以祭宗廟先祖是聽幽可交乎神也所以當行祭之時獻酬酢明可交乎人
也其助祭者賓賤列聽之則貴列於上賤列於下宗廟之中得朝廷官序之宜矣同姓成在尊卑早長幼同聽之則尊長在前卑幼在後今日所行可爲後世之法矣正樂之用如此君知好之有在感化者哉○德音只就實素上見正樂之和聲由此杜始處二之字俱指德音和之舞之正見樂後禮記敬業不省之五集正
三九

平文意○按音腔揭音甲

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各節上句是端下則皆其所寓之意只見樂聲中自有無窮之義可以動君子之思者不必作感人說又添出一層意思只作所寓之義不許別家義自說得去○鐘聲鏘鏘或號或橫今嚴明之義今屬則氣自鼓君子聽之而思武臣而可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文君子聽磬聲則思文臣

石聲磬磬有辨別分明之義生於石之堅明辨而剛介如石者乃能成其君子聽之而思文臣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必思其志義之臣則然故絲聲哀哀是哀能立廉也絲聲安切有廉則裁而能立故聽之而思志義之臣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竿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竹聲濫濫有會合人心驅蹙爲樂合異爲同之義人心會合則近悅遠來而能聚衆矣故君子聽之而思畜聚之臣

鼓聲之聲譟譟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

禮記敬業不省之五集正

亦有所合之也

其聲譟譟能使人心動作動必勇往直前而可以進衆故君子聽之而思將帥之臣前之武臣此專指將帥而言非聽其鏗鏘而進之機則在將帥也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進之機則在將帥也

○賁卒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孔子問大武之樂完備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以戒衆久乃出戰今欲衆此故今舞者久而後出也○賁卒賈名蓋當時知樂者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孔子問孔子問而賈答也咏嘆長聲而嘆也淫液不逮連延下絕之貌言武王恐諸侯後至故不

武事較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一說謂武
士之心恐不得與諸侯同此是自然抱其恐非恐
出於後至者不

揚蹈厲之已發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舞何太蚤抑
言獨大肆舞天誅不容稍徐象武王及時事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問舞武樂之人忽有時而跪以右膝着地而左足
皆坐則召之詩○左為文右為武武亂皆坐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
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

禮記樂人象之五樂記
之志荒矣子曰唯此之間諸葛張亦若吾子之言句
是也

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是武王貪紂之天下知實
言非武樂之聲也乃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

孔子于是然其言而謂其言與弘相似也○徐註
謂注即淫液之意但彼謂歌聲此謂樂聲耳商西

方殺伐之聲一字為一義故以及字連之舊謂貪
商不成文理更詳之

賁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
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
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
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此樂已久所謂遲也久立干綴是遲而又久也
舞之時舞者一人摠持干綴如山之立凝然不動

夫發揚蹈厲則太公鷹揚之志武舞將終而坐
周召文德之治樂武王之樂而不皆武王之樂

其於所答皆非也○天與人歸豈有非武音之一事
八百不期而會豈有恐不逮事之理發揚蹈厲已

武為及時事則武王為欲速武生致右憲左為非
其所言之久象成句推闡說不必求指武樂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

子
此樂言武樂第一成象曲之一終言武出
舞也自南第一成象曲之一終言武出

禮記樂人象之五樂記
伐商也此是一成象曲之一終言武出
伐商也此是一成象曲之一終言武出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此及下節又統釋六成而申其疑義二人夾舞者
而振鐸以為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擊刺象武王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皆然分夾而進以始成再成

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以夾之而進象武王撥
民之事爲成也六成復終舞者又久立于行綴
之俛衆武王待諸侯之來朝見也○事蚤濟者較
民之師利用蚤也若曰剛功業蚤濟則急于富天
下矣久立于綴又武亂中避久之事故下詳言
之觀章末武王之遲久不亦宜乎自明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
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禚封帝舜之後
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投者舉而從置之辭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
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行
商容而復其位者以德行食商容之位也弛政解
嚴紂之虐政也倍祿倍其祿也○反商諱作及商

禮記卷之五樂記

聖主

○使之速箕子讀對下復其位看應氏作使箕子
行商容恐未必然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昨與欒同以血塗之也。倒載刀向後也。建讀爲鈍。鎖也。索。韜兵之具。以建索閉藏之。示不用也。○曰知不復用。則知武王用兵非得已。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設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放散軍伍習射於郊學之中左郊之東學右郊之西學射時歌狸首騶虞之詩以爲節禮射以教德說劍以教文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藉以教敬是爲五教合下文養老教弟則爲六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六者之於世反村之所爲而以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雍容規爲詳密豈一戒之久矣必緩以待無急乃當天下之心遲而久又立之以待天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而止太修文之意寓于此矣○醉食畢而以酒蕩口也禮樂節周道也交遊

即四達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神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子諒作慈良。

致淵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以之致樂治
心則無斯項不而易直子諒之油然復生乎
其心宜言仁厚而無欺而暴戾嗜利愛此心
我所以有非由外來故曰生靜則善端之萌自然
活潑而樂少間斷而久則渾然天賦非人所為
得之固無樂少間斷而久則渾然天賦非人所為
而天則聖不可知變化無方而神天賦不侯奮發
妄不俟詔戒矣其言神則心神嚴真不侯奮發
具然此致樂治心而能然也治心至此可謂至矣

○不言而信二句是贊辭。如印和心。○和不可
作人信人感到此。○不言而信是自然之至。○即大學
庸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是自然之至。○即大學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即為貴為美意據字要與進字看符合五月廿六
據是禮文昭答如何云以和為城之報舊註資
樂資于禮樂以和禮禮以節樂禮樂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
人不適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
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
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
先王立樂之方也

此言樂本於情而情以樂而治也人情之所不能免
曰樂者樂也情以樂而治也人情之所不能免

蓋其樂也必發於聲音而形於動靜而舞
則有樂也然未盡也至聲音動靜則性術之變盡
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字用以適理去範圖之也湯平子云道有引道而
使之自得意蓋因其根于心術故須道之不足道
通不流只合足樂內雖樂而不至于流便做兩層
看了與下二項不類矣三個使字足字亦只論理
足以如此非實驗也足樂足流於足性術之善
以爲始養性術之善自足性術之善自足性術之
心邪氣接之也曲直繁瘠等八音皆有之亦不宜
定指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
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
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
定和比物以節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
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此言樂本於情而情以樂而治也人情之所不能免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
則和之氣自足矣

不能免也。

禮記集說卷之五 樂記

可謂盛矣。軍旅鉞鉞代禮。禮有五軍。其
喜怒無可自見。其飾在樂。與禮先王用樂以飾。

得儕二字，
字輕看全重

禮記禮義人卷之五樂記

而後嘉其德于歌也歟
已則爲有德而歌所以敷揚之也動已謂性天之

張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昭頌實公是也、

禮記集說卷之五 樂記

五十二

雜記上第二十

此篇皆記喪禮雜儀而下篇之末又附以諸事故以雜記名篇除不詳者錄十五節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已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

緇見重於爵弁弁重於玄冠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士不可弁而祭于已士可弁而祭於已此記者推類之誤也

○禭曰以掬杵以梧批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掬也同掬杵木也批七同持也梧者栢為曰梧為杵栢香而梧潔也批狀如匙畢狀如叉牲體在錢主人用批升之入鼎又自鼎載之入俎其用批時執事者以畢助之此二器吉祭以棘喪祭以桑皆

禮記集說卷之五 雜記 五十四 刊刻其柄與其柄之末以致飾也

雜記下第二十一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必誠必信為敬悲痛慘怛為哀哀過禮為瘠瘠僅足以盡哀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故為下情有悲哀隆殺之別顏色稱其情者以外極內也不稱則為偽服有斬齊輕重之殊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不稱則為野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其若父母之喪自故之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而已之居喪之情亦不可為他事所奪要便各盡其禮耳

○孔子曰必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子者有德之備或曰東夷之人子也非特美其能行是禮亦美其能變是俗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豪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為伯叔母齊衰不伏期服重而情輕為出嫁姊妹大功服輕而情重知此義則能由乎禮文矣此

禮記集說卷之五

五

○孔子曰管仲鏹簋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一為僭上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二而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果寡而倍焉君子耻之

由之喪家公使諸患之孔子學士使

三患言為學之君子五耻言為政之君子德不凡以稱位而失之君子所耻與鄙夫之患不同衆寡均而倍謂我役事之人數均于彼而彼功倍於我我役事之人數均于彼而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未知其樂謂醉無禮儀無可樂也孔子言農氏終歲勞苦而後有此蜡祭以休息之乃人君一月之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弛文武之道也

弓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廢猶民久勞而不息則力必倦久息而不勞則志必逸

禮記集說卷之五

五

武弗能言難矣王與王不能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文武弗為張弛乃人君張之弛之也張弛平說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管仲言二人為其所與遊者邪僻故相誘為盜若其人則固可任用之人也桓公不忘管仲之舉賢使為之服官于大夫謂由大夫而仕於公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此贊大行謂贊助大行人職事之言也圭制之長

五等諸侯不同其傳其厚其刻及以玉爲之則同其籍玉之藻以韋衣板而畫米于其上用朱白蒼三采每米畫二行是爲六等鄭氏曰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矣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由文公至哀公凡七君言下執事謙詞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殯作而辭曰疏食也

不敢以傷吾子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禮記敬業卷之五

此謂昏禮納徵也束十卷也實用五疋從兩端卷至中作兩個卷子五匹則五兩矣必言兩者配合之名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

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此通言韠之制韠即韠也會即頭也居摠會之處故名焉去上五寸謂與上韠帶相去五寸也上端及旁皆緣以爵韋闊六寸中繡之表裏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所紕之韋空下五寸也純以素所空之五寸橫緣之以生帛也紕緣也所以繡紕緣之縫者參之正襟則繡之全制可知也○旁緣曰紕

紕音巡

喪大記第二十二 闕

禮記敬業卷之五 終

禮記敬業卷之六

京山楊鼎熙緝庵甫習

祭法第二十三

此篇記天子以下祭祀羣神之數然篇首祫郊祖宗及中間七廟壇壝七祀五祀之說多有可疑讀者正以諸經而闕其所不能通則善矣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祭法二字乃一篇之大指下皆祭之法也其餘不詳篇首之義禘王既立宗廟四時有常祭三年有

大禘矣猶謂祀止始祀未足以盡追遠之意故推禮記敬業卷之六

禮記敬業卷之六

始祖所自出也禘祀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而謂祀止人祫未足以盡尊敬之意故祀天子如禘則祀止大禘未足以盡孝享之意故祀世遠當

有德而止世室以祀之爲孝享之意故祀世遠當所自出也顓頊于虞爲有功堯于虞爲有德下做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

泰壇即圜丘泰圻即方丘泰祭尊之之辭壇高而燔之使上燔柴者積柴于壇上加牲正於祭上燔之使上燔柴者積柴于壇上加牲正於祭上燔之使上燔柴者積柴于壇上加牲正於祭上

埋少牢於泰畤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

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

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其地、則不祭、相近作祖迎

泰昭壇各時四時也寒暑往一來者祖送之
來者迎逐之仲春夜祖寒仲秋夜迎寒皆于坎之
陰仲秋晝祖暑仲春晝迎暑皆於壇之陽王宮夜
明南宗尊宗皆壇各玉日之象故祭日者名王宮
月明於夜故曰夜明而小之謂日月明者名王宮
祭星者名南宗尊宗尊也零見月令祭土即春朝
日于東方祭月即秋暮以月于西方也祭星以朝
所瞻仰祭水以秋及其及四月于西方之神也方有
四而位則八若東南正西南正西皆陰也則有
四坎西北山北能出雲為風雨也則有四壇此以
蜡祭言也山川能出雲為風雨也則有四壇此以
為故曰神百神即謂此也在地謂神在其封域
之中也土其地謂地見削奪也○丘云兩其字指
山谷說亡其地是設言偶失一地非謂失國○相
近於坎壇陳註謂相近乃祖迎之誤張子謂寒暑
無定位祭暑則相近于日壇祭寒則相近于月坎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歿皆曰折人
歿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
祖宗其餘不變也

此結上文三節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小大莫不受制于天地故曰命物謂之折毀折也人謂之鬼有不歸也唐虞三代爲五代加額項帝嘗爲七代不變者不改命與折鬼之省名生於帝之實故不變而內祭則出于人之情故禘郊祖宗各正其所自生而爲之更立其人也其餘若天地日月之類一切外祭庸可變乎○忽說到人物生成上者正以名之不變起那祭之變耳名在祭祀外輕看提見得因所當因革所當革看來只重一個不變上七代之所更者禘郊祖宗之人耳禘郊祖宗之所不變也

○天下有玉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此專爲祭而設。凡下六節之大指也。天下有王。有土者起也。分畿外之地以建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國。置王都。以立卿大夫士之采邑。封建之制。既備。則祭典不可不興。于是設爲廟。祫以行享嘗之祭。設爲壇。墀以行祈禱之祭。祫亦文之藏。遷主者起。有壇。除地爲墀。四者詳見下文。說疏之數。因於文。詳之。封建乃設廟。祫壇墀。張本。不可兩平說。親疏多少。即在廟。祫壇墀之內。所以稱情辨分也。

禱乃止去墀曰鬼

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此一節之綱也後四節倣此
自父而上至五世祖七世祖在五服之中而親未盡故每
月一祭若六世祖七世祖是遠祖也則為祫廟蓋
以親盡而當邇遷也此廟但四時祭也則為祫廟蓋
故曰享嘗乃止所謂王立七廟者如此去祫為壇
者謂八世祖世數遠不得于祫廟受祭祭之則為
壇也去室為壇者謂九世祖世數尤遠不得于壇
則行祭祭之則為壇也然此壇必須有祈禱之事
畢者謂十世祖以上所謂一壇一墀者如去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
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

此降於天子也。

天未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
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此降於諸侯也

通士二廟曰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
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通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此降於大夫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考廟此降于通士也

庶士庶人無廟或曰鬼

庶士許史之屬

廟書魯人奉之末祭法

四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
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

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主統天下諸國羣姓一國則曰國社而祀大社在廟內之在曰大社以其土天下之土也王社在籍田而祭惟王得有其社在公宮之右曰國社以其土一國之土也侯社在籍田國社惟侯得有其社大夫以下既無羣姓百姓之責又不得自立社則成羣立之曰置社之社而祀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

泰厲曰厲曰祖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

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通士立二祀曰門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尺或立蠶

為羣姓自為與上節同為國即為百姓也司命王督祭之神見周禮春官文昌司命四星也中霽四星也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祀之者因氣類相屬而不忍其無祀也○集解云司命官中小神主督察三命皇氏謂文昌第四星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勸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

此五篇末原祀典為報功之意法施於民謂創法以施於天下後世也天降曰苗人作曰意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禮祀教業入奉之六祭法

五

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厲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杜者能植百穀使民知播種以其為農官故名棄周之始周棄之子孫又為農師夏之衰也農之業以久而廢先後有功故夏之前則祀農以為稷夏之後則祀棄以為稷也○按左傳杜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杜預謂湯既勝夏變置社稷乃廢杜而祀棄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

為社

共工氏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裔猶長也平九州治其水土也有功於土故祀以為社神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星辰謂推測歲時分之法著衆使民占星辰而知農事休作之候也

光能賞均刑法句以義終

能食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釋伏得人也

舜勤衆事而野火

衆謂天下野火巡守而崩也

鯀郭鴻水而殛火禹能修鯀之功

郭壘也修者繼其事而改正之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正定百物之名則因名以見其用而民不惑于名而末當者更之遺而末明者增之

契爲司徒而民成

皋陶爲士人掌三木

司徒教官之長民成謂百姓從而五品遜也

冥勤其官而水災

冥月令冬之水神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書曰克寬克仁又曰代虐以寬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難此皆有功烈於

民者也

文治如治岐之政及以服事殷是也自農桑至禹以治帝至契以治民於陽九之世而文王以治民於陽九之世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聖賢之祭國以其功烈矣至日月星辰之祭則以其垂象而爲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之祭則以其生物而爲民所取財用是亦其功烈也祭則與此節收拾前王宮夜明等祭

禮記卷第八 祭法

七

祭義第二十四

陳平外者祭之去存乎中者祭之義禮必有義禮之所尊其義也况祭又禮之大者乎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懷怖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

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二禘字俱作禘

禘則不數作禘交則敬矣也怠則忘矣祭則志親也是以君子必合諸天道而不疏不數焉春秋至以萬物之感陰陽者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陽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

禘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陽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

禘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陽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

禘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陽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

禘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陽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

禘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陽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

禘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陽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

禘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陽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

禘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陽者生祖考之神若與俱來故其心如將見之而

祭

祭之入室後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

祭之入室後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

祭之入室後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

祭之入室後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

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觀此言此日志切於親而不爲他事也其私爲終身遇
忌日皆然故曰終身之喪○此接終身不辱來又
進一步說言君子豈惟思終身弗辱而已哉還有

終身之喪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益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天可祭。帝人子祭。此禮之常。然唯聖人孝于能
養之。蓋養之爲義。心鄉之也。心鄉之而能養之。
豈徒尚其儀文已哉。不忤無可忤。忤者。味歸尸之
相。已能鄉之矣。莫獻等是禮之謂。君主皆鄉大夫
而之。夫人主。命婦相。是官之備。然皆鄉之也。齊
而此心之敬。忠實欲其養。和是則所以齊之也。齊
齊整肅。心無不一。綸綸和順。心無不盡。勿勿猶紉
勉。即忠敬之懇切處也。此三句。抱之爲臨尸不忤
之事。可見孝于心鄉乎親。而能養矣。養帝可以飼
抵○養。謂致其米養。莫益設益。齊之奠也。○齊齊

三句專就君與夫人說。方與孝子相合。不兼大夫命婦。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饗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此及下節皆承孝子饗親言之
感也忌日祭則必哀若祀

之諱如見親聞名心懼也親之生必有折安之
孝子祝親慮其如見親之所養而親有欲得之
然非小文之不能明發自夜至不覺然如親之
小雅小宛之警明發自夜至不覺然如親之
借以言文王祭而思親之事蓋文明開親之時
明中不能安寢以爲昨既享而致其來今日去矣

合所
正以
祭思
明之
印不
而最
言故
密此
之詩

也。已至而禮畢。則無所容。故曰哀。不
 半。乎。若是以事。成。則。親。之。死。不。生。如。不。欲。生。正。承。事
 此。節。當。目。思。則。親。之。死。不。生。如。不。欲。生。正。承。事
 下。惟。舉。目。思。則。親。之。死。不。生。如。不。欲。生。正。承。事
 其。也。不。幾。于。欲。隨。之。死。不。生。如。不。欲。生。正。承。事
 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愁。其。行。地。越。趨。以。歡。已。祭

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自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悅惚之有乎。夫豈

其敬如親睦父母之命者然則其心與親通若冥冥之中或有以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脩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

不脩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受命敬也己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脩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

不脩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受命敬也己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脩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

不脩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受命敬也己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

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此謂舉治道而申言孝弟之為大先言治後言定治然後定也貴有德者尊尊賢貴貴者敬大貴者老

孝弟之為大先言治後言定治然後定也貴有德者尊尊賢貴貴者敬大貴者老

孝弟之為大先言治後言定治然後定也貴有德者尊尊賢貴貴者敬大貴者老

孝弟之為大先言治後言定治然後定也貴有德者尊尊賢貴貴者敬大貴者老

奔和措之天下莫不觀感與之安往不行故○
如立極之謂即盡心○教字要○
何嘗教民而教民之理即此○
以事親二句即指貴有親貴用○
語一說就人君言似與上教睦○
民字即天下之民有分齊家治○
說孝而曰慈睦可見俗語慈孝○
子之孝得如父母之慈人人大○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而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至也○國門近郊門吉而異道不得相和敬之

祭之曰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掛取脾脊乃退燔

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禮記集說卷八春之六祭義

祭義○祭宗廟也○宗子為穆穆答君言君牽牲之

時子告神之神也○祭大夫佐祭以次序在君之

後備示有事也○將祭于其上也○碑在廟之中

毛則是牲耳之毛以耳主聽欲神聽之也○君以鸞

刀割取脾脊而燔之以升臭也○乃退者薦毛血脾

管取而君臣皆退也○燔祭祭湯中所燔之肉也○祭

祭生肉也○此時亦有祭祭者但末言及耳燔腥

之祭則禮終而退矣○祭者○如此盡其誠合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間殷人

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禮記卷之六 祭義
○天下之於禮也，猶天之於時也。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莫大乎禮，故《詩》云：『經之以禮。』天地之義，莫大乎禮，故《詩》云：『經之以義。』民之行，莫大乎禮，故《詩》云：『經之以禮。』

禮記卷之六 祭義

十九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神者，生之靈也。人死，氣滅，則神亦隨之而滅。故曰：『神也者，氣之清者也。』魄者，形之靈也。人死，形存，則魄亦隨之而存。故曰：『魄也者，形之質者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此言禮之功用，能使民畏服也。

○禮記卷之六 祭義
一德所示而禮之不違也。此言禮之功用，能使民畏服也。

十九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膋蕭，以薦光。此言禮之功用，能使民畏服也。

見閭作觀讀

卷之六 祭義

年

見情非
一理
宗

事天地山川

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朝之犧牲祭肅必於

軍政要人卷之六 祭

辛

月半君巡牲所以致

音泉

議躬朝諸天子諸侯以聽擇牲之令也

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近川便于浴種也宮室之禮也何有三尺欲其高置神于壇防外患也戶扇在外而開則向內以非常居之室而人皆在外也大斯之朝季春朔旦也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諸侯之夫人立三宮半於六宮也必上以擇者以爲祭服故決于神也桑桑桑也戾至也風至則祭桑乃以食桑也

歲既畢矣世婦卒蠶率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也遂副禕而受之因步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也

禮記卷之六祭義

于君告成功也告後遂以繭獻夫人別內事也夫人見之而曰此所以爲君服重之之辭也則禮也婦人首飾稱禕衣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用此謂用副禕以盡禮于已少牢以加禮於人也古君服不可易也

及良日夫人縹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縹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良日孟夏之吉日也縹所以取絲于黃以盆盛水置盆中以手入盆振出繭之結也夫人之縹止於三次淹手盆中猶三推之意也既縹之後則練染之爲朱綠玄黃色備則繪繡之爲黼黻文諸侯也敬之至也上三節而言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

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尊親如爲天子父之類弗辱即不虧體辱親也養則養口體而已公明儀問曾子弟子以不辱之事問曾子曾子不取當也父母爲善之意未形有以先導之已形有以順承之皆以論之于道正弗辱之孝故君子難之直養言但養體耳謙辭也○看便是尊其親爲聖賢之說人子苟能成其身爲聖賢且看下先意承志說以道尊親便是尊之至者其大統統保守弗辱于親此尊親便下一等了能養自是孝中末節故曰其下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禮記卷之六祭義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

身爲父母之遺體則榮辱其之矣以起下文當敬之意居處事君之類即行父母之遺體也涖官臨其官也莊以容言敬則事在其中遂謂懸其所當然也○何者裁及親故也○此節只見得人隨行皆於父母有關爲人子者不可不慎其身不必謂承上弗辱言父母遺體不但與之以形併其形形體而遺之五者是踐形上五者各盡方完得何體字不然雖在微上全在行字內微出來亨孰羶臠管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

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刑自反此也。

禮記敬業人卷之六 孝義
反此。則辱親而為刑戮之民矣。人子可不慎行。其身。而養不足。言矣。此節只重慎行其身。四。字。上。節。行。父。母。之。道。體。敬。不。敬。手。已。見。得。當。慎。行。其。身。了。言。孝。為。德。之。本。養。不。過。其。行。養。可。能。也。又。是。一。個。翻。頭。歸。到。能。終。所。謂。終。者。何。慎。行。其。身。是。也。至。此。方。說。出。生。意。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北海而準。天下人一心也。詩云。推而放諸東。西。諸。海。而。準。天。下。人。一。心。也。○新。義。云。前。言。孝。道。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而。準。天。下。人。一。心。也。○此。理。同。意。後。言。其。通。之。無。處。不。行。即。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意。後。言。其。通。之。無。處。不。行。即。今。之。理。原。無。工。夫。推。達。諸。天。下。一。也。亦。不。必。古。今。天。下。共。一。諸。句。對。下。推。達。諸。天。下。一。也。亦。不。必。古。今。天。下。共。一。可。窮。後。世。不。可。即。自。其。橫。乎。四。海。者。言。之。亦。謂。得。去。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

禮記敬業人卷之六 孝義
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也。

此三。孝。以。分。言。也。廣。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力。功。也。諸。侯。卿。大。夫。士。尊。卑。平。仁。安。行。乎。樂。功。勞。及。物。而。令。名。加。于。天。下。大。于。博。施。其。樂。而。不。取。貴。賤。俱。得。以。自。盡。者。如。父。母。無。所。不。為。必。求。分。所。應。得。之。粟。以。祀。之。事。親。之。禮。此。為。克。終。而。不。泰。也。○月。林。云。博。施。濟。人。利。物。惠。而。不。費。也。備。物。為。不。匱。之。實。博。施。為。備。物。之。本。能。博。施。則。能。備。物。四。海。各。以。職。來。貢。或。養。以。天。下。武。祭。以。天。下。何。

匱乏之有諸說備物皆如此解從舊註也。
蔡丹仲云傳施其恩物皆治極是今從之。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
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
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
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志孝也今子忘
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
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
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
禮記敬業人卷之六

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
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不出不出門也可謂孝謂孝在全歸也可謂全則
全歸之工夫也頃步以下則君子欲念念全歸以
致孝也無人為大是要起於父母上見得人之為
大雖生養於天地實生之於父母也全歸兼形性
不虧不虧全形不虧不虧性也舉足一段見
不虧出言一段見不虧不虧字鄭作時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
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
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
也
貴德尊賢也德重則爵尊爵尊則民畏不知爵之貴矣故
禹承之以貴爵然其終也上遺尤而澤不及下故

湯承之以使民皆富然其終也民各私其財而
知親親故武王承之以親親故武王承之以親親
所因所承豈不盡善使商可謂不亦如德盛王也
隨時而損益矣然商而未有遺年者則年之貴乎
下久矣何也人道莫重於事親而老也於親事親
之久矣何也人道莫重於事親而老也於親事親
之道親親長長所貴形親便是長長了故曰次全
之教散意亦不重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
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承上言齒之必尚如此故其教通行而民共守之
如無朝廷則尚齒也古之制朝之禮君臣皆七十
杖十朝杖杖而立也君有問則為之布席于堂而
使之坐不俟朝謂見君而揖之即退不
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達通行也
禮記敬業人卷之六

行肩而不偯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
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少者之命不與長者並非鴈行之差錯則直隨其
後蓋兄之齒鴈行父之齒隨行也貴者乘車賤者
徒行見老者則則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
乎州巷矣
老衰憊者皆寡者不遺與之齒讓也弟言其
力寡言其數皆謂長者不犯不暴不遺與之齒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彼
特矣 禮音苑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
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發不里此後頒分也

多也田單分命則長者受賜多也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五什爲旅五旅爲軍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復待修乎軍旅衆以義成之而弗敢犯也

結上文也朝廷政之所出故言自此而道路則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偏僻之所故言至復待則郊野閒曠之地故言放亦至也軍旅則用武之場文事易廢故言修禮義之當然者執守之意在在皆以孝弟義禮爲守之而不犯也○朝廷向有目朝廷而發所以行至修放也○發如弩之機括一動而迅莫禦且能穿札破堅難孝弟自朝廷而發下使行至族修且使人守而不失非中於衆之真心不能也○死之弗犯即足終身由于孝弟不敢違心處守之固也○咸字活禮記集義卷之六餘義

禮記集義卷之六餘義

三八

視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此下五禮皆因尚齒而並及之然則節節皆記不同彼言武王何政此言制教亦指諸侯不愛民也○孝以祀親言弟以敬長言先賢先代之明詩書禮樂而有德者西學西郊之學教德教之修德也○籍田之祭盛禮以奉先王之外故曰教養朝覲以尊天子故曰敬長○耕籍所以教諸侯天養非必而命禮行而人自化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食

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黨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也○由大學來謂民之化從大學食五更而來此則五教中舉養老一節言之而推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四學莫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大子齒太子與同學者序齒不以貴加人也此因上文大學教弟而言天子巡守諸侯待于塾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待于塾塾之致敬也○觀諸侯之德他務未舉先見百年之老至如八十九十者或東行則天子即西禮記集義卷之六餘義

二九

行弗敢輕過或西行則天子即東行弗敢輕過謂必見之也然此老無所言則巴如欲有言須就其家不得語諸途也此亦巡守尚齒之禮○一說諸侯待于塾見百年雖諸侯之待不暇顧也一說以其入境而見見境內之老者故先說個諸侯待于塾不問是未見諸侯而先見老者二說未知孰賢愚意諸侯待于塾天子先見百年者亦所以敬諸侯之弟也○禮義云東行西行不是相遇於塾言天子巡守至其地老者方有事于東行入可以待于塾是也○禮記集義卷之六餘義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若夫大故而入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齒

此言鄉飲酒禮一命貴矣爵齒于鄉○若夫大故而入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齒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此則高而前記廟道也德即善也卿大夫諸侯之也也薦猶歸也長老謂師者麻以詔功爵以詔德慶以禮實以物成諸宗廟言于宗廟中命之也顧重讓也天子受命于天故讓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故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于諸侯故薦于諸侯士庶人分極卑故內則本之於父族外則存之於長老而曰天子諸侯保爵慶賞乎降成之宗廟之中若命出于祖考者然夫善已之善也而各歸于所尊以示不敢自專故曰示廟若伐善擅命則于所親以示不敢自專故曰示廟若伐善擅命則于

倫逆矣。○薦遂也要與讓字歸字看得合若誤作薦楊就似人之善了自有自專曰逆不自有自專便是順了若說示顯于天下則庶人何所示乎

管子卷之四
管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

此亦承上順道而言聖人義大周孔也建者參伍
之意陰陽以氣言天地以象言龜卜所以昭易
道者先代理人參伍天地陰陽之情狀造爲易書
則吉白之理具矣後世有所卜則明習易書之
施通處南面以神明臨之天子服裘冕處北面以
臣禮自居也雖有明哲之心不以自持必進掩蔽
以決斷已志神明即天之
明不敢自尊以尊奉乎天也

臣之助也。龜逆賊爲趙曰北子一人之尤也。所以明不矜伐已長以尊賢人也。欽。猶示也。

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
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
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
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愍善不違身耳目不
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
志也

齊者莊敬也。有是心以慮祭祀之事。庶幾
齊則必與虛官室則必修。庶幾百事則必治。
物爲之也。祭之意如懼其將來而不及。盡我親
之行。必有戰兢之意。如懼其將來而不及。盡我親
禮記敬業。卷之六。祭義。三十一

愛之情者然及其莫大也意其將來矣容親必
身必曲如親欲有所語而未發者終至助祭而奔
戒越宿者皆曰則迷尸而神亦往矣其立也卑而
不抗靜而不動又正而不苟如神之既往而將弗
見者然及祭之後氣則陶陶然志則遂遂然得
又如親將復入者然則故儀之專謹而爲恭儀之
嘉美而爲善常在身而無違耳之聞目之見常在
心而無違一切思慮常在親而無違總之結諸心
者形諸色每事循省無一毫之遺憾是則孝子愛
親之志已祭之思俱是結諸心者形之聞見也思慮
祭之儀度也耳曰句結諸心者形之聞見也思慮
形之儀度也耳曰句結諸心者形之聞見也思慮
句結諸心者形之儀度也耳曰句結諸心者形之聞見也思慮
結諸心者形之儀度也耳曰句結諸心者形之聞見也思慮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不陰也。地道所尊，社稷土穀之神，亦地道而屬陰也。左，陽也。人道所向，宗廟祖考之靈，亦人道而屬陽也。

祭者既內自盡于己又外求助于人如大卜之禮是也玉安美稱也敝邑謙辭也事宗廟社稷祭本取夫人之辭乃昏禮之始事故曰昆求助之本也猶始也然祭必昏禮求助者以祭之官與具係焉耳夫爲婦則卿大夫從之而外官備婦爲主則命婦從之而內官備必夫婦親之所以脩外內之官也官備則祭之品物亦備具謂品物也近宗廟之類也官備則祭之品物亦備具謂品物也近宗廟之類也

要看道字。道者當然之理。必用之。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陳註。齊者。言齊下。爲言。齊者。言齊下。承上言齊盛衣服。既備。及時將祭。君子乃有散齊。致齊之禮。大事祀事也。祀事則恭敬以將之。說卽

止也精則不縷明則不蔽定者不攝齊者不脫
之之謂齊言其義同也○此段文法錯綜只散散
觀個處邪說欲定一字必分屬二故着定之一句定
齊此處又添一定字似與齊二故着定之一句定
有寧定澄清意所以同歸於齊

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
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
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
宗婦執盃從句夫人薦洗水君執鸞刀羞膋夫人
奠此之謂夫婦親之宿作肅純音觸齊音際

承君于乃齊而高其祭日也官宰守官有
戒也太廟始祫廟也祫裸之爵以圭璋爲柄太宗
聖徽義人 卷之六 祭統 三十六

即宗伯也。五禘本夫人而云大宗者，或有故而攝也。錫養也。饗養用以薦藉宗婦。太宗子之就也。宗婦執盃，養從夫人而奉之。於佐夫人乃就盃齊之尊，酌以洗水而荐之。盃齊用明水流之，故亦齊盃齊以洗水。羞進也。齊肝也。以其爲尸所齊，故名焉。君以鸞刀割肺肝而進之。奠于進上時，則夫人薦饋食之豆也。立於北立，于東房定位也。裸則君夫人有初。以亞稌之禮迎牲，朝踐則君夫人有執紉薦洗之經。饋散齊致齊，皆所謂夫婦親之禮。及上文親耕親蠶散齊致齊，皆所謂夫婦親之禮。人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又觀就舞位以樂之蓋事尸之道莫大乎得尸之
權心故天子有天下其祭也與天下共樂皇尸率羣臣以樂
皇尸示能得其歡心正與天下竟內樂之之義也
不言天下者省文耳
○皇者尊大之辭

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
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
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
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
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
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途其因爲焉履於外者疎則假譽譽歌則假人聲

舞則儼也。廣也。增益也。顯著之意。周人先求諸陽而尚臭。則重饌。饌重爲文。士之詩。則重升。歟。武宿夜爲武正之舞。則重武宿安凡此三造所以假于外物而與者。其內志也。志不誠敬。則禮樂爲虛文。而三道經所謂與志進也。志誠敬則禮樂爲實意。而三道聖所謂與志進也。志輕而未外重。雖聖人之意。故君子之祭必身自致其誠信。所以明其志之人有本然後將之以養米三重以薦皂尸。此乃聖蒿卿前內自畫夫婦親之意。

祭有餽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餽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餽是祭之末事。然有不可不知者。古人有言善終如始。正此餽之謂矣。所以當重餽以善其終者何也。蓋也古之君子有言尸之尊亦是餽鬼神之餘也。益牲既餽則薦血腥于鬼神及燕之上。而尸始食。

是故尸諷君與卿四人餞君起大夫六人餞臣餞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餞賤餞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餞上之餘也凡餞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何以言惠術也蓋即廟中之施已有集矣說越也
四人春君與三卿也士上士也其禮樂之具也出
出室也進微辭既進而因微辭也百官謂中下士
及百執事也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由尊
禮記殺業人卷之六祭統

及聖所以別貴賤之等以漸而聚則人無不及所以興起施惠周綸之衆愚故所較者不過四簋之黍而施惠之法遂見其修舉于廟中也諸侯六簋言四簋者留三簋爲陽厭之祭故以四簋較也簋以盛黍稷黍則稷在其中夫惠施于竟內者也廟中雖祖考所居有限之域然廟中此人竟內亦此人廟中此施竟內亦此施廟中有竟內之象焉故四簋黍雖微而象之所興者遠矣○說曰陽厭行禮之象即竟內句諸說皆云虛說一說云廟中明有興施惠之象則此句不過點出竟內二字耳即就施惠說何妨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
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
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餒見
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與物備

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祀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祭者澤之大者也。蓋上有大澤則必以漸而徧及於下。引領以待于下。知惠之及百官衆皆均矣。李無如此。今所謂餒饉白君卿及百官衆皆均矣。李無有上重而下乏者。大澤之義豈不由此見之乎。吾故曰餒饉可以觀政也。乃祭又不能可以觀政。亦不可以立教焉。夫祭之爲事甚大矣。其與犧牲羞之物無不脩者。其俗也非徒文具。寔本之身心之誠。發而順以脩者。其俗也。本于誠敬而備物則祭意所寓者遠。其始教之本與何也。教之事其大綱不外尊君孝親。然必上有明君而使諸臣服從乎君上能崇祀宗廟而後克傳之子孫。順孝乎親是盡道端義。

於上而忠孝之教始生也。道者當然之理。盡則無所虧。義者處事之宜。端則無所枉。皆行之明君之身。寓之崇祀之內者。○盡道端義。總是個順字。正見身教處。

此又以聖君之事明教生之意。聖君者必身行其道。不以不安使下。不以所惡事上。所謂身行之也。教之所以而推。可見君子之教。以咸宜也。友是豈教之道乎。即此而推。可見君子之教。以忠孝必由於盡道。端義以本。此順之極。至如祭之順。以脩物。盡是此意。與山順。則可以教忠孝於天下。故曰祭者教之本也。此所以爲物之大也。○新義云。事君意只重身行。絮矩。竟不必經人。由其本便是順之

到莫作兩層蓋所謂本者何願是也此處點個本字隨透出順之至三字正欲起下祭之順為後之本以應前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非教之道也此教字以事上使下言君子之教也此教字以尊君之教言不越禮以犯義而忠君之教生故曰祭者教忠教孝之本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禮記集說卷八 祭統 明之道也 人生則形體具故夫婦在于有別故則精氣無間故共設一祀正祭禮告神于室明則祭則出在廟門外之祭不

君迎牲而不迎尸也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凡祭失筮族人兄弟之子無父者為尸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爵明尊卑之等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禮記集說卷八 祭統 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爵祿先祖所制故命于太廟示不敢專以尊祖也史掌書者策書其所命之由君右執策命之此一獻以示命由祖出之義再拜歸受書稽首受書以祭為先也

薦豆饗民時也倭豆中央直者執醢醢醢齊之人
 也此以兼掌授豆錫豆之下謂也凡簠夫人在旅
 尸執受而形如雀柄則尾也夫人執授而執醢
 相授受亦不因襲其故處焉至子酢以酌而酌主
 主始洗爵而致于主婦則主婦更酌以酌而酌主
 以洗爵而致于主婦則主婦更酌以酌而酌主
 爵二問如也
 特以通授受也

不記錄筆人卷之六 余統

五十一

組以盛牲醴祭則頒之助祭之人皆有貴戚也
之謂代所尚言也殷尚質黃禪之周尚文黃屬
自難別貴賤然貴者亦不至多而賤者亦不至
少而不凡則惠又均及矣凡爲政者惠均則政
政行則事成則功由此觀之可謂頌祖之政
政雖所以明祭惠之必均而善爲政者果此以行
政期於成事立功故曰見政事之均也○頌祖與
較於是兩禮不可混也○惠均五句此言爲政者
事與功皆政也○示均也以上在惠上說均惠均
以下在政上說均末句總結之○新裁云治天下
國家的法術都在一均內均的工夫最難做把朝

助祭執事者有司之昭穆有異先之羣有司至
旅酬時君皆賜之爵于是兄弟子孫在昭列者爲
一色在穆列者爲一色各自相族而長者在前少
者在後也羣有司亦以齒序而賜之此見長勿之
也序

祀教業人卷之六 祭統

古者不使刑人守閤。此固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監。

此言俊祿。即百官進徹之謂。惠下之道。言雖祭之事。而寔惠下之道也。下之情最難上達。惟有德者必明。明則幽隱畢施。而民之戚休利病。無不周知矣。上之恩最難下施。惟有德者必仁。仁則公溥無私。而凡可利民者。皆捐以與之。無所吝也。甲吏主牲。體者甲吏則是賤官矣。故曰甲吏之賤。下可倣此。不使刑人守門。周以前之制。故以古者爲準。此義也。際者。恩義相接之義。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即此際字。○集解。輝即考工記。靜人調輝。保革以造鼓者。疏意云。主牲體者。或亦主解剝之事耳。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說見王制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禘禘於春莫感親之與物備來是順陽義而祭也嘗烝於秋莫感親之與物備往是順陰義而祭也陽至夏而始祭陰至秋而祭二祭亦重矣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

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草也

禮記集說卷之六 祭統

聖

人君政令與時偕行亦若祭之順陰陽也爵以尊德服以顯庸仁也仁者天子之德也天子之德以類而後行故於陰陽之盛時行之以類也田邑雖貴而不屬乎陰故於陰盛之時行之以類也于有罪義也義屬乎陽故於陽盛之時行之以類也不可文則人君行墨刑公室以行刑則臣之事也故於陰盛之時行之以類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祭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

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

為民父母

義者明其義則知也事祭中之義也言人君不可不知也明其義則知也事祭中之義也言人君不可不知也明其義則知也事祭中之義也言人君不可不知也

禮記集說卷之六 祭統

聖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鼎祭器也故以鼎銘附于祭統之末器莫重于鼎而莫重於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于其德也自名者謂自名于鼎也稱則稱之以其德也

其名是也。但不可如舊說作自成其顯則先祖之名解味身比焉。一句便得之矣。

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

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

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論譏銘也。在心為德。在事為善。自樹為功。而事

上為勳勞。又王功曰勳。事功曰勞。慶賞出于上。聲

名出于下。此先祖之生而即列于天下者。酌計酌

其輕重大小也。祭器曰鼎。也。自成其名。謂將已之

姓。名勒之祭器也。勒之于上。則成矣。以祀其先祖

謂奉此有名之祭器于祭祀之間也。顯揚先祖之

而無違于禮。示後世而使其比焉。如註說。把自成其

教也。自成其名。就其比焉。如註說。把自成其

顯揚先祖之祭器也。就其比焉。如註說。把自成其

要為之意。如何可通。崇孝順教。俱就上看出。故不

要說立法在我。亦不說我有以教之。若說着我

禮記敬業八卷之大祭統

字便是自為。非孝。敬者慎

于孝孫之心矣。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

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

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

恭矣。

夫銘都止于一稱先祖之美。然上而先祖下而已

中皆有所得矣。蓋君子觀之。美其為之。而銘之

稱生祖也。善功名之足。以美其為之。而銘之

是也。實所為者何。如明足以見之。美其為之

也。明也。知也。仁也。知也。仁也。知也。仁也。知也

而也。明也。知也。仁也。知也。仁也。知也。仁也

祖而吾弗知。則耳目之所著。記謂何。其所故。矣。故足見言明。然亦有明知其善。而後嗣弗類。令

名終弗歸焉。則家聲之損。實由不仁。故足與言仁

明見之。仁與之矣。而讓兄有所未。則欲揚其美

反著其惡。使先祖未受美名之利。而先被惡名之

害。皆由不知。故足利言知。較舊說勝之。○三之字

指先祖。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

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

即宮於宗周。奔走無斂。悝者叔。

孔悝。南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制也。

限。至至廟。祭也。因祭而賜之。銘。恭德悝之。立也。

故。悝。顯其先世也。周禮。興姓之。臣。稱伯叔舅。悝。年

弟。叔。武。晉人。楚之。于。京。實。諸。深。室。是。宮。于。宗

禮記敬業八卷之大祭統

周也。莊叔隨之。則奔走于也。難而無厭射矣。

也。莊叔欲自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失。因。得。反。見。孔。氏。有。世。功。其。實。成。故。反。孔。氏。皆

譽。詞。中。

啓者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啓。開。有。助。也。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衍。孫。林。又。齊

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功。流。于。後。世。能。助。時

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

風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

經解第二十六

以篇首命名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
 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
 詩之失思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
 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
 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詘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
 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
 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
 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禮記教義入卷之六

五十五

其人之有是德則得於六經之教者也其人之有
 是德而又無是病則得於六經之教者也其人之有
 而見其國人之德則得其德而見其在上之教也其
 四子之善言未可全說得其所緣下而有失故也溫
 和厚柔婉順敦篤實厚端重其性故得詩教者如
 此疏通見理透徹知遠考古則得其性故得詩教者
 要使人不迷於事理者也其性同大地之中和而詩
 無不深然無病故其教廣博易良深靜屬行精微
 神精有得於易教之研究文字之微有得於易教之
 禮兼制心檢身之言語文字之微有得於易教之知
 屬而無間斷所措之事則比次而有條不紊春秋以
 正是非而事辭在焉故如詩教者字作風教之
 教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也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是非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言辭爲能以彼事比合此事而引例以明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
 金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人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
 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
 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
 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此之謂也

禮記教義入卷之六

五十六

正其德不可無聖人天子原與天地參一句爲主有
 天地不可無聖人天子原與天地參一句爲主有
 使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自朝廷至進
 至於命聖之序也先忠信而後義文禮之序也
 有之德則無時不山而朝廷何明出治立四方之
 極則講明爲九族
 也○一說道由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
 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
 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
 不盛
 也故謂之和上親民下親民皆謂之義故謂之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儀。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隆者其崇重之。由者其踐行之迹。有方之士謂持守禮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踰越禮法之惡人。以其惡故俯於編氓。而謂之民。敬讓者。禮之體奉宗廟則一日不之作用也。大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可一日不由乎。引孔子只要透出莫善於禮。不可以安上

本文相貼

禮所從來舊矣故曰舊禮先王隆之緊承禮教說去隆字與前隆字相應待其既亂而力挽之教化顯而易見乘其未亂而預爲之教化微而甚神前而禁亂之所由生曰所由生即是止於未形意若禮原未嘗屑屑爲有禁暴止亂之名而第明其所爲親義序別者則人自由於其中自無越於其外其徒也遠也又缺從而知之所以爲微也止邪則善自徙善徙則罪自遠乃出此人彼者○若猶苦窳之

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明以傳世是敬婦者敬先聖也幽為祭主是敬婦者敬鬼神也見服豈為過哉請少進言更畧有以教我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

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天道合而後萬物生德二姓合而後人道成故曰萬世之嗣所謂繼先聖之後也遂言者既答而意有未盡又自推廣言之治宗廟以下所謂少進也宗廟之禮祭祀是也祖考鬼氣歸天形鬼歸地是天地間之神明也君為祭主於外夫人為祭主於內則天地之神明足以配合之而無不格蓋君已

禮記集說卷之七

五

能配而夫夫婦婦之也直者作新也上下之敬即在於朝廷上見之君章男教則臣工貴職用敬於各定分明婦順以贊化則臣工貴職用敬於上下者足以立之而無不格蓋君已能治其民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

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

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

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

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慎言

此因上文大昏并及敬身而復推之於民也見而親之敬妻也冠於所敬子也有道言有義也無不敬即指敬妻而言敬之官以祭妻所以不敬也無不敬即指敬妻而言敬之官以祭妻所以不敬也此身所以不敬則辱親以傷本即并其枝而亡之也而人不能盡其敬立簡敬之樣子與子人皆在及人之身教吾子以及人之子敬吾妻以及人之

禮記集說卷之七

六

身所謂推己及人之道君能行之則天下無不敬也即古太王之道蓋太王愛民所行皆推己及人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

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

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承上敬身為大敬問敬身言勸告出於敬首敬此而有一有過則民便以為辭一有過則民便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

禮記敬業 卷之七 哀公問

七

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君子但以德言成名猶言完名百姓因敬恭而遜君所自則必曰吾子乃君之爲政以下是吾使親得爲成字而言愛人所以成身總之愛人以成身卽言動不過以敬身之事亦卽下所謂不過乎物之事但文法錯綜耳人與吾身本同一體不能愛人則保有其體卽不能有其身則不能保其體故安由是仰體俯作而不能樂天雖有此身亦不過血肉之軀何以成哉要皆不愛人所致能愛人則能成身而成親矣○三個君子與前節君子異前君子俱指親君子之子方指人君說○集解云百姓歸之名爲言猶言與之名也○又云愛人者親親而仁民不愛人則不能保有其身因而不能居易困而不能俟命如是則逆理之極故不能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如有所聞則必如何所謂德者乃全而不虧也此即所謂言動不過以敬其身者但此又渾融言之愛人亦已包在內○不過只是盡所當然乃對違理言非對太過者言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巳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巳成而明是天道也

於言閉德天之家
四而止緝所公
加信其流熙試
顯不怒此也作
於後其此道唯
明虛此天道不
或此天道變不
此神也通如日
天道妙於理月
之也久因時之
顯既道化不
著矣成則莫
是光不

禮記敬業人卷之七 哀公問

所以可貴也。○雖有四段，然前兩段爲一類，後兩段爲一類。久卽是不已，不閒比不已，進了一步。已成卽是物成，明貼物成，猶覺不令。○徐註云：雖其而卽，不是物成，成物成，猶覺不令。○徐註云：雖其能久，故漸摩浸潤，不待有所作爲，而萬物自成。此功用之妙。卽天道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甚矣。○集解云：不過乎物，卽貴乎天道。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

也。愚竊於氣質地。真者。暗於理。理者。繫於事。志。記。也。公以天道之對人。於微如。黃欲予以卑近之說。教乎。使我記之於心也。然孔子下文復以不。過乎物爲言。蓋實理之外。無後卑近之說矣。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

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雖然變容肅敬貌仁人主事天官之孝于生事親
言之仁孝止是一人一事天官之孝于生事親
不過乎物則以事親者事天以事天者事親此即上答
母身之問也天地完人而身實約而不成者此即上答
者此也於是公怡而言寡人雖聞此言然無奈於心
以爲是巨之福臣以君行其言爲福也○忽出仁
人孝子乃文法錯綜處即此數句該盡通篇無窮
轉折所以爲簡切之言兩事字細看皆在繼志述
事心源意緒完備此仁孝道理
上說非區區祭祀奉養之粗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安
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備也子貢越

禮記敬業本卷之八

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

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逃子曰給奪慈仁

縱言至於禮泛言諸事因及禮也周流無不備隨

中不合也處已當敬接人當恭遇事當勇然不給

於一時而巳遂悖也給似慈仁而慈仁反爲所給

故時辨言則周言其不給流言其不給慈慈以愛言

仁以慈言則周言其不給流言其不給慈慈以愛言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

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

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師前二一過一不於子產一人有過有不於能

因問何以得爲無過不及之乎夫子以爲其體

必禮矣夫禮固所以裁制乎人而使歸於中者也

○禮乎禮即與君子人與君子人而歸於中者也

制中定不能外禮禮在人心原是天然之中却似

制定的一般人入渾全乎禮之本體則中

自在是講者多在節文儀則上自覺相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

曰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

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成喪也射鄉

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禮記敬業本卷之八

要禮如鄉黨所稱者乃吾心所欲擇者鄉黨

賓客乃吾心所欲擇者乃吾心所欲擇者鄉黨

等項雖有無窮節制何由領好何由全試觀鄉社

之而隨在暢達則吾心大中之體毫無虧損行

其間惡領而好自全矣可見上節中字不當說向

外而去○鄉云領提去也惡提而去

子曰明乎郊社之禮嘗禘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乎

此於上文五禮之中而特舉其尤重者郊社嘗禘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

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

儼有禮故戎事開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此合下節言禮之無往不善。正以禮周流無不備之謂居處謂尋常坐立之類。三族父子孫也。集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朝廷有禮如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司士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之類。軍旅之禮如進退有度。左右有屬。皆是戎事。開是預熟其攻伐擊刺之節。武功成則戰勝攻取矣。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喪高下大小之制也。象謂法象。易言制器尚象是也。酸若辛鹹隨時而各得其時也。清濁高下得其節。

禮記微義入卷之七

十一

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與數。五路與用也。鬼神得其饗者。天神地祇人鬼皆格也。喪紀得其哀者。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去服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者。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任官者秉禮於上。則百官自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於官政事得其施。若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治於官府。之類。若身事及於我也。錯於前。我應乎事也。動則不妄。亦禮為宰耳。是故二字緊承上來。即在治國上看無妨。觀後而治國而無禮云云。自相照應可見。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閻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依音。

承上文言事之治處。即是禮。有一事必有治之者。此國所由治也。如無禮則譬之無相之瞽。無燭之終夜。俱無所定。向也無所錯。無所制。無所饗。其不能自主。無所適從之類。策謂也。制謂全師。或敵之法。制如此。則已且不。何以治人。法且不立。何以成。故無以率先。故曰。國之衆人也。祖洽也。洽合也。無祖謂無統宗。無洽謂不調和。合而觀之。可見禮以制中。安詳可以去禮哉。

子曰。慎聽之。父三人者。吾謂收禮猶有九焉。大饗有禮。燕飲微義入卷之七

十二

禮記微義入卷之七燕居
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獻飲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人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去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慎聽之。恐其聽繁而生厭也。上文所言之外。皆有禮之節。九節也。大饗所得專行者。有四節。即下文前四節是也。知者。明其理。事者。有禮。大饗。來朝諸侯也。故敬之中。雖非邦交之禮。然能

禮記敬業八

卷之七

○ 燕居

2

Q

十一

 $\frac{1}{2}$

1

禮記敬業八

卷十

人生

燕居

1

古

1
2
3
4

10

而不傳其知禮則是窮於禮矣夫于兩言古之
以不可與之意禮樂之道皆為表裏而無文
則和而無節則倫變在當時所職者典樂之官
故名因質而傳而實非不達於禮也再言古之人
命美典樂主教書于則其兼達禮可見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
而錯之而已

禮樂者政治之原前所告以禮樂則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纓兆與羽籥作鐘鼓然

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

此二者以南面而立矣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

禮記教業入卷之七 燕居

主

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後問者問何以明於禮樂而錯之便為政之意夫

子忍其誤以禮樂之文為政也故曰所謂明於禮

樂者而措之者乃明於禮樂也者必鋪几筵行纓兆

在禮而後是也非以禮樂之理為政也者必鋪几筵

之類而後是也非以禮樂之理為政也者必鋪几筵

行而樂之從容順適從心所欲而得其自然之理

便是樂君子明於此而力行之此二者君子力行之

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以諸侯則來朝以萬

各奉承其職事而何政弗舉也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日巧

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

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承上文而言吾身之禮樂固足致天下之
為禮固不可廢於世也禮樂則衆從之
衆從以亂矣今觀達巧於日之室則必有其
尊有作必有處主大席則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
則父之齒隨行而必有隨立則貴賤長幼必有其序
凡此皆古禮之有義存焉者也

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

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

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辯貴賤

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

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也

若使室席車行塗無一或無禮則無不亂而禮廢

衆亂如此君子誠欲衆治可無與禮乎昔聖帝明

禮記教業入卷之七 燕居

十六

王諸侯所以致治未有不由禮之途徑以出者也

貴賤以辭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疏言男女以

禮與言外內以位序言未二句記者自作結

語發矇者如日不明為人有所發而有見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先儒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燕居言神閒居言詩。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閒居 十七
行政大抵以禮樂為首務，然不達其原，悉屬末節。且五至三無，總本達禮樂之原來。三無即在五至中，不手既無矣，易以行言實有是心，實為是事，而更歸於無思無為，不謂之行不可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閒居 十八
凡樂之於人，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閒居 十九
凡樂之於人，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言謂三詩也。三無而以三詩擬之。斯言大旨。無外
美而有味。盛而不可復加。然言豈逐其辭也。此
詩而已乎。蓋諸論之意也。孔子曰。何爲其然也。豈
遂盡于此。而已哉。君子之爲民。父兄而服。行三無
不。但三詩足以爲之。而三詩之外。猶有五種詩
辭。皆足以發揚三無中未盡之蘊也。○五起卽在
一無中衍出。非別有箇五起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旣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氣志不違氣志既得氣志既從言無聲之樂如此
其和也不違者和之始既得者和之成既從者和
之暢也閒四友言和之發外者無窮氣至言無
之積中者不言也威儀迭進威儀翼翼者敬而
之禮如此其敬也遲遲者敬而不迫翼翼者敬而
不忘上下和同言敬之感人無間日就月將言
之操功不怠施及四海言敬之被德無涯也內無
花悲言無服之喪如此其哀也施及四國以育萬
邦言其德之廣大純德孔明言其德之光輝煥然
解子三無之義起發於詩大抵援詩句以發揚嘆
見矣而北節工夫效驗先後參差所謂信手拈來
頭頭是道不拘定律有○五起用以下
美故每一起而一韻那當諸篇前首明當諸篇且

音海當讀
爲毀音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
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日無私照奉
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
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格遲遲上帝是
祇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

禮記敬業 卷之七 開居
德謂及民之德奉猶循也勞天下猶言勞萬民言盡力於天下也因子夏言參天地遂以天地日月語之天地日月之無私爲三王所執則無私在三王矣詩萬類天發之篇祗敬也式法也九圍猶九州也言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王業成天命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

降不違應時而降無有後時其聖敬又曰躋升昭格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是以帝命爲九州之式是湯所爲奉三無私之德也○子夏不是問參天地乃問所以參於天地之故○勞慰安之意○就中間摘出一箇湯來則前而禹後而文武可以例見○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天地日月之無私何如今天有四時陰陽寒暑
是也其顯設於四時中者或唯爲風或爲雨或
凝爲霜或凝爲露生物之心昭然可見何莫而
教乎而我神氣風霆之心昭然可見何莫而教
不露而爲生成物之心昭然可見何莫而教
無非物正狀其無私也日月可例矣又覆地載
其運用之迹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然以不
於人因物付物曲成不遺有不令而自不令而
之化故曰教然是教也修閑生殺流行爲公無
此之私都是渾然一理全無作意故爲至公之教

溝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高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於茲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

此言文武無私之德清明在躬如天之體
私之在身則氣之所運志之所向自能前知
下得乎此其勢天下而顧天下之所開公此
如天降時雨而山川先爲出雲者然此無私
感也詩言崧然高聳者獻也其山峻大上麓
國維嶽降神以生山甫申低皆爲周室之翰
則於以蕃蔽其患慈以爲文武之德也蓋有
此雖以美宣子然吾以爲方武之德也蓋有
而後有賢才如十亂者此焉亦有開必先之
之地新裝云清明在躬是完巴之明德印重
之體志氣如神正是聖性清明所以如神惟

說教業人卷之七

主

神所以能塞乎天地之神字是達禮樂之原神所以有財心先知之知字不是虛虛的如神觀新義云前只說湯之無私此只說文武之無私觀二節末句自見又云氣志如神以前知貼之終不妄望心無私此清明與天地合其德則其氣志自與天地同其變化有感必應提如影響故曰如神所以有治平之願欲則天必爲之開發其朕兆如將雨出雲所謂如神非乎如此更聯絡引詩言賢才之輔只是証有開必先之意所謂必先者固不一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犬王之德也。子夏

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也。

此言三不惟身有無於德又有世之德也
美宜也此亦借以爲喻言三代之先皆有令聞
都非遠道以千畧也有明明之德而令聞自不已
上太王周先也觀太王而夏商之先可知三代無

私之德益明矣。此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起立以承敎。蓋得聞至論而喜也。聞竟背負牆而立。避後來進問之人也。○敢不承。須總繳致五。五行三無則道兼乎父母。奉三無私。則德參於天地。皆敎之大者。○丘月林云。令聞就祖宗說。不知何據。不過言三代之王。必其平日有無私之德。而是名譽彰著於天下。而人心悅服。王豈自與矣。此說有理。○疑問云。負牆乃聞敎而謙退以承之。與循牆意同。恐非背壁而立。○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補六十以上蓬豆有加讓而受惡長長也三命不就
齒席於尊東讓而坐下貴貴也朝延之侮讓而不
賤尊君也讓而率之民猶有犯犯朝延不讓乎此人備
之難妨也詩言人之不善其相怨各執一偏然其
端止因受爵之不讓而遂至亡其身可不戒哉貴
人賤已先人後已君子所以盡讓也舉爵請以見
例○貴賤先後總是不驕不爭的意思或謂賤之
所不在則貴人賤已欲之所在則先人後已與上三
讓不相蒙而五月林謂貴賤以位言先後已以爵言
亦似不必○受爵不讓諸說皆作酒爵解謂以杯
酒啓譽也獨集解從詩作爵時
○此上二節所以嚴辭讓之坊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
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浚百姓則民之報
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民則所施者當乎上天之理令乎民心之公故民
戴之如天所施報禮重亦說天上施說照信讓意
講如被赤心而不敢欺竭忠順而不欺
元也○此上三章皆利澤及人之坊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
則稱己則怨益矣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吾能善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
則稱己則怨益矣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所避而稱己以此待人則為厚道以此事君則為
忠臣以此事親則為孝子凡此皆非為民而然者
而民自隨感而化可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願上
之倡導何如耳不爭不與我爭也若說民化之不
與人爭便與詩不合且涉下文讓善意矣怨益亡
於上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

慶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此亦指君而言讓善謂民化之而讓人之善也詩
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以見讓善於人如讓善於
龜也夫不爭猶讓也進而無怨則不爭不
足言也又進而讓善則無怨又不足言矣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

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作忠謂民化之而皆盡忠於君也言切於事之謂
謀言合於道之謂猷良以德言為天子股肱為朝
廷倚毗也顯以名言致吾
君於堯舜熙熙然無窮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犬誓曰予克紂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

大誓周書引以証善則稱親之
意○此上四節皆讓善之坊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

謹

也猶忘也活看子為父隱弛其過也亦有寬蓋前
德之意善則稱親敬其美也亦於敬道不違意言
乃謹三年後有言而天下權衡○疏意謂引論
語明敬美之意外書備不言二字為謹親之通以
明弛過之意摘訓謂三年無改謂沒而猶掩其過
也三年不言親沒而猶思其美也二說相矛盾
來此節當偏重敬美之意則引
論語引詩皆有不敬美之意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

禮記微業八卷之七坊記

孝子不匱

承父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
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微諫二句與論語同意三
者無往而不用其情又何
置焉詩大雅既醉之篇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誼

因睦以合族言君子因睦之以合族之禮也合族
者聚族人為燕食之禮所以盡孝也詩小雅角弓
之篇綽綽寬容之貌綽綽有裕也詩小雅角弓
不睦矣兄弟亦宗族之一分之以示同耳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
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丁不敬何以辨子

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師不辟忝厥祖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烹鄰殺牛不如西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賔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騰。○子曰賓禮每進以讓。疑音體

將祭之時有齊戒以純其志有水素起走之禮以報其誠所以教民敬也陳祭之時三酒並設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民不貪淫於味也獻酬之時尊卑有敘多卑者有敘以示民有上下之等也既祭之後各俟燕飲教民和順之道也四者同所以教民也開始終儀時有肅何以觀乎是以君子過議貴盡言法度笑語貴盡得其宜也舊說謂史觀年名之作觀法看謂祭祀之時宜雅以此四者示民教民而已哉至于始終禮儀不肖示民教民而

宗廟中與祭之人已有觀之者矣室中之禮儀則有堂上之人觀之堂上之禮儀則有堂下之人觀之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蓋既有人有堂上之觀下觀之則室中堂上之容自無不肅矣看來觀之宜體之所致意謂下之所觀上之所示也觀之所傳也曰則則家所觀則以孝事君若君有之者又無不肅而示教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為人臣者以孝道事君為人少者以弟道事長則二心于君也又曰惟子之事以爲何君子人君之子也君若君也則惟命之從或曰君有故則子他事皆不得稱曰君之命也○新義通作世子則爲人少者則爲君之知矣○新義通作世子則爲人少者則爲君之知矣

禮記集說卷之七 坊記 三十一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此上四節所以嚴忠孝之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此以交際明事君之禮君子相見必先有恭敬而後用幣帛以將之蓋以禮者事之先也若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不穫穠不斂

穠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

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

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

以凶其畝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胡極端不繼之以樂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焉以不檢恭以遠罪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禮記敬業不卷之七 表記 三十五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子曰狎侮必焉而不畏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

○子曰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子曰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

禮記敬業不卷之七 表記 三十六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子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
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
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之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_巳而置法以民

九事故曰天下之人皆欲得已而安仁者之
 故君子講明仁之道以自修之所能者皆
 好仁必以無欲為至要伯必以無暴為至
 立法而使民為之則無以是之所能者皆
 無欲無畏臣庶能也則有德而無所畏而
 禮記卷第八 卷之七 三七

足知此節平爲置法以民而論議道自己形于
文取首三句又是起此二句中中心安仁非聖人不
能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人皆可以爲仁置法以
民乃以人望人之意所欲者就是仁所畏者就是
不仁乃以人望人之意所欲者就是仁所畏者就是
自己之所能言之不是重以責己之意此君子即
安仁之聖人○諸說於議道自己皆云自己之所
能者言之爲準的夫準的與立法犯重乎愚謂
議特議論之爲準的夫準的與立法犯重乎愚謂
可自我言之出口甚易而強民以從未免苦難故
君子議道雖自己而置法則以民如誘以爲仁之
利體以不仁之禍使自欲而好有畏而惡庶民不
苦于難從而仁者可多得凡自己處非不必添出
所能者君子亦不必是安仁之聖人凡有化民之
責者皆是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
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illegible]

人之仁無行仁之義弊且親而不尊有施仁之義
情而一之此弊且尊而不親體仁者所不能故觀
仁者不可以功情不能獨運故體仁者又不可無
功自外積處則曰功自推行處則曰道總是一篇
仁之成見處與仁同過不耳過則曰道總是一篇
情之重以見功之不足據耳仁知畏罪同行乎仁
者也正是功同處安利強正是情異處仁右道左
卽志至氣允道全重相資爲用不重先後之序左
右且虛人義正申其故仁屬人以本然言道屬義
以當然言須知左能助右之不及義能輔仁之行
方見相資處厚于仁四句乃其得義緣由可見裁
制之義乃成仁之物不可偏廢也通節屬爲治者
看○搜義云仁者執道也義者導道也可厚于仁
薄于義則有悅安無強教有月之親而無父之尊
矣厚于義薄于仁則有強教無悅安有父之尊而
親矣之

道治道也。至者渾然粹然。極其至之仁也。義者中
正無邪。毅然能斷之義也。考者所自持。稽考成
法。不敢輕有舉動也。人君能盡至道。則以德行仁
有保天下之氣象。能體義道。則以義制事。裁制斷
制。有表乎諸侯之規模。考則行踐成法。事不輕舉。
亦可以無失矣。○疏意云。至道即安治者義道。即
強仁者考道。又下於強仁者。集解云。至道仁義合
者也。義道厚于義者也。考道學仁義者也。○此上
五節皆言仁道而合之禮義。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惻怛愛人之
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戰
不閔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朱克本張郭

平丸

人之體任不能皆至德其所以所至皆不可以
是仁有數也義以制事本無定體隨其用之所出
皆可以義名是義有長短小大也惟但側重也出
於中心則自然有是仁愛大之仁者乎心惻然也
強行之則此資藉古之仁道以為仁者乎心惻然也
發者澤則所及者遠觀之大雅文正之篇云豐禾
以潤澤生也穀食養成人才也武王豈不官使之
乎聖王為後嗣計莫大乎遺之以人才今既官使
之則是貽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所及者近觀之
教世之仁率法強仁而燕安翼輔所及者近觀之
却風谷風之篇云戒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後事乎
此但欲以仁於其身正耳仁之有數如此義之長
短小大可推矣○通節都主為治論仁亦以愛言
說箇仁有數見人貴有以會其全不可以一得自
足說箇義有長短小大見人貴有以合其宜不可
以偏自決數世之仁須從中心惻然來終身之
法強之來

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
仁統天。故重而莫勝。仁滿行而不已。與人
相爲終始。故達而莫致。卽至也。此可見仁之取
數極多。大人欲勉于仁而全體不息。誠難也。度稱
量之也。猶求也。望責望也。賢猶勝也。勝重致遠。義
之當然。若以此盡仁之極者稱量乎人。則難爲人。
若以人之所以可能者望人。則就庸衆中有向往於
仁而差勝者。皆可得而知矣。既知彼善於此。自可
勸勉以進于極也。○取數多。就在莫能勝。莫能致
上見之。疑問云。有一念之仁而擴之天地萬物。有
一時之仁而推之天下萬世。愈聚愈重。愈行愈遠。
是取數之多。極體得好。勉于仁。度人望人。俱就
行上看義字。只當箇箇字看。益人有此仁。則盡
宜舉而勝之。還便宜行而致之。但以此度量。期求
人則少有未勝。少有未致。便不得爲仁了。○義難
人若就今之大。屬望今之人。則稍有能舉能
行者。亦異乎不舉不行者矣。故曰賢者可知。

卷之七 藝文

四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歸之矣夫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

未來之歲月少矣。倘無他願之。幸望新勉之。
意如此。以下通為一句。○安仁者。未正見人當勉之。
仁者。切仰止之心。則誠好仁矣。鄉道以行。舉出簡。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
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
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
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禮記集義卷之七
禮記集義卷之七
禮記集義卷之七

禮記集義卷之七
禮記集義卷之七
禮記集義卷之七

仁者以仁而過。
故雖過亦不甚。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
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
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禮
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
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

禮記集義卷之七
禮記集義卷之七
禮記集義卷之七

禮記集義卷之七
禮記集義卷之七
禮記集義卷之七

此承上文衣服容貌而推言德行之重也。德者得之於心，行謂見之於事。服法理則必容以爲飾，言以爲華。德以爲容，比華實之理也。故服其罪而無其容，有其容而無其德，則君子可徒美其服，而不求其有華而無實也。然則君子可使美其服，不可淫其德。如衣絳端冕甲冑正服之美，皆有敬表不可淫者也。小人食魚今莊魚梁之上，獵人之爲鵝鶉鴒也，皆人小食魚今莊魚梁之功，德而受顯服爲不稱也。言之以爲有其服而無德行之謂○三簡是故爲三段首段是設言華實相稱道理歸重在德上不言名者德可以該行也。

禮記徵義入卷之七 表記

卅三

禮記徵義人 卷之七 表記

四十三

中段反言一步緊一步看前數則字見體仁不容
已之功後數則字是體仁不容已之心唯所耻在
此故所欲在彼正上下相足之辭末段又正說若
子有羞惡自實是詩則總証之○此上六節皆言
仁道之難而重
禽勉人之意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君子之出處處謂六義之爲義君子字輕皆有事
于天上居江勢勞之事於天下也樂盛拒密皆稽
田所出故以觀統之輔事猶云佐而事之也言
義者微然方正而無偏私倘惟賤事貴而不以貴
事賤豈所謂義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乎上帝
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乎天子也觀夫子此言可以
破君逸臣勞之說矣○貴賤有事
重貴邊對字重自輔字指得廣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

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謹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興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鹿覆鹿也。君臨之也。仁之厚。猶言厚于仁。非以仁屬德。厚屬心也。蓋有此德。無此心。便是愛敬吾君之至。仁至而禮亦至矣。是故君子來役。往來復。設守舊訓。作爲亦不切彼者。服用也。不踐履。不遺。而以恭儉爲讓。體貼出來。如服用一般。恭是不以寵利居成功。而求用吾寡過之位。儉是不以外

卷之六 表記

陽十四

言受大禘而求用吾無德之仁信是秉精白以承
休德而求用吾靖恭之禮是竭忠順也
而求用吾嚴上之敬是正不敢亂民也
不自尚也下皆仁人君子之事雖為人所尚未
嘗自尚身雖為人所尊未嘗自尊于位則不必其
高自尚身雖為人所尊未嘗自尊于位則不必其
則卑而尊乎此所以致其小德而慎畏乎
路義而自盡也此所以致其小德而慎畏乎
同而我之所由惟是仁神自由也天命是破豈觀
作于難必詩大雅早麗之篇言葛藟延於木之
枝幹以比君子憑祖功而起然此軌弟之君于其
求輒對不同雅引以証臨天命也譁人能之舜禹
文王周公是已此四聖人者德則大而心則小是
誠仁之厚者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小心翼翼
以明事上帝遂能懷來多福益其德不回邪故受
此四方侯國之歸也引以明文王事君之小心而
舜禹周公例觀矣○此節只重不取有君民之心
心一句而所以不敢有君民之心者只是一箇小
心畏義盡之君子恭儉以德天命都是解不取有
君民之心不必更及大德○兩引詩只重不同小

四十五

南末

此言三代偏於尊親而未流多蔽也尊命而
而不輕也近人而忠每事體乎人情而寓忠厚
之意無尊嚴之體秦墨以尊命而開陰之意
情而無尊嚴之體秦墨以尊命而開陰之意
野不文以近人而誠怒之意多也汲以欲矯其弊
故以敬畏爲道尊神而率民以事之先其鬼之不

要

可知者後其禮之可知者先其刑之可畏後其實
 之可慕皆以神其教也尊則尊先而親愛之情則
 無故民流蕩而不知靜定之所先鬼之藏務自
 勝以免刑而無耻者先罰之敵周人尊禮以矯後
 禮之失尚施惠以爲恩亦如夏之近人而忠其貴
 罰無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爲準如神服土田之
 實有數之異刑罰之施有刑而多議是也亦如
 夏之親而不害其後民皆便刑而多議是也亦如
 而不鬼作賊害而蔽于親而不尊之類都是當
 之所刑也○每段分兩枝親而不尊之類都是當
 時治體以下方指民言近人而忠夏周所同然夏
 之敵喬而野周之被文而不肅何哉蓋夏本乎尊
 命異之所制者簡周本乎尊禮禮之敵者實有分別
 既異故疏亦不同也這三樣民之敵者實有分別
 恣愚喬野之民雖是癡呆何等什實到那動蕩好
 勝就有不安分的意思了至利巧等風一熾則彫
 琢元氣漸矣○集解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

此則刑罰也。出故不責過。不求備。見其愈賁。恤下也。聖人曰。時以力挽。意再詳之。

四十八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繼子曰
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
之質不勝其文

此又兼言虞以起下文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譽
故寡經殷周之道文者責人者君若無刑賞以
之民飾巧僞以應之故不勝其敝至若無以從加
也虞夏非無文也特文不勝其質殷周非無質也
特質不勝其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

而靜寬而有辨
其孰能如此哉

此總結上文作者謂興起爲王也生則有天下死則歸土則以天下與民生而無所矜於子民如父母而已如明則有惜刑之憂非貴報於子非愛譽于人也如晦則有忠懼之憂上盡平而不偏親而愛之則說教之則尊非偏于一而不親而又事故安而能敬從容自如而不至富而有禮不驕不縱愛故惠而能散普四海而不主窮於愚由是其君子化之尊仁畏義而不敢制賤費輕實博簡中有施文以爲章而無妄動之失竟以容衆而有親疎賢否之辨此天下之化乎中也書云舜以德爲底而天下莫不歸之德爲明而天下無不明非虞帝之尊親不偏其德能如此而刑所言乎○此節只重在子矣如父子相親相愛一句正是子民如父母處愛如真弟是也

欽如明倫制器之類親而尊即在惻怛忠利見出
安而敬四句是惻怛忠利的實事又承尊親辭來
看兩有字並五而字惻怛忠利事異而機宜合
中有尊尊中有親以時出之妙用無迹所謂觀焉
中于民也如此故其君子亦化之而歸於中矣若
子如此小人可知○自下之事上而下凡二章
臣道之難於盡心唯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爲仁之
厚而后獲陳幾近之自君子之所謂仁而下凡五
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唯虞帝可以爲
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訕其受罪益寡

人臣未拜官之先必先進言于君以爲
辭正所謂信也在地已行而受命盡忠
其心正令今所納之信若見諸實事而
自獻必由先資如此故若執言以責
之焉委致

其言雖死不易無素餐之恥。鮑瞻言之罪矣。○自
獻其身是豫說後來事不重以重在先資其言上
唯先資其言故君有責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此
二句不可平說這裏方是實說自獻其身以成其
信處○歆血幡然之歎語謝對揚之身實此伊
尹傳說先資之言也濟和問答而爲書燕昭王命
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
于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

出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表記

禮記敬業人
卷之七
表記

五

難。以違其。所願。而不受也。不家食。大畜之象。辭謂
 大畜之君子。才德所蘊者大。當食于朝。而不食於
 家。則吉。引以明爻言。
 受小祿之不可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與。小雅曰。靖恭
 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凶。

不下達者不引君於汗干也辭戶辭也不尚辭卽
儀行不重辭也戶所由以進者小雅小明之篇
人臣能安靖恭敬其職位惟正直之人是與則神
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以與也神且福之況於
君乎神聽式穀乃言言之詞要歸到君上○愚見
下達卽小人下達意尚便佞辭說由匠人以進普
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
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聖記教業人卷之七
五十一

之意。○要看得不欲三字。以人臣之心言也。陳亦是諫然諫而至于不應。則近於託龍逢此干之諫。可謂非陳乎。然非其心之所欲也。

難進進以禮也易退退以義也由是人有
 退之辭而無跡退之失有不亂於位而人
 則賢不肖混跡而亂矣故君子有見於此而必
 謹於進退即宣王之問亦有然者有之於下
 其二悔而後進如比其鄰當土奔逐則賓一辭而
 遂退如此其易所以遠亂於賓主也况君臣之間
 乎○首四句是說賓當就賓禮於此下文三句
 後借賓禮以喻臣當就賓禮於此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
 邪信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
禮記儀典
卷之七
三

事者不然則事舉而亂矣則如釋之不治而無緒
 也君子有見於此故君以朝廷軍旅之事而佐
 其臣臣以易鳴而事不能廢矣故必慎慮以從
 事而惟好謀而成也苟不爲君所信任是不得
 其志也不得志則易怒而事不能成矣故必謹
 而從容不得志或失在已故更熟思審處以從
 直待終事而後去辭引以明終事而退也○時難
 而易盡之上九爻辭引以明終事而退也○時難
 辭賤便是不履其事也○終事而後退正見無不
 之然終事而是意輕去終事而後退正見無不
 之事引易言唯不事上義則高尚其事可
 耳豈有居位而時難辭賤以卽於亂者哉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鴉之
 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君臣人父之義。不可一日忘。而
 尚書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其
 蕪擊楚說。而曰。此皆世故盛衰
 通言。○華泉世然後向辭。辭何足
 句。世不厚辭。盡人之技。道德者
 技。葉在。則行盛而世盛。技葉在
 衰。則言盛而世衰。

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
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
飲

親人者既不以辭盡人則君子之自處可使尚其
 辭乎三者不能則不問不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
 如水則淡如醴則中然淡者無後怨而可炙甘者
 取悅于後頃而易壞小雅巧言之篇凡言甘者必
 將有以盜平人餒進也
 引以証甘以壞之意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
 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
 心之憂矣於我歸祿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彼則以惠人而實不至則人怨之而苗及其身矣
則雖爲人所怨而不害乎信義既不當與而信
以不可失君子寧爲此拂爲彼矣衛風張之箝箝
宴和余也旦旦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後之反覆
乃是始者不懲之故今則知之何哉亦已而已矣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

不以色親人言必以情親人也若情疏而貌親則
小人中之穿窬而以君子肯爲之乎夫子又言接
人者情貴于辭辭貴於考者則古昔解先王不
爲無稽之言也亦實而不序之意也作解○情辭
俱宜莊接人上看重上句方與上文有情
○以上四章皆言君子期于言親之實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不相襲也

事謂郊社也。天曰神。地曰明。卜筮之用。用計筮以
擇也。必用卜筮者。不蔽以其私。繫之物事上帝。

富備也。乃今具充足之意。非備辦也。后稷之祀。宗廟惟取足於恒。恒。陳也。不貴異物。可謂易備矣。外其告神之辭。則恭而不慢。其心之敬。則位而不望。望。孫。薄意。誠足以神降之福。而其所受之祿。傳之子孫。有國有天下。久而不絕也。古史。雅生民之若此。肇同始也。言自后稷始祀之時。已盡其誠。而無幾。無罪悔矣。所以迄今而子孫受祿也。

王夫

摘訓云敬則用祭器與坊記同君子泛言謂君子之敬賓客也猶用祭器以燕饗之而不敢廢况君長之尊乎是以爲養侯者必守其朝見之常期而不廢必如其卜筮之吉期而不違以敬事天子及大國焉是以爲上則不爲民所責敬有以化之矣爲下則不爲上所責敬有以應之矣可從○首句不重引起下文也對已之民則已爲上不責於民不爲民所責也對天子大國則已爲下不棄於上不爲上所棄也總皆敬之所感○舊說君子指諸侯爲上小國之君言敬字提起包下二項來則敬禮故用祭器此天子適諸侯大國適小國時也不廢二句串看往則敬事故詢筮龜此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時也敬事君長總承二項○疏意云天子大國之君爲主而敬來朝之賓則用祭器是以諸侯之爲賓者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云云後二說皆不如摘訓

禮記敬業卷之七

禮記敬業卷之八

京山楊鼎熙緝庵甫習

緇衣第三十三

此篇乃公孫尼子所作大指言君之所以治民使臣民之所事君交友一以躬修爲本

子曰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此篇乃公孫尼子所作大指言君之所以治民使臣民之所事君交友一以躬修爲本

子曰奸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樂

禮記敬業卷之八

緇衣篇之八

加矣小雅巷伯刺幽王之詩其好至通館校案無以

吳無以加矣人君好賢之焉如緇衣惡惡之深如

巷伯則爵命不必責而民自興起于善惡之深如

故曰不試而民咸服然則作惡爲善也服則不爲惡

矣大雅文王之詩言成王儀刑文王則前作爲

引以明好惡之刑緇衣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

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

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

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

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教以德而齊之以禮其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若政刑則強其必欲民能無過避苟免之心故

以刑而所謂德禮也民親之知父母之情而不倍

爲不善正宜感之以德禮乃制之以刑惟作五虐

虐刑而以爲法是民有惡德而三苗之民亦遂

絕其世也政刑之不足尚此其例矣五虐之刑

鼻則耳探窺竊而面也此所以中民爲主以首民

引起而又以末段反証之雖中段申言德禮之效

未段申言政刑之

效還分賓主爲是

子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

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

行從好來故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也表標也

禮記敬業卷之八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此即一人定國之意禹立三年言未久也

遂如遂生之遂以仁遂謂因君之好仁而各以其

仁自遂也豈必盡仁言豈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

是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有慶有善也大雅下武

之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乎信於民而天下皆

仁之意正見上爲民之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故長民者章志貞

敬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詭其上矣詩云有

德德得四國順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緡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情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

聖學最要 卷之八

云淑慎爾止不詈於讎

轉音弗與同德

五

綸後也。林氏索地以絲視綸則綸如以綸視緯則
綸九言王言策律及出而聞之天下財太然則六
人不可以游言倡乎大人卽王者游言淳游不實即
不可行之言也。雖行不改言謂似乎可行矣而細
思卒不可言則仍非可行者君子寧弗行矣而細
思總亦不可行之意。言危行危言謂所行者不安
可行則行不安而行危言止謂不倡游惰也。下民象
而言危君于弗言弗行止謂大雅抑之篇止容正
之言不危行行不危言矣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正
也。譬遇也引以明愼行而慎行總歸愼言也。○其
說危遇也言過於行而難爲行是言危行行過于
言而難爲言是行危言疏意危行高也言不高于
義云危與安對不可言不可行使于理有未安處
是謂言危行行危

言較前說爲勝

子曰君子運人以言而禁人以行言必慮其所終

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
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言命令也。命者可以遠人。不善而禁人。則禁人之言。必以不善。雖禁人。人自違之。此空言。不足以禁人。其實行。乃是以禁人也。發言之初。卽慮言之所終。不可行。則不言。所行雖善。必稽考行之所禁。若度其有缺。則不行。此謹言慎行之事。公之爲禁。人以行也。所以爲謹言慎行之証。大雅文王之篇。言文王之德。亦不越敬止而已。又以証君子之謹言慎行也。集解云。數止言行。皆敬也。有理。此節卽民從好。不從令之意。重在禁人。以行上。下文只依此說。云言慮終。行稽敬。都是已分上事。違言行都在禁人。以行之。行字內舊說。慮終之事。卽道人之言。則盡于言。便說不去。兩其字。就諱行說。

卷之八

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歸於周萬民所望。

貌有一定之度則君德光矣以此作則於土而
 整齊其民則民德亦一而不貳有常矣詩云雅都
 人士之篇周忠信也狐裘黃黃不貳之意不改有
 章有常之意如此則上之行歸于忠信矣萬民有
 不望而效之者乎○齊者齊其德非齊其容貌也
 服也一字從齊字生民德一是民各自一其德也
 雖不專拈容服然亦服不得在務修德以稱其容
 服上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成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民德之厚，猶有善之一途，若於習而惡焉，則善矣。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政以正人，教以化人，而有不行之者，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迓，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堯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功之臣則遠臣之情無所不至言臣之
遠矣大臣所同之事也言臣之
視大夫卿士亦為內矣言臣之
屬上大夫卿士亦為內矣言臣之
小謀大不同相此以奪其柄言臣之
成其隙在不治之先從古大臣言臣之
句又廣言之上通臣謂近臣又言臣之
臣之大者○新義通臣俱作言臣之
近句云既以有以慎之則侍御言臣之
遠之奸伏于內亦無事遠臣言臣之
遠近之間雖統自在也何庸以言臣之
理命三句看來亦不必如舊分言臣之
尚知小之不可謀大獎之言臣之
不可疾正况若天下者乎言臣之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喪而

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聖

大人以位言也曰所賢所賤亦明知其賢與不肖
之良而用非所賢所置非所賤蓋其初出於本心
不親而用終奪於情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始而求
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竟執而之視
如仇仇然亦不謂力于我矣仇仇者不一仇之無
往而不背其意也君陳周書五篇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火大人溺於民皆在
其所繫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
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小人民也君子大夫也大人天子諸侯也
所陷也三者皆於其所繫處受溺水以於人
近而人溺於火遠而人溺於民而溺於民
即不可不敬也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
而不可不敬也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
正如承○如承○如承○如承○如承○
大言○如承○如承○如承○如承○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

則釋寬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

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

違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禮記敬業卷之八

伊尹告太甲不可顯越其命以自取覆也必如虞
則無不中也括矢末倒故處也傳說告高宗謂言
者或輕與也夏衣所以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
動也違也夏衣所以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
信爲周書也夏衣所以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
亦能周書也夏衣所以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
當詳無誤也防患三言禍患乃所自爾四言忠信
乃所自盡也此節連慎於口誠誤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
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
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

我周

私惠之言以私意厚人者謂之私便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尚公不尚私若人以此加之必不割受之予已也詩小雅鹿鳴篇周行大道也人之愛我者示我以大道引以明人私惠加我則非對我矣惡可

子曰苟有事必見其軼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

此見言行之當謹也苟有事則乘之而人見其軼有衣則服之而人見其敝以與人之言行無異也但宜之則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故詩言行之不可掩如此何可不慎引詩明久服無厭必

見其敝也○集解云必聞其聲必見其成有不合其極不已之意故引葛覃詩以明之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

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

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若璽曰在昔

上帝既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從隨也○詩文飾也言而飾則言必虛其所終知行而隨言則行必期于可言於成不可飾也然言易而行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而無所飾則民亦不致張其大美而欲覆其惡也詩雅抑之篇引以明君子之成其信也○詩書言者上帝降罰則於其身引以明君子之德集大命於其身引以明君子之德

也○當以信字爲主飾即不成信字○人者多張之意小者掩覆之意所謂飾也○周音訓則音申觀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兇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絕而祭

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爲卜筮求占於龜筮也○論語與古之遺言見非多於此也龜筮不能知也○先知如龜筮不能測其心術也詩小雅無憂之篇龜筮既厭兇命與今書大易其有說焉今始取事神則難一句與詩明龜筮不能知之意其引易取或承之羞一句與句以明人不能知也○書本作罔及惡德惟其義

推厥故居政事惟恐其於祭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故卦九三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以順從爲象則婦人之道也

奔喪第三十四 闕

問喪第三十五 闕

服問第三十六 闕

問傳第三十七 闕

三年問第三十八 闕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無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古者制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無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又言其義也。可以為文，以下則見其常。被土，長短適中也。續，猶屬也。衽，衣襟也。深衣之裳，上局於衣，則裳之前後皆衽也。續衽者，凡裳前三幅，後三幅，前與後分開而不相屬，此則謂布六幅，針裁為十二幅，皆上狹下闊，自後至前連合縫之，不殊前後也。鉤邊者，恐斜裁之處，有縷散弛，故既合縫之，又鉤轉其邊而覆縫之也。要，裳與衣交接處，裳之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則七尺二寸也。

禮記深衣第三十九

十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

裼，上毋裼。當無骨者，袷者，肘者，走取音却。

袷，神與衣接，當腋下一縫，合處連圓轉也。肘臂中曲，節也。袷也。深衣之帶，惟當解，解則無骨之處，此近取諸身者，大小長短各隨其人，而不拘尺寸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深衣全制，總十二幅，衣四幅，袂二幅，裳六幅。一歲十二月之六陰六陽也。前不長，後不短，而此言言之名，制之大原出於天也。袷與身齊，而漸圓，袷以至於袂，是袂圓也。袷也，凡體服衣領皆直垂而下，惟深衣則曲袷於胸前，是象矩之方。踝，足根也。衣之背縫及後裳之中縫，如繩之直而負於背，以及於踝，是象繩之直也。下齊，裳末緝處也。如衡之平，○袷音却，踝胡反，齊音咨。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為衣之大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為衣之大也。

所以袂圓應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也。負繩之直者，欲其為政如繩之直，而不枉也。負繩之抱方者，欲使守己之義，如矩之方，而不邪也。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六二之動，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其所當身，體意心靜而為體，本自平也。故警則權心之平，傾則動而為用，安危無常也。故警則權心之平，傾則動而為用，安危無常也。

禮記深衣第三十九

十

之安危，即衡之輕重也。故下齊如權衡者，欲人安定其志，而使心得其平也。重衡說以平為主。五法已施，無所不備。規矩之法，施於衣也。其直，權衡之法，施於裳也。規矩之法，施於衣也。其直，權衡之法，施於裳也。武兼之者，惟深衣而不可為文。端冕文服也，而不可為武。則布其色，則白，故曰：非貴古服，以朝祭為上。深衣則布其色，則白，故曰：非貴古服，以朝祭為上。深衣則布其色，則白，故曰：非貴古服，以朝祭為上。深衣則布其色，則白，故曰：非貴古服，以朝祭為上。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緇，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純，衣之緣也。衣即深衣，續者，緇文，重慶故備五采，以為祭也。具，安純，青緣，丁縷也。孤子，純素，致哀也。

縱使與邊之純各廣半此雖深水中小魚亦有制度

投壺第四十

此篇係以下兩條樂射通用之禮亦儀禮之正經也請飲馬以上為經算多少以後為記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
某有枉矢嗚呼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其既
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嗚呼不足辭也敢
固以請賓曰其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
矢嗚呼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其固辭不得命敢
不敢從

禮記集說卷之八

十五

中刻木為獸形謂之壺利以盛箭謂之中者以祈
甲為義也矢將以投壺故主人奉之申將以待獲
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

曰辟

受送皆矢也雖旋不敢直前避之容也曰辟者告
之使知其不敢當也賓未受而先拜又尚在主人
之手所以盛箭曰辟而不答拜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既拜送矢於賓主人又自受矢於賓者皆作
階而進就兩楹間視投壺之處所也退反位之
位而向揖賓以就投壺之位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司射進度壺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矢與

賓主就筵之後司射進自西階度壺而令使人
立于賓主筵之南其間離席以二矢半為率度
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跪而設之既設
中乃于中之一西東而手執八矢而進所以起勝
者每一矢而一筭賓主各四矢則八
筭矣執之而起為告賓主各四矢則八

請賓曰願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
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
主人亦如之

司射執筭起告賓曰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
為入則為之釋筭若以未入則不然比類也賓主
不當更迭而投若不待後人投而巳類投雖入亦
不為之釋筭筭三番則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
是正禮故謂之正爵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
為馬也馬既立是筭然什之則為筭在投之時立
之後為馬莊勝之時每一入而即什一筭所以東

十六

其入之數每一勝始立一馬所以表其勝之數也
一馬從二馬者投壺禮三番而止每一勝立一馬
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若勝偶得二
馬則立一則取勝偶之一以足勝耦之二為三三
主人亦如之以此豫告賓主者欲其遵之而行無
失禮也○集解云立馬
謂別立一筭以紀勝也

命茲者曰請奏狸首問若一太師曰諾

狸首詩篇名也賓主燕會不以微薄廢禮雖諸侯
之射亦可用也司射命樂工奏此詩為投壺
之節間歌也有一章而欲不疏不數均平如
要與投壺之疾徐行止相應太師樂官之長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
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此正當投壺及釋筭之際左右告矢具謂賓主之
黨皆受矢而告矢具也於是請更迭而投有矢入

此三番投畢慶勝者之節正爵旣行請馬面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處亦賓方而主

其鼓 ○ 日 ○ 口 ○ 半 ○ 日 ○ 口 ○ 半 ○ 日 ○ 口 ○ 半 ○
日 ○ 口 ○ 半 ○ 魯鼓 ○ 日 ○ 口 ○ 半 ○ 日 ○ 口 ○ 半 ○
日 ○ 口 ○ 半 ○ 日 ○ 口 ○ 半 ○ 日 ○ 口 ○ 半 ○ 日 ○ 口 ○ 半 ○
薛鼓

圖者擊鼓方者擊鼓擊鼓七而鼓聲五爲鼓之半擊鼓五而鼓聲三爲鼓之十鼓聲四而鼓聲六而鼓聲十二爲鼓之全射禮隆故鼓聲亦從而隆取用指魯薛而言

○舊本後圖乃附載者不用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達大也。章甫所以表明丈夫博學君子所重。至於服則不遇隨其鄉土所宜而已。○此與答問陳同意。正欲啓其所當問而勉之以學也。

十九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達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要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珍已足貴重之物而又以席藉之以防外物之或
 辱尊之至也此喻其德之可如如珍之在席上耳
 強學者其博可資忠信者其誠可托力行者其立
 可委四者皆有所豫於無所求於人故曰自宜
 所謂待者足以待之耳聘是弊聘問是顧問舉是
 任之爲股肱心膂取是使之以理煩治劇
 ○僕攜相坐久則疲怠故必更易其僕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齊粥若無能也其容

中猶正也。衣冠皆適於時。不作去聲。適實招。謂
之至。不必云。廣其德。讓本君子之實。而使其大
似。漫不加意。故如懷小者。似曲為珍。而後知容
非君子所作。意。但盛滿者。如作。最而不知。如
處。又如。扭怩。而不敢。為難進。易退。以實。禮言。出
卑謙。絕曰。如日若言相似。而實非正。借不好。處以
形容他好處耳。大。說如千。則萬。變非輕。非視小
義如草。食豆者。不履。跡而疑之。○集解云。難進易
退。以爵位言。病窮句。正形容之可從。

需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
余不爭陰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
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二

立身而可任重二句雖分承其實亦互相爲備豫謂所備者預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

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

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

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忠信則其德可貴故以爲寶立義則其身之所處而宜故以爲地多文則道明有明故以爲富此儒者自修之德也若其應世則以義理爲之難而祿之又易祿之易則畜之又難得非以隱居而祿之可行而後行否則違世不見知而不祿非特而不取義可合而後取否則見棄而不祿非比易祿非無事而仁去其職事則祿而後其祿之所由得蓋心主於行而非愛利以詩祿爲首之自爲以德應世以義如也

也忠信義文自修皆所有之真

合先勞後祿應世非立已千峻然不出中書之
彼日近人有如此者○非時不見以言言
世之先非義不合以士就言言
是親近於人猶不為己甚之意爾亦自應世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却之
以衆用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轟攫擄不程勇者
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
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言者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其飲食不瀦而居其過失傳毫墜之故故仙有
可以敬辨之退而無可以面數之退亦由其秉剛
毅之德而充治精嚴故無大過如此○親三事足
不屈於威武居處三事是不屈於物故曰剛毅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以忠信存心則人不欺欺以禮義制事則人不取
抱義而處隨時而與道俱也且自信甚篤雖有暴
政加之而不可奪其志也○其自立有如此者
當天下之用而不求其利章自自立論其所信所
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義焉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單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
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詭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禮記集說卷之八

其仕有如此者
易水而此合其一體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
食而此三日二日并攝一日之食也其食如此宜
於出處之間委曲遷就然有所陳言於上而不敢
違守道而止也仕則為道而進也止不敢以詭
就如此此所以為儒者之仕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者身雖往而志不遷其憂思有如此者
矣正宜見用於世以養其志也○但能危其身而
往則來之志先不可奪雖或四事而志竟伸而

不居蓋未嘗一日忘而好之病而必欲明正之
下人心也其要思何如○為德為賢此便是受世
之心通非達世以下舉其時勢之變而隨之不忘
以見其憂之深且難矣故身雖危而志必伸
也○集解危起是謂起居之際動有危
也○信謂自信即不可奪之意亦通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
不即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恭賢而容
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窮猶止也幽居而不窮而有守也上通而不即
禮之用也儒者學行時節內不失已如此而猶
不即於人焉蓋禮之和不為與而儒者則忠信之
行其方隅如四民之合而為國有分際而無主
是謂禮之行也○導發云以學行為主惟學行之
禮記教業八卷之八 儒行 三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
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
賢援能有如此者

親然一無所附惟程其功積累其德而進達
之不求報於所舉之人上不求利於所舉之事
舉賢援能一出於至公如此○程等之積累之不
以一事偶合輕許其為人實但此節只重為賢
之公不輕許意還然亦必如此○由居居使之
行義曰達君得句不可與苟利句對益則席未
以共治國家君之志也○國家享安富之利則人君
之心矣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告相示欲其進德修業以為任舉之地也居常
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憂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
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或久在下位則相
待以同升或處於疎遠則相致於常路此所以任
舉之實也○其言舉賢援能所以待天下之士此言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以薦舉之事○疑問云任舉不專是任舉於朝
廷之上或窮或達任重而道遠皆有職之當盡者
世儒但見有爵祿相先句將久相待遠相致通曲
解在升進上去若此則所謂患難相死者亦將死
於爵祿乎大抵相告相示是耻獨為君子必欲友
朋同歸於善也相先相死是好反悉與其相待相
致是彼此終不渝若此等人同處於達克堪國家
之重寄同處於窮克勝道義之重託是為儒者之
待而不志遠相致而不遺是始終如一之君子也
禮記教業八卷之八 儒行 三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
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歸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
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

澡身浴德正己以為正君之本也陳言者已有所
見而陳之使君日遷善遠惡而不知至於過已形
未形之時使君日遷善遠惡而不知至於過已形
則舉而明告之然亦巽言諷諫不暴驟而失節也
其行本尚不必形人之短以自見其才不多不
加增其少以必形人之短以自見其才不多不
達可行於天下也世亂則人皆退避而彼不
欲以道濟天下也與其亂則人皆退避而彼不
所可非不必異乎此北皆人所難而儒者獨能
而不任己之私情也

之故曰特立獨行前言特立前句之意居此加
獨行達道之義居後引其若曰不知曰不急為
與是格君心之非係引其若曰不知曰不急為
寔絕無纖浮急遽之習自非於道者不能容委
臨深二句也俱根事君來摘訓欲不指定文與行
講極是疑問云耻自高焉則誰為重世祖可退而
少世治可進而或自輕焉則誰為重世祖可退而
合者非也其誰與易人皆附同然其中不可苟
者非非也其誰與易人皆附同然其中不可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
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

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慎靜者謹而不敢動也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尚寬
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
重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

禮記大學八卷之八 儒行

五十五

通於文章而不獲野慢強毅故能砥礪廉隅而不
外其所能者而於諸侯之分國視如錙銖之輕以
作爲如此者猶不臣不仕也其心之謀度身之
胸中養得此一不妄動的力量是道學中敬守的夫
守其律身自然文雅中自得自然博洽中有精一之
儒有合志同力營道同術立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
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
其交友有如此者

武內而志之所向則與之會合而不同其於外而
通之動靜則與之潛爲而同其於內則有協
濟之樂而無下而不交之情如此可謂爲矣所以然者

以能擇於未交之先取儒者之仁必內本於方重
外以立乎其宜則素行已爲端人由是內本於方重
立義者則進而與之友而退而與之友其交友之善何如
其交友之善何如則素行已爲端人由是內本於方重
後以立其文又進而與之友而退而與之友其交友之善何如
此說便不消後三句了則樂二字輕只重在不厭
上當以不厭不信爲主小註作三項平說誤矣且
以是立爲對位相等相下爲尊位相讓不知何據
說者多分首二句爲窮而相下爲尊位相讓不知何據
友亦爲舊註爲位相等相下爲尊位相讓不知何據
行不方立義則素行已爲端人由是內本於方重
不宜平對言本方以立其義如此禮始得同謂本
之同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
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議者仁之
禮記大學八卷之八 儒行

五十六

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
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仁也四德百行無所不備和厚易處仁之初立基
處故曰本與孝弟爲仁之本同意處事敬慎乃仁
之實地寬裕有容乃仁之作用遜以接物仁之能
事也禮儀節文仁之容貌也言議仁之文辭也入者
歌爲樂仁之和順也分散貨財仁之施與也入者
皆仁之事惟儒者兼有之宜若以仁自任而猶不
自居焉尊讓之至也尊是重仁之道而不取富讓
是遜仁之美而不自居尊讓者皆仁也但尊字屬
道讓字屬已耳○八者總是仁道之流通未着人
至兼此三句方實就儒者說○集解云尊讓謂其
德至尊而讓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怨君王不累
長上不問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

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恩音渾

謂者如有所失墜獲者如有所割削皆因得失
 之猶尤者驕夫之盈詘者吝氣之歉也恩厚也累
 係也悶病也君上之文而言儒者之行無一不備則
 司事吏也故承上文而言儒者之行無一不備則
 焉往而不善故不因貧賤而賤不困富貴而尤
 鄙不見辱於君上不見用於有位故名曰儒今衆
 人不不知真儒妄爲之名故人常以儒相毀惡可豈
 儒者之過哉詒者誡其言病者警其行也既至舍
 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
 益信儒之言則不誨不必言矣益義儒之行則不
 病不必言矣此四句記者爲哀公言也故曰吾世
 弟不累父兄也不闕有司
 爲民不病官府也極是

禮記集說卷之八

儒行

王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冠義第四十二

古者二十而冠故儀禮有士冠禮此則釋其義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
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以正君臣親父子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而
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
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威儀倫理皆體義也威儀不忒而禮義備倫則既
教而禮成立然非禮何以盡之唯冠禮一行則既
備成人之服者思文以君子之容而容體得正顏
色潤澤辭令得順父子君臣長幼之間自各盡其
道矣禮義之備與立皆從冠始聖王安得不重之
哉○君臣父子長幼不可無只聖子區勿違備是

無欠破立，是無領袖。禮義備，便易人達。故始便，是人道立。隱然也，伏成人之者，在然。故由冠始，故繫永冠而後服。備云云，三加便有。三加之服，服是服，便有是容。色辭令，冠非禮之始乎？故聖王垂之，重冠，卽一簪日筮賓等。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也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並日以求天之吉筮賓以求人之賢所以重
 以重禮也禮爲國本可以識聖王重冠之美矣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黜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此酒之意如醢之言醢盡飲之各無酬酢之始於

所以爲成人敬也冠而後賓字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真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亦主通子言鄉大夫掌一鄉者鄉先生鄉老致仕者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故古者重冠禮記敬業八卷之八冠義

二十九

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所謂成人者非謂師備異於童稚也將責成人之禮孝弟忠順之行也禮之當重在此四者而爲人治人皆本於此故曰重冠而冠則四禮之始嘉事之重故又重冠也重冠而行之於廟所以尊敬重事而不敢廢自卑學祖而不敗也冠義一禮行焉

昏義第四十四

娶妻之禮以昏禮期謂昏時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姻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納采者納雁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也昏禮之始也請期者請昏禮之期也

父親離子而命之適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適主人禮記敬業八卷之八昏義

三十

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

卺而醑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又曰親者重也男先於女男先於女則陽剛以帥人爲之也女後於男女後於男則陰柔以承人也親受之於父母以適於女之父母也御婦車以承之親授綏以親之也

其祀

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

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君臣有正而後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終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自納采至請期皆重正也親迎親之也親敬妻至是謂禮之大成或男女之別上昏之禮乃所以立夫婦之義於既昏之後有別固以有義則國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惟之以事父資之以事君三綱之正皆自此始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粟栗段脩以俟饋婦祭脯醢祭醢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禮記教義卷之八昏義第四十四
而必夙興沐浴見而必以粟栗段脩為饋執醢醢事而必祭脯醢及醢者示敬事自此始所以成婦禮此婦之始也舅姑入室婦必以特豚饋者示供養自同醢醢是使婦執醢事享婦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舅姑共饗一獻者主人之代也代為主於外婦之代也代為主於內故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妻預益也故婦順備而後內和

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惟婦德修則清忌之嫌不起而內以和婦功則帝用之需不匱而內以理此家之所以長久故聖王重之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上言重責婦順於正妻之時此言教成婦順於朱絲之印惟以諸侯之宗女言也祖廟未毀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則於君為疏故使女師教之於宗室之宗室貞順言辭令客所出之祖也芼之謂菜也

禮記教義卷之八昏義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

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六官天地四時之官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其數亦如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通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通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

禮記敬業入卷之八

卒。顏又是呻吟酒而並言之。只是就席中席末見得貴禮賤財之義。就席上指點見先禮後財之義。至於貴禮賤財。先禮後財。無說開去。不在鄉飲上子。但共義則在此。取人之輕禮重財。不是無良心。只是爲財的念。暗所困索了人心。爲禮而起者少。爲財而賤財。禮自然貴重了人心。爲禮而起者少。爲財而看以美仲之辭。起此敬禮讓財之心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諸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禮記集說卷八
奉之入
痛飲
三十一

也賓三揖至於階主三揖以賓升堂於是禮至而
行獻酬之禮此時主人辭讓之節甚繁及升堂而
酬天然介猶坐飲道辭主人至衆賓則其升堂而
受獻爵也惟祭酒則坐飲則立矣既飲之後不辭
主人而即降祭酒之賓遂則介執而衆賓又報也
吾觀於鄉飲下五項意節文委曲有名分等威
之端而儀則詳明無妄亂放流之非新裁云重一
造字蓋王政不止於鄉飲而王者之道盡於樂飲
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鑾而不流也

工人升堂以瑟散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
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下吹笙者入於堂下秦南
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
酌以獻之所以勞之也歌與笙皆畢則堂上興堂

更代而作堂上先歌無舞則堂下笙笛歌吹樂之
歌有山歌有室歌堂下笙笛歌吹樂之
堂上下歌則笙笛作工歌則笙吹歌吹樂之
工歌則笙笛作工歌則笙吹歌吹樂之
而樂工遂出此時將旅酬一人爲司正以監之夫歌
樂以告衆又立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夫歌
流放矣○獻之於先司正以監之夫歌
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篋承
賓是將此獻實之一証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必長以齒終於沃洗
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前言介無爵衆賓無爵未歌之時也此言賓酬主
主酬介介酬衆賓賓酬主介只一人無少長可序也衆賓
指衆實言蓋賓主介只一人無少長可序也衆賓
固以齒矣一述沃洗之禮無不然者如此始爲無
禮記敬業八卷之人鄉飲 五十九

除說屢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
父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
也

前此皆立而行禮至此微祖之後降復初人之位
脫屣升堂而坐行無筭爵朝以饗政而鄉飲聽政
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夕以修令先夕而罷猶可
治事是莫不廢夕也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章終
竟申遂無少闕失也修爵見燕飲之安樂不廢與
終遂見不亂○朝莫二句不封只重下句言朝固
不廢朝矣莫亦不至以修
爵無數而遂至於廢夕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結上四節禮五行以修己則足以正身推五行以
治人則足以安國天下之本在國故國安而天下
安天下安則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
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

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此合下五節中釋存八節未盡之義立之賓主象
天地以經之則賓有德而當尊主盡仁而致養禮
之大綱畢矣立之介僎象日月以紀之則介輔賓
而德明僎輔主而仁益顯禮之衆目張矣立之
三賓如三光以參之亦以輔賓而參於經紀二賓
之謂也叙行於此故曰政教之本○立賓以象天
地立三賓以象三光

禮記敬業八卷之人鄉飲 四十

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
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烹狗於東方以養賓法陽氣之養萬物也天地間
海居東而在左故在阼在洗東有左海之義○此
方洗當東祭之義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上古以水行禮故後世謂水爲玄酒示民思
禮之所由起也此中賓有尊有玄酒之義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
南方者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
者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

鄉仁右義情藏也。

其四

卷之八 御款

所以教外別傳者何也此以王其庸爲便禪之如來知來知來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知

四十二

水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

節者歌詩以爲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爲一節騶廐
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失人則官備可知彼
出者虞所以歸功於草木遂生鳥獸蕃殖夫吁
乎大虞者所以歸功於是詩備官也此蓋詩之樂官備
意也而以備官爲節也是詩備官也此蓋詩之樂官備
之詩也蓋詩之樂會時者諸侯以朝聘會大夫之
取是詩也蓋詩之義而以前會時者諸侯以朝聘會大夫之
義能循在家母教之法天子爲承先祀供祭祠蓋
詩之樂循法者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木杜所事先
不之法乃可以與國政與此時義相合故取與義
而以循法爲節余禁言夫人不失祭祀之職蓋詩

卷之八

●

國主

之樂不失職者士之事君亦期如是故取其義之
 合而以不失職爲節也志卽詩所樂也事則指能
 盡者言明乎其節之志如天子明儉賞諸侯明
 時會之類以不失其事如天子能備官諸侯能時
 會之類知以明行之至則功已成而德行便立無
 累亂矣國尚有不安故曰射者所以觀天子諸
 侯大夫士之盛德也四樂名通就四詩講若就
 說到射上則爲節一段不必用矣志志此事故有
 此事則有此功總之皆德也上文內志正下文盡
 志於射釋已之志通是此志字上文內志正下文
 字觀盛德與前觀德行不同觀德行觀已往之德
 行觀盛德觀將來之盛德兩觀字亦不同一在禮
 上觀一在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較其德行之優劣蓋德行之立由於禮樂而比禮樂而以射選士莫如射故聖王務之以選人也通篇以射選士因爲與祭此處說選諸侯卿大夫士下文卽承有典祭不與祭等語則所謂選者選主與祭爲是蓋禮樂句有三層意相起漸說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德。諸侯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禮記故義

宋之入

知十四

士數與祭則諸侯有進賢之功數不與祭則諸侯
無知人之節不徒廢實隨在故曰射爲諸侯也若
臣盡志以督則自有慶益之樂無流亡之禍矣
和志
伊尹志字蓋志平曰敬以存仁義以加於人
的發出來所以比禮然樂而得命中也○是故三
者謂並諸侯賢否優劣都在此上來也○是故三
士遂以射試諸侯之貢士而並以賞罰諸侯也然
不可卽以此爲選吏之制則是法制非制取也此
即義之與比比字之言比合而無間也射雖求中
而要以禮樂爲事故不但口
其中多必先口此禮出樂焉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
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
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

爲正之具也

此載獵者冬禱而釋其義諸侯有事於射先燕則
禮四正而舉正禮以獻帝獻告廟所獻大牲四
也四獻皆畢乃獻此時大夫君子下及衆無不
大之皆無有處其職司而不求格皆侍禱於君
所也先行禮而後射於是安樂而有名舉射上
章所云射以禮而射也射之益於人國大矣天
子制之所以養諸侯於禮樂之中而兵不用諸侯
務焉所以自正其身而爲保國之具也則燕則
燕畢說諸侯帶珪在內是以二字却接則安則舉
來此天子二句又申言天子所以制射諸侯所以
務射之意不作效說奏字下得極妙道之
禮樂使習而安焉不知其化此養之說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矢出延射曰貴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

禮記攷索

四十五

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觀有欲射者故使子路執弓矢而延之入然却擊

雙音攪
噴
今
債

又使公罔之喪岸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
曰幼壯孝弟者孝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
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不音否

射祖將旅使二人來解警衆而還於於是公問之
求先言曰此衆人中有能幼壯孝者孝好
與流俗同頽靡而修身以俟死者
當在此兩位也去留相去不遠

序點又揚輝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益勵有存者旄音麾

施期年之高者稱道不附論道無違誤也廟有存
去者多而留者寡也三者事同上節而尤加粹要
故蓋難其人○使秦點楊解而語益使觀
者知自評村不妄居此位也○廟音僅

禮記敬業
卷之八

四六

射有三義曰釋曰舍人各有欲中之志則思所以中之義所謂釋也山是而然所謂釋者不從於非中者若所止矣故曰舍也然所釋者不從於非而以遠視鶴所請射由是而射而以射中道此而曰各射已之義不以射中爲貴也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言諸侯得其志以爲侯射而不射爲諸侯也射中則止臣爲諸侯然則射謂之樂又謂之舍者不可見哉釋已之志曰慢說理之所在恐與爲鶴處犯重舊註舍止也集解舍釋也發矢也其義易知而則有未易明者故下專以釋言之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

蓋以地進爵細地是也

此明上得為諸侯不得為諸侯之爵澤澤官也。凡因水澤以為各習射于澤則又取擇士之義以其音同也先習之而後較之所以重其選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凡為男子者必先經綸天地綱紀四方而有志於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之。此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之謂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諸正也。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也。反求諸已而已矣。

禮記故業八卷之八射義

四十七

首句且虛說下文正見之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正。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壽。求中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首二句為孔子之語下乃推明其意惟賢者能中然其心又非以賢自處者詩小雅賓之勿楚發射也。發謂酒之爵求中以辭爵乃其心有所不安非其心有所不備也。求中則爭辭養則求此見以讓也。

燕義第四十七

此皆諸侯之禮王燕禮今仁燕有二。一燕朝而燕一也。卿大夫有賜勞之燕與。一燕饗而燕二也。卿大夫有賜勞之燕與。是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古者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禮記故業八卷之八燕義

四十八

與天子同故即取周官諸子職解之。庶子官周禮職掌也。庶子官非適庶之庶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也。故總謂之庶子。子副貳也。庶子之條謂庶子之官掌其戒令有學校之事庶子官掌其教治於戒令之辭焉。止下也。正其爵之辭焉。皆未命之類。乃成令之屬于禮事者。國子即庶子也。致而委也。唯所用之。國能按任奔走服從于行禮之其分義已預定于此矣。若有甲兵之事乃戒令之屬于政事者。百人為卒五人為伍有司領卒伍者庶子官校國子以車甲又為合置其卒伍有司而治之以軍法備征伐也。然統屬于太子司馬不得而征政之力役土功小事也。存者優恤之意。國子存游卒存國子之游卒也。以其為父之國故曰游卒。以其為國之適子而別于凡民故又曰國子。政

事使民庶爲之不便國子蓋欲存恤將卒使修德
學道以成其材也修以行言學以知言春令諸學
一句乃秋治之見十考拔者春令諸學以
考其文秋明合衆之射官以考其武藝後者進
而仕之藝劣者退而教之大養之于先而後考之
于後庶于官之職無不與于燕禮而受主人之
獻與之新義云庶子就是卒卒乃庶子之名號謂
衆適子之爲卒者舊註謂庶子父之事則庶子以
人言倅以事言矣戒而令之備其材欲其爲有用
之品教而治之陶其性欲其爲六受之器諸侯卿
大夫士聽于土故其子亦聽于土子軍法治之真
之以義司馬弗征優之以恩備德屬行學道屬知
下二句又進一步說既使修德學道而又考拔之
也春令秋合連下考藝諸屬文藝武藝此正道
德之所屬而人之優劣可考而知者但此道德爲
人所習故曰藝耳

侯燕禮之義君立降階之東南南鄉卿大夫皆
禮記敬業八卷之人燕義 甲九

少進定位也君席階上君立位也君獨升立席
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通考疏

此以下皆記者舉禮文而釋其義首句管下三
條定臣位在君位上是君立降階東南南鄉卿
作一句讀不重君說只是以君身爲準而諸臣選
相次也通卿者卿士于君之旁而西鄉所以優
卿大夫不得與並太夫立于卿之下而稍近前又
以優大夫士庶子不致與同此卿大夫入而定位
在未設席之時居主位分雖尊而禮則主也此言
設席言其最遠禮雖主而分則君也此以登席言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
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
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有賓主然後有獻酬此飲酒之常禮也酒出于君
君不自爲獻主而以宰夫爲之者君尊臣不敢亢

行賓主之禮也公卿在大夫之上不以爲賓而合
大夫者以公卿之尊次于君若後爲賓則按于君
故不使爲賓所以明嫌也此上兩節雖一事各爲一義然定位居主位似
處之以情而莫敢適又臨之以分莫敢亢禮似臨
之以分而禮之又處之以情蓋席位則嫌于太嚴
賓主則又嫌于太峻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
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
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
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
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
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
禮記敬業八卷之人燕義 五十

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
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先是宰夫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饔餼
公取此饔餼以酬賓于是賓以次序酬卿大夫士
西階上君見饔餼而後賓旅酬是君始此旅酬之
禮于賓也饔餼始也旅酬地君所賜爵謂特賜之
爵也非成拜者賓降拜時君命小臣辭故未成拜
至此非而或之升拜明臣禮答拜則君禮蓋君臣
相與本自有禮特就此以明之也自臣之拜觀之
即竭力盡能以立功之義臣之自敬由報禮而益
奮則事無不洽國安而君以之寧自君之答觀之
即不虛取于下之義取之有道而後則上之取
而不相怨和與寧由賜力盡能及不虛取致之是
禮其所以和寧其具則也此和且寧則君所以御臣
下臣所以事君上具此矣然皆于拜與答拜
見之則無非所以明之乎臣禮君上之禮禮
之用此二禮字汎以爲治之禮言禮無不答只是

大夫郊祭使大夫勞于近郊也用東門廟受受使
名所街之命也拜謁拜受所賜之物也拜君命之
辱釋北而拜謁之義當云北面拜謁以拜君命之
辱凡此皆主君所以致敬于賓也自此倭彼曰倭
自下陵

卿爲上擢大夫爲承攢士爲紹攢君親禮賓賓私
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
之義也

陸記敬業人來之人聘受

五

將朝正朔之時主周陳三摺以接卿大夫之
大爲示親執醴以禮賓賓乃以私酒餞卿大夫
又親執醴以禮賓賓乃以私酒餞卿大夫
加友又以私物餞主國之君聘請卿大夫
主君受卿致事藏之禮于宮實來時執圭璋爲
信主君受卿致事藏之禮于宮實來時執圭璋爲
還王明加以聘客君臣之義蓋聘者本臣未聘爲賓
此皆以明賓客君臣之義蓋聘者本臣未聘爲賓
故主君盡主禮以明賓客之義聘臣雖賓于分爲
賓故書盡臣禮以明君臣之義也杜殺曰養生
日饒無用束紼緇也賄贈以則幣賄使臣也餐有
酒食無用皆在朝廷燕在寢卧解云私面謂公事
畢使臣而主君自伸其敬也不用介相
見日而以禮物相見曰覲較舊說更有理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

兵不削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夫大聘使卿以馬幣節倭也。比年窮乏也。小聘使大夫。以幣。以馬幣。皆相交。以餉其勞也。然又必使親爲饗食。所以暹暉而勉厲使者也。厲使者。即諸侯之以禮相厲也。夫然後體行而爭息。外則四鄰相親。而不至于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用陵也。觀此則聘禮。乃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必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只重相厲。以禮一節。宜一直說。使者至厲之也。正申相厲。以禮之實。諸侯相厲三句。可作於此。天子二年又是天子制諸侯之意。

禮記敬業八卷之八 明倫彙編
五十四

五十四

禮記集說卷之六十五
重義輕財意一說謂與禮都指圭璋受之則以
明爲主故曰重賦不受則以禮爲主故曰重禮更
假貴重之物以將之惟重在禮不在圭璋等財物
也正是此意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饌群介皆有餼牢。壹食。日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名。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

客即賓也。出將行也。入始至也。積委積。上文車體。米不芻薪是也。自將行以要之初。凡三饋之積。舍館也。三牲備爲一年五牢之具。陳于內。謂任一牢在西階。腥二牢在東階。饋二牢在門內之西也。不彙實並列者。不信其數也。米門外。食時從和門。和承車在門西。薪以炊爨。從米門外。食時從和陳于內。以其爲天。魚陳于外。以其爲地。產也。乘食乘行。羣匹之食。雁鶩之屬。群介有餼。牛則無飪。腥矣。殺于使臣故也。燕盛于紫。饗盛于食。故食則一以示恭儉。饗則再以示惠。燕則與時。賜無時。以不時特賜也。所以厚重禮謂待客有三積。其乘命。古之群介之餼。牢有食饗燕禮。盡從厚以重其聘。此用財如此。其厚者。受欲極盡之。于禮也。制君臣隣國皆有以相與。而不肯自處其禮。故自侵陵之患也。兩客字。只以聘賓言。觀下文。食又兼下內外兩項。曰餼者。亦大概言之。語。

意如云其簠客于銘舍也牢則陳子肉米禾之類則陳子外也禮介曰簠牢雖是穀子填厚字要看得與下面厚字協上文不相侵陵從相厲以禮來此又從盡之于禮來旨各不同盡之于禮云者禮之所在不敢不盡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目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熟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

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長故勇敢有力至此也又進了一等見勇
 之可貴不獨在行合治國安正言其德益可貴
 亂人段之言其合治國安正言其德益可貴
 勇敢有力之可貴不在此而彼也然以禮義
 爲主戰勝無敵惟信其用件說者也順治國安
 言其效併言者也○策明而始行事言行之太早
 唯禮之至大放行之至久便見得難行了故歸之
 強有力清酒人渴三句以說專心行禮而不暇飲
 食意三不飲半成禮節承三不敢來正君臣三句
 又承成禮節來有始有卒曰成不取來正君臣三句
 時上說不可泛言此是禮節之大者故特舉之○禮
 亦云親父○和長幼者蓋諸父諸兄諸子以時
 會而交修其好故云行之于身之謂行能人所難
 行故爲有行倫理故云行之于身之謂行能人所難
 爲有義見義必爲是爲勇敢取云者勇爲而敢
 征也即強有力也由酒清人渴說到成禮節有行
 有義乃稱勇敢總說強有力者之能行禮故所貴
 上勇敢六句又覆說一下歸重勇敢之人必貴敢
 行禮義乃有用于天下義者人所當行然必先立
 定乃可見諸行能以立義謂能以此勇敢而立義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

水龍救業 卷之八 聘議

七

而澤仁也。續密以衆知也。廉而不刻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此因聘禮用玉而引孔子論玉之言以結上見玉之有德所以聘禮用之也。隙石之似王者貴賤謂用否也。比德于玉比邑之德于玉也。溫溫和潤澤潤滑澤溫潤而澤玉體之美善一仁之寬裕羣羣澤及于物也有廉峻而又不得于糾聚堅貌一智之精而不惑也。有廉峻而又不得于糾聚堅貌一智之用員也。爲佩駕服之類其垂如隊禮之遜讓也。恭養揚也。詘絕止義樂之和而不流也。瑕玉之玷也。瑜其中間美者美惡不相掩忠之不欺也。孚尹猶言信正自中而旁達耳。外信之眞實無妄表裏如一

一也白虹謂烟雲之氣如虹而白者至之光彩似
是玉之爲天也蒼天之氣亦如白虹也精神是
下山川如山輝澤澤是也玉之爲地也蓋地之
精神亦見于山川也朝聘時圭璋特升于堂不假
來帛儼也即德之獨尊他物不足以匹之也天下
莫不貴玉而道爲德者也所以詩以詠君子比德于
玉之意溫是德如玉是比德于玉而以溫証者應
王之言溫潤而澤以例其餘也溫潤等每上句以
首句溫潤而澤以例其餘也溫潤等每上句以
王之質貞仁也案方以正之德言德木人之德但
玉具之耳實在玉具此等德講不可用象似字面
至溫其如玉方幾比德意也杜解云乎合也尹訓
正也割子爲圭璋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
兩圭謂以一玉割爲四爲兩其瑕瑜不揜旁分皆
合故曰乎尹旁達謂之信曲體脯曰尹祭世謂李
官爲尹皆取割正意乎其所謂瑕
瑜旁達故爲信此解更爲有據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八卷終

十一

楚辭集卷之九 黃叔讀一過 陸士黃五月序記

禮記敬業八卷

江蘇周厚
靖家藏本

明楊鼎熙撰鼎熙字緝庵京山人崇禎庚午舉人
是書專爲舉業而作徑以時文之法詁經又刪去
曾子問明堂位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問喪間傳
三年問喪服四制九篇宋人禮部韻略凡字出喪
禮者不載已爲紕繆然未敢刪經也至明代而喪
禮不命題士子亦棄而不讀乃併經文去之時文
盛而經義荒此亦一驗矣宋人亦以檀弓爲喪禮
故何居之居韻略不載楊伯昂九經韻補欲增之
此篇獨有檀弓蓋以坊選古文多錄之以爲有資
於八比故不敢去也

讀禮記略記四十五卷附讀

三禮略記一卷

〔明〕朱朝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七經略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禮記略

記四十九卷》提要

讀三禮略記

三禮總論

禮經亡矣儀禮者儀也不可以為經先王之大法必也其周禮乎周禮非聖人不能作其六官之制與尚書周官同則為周公之書信已然周正建子而周禮仍用夏正是或周公未成之書故當時莫之行而後世復多散佚縱橫之士以意附益之往雜以後世僭竊之事如所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者春秋戰國之諸侯則有之古無是也以此推之其他制度為後人汨亂者已多亦未可以為經也戴記彙輯群書雖多踏駁未純而古聖人中正之道猶可見其大義一切制度文為可以義起而不患其論亡也刪其踏駁以歸于精約斯為善矣愚欲以大學首篇為禮經做真氏衍義之例擇于四十八篇之中取其語之相近者分為十類以附于十傳之末而周禮儀禮亦刪而附焉以為禮緯庶有當于古聖人之萬一而材質疎劣日暮道遠惟有望洋長嘆而已

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禮者非出于聖人之強設實由于天道之自然取之陰陽以別吉凶取之四時以分四制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凡此皆然非獨我禮已也聖人本乎天地以制禮故處其所存玩其所樂有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所謂盡性以至于命

者舍禮無由也然禮有大小有常變大者君臣父子之倫不可得而變也小者車旗器服之制不可得而常也大者貴賤親疎隆殺之節可得而損益不可得而踰也小者周旋進退煩簡之數可得而循習不可得而拘也君子之道莫善于時中禮者所以制中也而時為大宜乎時者謂之禮違乎時者不得謂之禮矣順時而合乎中者謂之禮達時而悖乎中者不得謂之禮矣故明于易者始可與之言禮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兩儀四象八卦吉凶無非太極太極無極也太極者中無極者時也禮本于太乙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天地陰陽鬼神四時無非太乙太乙不一也太一者中不一者時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違非時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違非時中而已中者禮之所會時者禮之所通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則學古而不泥于古從今而不拘乎今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于此

禮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又在為母期也大夫嬖人為宗子齊衰也祭祀用尸也選舉用射也禮有不行于古而可行于今者墓祭也庶人皆祭其始祖也禮有不可行于今而可以行其意者封建也井田也太宰之統宮中也大宗之收族也禮有不必行于古而可以知其得行者生母出母之服也支子之祭也禮有未嘗行于古而後人誤以為古之所行者天子下迎諸

侯也大夫避君士則不避也天子而食一太牢也君大夫弁經士素冠而飲也喪葬而毀垣也禮有必可行于今而後人誤說遂若不可行者天子之九廟也六官之多員也君在則楊也子冠而母拜之也大夫在為母期而母則為長子三年母不可以降其子而顧可以降其母乎敬所生者何遽不若敬其宗也大夫婦人為宗子及其母妻齊衰敬其宗者又何以遽同於國君也祭祀用尸選舉用射在古人自有精意然而尊卑及易邪正難明此六人情所未安也故曰不可行也若夫祭有二禮設朝事以報氣薦黍稷以報魄推報魄之義以為墓祭豈曰非禮儀禮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蓋言其識有所限非其分有所禁也使野人而知尊禰都士而知尊祖斯大善矣大夫及學士而能尊其太祖又何不可追遠歸厚誠無間于天子庶人也故曰可以行也封建不可師其意而久任井田不可行師其意而限民名田太宰統宮中之法不可行師其意而敬大臣不敢以家事自恣大宗收族之法不可行師其意而擇賢者以主之使遠近有所屬而相保故曰可以行其意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然慈母如母豈生母之恩反不得如慈母乎子為出母無服然不曰道隆則徙而隆道污則徙而污乎支子不祭然宗子為士支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于宗子之

家故曰不行而知其得行也周禮掌訝曰凡賓客諸侯卿訝大行人所列九儀賓主遠近步數亦謂卿與諸侯耳觀禮具在固無天子下堂之事亦無四時易禮之說也特牲少牢禮互有詳畧異同皆各有為而別之如特牲前三日而筮尸少牢前一日而筮尸蓋士之任輕而公事簡故得守其常禮大夫任重而公事煩故必恭以變禮也特牲嗣舉奠而少牢無之者特牲尸初入即舉鉶南之奠故加爵而後衆賓屬嗣尸而舉奠以侑尸非謂嗣子少牢尸初入未嘗舉奠則亦無嗣尸而舉奠者以別有侑尸之禮也文王獻受爵以上嗣自謂登殿之時獻者獻爵受爵者謂受上殿之爵爵非特牲嗣舉奠之謂也特牲有堂下之尊而少牢無之者特牲祭尸禮嚴尸不與旅酬故旅酬不得用尸樽所以待賓客兄弟者不得不設堂下之樽也少牢儻尸禮寬尸亦與旅酬故旅酬得用尸尊賓兄弟同之不必復設堂下之尊也若禮運之澄酒在下則天子諸侯禮取備物非大夫士所得擬也鄭氏誤說以為大夫避君士則不避此說一倡而玉漆之竹筴象笏喪大記之沐稷沐梁凡說之未詳傳之或誤者一切皆以此說附會之使尊卑倒置名器混淆將何以辨上下定民志乎玉漆天子日食少牢周禮膳夫王日一舉者猶昏禮之祭舉食舉有折俎之謂也鼎十有二亦祭言需用之物非謂一日而盡用之鄭氏以為日一太牢汰侈已甚喪大記君將

大飮子并經此諸侯繼世之變禮即世畧如康王之用冕服矣鄭氏誤以為常禮雜記小飮環經此弔服也鄭氏誤以為主人服而曰士素委貌夫素冠者既祥之冠豈初喪而可服之禮乎葬而毀宗者毀殯也殷人殯于祖故殯亦稱宗曾子問喪入而自闕者自觀門也觀門謂之闕闕門謂之門既歛則已成喪故以自觀門為禮未歛則未成喪始以自闕門為便鄭氏以毀宗入闕為毀垣示變甚無謂也故曰古人未嘗行也天子九廟說者以為分祭則朝事饋食陰厭陽厭獻酬交錯窮日之力以祭一廟而僅足豈能周乎九廟若一日而祭一廟則前而省牲後而繹祭加以散齊致齊月亦不給矣攷之王制春秋冬三祭皆祫惟春祭則植其物薄禮必簡也周官三百六十屬其人七萬有奇無常數者不與焉說者疑千里之入不足以給之不知周人因事而設官周禮因官而存名非常設之員也三公三孤不惟其備況其下者乎無事則以一官而兼數職有事則以一事而聯數官故官無廢事亦無冗員也至于鄉遂諸官皆受田以自給不費朝廷之祿平居則稅之以備軍儲大役則散之以供軍用豈憂其不足哉玉漆君在則楊說者以為袒而有衣曰陽禮雖請罪則袒割牲則袒射與喪則袒無事而袒者無事而袒于君前不可以為敬故楊非袒之謂禮弓所云祛楊之是也古者端衣袂皆正幅無緣而中衣之袂則繼捨尺袂之袂亦然

楊衣皆端故見其袪以為美而襦如者無改容也冠禮子冠而母拜之說者以為婦人于丈夫侯拜雖其子亦然不言跪拜立拜故溫公文公皆以為難行不知男尊而女卑則女必跪拜而男答以立拜昏禮舅之於婦是也女尊而男卑則男必跪拜而女答以立拜冠禮母之於子是也初冠而待以成人此禮亦不為過故曰今人亦可行也此其聲大者推而廣之繁文瑣節不必盡拘可行不可行亦惟以時宜酌之而已

禮經既止後人所記言人殊攷其同異而定其是蓋亦可難矣如周禮一書已為後人汨亂多不可信所云封國之里數與王制異朝覲宗通之制與儀禮異六服分畿而朝與王制異大裘祀天與郊特牲異陽祀驛牲陰祀熟牲與祭法異大宗伯以蒼璧祀天牲幣放其器色則其牲當用蒼又與牧人陽祀用騂自為異典瑞云子男執騂而王人云天子執冒圭以朝諸侯冒圭者冒圭首以合瑞則子男亦必執圭其說與雜記合而與典瑞亦自為異也此皆周禮之未可信者也然周公之制猶有存焉亦可據之以証他書之失六官之制與尚書周官同曲禮之建天官先六大有司士無宗伯此非周之典制也而周禮為正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而王制則諸侯之卿或命於天子或命於其君諸侯大夫之介宰視其命數大國之孤不過四命而聘義上公之使乃有七介王后副棉而祭義夫人亦副棉

王射三侯九節而大射儀諸侯亦三侯大侯九十子男之禮五牢而聘禮諸侯之使亦歸五牢此皆後世之變禮也而周禮為正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而王制昏義公卿大夫士以三相倍共百有二十百有二十者監古之初制也三百六十者禮事而增設也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大夫希冕而禮器云諸侯黼大夫黻蓋以黼黻為主而間以鷩毳希與八蜡之祭郊特牲以貓虎坊庸之類當之何足以為天子之大蜡周禮大司樂六變而致羽羸鱗毛介象六物與川澤山林丘陵墳衍之示以及土示天神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非耶鄭氏以此為蜡祭是也然則天子大蜡周禮已舉其六郊特牲所記特八蜡之二事其餘先穡司穡百種即送終之祭也其饗農及郊表畷禽獸坊庸即息田夫之祭也此則周禮與戴記互相脩而非異也園丘即郊固已方丘即社蓋天子為羣姓所立之大社也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月令社以仲春大司樂所稱冬至圓丘夏至方丘者乃樂官大合樂之事不在大宗伯之祀典則非天子大報本反始之禮可知也王制王太子王子皆造於樂正而大司樂但言國子子弟不及王太子者古太子入學則以蒞論故也此又周禮與戴記似異而實未嘗異也儀禮者儀也非禮之本也而古人所以為此儀者亦有精意存焉惜其散佚者多而後世所竊入者復不少如大射之三侯聘禮之五牢既見于前矣又如燕禮

之奏辭夏以燕其臣聘禮之觀主卿大夫為擯喪服大夫之降
幕服而大功此豈先王所制蓋由後世卿伯權自貴乃有此禮
也至若雜記三年之喪大夫士異服而儀禮則同此則儀禮是
而雜記非也雜記大夫之虞與卒哭不同牲而儀禮則同此則
儀禮為常而雜記為變也王制五年一朝周禮六年大朝即儀
禮之親禮也曲禮天子當依而見曰親當寧而見曰朝蓋以親
為大朝為燕朝也燕朝禮略故親禮獨著此儀禮之合於戴
記者竝無四時六服之異可以証周禮之妄也郊特牲天地分
祭親禮方明之祀天與地合分者正祭合者告祭也正祭則專
其敬使尊有各遂告祭則約其禮使卑統于尊也慈母如母謂
妾子無母父命妾之無子者養以為子則喪之如母也曾子問
以喪慈母為非禮者謂傳御之屬內則所云國君子生擇可者
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是也射義天子射以騶虞為節而鄉射禮
亦奏騶虞以射猶之鄉飲之歌鹿鳴四牡義無所嫌上下可以
通用也此儀禮與戴記似異而實未嘗異也戴記諸書其粹精
如大學中庸不必言矣次之則樂記學記王制禮運禮器祭義
祭統表記儒行等篇雖有微瑕不掩其瑜而最舛駁者無如明
堂位矣諸書恭錯不齊不可勝詰而反覆攷論其是非之大端
有可得而言者如王制大國不過百里可以証周禮封建之非
諸侯五年一朝雖不合於周書六年之制而可以証周禮分朝

之非郊特牲被袞象天可以証周禮大裘之非中庸期之喪達
乎大夫可以証儀禮大夫降期之非至于戴記之失而取正于
儀禮周禮戴記之所未詳而恭以儀禮周禮者亦已見於前矣
若戴記之自為異者如大傳喪服小記皆云不王不禘而王制
則云諸侯夏禘雖言時祭而以禘為名必因時祭而禘其初祖
如春秋時魯六得祀皋陶任宿須句顓臾得祀太皞之類報本
追遠之思於理固無害也王制祭統皆云夏禘郊特牲祭義皆
云春禘或舉於春或舉于夏也王制七廟而已祭法七廟之外
一壇一墠壇墠者所以告祭告祭則有廟與去祫者皆與焉去
祫者與於壇去壇者與于墠有廟者亦得與于壇墠如金縢之
太王季文王不以壇墠為重故止曰一壇一墠也曲禮自天
子以至大夫皆祭五祀王制惟大夫祭之天子諸侯非所重也
士喪禮亦有五祀非其常也天法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
士二庶人一此謬說耳司命泰厲之祀不在五祀之列周禮大
宗伯惟曰血祭五祀而已至于諸侯不得祭戶竈大夫併不
得祭中室此何禮乎周之建學其名雖出其實止二而已國學
曰學王制所云司徒選士而升之學是也即周禮之成均也郊
學曰庠王制所云耆老朝于庠是也王制云虞庠在西郊又云
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則虞庠即辟雍也成均之東曰東膠亦
曰上庠即夏之東序也西曰瞽宗即殷之右學也別立辟雍于

西郊亦謂之虞庠故曰周建四代之學也祭統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用之蓋燕饗之間稱引古義以相感發故曰示德示事不得謂之偕也王制曰諸侯賜圭璫然後為絜而祭統直言諸侯裸用圭標亦據所賜者言之非通禮也月令封諸侯以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始烝祭而頒恩非常典也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而曾子問言三年之喪不弔哭特為無服者言也至于師友之情又不可以無服論故子張死曾子越喪而往哭之此其異同是非之大略也更有後世之變禮不再見于他書者如王制所云天子立三監、于方伯之國此必由于周之始衰君臣相疑也服闋大夫造子為國君服諸侯造子不為天子服雜記云士不主大夫喪雖父子亦然此又後世天子微弱諸侯大夫驕貴而為此禮也雜記云大夫父母死而與祭于公既視濯則率事此後世奪情之漸檀弓云練衣黃裳緣緣此後世短喪之漸記者不察而誤取之其為失禮甚明也大夫士禮或上攝或下僉往不同則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相亂也因其上下而辨之可矣若鄭氏之臆說後人誤信以為古禮者前篇已舉數端其餘不可殫述陳氏集說所改正者僅十之一二余于篇中已皆詳辨之總之昔人啟闢草昧未免荆榛今者敷暢文明易于通達不敢捨前哲而自是亦豈敢雷同附和不求其當哉

讀禮記略記

浙水朱朝瑛康流氏學

曲禮上

中多錯簡文義不貫晦翁通解正其次序頗為得之學者未習姑從其舊餘篇倣此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性本直物欲蔽之而性隱矣凡徑情而行者皆欲也不矩其委曲不足以抑其欲而達其性故札者所以致曲也謂之曲札晦翁曰毋不敬統言主宰吳卓序曰儼若思靜而誠動也安定辭動而主靜也劉氏分作三項非是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應氏曰教生于志滿欲發于樂極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

安安而能遷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如尸如齊常若与神明交非徒貌為莊敬也

禮從宜使從俗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此所指者廣凡吉凶大小之事皆有之疏所言者一端耳

禮不要說人不辭費

吳氏曰用財以行札于所不當用者安以說人無所撝度是不當用而用也于所當用辭以費多有而各惜是當用而

不用也一過一不及皆非禮也舊說以不辭實謂不實言謂恐非經意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禮閑取於人不閑取人禮閑未學不閑往教

取于人者待賈而沽也取人者求善賈而沽也與未學往教各自一事如舊說則意複而詞贅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禮者道德仁義之節文也有妙而後生有節文而後成如仁莫如父子親而無殺則流于墨子之兼愛矣義莫如長幼尊卑親而無等則流于莊子之齊物矣是則仁義之賊也惡能成其仁義乎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黃叔陽曰齊之以禮則制度明品節定賢者備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而教訓可備行矣不然則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雖有教訓焉能備乎

非禮不親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

非禮不親

宦學者用世之學也漢書樓護學區人謂之曰何不宦學由是學經傳為京兆吏是也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

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鸛鳴能言不離飛鳥狸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

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

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

知自別于禽獸即孟子所云克無窮審之心也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

亦非禮也

馬氏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制為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壹而不倦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禮者所以定命故有則安無則危戴氏曰安危之幾生死之本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

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富貴而區情干譽不能不驕不淫然非好禮則內多欲者易敗也貧賤而輕世肆志不能不懾然非好禮則行不愷者易餒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

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

耄七年曰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方氏曰教起于一止于十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是則必更為孰能逃其數而逆其理哉故每至十年則名以年異事以年殊童氏曰一生事業以幼學為本蒙養基聖功也以後及時有為因年知止供是學中事耳老而傳者在國則改位避賢在家則委事授子能知止也

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

其制

其制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失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

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胡氏曰賜猶與也君子辭位不辭祿大夫不徒行如賜由君命車馬安可辭哉胡氏此說泛言人臣之常禮也若有父母者以義勿敢乘而辭君命亦何不可三命之尊雖車馬而弗自責而傲其乘梓故稱其孝不自責而踈其周親故稱其慈不自責而慢其僚友故稱其弟不自責而薄其執友故稱其仁不自責而慢于人慈弟仁信無非孝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

孝子之行也

方氏曰見父之執于進退之節有所不敢所謂一舉足不敢一忘父母也于對問之節有所不敢所謂一言不敢忘父母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

稱老

年倍以長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食饗不為樂祭祀不為尸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父母之言行未及于此而吾知其志之在此也則吾承之盡之此而吾知其義之在此則父母之志雖不在此而終必至此也則吾承之盡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象曰承以逮德也是已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許友以死謂與友同患難也如漢竇嬰曰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是已若為友報仇此戰國將俠之事非君子所為何論父母之存否乎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幼子常視母誑

長樂劉氏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惟人所模範之初得其正則無不出于正也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

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負劍謂幼者在長者之後側首向前而聽如劍鋒于背首出肩上者然故曰負劍辟咎也辟咎謂偏側近口旁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

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將適舍求母固

吳氏曰求母固者謂一宿之館隨在而安勿固求遠近之所也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僮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

視必下入戶奉扇視膳毋回戶開戶闔戶闔有後入者闔

而勿遽

上堂入戶有禮嫌于視人之私也開戶闔戶有禮嫌于拂人之意也一舉動之微而心術之即正行誼之厚薄係焉故君

凡為長者羹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不見蹤

婿至起恐父勞尊者也婿不見談謂婿將去則辭去不至見
跪恐太父也此即下文請出之意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晏其侍坐者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母側聽母教應母淫視母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

歛髮毋髡

箕者盤膝脛坐展股如箕也古人之坐皆危坐如今之跪而
以股帖足也漢末此札猶存高士傳管寧坐一木榻齋五十
年未嘗箕股榻上常膝處欲穿髮注或為緯當從緯為正緯
者餘也如周南伐其條緯左傳夏緯是屏皆是已母餘者歛
以算總也鄭氏從髮而注云垂餘如髮亦兼緯義矣

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

側向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

男女不離坐不同櫛櫛不同中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

漱棠外言不入於櫛內言不出於櫛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

入其門

長樂劉氏曰家人內政必正之于未然之始易曰閑有家志
未安也男女之志既為情之所安閑之豈可及哉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父子不同席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
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有見謂顯露也若云卓異則無父之子君子又弗與友安能
及此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于有客使某羞

指札不用樂且不賀此蓋為孫子言之若父母在而為其子
昏以代已何不可賀之有蘭離之詩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
何嘗不樂樂大明之詩曰覩天之妹不顯其光豈不大可慶
然不曰賀取妻而曰羞有客者為可受也賀則不可受人之
常事也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

名以山川則廢主左傳申繻之對特為諸侯言之若士大夫
則何所避且隱疾非常語所及陳氏以為避所難諱非也却
仲與曰以國則僭上以日月則褻天以隱疾則食舊以山川
則瀆神推而廣之必正乃順此義方之始也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

而字

凡進食之禮左執右截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

醬處內蔥藻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

曰凡進食之禮即尋常燕食亦是不待皆有折俎所云截者
蓋燕醢醢之屬詩般維旅毛傳云般豆實鄭箋云豆實醢醢
一也凡非穀而食曰般左般右截食左羹右鄭註云皆便食也
蓋截先食以先取為便羹多汁以近取為便其餘亦可類推
凡近人情不過如此則素燥濕之辭母乃穿鑿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穀之序備祭之

長樂陳氏曰古者于愛則祭先炊于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燧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焉社于田則祭先農司農于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忘本也况飲食之間哉

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辨般主人未辨客不虛口

延客食載即謂三飯時公食大夫三飯以清醬蓋以醬食載也賈氏謂三飯竟乃食載非是辨般几座蓋及豆醢之類任其所食也別言之豆醢在左為醢類座蓋在右為醢類通言之座蓋亦般也詩曰其醢維何無醢鮮魚也公食大夫三飯食會般不以清醬蓋脚醢脫矣不須醬也鄭氏以般為祖實非是賓札不食俎實齊之而已故事畢皆徹而歸之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歡毋吃食毋翬骨

母反魚肉母授與狗骨母固獲毋揚飯黍毋以箸

說文云箸飯也此云飯黍毋以箸者少牢札云康人既也注云七所以七黍稷蓋七之所取者多箸之所取者少則頻取嫌促數也一物之微必求其各當如此本草稷之粘者為黍古人以為通稱

母啜羹母絮羹毋刺齒毋歡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歡醢

主人辭以宴

辭不能烹辭以宴明貽主人以不安是正設辭以戒客非主人實辭也

濡而盥決乾肉不齒決毋嘍炙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

者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

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

却仲與曰玉藻及士相見札皆云君賜爵而後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是以首飲為札也惟燕札云公卒爵然後飲故札不必強同因時制宜故于從尊者之命先飲可也讓以待尊者之命後飲亦可也孔氏謂公私不同飲豈札有公私之異乎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長樂陳氏曰上之賜也以恩下之受也以義之所可長者之賜不敢辭義所不可雖君之賜有所不受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賜餘器之溉者不馮其餘皆馮

飯餘不祭父不祭于夫不祭妻

御同於長者雖戴不辭偶坐不辭

呂氏曰辭避行之美者也辭所當辭斯成其美如不有其義不當其物則其美者遠足以為病與偶坐者偶然耳非由主人召之則主人之意不在已故不辭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有菜即有挾惟無菜者不用則凡有肉者之必有挾更可知已後世之君有賜大臣食而不置箸者已則無札而怒人之挾不亦過乎

為天子削爪者副之以絀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絀為大夫累之士壹之庶人訖之

戴氏曰一爪之微橫斷中製何与于尊卑而聖人尤恭若此其嚴者天下之事微之不致忽所以為大之必謹也由制爪而推之臣下其有作威福而玉食者乎按此亦聖人防微之意則然學札者師其意勿泥其迹可也孔氏以此為公庭大會之札非謂平日則庶人與天子安得同堂而食爪即行師者耕之隙客或有之然其說亦太泥矣

父母有疾冠者不御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

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置疾止復故

長樂陳氏儀札疾者齊養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至
四言皆齊之事也然此亦中人之制耳文王按不交味者謂
不為臭味以悅口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而喪者專席而坐

士冠禮昏禮有側尊士虞禮有側殺聘禮有側襲側授側皆
訓特側席者不設他席意不在接人也專席者不與人共席
表樂不相謀也此言居常而側席專席惟有憂者喪者則然
非是則不可耳

水潦降不獻魚鱉

鄭氏曰不饒多也孔氏謂天降水潦魚鱉難得故不獻此即
山居不以魚鱉為札之意後說未安而學者多從之誤矣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
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搯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搯量鼓

呂氏曰古者以契為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左契者無
所事以待有所事者老氏所謂聖人執左契是也與人乘者執
左契以待之取人乘者執右契以合之此獻粟者所以獻右
契也按乘者米之未出甲者也為貢四百里乘五百里米為
未出甲可以久儲釋文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客十二石為
鼓如此則鼓制甚大恐不可搯是未必然

獻執食者搯齊齊獻田宅者搯書致
古者田地皆屬於公雖采地不得而有故春秋訊以防易許
此云獻田地者如孔子遺楚昭欲致書社地是也檀弓曰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出
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
與客並然後受

鄭氏曰車馬甲冑之類若事若重于弓而皆不若其儀獨于
一弓之授受必謹焉者蓋古者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

也于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持矢左左屈右右必有不忽之
而失其儀者此聖人之所慮也按客之左謂客之東也鄉南面
客並鄭氏以為南鄉者據士昏禮納采用鴈授于極間南面
也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几杖
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

徐氏曰少儀獻犬則右牽之與此不同豈彼為畜犬故不須
防若畜鳥之勿佛也歟

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績
士相見札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皆飾之以布
此云以績者蓋即布而績之也

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
簞筍問人者搯以受命如使之容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出則主人出拜君言

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
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范至能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政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
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廢故曲禮序敬君命之說

為尤詳臣之敬君命者以君之命為國者君居九重
之中而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豈可不統業
而自忽于出令乎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

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

尸必式東必以几

齊者不樂不弔

嚴陵方氏曰致齊將以致祭也故不以哀樂戴其心至于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為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內志為主惟能防外物之哀樂故能盡內志之哀樂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墜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五十不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生與來日死與性日

喪大記士二日而殯三日主人杖是殯與成服不同日也然皆曰三日者殯以死日數之為與性日成服以死明日數之為與來日也死者不生近而若久生者不忘久而若近聖人察于人情而致意于一日二日之間以教人孝也如此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遺饋不登壘助喪必執紼臨喪不笑

揖人必遠其位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

宋元公與魯叔孫婁相泣也樂邦曰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我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去之何以能久此之失發不及覺不及持惟敬以養其心則無此意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遺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表記介冑之上布有表纁端冕二句其義方全此文畧之呂氏曰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內外相顧所謂不失色于人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夫刑人不枉君側

君式宗廟大夫下之大夫式路馬士下之非謂同出也札不下庶人蓋謂揖讓周旋之礼庶人非不行札不責以蓋札也士相見札曰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是也大夫非不受刑不使將柳而刑之也賈誼曰燕恥札即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熱刺之罪不及大夫是也周札掌戮之職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是刑人在君側也然亦不得近君以左右贊御固非正人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

騎則載飛鵠前有士則載虎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

鄭注四載謂舉于旌首以警衆也青雀之類皆刻畫其形似耳孔疏曰軍行叩校若有非常不得傳道故舉類似之左傳云前茅處無是也却仲與曰塵埃起則前有衆伏也孔疏車騎謂後人之車騎士師謂兵衆也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結其怒

馬氏曰繪四方之星所以見奉天討之義按急結其怒如李光弼執大旗三麾至地則萬衆齊入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及兵交遊之讐不同國

後仇之其轉退之論之書矣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臨喪不情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

孔氏知大夫不自徹者孔子從祭燔肉不至也

卒哭乃諱諱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遠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有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孔氏于諱情愈重事愈輕情愈重故獨嚴于父母事輕故大夫之所有公諱公不諱私也況其他乎

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外事以劉日內事以桑日

孔叢子云凡類禘皆用劉日是外事專言類禘之事內事專言宗廟之事若洛誥云戊辰祭非正祭也故不嫌用劉至于郊禘用桑杜惟用甲又不在于劉桑內外之例則凡朝會冠昏之事亦不拘劉桑明矣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周札大事先筮後卜故法範亦云龜從筮從是卜筮並用也

曰不相襲者惟小事則然

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

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軔效駕奮衣由右上

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君未升車而自御則據于車右之車故跪以為敬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臂車馳而騶至於大門君撫

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周札旅賁氏執戈盾以夾王車又有車右以陪乘者所以防陰隘之地戈盾不及施也故門閭必下為其隘也溝渠必下為其險也其慎出入遠危疑者心已備矣然豈若後世金根車簿千乘萬騎之侈哉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

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虓下

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君子謂大夫士舊謂君下卿位謙抑已甚礼所未有位私家之位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介者不拜為其非而爰拜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必式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國君不乘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為式視馬尾顧不

過轍

此即論語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之意然人君所以自養其心
于無不正者已在于此自治、人原無二道也

國中以策筓御勿驅塵不出軌

却仲與曰勿驅自為句言以策筓撫御其馬勿令疾驅塵鞭
信步塵不飛揚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束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前言左必式所以別于君也此言左必式所以別于僕也僕
取綏跪束此亦自取綏而不跪束但式左而已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盛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步路馬謂君出車馬以駕也當君之前故盛芻齒馬皆有誅
罰若在平時不得有此苛令矣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

則綏之士則提之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搯帶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

車輪曳踵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馬氏曰人受中以生有物則以定命古人以一威儀之肅慢
為利害之所召一執主之俯仰為禍福之所係則凡見于奉
持操執行立屈伸之末者其可忽哉

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則襲

鄭氏後說以珪璋特達為無藉束帛加璧為有藉此義甚長
玉潔執玉玉與珪璋特達之襲與不襲則襲之襲不同而襲者素服也執玉
也襲者盛服也素服者所謂長衣是也盛服者所謂衾衣是
也珪璋特達重器也故盛服以持之束帛加璧常事也故以
常服持之古之常服內有中衣有裳皆修其袂而歸之外有
端衣其袂屬幅而已或衣或中衣皆見其袂是謂楊也

事則如長衣有盛札則如衰衣亦俱修袂不見袂與中衣是
謂襲也雜記衰衣謂衰大之衣舊謂衰賜之衣者非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桓楅士不名家相長安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

子其不敢與世子同名

君賜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古之士無不習射其不能者必羸弱之人力不勝弓者故辭
以疾亦實告耳不然是欺君矣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
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俗者非流俗也先人制之以為法後人習之以為俗也以為

俗則可矣以為法則可修而不可妄也曰謹曰審仍有斟酌
隨時之意

隨時之意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

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與之

日從新國之法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慕貴不為父作諡

後世以己之爵加于親出于君命未為不可若作私諡必由
于公論昔無而今有是以貴顯名亦不足教已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後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

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筭側龜於君前有誅

方氏曰此皆小過而罰之疑若已甚然以羣臣之衆而奉一
人之尊不可不謹也抑亦以防其漸歟

龜笑几杖席蓋重素紵綈不入公門

國家吉凶非臣子所當私問故燕以龜笑入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表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公事不私議

此言任公事者當集衆思慮忠益非謂局外之私議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凡家造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

家謂大夫士之家凡牲皆得稱犧左傳賓孟曰雄鷄自斷其尾俾其犧也犧之賦于民者脂肥瘠瘠察物色量小大視長短皆先定其法以賦之故曰家造賦法也若互與盆簋簠簋之類隨時所共非常設者本文亦並無此義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

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于丘木

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為是有田者不必皆大夫無田者不必皆士也故下文云士需祭器于士大夫抵功德盛則爵賞者世不多有故或進爵而不賜田或賜田而不進爵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富祭器於大夫士富祭器於士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禮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屨履素職乘髦馬不蚤鬋鬋音高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後服

月而後服

游氏曰古有非喪而以凶札自處者三曰大災曰戰勝曰去國皆以喪札處之重大災也重用兵也重去本也棄其君棄其位棄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去國之可悲也非特已以喪札自處人亦以喪札予之

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迎拜則還辟

不敢荅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敢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主人則先拜主人

聘札賓入大門主君先拜迎是主人敬客也周礼司儀諸公相為賓主國使人致積致問客君必拜受是客敬主人也則先拜之礼不特大夫士而已雖國君亦然

凡非予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

徐氏曰大夫士見聘國之君迎拜則不敢荅以己雖為賓不敢與主君抗也舊說非是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

其臣雖賤必荅拜之

尋常之礼君拜大夫之辱非大夫則君不拜也大夫拜士之辱大夫而上則不拜士也若始相見則有賓主之礼雖在同

國不論貴賤主人無不拜者君子士不荅拜然非其臣則荅士之始進謂之賓與故士相見礼士始見于君荅一拜不敢遽臣之也至于大夫臣士尤不得賤乎臣之矣雖賤必荅其拜此言相拜之礼其義皆主于以貴下賤也舊說俱朦混男女相荅拜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

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呂氏曰君子養其血氣志慮無所不在于和使故心邪氣不得接焉此樂所以不得舍也佩玉非特為飾右角左徵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亦有玉聲中于五音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得聞其行拜而後對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使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

甫崩曰天王崩後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呂氏以爲此夏殷之禮信矣天王之稱亦自春秋始前此未有也此推之札記所載雖出于前王後王者多矣此可証也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吳氏曰春秋書王猛入于王城是也名之也書王于猛卒是死亦名之也此正據史策之辭言之殊爲有理鄭說未安天子有后有大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

天子建天官先六六大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

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工器工典制六材

天官不與五官同列以五官出于天也大士鄭氏云以神仕者蓋天官之屬皆有神事也鄭氏以此爲殷制然周語神降于莘王使太宰帥視史往獻曹子問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編告五祀山川又太宰與太宰太祝同事別于衆卿大夫則太史太祝太宰之屬以司事之政或成周後王則有更定之制與周官不同或周官未作之時政由商賡故後王定而復其初皆未可知也司士疑即宗伯周禮司士掌正朝儀亦通于札也六府鄭氏以土均山虞川虞圉

人庸人庸人庸之六工鄭氏以庸人治人王人料人觀人之類當之惟卑工職亡謂作崔華之器或以置人當之其說亦近是

五官致貢曰享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攬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伯叔父舅之稱惟二伯九牧則他諸侯無之可知已觀札祭言大國小國者春秋以後之失札也即二伯九牧亦必屬尊者乃可卑而父之庶人不可況天子乎鄭氏曰天子與諸侯無飲言笑或宋親者老策熟榮德則稱伯叔父舅所以敦倫而親也若朝廷之札則必正其名矣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殺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呂氏曰屈完使齊桓公稱孤不殺自卑以恭楚非若夷狄常稱之也魯平宋安宋閔公稱孤列國有凶則稱孤非若小侯常稱之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周札春秋夏商秋觀冬遇其札近頃不可信此曰觀者大朝也四朝者無朝也大朝之札謂之治朝觀札所載者是也無朝之札當寧而立者謂路門內也諸公東面諸侯西面皆以爵爲班次侍立而聽事也諸事爲主魯于外降拜跪之即故不北面而見其北面再拜稽首雖燕朝亦然觀札云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此不然者未見天子則同姓爲主異姓爲賓既見則不得行賓主之札矣觀與朝皆朝也特謂之覲者三入三出以言乎勤也故謂之覲

周札司盟與司約之職相輔而行凡珥而辟裁刑其不信者此司約之約即司盟之約也然則司盟之盟犯命非以盟廢法蓋防其犯命而盟之若曰犯命者國有常刑鬼神弗恤如盤庚云先王降玉誡與汝罪疾乃祖乃父乃斷棄汝此意也聖人之治天下也誠是以罪勳人而不敢自恃其誠明足以服人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慎重之鬼神與天下相微屋漏之中粹然一出于珠盤玉敦達足貽笑于天下是以符識而併疑象數也

堯復曰某甫復笑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既葬即見天子此內諸侯之禮也若外諸侯則三年喪畢而後入見耳謹以類其生平期于協祭志之協即天道之公諸侯仕于王朝者天子得悉其生平而誼之其未嘗為天子卿大夫者則天子知之不如其國人知之深也故周禮小史之文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諡諫不言諸侯也記者不詳其說而後人泥之遂謂諸侯不得私諡非也詳見春秋畧記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天子穆、諸侯皇、大夫濟、士蹕、庶人俱、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曰妻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子自稱曰天子曰老婦自稱
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

戰國策趙太后與左師言自稱老婦則老婦者對臣子之所稱也豈得對天子而稱之論語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是邦人之所稱也夫人豈得又自稱且稱于其君曰小童何其恭而稱于天子于諸侯者又何其倨也此必有缺誤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使老使者自稱曰某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同姓謂天子之同姓也披其枝者傷其心故名以絕之甚惡
之也滅國之罪不分異姓同姓而周之宋盟異姓為後放于
同姓尤重春秋衛侯滅邢楚子滅蔡皆書名是其証也其或
滅同姓而不以滅國書則不名如晉滅虞虢之類其義別有
所取耳若謂所滅與滅之者同姓攷之春秋義皆不合兩見
詳春秋畧記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臣不三世不服其藥

擬人必於其倫

問天子之年對曰閏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却氏曰天子不問富天下莫非其有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祭之禮此為典要可信其他傳記多不合者皆雜據舊聞非周先王之制也其義自當舍彼取此然大夫以少牢此牢是也以其常而大夫之常禮即雜記所云大夫以少牢此其重者而言士以羊豕如士喪禮遺奠之類是已疏以此為天子之大夫士則非也天子之大夫士猶之諸侯耳

支子不祭必告於宗子

却仲與曰先王之世教化行而習俗美國有仁讓之風家有孝弟之行故宗法可以三代而下世教猶存人懷敬慎天子諸侯权重者宗法易行若士庶分齊札乎宗子又不克家徒恃宗法以齊九族難矣故行札有本非虛文可竊廢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肥曰臄肥羊曰羝毛

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鷩趾兔曰明視

一云雞鼓翰以鳴曰翰音雉醜趾間無幕曰鷩趾兔目不瞬而瞭然曰明視

脯曰尹祭黍魚曰商祭鮮魚曰脫祭水曰清淥酒曰清酌黍曰

鄭合梁曰鄭其稷曰明梁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醢醢

稻曰嘉蔬無所取義此必錯簡蓋稻本豐本莊曰嘉蔬也

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禮之名號非札之典要所關而制札者瑣及此言于物不放不盡其美然後可以慎于心而鬼神其來享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天子視不下於衿不下於帶國君視大夫視士視五步

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此當以舊說為正近有以自視為辭者終不可通士視五步亦衡視也惟得遊目旁視為異耳凡視謂上之視下與下之視上皆然下以視帶為則上以衡視為則也左傳單子會趙宣子視下叔向曰視不遇結檜之中者此視天子之札而舉以為言亦極言至敬之容如此而已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呂氏曰輟朝而他顧散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慮二者非奸則野君子不逆人以奸故但謂之固而已顧者如衡衡顧朝夫人三顧及陳子驥顧諸朝之類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大饗不問卜不統富

鄭特牲直言卜郊非止卜牲可知周札春官亦曰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曰此言不問卜者不問卜其可否也左傳曰祀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六謂郊也

凡挈天子也諸侯圭卿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

退野外軍中無擊以纓拾矢可也

婦人之擊所執榛脯脩象栗

長樂陳氏曰礼云君子于其所尊不敢廢也故相見不以擊也

納女於天子曰脩百姓於國君曰脩酒漿於大夫曰脩掃灑
呂氏曰古者因生以賜姓如姬姜姓皆天子之別子故謂之
脩百姓方氏曰酒漿奉祭祀之物

讀禮記略記

朱朝瑛疏原流略記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
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于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
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
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于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常則守經矣則行權當文王三分有二天又篤生武王雖聖
人不能違之固無論已微子處鼎革之際斧斯既絕世再
延荀任之不得其人將母為武庚之續而商祀不其斯乎舍
孫立子禮之權也苟無故而藉口于此違以故爭奪之禍君
子所不敢出矣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
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
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儀礼喪服篇云朋友麻謂弔服而加麻也朋友如此師愈可
知故孔子之喪二三子經而出言無服者不在五服之列也
服不足以酬恩故暑服而言心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
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
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序于人之墓上葬于人之室中皆非人情或其游觀別館故
兩無所據歟
子之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

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低則安能為低也妻者是為母也母不為低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服與無服不必拘禮則出與不出亦可通權出之何其堅決而為服抑何委蛇若謂子情可拘又何所別而或隆或污夫子自處必不然矣喪出母蓋謂教人立說非謂伯魚也道隆則隆者謂母之出不當于禮則道所當隆禮亦從而隆也道污則污者謂母之出不當于禮則道所當降禮亦從而降也仲尼之時各風之制與失故教人以喪出母子思自信其出之當而託言于不能交通也若云從禮而不能從道是子莫之執中也子思豈為是欤至孔氏三世出妻尤屬無稽之說詳釋本文實為前人誤解耳古文簡畧當會大意乃為得之孔氏之不喪出母謂孔氏之教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而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流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以聖人築親之墓豈有隨封而隨崩者此亦未可信

孔子哭于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以為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陳氏駁之當矣

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喪冠不綰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堅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翬

喪大記注云在旁曰惟在上曰荒惟荒之內木材曰柳即墻也其實柳者惟荒木材之指名也故為諸飾所聚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殯以夏后氏之堅周葬中殯下殯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

夏后氏尚黑大事歆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歆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歆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問諸中之父

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終慕魯也

魯因周公後世襲用天子之制非制也穆公之問蓋亦不安于故事矣故曾子亟舉魯衛使自擇也鄭仲與曰終以嫌帛為事而上有綴梓蓋天子綴衣之制鄭作綯非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我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于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踰月即士虞禮所謂中月而禫也禫始用樂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與此相矛盾按之於禮當以此為正鄭氏強為之辭曰琴以手歌以氣手在外氣在內也夫手之動獨非氣乎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請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春秋莊公十年六月書敗宋師于乘丘傳言宋師不整所由致敗此云莊公敗績或恐是異時事然改此年二月公始侵宋明年夏宋以乘丘之敗來侵公入敗宋師于鄆至秋宋大水而魯弔之冬即歸南宮長萬而魯與宋不復爭矣又明年而宋亂矣終莊公之世齊桓方合諸侯魯宋皆與其盟安得復有此戰其非實錄明甚即此見所記者不可以盡信也

賁父死耳說者謂二人同死非也諒如我歌祭文之類亦有誅而不誅者如袁公之諱夫子是也此云誅之非誅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及席未安而沒

曾子受季孫之賜孟子交際之意君子不為己甚使人可親至死之日無復行道之望惟以潔身為歸故一簣之非正必易之曰大夫之簣者言非儉德之素耳若謂士與大夫異簣則名分所係曾子必不受之謹之矣

始死先如有窮既殯覆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鄭妻獲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

魯婦人之壻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之際未有不用札者也札于曰殺人之中又有札焉此古通也惟其以札相與則而軍交戰要有所止不極兵力即臺始升陘始自是遂以前就獲以衣而弔以衣是殺人之甚自臺始升陘始自是遂以前就獲以衣而弔以衣是漢之問殺人以數十萬計天下塗炭失札之禍如此之烈是可知也鄭注曰臺當為臺字之誤春秋傳作孤始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壻曰爾毋從爾爾毋虐爾蓋棟以為筭長尺而總八寸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

綠縵組纓
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鄭注云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山事
用遠曰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故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此說近是但後章云是月梓使月樂而士虞禮云月中而梓
謂間一月也是祥後兩月始得有樂十日而成笙歌不己急
乎此記者傳聞之誤未足為據孟獻子梓猶不樂夫子稱之
其所以自處何反不若孟獻子也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
亦後世之妄札耳疏曰組纓者素組為纓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
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子路聞之遂除之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

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父在為母期故十三月而祥伯魚時蓋在祥之日矣祥則
不哭也夫期之祥抑情就禮與三年喪之大祥不同哭亦未
為過而夫子甚之者祥已過而朝夕之哭不輟也觀下文遂
除之自見出母之祥已詳前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徙也季武子曰周公蓋拊
孟子曰舜卒于鳴條蒼梧之說蓋傳訛也舜年已百有十歲
倦勤久矣而猶為數千里之跋涉乎必不然矣

曾子之喪浴于甕室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請可也

長樂陳氏曰康誥于父子不戒以弗念天顯于弟則戒之以
天性之厚者父子無事于戒也札不曰表期廢業而獨言大
功者其意如此而已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
乎

曾子曰始死之真其餘闇也與

內則惟天子公侯有闕大夫七十而後有士則於站而已此
舉貴者言之以樂賤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男子之喪不當使婦人主之故妻昆弟之喪子為主如或子
幼無可主者則使妻主之亦札之以義起者也

古者冠縮總今也衿總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吉凶不相襲喪冠及吉雖曰非古然不得謂之非札也

曾子謂子思曰假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

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馬氏曰曾子喪過乎哀故疑于此然小功不稅而稅者亦札
所不禁也却仲與曰稅者追備之名劉原父曰記云遠兄
弟之喪既除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又曰降而無服者
麻今曰不稅是降而無服也喪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踰月
然後已其康乎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丹子攝束帛束馬而將之孔子曰

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待之知伯高而來者勿待也

長樂陳氏曰札起于人情之所安義起于札之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禮札以狗則先王之札所未有者皆可遠于人情而制之也器哭諸賜氏義也按喪記云兄弟之喪哭諸正寢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與此不同此可見札有時宜各從其便不必太泥但使親疎有別輕重各得而已凡哭必為位奔喪篇云所識于野張惟是為位也故哭伯高命子貢為之主者為哭位之主也鄭氏說申詳之與言思曰過此以往獨行哭不為位此則謬說也蓋因誤解奔喪篇耳說見喪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薑桂味辛所以散鬱故喪有疾者用之庶几酒肉可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問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人之尊事子夏即所以尊事夫子然喪子夏親安得疑于夫子故得以為子夏罪此曾子當是曾哲若曾參則年少于子夏而事夏數之似乎太倨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哀與其不當物也寧無哀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邾仲與曰不以邊坐不以服勤即當物之意春秋傳晉平公薨有御佐之喪而奏樂飲宴屠蒯諫曰服以旌札以行事此有其物之為言實也即易家人卦其言有物之義正與此全按物之為言實也即易家人卦其言有物之義正與此實相悖故曰非物曲也即易家人卦其言有物之義正與此也齊衰而偏倚是有齊衰之名而無當于齊衰之實故曰寧無哀推而廣之大功廢業不可以之服勤其義一也若謂升縗之精粗幅數之廣狹則雖有不合猶愈于無哀聖人之言不若是之激矣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夫

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過于一哀而出涕予悲夫涕之無從也

小子行之

門人不說驂而說驂于舊館蓋館人之情反厚于門人乎且相與之情在平日聖人蓋忘之至臨期而為計且曰過于一哀是本無甚哀之心也其相與之情亦可知已此蓋館人喪後門梓表落聖人入弔不覺今昔之感惻然有傷于心故曰過于一哀而出涕也哀則有賻以表其情故為之說驂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親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

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子貢曰蓋若遠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師弟之情雖深而禮不可通既無服之可除則彈琴以明

有終耳程子疑之過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

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周之制禮以右為尊故曰惟天其右之又曰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凡食祭之禮皆以右為上尚右者吉山之所全也董
子曰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敦老陽而尊成功也老子曰吉事
尚左凶事尚右此蓋古之制也周禮無是也夫周禮之喪
與吉無微不辨即衛綏縮棺縮有之而不同尚右之禮絕無
與是吉凶相繫非即左之宜也獨于葬手上下之間畧存古
之遺意吉則葬而尚左凶則葬而尚右此之謂也而尚左
葬而尚右左陽右陰之義也夫門人亦步於趨好學而不知
其義故夫子明告之使後世知凡有喪者皆以反吉為善而
非沾于一手之左右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適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
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
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而丘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
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或疑泰山梁木他人以之積聖則可夫子豈以自稱願此時
夫子病矣且夕謝世豈猶一時自任不使天下後世知大道
之所歸耶至以夢徵已之將死猶之以夢徵已之良聖人之
心自然與造化通者如此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家語載此與下二三子皆絰而出相連其文義較詳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為歸棺槨置筭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
練設旒夏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為楮簠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綢緇也爾雅曰素錦綢紅故知練為素錦爾雅又曰緇廣充
幅長尋曰旒則此旒與龜蛇之旒不同周禮中車注曰大麾
黑色為夏后氏之旗蓋通帛而黑即所謂緇廣充幅者是旒
即大麾之類也夫子生從周而葬魯三代必非夫子之所安
使公西赤之類也夫子生從周而葬魯三代必非夫子之所安
也至于張之葬直舍周而從殷尤非夫子之教或者謂其
代所謂夏之葬之禮周皆用之而記者推原其始謂之夏殷其
實周即周禮之一端耳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
弗與共天位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闕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

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問居從父

昆弟之仇曰不為冠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

此章疑有闕文詳見家語鄭氏之說頗合但以弔服為疑裏
恐未必然攷周禮司服記服問天子諸侯大夫其弔服皆
以楊裏為重則士亦可知

易墓非古也

札有非古而是者喪冠反吉與易墓是也上世不葬而後世
葬不葬者非而是者喪冠反吉與易墓是也上世不葬而後世
不墳而今者墳古者不易墓而今者易墓豈得云不易者而
而易者非耶仁人孝子之心謹事而加厚焉可也推之祭墓
亦猶是已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大祖者且也且何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廬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

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池即後章池視重窆之池所以歸棺也喪大記所載池上為歸行則以爲容者填古與陳同音通用見幽風註疏填池者言陳設池歸也歸棺至陳池而竟言此以明其將出也鄭氏安政未可信說文祖從示且聲且非義也以祭于行始改謂之祖然祖者行必越宿生者死者皆然如聘禮使者還行舍于郊既夕札朝廟之日祖奠廟中厥明又設遠奠而何行是祖者皆未成行也其義固與聲合耳荀子曰喪札之几動而遠近則現則不故有進而無退者所以達教也後章云及葬毀索踊行出于大門殷道也踊行即祖真祖而即出是禮之繁不若殷札之簡故曾子曰自疑其多文而有從簡之意蓋反宿與不反宿原非名分所係則不嫌于反古就之夫子之儉則徒衆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也為習于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主人既小飲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裝帶紼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是也

玉藻云深衣袂可肘長中縫掩尺言深衣袂緣而已長衣中衣則繼以半幅也去端之袂止正幅而無緣故曰端儀也東扶屬幅六曰端裘是也楊衣即端衣袂短而露其袂故曰楊後云練為鹿裘長祛也楊之則大袂而後之袂其袂漸長所謂楊者皆祛楊之可知玉藻謂之袂者長袖也故鄭注長中縫掩尺曰若今裘也或有大事而致其袂袖則加袂注

玉藻高綱之意袂衣即長袂同于義故義利可見也鄭注謂也札惟觀而有衣曰楊又注聘禮凡袒楊者左大楊非袒楊之謂也札未有無故而袒者無故而袒則為非札孟子曰袒楊者無事而我側是也玉藻曰君在則楊又曰無事則楊豈有君露其中衣謂之袒楊以爲客者乎偏袒而露臂謂之內袒偏袒而袒者非袒楊之謂也凡弔必以裏此弔而襲裝帶紼不言裏者未成服也

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文子游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于廬而就

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藁于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于子游趨而就客位

禮弓之免子游之麻衰壯經蓋哀其遠之不立故為之重服以明其志也若曰為此以訕之則自處于非禮而欲正人之非札其可得乎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渙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經也者實也

掘中當而浴毀窆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毀窆綴足毀宗躐行殊無義理鄭氏以為示不復有事于此夫祭之齋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豈不復有事于此而遂毀之喪大記所云徹廟之西北扉者亦以招魂之故而徹之也綴足躐行何用為此意蓋者即甸人所為之墜洛卑即毀之以綴足不若周人之用燕几尚省之意也毀宗者故壙而毀其故塗也殷人墮于祖故壙亦稱宗即既夕禮之祖也躐行以喪車轢之而出如生人執祭即既夕禮之祖也躐行以故壙則朝于廟而後祖真祖真之明日又設之祖也既夕此周札也殷人躐于祖故壙而即躐行而即出無非此有之意耳周札制于祖故壙而即躐行而即出無非此一其制如今會典頒行不廢文公家札蓋躐節不同而大致則一學者反古亦不害為從今也大抵周道以恩為主故送往者不忍遽遠殷道主于敬喪事有進無退思不掩義簡而能文故夫子善之而學者遂以為法曹子游之論出祖是也亦法其尚省之意而已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于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于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賓者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璣請前伯玉之意以我之所樂必有先我而樂之者此在末可得而貪得之私徒累其心故微風詞諷之升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大

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尸袒且換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問喪篇曰親始死雖斯後就則始死時也投其冠矣未嘗辨父母而與之既斂而投冠此武叔之失也集說親始死將斬衰者并纁將齊衰者素冠此本鄭氏之失也集說親始死將斬衰者并纁將齊衰者素冠此本鄭氏之失也集說親始死將斬家語載此條作舉者出尸武叔知禮言此知有投冠括髮之禮也云子路歎之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故子曰此蓋脫文耳家語此士古不舉人以正事也此亦不非其大夫之意子游意亦同此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周札射人之職大喪與僕人適尸則卜當為僕無疑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然喪事欲其繼、爾吉事欲其折、爾故喪事雖遠不凌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爾則野鬻、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爾喪具君子則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張氏曰喪具具者撫過為身後慮也舊說以人子言似與恥字義不協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何平叔曰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與嫂叔親非骨肉尊卑不異服則有混淆之失也愚按禮有從服其大有妻年之痛其妻能泰然處之如平常乎兄弟之除休戚相關推而遠之何其怨也傷札之作未必盡出聖人唐虞載親徵議請嫂叔小功制可蓋嫂叔之作未必盡出聖人唐虞較為得之程子曰未有同居之親而可以無服者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後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及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父死乃從客議位而後哭大非人情然所謂為位而哭者蓋設几筵以為哭臨之所也巷者長廡相通里中所以共故無所嫌忌而欲設位于此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斷琴瑟張而不平筭筮備而不知有鐘磬而無簋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長樂陳氏曰不曰神器曰明器者以神之神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于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火曰明火以立明蓋明燭明寤者皆神明之也蓋有所用有所樂者明之也非此則樂非所樂者神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殯百鬼莫知此哉味鄭作沐也本謂瓦器不可盛醢孔子云今人謂黑為沐言醢者以証沐為光澤恐非鄭意楊升菴云沐飲食也言不可以飲食不必改字亦通

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弗哭為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徐氏曰哭非所當哭之人則非所當哭之廟哭諸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赴也馬氏曰縣于此言非引君以當道志于仁者也

仲憲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
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
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伯魚死而妻再嫁毋論聖門無此札教即改之史記伯魚之
元年已五十妻之年亦可知豈有再嫁之理孟子言子思臣
于衛則其母蓋從子思于衛而死焉非嫁于衛也柳若恐其
情過于札故戒之非以出母故也鄭氏不思任廢安辭遂使
聖賢受誣千古是不可以不辨其說詳見于後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勝伯父為孟虎齊

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儀札喪服期之喪大夫降諸侯絕中庸則云期之喪達乎大
夫是則之初大夫未嘗降也大夫而降蓋自後世始則諸侯
之絕亦必非周之初制也觀縣子此言則諸侯降而未絕可
知已勝伯父文今諸侯也故能從古故縣子舉之降服之始未
必自周大抵自夏道貴爵已開其端所云古者蓋上古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賈棺外內易

我死則亦然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歛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

帷堂小歛而徹帷

帷堂之札固為死者亦為生者仲梁子之說未為非也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即席矣小歛之奠

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非西方歛斯席矣曾子自謂大歛之札儀札奠席在牀北歛
席在其東是也蓋云若奠于西方則歛而有席非小歛之奠
矣此子游曾子相証之語非有異同也魯札之失記者知之
曾子反不知耶

縣子曰結裏總裳非古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畢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治也

治通作酷說文酷一宿酒也但取易成不必味好故借為粗
畧之義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元冠者必服元端古者衣從冠色故舉冠以祭之易者易元
端以深衣小歛之前主人未成服未敢以麻絲先故但曰易
之而已結裏總裳在內不必易也始死者易衣易裳皆可以弔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

有毋過禮歟矣歛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此言貧而薄葬于人子之心固有未慊然議札者不得而
非之也若就人子而論蓋以人之非之而從厚人不非之而
遂可從薄哉封者築土以固之也如一日而三轉轉亦易為
力不必改封為窆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為林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沐哉叔

氏專以禮許人

周官司士掌正朝儀大喪作士掌事是札者司士之職守也
當時襲林之札廢已久矣司士將復之而告于子游子游聽
命為故曰諾縣子幸古札之得復而子游之能成人美也曰
復沐哉叔氏天下之札乃由一人專而許之喜之深不覺其
言之戲耳舊說誅誅誤此告也非問也何必稱札以答之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既夕札言陳明器亦有苞牲黍稷醢醢酒醢以實之此以實
之為訊者鄭氏謂周人無用祭器則實祭器而虛明器然既
夕札士無祭器則所實者皆明器此何說也荀子云為器
者具品數取氣臭而已非真實之也如其實之易致腐敗使
雖然使腐是速朽之矣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長樂陳氏曰賻贈之餘利于己不若歸于人歸于人又不若班諸兄弟之貧者夫子之可也僅可之也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既夕札祖奠之時必賻賻賻明遠奠之時又讀贈曾子曰為再告則賻不若古札之簡故前章云多矣乎予出祖者正謂此等之札也

成子高寢疾廢簋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

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爾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此即魯論所記之詞而傳執也賓客至無所館當作朋友死無所歸夫子言生既於我館死亦於我殯耳觀遠人于其所主賓客至未知其人胡為而遽館之且方館之又胡為而遽擬其死也家語載此較稍詳安

國子高曰葬也者歲也歲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

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子高此言六楊王孫矯世之意然周札家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教上者所以表功德而後世之觀瞻下者使其子孫不樹使子高而庶人也則可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

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親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徒若斧者焉馬

鬲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鄭注云夏屋若今之兩廡也云殷人重屋四阿夏屋兩下而已軒仲與曰前記夫子之葬僑三代之札被崇棟施何其豐也今云以若斧封又何儉也蓋前此之札夫子無命而此則有夫子之命次子高之言矯而太過若夫子此言可謂儉而不失其正者矣

婦人不葛帶

有薦新如朔奠

既葬各以其服除

池視重雷

君即位而為禭藏一漆之歲焉

復揆齒綴足飯設歸帷堂並作

父兄命赴者

孝子魯遂故父兄代之命赴然猶稱孝子以命之故士喪札云主人命赴鄭謂此為大夫以上者非是士喪札與大夫通用故下篇有陳五鼎之文

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士喪札始死之奠與朝夕奠惟設脯醢如常食故皆無中是謂剝奠若大小飲之奠及殯奠醢醢有牲肉則脯醢之類也皆有中是不剝奠者也蓋喪札雖有而札盛者不得純用有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方氏馬氏皆以反為魂氣之反蓋父母之魂氣雖散以孝子哀痛迫切之志感之而必反知其反者即所謂云儉然有見乎

一其位肅然有聞乎其聲也如舊說哭無時而使非礼甚矣礼氏以爲哭無時有三夫越喪而出此何等礼也可不明辨而記之乎

練練衣黃裏練緣葛要經絕屨無胸角填鹿裘衡長祛祛楊之可也

葛經未除而黃裏練緣居然列采恐亦後世之妄礼非古制也孤子深衣犹純以素况練衣乎練衣祛楊之則除喪而楊者亦祛楊之可知又魏風曰素衣朱襮則不但祛楊願亦楊之矣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隣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儀礼喪服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不成其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財是從父兄弟即不同居矣鄰之喪雖有殯不往如其所識情不能忽則從兄弟之遠近皆弔雜記曰期之喪弔于鄉人從兄弟則期喪也居者爲親兄弟喪與已同故不可往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柱每束一柏梓以端長六尺長六尺以容藏器也古者棺外梓內皆有藏器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紼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以不樂食

爲中多稱或曰可見記礼者多出傳聞非有真見

天子之殯也載塗龍輅以梓加芥于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魯哀公諒孔丘曰大不遠者老莫相弔位烏嗚呼哀哉尼父

諒其生平所以諱而非即諱也此直諒耳鄭氏曰因字爲諱非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于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

孔子患野哭者

當以方氏之說爲長凡哭不以礼者皆謂之野非独呼名爲野也

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則以父兄之命

嚴陵方氏曰未仕者無禄故不敢税人按税与稅通漢朱建母死辟陽侯奉百金稅即極也說文云贈終者衣被曰稅士脩入而后朝夕踊

祥而縞是月禫使月樂

士虞礼曰中月而禫注云間一月也是月蓋對從月而言馬氏以爲禫禫同月者非是

君於士有賜幣

檀弓下

君之遠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遠長殤車一乘

遠車遠葬之車非明器也詳見後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晦翁曰達官謂得自通帶奉于君者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氣次亦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季武子寢疾蟠固不說齊襄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襄武子曰不亦善乎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人而不仁遠之可也凶服問疾臨喪而歌皆非中正和平之道

大夫弔當事而至為鮮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人承事主人曰臨

人曰臨

君過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君子原人原無弔札過之于路必有惻隱之心故使人慰問之曰湯使某如何不淑而已以是為弔雖于路無禮也若士

大夫之喪君有哭尸柩尸視歛視殯視室視奠之札則不得以避進成之矣故君子非簣而而是杞梁之妻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庶子不受弔嫌奪嫡也古者大夫雖不世爵而有世祿故嫡庶之分不可以不嚴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向園則往哭之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也往哭之或曰齊衰下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上篇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心往非兄弟雖隣不往朋友之屬比于兄弟曾子問篇三年之喪不弔哭謂如隣人者

年報記三年之喪不弔有服則往哭之哭與弔異也詳禮記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據由左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或人後說謬妄昭然載之于書何也即此可見所記之葬駁亦已甚矣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以也時亦不

可失也孺人其國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我人無實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

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于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失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

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重耳之所為非自得于己乃受之舅犯舅犯之告于重耳曰天下其孰能說之是蓋惡其聲而然非真愛父也非真利也鳥足以言仁若擇其善言而取之則大學所述之二語足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喪禮衰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念始之者謂初生之時父母劬勞而長養之何患倉卒而夭折之也後云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念其始即所以計其終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

面求諸幽之義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飯用米貝弗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為爾

方氏曰弗志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

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方氏曰殷綴重不忌棄之所以致其愛周徹重不敢漬之所以致其敬也馬氏曰綴重于廟必廟毀乃除之不若徹重神明依于一也

莫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

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齋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

哀之至而辟踊何暇計其節次聖人恐其傷性約畧為之限制勿使太過而已據記所云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真計日而程之盡一而不可移者哉

袒括髮變也愷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

所袒有所製者哀之節也

弁經焉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哕而葬

既夕禮啟殯大夫整散帶垂至于葬未常易服故士虞禮曰主人如葬服注云云葬服者大夫整散帶垂也今云葬而弁焉此理所必無意此為會葬者之服欤春秋會葬亦第書葬而已弁者祭服今以祭服為葬服故曰與神交之道親者以

哀為主疎者以敬為主也王制殷人哕而祭周人弁而祭故并言殷哕以明其為祭服也必加以賜衰環經而第云經者經為重也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反哭升堂及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

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

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臨墓而哀一往而盡其情太煩反哭者正孝子得復回顧悵然無依之時于是弔之相與低回留連則有情文相生不能自己者矣故曰吾從周為其有餘哀也

葬於北方北首天代之遠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

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祝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及日中而虞

周札家人之職南竊遂焉之尸此開土之祭也既窆之後又云凡祭墓為尸即此舍奠是矣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

以吉祭易喪祭明日柎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柎必

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安而之吉祭即上之以吉祭易喪祭謂安喪祭而之吉祭也吉祭即士虞禮所謂門外之饌于是始有水尊鄭氏云用去

酒即吉也也是日謂饌之日接謂接續虞祭饌之日已及于柎

亦必先為虞祭以安親即卒哭是也卒哭亦謂之三日虞詳儀記畧記葬之日即虞饌之日仍虞皆不忍一日無歸之意也

正相應鄭氏引喪服小記速速虞之事以安為安非也

殷練而柎周卒哭而柎孔子善殷

居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

道馬先王之所難言也

生死有命達者一視君以哀敬之心臨臣之喪豈容有惡他而愛生惡死之常情況于君主之尊貴乎今君有臣之喪告之曰必臨其喪是言之可行者也告之曰勿有所惡是言之必不行者也告之曰無死之這是言之先王不能以告之曰有所惡則辟而除之是言之可信者也先王不能以其所可行者強其所不行而能以其所可信者釋其所不能必信而已病有相染漬者故曰喪有死之道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孔子謂為明器者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易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易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用漆器者亦沽功耳未必盡如生者之器所謂生者之器蓋若醴醢百甕之類故其流弊至于作俑用人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否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我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此為諸侯言之故有新舊之異若天子則半上之禮莫非王臣雖去猶不去也或疑其君者亦不得為是言惟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已如其不忠服亦何貴乎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孟敬子有持善之意故曾子以君子之通告之此言孟慎微之辭然而近于鄙倍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飲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飲子游出經及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束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為知禮

遺車即載車也所以送葬也周禮中車曰旛遺車遺轅之行之及墓時啟棺陳車轅之存于庭也行之將葬而試行也至墓而陳車即遺車也葬畢自當反車晏子及墓而反者車止一束不復陳列以供葬畢為太簡耳周禮中車轅之存于庭也言七束五乘者約舉中教故獨以諸侯及大夫言之鄭氏仲與曰介介通泰誓一介臣大學作一个是也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故葬之遺車亦視其介數耳以遺車為塗車以介為包肉之數非也詳見雜記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我為主焉婦人從西鄉皆兩鄉

男則從主女則從賓者主婦之位可易主人之位不可易也禮以別嫌為重不沾于賓之如解也國昭子亦未嘗于輕重之除矣却仲與曰沾爾不沾言沾爾自用親昭子欲行已語也鄭氏以斯沾為句非是此說本之楊用修

穆伯之喪敬姜盡哭文伯之喪盡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焉
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令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
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魯語文伯以羞簋而怒露諸父敬姜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
後之其嚴如此文伯為有曠札敬姜蓋不知之而以爲賢或
者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敬姜不疑朋友諸臣之薄而獨咎其
子不自反之道則然非真以爲不賢而恨之也誠恨之而不
哭又胡爲而晝夜哭哉

季康子之母死陳藝衣敬姜曰婦人不歸不敢見舅姑將有四
方之賓來襲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
踊也予欲去之以失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徵情者

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

喜則斯陶：斯咏：斯猶：斯舞：斯愠：斯戚：斯歎：斯
辟：斯踊矣品節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祿也則倍之

矣是故制絞衾設薑薑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
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當也

舞斯愠亦就孺子之啼笑雜出戎狄之喜怒不常正見其不
足以爲札而品節之不可已也絞衾奠祭專言與物之事即
與物之不可已以明微情之不可易蓋先王制札具有深意
微情與物其義一也使哭踊之節可去則札刺一廢過者可
以徑情而行不及者亦可以徑情而止將絞衾醢之奠過者不
脯醢食事之不舉且倍其親者有之矣故知與物者非札
之當則知微情者亦非札之當也

吳侵陳新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
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
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
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
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救之師與有無名乎

鄒陽洪氏以太宰嚭即吳伯嚭而行人儀乃陳所使于師者
記者錯悞耳此未必必然漢初有兩韓信全爲將而封王晉初
有兩王渾全爲刺史而封侯此類多有何必置辨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烏如有求而勿得及殯望、烏如有從
而弗及既葬慨烏如不及其反而息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乃誰有諸仲尼曰何爲其不

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蒍自外來聞鐘

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蒍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

飲斯又酌坐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蒍曠

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

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執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

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蒍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

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蒍洗而揚解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

謂之杜舉

觀杜黃此舉必賢而況于下位者晉之揚驛何如揚其人以彰于後世乎魯宣公濫于泗洲里畢斷晉以諫宣公善之命歲其居以母忘吾諡師存曰歲吾不如置里畢于側之不忘也吾于晉平公云

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此以不辱社稷為文夫子則舉其存家臣一事而曰可以為文蓋原其心事光明所以不辱社稷之由也

石貽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

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

傳曰無遠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制也石貽仲庶子六人豈皆年鈞者乎知沐浴佩玉之非札而不知卜後之非札是問無遠決之類也當時莫正其非就以為有知意立長之制古札所輕非若遠庶之不可易與春秋之不斥荀息此亦可以相証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莫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

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歟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取非其有以奉吾親心之所不安也富者稱其分之謂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鄭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

守社稷則執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執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

臧文仲曰衛公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二人其能者者耳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

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槨之與之邑萊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萬子孫毋變也

必告之下有缺文不知其告于何時若在三獻之後則可以往矣柳莊止從者之班邑必惠難中之最親密者不可以常札拘之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仲連卒於去午猶驛萬入去喬仲尼曰非禮也卿奔不驛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歎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必嘗巧

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般請者公輸若自稱其名以請也歟與寔通初者故典也豐碑者廟中之碑所以繫姓者祭義云挂入繫于碑是也其形

壯大故曰重碑種者事部表柱或謂之章表其形小者重碑表大記諸侯大夫皆二碑要必有大小之異故公室視其大者三家視其小者耳則不得為句言尔以人之母嘗試其巧于為匠之術豈有不得然不用碑將近于諫畧或恐有失在為子者亦將以其母嘗試巧者乎則必有大不於心者乎據說未安以重碑為天子之制種為諸侯之制尤屬無據如種種為借札則病之最深者矣機封不允愈乎

戰於郎公叔馬人過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然我則既言矣與其隣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錡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錡也不亦可乎

周札家人之職曰凡死于兵者不入北城謂夫輕生好戰者則可若國家多難危機交急有志者生死以之此固大父大之所為也安得以重子而錡之改之左傳汪錡者公為之錡重也當是時雖棄國政而衛社稷者乃出于一壁重亦大可愧矣夫子蓋有微辭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工尹高陽與陳棄疾追吳師陳之陳棄疾謂工尹高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報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士君子處不義之國不受其職則可苟受其職則不能違己之心退則不能廢君之命若工尹高陽者惟自抑遠于朝燕之際即制于殺伐之中其志已苦矣以為身不與于朝則進奔逐北所傷必多故不得已而為此與所謂通人苟能

隨事行藏施其臣故亦何必以去位為高故夫子即取之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舍使之襲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

巫先拂種刺人悔之

楚強襄公以襲正辭拒之可也巫先拂種亦非札矣此与上節皆記諸侯失札之事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于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懿伯之忌左傳杜氏註謂懿伯仇怨之人及郊而遇之先也敬叔以惠伯至親恐其不利于惠伯故欲避之耳康成之說固謬即劉氏忌日之解亦未是傳以私忌對公利忌恐非忌日之謂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盡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

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

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故廬在君無所辱命

無所辱命

孺子獲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梓情諸侯輅而設情為榆沈故設

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設撥方氏之解為長蓋于車上設機激水以洒地也輅車有軸而無輪故以榆沈滑之內則曰莖莖粉榆以滑之則榆濡之滑可知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妻齊衰種公曰吾得

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季子鼻與其妻犯人之未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尸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却仲與曰邑長妻微損民未而必責備是至耕而治之道也故曰難繼于鼻知大體不為小惠固非特寵虐民亦非愚而過慮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

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微

在言在不言微言微不言在

軍有喪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輅

古人以義戰故戰敗而益自勵後世不義之戰不得以此為口實同人凡四曰未其殯弗克攻言象曰我弗克也其古則困而反則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也三日哭

春秋胡傳以神主未遷為新宮礼不當哭春秋書之為訛不知何據穀梁傳曰以成公為無訛正与此合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

問之曰子之哭也壹是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

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苛政大子曰

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轡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

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

而民哀杜榭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誼之雖固

結之民其不辭乎

湯誓曰今尔有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民畔也畔者志不合也多方曰尔心未愛尔乃不大宅天命是民疑也疑者心不一也蓋殷周以征伐得天下雖曰應天順人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作誓作會皆出于不得已也忠信誠慤之心豈能驟洽于天下此舉事之初畔疑所未免也况無礼義忠信誠慤之心者乎鄭潛谷曰大哉乎無心之

威也易引仲于寒暑日月記觸類于墟墓宗廟其道大其幾神故太上貴德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鄭註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

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

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揄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而遂行孔子而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隱即孟子隱几之隱故鄭註曰隱據也人之形資生于地故入土曰歸復其資生之本是為命也吳草庐曰右還且號者三謂還且號者三匝非謂三號而止也與莊子所載秦失吊老聃事不同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客居來弔舍曰寡君使客居坐舍進侯
王其使客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
易于難者未之有也客居對曰客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
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客
居人也不敢忘其祖

春秋昭三十年吳已滅徐昭以前無邾考公鄭註云考或為
定是也又云君行則親舍大夫歸舍按曹桓公卒諸侯請舍
則親舍之說是已大夫不得親舍于理無據客居受君之命
易也于者謂大也列國自稱寡君平易之詞天子稱諸侯曰
侯謂大之詞客居兼之故曰易于難所記在言詞之間故客
居對以此言自先君用之謂先君教辭于諸侯皆曰侯也魯
人言不知安通也此記諸侯借札之事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于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

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死子思于衛而元馬其時子思遂魯故赴于子思
孔氏之廟也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于上此子思之魯而
在衛之証也庶氏之廟也庶氏之廟也庶氏之廟也庶氏之
氏就庶姓也天子賜姓諸侯賜氏大夫賜氏而曰孔氏之廟
別于上而威卑于下春秋時大夫自宋孔父始三其世而防叔
父孟氏別為南宮之類是也周道百世不沫猶得仍其孔氏而
邊魯又六世而至于思以周道百世不沫猶得仍其孔氏而
五世別族之法固不廢也故謂之庶氏所以明屬戚戚單不
得以支庶而干大宗也他室蓋小宗之廟室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
服虞人效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則其
人

邾仲與曰服以遠近為先後親疏舍飲故最先服五日成故
故百官皆服國中男女皆服故稍後三月而後服偏大

下七日三月蓋各舉其最遠者言之天下服鄭氏據禮謂
諸侯大夫非也天下者天下之男女也僕札未足為據
人掌山澤而必致多木者山澤與民同之而百祀之木
臣民所以不得伐之命故一木不擇其最者取之而百祀之木
效也乃廢其比之命即秦政之遇風而楮山者不更怪乎母神何
鬼神必無此令即秦政之遇風而楮山者不更怪乎母神何
鬼神之說以感氣者謂鬼神所知識不應妄作如此意或有假
廢祀則人所以解民之惑與記者昧暑不詳其說耳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饑者蒙袂輯屨貿
貿然來黔敖教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
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

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于弑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濟其宮而諸焉蓋君踰月
而後舉爵

弑君弑父天下之人皆得而誅之特舉在官在官者以昭維
之時言之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
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儿泉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
之喜頌善稱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故惟不棄為埋馬也
故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羞於其封也亦予之席安使其

首陷焉

路焉死埋之以帷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子貢弔焉閻人為君在弗內也曾

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閻人曰卿者已告矣

曾子後入閻人辟之涉內當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入廐而修容者康鐵棄之地而加振警焉非至此而始修也
閻人初弗納而卒敬之者閻人已多能觀之于所忽也卿大
夫避位公降等而揖者二子之造次弗懈其德容自足以動
人也君子所貴乎直者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子貢所得于
夫子者心惟溫良恭儉讓而已盡飾之道蓋繁而取之哉其
燕之者然故行之者遠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覲宋者反報於

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治不可伐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覲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

天下其孰能當之

陳壽翁曰子木在親秦人知未可國謝安在晉王猛知不可

伐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敢當者信已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魯君之喪之始故記之方氏曰君以葬為即臣以卒哭為即

君先除而後臣除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曰父死

子之不托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

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吾聞之親者毋

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原壤任達蓋後世稱阮之流非真忘其親者夫子以其胸臆
之非付之無可如何也苟坐視其親之故姑隱忍
其親故乎他日夷侯則直責之不稍貸蓋將隱其大惡而掩
其小過使彼為可受而吾之教乃可施此夫子之苦心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
譽曰其陽慶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

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
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々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譽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文子賢者然知利其君而不知以義澹淵會而獲戚田自此
遂失諸侯而晉不復振矣此春秋所以貶而人之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縗經叔仲衍以
告諸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
其妻總衰而環經

鄭注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衣當為縗縗當為縗即衰
服傳不縗而縗之縗總衰小功之衰細而縗者按學與數通書
數學半學記作學學半是也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則
國人為姑姊妹其婦人為舅姑安而總衰環經者亦無足怪
已曰魯人言其不知時安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于臯將為成宰遂為哀成人曰
驚則續而蟹有筐范則冠而婢有緣兄則死而子臯為之哀
託物類之絕不相干而可以相肖者明德之化人出于自然
非作而效之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

吾惡乎用其情

却仲與曰曾子七日不食而不開悔出于情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于虐無乃不可與然則吾將暴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已疏乎使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使市亦不可乎

焚巫尫左傳稱信公事穆公又欲行之當時之習俗皆使巫閉諸陽繼諸陰止而及是行之一國未嘗不謂其欲其法詳于春秋繁露曰暴巫尫故用之以酒脯再拜請而蓋女巫陰類廢疾之人亦多陰氣故用之以名陰為子曰僂巫尫大自以為有知曰臣讀信公之欲焚之則以僂巫也然曰旬尫尫後人不如其最詳為謬說後貽識者之笑使市亦即滅文仲

賤食者用之意縣子引表札為証蓋欲以表札虛之存憂戚之情為修省之本也繁露聚尫今本誤作蛇通典可証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善夫

讀禮記畧記

王制

王靖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周札諸公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封疆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皆參之一與此大相刺謬蓋春秋戰國之時周札散佚繼繼之者皆以意附益之往非以後世借竊者之所為不足據也鄭氏強為附會曰周公升大土宇益其封疆夫初封二十五倍者乎孟子曰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蓋封之說不足深辨至宋素文康又以周札所言者封疆王制所

言者食稅則方五百里所食者半孰得百里者十二有半也其數懸絕安得援此以解且王制云千里之地為國二百一十何嘗不以封疆言也如職方所稱千里之封最者莫如男僅得百而已安所得二百一十乎王制雖出于漢博士其言封國之制不為周札所淆乃孟子合武城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左傳于產亦云列侯一與孟子同知非妄作也但孟子時已云其制度較之反密蓋能一無訛謬哉後採輯煥燿之餘而其制度較之反密蓋能一無訛謬哉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徐氏曰分田之法所以內必視外者先王之制出而為列國之君入則為王朝之臣蓋使之出入均焉內外一辭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遠近若一也按此與孟子不同當別有所本諸侯去籍之時學士採摭舊聞未免有異同耳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隸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天子六卿而云九者兼三孤而言也大夫屬卿士屬大夫其屬各有上中下故三孤其教也書言唐虞百官之屬倍與存唐虞意以不忘古也先王制札凡事皆從其期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卿三卿

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

卿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

夫為三監於方伯之國三人

郵仲與曰卿大夫皆諸侯之臣則皆王臣也命則皆命何獨

小國之卿與大夫皆一命此又誰命之天子選于二百一十

國之中推一人以為牧信任之專矣有命卿三人為輔而又

杜精忌之道也按此係周之始諸侯漸專王命漸格故多

參差之政方伯漸橫王心漸疑故多隄防之制先王之初必

天子之縣內諸侯標也外諸侯嗣也

以佐命之功封者為外諸侯故世其爵以經國之功反以恩

封者為內諸侯故世其祿而已世祿者非盡以封國與之蓋

酌其親疎貴賤而量給焉者也然後進者日益多歲內之

地不足以供矣或內諸侯而出封或外諸侯而入仕是內外

輕重之勢未常不判而厚薄之恩未常不齊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周札公之服袞冕此以為特賜當以此為正周札公之孤四

命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

上言或命于天子或命于其君尤非盛世大一統之法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

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馬氏曰司馬辨論官材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萬民而

言之也論國中之士其法則難故校於中平論萬民之

士則難也故按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札氏以為殷法此未必

然然則同也按爵人於朝而後是爵有德也江漢告于文人錫

如洛諸庶茶母命國公後是爵有德也江漢告于文人錫

公土田是祿有功也若尋常爵人未必皆在廟矣周札所云

刑于甸師氏者謂有爵之人若尋常刑人未必皆在廟矣周

札司市之職曰刑戮者於其地之叙是其証也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過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

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先王用法國無枉者然或陷于法而能悔蓋恩絕之周札五

刑之人使之各有兩守六擇其可使者而使之此特恩也若

其常則棄之而已屏之四方謂流宥五刑也唯其所之謂不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

年一巡守

周官篇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周服六服六

年而朝畢十二年而巡守此云五年一朝五年一巡守或周

之初制則然與故晉文借札亦用此制必有所本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

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樂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

制度衣服者為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嚴陵方氏曰刑無流討而繼之以加地進律者退不肖而後
可以進賢故也易大有過惠而後揚善詩巧言如怒而後如
社皆礼意也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
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
假於祖廟用特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李氏曰類其礼有類于正祭也宜其義有稱于事也造以而
告之也天遠故礼以致其敬地近故義以致其意禰則以生
道事之故告其事而已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祝者傲也所以怡樂發者導也所以倡樂皆樂器之類故
賜樂則以將之祝差大而鼗差小祝為一成之有而鼗為一
節之有故祝以命諸侯而鼗以命伯子男也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

征殺之事必請命于天子然事起倉卒有不暇請命者不賜
弓矢鉞鉞以預命之或且遂也賄顧而不散發矣所謂得專
征伐者蓋以叔宣濟安事耳非以為常也

賜圭璫然後為盟未賜圭璫則資幣於天子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

辟雍諸侯曰類宮

臨川王氏曰學固不可一日無于天下然必資之天子者道
德所以一也按周之大學有二其一在國中曰成均其一在
郊曰辟雍成均者即下所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
是也辟雍者即下所云看老皆朝于房是也武王散軍郊射
即其地而建學焉謂之辟雍所以廣羅賢才取其尤者以升
于成均也詳讀詩畧記此因諸侯之學以及天子故言之不
詳第舉郊學以類類宮耳辟雍之名實初自周豈得以此為
殷制乎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
祖受成於學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讖告

于文德之地告以武成明武之不尚威力而文之不事浮靡
也釋奠註云釋菜奠幣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掩群

鄭注云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
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鴈化
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斂矢不覆巢

詩傳曰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此云殺則下之
者初殺則抗之既殺即下之所以止殺也佐車止然佐車止
則大夫之殺亦止故百姓得以田獵不虞人春春不卵以下皆月令
孟春之事此時以田獵言之庶人春春不卵以下皆月令

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禮正于內則時和不和正于外則氣和不順和順于萬物則生不其宜和順于人心則動用不違于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于上而盡萬物之性于天下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秒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教之飭

年之豐者雖小而物產多年之耗者地雖大而物產少故地之小大必視年之豐耗以爲用之差等重氏曰通者謂三十

年中將盈補縮通轉邪移約畧用三存一非死法也

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縉而行事喪用三年之飭

三年不祭惟其忌喪而從吉也左氏傳曰卒哭而祭而作主特祀于主庶嘗禘于廟則三年之內亦有廟祭蓋攝祭也

廟祭可攝蓋天地社稷獨不可攝此越縉而行者謂大旅之

札也國有大故萬民城郭不設而祭之司服所謂處喪事

而司其祀也且大旅之札與大喪同周札司服之職云凡

凶事服弁服凶事謂大喪大札大荒大災也其服既不善異

而司其祭之存真與服之廢樂器大旅皆如大喪則亦無

吉凶相襲之失矣大旅者族羣臣而主上帝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鄭潛谷曰由飭而降曰不足曰暴故華用大牲由飭而

降曰有餘有餘曰浩故損用二簋不奢不儉非不奢不儉也

視飭以爲節而已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

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

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樂以樂

周札云大荒則不舉此言日樂以樂者謂儲備既廣天子可

以飲食晏樂非謂水旱之時也水旱特預擬之辭耳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

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庶人縣封矣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喪不二事當連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

政入于家蓋亦有爲之非常禮也舊說泥此以不貳事爲

庶人之札誤矣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于不祭

長樂陳氏曰祭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者父爲士子爲天子

諸侯其尸服則以士服支于不祭而有所謂祭宗子爲士支

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

庶人祭於寢

以班祿之制推之則天子之卿大夫當視諸侯天子之士當

視諸侯大夫之妻以服制上窮于高祖無貴賤皆然則廟制

亦宜准此大夫不得祭其高曾士不得祭其祖恐非人情豈

有其祖與曾祖死于父後者將始終不立廟乎祭法官師王

考祭于廟大夫祭于廟亦可以類推竊疑廟可損主不可損自大夫

以下三廟一廟亦必皆有高曾但主近者而曰三廟一廟也

祭法大夫三廟與此言札之家聚訟紛紜惟折衷于情理可耳

太祖者則然也

詳見祭法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杓夏曰棗秋曰嘗冬曰烝

周札春祠夏禘秋嘗冬烝爾雅同之小雅曰櫛祠烝嘗者取

聲禘之便耳實亦無異也此烝云春杓夏禘秋嘗冬烝鄭氏

以爲夏殷之禮郊特牲及祭義則又云春禘鄭氏以禘爲誤

文是皆可疑者以理揣之禘爲殷祭而即于時祭行之或初

舉禘于春則省祠禮繼或舉禘于夏則因而推約于春耳禘

以春者取于歲始禘以夏者取于物盛而云春杓夏禘特以

禘祭之歲言之非常制也然大傳云不王不禘而諸侯得有

之者或以爲名同而實異夫既爲大分所係名豈可以假人

乎當攷之不以王不禘之文原于吳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

尊祖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

祖之所自出以此推之乃其德之所不及非礼之所不許也
 勉其不及而反之如野人而知尊攝都士而知尊祖何為不
 可夫子謂魯之郊禘祫者札其用天子之自出請于天子而
 往吾不欲觀者春秋時莒莒得杞祀祫任宿須句顓臾得杞
 行之國無傷焉春秋時莒莒得杞祀祫任宿須句顓臾得杞
 太皞此非其祖之自出乎至于相之杞襄武子以屬之杞鄫
 臺臨之杞子產以屬之沈似尊黃而魯陶之不祀則滅文仲
 致慨于葵大夫武子文仲子產當時號稱知札豈其不致于
 此而妄言之札所謂諸侯不得祖天子者即支子不祭之說
 耳如其初祖不為天子反為古天子而非天子所宗者祭之
 何害春秋書禘者二皆別有所祀亦非祀其禘也夫魯之禘
 非祀其所自出也以天子之禘札用之太廟因而用之羣公
 遂謂之禘耳故魯之所尊禘用其札不用其事者也此諸侯
 之所謂禘則用其事不用其札者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

諸侯祭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五祀爲大夫之祭而曲礼天子諸侯皆祭五祀者上得以燕
下也士喪礼疾病禱五祀則非士之常祭故不言士
天子牲杓枌櫛枌嘗枌燕諸侯杓則不枌、則不嘗、則不燕
燕則不杓諸侯杓牲枌一牲一枌嘗枌燕枌

禘為殷祭而于時祭行之遂謂時祭為禘此相沿之說而記
 者因之非古礼原文也嘗燕之禘以太祖為主合群廟之主
 而祭之也時禘亦然若行殷祭于時祭則以初祖為主太祖
 為配群廟及毀廟之主皆得與為主即此謂之大格桓伯猶
 為配止太祖之一人不及群廟五年一主者非也程伊川吳康
 為配其說得之矣三年一禘五年一主者非也程伊川吳康
 祭物薄而礼簡故推三時之祭物盛而礼煩故禘于天于禘
 四時諸侯則缺一祭蓋諸侯之礼較于天子煩故禘于天于
 子皆禘而諸侯則一牲一禘也四時分朝經無明據虞書群
 后四朝謂以四載之定期配四方之定所耳鄭氏以為四季
 分朝因之以解周礼豈其然乎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無田謂諸侯之大夫士非世祿者又初仕未有圭田鄭注士
葬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豚皆未成牲者祭亦通稱故曰
庶人祭于寢對葬言之則有別耳

祭天地之牛角觡 乘宗廟之牛角握 賓客之牛角尺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麋人無故不食殂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大夫少牢則無故不殺羊士特牲則無故不殺犬豕麋羞且不得同于牲況踰牲乎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閭閻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不稅不征不禁與孟子合國札閭市有征皆壓稅升至于山林川澤皆有厲禁亦謂非時而取如教吾毒矢之類與夫金玉錫石啟民之爭者非若後世之為阱于國中也

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墾墓地不請

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民必有居而後可養有養而後可教有教而後可舉有舉而後可刑故唐虞之官以司空摠百揆誠重之也周礼以天地四時爲序司空居六官之末而每官之首必言州方正立建

國經野國司空之事也此則司空次冢宰之下而居司徒司馬司空之上以民事之先後為序也生猶監于唐虞設官之意與因天因也通反則因民之生建志通次有或成或

相之道焉學者乃以考工一事構周礼冬官之缺何其陋哉
吳卓序創司徒之半以屬之司空亦育所未盡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劉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張氏曰材者猶下言五方之民性也言凡居民者當隨其材而居之天氣地勢所在不同民生其間者自不能強之使全也舊說儲積民財以備用者非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此申言性不可移之意亦就中國之異俗異齊也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

此周官象胥之事本屬司寇今因度地居民推廣言之以明王者無外之治而六官所屬亦自有相通之職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以上皆言司空之職周札度地居民本屬司徒兵革庫據此改屬司空差足破從前之繫辨矣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勛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

德以同俗養耆老以教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

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凡人習久則玩生故移之以作新其氣志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學記曰比年入學中年改校四改校而不定然後屏之則已九年矣先王之重絕人也如此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

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自司徒而升於學則大樂正不屬於司徒明矣後言司徒受大樂正之賁者以教職相關故得而參攷之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札樂之事煩故宜于春秋誦讀之事簡故宜于冬夏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者誦詩通于樂絃歌通于詩也

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止以告于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

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曰林東方曰寄終身不蓋

鄭氏謂所簡者王太子亦在其中論者或以為過然武丁之勤怠勿懈暫寓復還此先王激厲之苦心也

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方氏曰廢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任大夫之事也舊說以收國珍民序常亂俗為廢事是大罪也蓋特終身不仕而已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中凡執技論力通四方贏股肱洪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

者不戴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古者文武無分途故司馬司徒不異事司馬訓戎而論俊秀司徒教文而教車甲所以士多通才責之以才而無不效也後世文武分而別乘皆不足用然必求其材全者自古難之嘗思國家取士文有文科武有武科更設一文武兼材之科以待家傑之士則材之大小斯各得其宜矣及讀王制而知古之先待我心也詩書札樂以進士者此文科也執技論力者此武科也司馬之任以官爵司徒之教以車甲者此文武兼材之科也若此之士則不次用之寵以異教凡執技之人及大夫家臣不得與之燕者謂此士也不戴事不移官不與士齒之限制哉乃大夫家臣亦可升于公立賢固無方矣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教徒重凡制五刑必即元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

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眾共之眾故教之必察小大之律以成之

必即元論者議論輕重使得天道之中麗于事者就事而斷不深求也故之以君臣父子是即天理也事有似重而輕似輕而重情有不測故曰慎測罪有大小則教亦有差等故必察其罪之所比以成其法如比于五刑者成其流宥比于鞭扑者成其贖刑比于青災者成其肆赦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三又然後制刑

凡作刑罰輕無赦
周礼三宥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三教曰幼弱曰老旣曰蠢愚非是數者雖輕無赦後世盡乎人而教之遠所以長杆也

諸葛孔明曰治天下者以大德不以小惠孟光亦謂費桴曰教者偏枯之物非盛世所宜有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陳壽謂曰無赦則民不犯罪盡心則吏不濫刑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進曰右退曰左進正道而退異端故曰左道卜筮者聖人所定民志今反假之以疑衆故疑衆亦亂政之端呂刑所謂下刑適重上服者是也故不以聽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執禁齊衆蓋謂行軍之事故雖過失不赦不赦過是預為令使人不敢犯也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若非軍法而不赦

通則是高執之法耳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衣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謂已成者忌其巧偽相欺以實利故禁之若布帛之中數中量者固粥於市矣既成爲衣服則美惡易于掩飾也禽獸魚鼈之中殺者固粥於市矣既成爲飲食則穢潔難于明辨也此蓋防民之不誠也舊云禁民之不儉則禁其無制者可失何故而一禁禁之與錦文珠玉自剗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五方之民凡歸化者衣服可齊也故異服則禁之言語不可齊也故異言則識之以有諸象齊核其真偽而已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鄭氏曰執簡記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也奉諱惡者記諸可諱可惡之事成不諱以諫也齊戒受之玉自正之道也按此即宗伯之職成也也諫者皆天子所自行故記一歲之得失而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

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

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

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上三官謂樂正司寇市三官即謂司徒司馬司空百官位卑故以其成質于三卿市三卿司會樂正司馬司徒司馬司空百官于天子者明其職之重也理財用人國之大務納賈視風俗係屬故不可以不重也天子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其位尊而自其成質于天子者明其責之專也天子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其位尊而自其成質于天子者明其責之專也天子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其位尊而自其成質于天子者明其責之專也

兼用之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于老也其所養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札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春月令養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進養老鄭氏謂大合樂即周札春春入學舍菜合舞春秋頌學合舞於斯時也天子則合樂焉遂養老也月令仲春樂正習舞釋菜季春擇吉日大合樂也天子皆親往視是合樂于春者二養老也國之併執而為三不帥教及出征受成以訊賊告天子視學必通東序而養老若蘭其間無氏離而二之誤矣五更乃群老之尤者致仕之老固在七六無種據養老之史有虞氏以燕則恩勝札夏后氏以饗則用札勝恩殷人以食則恩勝札之中而周則文勝札夏后氏以饗黃帝此燕札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此食札也

五十養於鄉七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替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張六十富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雜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

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衾胃死而后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

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

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

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

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

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國學也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鄉學

非小學也以周制攷之前云辟雍在郊此云虞庠在郊則虞

庠即辟雍也周建四代之學在國中者曰成均成均之東為

東膠即虞之上庠夏之東序也其西為瞽宗即殷之右學也

名雖為三其實則一若在郊之辟雍則微有虞下庠之意而

為之故亦謂之虞庠前云蒼老朝于庠蓋謂此也鄭氏以虞

庠為小學非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

呼而祭皐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方氏曰祭以推尊之義故言冠在首尊也養老以推親

親之義故言衣在衣親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將使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使家期不從政

之國自諸侯來使者謂諸侯之國來使居京師將使者三

月不從政俾得聚行賓也來使者其家期年不從政將使聞

荒上之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

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飢

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嚴陵方氏曰在下者無廢材而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

用而事各極其精荀子云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嚴陵方氏曰右有力而左無為故男子婦人所以如此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老者無徒行之君

子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老者無徒食之庶人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

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

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

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

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而不盡流沙南不盡

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禹貢五服五千里去要荒而三千里之則也三千里也周礼考大之詞疎不足據古者都冀州三面阻河故有東西南三河周都雍州犹沿其故名耳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濟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六十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五十二寸各以其數自乘為平方六十四寸之積得四千九百六十二寸之積得二千七百餘四二數相較古方一步為百分當今方一步百分而盈五十一分有奇推之一畝以及百畝一里以及百里開方之數皆百分而盈五十一分有奇此定法也經文既誤義集說亦皆不合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開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開田

方氏曰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削地者歸之開田即前此得之礼所云加地削地者是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

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諸侯之下世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下士食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為三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祿之厚薄視爵之尊卑未有爵尊而祿薄如三監之懸絕者且受命于王朝取祿于侯國其為後世之制無疑蓋陽以官盛任使為名而陰行其隄防伺察之意至設官既多祿漸不給不得不為苟且一切之計耳然此時祿之權猶在天子東遷而後王政不行三監亦不復設矣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諸侯世于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鄭注鄉謂鄉飲酒鄉射按事為不止百工凡四民之業皆是異別謂居處即管子所云處士就閑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是也周礼司徒所掌六德六行六藝十二教十二職之類名義煩複不如此為簡當

初即曆元歲月日時會于甲子是也曆元既定結斯立傳

是日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

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及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皆御命曰勞酒

孔氏曰干謂之日支謂之辰郊用事故曰日耕用亥故曰辰

皇氏謂亥者孟春日月所會之辰也按參者難也保介農官

周頌云嗟保介是也天子所御之虞農官參難其間故曰

參保介之御間其耒耜即指于此也孔氏曰國語耕後事夫

陳饗王飲太宰大饗禮在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寢是燕

也國語所云饗者蓋用饗具以行燕禮而勞群臣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

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

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

惑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

牝

孔氏曰祀山林川澤餘月牲可用牝惟此月不用若天地宗

廟之祭雖非正月亦不用也

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衆毋

置城郭掩骼埋胔

胎天飛鳥作一句讀鳥成形于卵中有似乎胎生故謂之胎

天謂初出卵者母聚母置為妨農之于耜掩骼埋胔所以仁

枯骨之無主者周札蜡氏云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戎始母變

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

天道地理人紀所談者廣何獨戒于孟春宜柳氏非之然周

札慈象觀以示民必于歲首加之意為其所自振起而徹

省者亦以此爾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

大疫秋風暴而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

大摯首種不入

春夏而行秋失之令者大抵失之僻急者也秋冬而行春夏

之令者大抵失之寬弛者也僻急者天亦以沴氣應之寬弛

者天亦以敗氣應之如是而已若必指某災以應某令言之

而不必驗及以天道為不足畏矣故春秋言災異不分事應

也鄭氏為之附會終不可通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以授時曆推之泰初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則春分日在奎之

末度昏旦四星相照四分而一加以昏明餘度約百度而

則昏中并十四度旦中斗十度正值弧建二星學者不知曆

有歲差欲執古人之所記中星但舉大畧不與曆法正同則此

難尚書遂謂古人所記中星但舉大畧不與曆法正同則此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

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祀戶者非月、而祀之蓋謂春三月皆可祀戶後倣此

始而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倉玉食麥

與羊其器疏以達

經 95-312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園圖
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都仲與曰肆縱也毋肆掠省刑也鄭辭肆為暴尸夫掠且戒
之豈有殺人之事何必戒其暴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
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韠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

天子嗣續之重為社稷生民所係命非造化之所特鍾神明
之所然祐者不足以負荷故天子親往以太牢祀上帝而配
以先農誠重之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日

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

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廟寢廟畢脩母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修閭廟脩寢廟其事小不至妨農也耕者燕人而得有廟者
別貴賤則合廟于寢廟神人則分寢為廟合者實也分者名
也

是月也安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馬氏曰親往視之為道存故也釋菜用丁為文明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大祀如高禘則有太牢小祀如開冰則有鮮羔所六不用犧
牲者蓋承上文言之謂祀先聖先師也用圭璧更皮幣者或
用圭璧或用皮幣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
先師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誠告曾子問曰凡

告用牲幣是釋奠于學者有牲可知此云釋菜而已是惟此
月不用牲也此月他祀用牲于學則不用牲者敬學之道以
仁為主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

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蚤來蟲螟
為害

李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

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墮其祀

戶祭先脾

桐始華由氣化為駕虹始見萍始生

駕者鵠也與鵠異種本單鵠鵠狀相似而鵠有斑鵠無斑鵠
以卵生四時常有鵠由氣化為駕秋後為駕夏有冬無今人以
相似通謂之鵠鵠非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王食麥

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舟牧獲舟五覆五反乃告舟

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寶

方氏曰必求舟而後薦鮪示親漁也先王之享親牲必親率
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求舟薦鮪豈為過哉按王制即
今之鯉魚大而美味故特薦之魯隱公矢魚于棠春秋以
訊其不以為當而漁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旬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

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

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餼獸之藥毋出九門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者蓋一日之事此禁田獵者則一月之事也廣獸之藥不通以食誘而致之非毒也因其時以所嗜故謂之藥如謂毒藥則周禮大司馬之禁不得畧諸城門而修舉宮門不遇謂天子城門十二此言九門則不合耳然十二門之制僅見于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大抵東西南三方如其門數北則無有也周禮司門下士十有六人每門下士二人蓋專者在中門而總監卑者分司旁八門也明矣鄭氏以爲十二門者據漢制而言非周制也唐六典京城門制亦無北而三門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篋筐
鳴鳩鵲也即今之山鵲似山鵲而小短尾多聲戴勝即今之白頭鳥也謂之戴勝者即今之織線所以制經而開閭之者說文綜與注皆曰機緯也勝說文作勝云持經者是勝者之白也蓋因方注經若婦人首飾取象于勝義不白也故為華勝與此不同曲以布簪植以架曲遂篋則以盛桑葉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因春和而理工因理工而嚴悖時淫之戒耳非曰舍此遠可以無戒也國哉柳氏之言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按周禮大司馬邦國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效鬼神示以和天子親往視之

是月也乃合聚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獮以畢春氣

吳氏曰難者聚戲劇以爲樂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毒氣也按人之中寒者至春而發故季冬既難于此又難操磔通磔操蓋即祭法泰厲之祀與畢春氣者除厲氣使春氣畢遠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箕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本草王瓜一名土瓜非菰菜也菰菜亦有王瓜之名而菰強有刺其種不同

天子居明堂左个東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大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春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常典也祭統曰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順陰義也此爲祭而行賞

非常典也舉其大義則實以順陽刑以順陰揆其微義則斷
服又以名而順陽四色又以實而順陰各有取義不可執一
故行之而不失其類則迎氣之日秋分也所以實鄭氏以祭
統之言疑封諸侯之非夏令過矣月令之所舉者常典耳凡
政令之行有常期而後急者不至于廢疎者不至于濫既
有常期則必以順時為貴至于事之不可拘者未嘗禁其通
變以宜民也如布德行惠春令也而孟子稱省欲之助選士
厲兵秋令也而小雅美六月之師是固並行而不悖矣鄭氏
欲執一以概之無怪乎柳氏之言曰政必俟時而行其所廢
缺者多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樂後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懷墮母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繼長增高者助陽氣之上達也下三者皆傷長養之氣即是
壞墮

是月也天子始締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

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吳氏曰野虞位卑不敢自尊其於農也但為天子勞之司徒
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昆嘗麥

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畜百樂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聚樂必于孟夏者蓄鮮之時樂之可採者多也純陽之時亦
有伏陰故靡草死麥秋至祭統云草艾則蠶雖言立秋以後
然觀于一物之枯不害衆苑則知一事之成不害衆德薄刑
小罪久繫而未斷決者于此時斷決而出之刑也正所以為
仁也此聖王之順天時者無微不至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祭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

廟之服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

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

不實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

祭先肺

小暑至螳螂生鴈始鳴反舌無聲

鴈即今之苦鳥鳴于初夏此云仲夏者初夏未盡鳴也孔疏
云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曰反舌或以為
蝦蟇舌反向內然蝦蟇五月得水遑當聒人耳何反無聲疏
已明辨之矣集說何未之悉耶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鷄其器高以粗養壯俊

俊集韻一音嚴庸人之敏也是壯俊者強勇輕捷之人養之
以為武備也或云當在舉長大之下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均琴瑟管簫執干戚羽調等笙箏

簧飾鐘磬祝敎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方氏曰草木金石之音質而一故修飾之而已絲竹之音文
而雜則必均調之鄭氏曰為將大雩而習樂也按左傳曰放
而雜則必均調之鄭氏曰為將大雩而習樂也按左傳曰放
而雜則必均調之鄭氏曰為將大雩而習樂也按左傳曰放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說文云周制王歲千里分為百縣有司以祈穀實
為縣與此不合月令周禮皆以世之言未和執為古制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雞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命民毋艾藍以染母燒灰母暴布

夏小正五月啟灌藍麥啟者刈也灌者最生也崔寔月令曰五月刈藍蓋一歲三月刈以五月為始此云母刈者有為言之齊民要術曰刈藍浸汁者石炭灰之漬去水候如粥即成矣今之練布氏然周札掌炭職云掌炭物之微注曰灰者所以供練布也然周札掌炭而蓋之蓋炭與灰宿諸井七日七夜今之練布亦然今石炭灰即古之蓋炭與灰宿諸用馬駒初生其性甚畏灰今石炭灰即古之蓋炭與灰宿諸燒灰者是用游灰則布必用灰而灰之害馬者耳刈藍以染必用灰澄之為游灰則布必用灰而灰之害馬者耳刈藍以故併之也周札為游灰則布必用灰而灰之害馬者耳刈藍以之有又當五月正位游灰則布必用灰而灰之害馬者耳刈藍以馬政之重雖有之民間而無謂矣此三句當在班馬政之下不然則此等之禁甚迂而無謂矣此三句當在班馬政之下

門閭毋閉開市毋索提重囚益其食

提者直也舒也吳語王安提志亦同此義提重囚者解其桎梏使身舒舒又益其食使神氣不憊如此則可以樂澤暑寬恤之仁不以重罪而廢也

游牝別群則繫騰駒班馬政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歲必掩身毋躁止僻

色母或進薄滋味母致和即著欲定心氣

陰陽相過故進者未能即進欲退者未能即退故曰爭長至短至皆然故復卦之象有出入反覆之義方氏曰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至萬物向死故死生之理于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潔誠退聽以待其定仲冬齊戒不言母躁者寒為靜暑為躁故於此特戒之吾心正而氣亦正吾氣正而天地之氣亦正矣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史武帝紀至中山是溫注云三輔謂日出清齊曰晏是晏陰者陰氣初起尚未散陽之義夫陰之為氣助陽以成物者也

故坊之傳曰天地相過品物咸章人以害氣感之而陰乃勝進其所成者旋為其所敗矣養之以清靜寧一則消息自適其候其初既順其率不競是長陰之所成于此而定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槿榮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山陵升山陵可以

以康臺榭

仲夏行冬令則電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

先肺

黃鍾宮在子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徵在丑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商在寅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羽在卯今林鍾在辰南呂在酉者律陽也故居其位呂陰也故居其衝猶男子承家而女子出嫁也餘者倣此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天子居明堂右个東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飯

與鷄其器高以粗

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龜取鼈命澤人納材葦

周札數人秋獻龜魚龜人取龜用秋時今以季夏者先期命之也鼃皮可以為鼓鼃肉可以為羹故皆曰取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火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

為民祈禱

札器曰祭祀不析言不為已析也馬氏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則所為祭祀者豈私福哉為民力之普存也惟以為民祈禱而已

是月也命婦官采蘋藻文章必以法故母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云

殃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熟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土氣蒸鬱則為溽暑大雨以之行水潦即以之盛孔氏以為六月建未值井主水非也洪範曰月之從星則以風以而蟲以月離占之未聞以月建為占也鄭氏曰欲稼萊地先雞其草燒之水漬根爛則地美可稼也雞人掌殺草職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爇之

季夏行春令則國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隤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厲隼蚤鷙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

土寄旺于四季故舉之于季夏者四時之氣承以所生也秋之間承以所克有土以間之而相克者六轉而相生矣上

之功于此為著故特舉之為人為保蟲之長見于大戴札及家語說最不經而集說從之何也保屬羽毛鱗介皆有仍以四靈各為之長如改工記所言保屬特其一耳鄭氏以為虎豹之屬據考工為說也

其音官律中黃鍾之宮

黃鍾為子律以之配中央者陽氣雖始于子實本乎中故太去擬易以中首當復卦曰陽氣潛萌于黃鍾信無不在乎中此造化之妙理也養生家不能知之故參同契曰三物一家都歸戊己舍元虛危攝精于子犹此義也

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駟載旂黃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圖以闕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

祭先肝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戕

徐氏曰行戕即謂殺鳥鷹祭鳥而行戕與射祭獸而戮禽同此言時候不言政事集說非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簋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樂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圖具桎梏禁止刑慎罪刑務搏執
命理瞻傷察劓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我有罪嚴斷刑天地
始肅不可以贏

吳氏曰止姦而曰禁則非慢令也罪邪而曰慎則非濫刑也
務搏執順天之義也必端平愛人之仁也大槩以義為主而
仁行乎其間耳按肅者放縱之意言凡事當順時而收歛也

是月也農乃登枝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歛完隄防
謹墜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却氏曰季春修隄防母有障塞順陽氣之舒也此完隄謹
墜塞順陰氣之歛也按素問大暑之後六十日濕土之氣所
治孟秋暑氣未退則濕熱之蒸鬱亦為水潦于卑星何與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嘗祭而出田邑正謂秋不可封而有功德者賞或不可緩則
因嘗祭而特行恩典非謂出田邑必於嘗祭之時也此云毋
以封母以割地言其常札如此非謂必不可交通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
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
瘡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
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
門祭先肝

皆風至鴻雁來去鳥歸群鳥養羞

疾風謂之盲風以其中人能損人目也鴻雁飛者先至而
即去故但曰來鴻雁者後至而稍留則曰來賓鄭注凡鳥隨

陰陽者不以中為居故季秋陽雁曰來賓此月為鳥曰歸夏
小正丹鳥蓋白鳥蓋者進也白鳥蓋者退也凡事留者曰養
故曰養羞母鳥蓋火也白鳥蓋也舉其微者而大者愈可
知故云羣鳥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
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方氏曰授則特授之行則獨行之也几杖之礼重非廢人之
老可預故惟于糜粥言行郊特牲飲養陽氣食養陰氣周礼
春饗孤于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于秋言之然燕言飲食者
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為主養陰非無飲也特以食為主尔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
必循其故冠帶常有常

却氏曰文繡謂刺繡有文彩此說是也鄭康成訓文為畫
謂祭服畫衣繡裳恐未然尚書作會宗彞謂畫器也詳讀書
畧記小雅都人士之詩序曰刺衣服無常也古長民者衣服
不載從常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枉枉不當反受其殃
前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申命之飲恤之至也刑有五而曰
受天殃過矣非君之所以戒臣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膳肥瘠察物色必
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皆當上帝其饗

全具謂無損也色純曰犧既曰犧牲色之不雜不必言矣
大謂太牢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齒栗
宗廟之牛角握之屬前此季夏養牲豕謂季秋饗帝及嘗養
之必三月也此云上帝其饗則所養者必郊祀之牲在郊三
月正值仲冬是宜有郊祀而不言殆缺文耶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夏之暑冬之寒其氣皆足以傷人而致疾病故雖以除之盛陽之氣非天子不能除此獨言天子親臨視之也麻即今蓋麻其實名黃內則穀麥稻周札朝事之遷其實建黃是也又石蓋風九月穀宜是也實中之仁可以供食今人鮮食之用以入藥而已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窬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牧飲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菜不足以代穀而為佐食所必需故畜之詩曰我有旨蓄以禦冬王者之政乃同婦子之織蕭所謂克勤小物其憂民者類如此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素問秋分之後六十日燥金之氣所治水始涸于仲秋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者涸之極也此則涸之始也正與雨畢時相近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南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張氏曰易治也治關市以來商旅使居貨者藏于廛行貨者出于途也

凡舉大事毋違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天之大數陽常統陰常之與土功舉兵衆皆陰事也宜者不宜煩順時者順其收飲刑殺之時也因其類者因收飲而興土功因刑殺而舉兵衆也慎者不傷財不害民也舊說燕慶賞言之不得專為此月之令矣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凶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

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暤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

先肝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來賓之義見前獵之取魚鷹之取鳥豺之取獸皆陳之而未即食古人以為祭也禽蓋指獸之小者曲札疏云禽者擒也言力小可擒也戮者殺即食之而不祭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

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

宜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歲帝籍之收於神倉祇

敬必飭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風總至民力不堪其

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高氏曰古者于霜降工亦有所不休若弓人冬和幹寒莫體之類是也此亦言其大致然爾也風以十月入室此以九月上先期而命之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此月大饗即明堂之祀也郊以天事之用特牲明堂以神農事之用太牢故犧牲告備周頌云我將我享惟牛惟羊惟豕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驕咸駕

載旌旆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周札大司徒施十二教八曰以誓教伍即散軍旅虞志之事也小司徒之職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此措扑而誓蓋小司徒之職也麥倉以禦苗害非治穉苗之教也故畧之方氏曰戎器必五者五人禦苗害也田獵所以得利畧旅所以效死人之所以欲莫甚于利所惡莫甚于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之先王之政以養為主李秋之班馬政治兵與此合馬氏曰仲夏之班馬天子御者僕也為諸侯群臣御者七驕也載旌旒則司旌故言旌旒則它可知太常終于旒以羽為之者始于旌終于旒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四方之祭有三曲札所云天子祭四方此四郊迎氣之祭也
大宗伯所云以醵辜祭四方即九門之磔攘及歲終之蜡祭也
也此因獵而祭命之主祠則小宗伯之饔飩于郊耳而季秋
與仲冬不同月令所載蓋恭以後世之家札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墮其戶乃振

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供養六謂養人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之類先王之祿人養人必無有不當不宜然以浩蕩之恩被于天下豈無一二冒濫當于此時審核而收停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戡殃敗民多顛求帝噫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燠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

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祭先賢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飢其器閑以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

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

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賞賜之典春夏所行乃行之于孟冬者以仲秋舉大事則此時必有死事者矣賞之恤之即于此時不可稍緩以孤義士之心也

是月也命太史象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周禮龜人取龜用秋攻龜用春故上春霧龜霧之于攻之
初也此于孟冬霧之于取之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米皆是也
可以類推阿党即呂刑之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米皆是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

塞而成冬

命百官謹蓋戡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飲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脩邊境完要塞謹闕梁塞後徑

飭喪紀辨衣裳窰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是月也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
情

霜降工休器皆成矣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季春已命之
誰敢援作先王惟硤嗜欲未淨左右或窺其隱微而中之故
必申命于陳器時也

是月也大飮燕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燕當以鄭注房燕之說為正若因祭而飲則祭為主不得先
 言大飲矣此月之祭鄭注以為蜡祭孔疏云周札審國祭
 蜡歛頌以息老物此先祭衆神後乃勞農休息其為蜡
 祭可知夫蜡者索萬物而饗祭之天類若荀子曰五穀之
 性此門言八蜡者非周制也天之類若荀子曰五穀之
 既與房則分必非祭戶竈門稱行也五穀之類若荀子曰五
 等五神為五祀則五祀之名同而所祭各異此語五穀之
 人神終聚而享之或疑后土即公社不知公社為土
 神而五神后土乃勾龍之謂也
 土神不稱后土而非勾龍之謂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非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為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其真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則豈剝下益上者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以為天子取怨于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
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地土^起地

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祭先賢

水益壯地始坼鵠旦不鳴虎始交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羣其器閒以奄

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隋

以喪命之曰暢月。

[illegible]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
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周札宮伯掌王宮之政令糾禁而又臨之以小宰內宰統之
以冢宰不啻嚴矣何事于奄尹然深宮之中非奄尹不能親
歷而詳喻之也故寺人亦掌內人之禁令

乃命大酋林稻必齊翅孽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其即周札酒正之事謂之大酋者猶司馬之稱圻父司徒之
稱農父也鄭注曰酒熟曰首說文曰釋酒也蓋重釀之酒貴
其醇釀故取以名官趙以麥為之藥以米為之說文云米芽
也說命篇藥從米為正熾者炊米也火齊為溫養之使寒熱
得中不但言蒸煮之事

天子命有司析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是月也農有不收穡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
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
罪之不赦

于孟冬曰命水虞漁師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于仲冬曰有
能取者野虞教道之則又非徒禁其侵削而已先王憐愛
民之意周札之所未詳月令能道之其非秦人所自作明矣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欲寧去
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蕩者未定之意一陽初動此萬物係命之原而其要存乎人
主之一心一心之動靜即一身散肆之分一身之散肆即萬
物消長之介故天地之陽復在一時而聖人之與天地合其
德耳所謂慎獨是也特于短至見之見聖人之與天地合其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園
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吳氏曰闕謂門之中間空闕處廷謂門內外間曠之地塗者
巷上以填其地之四陷門謂各家之門閭謂二十五家之巷
門塗者謂填填以室其門之隙隙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
雨汁冰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
疥癩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
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祭先腎

鴈北鄉鵲始巢雉始雊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騶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瓊其器陶以奄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寒氣之傷人尤甚故大難旁磔蓋祀四方之厲也出土牛者
時將立春土乃脈發故為土畜以行之所以迎和氣而送寒
氣也送寒氣與單春氣不同單者達之送者除之也夫寒理
陰陽之在政事之設必不在此蓋古者之習俗也夫寒理
與民同樂重違其情凡事之無害于義而或可以佐變理之
萬一者則順從而鼓舞之六所以導和而祛沴也仲秋之月
嚴百刑舉大事故胃昂之間名其星曰積尸孟冬之月當塗
丘瓊仲冬之月飭死事故虛危之間名其星曰墳墓人之害
氣或足以干星象而為災則有之謂星氣能為厲鬼已為不
經又謂土牛可以制水尤誕說也

征鳥厲疾

此錯簡當在雞乳之下于此上下文不合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神祇

山川即前之大川名源帝之大臣即前之五祀天神祇即

前之天宗已祭而此又祭故曰畢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周禮膳夫品嘗食王乃食敬所尊也故孔子侍食于君先嘗

先飯若人子之于親惟食之異于尊者則嘗之如樂之先嘗

是也事生者如此事死者可知故薦新之始皆曰嘗春薦鱸

不嘗獨嘗魚于季冬者此即薦鱸之始也周頌曰潛有多魚

有鱣有鮪蓋謂季冬盛寒魚乃潛伏性定而肥故以此時為

特美而始薦之也

水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水以入

方氏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

泄則氣戾不和為怨陽為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為備暑亦以

達陽氣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方氏曰水入為陰事之終種出為陽事之始于水入之期告

民出種終則有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新樂以共郊廟及百祀之

新燎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終歲且更始

夏數得天故周時雖改正朔而朝親祭享猶自夏時故周公

作周禮仍從夏正六欲行夏之時也書未成而身歿遂不見

用月令之作亦適其意耳周禮以建寅為正月而就以建

子為正歲月令以季冬為歲終而就以孟冬為臘蓋三正並

行自古然矣甘誓篇曰怠棄三正是其証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

待來歲之宜

得其道而不可安者日月之行也得其道以安而不可定者

兩陽之微也四時之令有常有變故順其常者以飭國典又

論其變以酌時宜可見月令一書如畫家粉本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也彼強今以從古與棄古而徇今者皆未之深思耳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

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粢黍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

之祀

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之諸侯先王亦天下之

共主也而止命之同姓者此周道尚親之典則然諸侯皆

有助祭此則不待命者詩曰於薦廣牡是也至于山林名川

之祀則歲內之臣民共之而已下言天下九州者因皇天上

帝社稷而連言之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

廟山林名川之祀

吳氏曰此據上三者而言之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夫等所共六皆出于民力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夫等所共六皆出于民力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夫等所共六皆出于民力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夫等所共六皆出于民力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夫等所共六皆出于民力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夫等所共六皆出于民力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夫等所共六皆出于民力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夫等所共六皆出于民力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夫等所共六皆出于民力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夫等所共六皆出于民力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

讀禮記畧記

不朝哭罷康流畧記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

裨者副也副將謂之裨將天子之服衾衣象天為上龍衾為

之副諸侯之服亦各以其降一等者為副服周禮諸侯出封

皆加一等是出服九命七命之服八命六命之服也

故朝于天子曰裨冕此太祝亦天子之太祝以大夫為之服

以四命當用亦冕而喪事不敢盡飾降用去冕耳舊說樂以

哀冕以下謂之裨冕而以大夫為上其說未安且大夫非四

時之常服豈得以為上服乎周禮有必不可信者此類是也

荀子曰大夫裨冕疑亦謂諸侯入仕于王者非樂言之

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

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

師奉子以哀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

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

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

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

告于五祀山川

太宰為天子之卿當用衾冕其裨冕則希冕也大宗又稱宗

人蓋大祝之類楚語云能知祭祀之札心率舊典者謂之

宗敬恭明神者為之祝是也周札有都宗人家宗人而無大

宗則官名時有交易耳已葬而世子生三月乃名于櫛此以

三日見母乃太遽然君薨無子人心危疑奸雄窺伺故汲
為以世子見殯成其執喪之札示天下以有主也若已葬而
幸無事則人心已定可緩則緩之矣此三日三月所以不
內則也三月是三月者其常也三日者其變也祝史徧告
宗廟之祀也說見月令

曾子曰問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

祝而告于櫛三月乃名于櫛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徐氏曰三日與三月異則哭踊袒襲升降自西階之札必

不同其他則無不同也

孔子曰諸侯遠天子必告于祖奠于櫛冕而出視朝令祝史告

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

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櫛朝

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而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

出及必親告于祖櫛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

入

方氏曰曲札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故事死如事生而又

及于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于遠天子則其

札詳諸侯相見則其札畧豈非所見有輕重其札不能無隆

殺與按五官者即王制諸侯五等之臣是也道而出者說文

云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較祭之于是也若若若若若

則祭之于廟中皆謂之祖無所往而祀則謂之行若若若若

內其神則一而已牲幣當以原文為正諸侯告則有牲豈

告行告至可無牲乎下云幣帛皮圭以告于祖櫛謂所奉以

出者故不及牲耳鄭注于此改為制幣及注周札太祝引此

文不破牲字知其無確見也孔叢子曰親告用牲史告用幣

祝史得之曰宗廟曰五廟則祖櫛亦在其中既親告矣又使

祝史再告者親告為請命也祝史再告告行也請命者即下

文主命之事周道尚親而親者又不可虛主故以幣玉請櫛
命而行不以公櫛其主也親者又不可虛主故以幣玉請櫛
軍則守于公櫛其主也親者又不可虛主故以幣玉請櫛
而不及桃則非櫛也如以主行必親告而告又知櫛主之未嘗
出也幣玉即為主矣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
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奠次及葬奠而
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此謂父母同期而葬特以人力寡弱不能並舉故有先有後
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奠次及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
必自專主以重者為主則輕者可以不奠也葬不奠次及葬奠
夕札葬畢主人即位踊哭如初不志遠雖也今欲歸而迎父
之柩更須復來故不直哀于墓次也凡哭注之位皆謂之哀
次此與雜記之哀次不同真而後辭于殯謂真而致辭于父

之殯告以將啓也舊說不真謂不真父哀次謂停柩悲夫
既云真先重而後輕而啓殯之時真母不奠父不奠為不
乎且父喪在殯孝子何故不得伸哀于母此又情義之不可
通者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此謂幼有子尚幼真可代主者耳若七十無子宜立嗣不宜
娶婦矣或者尚可生子亦宜以宗事委之嗣子而攝行曲禮
七十曰老而傳使家聽命于宗子宗子則請命于其父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開齊衰大功如之何孔子

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體徹饌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
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
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

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醺無冠醺父沒而冠則已冠
婦地而祭於櫛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舊說謂除喪不宜改冠而以天子賜服為証比擬已大不倫
微舉父沒而冠與所問又不相應文義支離殊不可解愚意
凶冠必不可以行嘉札上云將冠開喪者未至則庶況未
及期日反不可終廢乎曾子之問蓋謂因喪者承上文而言之齊
禮不行或可終廢否爾不言齊衰之喪者承上文而言之齊
其禮自下除喪不改則新衰不必問矣孔子則以君命為重不復
改冠于家舍是則無不可改冠者即天子則以君命為重不復
冠之禮而齊衰是則無不可改冠者即天子則以君命為重不復
三加之禮而齊衰是則無不可改冠者即天子則以君命為重不復
抵賁重則禮簡賓輕則三加三醺禮簡則賓重禮簡則賓重禮簡則賓重
禮賁重則禮簡賓輕則三加三醺禮簡則賓重禮簡則賓重禮簡則賓重
不復改冠何禮之有舊說滕混未達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
主人練祭而不旅真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

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真酬弗舉亦非禮也

曾子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
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

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真大夫齊衰者真士則朋友
真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士喪主人不親奠然必朋友者以有服之親皆助主人悲
哀不暇執事也故真必取其疏者推而上之天子諸侯大夫
皆然斬衰齊衰皆謂其臣之疏者耳喪服大夫之臣也斬衰
然其衆臣布帶纓履則已降于齊衰矣故曰齊衰也天子諸

侯大夫之臣衆故無不足士之朋友或衆或寡故有不足舍齊裏而取于大夫以下其情可稍殺也反之謂及履執事說爲長舊云大夫避諸侯士避大夫則諸侯何以不避天子又以齊裏爲大夫之兄弟夫士之朋友尚不足而取于大夫以下又不足而反之大夫之親兄弟能有幾人豈遂無不足乎

曾子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大

弟大功以下者

天子之喪無不斬衰諸侯國中亦然故曰不斬衰者不與大喪齊衰者與祭則斬衰者不必言士祭不足則謂斬衰齊衰者初喪則親者哀切而痛深故饋奠之祭親者爲主也上章之斬衰齊親者哀殺而情亟故饋奠之祭親者爲主也上章之斬衰齊哀自指其情疎者此章自指其情親者大旨雖同析義則異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曾子所以與祭他人問夫子而答以祔爲服者亦可以曉然矣復舉相識爲問者蓋以喪服之情有至輕者或與于祭當無碍耳孔子言莫重于宗廟已猶不祭何有于他人其言直捷無復可疑故曾子但以除喪之後爲問相識謂朋友喪服記曰朋友皆在柩邦袒免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哀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吳氏曰酌之人情札意總功既除可與人祭齊斬則俟自行吉祭而後與可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伯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此必有缺文免喪弗取蓋有非札而誤配者不欲成父母之過又不欲顯父母之失故因喪而辭之耳不然納幣請期夫婦之倫已定矣三年未爲曠也失時事小棄倫事大壻何爲而遽辭女何爲而遽諾此已可疑不待免喪弗取矣

曾子問曰女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

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及於初齊衰大功之喪不重于父母舅姑未見遽改服而哭以喪與父母同也不復昏謂同牢饋饗之札不復補行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道

義也

思嗣親謂無父母者故下接以庶見祭稱若父母在子方以承養爲樂何悲之有即其子有嗣親之感其父母自有承宗

之慶鳥得以子之有威遠廢父母之慶乎詩云琴瑟友之鐘鼓之樂之又云雖無德予女式歌且舞何嘗不舉樂哉故知此為孤子言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未廟見雖未成婦此身已屬其夫矣歸葬女氏恐非夫子之言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

偽主以行及反歲諸祖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

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

自西鄉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

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則古者以遷廟主行無疑矣然史記稱武王伐商為文王主載以車中軍自稱天子發受命文王其言與泰誓合似非無據此何以說也蓋武王以繼志之情初為而親之禮故不以遷主行而以禘主為禘之祭將大其國而行乎天下不嫌于虛主耳若尋常師行豈得擬于此惟主命為可遷廟主皇氏謂新遷廟之主是也取七廟之主謂七廟中之一主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歲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

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禘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歲諸

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吳氏曰無遷主謂若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無已遷之主也按幣玉代主近于荒唐然祖孫之間一氣相感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神亦至焉故以幣玉請命即以幣玉為神主非神之必于幣玉也天下無父祖之人故聖人奉渙之道惟曰王假有廟此致治之實理也用兵之本務也夫不知者且以是為詭道夫田單之神師何嘗于軍禮之貴命哉

曾子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
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
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
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違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
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
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慈母有三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此謂妾子無母父命妾之
無子者養以為子父卒齊衰三年又曰君子子為慈母之喪
已者此謂嫡子于庶母有慈養之恩而無母子之義者其服
小功內則曰國君子生擇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
母其次為保母以諸母而為慈母是即喪服所云庶母之慈
已者以可者而為慈母則傳御之屬無服者也曾子之問必

實有所指當時禮廢已久或不辨而誤行之故夫子就其事
而論之如此魯昭公年三十而喪其母齊歸乃云少喪其母
誤也鄭氏謂喪服所云慈母者如母者自言大夫士此言天
子諸侯不當為庶母服禮或當然然喪服不言大夫士何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

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而需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
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
火不以方色與兵

救日者非真救日之食也日掩其光則居其下者陰氣盛而
陽氣微故伐鼓而揚塵陳兵所以助陽收陰也穀梁傳曰天
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范注麾旌也五兵矛戟鉞鉞
弓矢楯信云五麾各以其方色之旌置之五麾也徐邈云五
兵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此說較上註
為長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
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而需服失容則廢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廢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
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日之食不踰時宗廟異宮火亦易救惟暫停其祭俟其平復
而續行之謂之接祭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餘也尸入三飯不脩
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

獻而已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繹繹而行事今既殯而
祭五祀者孔疏曰天地社稷去遠故為繹繹五祀去殯近
暫往即還故不為繹繹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
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
天子

奉帥天子謂諸侯既殯既葬一如天子止祀五祭其制一如
天子之制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遽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
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

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少牢饋食無堂事尸祝佐食主人主婦廣獻酢皆在室至有司徹饌尸之事則在堂饌尸即饌大夫之饌在祭日小功總祭而不釋故曰室中之事而已矣所祭于死者無服謂如妻父之母之兄弟姊妹已有總服而所祭之祖稱于彼無服之類以此推之喪三年不祭內神而祭外神此義也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札者為少位卑則以事而廢札者為多此輕重之別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

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禮記三年之喪不弔有服則雖哭擗弓亦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蓋情之所至有彼此相感而增其哀者故哭而不弔至情無文不可謂虛也所謂虛者謂無服之弔哭情不足以致感者耳至曾子之于子張又不可以服論也喪夫于若喪父而無服則其喪于張亦若喪兄弟而無服矣不弔而往哭豈為過乎

曾子問曰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

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于是乎有焉

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張氏曰殷祭宗廟之盛祭也君服既除則祭親于宗廟而節其札焉可矣不必復行除喪之祭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

也非弗能勿除也惠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過時弗舉謂已終喪者喪之未舉雖小功不稅曾子猶疑之喪之已終雖父母之喪除弗除孔子以為過制喪不得過時而除豈得過時而除祭故過時不行除祭君子以為札此與上文義本相合鄭氏誤解遂不可通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

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為新可以異日期望則君親同日既殯之後俱有殷事必先公而後私無疑但此亦言其近者若君既殯則終喪不往可也先王以孝治天下必不奪情以為札矣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鄭氏曰歸哭者服君服而歸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

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

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盧氏曰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而復往若臨君殯則歸哭而未殯君殯訖乃歸也

賤不諫貴幼不諫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諫之諸侯相諫非禮

也

諫必以實以賤諫貴以幼諫長則屈于勢分不能曲諫也故不可若國人之公議固札之所不禁也稱天以諫則其無私耳天子之諫以天則諸侯之諫必以天子固也然天子之于諸侯諫矣豈能悉其生平而諫之諫之而不當不若公之于國人也不若諸侯相諫則樂于諫諫之而自為地故札禁之非謂平故之人不可諫必自上也柳下惠死其妻諫之後世

不以為非揆之情義而無不通則揆之機而亦無不合故春秋之于私誼無識詳見春秋畧記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柩從君喪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裹非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飲則

子麇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機記諸侯死于外至于廟門遂入遠所殯無毀垣之事此入自闕者闕為闕門即觀門也自門者門為闕門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闕蓋通于廟中者諸侯死于外喪車執紼闕門不之門大飲必由闕門尸人未成喪札則以闕門為便考不記曰闕門容小廟三個機記三年之喪君夫人歸入自闕門即此門也如謂毀垣自闕以示安異小飲何以闕門喪大記未小飲以前亦微席之西北非何必大飲乃示安異乎君大夫士一節專指小飲言之以未成札也若既成札豈得無專卑之限乎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闕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

歸不俟子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

改服而往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

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

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

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真于賓、奠而不

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宗子有罪居于他國祖宗之所憫也故祭而殺其札郝氏曰不配者有罪主無攝主攝主也舊謂辭皇祖某不言以某祀配殊屬無謂抑敬宗者所以尊祖、考之祭以庶子代而貶其股薦之札以遠宗子之尊則是子孫重于祖考矣此札之可疑者也惟稱名不言孝為得之徐氏曰真而不舉即不旅之事而重言之者上文乃主人之事此則賓之事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

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

告于墓而後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

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

尸、必以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饗必

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有朝踐之札以報氣有饋饌之札以報魄因而推報氣之意則有厭推報魄之意則有尸必以同姓者氣類相通也蓋

孝子之情無所不用其極是之謂備札情不出于孝子札自有所不備矣故無後者與殤同厭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

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

所祖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

家當首之內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郝氏曰厭遠殤于陰反諸幽求神之義也當室之白則後人

之宜半舉之義云爾喪服小記曰殤與無後者祔祖祔食此云殤不祔祭蓋殤主國祔于庶祭實不得合于祖不相祭即所謂不祔札也

書
禮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否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

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及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

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舉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之喪

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疏

患吾聞諸老聃云

日食有常數何待遇變而議禮豈當時日官不以日食之變預布中外耶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于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此使之

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吾嘗問之

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得此

之謂也

為君使則所寓者必公館豈有館于私者此曾子之所疑也

夫子獨以卿大夫之家為私館蓋謂人臣越國而私交者如

春秋公子友之葬原仲公子貜之勝陳婦皆假君命以行也

此札之所不許故其卒也喪札有所不備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廬故也今墓遠則

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

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

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

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館以待事禮也

待事待君之易人也但云出舍而待其不入廟可知舊說謂待祭畢非也

孔子曰尸升斃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升而加旒為冕故曰升冕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

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

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

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初有司謂初既受職則有司勢不得避也未殯未葬之前

君自不使不必致事既殯既葬而後始有君命故預致之公

羊傳曰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升冕服金

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札也蓋言金革之事既有君命

札不可辭必先致事焉可耳古之仕者終身有司不致事

不得更代也

讀禮記畧記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方氏曰內則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沐與而朝今鷄初鳴而至寢門是朝之時猶未沐與也

其有不合者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

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

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陳氏曰于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于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

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

古者謂年終歲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

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

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與世之事殊屬不經竹書紀年武王年止五十四史記武王伐紂之後謂周公曰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以成王唐叔之年推之竹書史記為近于事理九十三之說亦未足信武王崩成王居喪史記為寡事而得政及管蔡啓蒙周公避居後啓金縢復委以政後人遂謂周公踐阼周公甚矣成王年十三即位流言之作尚未免喪嗣是而周公居東二年又東征三年而歸成王年且二十矣而云成王幼不能蒞阼者當在何時此真夢語耳抗世子法于伯禽非為世子之道而云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故抗世子法于伯禽是亦安說也愚意以文王之為世子也宜接句有二日而問言武王之為世子一俾秉故文義不屬則之可也

凡學世子及覺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春誦夏弦太師詒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詒之冬讀書典書者

詒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戈與戚不同干戚之舞謂之大武教于大樂正者也干戈之舞則周札樂師所云教國子小舞者也小樂正蓋即樂師大司樂為大樂正樂師為小樂正正則舞蓋吹之即籥也小舞所子舞羽吹籥者也籥非執之以舞蓋吹之以籥也小舞所執皆止一器或以干或以籥謂之干舞或以籥謂之羽舞其所吹以籥者皆以籥不獨羽舞為然故籥師亦學之南者即周南召南小雅云以雅以南是也蓋舞之曲名鼓之音節與之相應故曰鼓南左傳云舞象南籥者即南籥也南籥之樂此謬說也先王不廢南籥之樂以示廣大事或有之豈以之教世子乎周立四代之樂詳見王制篇上庠即東序也有書在焉故大司成之論說與小樂正之詒言皆公

語皆在于東序也長樂陳氏曰言樂舞不及聲者德成于樂而舞又樂之成也故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于舞之舞之足之蹈之却氏曰教分四時非局定之謂學于戈羽箭者有時不廢詩書學詩書者有時不廢禮樂故王制云春夏教以禮樂秋冬教以詩書不盡同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咸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教

干戈之舞為小舞故小樂正教之干戚之舞為大舞故大樂正教之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教之禮自祭與養老以及飲射諸事皆有之其札不一故通謂之說命也者言乞言之札惟養老一事煩簡之數皆載自大樂正以授之小樂正也重提大樂正語自而哉舊解殊謬混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問三席可以問

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後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之官蓋三公三孤以時進學坐而論道以化成天下故謂之司成若成均之學政則大司成掌之太師成無與也位高德重故侍坐者之札甚恭雖世子猶然後之太師少傅是已新安王氏謂即周札之大司成者非也大司成止中大夫耳豈得稱父師乎父師司成而已豈有大于父師者而稱大乎論說謂論說詩書札樂之義君臣父子長幼之道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張氏曰春官當作春夏學之誤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行事謂始立學之事若羣器之類是也曾子問凡告用牲幣杜預宗廟山川皆然則先聖先師之祭亦有牲幣可知及行

事必行幣者謂若羣器之事不可以廢告必以釋奠之幣陳于其前如出行而載幣玉所以貴命之意舊謂行事為行釋奠之事此語不已贅乎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月令仲春習舞季春大合樂天子皆親往視故大合樂為人君視學之時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欽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之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

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

郊學即鄉學也此即王制所云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是也曲藝皆誓之謂有一藝者皆戒之以德以事以言有教無類也三者即德事言三者以其序者以漸而進不躐等也謂之郊人未得稱秀士

也遠之於成均為句取爵于上尊者廣與之燕也言其始也未見其賢才但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使企慕而不可及乃激昂奮勵而起以及于賓興也周札鄉大夫與賢者能者以尊札廣之鄭氏謂以鄉飲酒之禮是也鄉飲酒禮堂上有尊尊間有簋以真爵此賓主獻酢之爵非旅酬之爵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宿于東序

一獻無介語可也

前云行事必以幣興器在其中矣此特承前而言故曰既興器用幣也釋菜告器成也不用牲幣曰釋菜周禮樂祖祭于廟宗蓋後祀于先聖也則先聖先師之祭皆在廟宗故退宿于東序皆宗在學之右東序在學之左於一學也無介無語學制草初未暇備札也

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

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方氏曰先王教人豈能責以所無亦因其所有修之俾勿壞
而已真氏曰二者薰醞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天
真盎然而已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
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
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
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
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脩
唯其人語使能之也

真氏曰太傅審喻以身教也少傅審喻以言教也二者蓋互
相發教以事而喻諸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慎其身而歸諸
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按師保即周札之師氏保氏教國子
以德養國子以道者非太傅少傅之比決疑之臣謂之疑輔
治亂之臣謂之亂臣也疏引尚書大傳曰有問而無以對責
之疑今或作疑非是四輔三公虞夏商周官名不一故舉其
大槩而言不得指何者為四輔何者為三公也

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者成德之稱德至于成乃可稱德故曰君子曰德、至
于成則無所不成內聖外王一以貫之學為君子者即所以
學為君故曰君之謂也此下當接以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
也上下文義方應周公攝政一段語皆冗複其為後人竄入
無疑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祚而治抗世子于法於伯禽所以善成

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
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
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
故抗世子于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
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
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謂子
君在斯謂之臣居于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也故學之為父
子為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
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
也

尚書箕子稱父師則父師者為高之官名一人元良萬國以
貞也見于太甲篇則此四語蓋商人之語也周即用其語以
名官而以太傅少傅為之

周公踐阼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庶子即夏官諸子諸子掌國子之倅則公族子弟亦在其中然周札王貳燕朝則正位者太僕也此屬諸子則天子與諸侯不同諸子侯太僕蓋以諸子兼之與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

人授事以爵以官

以爵如迎牲君執引大夫從士執芻之類以官如司徒奉牛司寇奉犬太宰贊牲事宗伯省牲鑊之類

其登殿獻受爵則以上嗣

獻爵即登餞之事特牲饋食札所云主人洗爵酌餞
 洗爵酢主人主人拜受也祭統云尸謂君與卿四人餞是登
 餞者君也而獻受爵則使嗣子代之以明繼體也鄭氏誤解
 儀札因以受爵為舉奠獻為獻尸顛倒經文誤益甚矣特牲
 綱舉奠謂嗣尸而舉奠也銅南之奠戶既取而祭之俛心議
 舉奠也嗣舉之以酬尸也此舉奠者蓋如司徹之俛心議
 于賓也如嗣子為舉奠而舉奠為上餞可以有司徹之俛心議
 乎曲札父在不為尸又何疑于餞詳見特牲札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內朝之札前已言之何必再申此座子所治者蓋謂士大夫
居之札不以公事聚會者則主于貴、如外朝之札笑周札、齊之札
也若有公事而聚會則主于貴、如外朝之札笑周札、齊之札
亦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公事也故子所治又與此相連
簡當在有貴者以齒之下然下文皆庶子所治又與此相連
不可析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

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

食世降一等

燕必有賓所以明有敬也敬者所以防酒禍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則子以公族之無事者

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

室

曹子問篇師行無遠主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而奉以行
 此云公禰蓋謂禰主之命即幣玉是也周道尚親故其出也
 告于祖禰而不及桃是不以遠主行可知也告于祖禰而未
 嘗奉主以出故曰七廟無虛主則告焉而以幣玉請命又可
 知也其于祖也或告或不告禰則無不告者是不以祖命行
 而以禰命行又可知也舊說改禰為桃不知以遠主行者乃

古札非周札故覲札亦云侯氏釋幣于櫺正与此合蓋皆誤
即貴宮下宮貴室下室猶攬弓之言大寢小寢大粗小粗皆
謂廟也統言之為宮主所在為室故下文但言貴室下室
及貴宮下宮此可証己鄭氏以公寢為貴室而親廟為下宮
于辭未順山陰陸氏謂貴宮貴室若魯公世室下宮下室若
群公廟是己東萊呂氏亦曰宮室皆以廟言周札守宮中者
自有餘子師氏之屬無容族人守之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賄賂承訐，皆

有正焉

承即左傳子產爭承之承謂以次相承而進舍也贈賻可以
旅進舍必以次故獨曰承舍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剌亦告于甸人公族

無官刑

長樂陳氏曰不忍與衆棄之而必于甸人亦以甸人共祭薦之物故也不以私滅公而後宗廟可得而事也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狂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及命于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公之三宥將使有司盡心求其可宥之路也致刑而又追之惟恐其未盡心也有司三曰在辟求所以寬之而不得也不對走出春秋傳云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若不問可否直曰宥之使有司不得其人必至于廢法苟若為令有司毋有所徇則三宥徒虛文耳聖人豈為之哉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蒞明天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櫛孝愛之深也立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君臣之誼公族與異姓一體故曰林異姓登餽受爵所以致其傳付祖宗德澤之意故曰尊祖人有疾病則呼父此守于公櫛之意故曰孝愛之深君者百世之大宗故宗室尊而君臣之道著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于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賻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則衆鄉方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

公族之刑次于庶子官治之後以明先教而後刑也衆皆鄉方而犹有不帥教者斯不得已而刑之耳或以此即為錯簡非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即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存事及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遠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

先聖先師祀于瞽宗先老不祀于學特因事而祀之故養老在東序則祀先老而在東序三老三人以象三公五更五人以象五諸侯然惟其人不惟其倫雖一人可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

讀禮記畧記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蜡者大索萬物而饗之國人助祭相與飲酒為樂故得有賓則為賓也此即在人皆若狂是與焉者亦衆矣其有齒有位者飲酒于序則魯學在郊不得遊于觀也鄭氏曰古者蜡祭以臘先祖此為助祭宗廟之賓恐未必然蔣氏曰古者蜡祭之為禮先重農力本之意見于新視稼穡之間勞未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也今也世偽寢起實意不存聖人因蜡而發嘆傷古禮之不復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子為公即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義選賢與能即尊賢使能後陳在位之義說者因下節語文遂以此為神讓之事而聖人格言竟為學老莊者之口實矣大道之行即為三代盛時前之分言之者言既不得生當其世又不能遠法其人耳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此即萬章至禹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之說其非仲尼之言明甚家語大人世及作大夫世及蓋言世卿也禮義以為紀以下十一句及是謂小康一句家語皆無之禹湯文武直接城郭甸由此其選蓋言大同之世遷善而不知誰為至子大道既隱而後見六君子之不可及也文義較順當從家語為正以著其義八句家語作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富貴皆以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在位謂公卿大夫不義之富貴皆以為不祥也其此義亦較勝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是于喪祭射御冠昏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止也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即雖皇降衷雖后絜獻之義本于天亦謂此也有物有則故曰本天萬物散殊而札制有焉故曰殽地殽者分布也殽物不遺誠之不可掩也故曰列于鬼神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

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為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觀于坤乾以陰陽之變化而得升降往來之札。觀于夏時以
落閉之次第而得動靜先後之札。此文之所不脛而意之所
可通也。故聖人樂觀之。坤乾以變化言。故曰。夏時以次第
言。故曰等。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蕡桴而土鼓。猶
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
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歲也。祿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
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升屋而號。飯腥而苴孰。皆承上而言。古者喪祭之札。天望地歲。
乃言後世。腥即下。腥其祖之體。孰即下。孰其散之。孰飯腥者。
飯舍而為腥。如士。喪札。小飲之。是也。苴孰者。為孰而藉以
茅。如士。虞札。祭膚于苴。是也。蓋獻燭也。升屋而號者。不忌致
死之飯腥。苴孰者。不敢致生之也。天望者。端燎壇。見以蕭
光望天。而報諸陽也。地歲者。覓窺窺。以實見。間歲地而報
諸陰也。祿魄則降。陰為野土。故有地歲之禮。由于飯腥。苴孰
之初意也。知氣在上。發為昭明。照高故有天望之札。由于升
屋而號之初意也。由此推之。矣。以死道事之。而非肯亦不敢
致生之也。歟。以生道事之。而南鄉亦不忌致死之也。故曰。皆
從其初。舊解支離。文義不實。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
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
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燭。以
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
上帝皆從其朔。

因巢窟而為宮室之類。因毛血而為醴酪之類。因羽皮而為
布帛之類。所謂從其朔也。

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梁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脩其鼎
俎。列其琴瑟。管磬。鼓鐘。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謂承天之祐。

坊記曰。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滛也。不滛即
後朝之義。蓋抑嗜欲而崇淡泊也。醕酒見鄒特牲。上神蓋謂
神。祭之初。祖以其遠。邇難即。故尊而異之。曰。上神。承天之祐。
即福者。脩也。之意。言無所不順也。長樂陳氏曰。梁醢之案。言
其材耳。分言之。稷曰。明。稷合言之。黍稷皆曰。梁。盛鄭氏以案
為齊。誤也。邾氏曰。君主臣助。正君臣也。昭穆相承。篤父子也。
子姓皆在。睦兄弟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殷。與其越席。疏布
以褻衣。其幹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
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豆。豆羹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上言事上帝。降上神。蓋天子之札。此言君與夫人則諸侯之
札也。腥其俎。饔餼之古札也。鄭注云。豚解而腥之。引士
喪札。小飲之。其載牲。凡七是也。孰其殷。饔餼之古札也。
鄭注云。小飲之。其載牲。凡七是也。孰其殷。饔餼之古札也。
凡十一體是也。但被皆為孰。此則為燂。燂故下有合亨之札。以
此致之。是腥其俎者。左右合薦。孰其殷者。止薦右。肅于合
亨。則又左右并薦也。若特牲。少牢。大抵用右而已。越席。疏布
祭天所用。此宗廟之祭。亦有之者。周禮司几筵。文凡諸侯祭
祀。席蒲筵。饋純席蒲筵。即越席也。諸侯不祭天。其為祭宗廟
之物。無疑。寡人云。以疏布中簾八尊。改之。酒正云。凡祭宗廟
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則宗廟之祭。亦有八尊。豈得謂無頭
布札器。為可恭致也。蔣氏曰。方其合莫。以求神也。札文簡而

精神通至于成札而致祥也。品物具而神祇樂學。者能究觀聖人之意而得之。想像形容。則凡器物之陳。即文之受。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

孔子曰：嗚呼哀哉！親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栴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宋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王制：諸侯亦有栴名。所云非札者，以諸侯而用天子之儀。文耳。然較之于郊，則有間矣。故下止言郊而不復及栴。要之郊，栴之非札，皆起于後世之僭。若成王所賜魯公，則受原與天子有別。未為非也。詳見魯頌畧記。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載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祝嘏稱君之功德，必正辭以為信。非隨時而撰定之，不可也。今載于宗祝巫史，是沿襲舊聞，以欺神明而已。故曰幽國。

戲竿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長樂劉氏曰：天子備六代札樂，其祭而獻酢，若尸則用戲竿。

冕弁兵革，載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黃氏曰：是謂脅君，是謂君之見脅也。其臣之罪，不必言己春秋於臣逐君，不畜而畜君，出奔蓋即此意。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殷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周札六命，賜官大夫而具官，不由君賜，是亂也。四命受器，則大國之孤，四命得有祭器矣。孤亦上大夫也。故王制云：大夫祭器不假，蓋謂是也。此以不假為非札者，謂大夫三命以下者，也。然曲札云：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則士之有田採者，亦有祭器。何況大夫所云不假，蓋謂器之大踰者，下以雜說而不倫，不能無所假以濟之耳。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君于不奪人之親，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曰期不使者，或者期以外有為之，亦無害于札。與然有為之，新有昏者，豈必期而後使為之，豈無害于札？與然有為之，新不入者，八年後世不以此議，命之，不情是何可與三年之喪，五提而論也。恐非夫子之言，與家僕雜居，是主僕同家也。何言君臣同國？此蓋謂雜居于朝，祭與國事，是主僕同家也。何矣？故曰：君臣同國，耳。然公叔文子之臣，與文子同升諸公，北子曰：可以為文矣。苟得其人，升諸公可也。為家僕而與國事不可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此亦後世之言，非先王之制度也。東遷而後，天子不得有天下，而又不可以稱國，故曰有田而已。

故天子遠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

所以治政安君也。

別仁義者，非徒別仁與義之各當也。仁有親疎之義，義有尊卑之等，非札無以別之矣。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

民弗歸也是謂病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殷以降命、降於社之謂穀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于

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此即必有脫文吳氏作必本于天殷于地以降命、降于郊之謂本天降于社之謂穀地當從之五祀主日用飲食無所用其漁巧故制度出焉天地鬼神無所不在必于祭祀而降命者所以本諸身而衆者之也衆者于天地鬼神之祀而不見有政事之煩所以恭己無爲而天下自治此聖人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

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聖人因天地鬼神以降命非徒外假之也所以治其政而無不治者實有恭于天地並於鬼神之道處存者範圍不昃而札之序出焉歲時樂者歲對元安而民之治出焉其道因應自然無所造作天生時而君順之地理之治出焉其理之生而君遂之師教而君達之不競不絀用之以正是以胥天下而立于無過所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

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

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三明明字一則字皆仍其舊言君之行百姓所共見而則微之也非察之于百姓而求其治也以察為明則人無所容其過

與之以蕩平則百姓遵道而自治也是明人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也則君以自治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養人者每人而悅之養君以自安者平其賦稅而已事人者倒戈以授之事君以自顯者作其忠義而已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三句疑錯簡當在舍札何以治之下去詐去怒去貪即中去爭奪之意言以札用人知自消其詐勇自消其怒仁自消其貪也仁字甚淺好与者多好取以札即之不安与自不妄取矣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此錯簡國有患當在人皆愛其死之上下接以君死社稷二句交疑當作貞古安字多作彰与貞相近貞說為彰、轉為安也彰字見參同契集韻諸書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

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

哀懼愛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

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

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讓信修

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趨利避患人之情也不以利而趨不以患而避者人之義也然聖人所以為義者不越乎人倫日用之間故義則相保而為利不義則相殘而為患義未始不合乎情此札之所為貴和而天下中國共為共由而無間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

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

此即札而中言之君之不能已初動之際隱于自心不可得而
汝成曰欲惡大端人使自省而窮之察其美惡所在以閑
見也聖人制札以治心至廣大亦至精微也舊說以有諸
邪而威存誠此札之為用至廣大亦至精微也舊說以有諸
中必形諸外言之則不見其色之語悖或以色取仁而行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之德即左傳劉子所云天地之中者陰陽之所交也
神之所會五行之氣之所和也無偏無駁而礼出乎其中矣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

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上言人象天地之德此言天地之德者于象數者無之非礼也曰星言大小各得山川言高下相通和而後月生者謂和

合五行之氣而後月生也以其數驗之而可知也三五者鄭氏云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合為十五之成數是已蓋五行者陰陽之交月以陰質而受陽光亦陰陽之交也故以五行之氣為其氣因以五行之數為其數也獨于月詳言之者以月之盈闕見陰陽之屈伸為札應之最者也陳氏謂日行循軌而後月無眇眇之失不知月之眇眇由于月行之遲疾自有差數可攷而求于日行無與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

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以林鍾為宮下生太簇則不得不為半律以仲呂上生黃鍾不復于黃鍾之本數又不得不為變律由黃鍾而下必為定律者四而後中呂之五音備即樂家之四清聲是也加以定宮夾徵則為變律者六矣然變律之聲與正律相應故半商鍾可以謂之黃鍾變律之聲不應正聲豈得仍其本律之名乎蔡氏律呂新書有定黃鍾定太簇等律非也若別為律名

則上下相生即東房之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猶未
盡也况四爻六爻而遠已乎愚以為曆有順逆律亦有順逆
中呂不復于黃鍾則逆而反于無射三其實而其法而上生
猶之而其實三其法而上生也三其實四其法而下生猶之
四其實三其法而上生也一管以六聲為正始于宮終于爻
宮正宮下極爻宮上極順者正宮自濁而清自下而上逆者
主爻宮自清而濁自下而上故筵賓之下宮即中呂之上宮
應鍾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始洗之下宮即夾鍾之上宮南
呂之下宮即夷則之上宮太簇簇之下宮即大呂之上宮管
之名十有二其實則七而已正如易卦之名有六十四其實
則三而已十六也國語伶州鳩言周用七律而以黃鍾太簇
為下宮夷則無射為上宮是十二律之爻已全輪于七律之
中明矣豈棄餘律而不用止用其七以應鶉駝之七列哉別
有圖說此不詳載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六和謂醱醢之屬六章即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是也言衣故不及裳月令衣食止分四時此分十二月者特有寒暑之差則繒有厚薄之等味亦有損益之漸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于復見天地之心是天地以萬物為心也
以天地之心為心也五行之端者渾全之
其端于人也其端之見以味聲色驗之也
其體也此言心言端指其用也
前言德言秀氣指

故天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

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勅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

事可獲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
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
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
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葵備準則也國語曰食無葵左傳曰樹之葵極皆是也果神
為徒則誠敬自持故有守五行為須循環而相生故可復四
靈為畜則無昆蟲之災無妖孽之疾故飲食有由下復備言
太和之象以見聖人之札故其功化若此之隆也不念不獮
不狘與人情不失摠言物情之效順也

故先王秉蒼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
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故先王惠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
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
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而後
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備鬼神者山川有助與作之功故備札以報之本事者五祀
主日用飲食故祀之以為凡事之本巫史卜筮瞽侑皆守其
職以交于神明者故使之周旋于前後左右常若神明臨之
在上自然心常存不敢放越其無為也非昏冥之守而精
明之極也故曰以守至正巫史即上文之宗祝是也瞽侑皆
言其人侑言其事蓋祭祀則奏樂以侑神者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
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

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載也
百神受職即申上章定天位之意百貨極即申上章列地利
之意下做此正法則即月令云毋或作為淫巧以傷上心
也臨川吳氏曰孝慈服焉下脫札行于山川而報功德焉十
字今宜補入

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
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此言人生而靜以上天命之禮太一猶太極也太極無極太
一不一也一而神者必兩而化為四時而有陰陽而有鬼神
為陰陽而有動靜之端又定而為四時而有陰陽而有鬼神
神而有屈伸之情無非一也無非禮也降衷于人則謂之命
言人皆受命于天若有職守而不可辭故曰其官于天也聖
人所降心曰命蓋本諸天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

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言聖人本天命以制禮也本于天極高明也動而之地效
廣大也列而之事條制也變而後時適時宜也分者人有
定分藝者事有極則協分藝者酌中道也居者安也養即五
子以善養人之養人有札則安無札則危而以札安人者非
威制而勢禁也曰養之而已行之以貨力者則由坐使有餘
財者僅使有餘力也貨力而後能辭讓辭讓而後一
切之札可行始於飲食極于朝聘無不樂矣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
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本也所以達天地順
人情之大寶也故惟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
亡人必先失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

人以薄

圓肌膚筋骸即莊敬日強之義精神欽則形骸亦固也天道即天命之性率之而為道也七情起而天道通矣有禮以達之而七情之發皆中節而和所謂順也實者水穴達天道以順人情如連泉源以注川流故譬諸此藥有良治則有醇醪猶札有厚薄則品有高下也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吳氏曰札者其事義者其理、虛而事實故札者義之實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為札故札由義起

義者藝之分仁之即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藝之分者事之準則各有輕重大小之分限也順者仁之用故仁為順之體義曰仁之即則義未嘗無仁、曰義之本則仁未嘗無義而或得之以強或得之以尊者得義氣多則則穀足以有執故曰強得仁氣多則元善足以長人故曰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肥也四縣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

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達于順者仁之體全于內而順之用達于外旁皇周浹天下咸被其仁如食之滋液充周于一身也自家而國而天下各守其法在上無分表之營在下亦無意外之擾不過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而王道之極功在于此已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所行者皆常事所循者皆常理故事之或大或細或深或茂或達或動無不各得其理順之至也明于順者自不至于達達然後行之久遠而能持守其危也間猶空隙也古作間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所謂大順之道也惟豐儉各得其宜貴賤各安其分所以維持放佚之情聯合傾危之隙也而聖王所以順者又不特此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皆有所不同以歸于大同也馬氏曰四民之業不同先王則順之而不易四時之務不同先王則順之而弗違故曰用民必順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

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治其餘
鳥獸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

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郝氏曰四時和五氣順天不愛其道也百物遂五穀登地不
愛其寶也孝弟行札讓與人愛其情也按禮之應無益
于治而聖賢不廢其說往見于詩書蓋以和名和而感應
自然之實理今曰以修札達義體信達順故則知順之實不
在禮而在札義信順也苟有無故之損祥是悖也非順也
君子以為惟而已矣

讀禮記畧記

禮器

朱朝瑛菴康花畧記

禮器是故大脩大脩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
在人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
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
本也義理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以札為器各造其用不相假借故大脩至于大脩而札之為
器非拘方局曲之守故曰盛德論語曰君子不器而大脩之
謂也郝氏曰記言合內外會道器故曰大脩盛德如竹箭有
筠松柏有心外諧而內無怨本立而用行此博約上下一貫
之旨故聖教莫大于札顏子問仁教以復札請事四勿故能
三月不違大脩盛德之謂也札云札云玉帛云乎必離中庸
大學而以儀札周札為經則本與文裂矣學者宜熟思之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
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
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鬼神之神不可見合人心理萬物正所以順鬼神也天時有
生地理有宜而後人官有能物曲有利人不能違天地以為
能物不能違天地以為利故天不為利故天不為利故天不為利
者困人以所不能窮物以所不利非所以合人心理萬物即
非所以順鬼神故鬼神弗饗也山之魚鼈澤之鹿豕猶可力
致君子弗取况其他乎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鄭氏曰定國猶建國數如千里百里七十里之類大經如天子公侯伯子男之等大倫謂用禮隆殺之即即因其地之廣狹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克授爵爵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車其猶幸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克齊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此皆非常之原禮所不設自聖人初行之易所謂窮則變則通則久也引詩而言孝者孝之為言順也聖人親命既深與時消息即禘受故伐無之非順此時之所以為大也特者適其安順者循其常也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隆殺有一定之式所謂稱也禮復惟隨宜而制所謂宜也事之小大遠近均分之尊卑各得二者皆所謂稱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周禮醴人天子朝踐之豆韭醢醢醢之類八饋食之豆葵蕡醢醢之類八又加豆八芹菹醢醢之類羞豆二醢食糝食所

謂二十有六也諸公十六諸侯十二皆有朝事饋食如豆而其數則漸殺大夫八朝事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皆饋食之豆也其差亦用朝事之數故少牢饋食有韭醢醢醢及葵蕡醢醢而為四如載與醢各兩豆共為八豆此皆據正羞而言庶羞當不止此聘禮歸賓饗饋堂上八豆東西兩夾各六此上大夫之禮也餘亦可以類推故周禮掌客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鄭氏以為兼東西兩夾之豆也賓禮如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以此多為貴也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遠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蓬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王制諸侯未賜主贊則贊鬯于天子蓋為祭祀而賓之固以及于賓客亦禮意之所推廣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周禮中車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餘路以次降乃以多為貴者此云大路繁纓一就少為貴蓋據郊祭之時言之明堂位云大路殷駟也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則大路為木路殷世祀天而乘無疑然郊特牲云東素車是周亦用之矣詳郊特牲周之玉路也稱大駟則顧命之大駟是也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此云七就者長樂陳氏曰周禮有五路而顧命止四路以次路為二就也則五就七就之不同安知非二就耶鄭以為誤過矣

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

周札司几筵文天子之席三祀先王亦如之諸侯祭之席
二則朝覲饗射亦必如之此云天子五重諸侯三重鬼神
祭單席者意謂之加每加皆二故天子再加則五重諸侯一
加則三重鬼神謂外神非先王也顧命四席皆曰敦重席而
其席皆一色相因則周札之練席次席或皆重席未可知顧
命不言重數畧之也于取其溫遠鬼神則取其清遠于先
王則以人道事之外神則以神道事之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有以大為貴者官室之量器四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

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並門內壺君尊尾觥此以

小為貴也

燕札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是貴
者獻之以爵賤者獻之以散也燕札如此則宗廟之祭可知
孔氏謂札無賤者獻散之文亦大以燕札推之耳燕札又云
公取大夫所勝解以爵賤者更角解以爵大夫是又尊者舉
解卑者舉角之一証也特牲少牢乃士大夫札與此不蓋合
要亦以小為貴耳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

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

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為貴也

疏云不壇者燔柴于泰壇訖乃于壇下設正祭也長樂陳氏
曰無足曰廢禁猶士喪札之廢教士虞札之廢爵也大夫之
於鄉飲酒謂之斯禁士之禁特牲札謂之於禁是禁與於同
制特其足有高下之異耳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

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
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裘
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肅禱杓此以素為貴也

鄭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是以日月星辰之章施于龍象之上
故概曰龍衮其實衮有不同矣故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
則賜也周札公服衮冕蓋服其賜服與伯之服自驚以下
子男自毳以下此云輔者其文以輔為主而間以驚毳與大
夫之數也然大雅曰常服輔嘒秦風曰散衣繡裳是衣與輔
數非數也然大雅曰常服輔嘒秦風曰散衣繡裳是衣與輔
士故士亦冕也孟云元冕也此之大夫士蓋言天子之大夫
受祿視之冕服亦可知已周札所云孤布冕卿大夫玄冕在
誤但王之下卿大夫大夫四命則冕服之即也今本無士三者
云上大大夫七下大夫五或係古札或據出封加等言之皆未
可知犧尊周札作獻尊如明堂位獻豆之獻注云疏刻之毛

詩傳犧尊有沙飾是亦沙疏刻也則犧尊有希疏之義故曰素
若刻畫鳥獸不得為素矣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萬物大物理博如

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
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

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德產之精微多固不足以稱少豈遠足以稱乎以少為貴者
明乎物之不足稱也明乎物之不足以稱自多而反之于
少將自少而反之于多也明乎物之先也故曰君子慎其獨慎者
即致齊之事存誠之道也樂發之心亦本于此集說以樂
發屬制札慎獨屬行札甚無謂

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松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
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
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或素或青謂春則尚青秋則尚白也古人稱四時往來舉春
秋以祭之夏造殷因言四時服色之異始於夏而殷因之也
無方謂無事不詔無時不侑也三代之所同也其微有不同者
因也道一謂事死如生之道三代之所同也其微有不同者
夏尸暫坐殷尸常坐而其詔侑無方則一也周則不但詔侑
無方又有旅酬之禮矣王制三時之祭皆旅酬故七廟之尸咸
在六尸之中亦有尊卑獨後稷之尸不與旅酬者定一尊以
為主首發爵而不受旅六尸則受旅而不與旅酬者定一尊以
祭者澤之大者也上有大澤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引魯
仲秋乃命國醴此惠澤之自上而下者也鄭注云王居明堂礼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
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
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懸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感故魯人
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禋官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
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
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血以神道接之尊之也遠也孰以人道接之親之也近也腥
燔在遠近之間尊親之際也誠敬積于中有不能自己者發
而為尊親之禮故曰非作而致其情此有由始也由是而推
之凡礼之行莫不由于誠敬而已誠敬以將之不慤不慤能
慎能溫也却仲與曰先有事于禋官如今之習儀也若告后
稷不當在禋官矣三日宿鄭注祭統諸宿為肅、肅、肅也

輕南重也溫注云溫藉謂溫潤相承藉也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人本于古、本于天、之所賦于人者性情之初也反本以
修古不忘其性情之初也之所賦于人者性情之初也反本以
強也性情莫切于哀樂哀莫大于凶事朝事凶事不詔所以
順其自致之情朝事以樂所以感其自勤之性是謂不忘其
初也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蒲之安而桑扈之
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意之所主在于反本修古則大理想物博之中常得其內心之
精微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于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
與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教矣故曰禮也

者物之致也

邦氏曰礼者天道自然之即天地陳位萬物咸列而礼行乎
其中人也者中和之會也中和致則有即于內可以察萬物
之理而時措咸宜故動則民敬言則民信蓋我操其符而物
神其應也非礼則內志不定何以服物故礼者物之致以其
出于自然物莫能違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

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
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焉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德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擢之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功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

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饔餼。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室，乎其敬也。

屬音如乎其忠也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于廟血毛詔於

室美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商頌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即定之義集說分定爲二甚謬

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設祭謂薦爛也薦爛既畢退而合烹方俟晏定未及饋食于是乎有枋祭是即當日之祭非明日之緹也故是日祀祭于枋在肆將之後執奠之前毛傳曰枋門內也此云于外謂堂外也若明日之緹亦在門外故家語曰緹祭于枋謂枋之故廡也其祭止謂之緹不謂之枋郊特牲曰緹之于庫門內枋之于東方判然兩事而鄭氏以為二者同時求神于室曰枋事尸于堂曰緹又引攷工記文以証門之有堂有室既皆于門又何必異其名是鑿說也至若枋祭所設之饌則周札大司馬之文仲秋教治兵羅罍致禽以祀枋是也秋獻禽多枋祭最盛故独于秋言之鄭氏以為祭四方非也詳周札畧記

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其本也

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以饗帝詳見周札畧記

子趾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

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

孔子聞之曰誰^也執^也而不知禮乎

則札簡可知

讀禮記畧記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殿修而已矣

顧命大路為玉路則先路為象路次路為革路此以木路為大路必以革路為先路象路為次路而金路玉路在所用矣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尊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饗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食養陽氣也凡食

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于秋食者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酒以養神故屬陽食以養形故屬陰然饗禘以飲為主未嘗無食嘗以食為主未嘗無飲陰陽貴于相濟食嘗安得無樂以為周札則周札樂師鍾師鐃師簫師皆兼饗食之事而為職楚茨閔宮之詩皆言嘗也而有樂以為殷札則那之詩云顧予燕嘗而其樂乃大倫殷周而無所據是可疑也

鼎俎奇而蓬豆偶陰陽之義也蓬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穀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莫

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肅也尸出入奏肆夏大饗也如之是以事神者事其賓雖肅之度必有可觀者故曰示易以敬孔子之歎此易敬之容也升歌而發德者引古人之德以相感發也樂由天作故曰陽也地制故曰陰然札有報樂有反所謂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故陰陽和而萬物得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方氏曰遠邇之期遠者期常疏近者期常數也長樂陳氏曰札器言大饗之所貢故言三牲魚腊以至丹漆絲纊竹箭之類而極其多此言常貢之法則陳其大率而已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戴君也

聘札使臣及命公幣私幣皆陳則私覲之札必君命之蓋曰非札此之私覲蓋謂從君往朝而私覲與非執圭之使而私覲也從君往朝而私覲如春秋昭二年晉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穀梁氏以為公不得入季孫得入也如執圭之使而私覲如春秋文十八年晉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氏以為請于齊侯立宣公也如此者謂之外交貳君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

以下

路諸侯之僭權也

則為僭也

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方氏曰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親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章太宰八柄詔王以馭羣臣以此三者為先三者苟失天下之札安得不亂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大夫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按儀札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公之子孫如此則王之于孫可知此即支子不祭之義故諸侯而為古帝王之後者得奉古帝王之祀如宋之祖帝乙札所不禁也若昭代之先王天子承祀諸侯助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同安得繼世

鄉人楊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無弭之義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名稿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笑

繹紡之事已詳札器篇朝市舊謂朝時而市當于東方夫市
 者各就其便于東于西有何定札古聖人即甚拘方必不以
 此責之市人家語衛莊公改舊制安宗廟易朝市高子問曰
 周札繹祭于枋、在廂門之內枋之于東方朝市于西方失之矣
 何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枋之于東方朝市于西方失之矣
 是朝為朝旦之朝於猶在也繹之于庫門失之遠枋之在東
 方失之卑非所以盡導親之道朝市之在西方失之混雜非
 所以立義利之辨也札面朝後市今合之于西方故曰失之
 可以証舊說之謬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
■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天子之社有二自為社曰王社所謂左祖右社者是也為群
姓立社曰大社即周禮澤中之方丘是也王社祀畿內之土
示大社祀天下之大示即地示也二社皆在國中南郊北郊
此緯書之妄說也郊以冬至之月而日用辛社以仲春之月
而日用甲周禮大司樂所稱冬至圜丘夏至方丘者乃樂官
大合樂之事非天子報本反始之祭也周禮又曰凡以神仕
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魁以檜國之
凶荒民之札喪此禳災之祭不得與正祭並行則正祭之不
在二至蓋可知已故郊社之祭必分而不分于二至此記所
言是也郊社之祭亦有時合而不合于正祭如親札方明之
祭告祭也非正祭也中庸曰郊社以事上帝以天統地則可
以地並天則不可日用辛甲者天地尊嚴之氣盛于西北
故郊以仲冬而日用辛所以定天位也天地盛德之氣始于
東北故社以仲春而日用甲所以列地利也天用柔日地用
剛日取其相濟也馬氏曰大社連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
功表國之社不受天陽而使陰明示其生物之功息

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取法于天者。欽若層象。以為耕作之候也。尊天故祭惟天子親地。故與民同之。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五祀。見于曲禮。而既夕禮曰。禘于五祀。是士亦得有五祀也。有五祀則皆有中霤矣。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是天子以至庶人皆有社矣。家謂宮中。國謂國中。立于宮中者謂之中霤。故曰家中霤。立于國中者謂之社。故曰社。此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也。舊說家謂卿大夫國謂天子諸侯于礼不合。

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單作唯杜丘東供梁盛所以
報本反始也
單出言無不杜單作言無不田舉丘東言無不供人無不衣
食衣食無不出于地故曰報本反始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推社以

則受福

受福

子適四方先柴

郊牲用騂尚赤也 用犢貴誠也 郊之用辛也

之始郊日以至

地統于天也郊不專于至日而用辛義已見前雖有三卜不

離乎一陽之月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禘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神亦如之此卜日之所也

上也喪者不敢止服凡婦反道歸寧非食不飲

報小宗伯逆案省錢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是也郝氏曰王

而聽示民最而民皆知履也

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車而設日月象天也天出象

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牀，三月稷牛。上。所。以。另。一。次。

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新索也歲十一月合聚鬴物而索饗之也

蜡之祭也主先畝而祭司高也祭百種以報高也饗農及鄉表

噉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及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耆耋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水黃冠而祭息田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黃者土色土是稼穡故取於此樂田畋故野夫皆與祭則有旅爾即所以勝而息之也馬氏曰好種其養終而報之以示不忘其本也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人曰萬物之所以成皆賴有以相助於其出則報之以力于其明則名之所謂百神之蜡一日之澤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豢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宰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即由禮大夫七十致事之致謂還之也諸侯有貢鹿與女者則還之而用以初成也羅氏之職掌鳥獸月然禽荒也荒者謂有諸侯以貢女者如齊康公之有女三不獻而後公子孫

即謂無已女之康之意舊說以女為內屬三女之說以內屬之

即謂無已女之康之意舊說以女為內屬三女之說以內屬之

即謂無已女之康之意舊說以女為內屬三女之說以內屬之

八蜡以祀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
水物也

周禮人辨列豆膏子山不同然性豆之菹加豆之醢而情
以陸產或恒豆之醢如豆之菹而情以水產如豆之膏其大
際而已非若為令一物不可也何分天子諸侯大夫小國諸
種場有亦是則此雖人所未及也知周禮之不可不察也

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故用常藥味而貴多品所以文於神
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菹
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

安也宗廟之冠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文於神明者不
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

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及女工之始也簠簋之安而蒲越
棄執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宰不琢美其質也丹

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文於神

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北而居南

上節言廟祀之禮下節言祭之禮也祭者即所謂常祭也
也故不用以薦可好可樂可安可食可飲可飲可飲可飲
也故不用以薦可好可樂可安可食可飲可飲可飲可飲
之尚明水疏布之類所謂明者即所謂明者即所謂明者
之也宗廟之神明與人情相近故于禮有所不宜宜以
安樂之義上帝之神明與人情相近故于禮有所不宜宜以

為古義之甚矣龍提多榮泥未達義者中
四國之義既既形制之文以升祭之也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
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
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
而驚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酌于中而清明于外故人謂之黃目而及諸身也穀和而後
斷者穀與氣與合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亦則緇之其後也孔子曰
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于冠於昨以著代也醢於家仁
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

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呼夏收三王於皮

弁素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風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大夫不用爵必有爵而後爵之其無冠禮也天子諸侯
世而立其冠必時長石亦亦無冠禮者天子諸侯
雖知其冠而為人君已為成人之事何冠之有又曰若
而世子主皮見冠也至于後世冠禮漸廢有冠禮者
得不以成人之冠也天子之冠也天子之冠也天子之冠也
曰主皮而朝于祖則有天子之冠也天子之冠也天子之冠也
諸侯之冠也天子之冠也天子之冠也天子之冠也天子之冠也
之冠也天子之冠也天子之冠也天子之冠也天子之冠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令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聖賢者指其德世必有德而後天子命之也德之殺者以卿大夫各因其德而差等之也生之有爵死之有謚而皆位卑死無所謚德自尊其多耳以上三節皆本士冠禮記與此記事類不公文義不屬記者混入于此還之儀禮可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祀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

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此節當在聲和而後斷也之下承上而言外祀之禮皆自精微之義所以可尊大陳其數若一祀史之事而知其義則治天下不外乎此蓋以文于神明之義交天下而天地萬物之情皆萃于神明之德天下豈有不治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婦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

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方氏曰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于遠不附則人情難以通于別不娶則人道難以明此上言禮記又言不聘可制言可制乃不聘之義也聘與嫁相類也故曰聘又言不聘者納幣之辭不納則不嫁也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也誠辭不告之以信也信則直在其中故婦之事人以信為直也下而亦皆言信義與此記不文而用其義其理詳以附于壹長之後

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則宗之義也天先乎地居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

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各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婿親御授綵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智帥人者也

馬氏曰夫子制義從婦也故曰知帥人

玄冕繻衣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手

鬼神一陰陽也夫婦一陰陽也故敬夫則之道如事鬼神況社稷宗廟之坐賓式憑之其致敬也又不徒以陰陽之義矣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席器用

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蠶備估男罕食婦饒

餘私之也男姑降自西階婦降自祔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

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大尊而地卑夫尊而婦卑所以同尊卑者天道下濟而先明地道卑而上行也冠用陶匏能備之禮禮之用端布冠也昏禮不用樂齊戒之義也齊之方也所以除患忌也故曰幽陰之用樂耳曲禮言齊非其義已言齊齊戒以親迎也夫親迎以前之序不足言得淑女以配君子斯謂之賀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腥醯醢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

將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者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

間也同人尚臭灌用皂臭鬱令皂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
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蒲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

毛血告幽金之物也告幽金之物者青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
祭肺肝心責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腎

既其然後燔蕭合體蕭凡祭慎諸此

也由主人之禁著此水也

虞書曰夏享鳩瑋擇材稷以詠祖考來格周禮大司馬示
爵與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是唐周之祭皆以與致其神也

在人則無為養陽食為養陰在鬼神則祭養祭養飲食也
皆用味故曰報陰取脾腎升開血也皆用脂故曰報陽祭

同也但其體有詳畧則以爲代有異焉耳虞亦有與以致
神而亦詳于用穀先詳于用血也殷亦有以穀神而亦詳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稱
服之甚也由袒服之盡也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

之節也亦必既作祭燔蕭有朝事之饗蕭有饋食之燔蕭
血毛始于室者此朝事也在此與後者則饋食也

其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祈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

以素為青饋食以文為青也按集說云內外皆服蓋以拜稽
為文焉外心以肉袒為質焉內心耳詞義義昭昭然此

人乎祭於祈尚曰求諸遠者與

而始明曲禮皆祭於廟祭於廟則內事也祭於外則外事也
內事而祭於外者蓋祭於廟則內事也祭於外則外事也

祭在直祭之前

謂視之類主人命祝史以告神自稱曰孝孫曰曾孫不稱
讓讓者乃主人所以自致其敬心盡其善道也無所用其讓

祈之為言倬也祈之為言敬也雷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舉

腥肆爛臠祭進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樂掌角
腥肆爛臠祭進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樂掌角

之也般長也大也尸陳也

招安尸告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家也祝特命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醑酒說于清汁獻說于醑酒猶明清與醑酒
于舊澤之酒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

作者辟除災患即謂之義不以音謂見而祭者惡之惡之見
神通之也齊之日已見之至於祭之日而反不知神之所在
不知神之所祭者見其無方故亦與之為無方見其無體故
亦與之為無體也梅賾四祖考之義雖散矣謹不泯其于天
地間而吾之精神即受于祖考之精神神第靈氣與萬洋
如在矣

字義與若司徒而執之者家宰命之者后主非徒以制令相
布告也正朔並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治道可勝心
想見矣

子事父母。鷦鷯初鳴。咸宜。湊拂。誕等。總拂。是冠。要。纓。端。報。斜。指。笏。

左右佩用左佩紛紛悅悅刀刀鐸鐸小觶觶金燧燧右佩玦玦捍捍管管還還大觶觶木木燧燧

皇氏曰左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用力為便故佩大物按管
竿也古有管仲不專刃竿蓮韻書作蓮楸刀也謂有柄之刀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鵲初鳴咸醵飲柳韃筭總衣紳左佩紛

刀礪小鵲金燧右佩箴管線廣施繁衰大鵲木燧於纓綦履以

即許嫁之禮終身佩之以示終河上承前主人親婦姓也

及所下氣怡聲則衣與寢疾痛疥癢而散抑捺之止入則或先

或後而敬扶持之進三盟少者奉槃三受者奉水三請沃三盥三盥三卒授巾

賦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醴醕酒醕醕美敦敦簋簋稻粱

林唯所欲棄栗脂蜜以甘之蓮葉粉栴栴免薏滑澁以滑之脂膏

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進。

婦人四達父海舅姑所有一事一為則女下教以下是一
也於此猶如婦人轉嫁作夫無所依倚見其定月本四
五月其可為言舊色變時作伴醫醫醫醫也免其
大當作免其周禮危人終其處之始是之始其得保其
本草是內能利腸胃其清可如路通即下而古稱渡人亦
有以餘和更者

男女未冠笄者鵲初鳴或盤漱柳桃拂髦總角紉緡皆佩容
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其
內外鵲初鳴或盤漱衣服飲枕簟澆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
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已冠者髮髻他髮為之故婦拂髦未冠者髮即其髮故拂
髦後總角婦組束者皆曰婦容是謂容者茅與縹不方
容與蓋如本之束除非香囊也長者有事則佩用幼者未能
佩與而已把簪則則設之起則懸之使室有閒空也於尊者
曰惟所飲而養之以扶其衰也於幼者曰惟所飲而養
之以保其弱也然幼者之飲惟之於室而己至于飲食不
御則傷故第曰食無時而已無時者不以朝例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
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古者從父昆弟居而同時所以通子之私也故有東宮而
宮南宮北宮今父子而亦異宮者非有東西南北之分也特
子一宮之中又有上下之分耳甘旨之奉不啻孝而意者
子之事親能如親之養子心誠求之斯可謂之能養矣其
考之大者不在甘旨而在各從其事皆養其職業以昭心
是雖有甘旨在下而手君子所以責養志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起長者奉席請何訖少者執牀

與坐御者舉几飲席與單縣食簋枕欽簞而禡之父母舅姑之
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近致年危匪敢莫敢
用與恒食飲非飲莫之敢飲食

飲席與單縣食簋枕欽之徒也不傳謂不敢傳與他人共用
之也勿敢近謂遠人而置之獨與食簋枕之意恐其損也
致用其敬飲食則尊卑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饌既食恒飲父沒母存家子御食
子婦佐饌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饌

鄭氏曰恒食饌而食之末有居也長子侍食則不饌其婦
皆饌也鄭氏曰長者孺子饌又父母慈之志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還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

揖避不敢噦噫咳欠伸跛倚睅視不敢噴嚏寒不敢襲瘠不

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操蓑衣食不見褻

敬事如射則袒之類有敬事則不袒袒則袒以見敬
無敬事則袒以見親是為敬矣袒則袒也袒則袒也
子婦相揖也

父母唾痰不見迴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

初浣請補綴五日則禪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而垢禪澣請

足垢禪湯請洗少事是戰事皆共帥時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強非喪不相投繩其相授則女受以筐

其無筐則皆坐其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澣浴不通

經 95—362

經 95—363

蓋以陰為補用薑桂曰餘牛可將則鹿豕之類亦可脩廣鹿豕膏可補可斬牛豕獨不可雖免可若則凡獸亦皆可食則體勝夫蓋用百有二十品此蓋錯舉之以互相傳耳蚘蛭可食不可食方之異物而同名者甚多今不可考矣芝即食之木草柄即今之木牙槌即木索今人罕食之齊民要術所載食經多與此合中有螺脯有鮑炙螺脯者細擊脯而下酢如蟬翼也鮑炙者切肉如塗範為餅而炙之也蟬即蚘也範同方法或然而記者畧之與海蟹于此大異劉氏曰自牛脩以下皆可食然可以藏以備老畜之所然也士庶之力雖不能單飽有則購之可也

大夫燕食有膾膾脯有脯無膾士不能美哉庶人者老不徒食黃氏曰燕食謂燕居常食按下文美食自將居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六謂常食也然此則有等者非食之主則服之也此謂劉燕之如管子周旋而食之義

牛夜鳴則腐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膝鳥鵠色而沙鳴鸛
 豕望視而文睫腥馬黑脊而殷群漏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
 鵝鵝胖舒鳧翠鵝肝鴈腎鵝與鹿胃
 周禮內集文志釋此同彼云肝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腥臊
 膻香即肝之腦骨其可食者以五味和之而腥臊膻之臭可
 解也其不可解者則不食鄭氏不破羶腦獨破腥為臠者以
 之腥為臠膏之說相判然也不改已說以從彼反改經以從
 今所云其臠也此有不利於人而不食者亦有不利於物而
 不食者如雞鶩之類亦有時所食而弗以養老者如鴈人豕
 之類不以為常食耳

肉脰細者為膾大者為憲ナ或曰麋鹿魚為膾腐為辟雞野豕為

軒兔爲宛脾切蔥若韭實諸酸以柔之

少低曰廐鹿爲誼野取爲軒野將而不切廐爲群雖近而安
群皆爾而切之是誼與軒皆軒之屬群雖定野皆贈之屬也
群野通如寤群有誼之群痛肉白群之如雄肉故曰群誼群
集韻通作群寤從需作刻方字多有偶傍也寤群通訓束前
而失脫也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殃膳大夫七十而有閭天子之閭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閭三士於牖一

以尊卑為限。蓋美食者食之。也不得其宜。不可以飽。至
以尊卑之類。非食所宜。須別限之。以等可也。然賤賤。則以養老。亦
以敬尊。故大夫以下七十。乃有天子公侯。不得。士而得有也。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藜脂用蔥膏用鹽三牲用菽
 和用醢獸用梅鵲葵鵲葵鵲醢之菹鱉鰓鰓鰓鰓鰓鰓鰓鰓
 飲食之事前記詳之矣後項禮及此直後王之降德於民者
 周如此乎特氏問之受教於后王若博求養生之法若爲一
 書傳之後人此或一時之爲一子之爲而記者採之遂以用
 於先王之禮不必皆有酒羹也且五方之民五味非和嗜欲
 異適又安得以此爲定則乎學者必欲一其法凡此則因
 是觀即今之味子可爲清飲諸好飲者皆月令
 不食句 雛鵲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
 魚去乙鼈去醢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擯之桃曰
 膳之粗梨曰擯之膳
 方氏曰爾雅魚鰓謂之乙魚之類自鰓始故不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
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轉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振六十
宿尚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連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絀於食冒死而后
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
十雖得人不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從朝
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
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壽六十不學
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養麻為喪凡三王養老時引年八
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轉亦如之凡養老在子
雖老不坐

鄭氏曰對老不坐不命之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人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漢唐在國之西郊有虞氏東而祭深
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罍而祭鵠衣而養

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
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
盡然而況於人乎

志養者養之以禮而己即養口體之中無非養志之中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

記之為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敬其體時有博史

此正方三王之養老同於五帝非謂五帝以禮為主三王以

乞言為主也此三王亦憲養氣體而乞言亦敬其體時有博史

有博史何嘗不以德行為重是正三王乞言猶之五帝之憲也

此說得之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于黍食

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按之姑者為和部氏曰母者即合調結之狀

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茱以塗之以謹

塗炮之塗時乾學之濯手以庠之去其數為粉粉糝漚之以為
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心城之鉅鎔湯以小鼎蒲脯於其中使其
湯母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

陸氏釋文曰一本解作數數作謂擇其大第去穀不常在穀
出之後則先就後餌若是餌即結糝之數于肉者去已而食
其肉也郭注作鶻健非是牛為必須火食糝諸羞而謂其缺
酒而地之也期朝謂期何不絕之也此不用六器則湯飯不
須三日三夜

然以大矣之也乾是乾也施乃左傳乃施而侯之施謂施也

稻米聚極波之小切依燭膏以與稻米為可也

言稿米則是米非粉也和以狼膈膏而煎之令融亦猶其
 淳母之法但不加之以臨耳不必改融作羹之以上九
 雜乘煎餅之法數與八珍不令若也牧吃行乃二珍則
 之牛羊鹿麋亦應為五珍矣不教肥膳者以肉體肥大之
 文珍與置別也然為執之然向此修補之類何猶不為若而
 為珍與意同惟所云珍用一物謂牛也羊也豕也鹿也
 麋也物也報也或用其肉或用其膏或用其脂或用其肝
 臠之以為珍味非謂珍味止于一種也都氏曰有極滋
 先王養徐擇師之意是亦未可盡釋

在妾御莫敢當夕

御謂男子御女七日以上也鄒氏謂指疾五日而滿天

子十五日而滿。誠如先朝擬。故極矣。他無根據。逞臆而為此。說誤人。實甚。集說載之何也。昇鵷。婿妾之事。排於嫁女之事。要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孤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始

負子男射女否

河圖洛書生數則陽左陰右成數則陽右陰左前云道洛男
子由右女子由左是已成之陰陽也此云男子從孤于門左
女子從視於門右是初生之陰陽也古者射以觀德懸孤者
闕其德之及遠也視者男子皆佩而女事焉故于女視之

乃有之宰醴賁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妻使食子

上言宰必將有事於鬼神也此言接以束帛蓋告于宗廟而後見其子耳詩者祝嘏之辭既醴尸以俾祭故主人曰受其子天宜嫁于四者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受其子禮之宜謂其子而懷之以示愛親之意此亦詩賁之者士祝嘏故語而賁之亦如醴辭之類也士之賁子不過斯用始而下之既而體之束帛謂之賁也賁也宗廟社稷于新祭焉可不重然此日還左右乎論教自此始矣乳母之下又何家豈常有嬰兒則其乳母者食而化也此非諸母之此欲子諸母擇之而已此則卜之郭氏曰士大夫之妻妾入宮食子此禮本宜于後世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惡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

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責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時漱滌男女風興沐浴衣服具規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常榻立東面姆先相曰母其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大對曰飲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夫告宰名宰辨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

州伯州伯命蒞諸州府夫人入食如養禮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

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背咳而名

之禮初無辭

適子庶子皆適子中之庶子明非世子也禮初亦如世子沐浴朝服之禮也無辭謂無辭有帥也禮初亦如世子言外要庶子之言內寢則世子必見于外寢適庶子皆撫其背則世子必執其手適庶子皆撫其背則世子必執其手可推而知也至咳與不咳無關於婦不必泥矣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妻將生子及月展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滌

風翦見於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設遂入御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攝者以其

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可知若何有賜則其子必有此名之或或有吉祥之兆若特賜恩寵則名之也若無此便其母是以攝物私也可乎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展夫出居羣室其間之也與子見父之禮

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子

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

子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命士見婦母抱其子以見無世婦持者之與父皆然而名之
自名使名之與其有兩異者惟未食與已食執手與循首
可執手如過等與之體循首則過等與之體而已庶子無
幸庶子言之上下義未達實說未免支離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聲草女聲絲

唯非俞聲男宜而女宜也聲易之聲帶係之聲屬注皆云
大帶此何云小帶者幼時不帶有大帶而聲與聲通故曰小
帶也長者之說不用聲或故分在右幼者以表成之說其失
也長與陳氏之說詳殊當以鄭說為正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

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

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詩射簡

諒

禮帥初有勿忘勿助之意簡當以簡要之說為長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博

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舞勺舞象時父舞也勺與象皆節舞之曲也勺即小舞之曲
象舞已以序以雅清為象舞並歌之以真舞也之工或王之
樂皆謂之象而武王之舞自名大武耳博學不教為己之學
也事、物、運之身心自然不教教人自然內而不出矣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

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

事凡男拜尚左手

不教不出猶善其身也選友視志是與人為善也出謀發慮
則兼善天下矣方物即格物也格物者不從物格非已以及
之即繫紐之道是也繫紐之道立而天下之言行禮義無不
於我手齊之故曰方物方物以出謀則無不可從之今方物
以發慮則無不可計之心如是而有不合非道力之不至也
命也惟有一去而已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桑治絲繭織組紃學女

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饗豆醴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

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

拜尚右手

禮於祭祀謂監視于房中使眾無怠慢以供事是即為助奠
非若男子之少者故奔走于堂室之間也男女初生則有男

左女右之體且其長而行事無不古男而左女者故舉體合
焉夫席在西女席在東即道之則男左而女右也

地事可知已此蓋南人尚右之制則然然亦有時不然而
往注于子之上下而富陽左陰右之義如書事於左而

事無而右男拜而尚左女拜而尚右是也蓋左右之
位未嘗有所更易惟入廟之初若在左則在左若在右則

月之初生以定夫婦之位而若交物之由非所行于逆然之
男女也

續禮記畧記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冕藻十有二旒而謂之龍卷而如日月星辰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

周禮司服云春服青玄端夏服朱玄端秋服白玄端冬服黑玄端

也是玄端者非服之端而為之端也玄端者玄者黑也端者正也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玄端者禮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辛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膳幾聲之上

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車食無樂

皮弁不書玄端者素服乘車食無樂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素服者素裳素帶也

門之征是也土功不擇司徒荒收弛不租不賦司關出稅無關

定謂定其吉凶也。肉體者占體大矣。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有由自邪。正大小長短而言。凶到陽氣之大家已備於此。矣。故從面占拆。此曰定龜也。墨者其氏謂拆之後以墨者之拆大者食墨拆。從者墨不能入食也。食墨其色開明不食者其色蒙晦。則占墨而色可知。已故從今占色墨此則但言占墨也。體者即色墨拆之分而為一體也。有一體必有一歸。

詩曰體無咎言是也君所占者歸辭而已彼以尋中為序此以先後為序故其序不同也

君羔虎狌大夫獐車虎狌豹狌朝車士齊車虎虎狌豹狌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

必興衣服冠而坐

日五銖沐腰而音鑿音梁音帶用檉柳音髮音栲音用象柳音進音襪音進音羞工乃

升歌浴用巾上帟下綰小杼履蒹席連用湯張蒲席衣布帟

身乃獲進歟

沐浴更衣乃升歆此唯天子將祭祔行之大夫以下不能
滿也皆浴後坐竹牀而聽颺龍如置身氎裏以上乃煇古之
遺教升歆之意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
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蟬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客若命也。輝如謂。其之時。有光。謂辨色之時也。

天子揖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訕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

前詎後詎無所不讓也

部氏曰茶者葉也如華而不挺實也考工記人斷用之
茶與此同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所召，隲席

徒坐不盡席尺請素食勿則蘇豆去席尺

前如懸他人位以計是為嫌席按前節常以非此為正蓋謂
 席之相格者若酒體其席相詛執違則升公自上升必
 自下跪說非是詳後按卑上請亨食孔經正說以刺齊純句
 謂與席齊也耳去席尺革解食所以逆前之意此說為正衆
 豆則請肅之舉亦可知己王氏取其別說非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辭嘗羞飲而俟若

有需者則侯君之食然後食曰飯曰飲而侯君命之羞處近

有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常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覺手不

取食者既食又飯
飯陰者三飯也
召既飯與齊
召受

從者

通乎虛乎一方食則聚乎食之則虛乎也又飲食者君食之時已能飲君親食而后又能飲也君言食不食皆食臣則三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敎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續緇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

觀文子猶然餘也是機來謂之續非畫也齊句下註在下
卷惟天子用冕荷子曰端衣玄裳號曰象路志在下卷
是也

山陰陸氏曰編觀古武強爲祖與祥之通德而嘉興祥子洪也
既祥之亂上言子姓下言孫姓祥與孫同姓謂子之爲
傳姓者觀風不如表而出姓无傳由同姓譌而同祖則
言此子姓然葉曹方而言一脈所傳古今同祖不獨孫也
也

垂綏五寸脩游之士也玄剛稿武不蒸之服也居剛屬武自天

十不散 送親 沒不髦 大帛 不綳 玄 刺紫 綳 白 普 桓 公 始 也
左傳 衛文公 大布之衣 大帛之制 大帛者 粗縵也 尚儉 純不
絲 与 棉 記 之 大 白 帛 自 刺 何 必 改 此 從 從

衣之尺寸皆酌其中而為之制使舒文者不可于信好府也
不至于隘也袂可以回肘即深衣為斷三反詘之至肘是也
布之幅廣二尺加以屬幅則四尺自背至肩自肩至肘自肘
至腕各一尺幅餘一尺又緣以寸半自腕反袂之可以及肘
也長衣即襲衣或以揄其飾或以揄其心如揄袂壁毫史棟
冠長衣以簪辟體遭喪大夫長衣練冠以受簪用之于凶而

非純也也中衾施於體服之內以代裘萬裘萬之袂是故中
衣之袂亦長衾揜尺者端深衣所揜復餘一尺也衣之袂
素中衣揜以采邪時性云偏繡丹朱中衣是也諸侯以丹朱
大夫士當以雜采耳體服屬幅而已使也生辭以爲袂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戴采衣正色望問色非
列采不入公門振紳綰不入公門表裏不入公門襲表不入公

乘全露謂之表裘露其節謂之裼裘全不露謂之襲裘
非一有素服之襲有威服之襲素服之襲裼裘而掩之則
謂之襲裘此平者之襲長衣是也以片至于以故不敢以入
公門威服之襲非為裘美而掩之則不得謂之襲裘自不嫌
於入公門故聘禮宗襲執圭入門左詳見下又

廣為繭蠶為袍袍為綢綢帛為縞縞

與通說文稱袍衣也經注云桑若羔裘之類使如
案也其為袍同特以所著其名稱者輕重者厚輕桐棺
各有其宜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
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

縞薄縞也蓋染白以爲朝服也縞者細者故康子用
之安縞也蓋染白以爲朝服也縞者細者故康子用
易故曰縞者朝服之皮有縞也縞者細者故康子用
縞者細者故康子用縞者細者故康子用

唯君有黼裘以誓有大裘非方也

長與使氏曰誓謂或百官有謂有杜此路濯却特杜王
降觀黼誓命則君於誓者皆與之也紀天物道故大裘

省而義故大裘按舊說謂大裘者古之誓者而大裘
裘後世曰誓謂或百官有謂有杜此路濯却特杜王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視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纁衣以視之廣裘青紵衣紵衣以視之羔

裘豹飾縞衣以視之狐裘黃衣以視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狐白狐裘也縞以爲裘此難得者縞者細者故康子用
之也衣之袂袖裏之袂長其袂也長袖曰袂漢書仲舒傳

哀然爲衆首注云哀或成服也故鄭氏注長袖袂也
今哀失約與青紵衣有文彩故以爲裘之飾所見者見

此而己舊說謂紵而有文彩故以爲裘之飾所見者見
如于裘之裘爲紵之紵氏曰論語紵衣紵衣也紵衣

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
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

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
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紵衣也

犬羊之裘不縞不文飾也不縞裘之縞也見美也羊則縞不縞
師也者在則縞畫飾也服之縞也充美也是故尸衆執王龜縞

無事則縞弗敢充也

大羊之裘縞必及毛向縞而縞之故曰不縞見美謂見其
內衷之美故不曰衣之縞而曰縞之縞也縞者細者故康子用
縞者細者故康子用縞者細者故康子用縞者細者故康子用

易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象可也

司馬相如賦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

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

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

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

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

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

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

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縞之縞

免則說之既得必雖有執於朝市有盟矣凡有指畫於君前

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單用也固飾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辟下

辟居士錦帶弟子錦帶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緝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

君朱綠大夫玄革士緇辟二寸再終四寸凡帶有率無歲功

辟求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韋帶博三寸一命緇韋幽衡再命赤韋幽衡三命赤韋幽衡

後挫角士前後正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

韋帶博三寸一命緇韋幽衡再命赤韋幽衡三命赤韋幽衡

韋帶博三寸一命緇韋幽衡再命赤韋幽衡三命赤韋幽衡

韋帶博三寸一命緇韋幽衡再命赤韋幽衡三命赤韋幽衡

韋帶博三寸一命緇韋幽衡再命赤韋幽衡三命赤韋幽衡

皮弁服也冕而祭于公故赤韋者冕服也士冠而祭於已
故爵弁者士冠服也弁而祭于公故緇韋者爵弁服也士冠
禮爵弁者士冠服也弁而祭于公故緇韋者爵弁服也士冠
卑之辨惟在角耳天子直者不殺角也諸侯方者殺其四角
以爲八角也故曰大夫方者不殺其兩角爲四角殺其兩角
則無角而謂之角士前後皆殺其兩角非殺其兩角也謂之角
蓋故曰正說文云士無角有角則殺其兩角非殺其兩角也
直方之謂明矣許氏云有角而殺其兩角即殺也謂士無角者
非特指方而言也朱韋者謂三公之服也此三命而士無角者
氏特指以爲自三命以至九命皆同非也公侯小大夫水
蒼遠而望之皆有青蒼之色耳

王后祿衣夫人袞狄君命祿狄再命祿衣一命祿衣士祿衣唯

世婦命於其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紳亦取諸繭之義五色備也大人以下色不備矣鄭氏曰紳

纁也歷代也履之有飛伏則象龍之有升降也周禮作闕上

屈通鄭氏謂紳爲攝止傳五色與紳衣何別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獲齊顧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

聽鄉任左

君坐則臣左右侍立侍者必在君右所以什左者素問云右

耳目不如左耳目明也凡有數个不於侍左侍右皆出位而

君若有數指則以左耳爲之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驢在外下俟車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非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揖揖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

凡行容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惕惕字從惕不從易故韓文者傷又音陽心古本相傳如此說文又音惕也一曰平也是惕者安舒之意鄭氏直說之說此為長矣或作惕惕之惕恐非原本且惕慎之容不在此廟獨在道途亦非所以為天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遜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

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燕居告溫溫几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孳孳色容顛顛

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誦誦戎容暨暨言容訥訥色容厲厲視容

清明立容辨卑毋讎

方氏曰君子之容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其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已微而遠敬齊之色不飽于面蓋顏色如見而祭者也按

士案辨謂辨別其罪正卑之與誦介乎我微而邪正之分逆威峻路故俯仰高卑之態不可以不辨也

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中與直稍異直者無傾不中則并無低昂也盛氣充塞于中自然發揚休美于外其揚休也不為張皇炫耀之色人溫然其如玉非甚盛德何以幾此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

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

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

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

臣孽

說文曰孽庶子也鄭氏改孽為析殊無謂顏氏判謬曰斷而復生曰析非人子不宜自稱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江漢詩箋云使傳遽告功于王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鄭氏曰傳遽猶言奔走之臣士自稱于隣諸侯者也家臣曰私對隣國大夫則曰外私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

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介亦稱擯相札者之通稱也鄭氏曰大夫私事為句私親主君則使私人為擯稱其名以通若奉君命見則公士為擯不稱名也必與公士為賓言不徒以私人行也賓讀如字為是

讀禮記畧記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以言周公所制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非謂周公朝諸侯也天子負斧依以下皆周公之札制如此非叙事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

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

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

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

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

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此言既朝而後退而序立以聽天子之政令各見班次如此

非朝見之位也若朝之天子豈有不北面者乎東面而西猶

可在北面之外南面而朝于天子之背有是理乎諸侯之位

東上者南右也北左者尊天子也四門之外異上或各國其

國俗而然方氏之說未確九州之牧亦諸侯之長也及在應

門之外者鄭注云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二伯帥諸侯而入

牧居外而糾察之蓋謂糾察四夷之不恭者故居門外位雖

在南而巡歷周乎四門也明堂取義于向明而正儀辨等實

在於此則以明尊卑而謂之明堂亦可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

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明堂朝諸侯之位已直于上此下多後人竄入之文不可直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

里韋韋平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

春乘大路載弧韋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後稷

天子之禮也

地方七百里開方計之得百里者四十有九是半于天子矣

此必無之理或者周公之微凡將邪非其成數耳若各封

以百里是方百里者七故車千乘其成數耳若各封

里豈止千乘哉天子之禮樂固非人臣所宜有然成王所以

賜周公者極其隆盛之中自有尊卑之辨其郊在孟春則新

數之郊也家語曰魯無冬至大郊降殺于天子左傳成王分

魯公康叔唐叔皆有大宗是賜止其身不及其子孫可知也

閔宮之詩曰龍旂承祀則非日月之章又可知也此言日月

以章蓋遠達以後諸侯之僭札者多魯亦未免效尤而詩之

以為成王之賜惟僖公不然故夫子錄其詩以美之後之學

者信以為成王之賜則閔宮之詩豈應見錄于夫子詳詩畧記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

尊用黃目

白牡非周天子廟祭所用以賜周公未為不可或用之魯公

之廟故郊特牲以為僭耳祭統曰大嘗禘蓋用禘祀于魯祭

故閔宮但言秋嘗此則分之而後世之妄札也

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醴簋爵用玉琖仍醴加以璧散壁角

俎用琬琰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楊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

廟皆廣魯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

豆蓬御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

天下大服

上公衮冕魯侯而亦衮冕王后褱衣魯夫人而亦褱衣皆借也副者后之首飾亦猶王之有冕王與諸侯同冕而不同其旒藻后与夫人同副而不同其衡璜也然既借后之衣必借后之首飾可知廣魯于天下故言天下大服然天下之所以重魯者在東周札借札而云大服其誰信之

之故夏杓秋嘗冬烝春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王制天子四祭諸侯三祭此不言春祠与王制系則不祠同義非所缺者必于祠也彼以祠為春祭者或出于一時之妄制當以世為正蓋与周札尔雅同也不言祠者既与嘗分則以時為殷祭不列于時祭之數耳合之則為四祭故曰天子之札氏曰省非祭名而与祭并言之者蓋秋省則百物成而後可報蜡所以報也故曰遂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

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剝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

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駘

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蒼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

周辭剛

司馬法曰戎車夏曰鈎車先正也是夏之鈎車吉山並用也左傳曰錫鸞和鈴又曰大路越席是鸞車大路周皆用之矣是旂綏太白金周亦用之矣綏者注旒竿首而亦有旒旒鄭氏以為綏即中車之大麾以四者是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是大綏之為大麾無疑也鄭氏注中車曰大麾黑色為夏后氏之旗此注改綏于虞改旂于夏何自悖也綏亦有章不得言禋矣大宋伯以六器札天地四方牲幣各效其器之色是黑牲白牡皆用之但不用之廟祭耳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司尊彝文云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追享朝獻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是山壘著尊周皆用之矣札運曰戲簠及尸君是琖尊周皆用之矣象尊謂日月星辰之象虞書云日月星辰作會宗彝則虞時已有之但虞以為彝周以為尊耳用以獻者為尊用以灌者為彝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斚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

以疏勺周以蒲勺

司尊彝文曰春祠夏禘標用雞夷秋嘗冬烝標用簠彝是雞彝尊周皆用之矣其餘雖不可考要皆在燕用然則也魯亦因周制非有所加也然不辨其宜用与否而樂用之則非矣

土鼓黃桴箏簫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摺擊大琴大瑟中琴

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

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頻宮周學也

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宮左傳曰以事之功立之服虔曰案之
戰事于武公而有功也非周天子之所命明矣魯人未
嘗有世室之名第四武宮而已記者修言之比于文武世室
何其謬也魯學正有賴宮其制畧做成均中為賴宮左為序
右為聲宗又有別室以為米廩取義于庫之養也其實總一
賴宮而已記者修言之以為無四代之學也
崇禹貫鼎大璫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極鼓周縣鼓岳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
簧

左傳成王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璫封父之繁弱璫即大璫也
繁弱即大弓與其餘左傳不及未必皆成王賜也大射儀建
鼓在阼階西注以木貫而載之為建是殷之極鼓周亦用之
矣

夏后氏之龍簋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簋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

之琖琖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姐有虞氏以琖夏后氏以琖殷以

棋周以房姐夏后氏以揭豆殷玉豆周獻豆

考江記曰簋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則龍亦在鱗中矣周頌
曰崇牙樹羽則崇牙亦備矣少牢禮設四敦特牲禮盛兩敦
是周之敦用之于大夫士喪禮乾豆兩是周之揭豆用
之于喪矣周禮外宗佐王后薦玉豆是周之玉豆用之于后
矣是先代之制周人用之通于上下者亦何足誇乎

有虞氏服較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

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

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簋

郊特牲曰升首于室是周之祭首矣又祭肺肝心是周之祭
肝心矣尚酒即郊特牲所云周人尚臭與灌用鬯是也禮運
云玄酒在室醴醕在戶是周之尚水與醴矣此皆上下所
通行者記者以魯能行之故以是為誇也鄭氏謂明水醴
酒特其時之所用言尚則非然豈風曰朋酒斯舉此夏時也
頌曰清醕既載此殷時也夏殷何嘗不用酒乎至于設官之
多少書有明據其謬可無辨者有虞氏前官析以綢練為司
事用析以事用綢練則吉山並用特第以綢練為司事者古
篇曰綢練設旒綢練也崇牙璧簋也車攻詩曰建旒設旒此
云天子之大綢也綢練也崇牙璧簋也車攻詩曰建旒設旒此
云大表以束車建綢練復于四郊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
臣未嘗相絀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
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過于誇大語多不實雖鄭氏之信古最深亦不得不以為近
于誇也謂此自言明堂位制原與魯無涉凡言魯事者皆刪之
可也

讀禮記畧記

朱朝瑛字康流畧記

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孔疏云親死將小飲去筭繼着素冠飲訖授冠而括髮此本
于鄭氏喪大記及雜記注喪大記曰君將大飲子并經即位
于序端位者蓋喪次之君位也并經即位蓋如顧命康王之
麻冕黼裳一時之變禮也惟君則然而鄭氏以飲經此為常禮曰
升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子亦升經此大誤也素冠者既祥之
鄭氏以為主人服而曰士素冠此大誤也素冠者既祥之
冠豈初喪而可以冠之鄭注士喪禮則又云將斬衰者既祥之
將奔衰者素冠此其說之窮而適笑問喪篇云親始死難斯
後孰難斯即筭繼也何嘗分父與母乎詳喪大記及雜記

齊衰惡筭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
喪服小記

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
顙其餘則否

男主必使同性婦主必使異姓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何獨于出母而分嫡子衆子乎必也
自絕于義理雖有孝子不能盡其慈者無服可也故曰道隆
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言禮之可以義起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方氏曰四廟蓋據祭法月祭之廟言之此說良是上則舉其
最遠者下則舉其最近者而一切親疎大小之祭皆包舉于
此矣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
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
禰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鄭注曰凡體正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疏云正體謂祖之
遠也下正謂禰之遠也雖正為禰遠于祖猶為庶也故禰遠
亦謂之庶子集說未達

庶子不祭禰與無後者禰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
明其宗也

曾子問篇云禰不祔祭此云從祖祔食蓋易牲而食不得與
祖同其牲也徐氏曰禰與無後皆謂庶子之子此二者祔食
于祖其祖即庶子之禰也庶子不祭禰則不得祭此二者矣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黃氏曰從從者義也義有時而割屬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禮不王不禘

不禘者德不足以及之非名分之所限也詳見王制篇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與大夫之適子同鄭氏據儀禮喪服為說文義甚明陳氏乃援子服以此妻服誤矣喪服但言大夫之適子為妻不杖期無大夫為適子之文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

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鄭注曰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為王者後此云為士則擇其宗之賢者立之若微子也祀其先君之以札卒者尸服天子之服若常已是其無所封立若封之子則祭也尸也皆如士按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仍服本服蓋謂未及追尊者而言如武王之祭太王王季則尸服公侯之服也周公追王之後恐未必然

婦人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婦以賢而後出則誓元靡他如臣之被放終不為君可也何必除服若不賢而出又豈可與議哉此條尚屬可疑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

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

祭不為除喪也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

喪

鄭氏云葬雖遠祭不可缺而親親在殯喪又不可除故練祭雖以時設不得同時而除經帶祥祭雖以時設不得同時而

除喪是祭不為除喪明矣如舊說葬畢而後再祭則仍為除喪而祭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金華唐氏曰林朋友死于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親黨皆不可得而辟推行有死人尚或理之之心則虞祔不必朋友凡相識者皆不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虞之各不同也

士要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生不及祖父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為君之父母妻長

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降而在總小功一條當在已則否之下總小功降服稅止服不稅則此云父稅已否者蓋謂從祖父母父母從祖諸父昆弟在總小功之列者不及之下脫從祖二字耳不然豈有祖父父母而可不稅者且降而在總小功者尚稅之期年反不稅乎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虞祔不入於室祔祔不升於室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鄭氏曰庶子為嫡母後嫡母死不為其黨服是後其生不後其死也猶勿後失節以從從釋之庶子從安而可謂之從從乎此亦禮之可疑者也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此與開傳文同開傳此文斬妻而言則除服者所以中不除要經之義易服者所以中不除要經之義謂男子易無帶不男首經婦人易首經不易要帶也下因受服而推言兼服亦易輕者與上之易輕自別鄭氏混淆之殊屬無謂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宋子母在為妻禫為慈母
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
母可也為父母妻長子禫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其年在十九以下者既冠而為丈夫笄而為婦人則已昏嫁而有父母之適矣雖未越乎湯之年不得謂之傷也如族人降也禮三十而昏二十而嫁以宗子少孤早昏以奉祭祀亦和之宜也舊云未昏嫁何必兼婦人言之後未昏之男猶可後未嫁之女有是礼乎鄭氏曰後者承其宗事非為子也婦人何宗之有

久而不葬者唯主葬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箭筈終喪三年齊喪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東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僮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

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祔

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

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杖以輔病亦以據主也主喪者必于即位之時正之故杖與
不杖以惟于即位之時辨之喪無二主故遷之所主庶不敢與
主也祖之所主孫不敢主也惟祖之所主之後主之鼻
固然已若舅主適婦之喪則大功而未嘗有杖于何所避也
固主然已若舅主適婦之喪則大功而未嘗有杖于何所避也

記杖也。不謂遠子與孔氏以彼為同宮者。其或然與。父為主。喪不可遽。杖乎。蓋主喪者。不必皆杖。而以杖即位者。非主喪。不可故。遽與。庶祖與孫俱杖。而即位。嫌于立為主也。父為主。不敢杖。蓋父為母杖。既以杖即位。亦不以杖。即位。豈難。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塋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則主人之喪則不易已

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養有疾者不喪服養所養之人親于所為服之人也故死則違以所養者之服主其喪以服之重者易其輕者也非養者則是所為服之人親于有疾之人故不得舍已之喪往而養之若死而主其喪不得以服之輕者奪其重者故不易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而五世之外又不同廟故不得已而為此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

集說有二當以後說爲正此處兼以行禮之始恐未必然
士與大夫雖繫親屬而隔絕如此先王制礼之始恐未必然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

而後之墓

經 95—382

讀禮記畧記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

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

不以卑臨尊謂不以諸侯之卑禮臨天子之尊也故王迹所
由興則違王之非王迹所由興亦必祀以天子之禮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

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賙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天下事國之于民而得效于民者其效淺不國之于民而得效于民者其效深無它得其要領之所在而已故所先者五而民不與焉方氏曰念之不忘謂存而愛者人之所不能忘也却氏曰親功賢能提係乎人主仁愛之一念故存愛終為五者兼得則親功賢能之業廣而愛無不博故民皆得其所以五者一失則倫常幸天理滅大亂起而民莫得其死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

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度執章物此國之于民而得效于民者也可得而變革者民之效于耳目其效淺也傳典庸札此不國之于民而得效于民者也不可而變革者民之效于性情其效深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不為異姓言也然同姓而名不正者千百而一見蓋宗立而名自正也異姓無所統而名不正者性多有不故異姓主名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

慎乎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六世而別族不特諸侯之庶子即大夫以下亦然如魯季氏之別為公父孟氏之別為南宮趙氏之別為原屏荀氏之別為中行知氏皆是也氏族既分親族既竭又弗繫以姓弗綴以食則教變而後其所由來不可復記于是而通昏者蓋或有之此惟夏殷以上則然周禮小史掌三系世辨昭穆是繁之以姓也大宗伯以飲食之札親宗族兄弟是綴之以食也歷百世而弗別弗殊何由而至于亂周道之不通昏姻非有異于古其所以聯同姓者詳于古而可久也孔氏謂殷人五世通昏諺矣舜娶于堯為同姓者詳于古而可久也孔氏謂殷嘗論之大夫士庶亦必有百世不遷之宗而後能信也顧士庶皆得祭其始祖良有以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稱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自仁者自吾心之愛也自義者自吾心之敬也名者仁義之名也曰輕曰重皆自祖言之自吾愛親之仁循親而上至于祖則輕者在上一故名曰輕自吾敬祖之義循祖而下以至子稱則重者在上一故名曰重仁義相濟理之固然不可變也上義之重也一輕一重仁義相濟理之固然不可變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

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公子有子則為繼稱之小宗而不得宗君故無大宗公子即別子為大宗之祖而上不得繼稱故無小宗公子既不得宗君而當其身亦未有人宗之是無宗人亦莫宗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適庶蓋謂子孫之適庶也公子之庶子孫無所統則散故公為之立大宗使宗其適者百世不遷以收之此公子所以有宗道者君父之命集說因鄭注以適庶為公之兄弟大夫之兄弟一也同母異母豈有大宗小宗之辨哉鄭氏之說非是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方氏曰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適以旁而屬正親之道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絕即非其所屬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稱是故人道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

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仁義之道至大而原始反終在于親故親為人道之至宗庶者子孫所對越也族衆故不可不嚴社稷者祖宗所勅也信可修也刑法不可不重百志成謂養生送死無憾而孝弟下樂在上者豈不光顯在下者豈不順承而又何厭歟之有

讀禮記畧記

少儀

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至見曰朝夕替曰聞名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新定邱氏曰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親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不得階主言恐不得將命者適遠為之階主耳按國者乃國然之固比輔也謂輔助執事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散者曰贈從者臣致榼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散者曰榼親者兄弟

不以榼進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旬於有司贈馬入廟

門贈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贈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

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納旬即納賦稅之意穀梁傳曰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賻馬以駕魂車賻馬與幣大白兵車皆送喪者所用死者所用必入廟門生者所用不必入廟門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

矣有尊長在則否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

生平有以信于己自可推誠以待人雖民械縱橫而無所猜慮也嘗量也齊語嘗相其質是也計量其物之貴賤亦似有欣羨之意不嘗則視之若無也此二句亦根不疑不願大家者信其在躬之可貴不嘗重器者信其在躬之可寶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簠執箕膺攜

不戴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徐氏曰不戴問即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也義與志與者自謀于心也書言官占惟先蔽志此言志則否者志有公私之辨也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

所之喪俟事不植予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翼

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

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晦翁曰此皆卑者與尊者為耦若己勝而司射命酌則不使他弟子必自洗爵而請若耦勝亦不煩他弟子酌而飲己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疏說恐非是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掩諸幣以散綬

升執轡然後步

此叙執轡者其事有五而已不以先後為序坐一也帶劍二也負綬三也以散綬升四也執轡而步五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侍坐於君子君子

欠伸運筯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事者亦然
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量非獨量君之能用我與否也量我之能格君與否君能用
我則事之君不能用我而我格君則事之非然者未有
不悔者也顧出處大節不可不量若乞假於人為入從事其
道至細也必量而後行者道固無間于細大也忽之于細遂
及其大矣故無往而不致其慎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晦翁曰旁狎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敢慎也道舊故如陳勝之
客通勝故情以取憎惡之類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譏諫而無驕急
則張而相之廢則竭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此人所為不徇利欲亦不尚功名不辭勞苦亦不惜謗議故曰
社稷之役言如役人供役為所當為而已不知其他也亡謂
死亡有止而不疾即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意

母後來母報往母漬神母循枉母測未至

却氏曰掘起曰拔急反曰報母測未至即行法俟命之意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德者士之本也藝者德之用也法者工之本也說者法之用
也考工記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介之所由興有
說鄭氏謂說者鴻殺皆有所宜之意

母嘗衣服成器母身質言語

母嘗與不嘗重器同義母身質言語謂以言語扶人之疑必
有所依據以取信不可遽已宵臆強為質正也

言語之美穆、皇、朝廷之美濟、翔、祭祀之美齊、皇、
車馬之美匪、翼、鸞和之美肅、雍、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
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
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
負薪未能負薪

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此國君之子幼曰能御必誤文
也鄭氏以御為治事既能治事何得云幼大夫之子幼曰能
正於樂人正者徒其政也與能從樂人之事何所分別意能
御當屬大夫之子能正於樂人當屬國君之子此蓋錯簡耳
曲禮之言能御特據其稍長而言故與此異以擬國君之子

非其倫已

執主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庫不式介者不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

手拜葛經而麻帶

孔氏曰士虞禮男尸女尸若吉祭則惟男尸故祭統云
設同凡是也周禮坐尸婦人亦然喪服小記為夫與長子稽
顙集說云或曰為喪主不手拜亦肅拜者與小記違異其義
非也肅者肅敬也肅拜者跪而兩手至地而頭不下為肅拜
說婦人云仲腰再拜跪是古者婦人亦跪拜也今婦人立拜
非古也按古人之坐即跪也肅拜而曰為尸坐則為坐拜明
矣手拜與非手同手下手至地而頭下至手此禮輕于稽顙而
重于肅拜也

取姐進姐不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曲禮曰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是脫屨不獨在燕也以燕
與祭皆以禮之大者故對舉而言之凡坐者以脫屨為敬祭則
奔走故以不脫屨為敬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束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束

孔疏曰知朝杞之副車曰貳者周札大行人諸侯朝皆有貳車是也知戎獵之副車曰佐者周札田僕馭佐車左傳乾時之戰公喪戎路佐車授綏是也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

周禮諸侯大夫車服各如其命數大國之孤不與同
夫安得有五乘然檀弓云國君送葬遣車七乘大夫五
此畧同何也周禮又云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則大夫
有五乘者以此耳曲禮蒞路馬有誅謂君之馬也此祭
有車者則大夫亦在其內矣乘馬服車不蒞與下之弗賈
義不逸謂敬上之禮如是非謂法之所禁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

東壺酒東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

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

徐氏曰犬名若韓盧宋鵠之類食犬則無名也

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奉冑器執則蓋弓則

襲之謂仰其蓋而加于匣上也如重匣然故曰襲夫褱与劍加于蓋也

笏書脩筓直弓茵席枕几顙杖琴瑟戈有刃者櫜篋籥其執之

皆尚左手刀卻办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办者以授人則辟办

郝氏曰几穎之穎錐也古人佩鐃觿即今之錐方氏曰卻不授穎者刀頭也禾頭為穎故刀頭亦謂之穎刀以把處為

首凡言澤劍首吹劍首皆言柄也按毛
而出非但末見而已則錐之謂柄亦以毛
把遂處曰錐之尚左手者

男子拜而尚左故執物亦然詳見內則

乘兵車出先入後入辦軍尚左卒尚右

尚左尚右承上乘兵車而言兵車惟元帥居中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不在鼓下則御居中戎右居右而軍將居其

左故曰軍尚左百人為卒之勇者常在車右而備戰故曰卒尚右舊說以行伍言非也行伍者制貴于畫一何尚左尚

右之終、乎左傳楚許伯禦樂伯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是樂伯爲將而居左也傳又曰軍行右轅左追蓐是勁

卒在右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醬小飯而亟之數

噍母為口客客自徹辭為則止

小飯而亟之亟音企頻數也小飯不嫌頻數防噎也舊謂恐或見問者非君子食不語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
鄉飲記凡真者于左將舉者于右蓋凡飲酒者皆然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腹夏右鰭祭脰

孔疏曰少牢禮及公食大夫禮魚在俎皆縮載俎既橫設魚
亦隨俎而橫無進尾之理惟有司徹則俎魚皆橫載也
尋常燕食亦用此禮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贊幣者致幣于賓也尊賓故自左詔辭者傳令于下也尊君
故自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左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

飲

周禮大司馬玉路是君之僕也及祭酌僕左執轡右受爵祭
軌同謂轡頭即軸之兩端也范與底之匡廓為范而一面見于
云軌式之所謂轡軸正也蓋與底之匡廓為范而一面見于
式前故曰式前轡軸正也蓋與底之匡廓為范而一面見于
也軌前之軌從車旁凡或作軌或作範即此范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君子不食園肥

牛羊麋鹿食艸腸胃之間有脆脂以轉食即俗名百葉是也
犬豕食穀則無之故與人相似夫腸胃之似人者甚微矣
而君子所以養其仁心者自無所不致謹也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儀禮凡飲酒者其禮重則坐祭率爵其札輕則坐祭立率爵
故鄉飲賓介主人皆坐飲衆賓皆立飲小子之異于成人者
猶此已

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清者不以齊

為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

孔氏曰本不淨末萎乾故去之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尊在南為酌者之左即為尊者之右何不言己之右而以酌
者為言蓋君在阼西面酌者從君不敢斥言君之左故言酌
者耳尊壺者以壺為尊猶言尊于瓶也壺口之外又有小口
長其喙形如仰鼻如謂之鼻

飲酒者識者醺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啗羞

飲酒謂凡飲酒者鄉飲酒札燕札及大射鄉射皆在其內
者醺者特于其中舉事之小者以終明札法之嚴不遺小事也
有折俎者必待徹俎而後坐以終明札法之嚴不遺小事也
鄉飲燕射皆然士冠禮燕不徹俎則終不坐無獻酬則雖有
謂且識醺不得有步爵也

牛與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苴野豕為軒皆羶而不
切膾為辟難免為宛脾皆羶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醢以柔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鄉飲鄉射及特牲禮皆云設折俎坐執爵祭脯醢與取
肺坐絕祭與如于俎賓主同之是取之反之皆不坐惟祭時
則坐身少牢禮云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振祭如于苴豆不云
與故知尸則坐也至于肺脊幹魚之類皆佐食取而授之佐
食受而反之尸惟坐祭而已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衣服之名如深衣圓袂應規曲袷應方負絕應直下齊應平之類罔者即習而不察之意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誓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

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不讓不辭不歌則廢酬酢勸侑之禮矣主人執燭為敬賓也然一執燭而諸禮有所不違非所以樂賓矣故客辭即止蓋為此也歌者古人燕會必賦詩以見志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耳而對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附練曰告凡膳告

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

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

則以羊左肩七箇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告于君子以卑而致尊也阼階之南、面而拜往反皆然蓋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也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禮祭

尚右肩則獻其左固也若諸侯以上合亨而饋則所致于君

祀致福于國是也致膳如玉藻膳于君有華桃茢于大夫去

莢于士去草是也

國家靡敬則車不雕幾甲不組食器不刻鏤君不獲絲履馬

不常秣

注云幾附纏為沂郭蓋若今之關於矣雖者刻鏤雜文以飾之也却特牲言丹漆雖我此不吉丹漆則刻鏤在罔不用漆飾容或有之組縵謂以組束甲也絲履謂以繒帛為履也方氏曰五事以車馬始終者車馬在禮為重

讀禮記畧記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諷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憲謂制度也諷說文云小也誘也謂導引其端也每發一思慮一制度必以親賢為先務亦足以導引聲教之端然而衆著其法未見其心故不足以感動志衆然則其好賢之誠已無所不達故足以感動志衆然則其好賢之誠未足以化民

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允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

以上下文詳之教自上人言學自下人言天下之人食而弗知味者有矣未嘗不食而知味之旨者學而不知道者有矣未有不學而知道之善者不學則同流合汙皆自以為道知不足者鮮矣自反者有以教之則學者困陋就簡皆自以為至知困者鮮矣自反者有以教之則學者困陋就簡皆自以為至知後可教自強而後益進于學故曰教學相長教之功實居學之半也允命語意重學此則重教下文皆言教事據說以教學自一人言之似与下文不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天子視學之禮不遇釋菜養老何者則天子之于學亦大踈矣且
視學也即易大觀在上之觀時觀弗語即無行不與之意存
心者使之深思而自得默識而不怠也幼者知識未定不可
責以問難聽受既久自然開悟既悟而問則問可釋疑未悟
而問則問反滋疑此等之不可躡者也方氏曰謂之倫則先
後不可亂官必先事士必先志教之大倫為是而已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掇音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歲音鳥修鳥息鳥游鳥夫然後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允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吳氏曰緩六絲樂之屬周官磬師鐘師皆掌緩樂搯緩者搯
弄之雜聲也依謂歌者必依五聲之清濁而高下其音節即
所謂聲依永也端如曲禮三千之威儀起是礼者經礼三百
在身所行非一端如曲禮三千之威儀起是礼者經礼三百
之節文也興如詩六藝之興引導而與起是礼者經礼三百
之發則生疎滯不能得趣于正業矣按正業居學一也學
官之中衆共習之謂正業燕處之時私自習之謂居學
不習于私則試之大廷廣衆必有所矜持而不安也不安則
不樂矣歲修息游皆言居學歲修謂無人之境必必修治之

今之教者呻其_信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

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若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禁于未發者先之以理義之悅則邪僻不能入也當其可者生机欲動迎而導之緩之則復窒也晦翁曰當其可謂達當可告之時不當以年為斷吳臨川曰節如竹之節能此事然後又教一事則為順叙而不叢雜摩如兩石相磨互有資藉程子曰朋友講習不如相觀而善之益為多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

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

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

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却氏曰道弗牽則行有常而和強弗抑則氣自平而易開弗達則味有餘而思輔氏曰和易以思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昔人謂至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反為不誠則教者亦豈可不知此理哉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教其失教

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晦翁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緒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三者皆不務語言使人自得之意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師也者所以故

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

吳氏曰知其難易美惡故能隨其高下淺深而喻之各有攸當所謂博喻也教人各得其宜矣孔疏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者言古聖人無不慎擇其師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

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

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未得師擇之不可不慎既得師事之不可不嚴師嚴道尊至于天下之民皆知敬學所謂化民成俗于此見矣尸者尊神也尊師者尊道也大戴記曰先王之道無北面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父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皆進學之道也

晦翁原解說亦作悅謂義理相悅也即怡然理順渙然水釋之意義說所引讀如字者猶是疑詞非正解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記問之學謂學者隨所問而記之也以若此之學教人則學非自得何益於人故不足以為人師聽語猶聽訟之聽于人之力既窮不能復問然後以己意而更問不以已意語之也聽于自無復旁岐之感矣或有愚昧之人語之而仍不知則姑舍之俟其雲開日出指點所從定有豁然之時也舊解殊覺支離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

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

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

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比物句申上文三者之辭又以起下文見道之活潑觸物可通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大德大道大信以大時例之當以天道言蓋即比物醜類而推極之也德莫大于天無職不任而不以官名道莫大于天

無用不遠而不以器名信莫大于天終古不與而非有要約時莫大于天終古不與而非有要約形象用故能成其大君子察之可貴一惟其本之神理在于海善委性于是而用志焉必先務之為貴河小而海大故先教學而後化民成俗也

讀禮記畧記

朱朝漢字原流畧記

樂記

孔疏曰創向所校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其
目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禮曰樂情曰樂化曰
樂象曰樂年實曰師乙曰魏文侯餘十二篇其名猶在而篇
亡按十一篇次序已亂與史記五異不必強分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
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
施謂之樂

延平黃氏曰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五聲相應而
變生焉下言聲成文謂之音者言聲有所變此言變成方謂
之音者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故高下合節而可比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
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
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
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聲出于氣出于心衷者其氣結故聲嗷以殺樂者其氣舒
故聲嘽以緩喜者其氣順故聲發以散怒者其氣逆故聲粗
以厲敬者其氣肅故聲直以廉愛者其氣溫故聲和以柔此
六聲者非性之本有以感之而異焉則亦可以感之而使
同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
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
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
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先王之所以感人心者凡九禮樂刑政皆是也其名不同其歸
則一皆慎其所以感之使人心同出于正以成其治道然人
心不可見惟形于聲音者為最真凡九禮樂刑政之一行刑
之防姦繼于樂之和聲見之一治一亂一亡其政判然其音
亦隨而異聲音之與政通德由于人心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
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

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聲之最洪者為最貴其所統者多也然而有正宮有安宮者
君之道至難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五者各得其理則形和氣和而聲亦和而各失其理則形悖氣
悖而聲亦悖上言音與政通特舉其大概衆庶所知此言五
者之治亂分應于五音則惟君子之所知也律書曰徵若氣
忽用此道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是故知聲而不知音
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是

精于禮也。樂皆得其精微。故曰有德者得也。言自得也。故曰禮樂之道。約而守之。即

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知樂而幾于礼則礼樂非二道也。在得其本而已得其末者無事于末。何極音致味之有大音必希故有遺音至味必淡故有遺味。凡民之好惡所以不得其正者嗜欲害之也。嗜欲競而意氣激先王教之必先有以平之。音希味淡之際使人穆然會心則嗜欲意氣兩無所擾而民之真性自出。好則人之所同是惡則人之所同非所謂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脇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

[illegible]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哀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
于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

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脩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合情節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
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
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合情飾貌者禮樂並行之事合情者樂之和即禮之得其宜故曰禮義立則非偏勝之樂立而不貴賤等則非離本之樂賢不肖之別異而禮樂之本吾天性之愛以愛之本禮樂之輔也仁義則樂之本也本吾天性之愛以愛之本吾天性之敬以正之愛敬同原禮樂何間民大治也豈復有

法難之樂不可行者哉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

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

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

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

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樂始於歌詠歌詠出于宵旰之間故曰由中禮始於威儀威

儀作于形貌之閒故曰由外中者率其自然而故曰靜由外

者得其理故曰文靜順而不違故易文秩而不亂故簡易

則各得其理故曰文靜順而不違故易文秩而不亂故簡易

坤元之至以入乎無間言之所謂天地同和天地同和即至者猶

四海之內當如應氏說孝弟則無犯上之事故合父子明長

幼所以敬天子也應氏說孝弟則無犯上之事故合父子明長

則天子受不爭之福此揖讓而治之明效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

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

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天地不過一陰一陽陰陽不通一分一合同同即所謂

物不失天地之道也天地之和以生物樂之和以贊其生故百

樂者聖人之功用鬼神者天地之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言其輔相生成通于鬼神也四海之內安得不合敬同愛乎

愛敬也愛敬根乎性而發乎情循四時歷百世而不可易也

明王得其本以相沿故質文之事與時並遷而禮無不行也

惟孟子識得最真無他愛敬而已

故鐘鼓管磬羽籥于威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

也蓋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楊襲禮之文

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

者之謂明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禮樂之情所謂愛敬也知禮樂之情者知情之各有其文故

能作知禮樂之文者知文之各有其情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

以連其研究以窮其愛敬豈非聖乎述者因文見情則能繼志

述而作之謂也非明乎明聖者先明而後聖也先明而後聖者由

人之情以安古人之文也後世學者泥于文而忘其情固不

足與言禮樂專于情而畧其文亦未可與言禮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

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

能興禮樂也

天地交之謂和百物化之天地判之謂序故羣物別和者以

陽施為主故樂之和由天作序者以陰順為主故禮之序由

地制通制者分析過煩則序者反以過作序者必簡而無所過

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恭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

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論之通說文命思也故大雅於論鼓鐘毛傳訓論為思蓋
謂上之倫者次序不紊所謂樂之用獨舉金石聲者
者愛則小民常樂之若則行其恭順則民常苦之予之以
先王以欣其樂之樂行其恭順則民常苦之予之以
多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治備其治辨者其禮具

千戚之舞非備樂也執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衰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

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

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

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功大樂備則所備者非以器也治樂者則所具者非以物

也千戚者舞之器何足以言治樂者則所具者非以物

達也五帝三王樂器不同治樂者則所具者非以物

而憂其樂其則不粗治樂者則所具者非以物

以極而憂其樂其則不粗治樂者則所具者非以物

地合其德故制禮而樂皆本乎造化之精意而後出之立天

道曰陰陽之氣散則陰陽之氣散則陰陽之氣散則陰陽之氣散

陽有和之氣散則陰陽之氣散則陰陽之氣散則陰陽之氣散

仁常主和故近于樂義常主別故近于禮和者其氣伸而生
長故率神而從天之陽別者其氣屈而歛故居鬼而從地
之陰聖人作樂以應天之職施地之職化各得其官矣所謂
樂備者既明且備則天之職施地之職化各得其官矣所謂
樂備者既明且備則天之職施地之職化各得其官矣所謂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

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
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而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
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端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

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者太始而禮居成物者不息者天
也著不動者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此承上文而申言天地之官也方猶所也方以類聚如萬物有也君臣
貴賤大小皆言其官也方猶所也方以類聚如萬物有也君臣

者類也小者聚為一類也方猶所也方以類聚如萬物有也君臣
之類也小者聚為一類也方猶所也方以類聚如萬物有也君臣

則之謂也或象在地也無山川竭之謂也或象在地也無山川竭
之謂也或象在地也無山川竭之謂也或象在地也無山川竭

而鬼在其中其功則和生者則和生者則和生者則和生者則和
而鬼在其中其功則和生者則和生者則和生者則和生者則和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
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
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韋之也咸池脩矣韶
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寒暑以時即天地之和也風雨以節即天地之節也教必以時如寒暑之密移不則施之悖求之拂必敗其業故曰傷世事即下哀樂之事之即如風雨之被物而無功和不可以下所云不拉不安是也不即則失其和故曰無功和不可以

夫藜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亂生焉

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脩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士以下所用惟豕曰養豕曰一獻皆指士庶而言也札行于士庶而後風俗成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嗶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勳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前言感物而動者言心之感于物而愛其聲音此言感物而動者言心之感于樂而愛其風俗孔疏義本如此集說更之前後重複語氣亦不合但疏以志微嗶諧之類屬之君德以噍殺繁文之類屬之樂音則又支離既言音生于心則邪正之音皆心傳也民之感于音即其感于心者也志微未詳漢書用此語作織微義亦可知已繁文簡節言有繁者以文之有簡者以節之繁簡皆得其宜也廣大也詩黃鼓維鏞是已言粗厲之音振起于初又奮之于末極其廣大也肉者實也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

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哀樂之分皆以礼終故礼應則樂淫而哀樂皆失其正不
則慢易不安則流湏于是聲之大者必至于教辟而邪志故
容義聲之小者必至于促教而煩志故思欲左傳曰寵則不
威敬則不容正与此義相發不容謂不容于心則氣失而悖

不咸謂不充于心則量隘而隘也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
謂容森恩欲則維有條湯之氣感之意以兵養其安而矣予

其欲故滅其和平之德也。淫聲之溺人不可拯救如此。是以君子賤而遠之。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四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森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聲由外入感于人心志動而氣亦動故順逆之氣異其應象者凡歌詠舞蹈皆象也倡和以下廣言萬物之理各以類應非獨聲音為然故君子無所不致其慎而其要莫先于審志前言慎所以感人必先道其志此言慎所以感己亦必先和其志反情者還其末流而反于情之最初則喜怒哀樂未有不中節者志之所以和也志和而後善類可比所習無不善者行之所以成也順者無所矯激正者無所偏倚順正而義自行乎其間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

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者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而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萬物之理即親疎貴賤長幼男女各安其位而不相奪之理者也即形見之謂五色八風皆兼聲容言五音作而舞應之故五色成文舞以即八音而行八風故八風從律百度謂樂器之大小長短皆有定數也送相為經者律有經緯聲為緯調為經也倫清者親疎貴賤長幼男女各安其位也耳目聰明者姦亂不留之所感也血氣和平者百體順正之所感也自一人言之則其效見于耳目血氣之間自天下言之則成乎風俗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

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以道制欲非有所勉強也以性命為可樂豈復以其身軀常陰穢之地乎是蓋制之于其原故能樂而不亂黃氏曰反情和志則以道自制其欲廣成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德者情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孔疏曰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容從教生教從志起三者相因從心而出故云本於心心先志而後教先教而後容教容

合于節奏乃成于樂故曰然後樂器從之按孔氏之說謂而安未嘗以志教容三者為本王氏駁之誤矣以上泛言心為樂本情深以下則德性之效情深者本之情而合乎性故深文明者稽之度數而合乎禮義故明氣盛者反情和志則四暢交于中也化神者一動一靜之間循環而無端變化而莫測也和順中者見氣之盛集義所生也英華發外者見化之神日新而不息也夫人莊敬恭順之際可以龜勉而無失惟欣喜歡愛情必有所不及持苟非養之有素則情懷邪辟之氣乘間而發矣其能日新而不息乎故樂不可以為偽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即奏聲之飾也君子勤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脩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

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教具有曲折而容之規模已立故曰樂之象文采即奏聲容言之故曰教之飾動其本者靜極而動其發也中節而和故可樂然教之飾則其飾也不為獨文先鼓教也三步容也再始復亂不隱容也此言即奏之飾也奮疾謂容也極幽謂教也不拔不隱言文采之飾也脩舉而不私則自君子以至小人無所不感所以好善聽過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

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

之經也禮樂侑天地之情達天地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

精粗之體
顧父子君臣之節

樂者太和之情出于自然故不可變礼者至正之理成于有極故不可易樂近于仁親疎貴賤翕然同歸于和故統同礼

通于義親疎貴賤森然各得其正故辨異一同一異之間
之情該折于是矣樂之中不可變者其誠也而用之則分
閨一牀周流不可變者其誠也而用之則分辨是非而
變者可知也之中有偽者恭為篤志以著其誠而偽若可
相對不可易之有偽者恭為篤志以著其誠而偽若可
天地之情即和序是也神明之德即仁義是也降輿上下
神即敦和率神則宜居鬼是也如君臣父子既同辨異之
而性情氣數彙于一致所謂凝也君臣父子既同辨異之
可以得其要領而無不理治矣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
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螽蟴昭蘇羽者
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死則樂之道歸焉耳
札樂之極功至于贊天地之化育而不忤不害則物之各止
性命者無不保全太和以為歸札之道一樂之道也故曰樂

之道歸焉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

進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

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

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周札大司樂恭杞帥國子而舞如內則所云十三舞勺十五舞象二十舞大夏皆是也二十篇近重文旦曰衆者樂師比

而弦儀射鄉飲皆然商祝即周札喪祝其職兼掌膳

不其類也輔氏曰德成而上非道藝也藝成而下則局于藝
者或而先非藝事也事成而後則殺于事者尔本木具

解精粗不廢得道之全終然後可以制作孔樂以示天下

思之共聞今人之不若古者

卷之八

與不妄侯丹陽七樂之女行仁也樂樂之女山仁也詩嘉書曰

今夫古樂進於退於未以八序引聲聲會字相合也

復離以武治離以和訟務以新君子於是詰於是道古之身及

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惟恐卧者倦而矜持也和正以廣謂舞容也文謂升歌清廟
武謂舞大武也于是詰謂研窮樂中之妙理通古常達下讀
謂稱道古人修齊治平以明古樂之效也百牀順正以行其
義樂之所以修身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家樂之所以齊家治
國平天下也鄭注曰周孔大師職大采杞紳簪登歌合奏擊
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柷會諸公也相即相也六以卽樂以

章為表裝之以據一名相因以名為今齊人或謂據為相
雅也按周札今本合奏皆作令奏當以此註為正

今夫新聲進俯退俯森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獲雜子女

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進俯退俯僅倭局曲不能和正以廣也森濫不止不能治亂
訊疾也獲雜子女謂如獲之難男女無別也男女無別則不
知父子矣皆指楊優言之如齊之女樂是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

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

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

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立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

五聲弦歌誦詩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

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

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好濫燕女其淫于色明矣趨數敖辟亦謂之淫于色者淫
焉求其所欲是趨數而煩也施焉建其所欲是敖辟而驕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敬也、難、和也、夫敬以和何

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
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然後聖人作為執鼓控揭璫簫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

等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

酬酢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

幼之序也

此即當在詩云莫其德音之上

鍾聲鏗鏘以立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

聲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

聲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

臣鼓鼙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立橫立武之類皆就下人言所謂誘民孔易者也立武是倡

率勇敢效死是激厲氣節立志是收攝放逸聚眾動眾是招

徠鼓舞之君子原有倡勇敢之意因鐘磬之宏壯而適有合

焉故思武臣原有厲氣節之意因石聲之堅確而適有合焉
故思死封疆之臣原有收攝放逸之意因絲竹之清和而適有

合焉故思志義之臣原有收攝放逸之意因絲竹之清和而適有
之廣博而適有合焉故思畜聚之臣原有收攝放逸之意因
好之也君子之則臣為之矣磬史記作經為是雅樂無濫音
無謹音其言濫與謹者對金石絲之音而言則近于濫與謹

賓年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脩成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徐氏曰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不得衆不逮事之事然武王之心則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君臣故以此為慮也按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武之心與衆之心俱可見矣發揚蹈厲下云太公之志則此云及時者蓋指將士言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

是也

下言武亂皆坐則左右皆致非致右憲左明矣下言遲而又久則無貪商之意教之不滯及商明矣故實以為非而夫子然之也非武坐非武音者言非大武之初法出于有司之傳訛也

賓年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脩成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面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代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齊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

也

應氏曰武樂之始於不過蚤與久之而節而已蹈厲之已蚤分夾之蚤濟是故以趨天時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成之已久又立以有待是緩以聽人心則靜如盤石之不可搖一息一緩自不可偏而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于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後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湯之國號本曰商武丁改爲殷而封因之曰克殷反商者克殷之後復商盛時之政也家語作反商之政武成曰乃反商政由舊是也下文皆反商政之實鄭氏讀反爲反殊不成文應氏曰帝者之世已遠意其淹歷已久故封之於比干者之世近未至于散而無歸故封之爲次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束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後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包以虎皮仍示服猛之意雖不復用而未嘗忘備也與秦之銷兵異矣散軍而卻射左射鯉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脾冕指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

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教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醑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過父不亦宜乎

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經首為節周人尚右故左射侯而右天子也古者天子射以選諸侯故先諸侯而後自射也應氏曰因學而分左非分學也若天子諸侯各射一廣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覆之象經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義吳氏曰以騶虞經首為貴年之射以柳冕指易虎賁之創此儀武而教以文也祀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此教以孝也朝覲以教事君耕籍以教敬神養老以教弟長教國多術而文也孝也教也君耕籍以教五者為大矣此教義甚長五者句當是錯簡應氏曰武王固無意于富天下之心又必徐以俟天下之化其氣象甚雍容宜武舞象之而過父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于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于諒之心生則樂則安則久則天天則神然生矣易直于諒之心生則樂則安則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作德心遠日休故樂則安而不躁不躁則不息而久則近于自然而天則變化而神天不言而信以其不試也神不怒而威以其不測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

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晦翁曰札主于檢束是主減也以其難行須勇猛力健故以進為文樂主于舒暢是主盈也以其易流抑而反之故以反為文札之進樂之反便得性情之正按此即之解為氏最善惟主減主盈之義未安當以晦翁所解為正曲札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有施而無報則行札者倦矣報者所以勸札之正故曰得其報則樂減者進之盈者反之俱歸于性情之正故曰其義一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內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人之道謂人之常然也聲音動靜皆率其自然故曰性術之變盡于此常然之道不有和平正大之道以道之則亂而和

樂有雅頌以之歸喜則喜不流軍旅飲戲不習于樂而行列
正進退奔以之歸喜則喜不流怒則喜不流故喜怒各當
其類其所喜者必天下所共喜故天下和之其所怒者必天
下所共怒故暴亂者畏之此樂之效也而礼亦行乎其間樂

之聲民之聲也

賴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

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

克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

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

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

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

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責聲也齊人識之故

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事而屢斲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古本多錯簡鄭氏因史記以正之是已歌者兼鼓與辭而言

非者獨達之意
 屈於陳德教出
 于性所感者深
 明上下豈有

而慈愛是明乎商之王者也故臨事而屢斷能斷之蔽在于無斷有

不讓溫良而能飲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方內此
說得之前釋釋歌商歌齊以肆直為宗溫良為劉甚謬肆直

慈愛者以剛用柔故能述五帝之勇德而明乎高明乎高故
宜敬商以振其勇不則勇有時而怠也溫良能斷者以柔用

劉故能述三代之義德而明乎齊明乎齊故宜歌齊以養其義不則義有時而悖也聲高齊言之風雅頌可類推也

素不負累有暇而忙也
素不負累有暇而忙也

讀禮記畧記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束車之左轂以其綏後其輶有校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

不毀牆遂入造所殯唯輅為說於廟門外
於國於館以衣後衣者寬所依也於道則以綏後綏飾以羽
旄即周札司常所云全明為摠折羽為旌道車旂車所載者
也君出入游吹用之則亦寬所依也鄭注明堂位謂臨即周
札中車之大冕其有旒可知詳見明堂位輅車飾之摠名其
上覆者為屋下統者為裳惟鄭氏以輅為車覆屋為棺覆與
下文不合此言有核則大夫士無核可知屋既素錦則核亦
素可知鄭謂輅如輅我之績取績赤也則大夫白布何以亦
得名輅孔疏曰公羊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于兩楹
之間鄭以此推之則知自外來者必停于兩楹之間也周人
殯于客位以其自外來不忍遠之留之于中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後如於館死則其
後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輅而行至於家而說輅載以輅車入自
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造所殯士情華席以為屋

屋與衆惟摠名爲轡故言以布爲轡而已轡車以全木爲小輪也鄭注曰周礼遂師有蜃車天子以載柩其制同乎榱崇蓋半乘車之輪按曹子問篇大欽則入自闕升自西階此載以軺車遠所曠則既大欽明矣而去入自門升自西階者君大夫之礼不同耳彼謂君大夫士一節者專指小欽倉卒時言之也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大夫計於同國違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違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

士次於公館謂未練之前也士字疑衍次於公館當在練而
歸之上鄭氏分邑宰之士與朝廷之士近於鑿問傳曰斬衰
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言人子之於親喪則然若君之
喪大夫與士雖皆三年而所次自有不同故周礼宮正之職
大喪搜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注謂親者貴者居廬疏者
賤者居堊屋引此為証是已于此則曰居堊室者邑宰也若
朝廷之士亦居廬所謂朝廷之士殆如宮正宮伯之類乎然
亦不宜先言邑宰後言朝廷之士也

傷禮喪服父母之喪無大夫士之別惟大夫為昆弟為士者
 期降為大功此已非古今父母之喪亦以大夫士而異必非
 周公之制王肅張融皆辨其非當矣左傳晏平仲父喪寵練
 新莖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
 禮也曰惟卿為大夫家語述其事而記孔子之言曰平仲不
 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也以此觀之春秋以來大
 夫自尊以貴如其父母兄弟之為士者仍如士服蓋不敢以己之
 爵酌其間于父母兄弟之為士者仍如士服蓋不敢以己之
 貴如其父母兄弟也此猶有札意存焉故記者者之為札然
 已悼矣大夫喪札雖亡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自天子
 達于庶人則服之精粗大夫豈得獨異可以証儀禮之是此
 記之非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則兄弟之服哭夫豈得遽
 降又可以証此記與儀禮之皆非至若父貴可以及子子貴
 不可以及父此尤齊東之語不待証而知其謬也

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左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而後有滋；而後有教。龜象也。著數也。象先數後。故又曰筮短龜長，武城金縢大誥洛誥，惟卜是從。而筮則無聞。是周之王業皆定于卜。故以龜為大寶。而大夫之家不得寶焉者，則大夫所自有者，則有筮史掌之。無龜則無卜史臨事，而以家臣供其用。其占人則公臣即下之。小宗人卜人皆是也。卜人即在占者之中，故不別言卜者。有司者，大夫之貴臣為其君斬衰，故卜則易以縗，重上而輕下。麻衣曰布，衰曰布帶，惟屨不易，而冠則易以縗。重上而輕下也。重上則易之以明敬，輕下則因之以志哀也。史者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絕屨原不盡服，故筮以易以練冠，長衣易服。所以明敬純素，所以志哀也。占者則公臣故皆吉服。卜筮異服者，不同時也。若同時則以卜為主，孔氏攢弓疏謂深衣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大夫之喪大

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周礼肆師之職曰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礼肆師宗伯之貳也故曰大宗人太卜之職曰凡喪事命龜太卜宗伯之屬也故曰小宗人卜人即大卜之屬也大卜掌三兆三易之法故卜筮兼占此言卜人作龜則前之有司特供卜事而已昧卜者也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升服

襖衣襲大之衣漢書直不疑傳襲衣博帶是也諸服皆如婦制屬幅而已襲衣則反袂玉藻所謂充其服者是也

夫人稅衣偷狄狄稅素沙內予以鞠衣襲衣素沙下大夫以櫛
衣其餘如士後西上

稅衣即襪衣稅者交易之義服問篇曰以有本為稅是也男子服之交易者故曰稅衣婦人因之亦名袷衣為稅米也鞠衣褒衣者鞠衣而褒大其制者也夫人以上衣皆袷故不鞠衣持稱褒衣妻惟少牢禮紗同以素紗蔽衣所謂袷者無故通細者士昏禮也周禮桑氏衣如素詩曰衣錦褱衣褱素皆與細素沙也周禮王后六服有素沙即此惟婦人有之鄭氏以為婦服有素未見明據

大夫不掄蛟屬於池下

邱氏曰振車有池三綴絞以爲飾喪大記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三者前與左右各自有絞不相連屬鼎撝振動四振客一池者並絞皆前而搖曳曰揄殿二池者惟左右而前缺無以蔽振故以絞連屬而曳池下而不動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徙其

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

昭穆之妃妻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于士祖拂不得附于元無妃之祖而附于高祖失之妃會士又得先所

士孫不得附于大夫祖而附于高祖則孫先食之則又先
于士祖不得附于大夫祖而附于高祖則孫先食之則又
夫食得附于祖也鄭氏說未可信昭穆不可娶而上
庶獨可奈何喪服記云以一昭而附者謂魯祖一
下而附于同祖易姓而此大矣其昭穆其餘詳喪服小
之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君

堯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有父母之喪

尚功衰而附兄弟之場則練剋附於陽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尚功衰而附兄弟之場則練冠附於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以大功之麻易之謂以大功之麻為氣易其荒麻即下所云
功衰也惟杖屨不易則帶之易可知此即言練後之服不言
大功之喪鄭氏謂練而復遭大功者以麻經易其練易則衰
亦大功之喪未嘗易也何獨云杖屨不易乎附兄弟之場以
練冠不言喪言附者初喪大功之服首經既葬而後雖曰降
服無受然以親喪為重則以親喪之服為降服之受服亦礼
之以義起者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無未服麻

而奔喪及主人之未及也或至也訃皆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其麻

帶經之日數

主妾之喪則自附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暢曰以拘杆以梧枕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半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大夫謂天子之大夫士故大夫與諸侯同玉藻曰君朱綠大夫士緇也緇此不同者彼言帶之緣飾此言半帶之緣也半者緇也緇此不同者彼言帶之緣飾此言半帶之緣也以此為製尸之帶而謂之不加歲功既時之安澤不加歲功玉藻而云無歲功者非此之謂也

醴者稻醴也甕甕簣實見問而后折入重既虞而後埋之

見問謂棺衣內外之間也既夕禮曰裁器于旁加見戴苞于旁是器在見內也苞首在見外也折者所以承席戴土也既夕禮曰如折部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是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小飲大飲啟皆辨拜朝夕哭不惟無極者不惟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

后奠

反而后奠當以祖奠之說為正

子羔之襲也論衣裳與稅衣總稱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

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衣之有緣者曰緣故周禮謂之緣衣裳之有緣者曰拊故與緣衣相配緣者男女皆有之而拊則女之所獨也故士昏禮

女純衣總稱今以衣裳合而為一則衣既緣其襟袂復緣其裳之下端此即深衣之制以其用緣有類于拊故謂緣其是襲婦服矣據下篇哀公問于羔事則子羔之襲玄冕蓋已為大夫也不然札之者者莫如章服蓋學于聖人而未知此乎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此為不及情之情之太過者立此常即一則勉之使可及則抑之使不過也却氏曰居間謂與男子更迭而踊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玄冕一襲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公之襲衣即卷衣之襲大者襲大故最在外卷衣在內其制必如端矣公之襲衣有二故一以親身一以表章服朱綠帶即玉藻之雜帶大帶即玉藻之素帶於辟者足也鄭以襲衣為襲賜之衣將為章服乎非章服乎玉藻曰三以昭時典如章服則既卷衣矣豈復有如馬者乎玉藻曰三公一命卷若若有如則賜也賜服之重莫如卷矣古人衣制必以色不離去利不離端但其質有布帛者有淺深故其名稱而有種諸服

小飲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環經乎服也主人既小飲乎者以此易去利公大夫士則此即禮弓所云子游襲裘帶絰而入是也舊說以為孝子之服此誤說也詳見義服小記

公視大飲公升商祝鋪乃飲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予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主孤
西面相者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
者入告出曰孤某須臾予者入主人升堂西面予者升自西階
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于拜稽顙弔
者降反位舍者執臂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
須臾舍者入升堂致命于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
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爵
降自西階以東禭者曰寡君使某禭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臾
禭者執冕服左執頤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禭于拜
稽顙委衣于殯東禭者降受爵升服於門內雷將命于拜稽顙
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于拜
稽顙皆如初禭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
亦西面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
須臾陳東黃大路於中庭北輔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于
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于拜稽
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臂與圭宰夫舉禭升自西階西面坐取
之降自西階贈者出反位于門外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聘相

者反命曰孤須臾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
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
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
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
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
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敢從客立
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
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却氏曰古礼予喪于生者慰問于死者舍禭有賈有哭臨不
拜不祭主人有拜稽顙賓無答拜蓋予生哀死賓客之情于
是為立也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紼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
于歛上卒歛宰告于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束人專道而行
情至而不能不同者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虧粥之食是也事
重而不得不同者終夜燎及束人專道而行是也情与天子
同至人之所信事与天子同重人之所疑故特著之

讀禮記畧記

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餘服卒事反
 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餘諸父昆弟之喪也
 皆服其餘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卒事反喪服卒事反喪服卒事反
 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皆行此章記而服除之禮
 此申言有父之喪而母死者雖得服其餘服亦必待小祥而
 後可行也謂既練而後也母之練與父之練並舉故曰練祥而
 後祭何必三年之喪乎士昏禮從者被練則類為吉服集
 布練衣練之即為練衣舖之即為吉服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初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與
 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踊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
 使人告者及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
 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
 異宮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却氏曰父母初死而與祭于公非禮也大夫死當祭必告明
 曰不釋君子臣喪且然況于於父母乎非人君以孝教天下

之通不可訓也按諸父昆弟之喪既宿則與祭亦甚非人情
 既宿謂祭前三日三日則死者歆且殯矣豈有諸父昆弟之
 喪不一視其殯歆而儼然吉服行事乎此皆因曾子問為卿
 大夫為尸之事故誤撰此禮故即引其語以証之不知孔子
 所云出舍以待事者謂待君之易人非待祭畢也說者以為
 待祭事之畢故以為尸推之與祭無不皆然此蓋出于周末
 漢初之人不知要作非先王之制明矣

孔子曰尸升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墜而後
 祭

昆弟而異居者謂從父昆弟及從祖昆弟大功以下之喪也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志平則從客志哀則急遽從客則聚足而涉級急遽則散足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則皆啐

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却氏曰小祥大祥之酢主人啐之啐之而已虞禮尸酢主人

飲卒爵者何也神惠為重故受尸酢雖在喪亦卒爵賓賜稍

輕但啐啐耳猶既醑既食水飲不食菜果若君食之大夫與

父之友食之梁肉亦不避尊君父之命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

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喪主哀而敬為上者敬自能哀敬而哀自不至于過毀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鮮期悲哀三年憂
東夷之子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室之中不與人坐為在室
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廬室不廬廬嚴者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親喪外除兄弟
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
食也

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
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
而行之是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于游曰既祥雖不
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山陰陸氏曰親喪既祥雖有他喪未除必縞而後反他喪之
服縞者既祥之服也按前言諸父昆弟之喪當除雖有親喪
必服其除服則親喪之除服自不必言或疑親喪外除可以
延緩故特言之

當袒大夫至雖常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
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宰卒哭成事附皆太宰下大夫之虞也指牲
卒哭成事附皆少宰

諸侯太宰大夫以少宰上大夫得用太宰者喪祭之終吉祭
之始雖得備物以事其親蓋異教也曲礼所云大夫以索牛
是也它祭則不然若下大夫之少宰此常礼也而虞用特牲
者周礼子男之大夫一命與公侯之士同記若據此而吉故
其礼亦與士同也曲礼云士以羊豕則士亦得用少宰如士
喪礼達其之類

祝稱卜筮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筮其兄曰伯
子某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開轂而輟輪者於
是有爵而後杖也

却氏曰以一人失礼而遂廢衆庶之礼非所以為教也孔子
曰我喪其礼

鑒中以飲公羊賈為之也胃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
飲不設胃則形是以襲而後設胃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遠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聚其餘與君子既
食則聚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

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王人衰經而受之如
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
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喪雖功
衰不予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
則予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此數節原非錯簡鄭氏改之終不可通今仍其舊期之喪父
在為母祖及妻于諸父昆弟之喪皆為父喪其期雖
期其予人之札則仍以三年之喪處之則父母之喪通謂之
三年矣功衰不予謂功衰之札也初喪之札也初喪之札也
不淑之意親喪之札也初喪之札也初喪之札也初喪之札也
旁期而得功衰者禮弓曰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也
服謂大功小功總也服其服謂親也服其服謂親也服其服
父母至情所關死感傷故服其服謂親也服其服謂親也
問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是未葬以前已往矣但有不向生
者而慰問耳練則予者親喪之痛至此已殺則有服之喪
問自不能已小人情也既葬大功弔者大功之慘尤為迫切
雖未及練亦慰問而哭之不聽事焉可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

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期之喪謂諸父昆弟妻子之喪鄉人謂所識者禮弓曰有殯
雖隣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兄弟不同居者為從
父兄弟有期之喪者功衰謂大功之喪也執事謂襲歛等
事助其勞役也如以擯相為執事是與于札矣曾子問為所
云與真非札擯相則可者謂廢喪服之後非謂未葬之時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衰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

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相趨謂道路之間曾相追隨者相揖謂燕會之際曾相揖讓
者黃氏曰有喪而弔則視我服之重輕為去留之遲速札在
我者重于人也無喪而弔則視平日之厚薄為去留之遲速
情在中者稱于外也

予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及哭四十者待盥
坎喪食雖惡必充饑饉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
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
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
往大功以下既葬遠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
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
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
死君子謂之無子
非從柩與及哭無免於垣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不言有瘍有創者三年之喪已言之餘可知也

疏衰之喪人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
功不以執紼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
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
殯而從政

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殺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

常殺之有

孔子不取并人孺子泣為過情者抑之也曾子告曾申以嬰
兒哭為不及情者勉之也問傳曰斬衰之服若往而不反等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無常聲之謂也升人之泣孔子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

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卒哭而諱謂父母也子則為王父母自父母祖之父之兄
弟之子為世叔父父之姊妹子為姑母皆當諱故曰子
與父同諱若不遠事父之母則不諱王父母而世叔父姑
不諱矣與從祖昆弟同名則不諱謂母妻小功之親與昆
祖昆弟同服名者則母妻之則不諱也小功之親與昆弟
是也舉小功以下則不諱從父兄弟故曲禮曰大功小功
不自王父母以下則不諱從父兄弟故曲禮曰大功小功
不諱而女子則不諱之者婦諱不出門其諱也男子無不
諱不得而殺其則不諱之者婦諱不出門其諱也男子無不
諱者物之名同者皆諱之何必名之諱也凡有無不諱
婦人故舉男子同名之服以相況儀禮喪服從祖兄弟從父
姊妹小功不言婦人

以喪親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剋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
功之末可以剋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剋子可以嫁子
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剋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剋者成人之始苟非不得已必以凶札行之詳曾子問篇
父沒除喪之始苟非不得已必以凶札行之詳曾子問篇
喪其任重故主喪之服即為成人之服也然則天子諸侯以
已改行則其重故主喪之服即為成人之服也然則天子諸侯以
也父在之時或筮日而得吉矣一旦父沒豈忍違之故注雖
或作惟當以惟字為正舊說五服皆可以剋乎與曾子問篇
小功之末又獨下殤之小功大功之末不可以剋乎與曾子問篇
証其義自見大功之末謂父大功之末不在奔哭小功之末即奔
父者以別于已小功也大功之末不在奔哭小功之末即奔

哭是已之小功即父之大功卒哭未及于末而子可以自娶
已之小功卒哭即父之大功卒哭未及于末而子可以自娶
妻者為取于言之也小功卒哭可以為子娶則亦可以自娶
矣舊解支離未達

凡升經其衰修袂

予之襲有長衣所以掩其飾也其衰後為修袂者欲其掩之
深也其于則端裏不為修袂者無飾之可掩者明司服有
三裏天子之札也大夫以下錫裏而已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般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

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
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

之而附於夫之黨

或曰主之即謂隣家里尹主之也夫黨無族舍親兄弟而望
隣里之主其喪祭亦已矣然使妻黨主之止妻一人耳其
夫與舅姑舅為之主而妻一人獨舍其能享乎使妻黨主之
而併祀其夫黨其情不相接鬼神亦必未享居其地者日夕
周旋或有相感之道故主之而附于夫黨可也王制曰天子
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推而下之大夫士庶人
隱之心所同有也隣里之中有無主後者推而下之大夫士庶人
道微此札不可復見即以妻黨主之猶愈于無主耳要非制
札之意也或曰二字疑衍文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執玉不麻如聘札遣喪則長衣練冠以受是也麻不加于采
服此何必言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儀者委曲之聲
孝經曰孝子哭不偯謂初喪也此云童子哭不偯則無時不

然若成人在喪歆時當哭踊有節

孔子曰伯母叔母踊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如

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札有情有文疏裏大功者文也踊之絕地不絕地者情也姑姊妹之文可降而情不可降知情之不可降則文雖降而不為薄故能用文由是推之則凡降服者皆可已知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

為之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葬諸侯五

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卒哭之祭有遠近以虞祭有多少也多則不可以太數故遠之少則不可以太疏故近之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

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

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

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部氏曰喪大記曰大夫疾三問三者不一之辭古者言三多此類執紼五百執引三百極言其衆耳蓋一棺四紼用人如此之多方氏曰茅取其色白宜于山札楚軍前茅慮無以兵凶器也

孔子曰管仲饗簋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

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

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

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自闕

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

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

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

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方氏曰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君子所恥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欲三患之所言者道故曰患五恥之所言者事故曰恥

孔子曰凶年則束蒿馬祀以下牲

王制豐年不屠凶年不儉謂視其用數之份以為節不得任意為奢儉也非豐凶一札執不移等之謂詳見王制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儀禮士喪禮已難後世之制恐非聖人之舊或者聖人因時制宜不為矯拂亦未可知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魯無冬至大郊而有祈穀之郊則郊必以寅月魯之禘非別有禘蓋行禘礼于嘗祭之時此成康之所賜也春秋以後魯僭天子之礼其郊以冬至其禘以季夏六月非其舊矣至孟獻子謂冬至可祀天則夏至亦可祀祖故為七月之禘使事終更不知返正豈知礼者哉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以前夫人請命則魯公之請命可知春秋傳謂東遷以後諸侯不請命者蓋不入朝而請命耳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而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內亂不與謂亂自內生如君暗臣姦不可救正則見幾而去也若禍難之作安論隣國與在本國皆為外來之患豈可也

黑去之如素越人而已舊說以內亂為本國之難外患為隣國之患恐非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周礼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然玉人言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礼安國尚書傳曰冒者冒圭首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蓋其形如圭首故可以合瑞子男執璧形則圓將何以合之此云子男亦執圭似非無據未可援周礼以難此也

哀公問于羔曰子之食矣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于羔之祿所自始當何君時子羔對以文公則子羔之祿蓋世祿也有世祿則為大夫明矣是以其卒也有去冕之製其為費宰當在少時

成廟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祇羊宗

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

剝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餅皆於

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

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饗某廟事畢反命

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碑以石為之宮廟皆有碑所以識日景而廟中之碑因以麗牲焉餅者取血以薦也餅其文義止謂雞血非耳血也餅從耳字取餅教不以耳為義穀梁傳曰叩其鼻以餅餅是鼻血也取雞血以薦神則于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中室皆言屋下也孔氏謂用雞血如用羊升屋而割者非是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饗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

名者成則蒙之以緼豚

蒙器必以緼豚後世者汰至于用牛以蒙雖齊宣以羊易之庶幾合礼周人羊人之職凡積共羊牲是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刺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

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敢矣寡君敢不敢須以侯命有

司官陳器血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敢

不能從而共榮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

不敢辟諫敢不敢須以侯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

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

亦皆稱之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方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

疏食不足祭也吾殯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張子曰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有礼也食于季氏不鮮不食肉而殯季氏不知礼也凡礼必施于知礼者若其不知礼亦難行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

西面北上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

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

解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韋六寸不

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轉有上緣即玉藻所云其頸五寸也頭下為身謂之會長樂陳氏云會就尚書所云作會是也前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股火周龍章是皆會于身者也去上五寸則其身蓋二尺也不至下五寸以下有純也上下緣各五寸則其身蓋二尺矣

讀禮記畧記

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竭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牀下廢牀
徹棄衣如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續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
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廢床猶士喪之廢教士虞禮之廢爵謂無足之床也欲其
親地使受生氣此猶既死而招魂亦無已之極思耳如謂片
床寢地人子之心何忍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
違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秋人設階

小臣復後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
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
衣授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玄纁玄衣而纁緣即緣衣也雜記諸侯復以爵弁服夫人以
稅衣今士與妻亦然其是復衣貴賤可相通矣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後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歛婦人復不以柩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

字唯哭先復後而後行死事

士昏礼女純衣纁柩則柩者其裳也緣之以纁謂之柩此惟
殯人之裳則然殯人外服不殊衣裳而內服則殊衣裳柩在

內故緣其下以見飾以內衣復近于褻矣故弗用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
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
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大
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
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
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君之喪未小歛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歛為君命出士
之喪於大夫不當歛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心降自

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
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歛則為命
婦出

小歛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歛卒歛主人馮之踊主婦
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麻帶於房中徹帷男女
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公國賓大夫士皆拜卿大夫於位於士
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
記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

弔者襲裝如武帶經與主人拾踊

初喪哭踊無數或在襲經前或在襲經後言札者錯舉之故
士喪札與此不同鄭注以為尊卑相安迂拘甚矣即位而免
特舉其異于父者言之若襲帶經踊父與母之所同承上文
而畧之也集說謂至大歎乃踊殊非人情弔者加武帶經即
難記云小歎環經禮弓云襲裝帶經是也謂弔者加武帶經即
腰經于帶耳此未成服之禮若成服弔則升經錫衰矣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

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狄人即祭統所云翟者非挈壺主漏之職蓋陳設樂器者故
屬樂吏有喪則徹樂狄人無事故凡喪事之陳設狄人佐之
書曰狄設黼康此記云狄人說階狄人出壺是也司馬之屬
有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
則以火燗鼎水而沸之而汰之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

燭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

南鄉

此時昨階有事不可以奔喪之礼間之故別之使在西方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

于昨階下子幼則以表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

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塋可也喪有

無後無無主

唐氏曰有爵無爵註疏指為後者非也蓋指賓言之有爵之
賓尊主之拜不可曰人代故鮮之無爵之賓卑主之拜可以
人代故代之拜也喪服小記曰士不拆大夫不應以無爵者
拜有爵之喪也

君之喪三日于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
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
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于尸則去杖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聽卜有事于尸則去杖即喪服小記云筮日筮尸事畢而後
杖又云虞杖不入室相杖不升堂是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
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

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

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即位大

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斲而棄之於隱者

始死遷尸于牀悔用歛衾去死衣小臣櫛齒用角柶綴足用燕

几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不說繻屈之蓋階不升堂授御者御

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

絺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

用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

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為倭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授沐乃

煮之旬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中如他日小臣爪手翦濡濯棄于坎

差撻通以水淘米撻取其滓也士喪礼沐用稻此云沐菜誤也孔氏曰天子之士用梁諸侯之士用稻志未必然玉藻沐稷而饋梁亦未見其為大夫礼也是知此類亦隨其所有上下之辨未必沾于此也徹薦之西北扉者後者從西北降故徹其扉歟死者之魂由此以入也却氏曰翦須謂振刷其鬚也濡濯穢汁也

君設大盤造水為大夫設夷盤造水為士併瓦盤無水設沐種第有枕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却氏曰鄭氏謂既沐浴乃設夷盤據記恭養移君設大盤以下五十字在濡濯棄于坎之後今據原文義理整齊先言置水設牀死始遷床非錯也按此特錯舉君大夫士礼之同者原不以先後為序仍其舊亦可

君之喪于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于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

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食粥謂三日後也財與纓同僅也漢文帝紀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是也納財連下為句言所納之食僅得朝一溢米一溢而已溢與通說言一握也鄭氏曰二十兩曰溢于粟米之法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則朝暮共二升餘誤失陳氏用其時零則又太少且無稽據俱不可從士即衆士獨于士別言疏食者士疏遠而情輕或疏食亦可也婦人質弱故亦疏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

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菴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可食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

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不避梁肉恐拂其眷念之情也酒醴則辭恐亂己之心志也

小飲於尸內大飲於阼君以簾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華席小飲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錦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紵在列大飲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房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紵五幅無紵

士喪禮陳衣于房中南顧面上此云序東即東房之中也云西顧南上者既辟君之北顧則南顧西顧皆可鄭氏以此為天子之士恐未必然

小飲之衣祭服不倒君無槌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飲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飲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飲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締綌紵不入升降自西階以此時尸歛于阼故也

凡飲者袒遷尸者襲

君之喪大胥是飲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飲士

之喪胥為侍士是飲

吳氏曰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我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胥為下大夫衆祝之胥為士非能親執飲役者故雖身蒞其事而各以其胥服勞君喪不言侍飲蓋太祝也其說似可通而實非所謂胥者不過衆人在官者耳士之喪就士是飲蓋君大夫之喪及以衆人歛乎且胥不尊于士而曰胥為侍士是飲何也周禮士喪札及下文君將大飲高祝鋪絞衾衣証據甚明當從鄭注作祝為是祝有注音胥有去聲蓋以音相近而誤也

小飲大飲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歛者既歛必哭士與其

執事則飲飲焉則為之壹不食凡飲者六人君錦胃黼殺綴旁七大夫玄黼黼殺綴旁五士緇胃黼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飲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君將大飲于升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高祝鋪絞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歛上卒歛宰

告于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序端者我次之君位非我主之位也觀下文大夫之喪君臨之亦即位于序端則序端之為君位可知已國家大故人心易動遠邇觀服就喪次而正君位所以安人心也尚書顧命康王麻冕黼裳大約類此此一時之安人心也然大夫士則否鄭氏以為大夫之子亦升經謬說也士喪札高祝布絞衾衣士舉遷尸此君之喪亦云然者或君之喪高祝親之而士之喪則受命于君而臨視其事也

大夫之喪將大飲既鋪絞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歛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禮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執芻蕘之也此巫止于門外而祝入自是入廟之常禮則所謂惡之者特為常情言之先王固所不忍故又曰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房之外即尸之內主人立于尸內故君在不嫌南面

士之喪將大飲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連尸踊飲衣踊飲衾踊飲絞紼踊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姓婦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于後

君於子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

黃氏曰五者馮為重奉次之拘次之撫執又次之故總謂之馮從其重者言之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莖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遠于者自未莖以於隱者為廬

既莖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莖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莖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升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孔氏曰曾子問練不羣立不族行據無事之時也此有事故與人立按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為之此直云無避者既言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則是君命之其有為可知也服王事以謂金革之事必不得已者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黜堊室

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後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莖而歸

公之喪大夫僕練士卒哭而歸

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次於公館此言大夫僕練士卒哭而歸者雜記之言歸於其家也此之言歸於公館也公館則歸於公館大夫士各有公館以居公之喪於公館以居練也士卒哭次於公館則大夫卒哭必居堊室矣鄭氏以公為有地之大夫大夫大夫而稱公此春秋之說也札豈有之乎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于子兄不次于子兄不次于弟

君於大夫世婦大飲為之賜則小飲為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飲為夫人於世婦大飲為之賜小飲為於諸妻為之賜大飲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為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供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君臨臣喪以具視桃薪執戈今止門外則桃薪亦不入然不去執戈者君出必有儀衛所以辟不祥也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凡祭祀會同賓客皆有之臨喪亦宜然諸侯四人下天子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

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士喪礼君視歛視憑視室視奠主人凡五出君五反之此惟言命反奠者彼為有賜者言此則既殯而往之常礼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為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為君

弔則復殯服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

升堂即往注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

君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

不拜

弔于大夫士蓋弔其妻也君可以弔外命婦夫人不得弔大夫士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婦

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

人而拜

鄭注云拜命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據鄭氏之意謂主人陪其後而不拜也蓋據曾子問以喪有二孤為非礼耳然不言陪後之儀以意酌之必也代而哭起而踊乎孔氏以為君弔于前主人弔于後不同時拜亦是但鄭氏之意恐未必然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

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鑿大夫裏

棺用玄綠用牛骨鑿士不綠

朱玄句絕綠屬下句詳下文綠當與通即簾也所以歲爪鑿者錯以琢之使使者于棺也

君蓋用漆三桎三束大夫蓋用漆二桎二束士蓋不用漆二桎

二束君大夫簪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君殯用輜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輜橫至于西序塗不暨

于棺士殯見杜塗上帷之

鄭注曰以檀弓恭之天子之殯以龍輜橫木題漆象梓上四注如屋諸侯輜不画龍橫不題漆象梓其他則如之孔疏云諸侯雖不象梓亦中央高似屋但不為四注左傳宋文公梓有四阿是惜天子之礼也

熱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難記連車載輜曾子以為非礼既夕礼苞牲不以魚腊是較與魚腊不可以塗豈可以殯乎或者如明器之納于壙中虛而不實者也不然適以聚蚍蜉耳安得不侵尸乎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蒲荒火三列蒲三列素錦者如偽荒

諸者覆被之屬荒者織竹以為簾甲以素錦為諸幕于荒上是荒之上又一荒也故曰如偽荒雜記曰素錦以為屋而行是也

君纁戴六纁披六

棺束皆有紐以練帛為帶上繫棺鈕紐下繫荒紐紐如戴荒者故曰戴

大夫畫惟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繡三列素錦楮繡紐二玄魚二齊三采三貝駮嬰二畫嬰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

薰後去披亦如之

不振容即雜記所云大夫不揄絞属于池下也解見雜記

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紋熏紐二縐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簪二簪

戴綬士戴前繖後繖二披用繖

君墓用輜四綳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墓用輜二綳二碑御棺

用茅士莖用國車二縛無碑比至宮御棺用功布

輻者環所用也莖用輻車此云用輻者周禮達師共輻車之
 役鄭氏注云輻車行至壞乃說更用龍輻蓋車之四周為輻
 其輪為輪至壞則說其輻故曰用輻冷之搃一輻車也但謂
 之輻者以皮纏束而畫之此天子諸侯所用而大國之孤亦
 用馬周禮中車曰孤束夏篆說文引之大夫蓋謂孤也生時所
 用輻六謂入壙之時故連碑絳言之大夫喪禮曰達匠納車于
 束死得用之也輻車謂之國車者士喪禮曰達匠納車于
 階間是士之賤亦官共其車故特稱國車以崇之鄭氏疑大
 夫不得用輻并敗君輻為輻故特稱國車以崇之鄭氏疑大

凡封用縛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

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君松樗大夫栢樗士雜木樗

檀弓曰天子棺槨以端此云大夫棺槨陳氏以為卑遠不嫌其僭此謬說也如大夫以不嫌于僭天子則不敢雍舞僉不見訃于孔子美孔說曰黃腸題大天子用棺而己漢天子黃腸之端湊合成樨曰黃腸題湊猶古制耳

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君秉桴虞陞大夫不秉桴

士不虞筐

裏梓猶前言裏棺裏棺以朱玄則裏梓者亦布帛之屬虞猶
虞祭之虞安也篋者所以藏明器梓之有篋猶棺之有麗也
既夕札無祭器有燕樂器是大夫以上有祭器故有篋以盛
之士則惟燕樂器輕之故不虞篋也

讀禮記畧記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營祖顓頊而宗充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營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營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虞夏殷周各有制度禘郊祖宗之法豈能一：相符說者以周法樂之以為有虞氏當云郊祖顓頊營夏后氏當云郊祖顓頊其親與郊止配祭豈若祖宗之尊乎顓頊而宗充則祖宗皆非祖顓頊而宗充則專親而盡矣此據舜時而古國語所云郊充而宗舜者乃有虞後世繫行天子之禮也夏之宋高亦據後世言之一國之祀何其以服人心當為在時必求宋高可知也曰下而一國之祀何其以服人心當為在時必求宋高可知也曰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孔疏云祀器至敬不壇此言燔柴于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祭在地也按泰折當作泰圻古字如埽圻之類皆手与土通

謂之壇者土之墳圻方止中窪而墳圻周其外其形如坎故下用騂犢如親祀方明之類六宗皆遠少牢皆近坎壇特于首二句言之以祭其餘也泰昭言向明也壇即森壇坎即森此云壇少牢者蓋析禘之祭也雲漢之詩曰上帝實於下莫不宗是也延平周氏曰坎壇祭四方蓋禘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畜之類則祭于壇若水庸之類則祭于坎坎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廟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祀廟者所以歲祀主而統祭其近者不悉遠祀之也謂高祖之父與祖非文武之廟也王制三昭三穆與此正合王制大夫有太祖之廟此則無之者大夫不世爵其賢而世爵者得有祖考之廟也至若壇墀之制凡有精祈親廟皆有之金縢云為三壇同墀以告太王季文王是也去祧為壇者謂不得與于享嘗而得于享嘗而得于壇祭也但有廟者不以壇墀為重故畧之而曰一壇一墀然既遠之主必有太禋此不言者禘為大事非常祭也析禘之事雖不同于享嘗然亦歲所常有故因享嘗而並言之鄭氏曰既事則反其主于祧鬼亦在祧顧遠之于無事禘乃祭之其說甚正足補記者之闕此說亦非無據而妄說者但言之不詳不明如去壇為鬼自謂顯考而並祖考言之不違為祖又安得去其率畧概可見矣官師王考祭于廟則遠士之皇考亦祭于王考之廟可知故但曰顯考無廟鄭氏改頭為皇非也大夫士之無廟者雖不得祭亦皆有薦鄭氏鬼者薦而不祭是也為鬼者祧薦則未為鬼者更可知已蓋大夫士庶既為高曾齊衰豈得純無祭薦雖記者未詳可以情理推而知之也大夫士有廟則必有主左傳衛孔慆載詔于西圖其明証也鄭氏以為無主亦非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遭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曲礼自天子以至大夫皆祭五祀士喪礼記又言疾病禱于五祀則士亦得有五祀矣但天子諸侯不以五祀為重士不以五祀為常故王制惟言大夫祭五祀其實中霤門行戶竈人之故釐飲食無不依賴之者不得以貴賤差等之也若司

命泰厲原不在五祀之列而記者事合舉之謂之七祀耳周
禮大索伯之職止曰以血祭五祀而已其于司命則燂燎
之祀也泰厲無聞惟王制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
無主後者此即厲之祀也與門行之類自別至若諸侯無戶
室大夫并無甯者此謬說也戶室之祭庶人且上同于天子
諸侯大夫及不可同乎庶人不能脩禮或戶或室舉一祭焉
可也諸侯大夫苟不嫌于僭逼何為而廢其常祀必不然矣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應氏曰德厚曰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錫祭及于五所祭者遠也祭止于遠所重者正統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

為稷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帝警能序星辰以著衆亮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

死魚車鴻水而強死禹能修魚之功

賞均謂賞得其平不濫也刑法謂刑合于法不濫也動衆事
謂勞方也野死謂死于民間故以勤死爲野高所都也
高既受禪舜時巡行以觀民風故以勤死爲野高所都也
蘇亦可祀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官
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
去民之舊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正名百物謂宮室車服之類皆定其貴賤之名以明上下之

讀禮記畧記

朱朝瑛字康流畧記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方氏曰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言也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而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來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慕容氏曰先王以愛敬出于誠心不可以偽為也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之礼疏數之宜非出于人為故能盡祭之義黃氏曰雨露既濡萬物咸陽以生君子不忍殺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霜露既降萬物咸陰以死君子不敢殺生其親也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鄭注曰小言之則為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未于陰陽矣禘有樂而嘗無樂辨詳郊特牲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外神之交以義故心無所思而後可以交神內神之交以情故交于神者必極其所思也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親之於我一氣不以存而間存則誠存者則誠者不可得而忘又安得而弗敬弗敬則親與我隔矣犬馬皆有養萬物皆有事亦何以列乎此莫大之辱也思之思之誠不可以一息懈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鄉

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乎其敬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鄉之然後能饗者齊戒以神明其德與之相合而無間也孝子饗親一如聖人之饗帝終身弗復何愧歟之有說文云

勿州里所建族象柄有三持所以起民故遠稱勿蓋即下文趨以教之意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

如見親祀之志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

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小宛詩曰念昔先人毛傳曰先人文武也此亦以為文王之詩刺今思古詩意想當然耳此詩本刺幽王今本作宣王者誤也祭之明日鄭氏以為祭日也又從而思之謂祭之時思其居處笑語之類也祭之日無正祭祭而謂祭之時思其故饗之必樂思死者如不欲生故已至必哀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生事之以和喜與悵半死祭之以和樂與哀半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殷已祭于饋問曰

子之言祭濟、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漆、何也子曰濟、

者容也遠也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

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漆、之有乎及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

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郝氏曰薦薦薦爛之始責誠尚有重神道也及饋薦熟之後人事始盛詩曰獻爾交錯禮儀卒度是也又王祭對越故責質助祭殷奔故責容詩曰朋友攸攝以威儀是也漆、者修飾之意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

之

輔氏曰事有不豫物有不備則必有以動吾之心動吾之誠非虛中交神之道也

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

洞乎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

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為盡其信而信為盡其敬而敬為盡

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

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

退而立如將受命也微而退散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微而退無散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誦者即如弗勝之意鄭注曰固者執質陋也孔疏曰忘本者不思其親也按教者固之甚忘本者疏之甚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盥澗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

威儀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饒氏曰執玉奉盥以卑承尊之敬嚴威儀恪以上臨下之敬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于道也貴為其近于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霸本作伯即牧伯諸侯之長也霸自同冕以音與伯通而通立教自長則順以聽命故弟之至者可以長諸侯此近于霸之義也伯者所以輔王弟者所以輔孝自五霸之興失牧伯之道而霸遂與王分後世遂以霸為名春秋以前未有此也天子不有父則必有近于父而貴之者諸侯必有兄則必有近于兄而教之者先王之教因人心之所同以觀其會通而挈其典要天下豈有不定乎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郊之祭也養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若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牛尚耳鸞刀以剗取脾腎乃退燔黍稷而退散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

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主日而配以月就考之必有和也祭其闇者天未明而始事也祭其陽者日已出也以其朝乃闇者當日欲出之初及其未出而行之蓋用夏殷之中也日月之相配猶男女之相配不陽長短終始相巡日有別於男女上下有別於內外以端其位而陰陽之分定矣日月之有別於男女上下有別於內外以端其位而陰陽之長短終始相巡日出於東或交于西月生於西或交于東而陰陽之始相巡也北交動乎上月交應乎下莫不以日月為法所以致天下之和也長短相巡蓋言日月盈縮月有遲疾之不常以盈月遲則陽長而陰短月有縮月疾則陽短而陰長方氏謂陽常統陰常之者蓋主日月左旋之說要于相巡之意不合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

恭客氏曰報天尊祖所以致反始也齊明盛服致誠慎獨所以
 是以鬼神百物利用所以養人者不侈于有餘不屈于不
 足欲散各違其平所謂致慈于孝兄良弟節故有紀而不
 是以欲散各違其平所謂致慈于孝兄良弟節故有紀而不
 幼順君仁臣忠所謂致義也講信修睦所謂致讓也聽長惠

傳曰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魂鬼與鬼不可分也神之盛者為神而鬼必載氣以凝則鬼未嘗無氣以為神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也以為鬼也之生而致死之不仁也鬼與神合則仁与智合所以為教之至也鬼與神合故雖骨肉已斃陰為野土而其氣之發揚自有不滅者傳又曰用物精多則鬼鬼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此言氣之所以盛者乃用百物之精故神之靈由是以著義與傳同舊說以百物指人于義未協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黜鉶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繞加以鬱鬯以報鬼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鬼與神合此復分氣鬼為二端者既見其合則分之而愈以
令氣相感也鬼亦有氣以相感也故皆報之然氣主于虛故
報氣以虛鬼主于實故報鬼以實燔燎之祭以天道事之天
道資始故于報氣獨言反始實則二札皆教反始也飲食之
祭以人道事之人道敦仁故于報鬼獨言相愛實則二札皆
教相愛也報氣于上報鬼于下故曰上下用情嘗以此推之
後世之墓祭亦報鬼之類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_勿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象來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象來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_齊饗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方氏曰天子耕于南郊故冕用朱紘諸侯耕于東郊故冕用青紘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
牷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
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日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
至也

齊戒沐浴而朝之如臨祭之礼度并素服而巡之如聽祭報之礼凡以致其敬而已養性惟帝性在滌他性則繫于牢不必其滌也詳即特性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繡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

敬之至也
庾者佛換風吹其葉而拂換之也天子之公桑必獻繭于后后繅三盆手此其葉夫人記者之繅也朱綠玄黃染絲而織之也則十二章之服非繅而不成明矣周氏曰以婦功而責于夫人世婦則無不可者必卜而擇之蓋以為祭服不可不決于神明也陳氏曰躬桑不過期衣而受繭必以副禕者重蠶事之成也墓客氏曰躬耕親蠶一則以教民致力于農桑而豐衣食之原一則以為齊盛祭服而致事神之敬先王以所事神者教民故民之聽之也遠以所率民者奉神故神之饗之也易夫民神之主也先成民而後可以效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則安則久則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聽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進則銷樂盈而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鄭氏曰自此以下多言礼樂孝弟之事見礼樂孝弟為神明之德格先之本非標榜之文耳
曾子曰孝有三本親其次弗辱其次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先意承志則所云諭父母於道者非閑邪格非之謂也人非聖人不能無過父母于子常賴以補其遺失此父母之志也子能先意承志為之左右相導使其所行無一毫之或愆可謂孝且榮矣此君子之所謂孝也如云不能閑邪格非是自謙而顯親之不道恐非曾子之言且曾子之父固賢父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

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於親敢不敬乎

居處莊則不愧屋漏為志敬信勇之本故孝所最先戰陳非君子之先務然危我父息之際君子死生以之理不辱其父母之遺教也

亨執殯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

願然哉我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

養可敬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

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

履此者也義者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

順此生利自反此作

稱願然者國人稱揚之又願效之者然也孝者人之本行一
人行之而國人願之故不曰本行而曰本教教者事之以
也安者不貽父母之憂也揚子曰孝莫大于寧親是也卒者
始則如一也曰官敬不止于事君忠曰朋友信不止于居處莊
曰義則不止于官敬曰信則不止于朋友信曰強則不止于
于戰陳勇前以一事言故以居處莊為首此以全德言故以
仁為首五者備則和氣應而樂生五者失則暴行起而刑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

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

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念、不惑所生則此身生意常存于吾心自然旁皇流衍塞天地而橫四海苟一物不遂害由我作則吾身之生意有時而息置之不足以塞天地溥之不足以橫四海非孝之至矣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

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

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

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仁者之粟不必外求在下者盡其力在上者盡其職所得之

粟即為仁者之粟此之謂禮終言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終父

母之身未可為札之終必祭以札終已之身乃可謂札之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

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如爾之問

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

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

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

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

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

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因不虧其體而推及于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為全也則于春教月之憂蓋亦有深于傷足者也曾子測水

之慎將終身以之是數月而已乎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爵以詔德富以興教貴爵貴富皆貴德也孝弟為百行之本故貴德莫大乎貴親虞未始不貴爵至殷而建官始倍貴爵之道尤詳虞夏未始不貴富至殷而擇利履遺貴富之道尤切虞夏與商未嘗不貴親至周而繫以姓繼以食貴親之道尤備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

車後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

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

五十不為旬徒頌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復狩矣軍旅什伍同

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

巷放乎復狩修乎軍旅象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方氏曰朝廷者首善之地故曰發道路者人皆共由故曰行

州巷則委曲而無不善故曰至復狩則馳騁而無失和故曰

放軍旅則嚴厲而有所治故曰修按肩而不併執曲礼之言

肩隨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就云守死善道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

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

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風化之行自上而下故先王之教必先諸侯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

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

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者東行西

行者弗敢過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邾氏曰八十九十者東去則西來者弗敢過西去則東來者

弗敢過蓋引却道旁侯其過而後行也天子於人如此故言

百年者就見之蓋有諸侯待于竟而先見百年者乎按此言

先見非謂先諸侯而見謂諸侯皆迎謁于竟而後天子見之

百年者則不迎謁而天子反先見之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于族齒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

爵者

示順也

鄭注曰薦進也。鄭氏曰存諸長老謂諸長老之教誨成諸
宋廟謂天子爵人于廟人臣歸命歸于廟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

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

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陰陽天地之情即易之動靜開闔虛消息者是也。善教也
龜象也其吉凶之故皆不外此。周禮占人掌三龜以八筮
八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占此所謂龜也。占人以此
抱龜南面謂抱龜而南面與之儀也。云龜于西塾南首是
也。不敢專以尊天即天子讓德于天之實不伐以尊賢即士
庶人存諸長老之實舉天子士庶人而諸侯大夫已包舉于
其中矣。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

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真之也容

貌如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平靜以正如

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逆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

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

也。

葉氏曰若將及之故行必恐若將聽之故身必誦若將見之
故立必正陶者其氣和也逆者其志得也慤然于內而
言不違身者以其有應于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
有主于內而定而後為愛親之至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周道親：而人鬼不可而于神祇故右社稷何休注公羊傳
云質家右宗廟尚親：文家右社稷尚尊：謬說也。

讀禮記畧記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
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

盡祭之義

林陽之心人皆有之然能愛而不能敬則林然而動于中者
忽焉而忘之矣惟賢者能盡其心故能盡祭之義。鄭氏曰五
經謂五品經常之礼祭所以厚人倫也。鄭引吉凶軍賓嘉五
者恐未可據。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
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順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

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

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

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

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輔氏曰名號名言之名號言倫者百順之謂而已。鄭謂孝子
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內盡于己外順于道則仰不愧天俯不
忤人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求其為此故能盡祭之義。按明存
者謂此心可以質鬼神也不求其為此故能盡祭之義。按明存
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非無求也。但
非一己之私耳。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長：畢則祭養則

觀其順也表則觀其表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高者則養之義孝者必則養其心性使惟道是從于尊卑上下之間無一毫之乖悖是之謂孝方氏曰養觀其順者養志為上口餘為下祭觀其敬而時者敬以交于神明時以即其疏教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

玉女與寡人共有敬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

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

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

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外助者百執事皆是也而夫婦為重內助者雞鳴警戒以成君德皆是也而祭為重故曰求助之本菹有葵藿不必水草醢有魚醢不必陸產而菹言水醢言陸者從其多者稱之也昆蟲者羽毛鱗介之總稱言華蟲儒行言驚蟲皆鳥獸也菹醢性蓋皆陰陽之物至于昆蟲草木而陰陽之物于是大備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

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

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

謂敬敬盡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

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

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著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

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

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

齊之定之之謂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方氏曰東南陽地耕為陽事北者陰地蠶為陰事而南為盛陽天子耕為東為少陽諸侯耕為鄭注曰夫人不蠶于西郊婦人少變也劉伯溫曰君子所以為德恭敬而已恭敬不

可須更離若非有恭敬則不齊而邪物無防者欲無止其不

汎于小人者鮮矣豈所以語君子乎大抵記札之言純敬相

雜讀者辨之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大

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瓊裸尸太宗執璋瓊亞裸及迎牲君

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宋婦執盞從夫人薦沚水君執鸞刀羞

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鄭氏曰純絲也純冕即論語冠冕今純是也鄭作緇非孔氏

曰周札益齊說酌故益齊謂之沚鄭特牲祭齊加明水故連

言沚水接副禕者后服今云夫人副禕者上公有賜采則夫

人亦得有副禕要非諸侯之通札也既云夫人副禕則東房副

則亞裸當屬夫人周札內宰之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

是也今云大宋執璋瓊亞裸者后之裸獻性釋送而已不親

執爵故大宋伯執之以裸尸而內宰贊其事也宿札不不言

周札大宋伯之職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揖而荐豆遷徹不言

以特典為常事蓋亦起于後世觀此見而知其非古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見而搖干率其羣臣以樂
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
見而搖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執干戚就舞位所以率羣臣非與羣臣共舞也與天下樂之
也竟內樂之由平日所致廟中者天下之象也境內之象
也內外入安人情休暢則凡在廟中者自然樂意相浹不知
足之蹈之舞之不然人懷愁悵神志思惘雖有干戚何
樂之有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饋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
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于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

與志進退志輕則志輕志重則志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
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
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獻重標貴氣是也聲重升歌貴人教也舞重武宿夜貴受命
之始事也宿與前宿夫人之宿同也戒也周語曰王以二月
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鐘之下宮布
戒于牧之野故謂之厲厲以厲六師也當時夜陳牧野士率
歌舞也而戒厲之故名其舞曰武宿夜後推其意以作大武而
猶存其故名也增君子之志非增益之蓋發揚昭著之義內自
盡若耕籍巡牲標獻總于之類必身致其誠敬也義始備
日為本如福者備也內盡于已外順于道之說其義始備
夫祭有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
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

術也可以觀政矣

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
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
百官進徹之止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
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
者竟內之象也

方氏曰百官猶祭法之稱官師皆謂中下之士由君而下皆
言起獨即言謖者謖有遠義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儀札皆言
尸謖以此施惠之道不止于餼特由餼見之故曰象四簋之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

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
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
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
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
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
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
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
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
也已

順以倫謂內盡于己外順于道無所不順之為倫也順為教
本尊君孝親皆順道而孝者尤順之教也孝主宗廟而兼言
杜所杜授之傳之先世也蓋道端義不遇一順：孝者人
而教之道為至順也尊君先孝親祭誠大矣之本所由立

夫祭有十倫鳥見事鬼神之道鳥見君臣之義鳥見父子之倫
鳥見貴賤之等鳥見親疎之殺鳥見爵賞之施鳥見夫婦之別
鳥見政事之均鳥見長幼之序鳥見上下之際鳥見此之謂十倫
鋪道設同凡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于有故詔祝則在室中為祊則在門外
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室中為祊則在門外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
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是故不
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
事之所以明于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葉氏曰尸取于異親則嫌于不親取于己子則疑于無別故
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於人倫明矣鄭
注曰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
札孔疏曰特牲少牢尸皆在室之與無北面事尸者郊特牲
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是天子諸侯之祭當朝事則有北面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
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疏言上公九獻至醑尸尸飲五若侯伯七獻至醑尸尸飲三
于男五獻至醑尸尸飲一者是也少牢饋食前無飲酒之札
則侯伯子男饋食或飲一者是其朝踐則侯伯有而子男無
之蓋即裸獻為朝獻祭之而不飲與其朝踐則侯伯有而子男無
食各一是有主人無主婦也恐未必然如謂侯伯之獻朝踐饋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
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
疏之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
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
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于太廟示不敢專以明父祖之尊也
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有歸美必明父祖之賢也明于父祖
之尊則天下之所敬明乎父祖之賢則天下之所遵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受之
執饔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
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不相襲處即上執校執饔執醴執足之類雖夫婦授受亦然
則他人益可知也酢謂主人自酢不襲主婦之爵也少牢札尸
札主人更爵酌酢謂主人自酢不襲主婦之爵也少牢札尸
酢主婦易爵則尸酢夫人亦易爵可知特牲尸酢不言易爵
者其文畧也鄭氏以為士妻避大夫內子豈夫婦不襲爵而
他人及襲爵其為乎其為說明矣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

後祖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
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祖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
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貴人少而賤人多貴者肉薄而賤者肉厚以少者取厚者則
有餘故曰重以多者取薄者則不足故曰虛不重不虛則均
矣此承前貴于後言之以見周法之善于殷也惠均之政如
田里樹畜因民所利者是也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
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異輝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

足以見之仁是以與之界之為吉與也能以其餘界其下者也
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
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界之
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輝未詳鄭氏云即考工輝人輝礪皮革之官也翟者掌守樂
器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至周乃使墨者守門故至賤上
已言惠均此以至尊界至賤乃益盡惠下之道如發政施仁
必先經寡孤獨是也此上下之際所以異于政事之均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杓夏祭曰棗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杓棗陽
義也嘗烝陰義也棗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

杓嘗

四時之祭名義以詳正制以杓為時祭蓋相沿之誤也葉氏
曰言其盛止及杓嘗不及杓燕者陽達于春物方蠢動陰終
于冬物已退藏也

古者於杓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
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
弗敢草也

傳曰嘗以春夏刑以秋冬然祭有十倫爵賞之施惠下之政
則有之誅罰非所宜也于嘗之時而發秋政雖曰順時要于
祭為大澤之義已相乖違故必以賞先之刑附賞以行秋之
陰附陽以行也爵服顯名也故屬陽田邑厚實也故屬陰月
金孟秋毋以行也割地出幣蓋言其常非所論于嘗祭之日也

故曰杓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
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大義
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
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
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于其義而求
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明其義者明其陽盛陰盛因時致思之義也能其事者能其
祖豆駿奔之事也不全者道不備也濟志謂行其志志者謂
感時懷德之志感時而致思者深厚則其順時而備物者必
章盛也竟內之子孫謂萬民之子孫莫敢不敬謂感於上之

祭而皆敬其祖宗也民皆敬其祖宗則敦本而重祀法此
掃書之義所以為治國之本方氏曰使民如承大祭以其敬
也祭而不敬使民可知故不足以為民父母

大鼎有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
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
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

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
而銘必于鼎也傳言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為此亦其所當為
而已

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
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

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
其所稱又美其所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
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郝氏曰所稱謂先祖也所為謂子孫之為銘者仁足以與之
謂仁孝之志能以美名歸先祖也利謂上下皆得勿伐謂稱
不誣實

故衛孔惺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
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
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舊欲作

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
予女銘若纂乃考服

公未詳何公鄭氏以為莊公非也按左傳哀公十五年冬則
魯得國十六年六月飲孔惺酒而述之安得有六月假廟賜
銘勅鼎之事孔氏以為命後即遂是何足取而記者述之以
為古君子之札乎且惺以父于相夷使孔惺于是而有勲
績所賜明矣但莊叔成叔之事皆不見于傳或遠之耳
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惺之鼎
銘也

方氏曰銘于彝取夫崇德有常而不變銘于鼎取夫德日新
而不窮必于祭之器與周禮司勲凡有功者祭于大燕同
義矣亦有銘止于鼎銘者舉重以諒之也

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
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
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
恥也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
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
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
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成康之賜周公者鄭也此言鄭杜言序曰春籍田而祈至
大郊而祈穀則此言鄭杜言序曰春籍田而祈至
稷是祈穀之祭也鄭杜言序曰春籍田而祈至
其祖之祭也鄭杜言序曰春籍田而祈至
與郊祀之祭也鄭杜言序曰春籍田而祈至
知重祭之祭也鄭杜言序曰春籍田而祈至
威八佾之祭也鄭杜言序曰春籍田而祈至
詳見明堂位

讀禮記畧記

經解

朱朝瑛說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
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
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
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
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
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經解

詩教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
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
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
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
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
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
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
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天好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

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明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我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上言入其國其教可知蓋言天子新民之事此言天子者蓋

言天子明德之事也蓋言天子之德如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聖之序如執教也仁之序如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聖之序如執教也仁之序如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

井田之類其法直一故曰御除害如抑洪水之類此事理之宜故曰義者言其利用也霸王已詳祭義篇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

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君子之於禮也本于至誠故因時制宜職微不與凡輕重曲直方圓之不齊者必皆各得其當無或偏徇苟其僞托于禮者雖有深情厚貌可以悅人而大中之道而詭遇之

術窮故曰不可誣以姦詐至若一時稍有識者已知其必誤達素名教而崇浮誕非不名重一時稍有識者已知其必誤天下美是又不足以言姦詐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賁賤有位以處室

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下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吳氏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按隆禮自能由禮雖有變通亦必謂之有方不隆必不能由雖多矯飾亦必謂之無方故札者敬讓之道敬讓者隆禮之實意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

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

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

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

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

始若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先王制禮化成于桃矢故以昏姻之禮著其終後世廢札亂

生于枉席故以昏姻之禮著其始徙善遠罪而不知正姦詐之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之徙善遠罪而不知正姦詐

之所敗也因其所敗而為之別之序之此教化所以為微也喪祭聘覲亦若是矣

讀禮記畧記

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

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

一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方氏曰夫札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故曰民所由生札為大焉其時皆有以節之也尊敬然者言執札之嚴如此也其會謂札之統會即謂札之節目君臣父子兄弟此札之統會也

自君臣推之則有上下長幼自男女父子兄弟推之則有昏姻疏數之交此札之節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脩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

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不廢會節則事有本矣漢氏曰事者實事愛敬之本也治其文所以繼其實而達之也吳氏曰君子之于民教之以會節嗣之以儀文皆施于生人者也生人之札畧脩則教之事死如事生焉葉氏曰君子持身以儉則用財有節而不重飲家給人是民不迫窶其行札也易富而後可教也按即安其居當与序宗族相承為義以祀札序宗族使不素即以宗法收

宗族使不散也如舊說則与早宮室以利民義似相失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怠荒教慢國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

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國民是盡固者語詞言其平日盡民之財力者固然矣又為非常之舉動衆以伐人也午者一縱一橫之謂猶漢書之言旁午蠶午也有道者有國也求當欲者求其得以當所欲也伐有國以求所欲則欲必不可得故曰不以其所得言上所言謂醜衣服早宮室之類下所言謂好實無厭淫德不倦之類也

孔子待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國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

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

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

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

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孔子對曰古人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

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

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

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親之也者親之也言親愛之道未有不身親其事者也身親其事所以與敬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

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

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

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

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教物賦足以振之國賦足以

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案氏曰君共榮盛夫人共榮服則內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事天地故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

則言順故出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足以立上下之教禮之始也刑于寡妻及其至也以御于邦故禮為政之本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

之主也敬不敬與乎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

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

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止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

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

如此則國家順矣

百姓與君貴賤雖異亦皆有身亦皆有其妻子故曰三者百

姓之象愾愾氣也左傳敬王所愾是也君能自敬而推之以

敬百姓則凡政事之類墮者無不修舉物賦以振國賦以興勃然憤發之氣遠矣天下矣大王過狄難而不較惟自強于為善蓋用此道也如此自敬以敬百姓則百姓亦自敬以敬其上故國家順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

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

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

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

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

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

曰不過乎物

君子不徒以自慎為敬身而以立極于民為敬身不徒以不

傷其親為成親而以成親之名于天下為成親蓋君子敬身

之道若是其大也而不能有其身非謂傷之者至也天子以天

下為一統不能愛人即不能有其身也安土者厚德載物之

謂不有其天下一統之身則不能順天而時行故不能樂天

不安其萬物資生之德則不能順天而時行故不能樂天

不能樂天則天之所與我者有所虧闕而不全故不能成其

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不遇乎物者不遇乎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遇

與我者萬物皆備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遇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

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父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

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吳氏曰日月相從姑指人所共見者而言不已之一事耳下三者皆言天道不已之妙按不問其久即易所云繼之者善也無為而物成即易所云藏諸用富有之謂大業也已成而明即易所云顯諸仁日新之謂盛德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于志之心也孔子莞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真氏曰張子作西銘明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之道大畧謂蘇受歸全踐形惟肖是即仁人孝子不過乎物之義也孝之至即為仁非有二義此辭于成身之義最為親切方氏之說尚未及此

讀禮記畧記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于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偏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逸子曰給奪慈仁

敬主于內而不中禮則外不足于威儀故謂之野恭主于外而不中禮則內不足于酬應故謂之給勇者銳進而不中禮則陵節難施而不順故謂之逸與逆者瑕瑜不掩人所易見給者貌厚情深而難知故獨著之曰給奪慈仁以其類慈仁也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于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

禮所以制中也

慈仁者所以自善即所以長人而得中者為難于張外驚則克己之意過而不中于夏謹守則乏濟人之功不及而中中也子產庶幾近之又無過與不及故君子之為仁復禮而已先云禮乎又云禮者低徊贊歎而致其決猶後云古之人與古之人也之類歎人深思而得之也傳稱子產從政國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夫子不許其能教者以未能顧惡全好化成于國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顧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

所以仁廣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領者統攝之意慮者氣有之偏過不及是也
過者不及者皆統攝之意慮者氣有之偏過不及是也
可以企及者皆統攝之意慮者氣有之偏過不及是也
賓客皆得全其敬孝者得全其孝孝者得全其孝
後者親厚是仁為本而禮者實所以行仁也
之要而郊社禘嘗禮所尤重蓋天下之人心無不
始者故治天下之道莫大乎報本反始而報本反始之義莫
大乎郊社禘嘗人皆明乎郊社之禮則敬天地而安命明乎
嘗禘之義則敬祖宗而守身故治國如指諸掌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
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
鬼神得其饗養紀得其表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
如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宮室得度謂者儉有定制量鼎得象謂大小有成法味得其
時謂食之以時如王制所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耕于市
也車得其式如考工記所云國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
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繼者如附也畧舉其切近重大者以概
其餘故結之以凡衆之動得其宜方氏之說量鼎太瑣非其
本義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
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倕倕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

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
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
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
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養紀失其
表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如於身而錯於前凡衆
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禮無定體即事之法以為禮故禮時為大且次之不協于人
情不和于土俗則事不可治事不可治即不足以為禮如學
古者不揆其大義所在泥古人之瑣節以繩今人亦未可以
為禮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

此矣雖在獻酬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
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簫序興陳其薦
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
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撤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禮矣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
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猶有九焉謂所可知者猶有九事即前所言仁鬼神昭穆
之類也一也二也三也四也五也六也七也八也九也
七也食八也饗九也而饗禮之中則有所謂大饗者其禮蓋
有四焉此尤可以觀仁也天子饗諸侯一也養老二也諸侯
相饗三也諸侯養老四也人皆知天子饗諸侯與諸侯自相
饗之禮之重不知養老之禮與之並重也苟知此四者之並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
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股
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
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

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窮謂不能行禮也達不達以制度言不達于樂謂不達于綴
兆羽籥之制也達于人凡筦外降酌獻酬酢之制也人不見之
素不達于禮謂不達于凡筦外降酌獻酬酢之制也人不見之
其制則以為不能禮而謂之偏酌者言無以制中也變為
典樂之官專守一職故達于樂不達于禮此名謂偏之名也
聖言古之人者見古之人情深文明精于樂者必通于禮不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以之室則有
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
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
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
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
矣

君子為札不必于几筵升降酌獻酬酢又豈必于室之奧
席之上下車之左右與夫行之隨立之序哉古人之為此者
非徒從事于文為也蓋有大義存焉故曰古之義也義者即
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內外之辨也苟得其辨異之義即未嘗
制札不得謂之偏矣由是推之苟得其統同之義即不必制
樂亦不得謂之素也昭若發矇言明于礼樂之大義也

讀禮記畧記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之父母矣
禮樂之原即志是也五至三無不越一志致之行之則被于天下苟有一念之疚即以召四方之敗故君子有不善未嘗復行則四方之霧無由而啟所以為民之父母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

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

曰五至既聞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

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之不

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善學詩者為民父母之義不獨在洞酌一詩也志之所向有定則善惡明而凡詩之美刺皆可以助發其情故志至則詩亦至詩之所美者皆禮也所刺者皆非禮也與于詩者立于禮故詩至而禮亦至禮之所宜即樂之所和立於禮者成於

樂故禮至而樂亦至知進必知其退知得必知其喪知存必知其亡故樂至而哀亦至哀樂相生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其義善精微其道甚廣大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志氣已塞乎天地矣天下後世奉之以為法而君子守之以為志氣故其為樂也無聲其為禮也無體其為喪也無服此所謂禮樂之原其義亦性發之于詩夙夜其命宥密匍匐救之哀卹之威儀逮之不違恭敬之極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哀卹之周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

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

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逮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

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

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止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

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教之

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三無之義詩不盡言不盡意君子之服習之猶有五種詩詞以興起其志五種之詞不遇反覆咏嘆使人深長思之非有次序可分別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

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

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齊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

無非教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為周之翰四方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
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此三代之德也地其文德
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于夏歷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
承乎

清明者即奉三無私之義如神者感而遂通也有開必先者
天地之休徵即此如神之志氣為之兆也天降時雨不崇朝
而遍天下其始不過起於膚寸之間而已故與王業者必先
以賢佐得賢佐者必先以令聞致令聞者必先以文德通而
題之王業之興未有先見於文德獨言太王者太王之業
成于數世之後而太王之氣志行于數世之前故周之王業
獨盛于三代也舉周而三代在其中矣三王之志不可見而
見于詩故學者欲詹其志性于詩焉得之

讀禮記畧記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
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人之性無不足其有不足者物欲敗之也禮以坊德者坊其
寂滅為高放曠為遠也淫者禮所不能禁故以禮濟之窮
欲者淫之始刑所未及也如故以命歲刑之用福善禍淫者天
之命也詩曰敬之敬之天之維顯思命不易哉此命以坊欲之
義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國禮者因人之情而為
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

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止

橫與孟子吾何慊之慊同鄭注曰慊恨不滿之貌葉氏曰札
之所制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為者以人道之大欲存焉而已
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
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

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好樂者雖未必能樂其志在于安貧好禮者雖未必能合札
其志在于守法若是則人民雖衆而各適其分天下其幾
於治矣貧亂正好樂好禮之反荼毒正天下其幾之反札法
之行自貴者始而後賤者不敢不服故家國之制所以坊民
諸侯猶畔則民愈可知已詩云以下皆記者引証民畔之意
後做此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

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于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尚猶患之言意其晦昧而不明也鳥猶患不明而求明況以君臣之大分可迷惑而不明乎此引詩之意也同姓不同車謂先王先公子孫貴賤不甚相遠故不可無以別之非有所疑忌而然也鄭注曰僕右僕左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孔疏曰僕右朝服者曲禮束路馬必朝服是也左傳在軍同服者春秋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旅公羊成二年遂丑父為齊頃公車右衣服與頃公相似是也

于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止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于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止于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于云利祿先死者而後存者則民不肖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猶肖死而號無告

方氏曰死止皆謂為國事者利祿之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札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之類是也

于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方氏曰言祿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

于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方氏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威天之所為未嘗不以民也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故下亦天其上也

于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止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于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鄭注釋獲為札蓋言決之卜筮則非自我作合揆之于札庶無咎責引此以明不爭無咎之意義差相近若因詩作於春秋本義失詩釋文云韓詩作履記者蓋本韓詩以取義鄭氏因而解之詩箋自從毛詩不可得而同也引文王有聲之詩以為讓善之証亦猶祭義云不敢專以尊天不伐以尊賢義類固相通也

于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足惟良顯哉于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耐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葉氏曰親之止也三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以思其孝
書言雍此言謹皆和樂之意也按此引論語為証則所稱子
云必非孔子之言蓋七十子之門人述其師訓而為此記故
故據經典不無流傳之異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
兄弟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來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
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
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方氏曰此札言父子不同席言所坐之席位言所立之位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欺君子以
此坊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
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
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

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
食焉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葉氏曰祭器所以事神於賓客用之亦以神事之也故大饗
諸侯同於五帝少之為貴以其內心也故不以菲廢禮
之為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沒禮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
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
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
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飲
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
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惰也子云民之卒事也吾從周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亮而不墜者

荀子曰喪札之九動而遠遂則死則厭則忌則不敬
故動而遠者所以遠敬也方氏曰弔于壙即殯也所云
而平是也子云家即所謂及哭而平是也所云不墜者
之意則一也然而民至於死則其事盡于此矣況周者以
於家為事盡故也殯又曰及而平為失之矣此謂事盡也
邾氏曰亮而不墜謂不惰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宿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
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

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引春秋意不重弑君但以証未沒喪不稱君其或稱君者必踰年雖遷變而不可假借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

卜之日稱二君

却氏曰不貳謂純心不貳也君子既事其君不敢更謀他仕唯當筮仕之初卜以決疑則稱二君擇所事也不然則否鄭以二為副貳繫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

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

君適其臣升自作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

獻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饋獻不及車馬不以授人亦不受於人也曲禮三賜不及車馬雖君之賜亦不敢受其餘益可知已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

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

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猶有貴祿而賤行

札先幣帛言以幣帛為先即下兩云無幣不相見也先事謂行札後祿謂不敢自獻其身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言無故之獲不可恃必盡人力以副天意不然雖得利亦失故象曰未富記者會意而易以凶字雖非經之正義要亦不甚相遠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歛穧伊寡婦

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朱荊采芣無以下林詩以不盡物之利喻君子不獨人之忠以全夫婦之交也故記者引以相証左傳引此則為節取之義鄭氏本之以釋經然觀卒章云既詒我肄則此記之義為正張氏曰坐羊坐犬如春秋文十二年傳襄糧坐甲之坐張而不散之意不坐羊犬猶言伐木之家不畜牛羊凡此皆不盡利之事也

子云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

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

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私取妻

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

自此以下皆言男女之坊蓋男女者人之大欲人所易犯故言之獨詳輔氏曰不曰綱而曰紀者紀之事衆也札器曰君之行札也氣之紀也紀散則衆亂

子云取妻不取同性以厚別也故賈妻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

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

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大饗夫人之禮大抵使人執爵以獻已惟得送而已故曰男女不交爵雖同姓亦然此陽侯以前之禮也孔氏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持恐未必然周札內宰職云凡賓客之標獻瑞爵皆贊注云主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王以鬱鬯札之

后以瑤貴亞獻則夫人之獻不獨在同姓矣

于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发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
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
德

于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

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

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

猶淫泆而亂於族

于云婚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見壻忘事之遠也以

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方氏曰昏礼父母或女子母違命母違官事故曰忘事之遠
也不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讀禮記畧記

表記

于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隱而顯承上文歸乎之歎是隱者謂隱居也君子隱居獨處
而德輝自足以動人故曰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
而信皆德輝之發自然而不掩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

足畏也色足悻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藍田呂氏曰曾子云所貴乎道者三容貌詞氣顏色而已
義云云礼義之始在於正容辭齊顏色順辭令此三者修身
之要也所以修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引書以明敬
言之意而貌與言可知已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楊襲之不相因有二義君在則盡飾弔則不盡飾其不相因
也礼有吉凶不可相瀆也礼盛者克其服礼不盛則服不克
其不相因也礼有輕重不可相瀆也詳見前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捨恭以遠恥

捨如易困卦剝捨之捨言至誠所感無往不通雖得而捨抑
之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

不終日

莊敬日強者操存密則神明內固而志不懈也如不終日者
嗜欲煩擾不能頃刻自安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敢也

方氏曰玉藻言將適公所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于鬼神言齊戒于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在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有辭以相接有禮以相見非徒責其文已也辨其誠敬

初筮再三瀆瀆則不告與不專一之分即誠敬與不誠敬之辨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方氏曰仁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報者禮也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

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肯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論語言以直報怨者私怨也此言以怨報怨者公怨也如管

德之語以直報怨此老于之學夫子與之以仁者所云寬身

之仁亦猶言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為君子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

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

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

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

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曰異情則無情偽之異但有安勉之異耳未可知也謂其仁

之未出於安勉而勉於勉然未可知也為仁而勉於勉者有

子之諱昭公而勉於勉然未可知也為仁而勉於勉者有

安仁者所謂利者義之和不待擬議者也利仁者所謂義之

仁者仁之全辭也故有故曰道者求仁之道也故為期而後

仁之為辭人生而固有故曰道者求仁之道也故為期而後

故曰義也分而言之則仁主于親義主于尊合而言之

則仁義皆道也左右相須而義以成仁仁者強仁者以

功罪自考而勉於勉然未可知也為仁而勉於勉者有

如也存神過化上下為仁是謂考道呂氏曰至道者不可以有

法不言之制即謹度可以與天地同流故曰以義起不悖于道矣

故曰無失按此之義非謂五霸已詳於義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惛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

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昭厥孫謀以燕翼

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者渾然至善而有數者以行仁之所宜有長短小大之仁

詩以明不遇時者之所為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

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馬氏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而云舉莫能勝行莫能致何也仁之道自其本而言仁在我者也我者易以勉自其末而言仁在人也而為仁者難矣按仁有數而以多者為至義有長短大之材分而責之不求備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好仁者人有同心引詩而贊之見好仁者往如此也如此語氣直貫至末凡人不仁之則已既好仁之力雖疲而志自勇中道而廢言力疲也忘老忘年言忘勇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

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

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

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

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邾氏曰仁道雖大皆人可欲之理人自失之欲仁、至吾未見力不足者故仁者期無過不失所以好而己易辭猶言免也恭儉情三者故仁者敬讓之心以行所以辭過之也按恭者不侮人故近者本敬讓之心以行所以辭過之也按恭者不侮人故近者本敬讓之心以行所以辭過之也按恭者不侮人故近者本敬讓之心以行所以辭過之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遠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哀敬不辱第以色言不及辭與德行然非德行先積不能隨事而發見于色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菜盛拒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疵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

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後仁信讓以求後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後者安分自盡之義得之自是不得自是猶此也幸而得君自此小心以行其志不幸而不得君亦自此小心以盡其進天命有後遠而我無所改易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民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虛情過行弗率以求虛厚彰人之善以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後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便人

身後之名尚恥其浮于行況其生前者乎后稷之教稼穡萬世之功也然不自以為功謂獻酬之勞較之隨山刊木則甚便易也故自謂便人

子云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

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神尊而不親

俗言尊親之難兼以明仁道之難成也推之氣化則水弱火烈土近天遠皆得其偏焉此即天地之大猶有憾之意鄭注曰命謂四時教令鬼神謂四時祭祀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敬意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敬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敬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此言仁道之至雖三代之政猶有未盡其後世不免于流敝也君子之為仁豈可以自大其事自尚其功乎殷周非尊命也然尊命為三代之所同而尊神尊禮則殷周所加詳焉故舉其獨詳者而言之也所同而尊神尊禮則殷周所加詳焉故舉其獨詳者而言之也所同而尊神尊禮則殷周所加詳焉故舉其獨詳者而言之也

子曰夏道未潰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潰
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潰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
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敬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
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
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
民如父母有憐但之愛有忠利之教尊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
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威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
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刊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
能如此乎

夏尊命而辭令未煩且先賞後罰是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也
殷人先鬼後禮治人之禮未煩而先罰後賞未免求備於民也
矣強民即強治之意周人尊禮事神之日雖一日也而治人
之事已無所不用其極矣此言為仁之道近古而與虞同若
殷之止於愚朴而已未嘗有怨於民故其道近古而與虞同若
殷之不靜無恥周之利巧而賊則不勝其敬蓋虞夏以質勝
殷周以文勝質之敬少而文之敬多也勢會所趨不得不然作
始者亦無可如何而君子法古必擇其至善則虞帝尚矣孔
子刪書斷自虞始蓋以此與堯舜之德化無所不被獨舉君子而
及小人者其小人皆有君子之風此所以不可及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猗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
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

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不以大言受小祿如子思辭鼎肉孟子辭萬鍾皆是用之不
能盡其言則祿雖大猶小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
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
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調本作諄音怡義同爾雅曰諄諄也注引左氏哀十七年傳
諄諄之諄謂若交淺言深之意諄諄又改諄為諄從人音陷諄
可後知已字義不明至於謂忠為諄又改諄為諄從人音陷諄
三公四輔也獻其可替其否故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自出故正百官大臣牧伯也諸侯蕃衛所自出故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

瑕何通引書之意若曰心乎愛君何不以相告語蓋中心藏
之而不敢忘將俟間而言之不欲陳其過于外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
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遷而不出竟則利
祿人也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
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復其事則亂

也故君子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呂氏曰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難退則亂亂于賢不肖者也不可使於亂理義者處其位而不獲其事則亂于名實者也得志者合其素志否者不合其素志也葉氏曰得志而慎慮所以畏命不得而執慮所以畏義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為

君

郝氏曰臣有逆命謂君命或不順臣不得阿諛順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

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

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

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

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餗

行有枝葉謂實行多于空言也辭有枝葉謂空言多于實行也淡以成者信而不為苟悅此交之所以可以甘以壞者苟悅而不以信此交之所以難保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

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筮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已怨國風曰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呂氏曰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之大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危國必亡家之本此忠信所以及其身也鄭氏詩箋曰反後也謂復踐其言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窺竊之盜也與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方氏曰情疎而貌親惟恐人之見其情也何異穿窬之盜按巧言令色鮮矣仁者是離情而為巧也此言情欲信辭欲巧者是根情而為巧也離情而為巧則巧也此言情欲信辭欲巧則巧而無害于道蓋過之不幸或信而不信而亂德根情而為巧則委蛇故欲其詞之巧者大子有為之言即易所謂納約自牖之謂也若孟好貨好色之論可謂巧矣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古人言同而旨異者多矣又何疑于辭巧之語哉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

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剝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卜曰牲止言卜而已而曰無非卜筮之用者周禮祭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蓋卜筮兼用而以卜為主也祭義曰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地此即不以私褻事上帝之意也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地此即大事有時日謂若郊必用至後之享社必用仲春之甲以卜筮之若小事則不拘何時何日之享社必用仲春之甲以卜也二字衍文言不違龜筮而百姓怨者書云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鬼也方氏曰違龜筮而百姓怨者書云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鬼

神依人而行故鬼神有害則百姓之有悲亦可知已卜筮不相與與外事用則內事用系俱詳曲也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

此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富謂祿也呂氏曰后稷之祀無非誠信故受祿易其祀也求無罪悔而已是其辭恭其欲儉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

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慶大廟

天子無筮不以筮為主也諸侯有守筮則有時以筮為主也天子道以筮者道與導同欲卜則導之以筮即所謂先筮而後卜也非其國不以筮者諸侯受封于天子苟欲違國非其國之境內不敢越所守而筮之也其有先寢室欲改易者亦必卜之至所以慶大廟之地雖天子不卜蓋鬼神依人官室而吉則大廟之吉可知故不卜也于寢室言諸侯卜則舉

其輕者以樂重者也于太廟言天子不卜則舉其重者以樂輕者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

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用祭器敬賓客也賓客之數尚如神明况君長乎呂氏曰不廢日月謂歲之朝覲也常期也不違龜筮如欲見其君長及有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方氏曰上不瀆于民不為民所瀆也下不褻于上不為上所褻也

讀禮記畧記

緇衣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謂易事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所謂易知也上恕而下畏故刑不煩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

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

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

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誨之則民有孫

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有民有

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得其所令從其所行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遷焉蓋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以仁遠謂與於仁而無阻難也蓋必盡仁鄭注曰言非其本質盡能仁也蓋由禹之教化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導仁以

子愛百姓民致行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子

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故大人不倡游言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

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

爾雅曰格較直也詩曰有覺德行又有覺其植覺與較音相通也故毛傳訓覺為直此曰有格與較義相通也則較當訓為直明矣直者言無詐偽也如綸如綽言王者倡之則以游言言不可行不慮其終也行不可言不稽其敬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

其所敬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而威儀大雅

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徒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語曰宮中好高簪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大袖四方金匹帛故君子欲齊民之風俗不可不于衣服儀容加之意也行歸于周謂亂離播棄之餘老成之在野者猶有典型故望其歸周作民表帥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

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章善彈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陸氏曰可述而志謂先後如一方氏曰章善以示之惡者貳其不若則患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患者知恥上之用

心厚矣民其有携戴之情乎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

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

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

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邦

章好慎惡即章善彈惡之意表厥宅里是章好也樹之風教所謂民俗也珠厥井疆是慎惡也俾克畏慕所為御民淫也儀度也詩我儀圖之是也為臣者度其所行不以虛辭為重吾力所及者任之不及者不援吾心所知者陳之不知者不煩則下無不舉之職無不信之言而君無聽察之勞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故上不可以棄刑而輕爵祿諺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

迪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

治而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適臣不可不

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

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

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曰敬曰慎皆有選擇意大臣遠臣無非賢者故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大臣遠臣既賢則遠臣必皆效之故母以內圖外不然雷同附和以成其奸蓋下于相傾相軋之禍哉顧命數語今逸周書蔡公解謀父疾告穆王之詞正与此同則葉公

當為祭公其文誥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
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
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不親非不用之但不能信從其教曰其所賢則不知賢之矣
然憚其嚴正而不親曰其所賤則不知賤之矣然喜其便佞
而信之君不親賢則民失其所親強以賢者之教之徒
煩無益耳引詩書以見人有行德之良心無親賢之實意也
聖謂聖人由後也謂後其道既見聖不克由聖即不親所賢
之意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蔽也夫
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

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閉於人言為上人所謂遠不能自伸則在所蔽也有鄙心言
有鄙詐之心易為訛鄭注曰慢之則分崩志叛君無所尊
亦如溺矣徐氏曰慎之維何舟而不游所以慎其溺于水也
發必當理所以慎其溺于口仁有義正所以慎其溺于民也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允命

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裘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

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

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

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

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

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林以助心林病則心亦不寧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以
助君民困則君亦不保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

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

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志者物格所以立名者物格所以成書曰庶言同則釋此脫
則釋二字宜補入師虞者即多聞多志之義釋者深思以求
其至當即精知之義也詩之儀一即所謂言有物行有格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

有方是故適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小人之朋黨牢不可破亦若有鄉有方矣然小人亦以正為
名而實出于不正名實相悖好惡不明則不得謂之有鄉有
方也故近者惑而遠者疑之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

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重絕富貴必曰恐其無所顧惜將益肆毒于其正也易曰見
惡人先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富貴之為惡也有力君子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示我周行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
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說文云敬慎也周札悛舞注云析繒為舞飾蓋取殘瑣之義故謂之敝衣既成則此後加敝以者緣不見其絨為衣敝者皆言其成也言不敢而避隱之可訾也言成而不改行成而不明此即珠費辭余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飾言者不可行故莊列之道術不可以為治飾行者不可言故桓文之仁義不可以為訓言不飾故寡行不飾故成其信以此治己即以此治民凡民之美惡大小皆驗其實言實行而無取于虛文則美者不得飾而大之惡者不得飾而小之也引白圭之詩以証寡言引車攻之詩以証成其信引君奭以証治民之效極于格天而受命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兇命曰爵

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讀禮記畧記

奔喪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黃氏曰君子不以私害公故親之生也勞于王事則有不遑將父母之懷及其歿也拘于公事則有未得奔喪之札然其行也亦于成服之後耳後世有親亡而徘徊不去陰圖報復者君亦何賴于此耶
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拊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儀札喪服斬衰裳並經杖絞帶傳曰絞帶者純帶也按吉服有大帶以束衣服有革帶以繫佩物喪服則有布帶以象大帶有經帶以象革帶斬衰之喪不用布帶以絕為之所謂經帶也絞亦以麻而粗細大異粗者哭元如經謂之經細者但謂之絞而已舊謂絞帶即經者非也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拊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拊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

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拊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拊髮

喪服小記奔母之喪不拊髮此云壹拊髮當以此為正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壁即位與主人拾踊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拊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剋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拊髮袒

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拊髮成踊於三哭猶拊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者相者告事畢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拊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告事畢告哭墓之事畢于五哭告事畢告奔喪之事畢非此後遂無事也剋歸即剋歸非素委貌蓋葬而後歸為事已久已成服于外矣下云聞喪不得奔于三日成服是也但於初歸拊髮成踊後行初喪之禮故入門之後三日又成服耳喪服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剋此謂遠葬者耳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

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
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

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言免麻不言袒暑也下云成踊襲則袒可知齊衰以下又哭
三哭皆言免袒則齊衰而哭三哭六袒可知止言括髮
不言袒也或暑之也鄭氏據遺奔喪札不及殯日于又哭猶
括髮即位不袒故齊衰以下又哭三哭之袒謂為衍文未知
逸札果足據否下云凡為位者壹袒謂在外時也

開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
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
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

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若除喪而後歸
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
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
下所以異者免麻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
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
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
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性

三日五哭卒下有闕文主人出送賓以下皆奔喪至家之札
成服拜賓謂至家三日後成服于家也鄭注云亦明日乃成

服者謂如父母之喪六三哭之明日乃成服也陳氏集說謂
三日五哭卒之明日則文義破裂上下不屬且三日五哭為
急奔喪又何暇成服于明日乎其誤甚矣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服即位而哭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
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

情有親疎哭有遠近約其大畧如此所以抑通情者而勉其
不反者耳豈真哉然不可移易乎哭位亦然此所記與雜記
禮弓互有同異亦可見札之不必泥矣張子曰為位不奠者
真則久奠也喪不剝奠為其久設脯醢之奠則易之以新易
舊亦久設也在他所則未嘗若此故曰不奠然謂之以新易
不可按張子此說蓋言父母之喪而為位者若他喪自有主
人固非所當祭矣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士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
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
位者壹袒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
北面而踊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
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
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唯嫂叔連下讀不連上言無服而為位者凡所當哭無不然
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則服麻耳鄭氏據遺奔喪札謂
無服者一哭而已不為位非也詳見檀弓麻者弔服而加以
總之絞帶也若環經則弔服皆有之矣儀札喪服記曰朋友

麻此不及朋友者朋友之麻以臨其喪不干為位而哭時也

讀禮記畧記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問喪

親始死鵠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隣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陸氏曰交手哭捧心而哭發臂擊心在歛之後鄭注曰臂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而餘在其內矣

三日而歛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志慙氣盛自不得不袒不得不踊聖人順其情而制為礼亦以示變而已非為身謀也然可以安其心使不慙下其氣使不盛則亦生者所宜故不限以數其或限以數者蓋為不及情者設而亦為過情者防其已甚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臂擊心爵踊殷：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鄭注曰迎精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也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悵焉愴焉

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徵章後反也成壤而歸不敢入廬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歛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慙故旬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內袒之體也故為

之免以代之也然者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

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惟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

哀擊臂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肉袒而至于投冠亦為志慙氣盛而已非曰肉袒不可以

故投之也而聖人制之則曰冠至尊不居內袒之體至

尊猶言至重也體之輕者既安則首之重者豈可以不安故

袒則投冠非獨人情義固當然耳禿者偃者跛者身有錮疾

則其為志慙氣盛則同何為獨不偃此亦為不及情者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

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

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任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虞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方氏曰父在謂服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虞也不杖恐以病戚尊者之情故也堂上不趨見曲礼非止喪礼也示不遽者特以喪耳大事莫遽于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虞也

讀禮記畧記

服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不稱妾姑而稱皇姑因其重而重之也

有徙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儀札喪服記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故稱小功為兄弟之服此云公于之外兄弟蓋言公于之外親而兄弟服者猶言外小功也然于辭未順疑有闕誤

有徒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

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吳氏曰母出則義絕于姁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絕矣故如繼母之黨與其母黨同也母死而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姁母如母而繼母之黨不得同于其母之黨也舊說以母死之母為繼母者非是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塋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

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也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

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
方氏曰以此易彼故曰稅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是非重麻言非以此麻重于三年之葛也儀禮喪服傳曰殤何以無受也未成人者其文不緇不緇則畧故終月即除非若父母之喪日月尚長故暫變服以盡其情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禮弓曰天子崩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子三年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者則無服此皆衰世之札必非堯而陰之其士民不得接見者則無服此皆衰世之札必非

君所主^{夫人}喪妻大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君之於母以恩制者也以恩則無間于貴賤羣臣之于君母以義制者也以義則有貴賤之辨矣故母之以子貴者私意

之而已不可行于公也不行于公故厚臣無服可行于私故
惟君所服曰惟君所服則必有不時也君母既止則無匹嫡之
父後者為其母親不謂君母在時也君母既止則無匹嫡之
嫌子可以伸其情矣不然慈母如母而生母反不得如母乎
故諸侯而欲其情不其死也練冠以燕居雖三年可也稱于大廟
于諸侯則不其死也練冠以燕居雖三年可也稱于大廟
于諸侯則不其死也練冠以燕居雖三年可也稱于大廟
云十五王十六王是也追王則止于三王札有所限也語所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

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周禮司服天子為公卿錫衰為大夫士疑衰以所弔者之貴
賤異其服不以弔者而異也故公為卿大夫大夫相為亦皆
錫衰則士相為亦錫衰可知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祝齊衰傳曰君子

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曲札云苞葛板柱厭冠不入公門此言朝于君無免經者有
喪則致事此常禮也金革之事無避則居喪而朝于君者有
之此愛禮也既奪人之親可以復奪其喪乎故喪經而入公
門亦札之愛者也

傳曰舉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讀禮記畧記

問傳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
苴齊衰貌若梟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
容體者也

首猶言本也內有哀情則外有惡貌所以連內而達外也止
說文云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徐謂初生根幹也梟麻稍細
非苴麻而初生之麻又細于梟麻故大功之貌若止蓋因苴
梟而取象言不若齊斬之呼號踊踴後跪拾髮其貌粗惡也
凡服必稱其貌雖小功總麻服既變於常貌亦豈得畧無所
愛客貌者即下所云哀容是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

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哀容謂哭之無餘聲惟容貌之間稍存哀意而已舊註云哀
聲徒容與偯何別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

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與此不同者蓋亦有
不得不言不得不對之時不可執一論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
士與飲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
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
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喪大記期之日三不食此言齊衰二日不食蓋言父在為母也若泛然之期與大功同矣蓋通謂一握米耳詳喪大記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

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期功總麻皆因三年之喪而推之故其札亦取即為既殯後之飲食視虞祔後之飲食以次而加各辭聲言語亦可類推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坐室下

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祔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

也

吳氏曰士有新喪不居倚廬者臣為君服也有齊衰不居坐室者父為衆子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竿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坐室寢

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而祔

所居亦如所食既虞同于齊衰小祥同于大功大祥而禫同于小功總麻祔期前居倚廬期後居坐室為異儀禮喪服傳既虞寢有席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

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縗

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大功之服已用八升九升而總反止于七升半者既治乞而縗又細已近于全吉故疏其縗故以見其凶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緣

要經不除

喪服記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皆六升皆以其冠為受則齊衰之五升六升其冠皆受皆與四升同可知也斬衰齊衰

三等又可知也故畧之不言小功無受冠衰同故亦不言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

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易服即卒哭之受服下因受服而推言兼服亦易輕者所指不同說見喪服小記

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禫而織無所不佩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

包重者特

何為易輕言何為盡易輕者而不易重也輕者包言輕者既易則齊衰之麻與卒哭之葛大小正同雖復易之亦可相包也重者特言重者不易則雖有齊衰之首經不得同于斬衰之首經是有兩特重而終不可易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大功既虞男子經大功之葛經婦人帶大功之葛帶鄭註謂期之葛經期之葛帶者明大功之葛經葛帶非自大功始有期已有之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檀弓婦人不葛帶少儀婦人為喪主葛經而麻帶是據三年之喪而言猶之男子三年之喪無葛首經也若期以下之受

服男子有葛首經則婦人亦必有葛帶矣疏云麻葛兼服專言男子非也鄭註云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是兼男女言也

讀禮記畧記

朱朝瑛疏康流略記

三年問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專言小功緦之麻亦有喪大功小功之葛者因連類而舉之復及斬衰齊衰耳不言麻葛兼服者斬衰無葛首經與葛帶也

也哉

吳氏曰因問三年併及諸服輕重之差或親而重或疎而輕或貴而有降有絕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節之節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必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邪淫曰見非性所固有乃習氣之自外來者也天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君子之修飾亦可以矯天下之邪淫然而過節化天下于一道同風無君子之名則亦無小人之患矣復何求故曰釋之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

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奔喪篇曰非由天降也非由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此言取象於天地者人情有過不及故制以天地之中然此天地之中即人之所受以生者天地也人一而已矣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如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

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

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

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

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以來者也孔子

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至親以期為斷此天地人更相之數也隆之殺之于其間者

亦必準以天地人自然之數也隆之殺之于其間者

陰三陽而五行之氣生焉地有三陰三陽而五行之氣成焉

人有三陰三陽而五行之氣交焉故殺之于期而為三月五月

二十五之數也殺之于期而為九月者三而三之也隆之于期而為

讀禮記畧記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

衽鉤邊要縫半下

深衣與中衣長衣制度雖同然長中之袂縱揜尺深衣之緣寸有半而已說詳玉藻衣之外襟有緣續之以緣裳幅之側謂之續衽至下則鉤之以緣裳幅之末謂之鉤邊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紃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

厭背當無骨者

方氏曰在胛者謂之袂在肱者謂之袪在末者謂之袪上下毋厭者深衣無服故欲其緩急之適如此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以應矩以應方負

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少儀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知其名者知其義也長樂陳氏曰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冕標十有二旒深衣亦十

有二幅以為十二月之應者不息者天也袂動而不息故圓以象天者不動者地也袷靜而不動故方以象地中康正直

人之道也故負繩下齊以明人道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

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

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

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

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舉手以為客者揖讓周旋接人以和故取于園不見圭角也
政者正也正以定其辭方以挈其願安志平心而服之無欺
為是衣之被于其身者皆可以為萬事之則也聖人盡事立
教無所不致其詳而衣服在身者皆可以為文法之施尤其
親切故可以為武據相軍旅即文式之實也完謂用無不備
不窮故可以為法衣而用廣費儉此為獨得故曰善衣之次
也視朝臨祭不為五法之意而已君子之服也鄉固不必拘也
善學者必得其五法之意而已君子之服也鄉固不必拘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具父母衣純以青者父母或耄而喪大父母雖
不若孤子之用素必不忍用續故子亦不敢用也純以續
以青者見其美也素以素者不盡飾也可以用也當襲其
所用之廣不特兼文武亦兼吉凶

讀禮記畧記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
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
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

不得命敢不敢從

呂氏曰投壺者射札之細也堂室或不足以張侯賓主或不
足以備官則是札也其容體比于札其節比于樂志正體直
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先王所以不廢也哨大戴札
作峭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主人以札微不敢拜送賓重其札故先拜受而後主拜送也
熊氏曰曰辟者蓋贊之詞告賓與主人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

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

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順投為入戒逆施也此投不釋戒後即而施也亦猶射凡不
鼓不釋之意鄭氏曰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

命弦者曰請奏鯉首問若一太師諾

射禮諸侯奏鯉首投壺者不必皆諸侯而奏鯉首皆猶之天
子奏騶虞以射而卿射亦奏騶虞義無所嫌上下可相通也

呂氏曰禮首之詩賓主以札相會猶執事者不敢以微薄廢札而忘禮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

三馬既脩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詩曰序賓以不侮勝者跪曰敬養是不侮也邾氏曰卒投請數謂每一投畢通左右黨筭勝負左勝則賓黨飲右勝則主黨飲與射禮同但射無慶禮而此有之立馬謂分計各耦三番勝負之數馬各直其筭謂三番之投每得一勝筭者當以一馬也一馬從二馬謂一人二馬一馬則取其一以從二成三而慶以酒賓主各以其黨自相從也

筭多少視其坐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

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

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

尊者投于室次則于堂卑者于庭尊者矢短而壺近卑者矢長而壺遠所以優尊者之意猶之射禮中離維綱揚觸網獲公則釋獲衆則不與也少儀待投不擲馬則多馬之慶卑者得之為難獲衆則不得之為易也此意耳不然壺最遠者不過九尺室雖隘豈有不足于九尺者乎呂氏曰筭長尺二寸天數也壺矢之制皆陽數也君子雖小事必本天求諸陽以節文之也

魯令弟子辭曰毋恤毋教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辭辭令弟子辭曰毋恤毋教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爾雅曰恤大也蓋侈大之意甚于教矣雖令弟子亦借弟子以敬衆也長樂陳氏曰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主黨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樂人必於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樂人必於西階之上使人既壺亦立於司射之側皆所以就賓也

讀禮記畧記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君子者恥服其服而無其德小人則知有服而已哀公不問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風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謂得中道隨鄉而不違禮擇其合于古者而從之也如於魯則取其衣于宋則取其履如觴酒豆肉之類不必讓而讓若輕世而肆志為故曰慢小讓如觴酒豆肉之類不必讓而讓若輕莊嚴故如戚刑之小者近于屈抑故如愧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止道塗不爭險
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
也其脩豫有如此者

陸氏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惠曰難鄭氏曰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聞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斯見義斯合勞斯祿亦未嘗有崖岸斬絕之情故曰近人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
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
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
特立有如此者

驚蟄攪搏不程勇者喻義之所不在避權威引重鼎不程其
力喻職之所在不辭艱大往者下悔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
也來者不豫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行其道不計其功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紆而不可辱也其
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
有如此者

濁者露渥之意不可面數謂人不得而面數也過失在疑似
 間故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可微辨者如子游辨曾子之出祖
 是也可面數者如曾子責子夏之喪明是也子游辨曾子之出祖
 過失必微而且少其有執持可知非尚氣好勝之謂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前言不更其字謂劫之沮之其志不可奪此言不更其所謂
雖有暴政不得而加之不惟不奪其志亦不至險危其身如
孔子之厄陳畏匡歌而自解也前言自立謂無求于人
自立之本此言自立謂人莫能害自立之效也所謂下起居
儒有一廬之宮環堵之室藁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
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誥其仕有如此者
君子窮居未嘗干人然亦未嘗一日忘百姓上用之而能成
其志謂之答不能成其志雖尊顯之亦謂之不答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范弗世
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
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
此者

前言見死不更者守身之志也此言雖危不奪者憂世之志
也如文王美里之中釋卦繫彖不忘與民同患即此之謂信志
儒有博學而不窮為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
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
裕有如此者
忠信者札之質也和以行之則無專固之病而見其美矣優
游者和之用也以之行札則無流蕩之患而存其法矣瓦合
圓而四合其象則方毀而為圓則見其方合而一之仍圓解
也以喻賢不肖之人分之以不相混以明其有別合之不相害
以明其有容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
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郭泰識孟敏于墮觀舒超決謝去于履履一端之善亦可以
知人然欲舉而用之又不可以不詳且慎也程功積事而後
進即舉陶載來采之意知人則哲惟帝其難雖以充舜用人
亦必歷試而用之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
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任猶保任之任此天下非常之士平日所深相契者故久亦
必待遠亦必效蓋力保其材可以大用若非此人莫可以勝
此任者非他人之賢能泛然舉之援之者比也如鮑叔之于
管仲狄仁傑之于張柬之庶幾近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雖而翹之又
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鄭注羣疏也翹起發也此義稍勝蓋靜而正之者不言而躬
行以輔翹之君曰達善而不自知羣而翹之者淺嘗言之以
起發其意使自得之從容浸潤不後而施也如少為多增
飾之意前言特立自守也此言特立獨行能達其所守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

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仕其親為有
如此者
下臣不仕非遠引高蹈為國而已自重其道乃可以大有為
若伊尹之於湯學焉而後臣之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立生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
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徐氏曰非擇交于始不能全交于終其始也同而進不同而
退故其終也能聞流而不信按前言同弗與異弗非此言同

而進不同而退者前之同異特義中之同異如五聲五味之
相濟也此之同異則義與非義之辨如黑白薰蕕之難合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
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
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
讓有如此者

溫良以言氣有故曰本踐履以言踐履故曰地寬裕以言功
用故曰作孫接者孫以接事隨時制宜故曰能此四者皆為
仁之實也即言踐履者孫以接事隨時制宜故曰能此四者皆為
分散即分田制祿此儒者經世之業故曰仁二者前所未及
儒有不預獲於貧賤不充拙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聞
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安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
公館之閒此言也言加信行如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人之德仁仁是以言加信行如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者安仁惟善處約樂而不已隨落也言失意也獲收也言得
也素貧賤行乎貧賤不以貧賤而喪志亦不以富貴而驕
志如克自蓋也拙自欺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以富貴而驕
人亦不以富貴而自欺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以富貴而驕
長上不聞有司即善處貧賤者恩漬也長上不聞有司即善
其君王在下不敗以非道非義累其長上聞其有司也
此為所其類類又曰然則非其舉以見儒道之廣大耳所謂
文事特其一端又曰然則非其舉以見儒道之廣大耳所謂
兩之一當其抱道而在下則謂之儒用之學校即謂之師
述之是也其長矣徒人不索夷于九流乃止以六藝經傳當
者聖人之為親切著明也哉

讀禮記畧記

冠義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
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
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
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
王重冠

容林常正則其心存顏色常齊則其性定辭令常順則其理
明此禮義之倫非由外飾故舉而指之君臣父子長幼之閒
無不各遠其宜而和氣以立大容辭顏色辭令自於習之閒
冠而服備然正齊與順者所以作新其氣志進之于成德也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
為國本也

禮之制必依于義得其義者可以義起而儀文之瑣有
所不必拘也故釋其義者亦特舉其大端而釋之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醺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
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

為禮也去冠去端真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
人見也

士冠禮者取脯北面見于母：非受于母也又非益于
母而母答也母之答拜蓋立拜也子跪拜必先一肅故安一
拜而母起則又一肅故安又拜謂之侯拜此男卑女尊者則
然若男尊女卑則女跪拜而男立拜士冠禮見是也

札見於兄弟兄弟再拜者答拜亦立拜也兄弟先拜者以
適于吉也。不言拜父。父不答拜。不與于未冠之前。故畧之。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
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
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
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
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
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徐氏曰：重事必行之于廟者。有二義。一則尊重事而不敢廢
一則尊先祖而不敢專此特推之爾。

讀禮記畧記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
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
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昏禮記凡行事受諸廟。謂男氏也。篇中不詳以冠。凡推之
可知。故慎重正必自男氏始。故男氏致辭必稱先人。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承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
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
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
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鄭氏曰：酌而無爵。酢曰醕。之。札如。醕。其異者。于寢耳。晦
翁曰：六札用鴈。亦揖盛之意。呂氏曰：鴈大夫之摯也。士用大
夫之摯。猶之來墨車以迎也。于氏曰：上明其所以重故總之
曰敬慎重正。此明其所以親故總之曰合體同尊卑。
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
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
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故。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
體也。

風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棗棗棗以

見贊醴婦婦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
婦順也厥明共饗婦以婦以一獻之禮真酬舅姑先降自西階
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儀禮饋舅姑與饗婦同日此言厥明則不同日亦可呂氏曰
祭醴醴祭醴明敬事自此始矣故曰成婦禮以特豚饋明孝
則使人醴婦不饋曰明婦順此為家婦之禮故曰若庶婦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
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
積蓋歲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
聖王重之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大雅所為刺也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小雅所為祝也故婦人之事止此二者而已成婦禮布帛守
委積蓋歲所以事宗廟者在此所以順舅姑者在此所以和
室人者亦在此矣
是以古者嫁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
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所以成婦順也

召南采蘋之詩訓其尸之有齊孝女鄭氏以為教成之祭使
孝女者成其婦禮也此注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以時
不合孔氏強為之解疑未必然
古者天子后立三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
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
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
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
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置黃鐘一而三之以為法又三之而九而二十七而八十一
則五音於是備矣此律呂相生之本天地自然之數也此
數以達官蓋取協和之義故內外同之要此六唐虞以上所
云建官惟百之制身後世天子事幾日繁而設官與后宮等
能無廢事乎周禮六官之屬三百六十后宮則惟九嬪與此
合世婦女御不言其數內職不心備也
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達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
不得達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衣而修六官之
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

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
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
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辟裳服母之義
也

日月之食自有常度不心因乎人事然泰平之時當不食
亦誠有之唐曆志云開元十二年七月十三年十二月于月
當食自交趾至朔方候之皆不食若因此一事而文定限以
德之則差者益多由此而推天子之所以動天者不可不審
德也宋景公有言而災感退度況開元初政實有可稱者乎
僧一行以為德之勤天未可謂之諛也天之于人不可不察
實善罰惡當于義世時一見之以彰天道之不泯耳至若宋
史所書當食不食者凡十餘事多與遠金互異其非事實可

知不得以此而得此開元也然則所云人事不得違見于天者豈迂論哉天子與后猶父也然則可以見父子之道推而極其感通日月者不過修父母之道可以見父母之道推而極其所係如此昏義之重洵不可忽也

讀禮記畧記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教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鄉人士君子

庠為鄉學而學記云黨有庠是庠者學宮之通名也呂氏曰尊讓絜敬之札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札行而至于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鬭辨而免于人禍也鄭氏曰故聖人至士君子為句當屬上文制之謂制此札道猶道之以政之道鄉人士君子謂鄉人之賢者鄭以鄉人為鄉大夫士為州長

正君子為卿大夫其說殊牽強誤矣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去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假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兔也

鄉飲酒札主人獻衆賓衆賓之長升受爵者三人故曰三賓陰陽即日月三光當主星言三大辰之名見于公羊傳月三日望後三日也月自盈而虧故為讓讓之象假鄉飲酒札作遵侯賓主獻酢既成一人舉觶乃入不干正札遵主人敬賓之意故曰遵亦賓也不速而至將以親札故輔主人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

俱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方氏曰陰生于午而終于子故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陽生于子而終于午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介於二者所以輔賓主而接人則為賓主之先導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而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以

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仁義者天地之仁義也以仁義相接則賓主之事即參贊天地之事俎豆之數即範圍天地之數故曰聖長幼者亦天地自然之叙故以體長幼為德赫者身赫而力行之因而判之為禮故曰得於身

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

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既言貴禮而賤財又言先禮而後財者財亦凡之所不廢特先其所貴後其所賤耳至于無算爵即脫屣升坐未嘗不於

席上也但使貴賤既明即可以安然而不至于亂矣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之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祭器言天子諸侯大夫豆數皆偶鄭特註云鼎俎奇而簋豆偶陰陽之義也此皆祭祀之札故取諸陰陽以明神道無宰不然表記所云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也苟其所致敬者不主於此則不必拘於奇偶之數矣上言俎豆有數謂賓主介一豆五豆此言豆不以奇偶為二豆良是五十曰艾服官政故

立而聽政後六十曰耄指使故坐而如政役于人尊長養老自孝弟而推之也然民知尊長養老則愈知孝弟之不可已此化民成俗之機也所為理至而立應也鄭氏以此為正屬民飲酒蓋以賓固鄉之事不兼養老也唯黨正屬民則止蒞位亦謂之鄉者黨與鄉之屬也鄉大夫之賓與黨正之事而逸之耳約相同故併釋之鄉飲酒札亦必附載黨正之事而逸之耳

孔子曰吾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徙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

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徐氏曰介省于賓更有不酢洗不啐酒不啐酒不告旨諸事不止謂不酬也衆賓殺于介亦不止不酢此特舉其畧耳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解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此札雖有卿大夫賓與黨正屬民之異其所歌所奏之詩則同以義無所嫌上下可通用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失

賓與尚賢賓介不以齒序而衆賓則必以齒矣屬民尚齒或有再命三命之士則不齒于衆賓無之則莫不以齒矣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又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

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國與天下者一鄉之積也使各鄉之人皆能行此五行以正其身是即國安而天下安也王道之成豈不易哉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立介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

光政教之本也

以下又是一家之說與前稍異故併記之象其尊卑定位曰經象其進退循道曰紀象其錯列成文曰參故為政教之本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

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鄉飲札記燕狗于東北此言東方東北也狗為至陽之畜故祖陽氣之發而燕之于東方法天地而原其始也水必歸于東故祖海之在左而設洗于阼又設水盥于洗東法天地而反其終也徐氏曰不忘本與前貴質之義微異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

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

愁之以時祭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

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

前言坐賓于西北此言賓南鄉而引天子之立以擬之則為正北無疑其位與前不同者賓與之飲唯處士為賓若常止

屬民之飲則以鄉先生為賓或貴或賤不可同也賤者隅坐故于西北貴者居正則南鄉耳舊說混而一之非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

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賓之尊者介不敢與賓齒又不可與主並故介乎賓主之間而東向主人亦不敢與賓對故居東方而對介主人者造之

即燕狗于東方之類產萬物即祖陽氣之發之意凡禮尚右主人必左不特燕飲也以造飲食象產萬物者義之遠相合耳

月者三日則成兔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不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前言政教之本燕賓主介俎而言此則專言三賓者有經有紀不可無參三賓交錯于賓主介俎之間而貴賤隆殺由之

故曰大參

讀禮記畧記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有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有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

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古之習射蓋于無事之時寓有事之備也必以禮行之者所以養其矜奮之氣以迄于和平此以德成材之道使持弓挾矢倉卒張皇之際能從容審固而後發則無往不審固矣神氣湛定乃可以過大變任大事而不撓故觀德行者觀之精也退周旋之中禮斯知其養之者有素非沽于一藝之精已也

其節天子以賜虞為節諸侯以鯉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賜虞者樂官備也鯉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作詩有賦比興而歌詩亦有之如騶虞之樂官備鯉首之樂會時皆即事而取義此猶作詩者之賦也如采蘋之詩以大夫之職當士之不失職大夫之循法采芣之詩以諸侯夫人之不失職當士之不失職此則類乎比興者矣以詩為節者所謂其比于樂者亦明乎上下之各得其分也不失其事謂備

官會時之類即射之詩與周禮同然鄉射禮大夫之禮也乃奏騶虞者備官之義取其官職修而庶類育也此義可以相通上下不嫌同用鄉射之用騶虞猶鄉飲之歌鹿鳴四牡皆相以大夫而用天子之詩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男子之事謂禦侮克敵之事凡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修武備者亦必以文德飾之以禮樂猶言文之以禮樂也以射習禮樂則文不流于弱而武不留于競矣故可數為德行雖在平居而且聽且射尤可覩其養故聖王務之以選人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樂其容體不比

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樂數與於樂而君有慶數不與於樂而君有讓數有慶則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止者未之有也

方氏曰中多者必比于禮樂不比于禮樂者雖中不可以言中故大射儀不數不釋即投壺之比投不釋亦以是也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中多者必比于禮樂故得與于祭却氏曰益地削地如後世紀功紀過之類非即益之即削之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以庶士小大莫廢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

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舊說以此為經首之詩非也經首之詩以騶虞例之則亦當用古詩今直言侯氏燕射之事蓋臨射而頌禱如晉侯與齊侯宴而投壺中行穆子為之辭耳非用以即射也四正即下文而云四鵠蓋謂君臣父子之正道就平日而言也呂氏曰天子以射選士而賞罰諸侯與之正道就平日而言也呂氏曰天子是天子以射選士而賞罰諸侯與之正道就平日而言也

則安則譽則無流止之禍而諸侯自為正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貢軍之將止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

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舊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

禮不變施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與為人後註疏集說者最甚明嘉靖初議大札者要引此語謂孔子序為人後是已庸衆之人夫子不序也其賢者則進之

不在此位者言不在此衆之位置蓋謂如此之賢者則進之不在此位者言不在此衆之位置蓋謂如此之賢者則進之

字絕句甚謬家語無不字義但夫子之選賢能必將詢之衆庶斥衆人而獨留賢者則自負而處者遂可為賢自歛而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以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

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

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平日求道之志必平正審固而後可以中道臨射則尋其平日之志而平正審固以發之自無不中矣君臣父子各有其道則各以道視其鵠而求諸己可也射中而得為諸侯比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己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

有讓制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繼地是也

澤疑即辟雍也者澤也射宮即成均之射宮也辟雍在西郊成均諸侯獻士之射天子親試之與言射中者得與於祭是將祭之時不擇此也其射不親試之與言射中者得與於祭是將祭之時不擇此也

必詳且審如此而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進爵繼地是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

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男子始生即以臣札期之必先其事而後其祿古人之望其子者如此其子之立志安得不高飯食者將與乳必徹用既以食之今俗猶然黃氏曰或謂赤子無知教何由入夫天下之理誠無不通古人且有胎教況已生乎此札行則生為男

子者知所自責而為父母者亦將早諭教之矣古之成材也
多且易有由然哉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心也射乎揖讓而升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孟子明仁道而擬諸射此明射義而合諸仁孔子以射明君
子之無爭此引之以無爭明射者之有德義各有所在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
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
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賢者內正外直所以涵養者深此禮比樂所以涵息者熟故
能循聲而發而不失不肖之人勉強為之未免得此失彼
矣聖人以射觀德其機要在此今人不能行之不知此法故
也呂氏曰求中以辭爵則所以爭者乃所以讓也

讀禮記畧記

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
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
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
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
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國子之用于太子如祭禮登殿獻受爵則為之奔走執事君
出而太子監國則以諸子守下宮而宮伯所掌之庶子宿衛
王官者亦必聽命于太子也此即本諸簡吳氏以于篇末蓋
因篇中有卿大夫士庶子之文故引周官以明庶子之職與
燕義無涉且按周禮國子之文曰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
不及國之俊選殊非古制其為後人增入無疑詳周禮畧記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
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

之義也

定位者欲明賓主之礼先正君臣之義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
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
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以君臨臣必設為賓主者所以明君之尊必有所敬也敬者
所以防酒禍也宰夫為主人必以分相近者為賓則不得不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

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
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
名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
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
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丘氏曰君盡禮而至于和君禮之用也臣盡禮而至于寧臣
禮之用也此君治下臣事上之大義握于燕禮明之則燕禮

非徒以合君臣之懽實所以明君臣之義矣邾氏曰因燕而
及爵祿取民猶射義之修身好學皆推廣其義所該者大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饗

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

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

以明貴賤也

不命卿為賓而命大夫一札之權也。卿大夫士庶子皆有次序。禮之經也。鄭氏因燕札一時之權以爲速則無嫌因而有大夫避君士則不避之說。見于札註亦大謬矣。辨評儀禮畧記呂氏曰：札之所貴別而已矣。故以賤事實有十等焉。左氏傳所謂王公卿士皂與隸僚僕臺也。君者積尊而爲之也。苟無差等民可得而犯之。此亂之所由生也。徐氏曰：燕札特祿薦蓋等差雖不詳載然唯鬼與賓有組卿大夫無之。卿大夫坐燕有庶羞士庶子無之。其畧亦可見已。

讀禮記畧記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周札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大國之孤
小國之君則上公之使六如子男五介而已蓋介數視其
數大國之孤不過四命安得有七介乎聘礼上介奉束錦
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則是五介也此言介數蓋後世之僭
耳礼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其數雖不詳然
數必視其牢數明矣下文止言五牢不及七牢亦其証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用介之義主君盛礼延賓故陳擯賓六盛儀徙以見主君故
船介不敢以朴畧聘事所謂散之至也周礼司儀而君相見
則交擯臣聘于君則旅擯旅擯者但陳介擯而不傳辭也此
言介船而傳命者亦謂陳其介船而賓自傳命于上擯耳所
尊謂主君也不敢質謂介船以為文也舊云不敢正自相
當而以介傳命此交擯之義非旅擯之義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后升

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

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

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楚越椒聘于魯而傲魯以是益親晉而謀楚有承匡之會晉卻至使于齊而見笑晉以是合諸侯而伐齊有韋之師敬讓之不可已也如此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
餼還圭璋賁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和而帶馬入門右再拜稽首此臣以見曰聘禮賓觀
以帶馬入門左而後公拜受賓之禮也
面而後今先而後公拜受賓之禮也
乎不也周禮司儀而後公拜受賓之禮也
其有教讓也君執賓主之禮此數見君相與之禮也
聘禮之賓主皆不言拜未足為據詳見儀禮記
聘禮之賓主皆不言拜未足為據詳見儀禮記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
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

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然則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謂諸侯聘于天子也諸侯亦
期但天子之報施相視天子則問而巳聘禮庸及命執禮
不害者必將推求其故矣是愧厲使者即所以愧厲其君也
公不親食饗使大夫致之可以起敬而金交不至激怒而生變
也微示以意而已故可以起敬而金交不至激怒而生變

以圭璋聘重禮也巳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

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邾氏曰圭璋重寶界使臣執以通信故曰重札若諸侯朝于
天子享札亦有圭璋蓋薛琮之類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饋客于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
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束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
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

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
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聘禮米一車束有五十穀十六斛為束十六斗為數是米三十
車為七百二十斛也束一車三斛四百束為純是米三十車
為三千六百斛也束一車三斛四百束為純是米三十車
差其費已倍國何以能供故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
財之厚薄不云諸侯之交結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札則
于不而為言者不可多也特舉其至厚者盡于札而為言也
事莫不盡之于札則大夫以法相序諸侯以札相與不豈不
殺以持情而合危內何相陵外何相侵之有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
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
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情以
成禮即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
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于勇
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
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
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
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
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

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徐氏曰此章本射義文失次在此聘射當作鄉射此說頗合
今從之射之先雖有鄉飲酒之禮然未旅而先射直至三射
既畢而後舉旅射之禮各射其鵠所謂正君臣親父子也先有鄉
飲酒之事以明君臣之序所謂長幼也君子致其敬自自然日鄉
飲酒之禮以明君臣之序所謂長幼也君子致其敬自自然日鄉
強非必勇敢有力而後可以行禮也所謂貴乎此者盛治之
世不能長保無事則文事武備必相須而為用故視人之盛
德而必射以成其功成而國安也所謂盛德矣然所謂勇敢
勝則功必成而國不不安也所謂盛德矣然所謂勇敢
有力而戰勝無敵者不在乎親矢石與士卒角遂亦在乎能御
人而己強有力之善者則貴之其不善者則誅之此所謂德
而內之順治者蓋無不治功成而國安射者之盛德如此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
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多故貴之也夫
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
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
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
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子莫不貴者道也詩云念君
于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讀禮記畧記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譬之者
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禮者人情而已人情之變萬有不齊本之于所由生則無不
齊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四時合其變與陰陽合其道
者也故制禮者必取之四時陰陽以為順人之情之本

夫禮吉凶與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
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
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
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義
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恩掩義者恩尚于義而已非忘義也義斷恩者以公義斷制
私恩而已非絕之之謂也恩不忘義敬也義不絕恩故事君
必資于事父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
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
者也

祥而鼓琴蓋亦後世之妄札禮子云是月禋饗月樂故魯人
朝祥暮歌孔子以踰月為善詳見檀弓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僉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抑母之服以歸于一尊亦即制之事而屬之杖制者杖其輕重于父母受款之間而為此也杖與負荷喪主之重任同故以表之也喪服小記云庶子不以杖即位非喪主也婦人童子謂婦人而童子者如未嫁之女為父三年喪服但言其終等喪而不及杖者則不責其終故不杖也若男子之少者雖不能病而擔主則不責其終故不杖也若男子之少者杖者父母之喪情無貴賤而達終大事不可以不慎杖者身自執事則勢與情違不得不抑情以行事也所謂以杖制者謂札所宜盡而不必盡也此八者謂宜三年而不三年者一父在為母期也而杖者二婦人而童子也庶人也宜髻而不髻者一禿也宜袒而不袒者二老也病也宜止酒肉而不止者三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辭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上言制節專為過情者言之故曰告民有終此言制節則為不及情者故引高宗以為法諒闇者廬舍之名說文閉門

為開廬中用草為屏故曰開諒與亮通言作亮陰猶諒闇也詳書畧記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喪而復興禮廢而後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高宗之號不以諒闇然孝者百行之原惟孝先施有政慈良于喪則天下之事無不慈良者矣故推本于此三年之喪君不言言不文蓋古語而記者引之以釋書也

禮新喪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

識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四制之服本于仁義禮知然而札義之行非仁不為非知不詳故仁知又為札義之本而仁知非彊又不足以持其終故彊者又為仁知之輔也彊以觀其志而札無不治義無不正可謂孝矣惟孝友于兄弟利子寡妻故弟貞婦皆可得而察也門內之治攝由父母而推而門外之治又由門內而推故以父母之喪終之

讀禮記略記四十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周易略記已著錄是書以一篇爲一卷每段之下附以注無注亦存經文其研究典物有裨於實義者僅十之一餘皆詮釋文句而已至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說謂不可信考證尤疏惟前三禮總論言異同之故乃頗有可採

檀弓二卷

〔明〕牛斗星集評

上海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檀弓評二

卷》提要

原缺後半葉

檀弓序

夫經一也。聖人因性以作儀。賢人精義以有述。文人覩記以爲史。是故性明而道顯矣。史之弗備。義乃不彰。則文固卽道存焉。孔氏刪詩書。定禮樂。公羊穀梁傳。引春秋。二戴獨誌周禮。

經 95—491

某地曰看
他句法何
等。因據
淨。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

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成遠
 人之墓。不仁也。不女葬。而又請命焉。亦非孝也。許其
 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偽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
 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塚上。墓者所以安其先乃
 處其先於人之階下。近人情非禮明矣
 子。上之母死而不哭。問人。曰。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

卷上

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

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于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脹心爽而已。伯魚子問之曰。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問之曰。甚。而後除。此門人問而難言。伯魚之過。伯魚之失道爲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挾禮而爲之。隆殺也。惟聖人能於道之所當加隆者。隆之。所當降殺者。殺之。污猶殺也。是於先王之禮有所斟酌。而隨時降殺以從於中道也。我則安能如是哉。但爲我妻。則白當爲母服。今既不爲我妻。則白爲父後而

補坊得
只是
四方
下東
止門
清

不齊服矣子思是欲守常禮
而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頌乎

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致其哀痛之至謂之斬者以其先加於人而后盡哀於心爲得其序也頭者剛應之發也謂之至者以

其哀常在於錫而苟暫施於人乃稱自盡之道也
夫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指啓頑懇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

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

尺
東
西
南
北
之
人
言
其
宦
遊
無
定
居
爲
壘
以
記
議

恐已或忘而難尋也議志

檀弓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

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

不脩墓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卦策之時以致崩祀且

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
之至無事於修也三去聲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

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言而覆棄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

留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子思曰喪三月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謝枋得曰
此法雖然
亦非不
此法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既葬日六事不如有在。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爲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家室崩壞。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之。樂洛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慳也。蓋殯也。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不知父墓所在。而殯母於五父之衢者。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人見其行於

一八五

四

路皆以爲葬此則礦引耳父
甫撰讀引去聲勸鄒夏萬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相去聲

喪冠不綬。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綬。喪冠不綬蓋去飾也。綬鞋。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塗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

世始爲棺槨周人又爲飾棺之具槨以障柩要以蔽

拒也聖
誤疑定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殯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

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欽用昏戎事乘騶牲用玄殷人尚

茅坤曰：此是典故語。

謝枋曰
本人作
必曰謝
有某書
一、二
也、也
精、

又曰左傳
周書載此
公得袖中
感不加
文節而後
細細卷
自見

補遺曰
解僞百五
十字而
折而後
能人十
不盡者

白大事飲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

故尚金色、周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大事喪事也。驪黑色、輪白色、驪赤馬而黑鬣尾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餽粥之食，自天子』」

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繆公魯君申參之干也幕所
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繆爲幕繆公魯君申參之干也幕所
盜勝天子矣齊谷檀旂繆繆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

事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

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侪行如之。而申生不從也。何行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
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

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狐突中生之傳蘇預

將而告達蓋與之永訣也中
生自經而死於不義不得爲
孝但得證莽而已

為之束髮。謂之終。以布為之。既束其本末而終之。者。垂於後。其長八寸也。通明。毋使。無。總。應。戶。其。孟獻子禭。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大祥後。期。一。月。而。祭。名。謂。此。祥。祭。但。縣。之。發。故。夫。子。美。之。重。大。國。反。葬。於。此。其。重。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方。祥。仰。以。絲。為。履。之。飾。以。組。為。纓。之。綴。服。之。者。也。二。者。皆。讓。

有。子。變。吉。之。速。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陳。無。勇。非。孝。也。君。子。不。立。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陳。無。勇。非。孝。也。君。子。不。立。

畏。而。死。與。厭。溺。死。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厭。壓。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家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之心。然而遂除之者。先王之制。不敢違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先人之光。五世。觀。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教。本。禮。樂。之道。也。生。而。樂。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離。微。獸。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此。仁。者。之。用。心。故。以。仁。

目之。聖。音。下。如。字。直。去。聲。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乃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後。之。子。則。於。其。出。母。禮。無。服。期。可。無。哭。矣。期。非。禮。也。

葬。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此。記。者。言。古。未。有。合。葬。之。事。因。引。季。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祔。葬。也。

曾子之喪。浴於魯室。無。棺。槨。也。曾。子。之。喪。浴。於。魯。室。無。棺。槨。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謂。可。也。業。如。學。武。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謂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詳。物。同。朽。腐。故。曰。死。子。張。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蓋。以。生。時。皮。閣。上。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委。曲。小。功。不。為。位。是。曲。巷。中。斷。陋。之。禮。言。

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是。弟。也。

古者冠縮絰。今也。絰。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高。墳。古。凶。冠。皆。直。絰。者。辟。積。槨。少。故。一。一。前。後。直。絰。之。術。橫。也。周。尚。文。冠。多。辟。積。槨。不。一。一。直。絰。但。多。作。備。

錄各目以

案坤月

而并結之若夫冠履雖疎而直終是與言也
反時人謂言古喪冠與古冠反故記者釋之云
也止謂世如此耶古則

曾子謂子思曰倂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儼而就之不至

焉者毀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三日中制七日則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若是小功之服

無服矣其
可乎稅退
禮弓
卷上
十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今之五匹乘馬

其誠不干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官則深責冉子
乘去聲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
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
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曰此與計同已太也兄弟出於同門而親如父子
以輔已之仁而親視兄弟故所哭不同也如見
於所知又非朋友之兄弟皆云交之者也孔子

以野為太疏而以子貢為主明恩之有所由也
禮而來則中生或否凡以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
桂之謂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開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以哭甚

洙泗魯二水名而洙子夏所居于夏不尊於師而尊
於已不隆於親而隆於子猶以為無罪此曾子所以
怒之也然君子以友輔仁子夏之至於三罪者

高子早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難

義與其不當物也寧無哀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

服勤物謂升綬及法朝長短幅敬也邊坐偏倚也大功雖

之亦不可著衰服而為勤勞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

舊館無乃以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善館人

主人也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故解脫驂馬以為

之贈凡以稱情而已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心

無故善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矣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親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有述反而處乎子曰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

如疑則反還不若速反而行處祭之禮是知其禮之

未之能行則此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人彈琴而后食之以

和平之品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

左古事尚左陽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林反手節後以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

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

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

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流

能宗予子殆將死也蓋瘵疾七日而沒猶在阼猶

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為主猶在西階

以為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

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

也禮記云孔子死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

作天下誰能尊已而使南面

孔子下學位乎此必殯之也

孝經
卷之四
大義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也

公西赤以飾棺公西赤以飾棺公西赤以飾棺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股

士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

枕干不仕

與共天下也趙盾市朝不反兵而聞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

而弗避遇之不問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快兵而陷其後

此言遇之不問者彼據不仕者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易墓非古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孝經
卷之四
大義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

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其不可以及宿也

○ 屏 王

子衛

國聲

底

車

五

和

冠

1

日次

吸

出葬

子

10

用之

君

10

喪事從其絲絲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作不成。用堯不成。味木

種

人采上

子

實血

種

人來上

王

其不

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而後
不難用之器送之為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
之疑者不以為有知亦不以為無知也然則送者大
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一器也謂子以送言非
乃曰其不然乎再言之者甚不然也美明之祭器
同是人鬼之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將王之制
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知意言則夏后氏
何為而忍以無
知待其親乎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
大功乎秋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
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秋儀行齊衰今
之齊秋儀之問也去聲

禮記 入祭上

王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
方於子乎觀禮子思曰吾何儀哉吾聞之
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吾何儀哉柳若衛人有其禮謂禮所得
為大有禮有財而時不可
為則亦不得為之也蓋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
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縣子

古者服時也上下各以其親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
服之虎是文之叔父文是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為叔
父下為兄弟之子蓋
若齊衰也為去聲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
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后木魯孝公子買棺之時小
之事非是父在喪所聞託而曰我
死則亦然記禮者謹失言也易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飲而徹帷仲梁子曰夫
婦方亂故帷堂小飲而徹帷

小飲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飲斯席矣
小飲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縣子曰絺綌總裳非古也萬之愈而卻者謂之絺布
一以麻者有升數若以絺為裳以總為
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德

禮記 入祭上

王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畢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滅子
名後則呼名哭而呼是
野野而不達於禮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柩以為沽也沽者於禮有寢
去聲累也喪去聲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
不以弔羔裘玄冠乃朝冠衰疾者著之始死則易去
朝服朝服羔裘玄冠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飲後羔裘

子行禮之事言之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子游曰有無惡乎
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荷土矣飲首足形齊外棺而

謝枋得曰
鈔在院日
前又云

日月之期也。野棺而封。謂以手執棺下之。不設綬緯也。土無()定。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吾孫子聞之

日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責司士之名也禮始死則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

於子游子游不悛禮答之專輒許諾則如禮自巳出

自矜太也叔氏子游字縣玄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殽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

又實之夏禮專用明器殷人全用祭器皆實其半虛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矣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送終禮畢。薄布有餘。

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歸還四方之賔

布族下士司徒之屬歸猶還也可者善其能廉

諫則望于曰非古也是再告也人之送葬也既受則

讀此方版所書之臨古者莫之而不讀周則既莫而

成子高寢疾。嬖人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

則如之何大府先生諱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

無益於人吾可以死
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

地而葬我焉耕墾也不食不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
食節爾弟曰君妻雖皆小君皆服喪不敢不扶朝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共喪則自處如此衍和道

現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國子高曰：「祥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

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欲其深遠不使人知

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意在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覲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八卷上
二五

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于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

禮人之葬聖人則
未必然也舍去聲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

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州封。

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哉。尚行夫子之志乎。

哉難成斧則倭而易就故俗謂之馬鬣封馬鬣鬣之

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卽封畢而已止矣庶幾能行夫子之

志也。婦人居齋斬之服，坐哭，以爲首。

婦人不甚帶經以易去首之麻經而麻帶不變所謂

有薦新如朔奠或五穀新熟而薦之也既葬各以其服除池視重霽子生時屋有重霽故死時中亦象宮室而設池其方向之數各一
 君即位而為柩歲一漆之藏焉君諸侯也柩棺也名柩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其中一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作一作為也復至帷堂
 父兄命赴者生時與他人有恩讎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郊言兼天子諸侯之地祖所有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當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
 喪不糾莫也與祭肉也與糾者不中復也胸臆之莫有祭肉者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為梓之木布帛分別而具之材與明器者蓋二者

朝奠日出父莫遯日朝奠以桑落時之食夕奠以麥之食未落也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此皆小祥後言之
 練練衣黃裏練小祥也小祥而穿練冠練中衣黃裏及裏之緣也練為中衣以黃色為
 葛屨經繩履無紃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經惟餘要葛也繩履小祥受大功繩麻履也無
 角瑱瑱瑱耳也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綴故用角為之瑱殿
 鹿裘衡長祛祛之可也冬時吉山衣裏皆有裘喪詳之前喪狹而短祛又無祛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祛也祛者妻上之衣小祥後漸向吉故加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三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死喪既吾之所知識則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為一重地木亦耐濕故

次之梓木棺二一為槨棺之外屬棺一為槨棺之內屬棺以上四重之棺上下同旁悉同也外大棺以上四重之棺上下同旁悉同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直束之二通槨束之三道
衽小要也木為之次之縫合處曰衽以木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繫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也

棺棹以端長六尺天子以梓木之頭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紼衣弁之色如爵經衍字也紼衣絲衣也此本

士之祭服紼衣

或曰使有司哭之

為之以樂食為去

檀弓

八卷上

三

天子之殯也最塗龍輅以梓加斧于梓上畢塗屋天

子之禮也龍輅也最塗謂用木最棺而四面塗之也

梓者此最木象梓之形也斧謂滿覆棺之衣為斧文

加斧于梓上此時梓蓋猶閒故以斧衣從梓上入覆

於棺也畢盡也謂覆梓之屋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諸侯朝親臣子爵同則其

異姓庶姓使各相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姓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其相于位焉嗚呼哀

哉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言天不遺耆老其相于位焉嗚呼哀

檀弓卷上終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

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厭冠喪冠也盛饗而以

損也后土社也哭於大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也

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護也于葉反大士皆

孔子惡野哭者郊野道路之間哭非其地故惡之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人未

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

恩惠也或情義所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踊哭踊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

節不啻有先後也士卑其人而後士皆入

則無不在者矣故舉士人為舉而後踊焉

祥而縞是月禭從月樂祥大祥縞謂縞冠大祥日樂

之也帝亦

君於士有賜帝帝亦

夫以上則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

為故君賜

檀弓卷上終

檀弓卷上終

檀弓卷下

武林周 輯閱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殯車一乘。此言送殯車之禮。君謂國君亦或有地大夫也。公專言五等諸侯也。葬殯時

棺則廟畢。特行設遣奠以奠之。牲體分析包果。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故名遣車。通入聲長上聲。乘去聲。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其恩厚故惟達官之

杖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已行孝子舉槨不

忍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君即退去。然或當柩廟之時。或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則皆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始衰之年。不可

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人見曰。斯道也。將亡

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

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季武子寢疾。蟻固適服齊

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此禮將亡。且曰。大夫

服以來。欲以教此。將亡之禮也。武子善之言。失禮之

顯者。若人皆可。知者。失禮之微。則者。惟君子乃能表

明之也。記者蓋善蟻固之有禮。善作點之處禮也。蟻

固說齊衰。

答義緣同。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

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大夫雖尊其

主人有殯飲之事而至。則殯者以其事告之。殯猶告

也。若非當事。則孝子下堂迎之。不樂不飲酒食肉。皆

為餘哀未忘也。樂洛。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引。引柩車之

以助之。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寒

君承事。主人曰。臨。此謂國君弔其諸臣之喪。弔後主

使以次跪親往拜。若又無親親則死者之朋友及同

州同里及喪家與舍之人往拜亦不可也。葬君承事言

來承助喪事。此君語。擯者傳命以入

之。能主人曰。臨者。謝厚席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此謂臣民之微賤者。禮不

亦必使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敢以卑賤為有

妻之見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免哭踊

夫人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弔。則入哭。父在哭

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於異室。為父後之父。妻父

父在之。父夫之父也。此謂妻兄弟之喪。而往弔時

禮也。女子適人者。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

正故也。故夫哭之於適室。已子為之。哭宜為舅服。經

故命之為喪。主受弔拜賓也。祖免哭踊盡為主之禮

謝得曰
此與左傳
又曰此文
見左傳

謝得曰
此與左傳
又曰此文
見左傳

也。子爲主。在東階下。故夫人入門。北面而哭。示無二
主也。來弔者。與此死者。曾相習。則經入哭之情。義
然也。適

有續聞。連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同國則往哭之。哭于側室。欲其遠。猶宮也。于門內
之右者。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同

其不遠也。以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
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
也。與哉。言非常禮之弔已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悼公魯君。哀公之
子。擯贊相禮事也。

立者。尊在子游由公之
左。則公在右爲尊矣。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
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
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
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獻公
連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往弔之。且曰。寡人聞之
者。此使者傳穆公之言也。恒於斯。言當在此。死生交
代之際也。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喪不可久
時不可失者。勉其奔喪反國以謀復位也。喪去聲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爲

實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誡之。孺
子其辭焉。父死凶禍大。豈可因此爲反國之利。天
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爲無罪乎。說如字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
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
以辱君義。猶額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公子既聞
乃出而答客惠弔。謝其來弔也。言出亡在外。不得居
喪。次致君憂慮。不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
君惠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猶額
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遠利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爲後
以未爲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
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反國之意。是遠利也。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禮制久。哭殯之
政。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遷殯
而不殯。案惟故記者云。非古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孝
之氣。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遏之。聖人制禮。以節之
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
父母也。毀而沒性
是不念生我者矣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
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行禱五祀。而不能圖其
生。又爲之復。是盡其愛

親之道而尊之之心。備未忘於後之時也。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處幽暗。北乃陰之方。故求必向北。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者。以頭觸地。

無復禮容。就拜與稽顙言之。皆為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

飯用米。見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實米與月。

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上聲。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

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愛之而不敬。故為

不敢遺。故為旌以盡送死之道也。

禮記 卷下 五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木長三尺。始

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置重

于殯廟之庭。暨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者所

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也。綴。猶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

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齋敬之心也。

莫用素器。不尚飾也。自虞至練。祥之祭。謂之祭。不用

素器。以喪漸久。敬心加隆。欲自盡也。然豈為死者真

能來饗而然哉。亦自盡其禮。

以致敬親之心焉。爾。齊。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撫心為踊。跳躍為

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筭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

跳。三跳九跳為一節。士三日。有三次。踊。大夫四日。五

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

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慟。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

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變。哀之節也。袒。去衣。括髮。形貌之

情之變也。去飾。多端。惟袒而括髮。又去飾之中最

甚者也。有袒有變。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變。哀之限節

也。去。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

殷人啜而葬。葬而親托體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按

之制。以葛為環。經在首。以送葬。不敢

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厚許。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親喪歆弱

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歆弱。病困

之故。君必命之食。疏。

飯也。為去聲。食。似。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

也。室。與室。皆謂廟中。卒變而歸。乃反哭於祖廟。所作

者。平生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也。所養者。所饋食

處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

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為甚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慙。吾從周。

謂殷禮太賤。慙而欲從周者。蓋親之在土。固為可哀

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為尤甚也。

謝枋曰
上之字
下之字
語助二之
字不涉文
形之地

故芝畢而弔於墓者不如弔於
家者之清文為兼盡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故葬而北首

既葬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於墓之野此時祝先歸而

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為尸女則女子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祝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

左反日中而虞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

司神奠以禮地神為親之托體於此也莫者置也稱

置此祭饌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待此有司之反即

禮焉

於日中時虞祭也舍釋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始死小飲大飲朝夕

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矣祝辭曰哀薦

成事祭以吉為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曰成事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祭祭祭祭祭

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祭祭祭祭

其變而之吉祭也也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

日未有所歸也受者受易常禮也所以有受者以有

至於卒哭與祔為日尚多則用後虞之剛日連接而

祭如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後虞改月剛日則庚日三

虞也此後每遇剛日皆祭至祔乃止此考

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此去聲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以不急于鬼其親

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此桃茢惡以除

小臣執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

祓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故曰異於生也人死

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禮焉

極以朝祖周為順死者之孝心善求之死者之心亦

必自哀其遠離寢處之居而永棄泉壤之下亦欲至

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飲

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遠殯於廟周人則殯於寢及葬

而朝廟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此孔

哀之用明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此孔

殷人用祭器從葬以人從死曰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

未詳曰

乎哉謂之明也是以明之道待之也也遂車以退
不仁知未流必
有以人殉葬者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
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也隊諸淵言置之死地也戎首為寇亂之首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
食粥天下之達禮也為去聲

禮記

九

未詳曰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
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
食飢三臣三家也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

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
真情而處此者乎不若遠禮而食食也食下似

未詳曰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
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

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主人未小斂則未
改服乃出而加經反哭之則中於禮矣夫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

子一狐裘三十年造車一乘及慕而反晏子稱其知
禮謂禮以恭敬為本也有若之言則曰狐裘貴在輕
新乃三十年而不易是餘於已也造車一乘其規
也禮也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之知禮也
於賓也此三者皆以其餘而失禮者也乘去聲

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
禮此言造車之數个包也謂所包遺奠之牲體也每
子當用五乘而僅用一乘不知禮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
儉則示之以禮會子謂晏子之所為乃所以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禮記

十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稱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孔子也主人家男子皆西
向婦人皆東向而男賓在東主人之南女賓在東婦
去聲鄉向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等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昭子因于張之言歎息而止之

禮人必盡來視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
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為賓主自為主也於是
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
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斯盡也此記禮之變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附錄
卷下

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
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
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誅敵也之罪又徐而赦之師
與有無名乎二毛班白之人也子所獲臣民也還其
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誅之乎此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
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顏丁
皇皇猶相槨望望作而不顧之貌慨感憤之意始死
形可見也既葬槨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
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
和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猶待也不忍決矣忘

卷下

十三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譖有諸仲尼曰
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言乃譖者命今所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賁自
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賁入寢歷階而升酌
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趨而出知悼子晉大夫平公晉侯凡三君者既
聞二子又自問也飲平聲賁飲去聲
平公呼而進之曰賁暴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

附錄
卷下

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
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言國之
意爾曠有所諫教謂發於我我是不先與爾言乃
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爾之飲曠何詔也言詔以
乙卯日死計以甲子日死謂之飲曠何詔也言詔以
堂在曠也曠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此卒與不舉
樂悼子之臣故以爲大於子卯也詔告也謂其不告之
罪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喪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
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謂爲近習之臣食於一飲一食
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也爲去
聲
去聲

卷下

十四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而飲寡人杜賁洗而揚觶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
獻斯揚解謂之杜舉揚解無舉解也盥洗而後舉致潔
而欲以此爵爲後世戒故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
必舉此解謂之杜舉者言此解乃昔者杜賁所舉也
解無
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文子有大夫上三句而後有時節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

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

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詩齊野作亂

衛國之難也班者耳早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

而修舉之也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小大則貞為重故

曰惠貞而曰貞惠也此三字為一

石駟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下所以為後者曰沐

禮記 卷下 十五

洛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

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

人以龜為有知也馬仲而大凡曰沐浴佩玉則兆卜

人言也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卜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

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車

大夫其兄子也子亢也疾將不在家家人不得以

改其養故莫養於下也於是欲殺人以殉葬定謂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也誰若妻

與卒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

之也於是弗果用子亢即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妾也

以當養者為當殉則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

梓槨其財斯之謂禮世固有二性之養而不能歛者

於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習而

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還於禮去聲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

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

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禮所

馬勒所以繫馬莊之意謂若者行若均之為

國不當獨貪從者以示私恩從去聲勒的

衛有大史曰柳莊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

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

邑裴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

也以衣服贈死者曰從裴縣潘二邑各萬子孫謂莊

之後世也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

雖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死果當公行事之祭遂不

尊祭服而往因釋以禭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君

尊貴之意然亦不無而納諸棺皆非

大夫書也邑之為而納諸棺皆非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不從父之亂命

干廬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緇萬入告籛仲尼曰非禮也

卒不緇仲遂魯公子為魯卿垂齊地各祭宗廟之

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也魯先王以舞也魯祭吹簫以舞也此釋祭時以仲遂之卒但用無祭之干簫以

入去有祭之簫舞而不用也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

則不用樂明日則不釋故聖人以此為非禮手上升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飲般請以機封將從之

禮記卷下十七

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輸若名為匠師方小

之族見若掌飲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試用其巧技也

機寔謂以機開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緯也魯有

初言魯國自有故事也般班封寔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

豐碑謂用木為大碑二各空其中而入於墓於是

漸紼絨絨統於鹿盧既訖人各背碑負紼聽鼓聲以

漸紼以權代碑而法如之

般爾以人之母當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當巧者乎

則病者乎噫弗果從之巧事誰有強通於兩而為此

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言不以人之母當巧豈於兩

有所病乎假言耳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以

母無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

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

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

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

殤也不亦可乎戰于郎齊伐魯也禺人昭公子公為

殤也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

疲憊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焉人乃歎之曰往役之

心以樂勉難猶可稅歛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之人

不能死難豈人臣之道哉甚不可也我既出此言矣不

思死難吾言平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錡者皆往聞

而死於敵魯人以錡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

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

也焉遇為去聲重重蹄紀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

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

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墓與

所易忽而能加之敬則

無往而不用吾敬矣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幾一人

執弓及及謂之又幾二人每幾一人撿其目止其御

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

人之中又有禮焉禮者名也于手而可使之
引衣也謂之再告之也也于手而可使之
不坐者謂之再告之也也于手而可使之
無不拜者謂之再告之也也于手而可使之
也商賈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寒矣也于手而可使之
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而商賈之言稱其終也于手而可使之
致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行非事君之禮也也于手而可使之
射石獲鰐
與去聲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襲賊者
襲也舍去聲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
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荆楚也魯襄公朝楚
適遭楚子昭之喪魯

禮記 卷下 十九

人知變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君臨臣喪之禮先
之及其變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以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

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

不將公事遂入進書奉進魯君之弔書也介副也懿
叔遇懿伯忌日不欲入廬

惠伯言之而入為去聲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謂

闕道器以畫宮室之

位而受弔也避闕
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苦

於柩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其邑名
依路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
朝而棄焉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
無所辱命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幃諸侯輅

而設幃為榆洗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
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漢公少子撥以手洒於地
也天子之輅用輅車載極而

禮記 卷下 二十

畫輅為龍棹輅者畫木為棹形而覆幃其上也諸侯
輅而設幃則有輅而無龍有棹而無幃也榆洗以水

浸榆白皮之汁以掃地取其引車不滯也今三家
廢輅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竊禮之罪而非有中用

之實者也禮春
禮道為去聲中去聲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以妻我以為我妻也
此哀公溺情之舉文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祔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

曰孟氏不以其罪予朋友不以其棄予以吾為邑長

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季子臯高柴也庶績也
不葬者以犯祔之

夫小者買道之官大也。命也。以我為也。亦而過。而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使焉。曰。寡君。連而君

弗為服也。有饋於君。則稱。出使。則稱。寡君。不

虞而立尸。有兒筵。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親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卒哭而諱。其名。蓋事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瘞

門至于庫門。命。今之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素。戰敗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

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豈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

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於虎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犂。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

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

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

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

禮。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

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泚之。雖固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視其葬焉

公于... 陵... 齊... 二邑名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掄坎

其高可隱也既封左祖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

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

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之宜也時脈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封築土為墳也

橫口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掄坎坎則繞至於可隱

皆餘制也左祖以示陽之樂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

之歸土於之陰也魂氣之無不之易之升也再言無

不之也古德傷離決之至情而獲其魂之隨已以歸

之也通適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善

檀弓 人卷下 二十三

鄉莫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

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徐國君使其臣容居者

自擬天子以容居為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也其

使容居以含者容居求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難

者相之有也鄉之有司拒之言諸侯之辱來鄉國者

也人君來則其事大則行人君廣大之禮于猶近

相與我國未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社亦不敢遺其

祖昔我先君昭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

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之禮又言我非諸君之言其禮王魯之公失言者我之

吾語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廬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廬乎子思曰吾過矣

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

檀弓 人卷下 二十四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梓者斬之不至者廢其

祀勿其人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

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

食飲之而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與猶言

細故未就上食如字下至以體集承上登

鄉莫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體然失席

他文亦有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為親也故者毋
失其為故也之沐浴也環坐已治之釋水而後入矣我
言本文之事也如親女子之食言沐之清賦也壞
之廢敗也法其失夫于作爲不問而避之從者疑夫
子必當已就其父夫子言爲親戚故者者雖有非禮
未可遽失其親戚之情故告之好也此聖人隱惡紀
交之意本奉遺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文子嘗大夫叔譽叔仰也言卿大夫之死而
誰與歸非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於衆
大夫誰從乎文子設此說欲
與叔向共論前人賢不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
禮焉八卷下
二七

身其知不足稱也處父晉襄公之傅并者兼衆事於
是事惟也植者剛強自正之意

其勇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文
子言于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
之人以定其事乃反河而投璧以除此蓋爲他日高
爵重祿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忌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晉人謂文子知人武子不忌其身而謀之計也
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咄咄然如不吐諸其
中身也退然謙卑怯弱
之貌勝升如步反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
屬其子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
屬其子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
屬其子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
屬其子焉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經
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緇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
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緇言叔仲皮教
訓其子于柳
猶知爲舅若齊衰而首服緇緇緇緇也衍是皮之弟
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緇告于柳云汝妻何
以若非禮之服于柳見時皆如此亦以爲然乃請於
衍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緇衍如答云昔者吾喪
姑姊妹亦如此總衰環緇經無人相禁止也子柳得衍

禮焉八卷下
二八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
成成人曰雖則結而無有臣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
死而子臯爲之衰成魯邑名臣范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
死而子臯爲之衰成魯邑名臣范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
死而子臯爲之衰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
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魯子弟小嫡爲過制
之意而不問其實情於母

謝晉子曰
三句之也
連用五語
字數如

則他無所用其貨情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尅而

奚若延者淋瀝之人其面一赤暴之者莫天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其神能接神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於以求之猶言於此求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

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巷市者謂從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爲國之大喪要威罷市

檀弓 卷下 二十九

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早而欲徙

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故可其說爲去聲

孔子曰衛人之稱也離之魯人之稱也合之善夫

善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也魯人則合而棺置梓中無別物隔之夫婦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

魯

檀弓卷下 終

檀弓評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牛斗星撰斗星字杓司杭州人是編每章皆摘

錄陳澹集說而以評語載於上闌如唐韓愈宋謝

枋得元吳澄明楊慎茅坤諸家悉采入之而謝氏

之說獨多

禮記疏略四十七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張氏敦

臨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疏略
四十七卷》提要

禮記疏畧序

余家世習詩。自先君子申侯先國公孫之學。改習周易。嗣沐又從先君改授禮記。遂以禮經售。或謂沐曰。子他經皆有疏畧。何獨於本經乏焉。且五經闕一不可也。余曰。素習不一。治無專功。偶爾獲雋。不精熟也。闕一何嫌之有。強足適以取罪。矧別經俱有匡邪可依據。而禮獨無之。易依孔子十翼。書有古序。詩有古序。春秋則有壁經。及左傳。皆有依據。禮記疏畧序據要不敢自作也。若夫禮與他經不同。最爲繁重。深遠矣。博。來自上古。底於周季。孔子出斟酌古今時變。定爲禮經。以日用之常行。而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本於天地陰陽。根乎人之性命之微。自秦以來。失其真本。漢儒搜集放佚。未爲大錯。但學不本心。侈以博通爲道。高遠爲聖。故詮之失實。語之不精。反多疑爲非孔子之言。禮經遂難言矣。沐循故未暇敢云自作。嚆昔舉子之業。附同爲見。徒耗費爾

不足傳也。而登封馮五典書不啻數數相敦曰。先生五經四書之疏總會一指歸於性是功夫。勉人在於存養主敬。學者利其有本而不繁。聖域或可冀也。禮主敬之書反惜一言以通其阻碍。恐使學者疑有貳旨。可乎。維余耄矣。倦於勤。何不得已。會同志而屬之以分註。武進王允清門人馮五典李範世暨余仲子端出。宗舊所注成帙者。有禮運禮器樂記學記四篇。此外并有書頭記錄令各以先儒陳澧本折衷去取。古禮多有難曉。不可解者。因之。而余總稽其成焉。周卿士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數言者。禮之本末功効備之矣。夫天地果有何中。以命之民。民亦果有何中。以受之天地。惟是此日用間。凡有感於中心者。斯不能不動。有動斯有作。有作斯有則。則而宜之。謂之義。恪而守之。謂之禮。

禮而可觀。謂之威儀。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謂之中。此中也。人之自爲。而其自爲者。卽其受之天地。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非人之所強而爲也。故曰。所謂命也。詩又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非天地之所可代爲好也。故曰。民受之也。民既受此命。自能定此命。有能爲之。豈遽能哉。體則而行。合則以爲。日遷。通則以爲。日改。遷遷改改。習以厚養。故君子終身未能而固已。免於人禍矣。不然而曰。我未能。遂自暴棄。怨惡斯集。刑辟加之。鬼神疾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者是矣。故曰。能者養之以獲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禮之能否。豈細故哉。是在人而已矣。仲虺之誥曰。維皇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衷者度也。天與人以心。使人自能衷度得中。此禮之所從出也。猶與人以尺度。宜長長之。宜短短之。宜輕宜重。輕重之。皆天則也。皆禮也。時加稱量。不使差忒。天性然也。此固人之不勞不費者也。我故曰。

性是功夫。學習爲性。人而如是以若其性。則其恒也。不如是以若其性。則爲非常。叛恒性矣。故人而學禮。習禮。則心生悅。與人共學禮。習禮。則心生樂。是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何也。若其性也。此吾性之大可恃者也。

康熙辛巳十月一日作于保學堂

禮記疏畧

序

四

禮記疏畧

曲禮上第一

登封馮玉

國公孫

經曰。曲禮三千。言節目之委曲繁夥如是也。古經風有此篇名。漢儒雜採成篇。而分上下。未免章句瑣屑。不分明。今會其義。竊爲段落。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儼安民哉。

敬乃存心之學。不觀不聞中。常自戒慎。恐懼而恐有失也。乃禮之根源。能敬則事有節制。而禮生。不敬則怠慢恣肆。而禮亡。故篇首以毋不敬三字領起。毋乃着力禁止之義。正心之操。存無間。敬之篤。摯處由是敬以爲容。儼若端莊。無敢馳肆也。思思乃心之體。敬之主也。思則儼若。不思即不儼若矣。惟其能思。故發爲言辭。安詳而不躁急。一定而不紊。後推以及人。事事而爲之所隨。其所接。而無不安之於禮。安民即天下歸仁。意敬之根源甚微。分量最大。著蔡先生曰。此一敬字。本自堯舜傳來。人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一

心惟危。一危字。是敬字底本。天生人以心。原是箇敬的物。如何不敬。敬字無所不該。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樂音洛。

此德不離存心之功。主敬之學。四不可字。皆隱微中。默自省察。力爲克制。純乎敬也。稍不敬。即長放而喪德矣。從欲而敗度矣。志滿則招損。樂極則生悲矣。可乎哉。蓋四者皆人心自生之不可。即人心自生之功夫。所謂性也。故吾師曰。性是功夫。學習性也。學者自反本心。可以信矣。不然不能。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便從俗。

賢者正能敬之人。惟能敬。故于素所親狎之人。而敬之。不敢狎也。于素所敬畏之人。而愛之。不偏畏。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卷之一

11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

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說同悅
奸去聲

諸婦以悅人者必煩費其辭不妄說人者自根心
強辭達意則此禮自有中正不易之節踰節必侵
侮而好狎不踰自不侵奪人不傷慢人不狎昵人
皆敬心爲之制也脩身不使有過踐言言行相顧
故謂善行行脩而所言又皆道此乃禮之質實而
不托於虛文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世情重財物輕學問禮則反之故賢者好義樂施
常爲人所資取寧守約固窮而不取人學則自重
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皆禮也財學對言正以醒人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退議以明禮

此見禮之不可不明也明斯禮行矣道者當由之
路德乃自得於心仁心之生理義事之制宜渾言
之曰道德切指之曰仁義非禮以爲之檢束必不
能道全德備義精仁熟而成於己矣敎立於上示
訓於下以正民俗非禮不備蓋禮有五經不備卽
無以化民而成俗矣爭有得失訟有是非不據禮
以分之辨之必不能斷決君臣上下主於義父子
兄弟主於恩非範圍於禮必不能各止其所而有
定上下以臣之貴賤言宦仕也任賴於學學本於
師師本疎也故制爲事師之禮以親之班朝政以

卷之一 曲上

三百官治軍旅以行法令全在威嚴非禮制有定人誰肯服。禘祠山川祭祀宗廟皆須牲幣器皿以饋給鬼神非禮則心不誠貌不恭而神不享矣禮之爲用如此其大可不明乎恭敬摯節六字皆心之存敬之實處人若襲禮之常套而無此六字之實則禮之原本處不明其何能行恭以容言敬以心言摯謂心有所專不服務於繁文節謂當可而行事不少過其則退以自下謙以讓人皆敬也敬以生明明以行禮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

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

栗廬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

於禽獸生音

此書白文最明不用多解只在人平心靜氣字字讀去常目在之原聖人制禮以明人之意

之慧者聖人而身不離禽獸以其不明禮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全在此一點明禮之心而已庶民去之則其心一禽獸之心矣惟禽獸無禮故倫類不分人可如是乎是故聖人出制為獸幾希之心明而已獸之化者曰鹿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

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

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

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反之涉

德者得也心有自得也太上帝皇之世凡事而求心安理得而止不及計施報故曰貴德其次三王

之世禮至三王而備故以往來施報為尚施教于人而人敬之施愛于人而人愛之不然反施亦反

禮記疏畧卷之一曲禮上四

報之故安危係焉禮真不可不學也此禮敬所始夫禮約言之自卑而尊人一語盡之矣至不能為

禮者肩負販賣之人盡之矣必有所尊貴賤不能具文必存其質甚言富貴不可無禮也富貴而尊

人自不至于驕淫貧賤而以禮下人已無愧人亦不敢褻慢志意自不至于驕淫馬氏曰好禮則有

得于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可見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

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

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異不

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朱子曰十年曰幼為句絕學字自為一句下至百
年日期皆然幼學學幼儀弱冠學成人之禮有室
學齊家之禮志力強不畏物感則可仕仕者事也
為士以事人髦蒼白如艾曰艾服官政為大夫更

歷世變異知人情可以主邦國之政令矣者猶
久之稱不自用力能以指意使令人傳誨傳家事
于子也耄憫忘也憫憐愛也耄者老而無知已衰憫
則幼而知未及雖犯禮有罪情不出于故故不加
刑人壽以百年為期飲食居處動作無所不待于
養故曰頤頤者養也善養先生曰人生年歲不同
各有所宜先王因而制之為禮一定不易皆順乎
時豈有一毫強為哉可知人事即天理也人事不
盡即別無天理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
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
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致謂還其職事于君也不得謝君不許也凡所以
憑安其體杖所以倚助其力婦人性柔順能養人
故許自隨安車一馬小車也此人君優老臣之禮
宜然耳自解于四方之國曰老夫不嫌尊也已國
禮記疏畧卷之一曲禮上五

稱名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自居也一國有賢衆國
所仰故越國而來問以其多聞而多見也必告之
以其制古先王之法制

不可以習俗輕變者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
禮也

謀于長者謂往就長者而謀議所為也必操几杖
以相從而往者非謂長者所無也以示敬求長者
其禮然耳既有請教于長者乃有問又不辭讓而
對是自恃已長故非禮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
之公西華曰非日能
之願學焉皆辭讓也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

爭

溫以禦寒清以救熱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其安否人子之
因時盡禮以去其憂也醜夷也醜夷下等也

兄弟不和而爭之謂之不和

夫為人子者三屬不及車馬汝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言為人子謂父在時也古之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備矣今但受三賜之命而不與車馬同受故言不及也禮主于謙當受而不受是不敢稱尊于親前故為孝不敢稱尊于兄弟親戚之前故為慈不敢稱尊于僚友故為弟不敢稱尊于執友故為仁不敢稱尊于交遊故為信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僚友同官如兄弟故曰弟執友同師之友其執志同志同故曰仁交遊汎同故曰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禮記疏畧卷之一 禮上 六

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父執父同學執志之友也謂命之也敬同于父凡禮有不敢字皆敬之實如履虎尾臣人敢乎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出告違反告歸日而者以自外來必省其顏色也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四必字一定之辭皆敬心之所存也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必諱一老字恐父母聞之不安也欲使父母忘年此非心之存于父母者不能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此汎言敬長之禮父事之隨行兄事之雁行肩隨則並行而稍退古者地敷橫席容四人長者居席

端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而生所以致其敬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臭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樂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室西南隅為奧居寢處也主當也主與中席尊者之道也行中道立中門皆尊者之所行也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不樂量饌具之多少敬順親意也不為尸尸取主人之子行若主人之子不敢以尊臨親也心常在親雖未言而亦聽之恐言不及聞也雖未動而亦視之恐動不及見也敬之至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苟笑辱道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禮記疏畧卷之一 禮上 七

不服闇不從事于幽僻無人之所恐遺惟異賊惡也危是傾險之處不自重愛其身不令之名必將加之而至于辱親故懼而不敢也親在而許友以死是有忘親之心親在而以財專已則有離親之志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純一也不純素恐親心有所嫌也父沒日孤子當室謂為父後主家事者雖除素猶必用素不純采之憂也

幼子常視毋詆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不呼

禮記疏畧

卷之一

人

高而有向背者爲丘大阜曰陵鄉長者所視恐有
所問則便對也然長者所不視卽所不當視故必
向之雖視無妄也先生年德俱高能教道人者長
者則直以年稱城上警備寇盜之所指則見者疑
呼則聞者驚皆有司者之所禁戒也老成之所素
知而少年往往忽之登城正有事之際非泛泛可
言也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

人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局視瞻毋

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毋遂毋踐屨

毋踏席，摠衣趨隅，必慎唯諾。

此爲客之禮將適館舍或有所求于主人然執已
之所須而固求必得卽非爲客之義將上堂聲必
揚者使人知之有所備也客適因家常亦然
人將卽席脫屣在戶外脫于戶內者惟長者一人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

闔門概也。當門之中。闔東爲右。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客自處也。不踐闔。恐不恪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九

此主人延客之禮讓于客讓客先入也爲布也請入布席然後出迎客以入客固辭卽辭其先入爲席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肅客者俯首以揖所謂肅拜也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

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

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此亦賓主之禮。入右東邊。所以趨東階。入左西邊。所以趨西階。此以一身之左右言。主在客右。客在主左。因辭不敢常客之尊已也。讓登欲客先登。故客不敢當。故主人先以讓之。拾級登階之級也。聚足而足相並也。連步相接連也。拾級聚足何等穩重。連步以上。又不失之急緩。想見敬意。先右左。是賓主情面相向。兩不相背。各致其敬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室中不翔

帷慢也薄簾也所以避內外者帷薄之外與堂上皆地迫不可趨執玉重器不敢趨接武足跡以相接而行微也室中地尤迫行而張拱日翔不翔教以爲微也凡見尊長及賓主相接以疾行爲微是與翔皆敬容也亦有不施之處

立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人已相交之際無徒自便當顧人也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恐不便于受者此人所易忽非能敬者不能審處以致宜也

凡爲長者羹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十

請社何趾

糞掃地之穢也袂袖也拘障也扱斂取也初則置帚于箕上以兩手捧箕致其恭敬之容掃時一手執帚一手舉示袂拘障帚前却步而行不使塵及長者終則以其自向斂取其塵不向長者皆敬也爲長者奉席之儀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不敢早褻設坐席向面何方設臥席則足向何方必顧長者之意敬也凡弟子之事父兄師長皆當如是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

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

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

客不先舉

朱子曰東向南向之賓皆向右而向北向之席皆向左諸客先生曰諸客皆向左右北向者爲

左南陽也上右以養陰也北陰也上左以養陽也東向西向做此此飲食之客故各從其所養者以爲上蓋陽能養陰陰能養陽以相生也純陰純陽則不生若非飲食之客是講說之客也隨所向布席師席居中兩邊分列兩席中間空地函一丈分師弟便指畫聽受也正席就食席言正席設重席主人敬客也客以手按撫辭之徹重席不敢當主人之敬也辭不徹必致其敬也客乃踐席而坐凡主客相接見之初主人必先有所問客不當先舉言也

將即席容毋作兩手擺衣去齊尺衣毋攢足毋蹶

將就席須詳緩而體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作也下四句即毋作之實兩手擺揭衣之兩旁使下齊離地一尺恐衣長則撥亂其步武而足或顛顛也則失容而可作矣雖無大過而容不能無愧也故謹之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十一

先生書策琴瑟或偶然在前當散去者必跪而遷之宜處戒備人之踰越也敬先生之至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

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虛坐講席也以儘後爲讓食坐以在後爲正席在前爲偏席以儘前爲讓坐必安不動搖也執爾顏即正顏色長者言不及已已即毋僂僂長者之言不躁急也正其一身之容貌動皆中禮也聽長者之言論必恭無怠慢也毋勦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毋聞人之言而附和之如雷聲之同必法則古

昔稱述先王乃爲善耳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則務則對欲盡問所問之言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言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所以致微諸者應而無事也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

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所尊敬即先生長者也無餘席坐必相近不使同

起微時之久也食至起微主人之食也上客起非

同等也跋本也獨將盡即易之不使明不繼不

明者有作主之禮不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振杖屨視日早暮侍坐者請

出案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

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七

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振杖屨示將用視早暮恐其

晚此皆厭倦之容請出欲君子就安也更端起對

因問有所變而致微也問空際也復白也屏退不

取于人之私也而猶待者候君子之召以終其敬

也君子亦先生長者而

有君人之德故曰君子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

箕寢毋伏飲髮毋髦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此持身之微側耳以聽非恭也應答之聲貴和不

敬高聲則乖張之心所發也淫視流動邪明也怠

兩展其足或如箕舌低覆也髦髮也古人重髮以

覆額之不便垂如髦也冠乃首飾髮始免衣裳所

以飾體謂袪則袒淫視則揚勞而相暴而褻則褻

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屢跪而還屢俯而納屨

屨不上堂則解在階矣屨有基係解而脫之不取

當階及辭去則就屨跪取之屏于側屏避也還向

東階避主人而西鄉長者而納之此時長者送客

在階客在東階不取背尊長故跪而還屨俯而

納屨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此泛然相遺之禮非禮席也兩相麗之謂離三

成之爲參參坐者猶少若參立則甚易忽而往參

其中矣此必爲君子之

男女不雜坐不同櫬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

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七

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初志無定早制禮以

防閑也然內外男女無辨一變其志後雖嚴于

防閑而無及不雜坐下就一家男女言而後可知

矣故無問遺之往來澣浣也諸母父妾不使漱

固敬父之道亦遠嫌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櫬門

限也各有所限不相干與也女子既許嫁則係以

纓身已有所係屬大故如父母疾病死喪之事非

此伯叔兄弟之類不入其門

女子重言子者別于男子也

經 95—529

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昏禮皆憑媒氏往來非有行媒故不相知名受幣即納徵也交親成昏也下文即交親之實日月即親迎之期別辨也辨其某爲某之婦某爲某之妻不可以稍混也厚則辨之不一辨也告君鄉大夫之禮告鬼神告祖廟也召鄉黨僚友則使人而命之不苟合也故曰厚別取妻不取同姓爲其近則卜之不知其姓必徵賤之極者恐其路于凶屋卜之鬼神苟吉可也非謂卜而可得其姓也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有見才能卓異也若非有奸德之實難免悅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古

賀者以物遺人而致慶也著代以爲先祖後禮宜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人之遺問亦不可廢故其辭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言第以佐其筵客饌具之費而已非賀也稱某子使者或爲鄉里親友相約之詞非賀之志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貨財非貧者之所能辦周旋揖拜之筋力非老者之所能爲則亦各致其敬而已正不必拘拘于物與文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

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

嫁笄而字

國與日月山川等常語易及不便諱隱疾諱之下便治謬名子者不之用爲後日廟諱地也異長各

爲伯仲有別之義也冠而字之敬其名成人之道也君父之前臣子自稱名凡衆臣衆子互相稱名女子許嫁笄而字敬其名亦成人之道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左醯醬處內蔥醢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席徧祭之二

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內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裁左殽右載分附菜也食左羹右分燥濕也膾炙異饌在微蒸之外醯醬食主在殽載之內蔥醢黍蔥亦醢類加豆也故處末或酒或羹處羹之右若兼設則左酒右羹薄切曰脯脩而施薑桂爲修也處酒左則謂中屈也同左右末者便于食也食脯者先末降等尚爵卑于主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主

人也不故當主人之禮故執食起辭主人敬賓亦起辭禮以文爲貴賓主各致其辭讓故文也延進也主人導客祭然後祭祭食之禮主人所先進者也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殺之次序而祭之徧也禮三發告飽勸乃更食三飯後主人舉客食載後乃辨殽辨徧也主不遠食不遠辨也一飯食之常而無不有禮見主人陳設之曲中見爲賓謙退之必誠其執有不敬乎未辨不虛口敬以爲俟爾也處口謂食竟而飲酒滿口使清潔以演養其氣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

拜而食

饋進饌也親饋不拜則失之儀不親饋而用饋失于賓拜與不拜凡以稱禮之施而已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醢毋吃

食毋醬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

泰母以箸母選美毋絮美毋刺齒毋歡醢客絮美主人辭不能享客歡醢主人辭以羹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嘔炙怪楚

成禮曰食常食曰飯與人共禮食則不在食故不求飽與人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博食易得故飯無所節流飲不知止皆貪而可戒也啗食謂當食而叱咤語齒嚼骨有聲不以食餘魚肉反于器中謂已歷口人所惡也毋投與狗骨不放廢主人之物因獲求必欲得之皆不敬也揚飯散其熱氣嫌于食之急飯黍毋以箸貴其七之便也羹之有菜者宜用挾不宜以口啜取食之也祭饗器中謂和刺齒以物剔刺其齒皆人所惡歡醢主人之味決也以不能亨饗為辭退謝之禮然也肅肉之類決之類乾肉肅修之類決之類不齒決治之以手也火灼日炙一舉而並食日啗嫌其貪也凡此飲食之際心一不存存養之學所謂飲食中有性知隨在致謹乃君子存養之學所謂飲食中有性

禮記疏畧

卷之一

禮記

六

命流行也而此充之焉往而有不善乎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食物主人所親設故客亦親徹以答主人之意也此亦謂辟等之客耳敬者不然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長者勸少者不敢辭侍飲于長者非禮席也而長幼之節不棄尊所置尊之所也酒進皆起長者將飲親酌以獻少者則就尊所拜受不敢煩長者之禮飲盡爵日酬未酬不敢飲盡則飲可知也辭而後受屬主平交之禮也非少賤尊貴之道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

之概者不寫其餘皆寫

懷其核敬君之賜不敢棄也君賜餘若陶器木器可以洗滌者則就器食之或器是佳竹所製不可洗滌者則傳寫于他器食之不飲口澤之實也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或為尸或助祭得所饗之餘肉以歸則不可以祭祭其先以食餘之物為褻也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其于夫之尊亦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御侍也貳益物也指般饌之多不辭者以此席本為長者設也偶者配偶之義因其請賓而以已陪設故不辭辭則僭妄

美之有菜者用棖其無菜者不用挾

禮記疏畧

卷之一

禮記

七

挾箸也有菜不宜以口啜取食之無菜者汗而已啜之可也

為天子削爪者副之巾以緇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綵

為大夫累之士薤之庶人訖之

此就公庭禮會時說副析也刑削其皮而析為四解又橫解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破而不四析亦橫解之用食葛巾覆之而進累保也而不中覆亦削破而橫解之士則不削但自去其薤而已薤謂脫花處亦破而斷之薤薤也庶人則直解之而已不破薤也一食瓜而尊卑上下之分即于此而端焉則亦各循其分而已

父母有瘠冠者不擗行不翔言不僣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觀笑不至嫺怒不至言疾止

復故

必致其憂不補憂不為飾也不期憂不為容也不
而變味飲酒不至醺酣而變貌笑不至見矧矧
齒木也怒不至罵皆憂未忘也怒罵曰言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有憂謂親疾或他禍患側偏側其席而坐不敢正
席懼變也喪則專席不與人共坐變以自處不敢
同人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獻車馬者執策緩獻甲者執胃獻杖者執末獻民虞

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

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水潦天降行潦之水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佛
謂振轉其首恐其象之害人也家畜者不然順其
禮記疏畧卷之一曲禮上

性也車馬不上于堂但執策緩呈之策馬杖後上
車之索甲鎧也曹曉登小者易舉杖未拄地不淨
執以自向民虞征伐所俘獲之人也持其右袂所
以防異心契書契右義未詳或栗陳左執書契之
數米亦有契栗粗而多故執契米精而少故操量
鼓醬齊為食之主執主則食可知書即契也詳書
其多寡之數而致之于人也一獻物而必各備其
宜如此毋不敬也

凡遣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

弣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

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

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几杖者拂

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

飾羔鴈者以纁受珠王者以摺受弓劍者以袂飲玉
爵者弗擲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
使之容

下與上曰獻上與下曰賜獻者曰遺弓之體角內
而筋外尚使之在上也各順其勢肅稱末也弣中
央把處銳佩巾也客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
稍容折以致敬而見其悅之垂也此時弓向在客
手故不容答主人之拜而少遜還以避之辟雍
謂還其所立之處置弓而拜也自受者以敵客不
當使人受也受時客立左主立右主人由容之左
手而受以右手接下簫以左手承弣主客相向而
重立以受進亦遺也首劍柄也左首客在右以劍
末自刺而柄以授主人也戈刀當頭而利鐔在尾
而銳不以利刃授主人也鐵為牙鐔柄尾平處以
平向主人也拂乃拭去几杖之塵敬也效亦進也
右牽之取其便左牽則以右手防其驚也禽乃
鷄鵠之類左首主人在左以首向之尊主人也直
禮記疏畧卷之一曲禮上

尊左亦尊也羔鴈為相見之贄故繞回雲氣于
以覆羔雁致其飾也拂謂以兩手共捧承之敬也
受弓劍以承承接不露毛敬也弗擲不擲去餘
泥恐失墜也苞苴魚肉之屬直者也以草藉器
而貯物也簞筥問人者皆竹器問遺之也使者受命
之時操持諸物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國之儀
容也此可見禮必謀先學習而後心有所存身有
所行臨時始乃曲中其則不然冒昧莽行其何能
哉無失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

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

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此人臣敬君之禮若一念不在則必有所怠意而
不敬之罪形矣受命即行身至拜送朝服命使者
下堂受反命此皆細節項目無細思慮則不備
而忠敬之基焉禮之本立于此矣可不切切

乎之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博聞則無窮強識則勿忘如是無滿足時自不容
不讓善于人。也。厚也。將厚其善而行之厚。無益
行亦無盡。何容怠乎。此存養之學。
非口耳爲名者。方可謂之君子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敬謂好于我者也。忠盡心于我者也。盡人之歡。竭
人之忠。則人必難繼。此交之所以往往而無終也。
君子不盡不竭。此君子之以仁
存心。焉往而不全。而况交乎。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子不

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

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禮記疏畧 卷之一 禮上

子

抱孫不抱子。就幼孫時言也。古禮經此語。蓋言尸
必以孫也。故君子於抱不抱之際。亦取義焉。尸所
以像神。主人之事。尸有臣事。君子事父之義。故凡
會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亦下之。皆
以曾在尊位。而禮下之也。不止下車。而在車則下
之也。知其所以爲尸者。尸者。古者祭天地社稷。
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外神。下則同
姓異姓。但卜之吉。則可爲尸。祭廟則之社稷。則上
師爲尸。惟祭廟無尸。人君必于祖宗之尸。則下不
盡下之。故曰。知其所以爲尸者。尸者。則自下之也。尸
必式。二句。見爲尸之道。尊矣。人下已在已。可不敬
乎。必也。式以答下者。然則何以下車答之。尸乘必用
以几。故也。凡者。尊者之所憑。以安重者也。乘必用
之。原不欲其下。故禮不可下也。

齊者不樂不弔

呂氏曰。古之有敬事者。必齊。所以致其精明之德
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妨于齊。齊也。不樂不弔。全其
齊之志也。與謂心一于齊。
而不他有所適。此之謂敬。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

不當門閭。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五

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

於內

毀至于見傷。瘠至于露骨。爲形若毀。瘠形視聽衰
則幾于滅性。而送死之大事。將廢。莫能行。罪莫大
焉。不由阼階。不當門閭。人子之常。親雖死。未忍忘
也。門閭。門之中道。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疾則沐
浴。與飲酒食肉。正保守其身。而不敢毀傷者也。疾
止。則復若不知。權變而至于不勝喪。則滅性以滅
比于不孝。五十始衰。不極毀。六十又衰。不可毀。七
十則器其居喪之禮也。

以全其易盡之期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一 禮上

主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生事之禮。從來日起。死喪之禮。從往日。起與舊從
也。求日親生之日也。從生之日以來。其日無窮。故
曰來日。如今人從親。親辰數歲。以盡孝。亦常食肉
以至耄期。皆有不同之禮。父母之年。不可知也。往
日親死之日也。從死之日以往。其日無窮。故曰往
日。如三日。五日。七日。五月三月。葬之類。期而
小祥。再期。大祥。既葬而祭。
不同之禮。皆自此日起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

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應氏曰。弔者。禮之恤手。外傷者。情之痛于中。方氏
曰。不知生而弔之。其弔也。近于論。不知死而傷之。
其傷也。近于謬。禮以飾情。則
亦各因乎情。以致其禮而已。

弔喪弗能贈。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以貨財助喪曰贈不能不問者以徒問為可憐而口惠不足以為禮也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曰來取非待君子之禮以禮將之可知矣有守者必自重不肯來矣小人者無厭宜節之以禮直與之而已不必問所欲也

適墓不登塋助塋必執紼臨喪不笑望柩不歌入臨不翔鄰有喪春不相里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揖人必違其位當食不歎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至

舊註揖人必違其位當食不歎二句在前篇因適內今移後塋墳堆登之則踐所尊為不笑望柩則索執之以致力也臨喪以哀為主故不笑望柩則助春人也鄰則哀死相恤故不為容也相以歌相相恤之義適墓不歌主于哀哭日不歌哀未忘也由徑則荷取具速辟塗潦則憚勞皆不敬也故戒之必有哀色正其臨喪之容也執紼不笑宜哀也兩手當胸日揖又兩手交合至地日揖又有天揖時揖上揖之別必離其所居之位禮以相向為敬也然則俯飲食宜開側數則中有所傷非宜樂以宣與人情臨之而數亦非宜介冑在身則嚴威自持使人望之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總承上太每事戒慎不失色于人色且不失允歌哭步趨乎凡事有吉凶常變之不同君子為此必盡此禮循此禮必致此情斷不敢苟且假托欺已以欺人也此所以為敬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君與大夫同途而出君過宗廟而式以致敬則大夫下車別于所導以為敬也士于大夫猶大夫于君等威之節宜然也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先王制禮皆自士止不下賁庶人以禮必由學庶人不學故也在君子修道以教之故不賁也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刑所以懲小人大夫君子而有德者也故不上大夫大夫其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或大夫喪德而有罪亦同于庶人以入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

刑人不在君側

不在君側以人君當延有德故不可近也且又慮其怨恨而為變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

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駟則載飛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至

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疏曰兵車華輅也尚武猛無推讓故不式武車即華輅取其建戈刃曰兵車取其武猛曰武車旌車上旌旌也綏散垂武揚于外也德車王金象木四竿也君出備官以從事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言欲其証已然之事也兼會盟征討師行宜警備凡所則歷之處前有變異則舉類以示載于旗之上青旌水鳥青龍也鳴鳶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屬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虎威猛士師之象以率示者或士卒有罪而令士師治之舉以警衆尊嚴虎狼之屬龜蛇亦有威猛舉此使衆知所備也或載其皮或畫其形不拘耳行即師行載道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招搖北斗七星也居四宿之中軍行法之以為旗幟即前所謂旌也率之

于上以指正四方。維節制也。士卒之氣。易于暴怒。急以此節制之。使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止其所。而不相混亂。前為進。後為退。度法也。局。部分也。進退亦有局。左右亦有度。互文也。軍行須監領司馬之屬。前後左右各司其局。而為有制之師者。全藉乎此也。是行軍亦不外于禮。其可不敬乎。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問國。

呂氏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今勿讐萌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當死。宜告于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于復讐。然復讐之文。雖見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勢盛。殺則不能殺。故遇則殺之。不報。告有司也。不共戴天。誓不與俱生也。不反兵。常以殺之之兵。器自隨也。不問國。違之而。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太荒而不治。此亦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重

士之辱也。

卿大夫謀國而輔其君。能修德以自強。自天下畏服。聖者屯兵之壁。多壘則教見侵伐。卿大夫不能謀國。可知矣。地闊野治。固卿大夫之責。而士卑不與謀。則田里之事。乃其職也。故亦士之辱。

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不惰。必致其誠盡其禮也。服敝不他用。器物敝不棄置。牲死。不食。皆所以為敬也。呂氏曰。人所用焚之。陽也。鬼神所用埋之。陰也。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自徹俎。以出。循卑賤之分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一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

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卒哭以前。禮用喪。莫不祭。卒哭始祭。乃嚴其諱。嫌名。音同。字不同。不偏諱。謂可單言。逮及也。指父母存。言諱王父母。恐父母聞之。而心有不安也。不逮事。可不諱。然此特就不知者言耳。若有知者。自宜諱。君所無私諱。有公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皆以尊君也。不問避諱。而易詩書之文。改行事之語。如有妨于學者。有誤于承用也。廟中統于所尊。如有事于高祖。自不諱。曾祖以下也。夫人君妻。婦謂已妻。所諱皆謂其家先世名也。實對也。門所居之官。門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不諱。問諱。處得罪于諸也。問諱。處得罪于主人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重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日遠某日。旬之內。日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日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遇三。卜筮不相覲。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外事。如巡狩。朝聘。會盟。治兵之類。內事。如宗廟之祭。冠昏之禮。兩日。甲丙戊庚壬。順陽道也。柔日乙丁巳辛癸。順陰道也。每月三旬。初旬。上旬。中旬。下旬。下句。下句。上句。是旬之外日也。日遠。如時至事。敬。可祭。即于旬內。筮之曰。近。日遠。某日。近。某日。皆命筮之辭。喪事。謂筮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故先從遠日也。吉事。祭祀。冠昏之屬。先近日。不吉。則及遠日也。馬曰。為擇吉日。慎固也。記也。

泰者尊上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可憑信也。此命書
龜之辭不過三者。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吉。則止
而不行。襲因也。下既不吉。不因而又筮。筮既不吉
吉。又卜。者皆謹之至也。洪範有龜筮。筮又筮。筮
不知何故。時有吉凶。必有吉凶。必上筮而謀之。于
鬼神。則信而行之。不敢改信。時日。即敬鬼神也。先
王尊信鬼神。之有吉凶。無所不為。以出為法令。而人因
畏朝廷之法。令不敢背。是一事而三善備信。時日
則事功成。敬鬼神。則無敢肆。畏法令。則民心一。據
疑者。物有兩可。而不決。如建都邑。某地可。某地亦
可。此疑也。猶與二獸名。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
似之。一事也。而進退不果。此猶與也。卜筮以決之
定之。此先王以神道設教。其助人謀之不足有。如
此。故既卜筮。不可不信。而反非之。既
不可非。而行事又。何可不踐之乎。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軔效駕。奮
永由右。上取貳綬。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五

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
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間溝渠必步

此言為君僕之禮。策馬杖也。執立馬前。所以防奔
逸也。已駕。駕馬也。幹車之轡。頭展視。輪轡。即入
而效。白於君曰。車已駕矣。僕先出就車。據奮其永
以去。應從右邊升。以君位在左。避君之空位也。永
升。僕先試車。未敢依常而立。跪而乘之。以為敬也。
一車四馬。駕之。四馬八轡。以駟馬內轡係于試前
其駟馬外轡。並兩服馬四轡。共六轡。內外分置之。
左空手中。右手執杖。驅馬而行。以試。五步即止。待
君出也。並轡是轡與策並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
綬。校君登車。左右陪從諸臣皆還。却其車以避。不
防車行也。車上君在左。僕中。勇士在右。至大門。
恐有非常。故命車右上車。門間溝渠必下者。一大門
君子不誣。十室過門。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一
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須下扶持
之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僕故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僕以正綬授人。不但臣于君為然也。降等卑下。如
士于大夫之類。則直受。非降等則謙讓。下又申言
降等。則按僕之手。自上受之。無容遜也。非降等
則以手從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亦直受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也。主人出門迎之。婦人乘安
車。故不立。乘以大馬。獻人。則執轡。而己以馬合
幣。則達圭而已。奉馬而觀。則
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謂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此人君乘車之禮。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敬大臣
也。禮君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
車。不馳。恐車馬騷擾。手人愛民也。必式。所謂
不誣十室。敬賢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五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御。讀為迂。迎也。自出門
迎之。所以敬君命也。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

介者。甲冑在身也。朱子曰。
菱。猶言扞拒。不列屈伸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喪車也。曠左者。以親生時所乘。葬則用為魂
車。皆在左也。王者五輅。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
之。曠左則似祥車之凶矣。故不敢曠。
然雖在左。必式以示敬。不自安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

手而俯。

此僕御之禮。有男女尊卑之不同。僕在右。婦人在
左。進左手。持轡。使身微相背。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

手禮以相向為敬也皆左執轡右執
策既御不得式但俯仰以致敬而已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雉式視
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邱勿舉塵不出軌

車以模素為正蓋巧為奇不乘奇車恐驚心也不
廣欬慮駭人聽聲容靜也不妄指慮駭人視手容
恭也立謂立于車上俯視也車輪一層為一規車
內馬式不違轡但瞻視馬尾轂車數也顧者轉頭
旁視也不得過轂容體貴端也入國不馳但以策
彗後近馬體搖摩之彗轡末韋帶邱勿搖摩也執
車轡行緩故塵不
飛揚出軌外也

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舊註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引熊氏說讓故正之
下謂下車也上二句君之敬神下二句臣之忠君
皆敬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天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綬左必式步路馬必
中道以足威路馬駕有誅商路馬有誅

此言人臣習儀之節不可輕慢君物也路馬若駕
路車之馬也承朝服鞭策但載而不用皆敬也君
升車則僕授綬臣習儀但自取不敢使僕授綬也
在尊位故必式以示敬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必
當路之中者以邊側早乘不敬或傾跌也威與僕
同務草也齒品量其年數皆輕慢不敬也故必有
罰誅謂也馬氏曰祭馬之九以年數馬之年以齒
先王制禮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凡以止邪于
未形而已

曲禮下第二

登封馮五典分註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
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
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
王其有藉者則謁無藉者則襲

奉者仰手當心提者曲臂當帶大帶也衡平也
正當心天子器奉高于心諸侯降于天子奉與心
平大夫降于諸侯故奉下于心綏下也士提之又
在綏下主通上下貴賤言如不克似不能勝也尚
左手謂左手在上左陽右陰陽數本天主內陰數
本地主外故人左手護持其身有力而拙于應足
右手應物有力拙于治內向左手力象于內故也足
行但起其前而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于地故曰
車輪曳踵僕折如磬之背而王佩從兩邊懸垂此
立容之敬也然臣之于君尊卑殊等當倍致其敬
微免則倍于身小僂則垂大僂則委于地古人常
服有裘有葛及因時行禮不同或有加覆或有加
襲開而外見謂褻掩而不見為襲有藉者璧琮加
于束帛之上則謁示以文也無藉圭璋特達而已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一

則襲示不以文也常聘聘授受之際而曲中其
高下之節尊卑之等質文之宜不敬者能之乎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經婦士不名家
相長妾

卿老世臣家相皆與我共理國家之事者也世婦
經婦長妾皆贊助我內事者也故皆不名以敬之
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賤也次于夫人而貴
于諸妾世臣父在時老臣也經妻之兄女婦妻之
妹可見不止諸侯之要有賤卿大夫皆有而
數不同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
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稱余小子
避天子之子也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稱嗣
子某避諸侯之嗣也世子君之適子諸臣之子不
敢與之同名避嗣君也若名在世子之前則世子

為君亦不避益君子不奪人
之名不奪人親之所名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者士之業不能習之而尚未能也而不能而射則辱君直辭以不能非其志也故諫曰有負薪之憂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顧顧君子望望衆人對字只作言字看言未及之而言未見顏色而言皆不顧望之意此為不敬故非禮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君子從居他國凡所行禮不求變他國之俗蓋所與皆他國之人自宜從衆若強衆從我即難以相通唯祭禮喪服哭泣位皆如本國此行之在已者不慮難通故不忍變以忘父母之國也然亦必謹修禮記疏畧卷之二 禮下

其法制而審慎行之恐有不當以辱父母之國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鄭大夫以道去國雖三世而本宗之人猶列爵祿于朝不絕先嗣此人往來仍詔告于本國之君而義未絕其兄弟宗族猶存于國而有宗于凡冠昏喪祭必告死必赴猶行本國之禮不可忘也若去國已久而朝無爵祿之列出入與舊君不相屬則義已絕矣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與起之日請有仕為他國鄭大夫者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名者始生三月之時父所命也父沒而改之孝子所不忍也且恐祭祝之時難以對越其親已孤暴

貴是父之爵卑不當諡而以已爵當諡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祿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親也若未孤暴貴與已孤而貴有

新皆有借于先德作諡可也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意居喪

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當是時不知是禮必不能以禮處事故必諡是書以諡習之復常除服之後也哀樂之情不可以言吉凶公私之事不相干則亦各盡其禮而言其所當言可耳若他及則必心有動而不敬非禮矣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

振書端書于君前此節傷之小人書固時習素謹之物而振端于君前何也倒策側龜于君前此微慢之致雖龜策齊戒神明之物而倒側于君前何也二者皆不敬其職之罪惡特顯者而人不知也故皆有誅罰振拂其塵端整也

禮記疏畧卷之二 禮下

三

龜策几杖席蓋重素衫絺綌不入公門也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龜策所以問吉凶嫌異謀也几杖所以優高年嫌自尊也席以坐臥蓋以蔽日與雨絺綌索三者皆安之具也重素示哀皆素也故不入公門也讀為薦以薦廟之草為齊衰喪屨也扱衽以漢承前衽掩之于帶也蓋親初死時孝子以號踊踐屨為妨故扱之也厭冠喪冠也吉冠有纓有梁喪冠無之厭帖然也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于方板之上也衰五服之衰也凶器若棺槨槨之屬不以告不入告則可入者蓋臣妾有死于官中者君亦許其殯而殯禮然必先告乃得入也

公事不私議

此杜借竊之辭公事當于同列議于公朝倘與家臣議于私室則不敬之罪莫大焉故特戒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

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承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此奉先之敬也。君子指有國家言。宗廟所以安魂。廡以養馬。庫藏財物。居室則安身而已。故先後之序如此。家造大夫始造家事者也。諸侯大夫少宰。此言犧賦五牲皆爲犧賦也。民供牲牢。故曰犧賦。祭器可假服。不可假故先爲丘木。所以庇宅。爲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以濟其私也。古不封不樹。茲云丘木樹矣。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

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髻屨素絰。乘髦馬。不蚤鬣。不祭食。不禮記疏畧。卷之二 曲禮下 四

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臣之有祭器以事其先者。以其有田祿也。今去位而無田祿矣。自可不率器以行。猶不設之意。寓寄于爵等之同者。以其器可假也。壇位。除地爲位也。鄉國。向其本國也。徹緣。徹去中衣之采。飾而純素也。髻屨。革屨也。素絰。以白狗皮爲之。軍覆關也。不蚤鬣。馬之髦。鬣以爲飾。不蚤治手足之爪。不鬣。剔鬣髮。不祭。先代爲食之人。已遭放逐。而不自以爲無罪。解說于人。過則歸已也。御侍御。宴宿也。凡此皆爲去父母之邦。捐親戚。去墳墓。失祿位。亦一家之變也。故以喪禮自處。三月爲一時。天氣小變。故必待三月而後復其吉服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大夫士出聘他國。見于主君。若君勞其道路之勤苦。則旋轉退避。再拜稽首。初至主國大門外。主

君迎而拜之。則退卻不敢答拜。而抗賓主之禮。還則則止拜可知。兩盡其誠而已。不成禮。所以爲禮。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貴大夫。賤士。先拜禮以先施爲敬也。弔喪主人拜賓。爲死者拜賓也。非與賓敵禮也。故賓不答拜。士與君尊卑遠近。故君不答拜。二者之外。無不答拜也。大夫見于他國之君。士見于他國之大夫。必答拜。同國始相見。大夫與士。初來仕者。主人君與大夫也。君拜大夫之辱。大夫拜士之辱。無不答拜者。惟禮記疏畧。卷之二 曲禮下 五

士見君不答也。然不以施他國之士者。以其非已之臣。賓也。若大夫與士。必各拜。避國君之體也。此而行賓主之禮也。

男女相答拜也。

男女嫌疑之避。亦多端矣。然拜而相答。所以爲禮。豈以行禮爲嫌哉。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此體上帝春生之仁。而以愛物爲心也。君大夫士位有等級。故田各有限制。然非能敬。自無所禁也。春田。蒐獵也。澤。廣故曰圍。羣。聚曰掩。麇。卵。故曰取。麇。鹿子。凡獸子亦通名之。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歲凶。因天災而或人事失和。有以名之。故君臣上下。各自貶損。以示修省。非徒食用樽節已也。皆切

于憂時之故。肺爲氣主。周人所重。故食必先祭。不祭。不殺牲。爲盛饌也。馳道。人君馳驅之路。不掃。除以致潔也。祭鐘鼓不縣。不作樂也。正饌之後。乃設稻粱以爲加也。樂沉酣也。君大夫士各有所舉。其實相通。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

瑟

不去不徹皆所以涵養德性而卽于和平也豈徒以飾儀節悅耳目已哉蓋卽此以爲學也故謂災變喪疾之類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

后對

安取彼言何所得彼物也是君不遺棄臣物故問再拜稽首以謝君之寵納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譜下

六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

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舊註大夫士以私事出疆皆請于君其反也大夫有獻而士不獻不以卑者之物貢尊上也但告還而已若慰勞其道路之勞苦問其遊歷之所至先拜後答急謝慰問之麗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

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

士死制

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皆審處之隨見不可輕去孟子告滕文公以大王去邠爲首策孔子去魯之類可以往則去也國君與大夫士死各有所宜見必如此後死若非此便不可以輕死死社稷謂國亡與亡也死來討罪禦敵而死也死制受命于君雖用荷免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

則死公之若爲已死而爲已公非其私曠誰敢任之此類可以無死則不死者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

昨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吟

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

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

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臨蒞天下而爲天下之君臣民通稱之曰天子惟天得以子之見尊無二上朝羣僚分庶職授庶政任用有功此君臨天下之大權也自稱曰予一人見權不下移作主階也履主階而行事故曰踐作

宗廟之事爲內郊社之事爲外孝王某辭王某者皆祝辭耳名也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使祝史致

鬼神之當祭者稱字曰某甫甫者丈夫之美稱也。祭秩之禮必于野外故以畛言之。畛田間道也。祭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七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

此天子內官必備其人也。舊註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自后而下皆因而三增其數。

妾之數未聞

天子建天官先六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太士。大

下。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

寇典司五署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

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

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大音

此天子之外官必備其數正所謂分職授政也建
天官法天以立官也六太所掌重千他職以其奉
天文大神也故先大宰亮天工大宗事鬼神史掌
先王之典法也五官亦天官特有先後主治人治
事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水土司士掌
正羣臣詔爵祿司寇掌刑罰五眾五官之屬吏也
府乃藏物之所建六府之官以司六職則財有所
司焉司土農人之稅司木山虞之稅司水澤虞之稅
司草園人之稅司器工人之稅司貨商人之稅六
材六工之所用也建六工之官以司六材則用有
所出土工塲埴金工錐冶石工琢磨木工營造
工皮革草工色繪六府六工之官即五官所屬之
衆建六六五官使大臣無細事之勞建六職六工
更小臣無紛更之勞
此經制之極善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八

五官致貢曰享

呂氏曰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獻于王
故謂享貢功也享獻也有不敢自以爲功而惟王
所任之意故曰任
功惟予一人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五官之長天子之三公也伯者長大之名三公無
異職即六卿中三人兼之任左右之職謂之相九
命而作伯則分主畿外諸侯如陝以東周公主之
陝以西召公主之是也職方者言二伯職主其
所治之方也擯于天子曰天子之吏者蓋作賓于
諸侯之國以行聘問之禮自稱之辭也此伯同姓
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天子敬其大臣也自稱
曰天子之老臣所以尊天子也於采地之外人稱

之曰公言其爵三公也於采地之內
臣民稱之曰君以其君臨大已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

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天下九州天子于每州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加
之一命使主一州內之治取牧養下民之義故曰
牧叔父叔舅雖降于伯父伯舅亦敬之之稱
外侯國公稱之曰侯已國內人稱之曰君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

殺於外自稱曰王老

九州之外不過于男之國雖有大國不得比中夏
亦封爲子爵而屬于中國之牧通稱爲子如楚在
春秋雖大國僭自稱王而史則稱子也蓋善也自
謙不殺與國內臣民言也于國外自稱曰王之老
臣示尊
王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九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四夷之君其來荒遠故以庶方名之庶衆也某人
若年人介人之類國外人稱之曰子依其本爵自
稱于國內曰孤謙
其特立無德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當依當宁而立者古無坐見臣下之禮也諸侯北
面而見曰覲公侯東西相向而侍曰朝此綱紀名
分所係正所謂朝諸侯也疏曰侯狀如屏風以象
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屬之間猶爲斧文亦曰斧
侯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南面以對諸侯也
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蓋宁立以待
諸侯之至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

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澶牲曰盟郤音

未及期在期日之謂也。郤地開陳之地也。下言相見及期也。此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大夫往大聘則卿往約信以言謂相要約為信也。澶也。先聖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書成乃飲血而讀重牲坎中加書于上而理之謂之載書此諸侯相交之禮各有義也。不微而巳。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孫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臣某侯某如云臣齊侯小白臣魯侯重耳之類類者告天子之辭也。自謙言寡德敬也。適子孫亦類禮記疏畧卷之二

者告賓之辭所事宗廟外事社稷山川天子稱嗣王其諸侯不政言繼嗣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故稱會孫皆祝者告神之辭堯乃幽廟之美本國史書之辭復稱字臣不敢名君也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謀先君之善而請謚于天子亦曰類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自稱于所使之國曰寡君之老臣明其受命于君也。然亦惟上大夫之稱宜然耳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瞻瞻庶人僬僬

穆穆爾雅美也。曰氏曰幽廣和敬之貌。曰氏皇皇顯明之貌。濟濟修整齊一之貌。瞻瞻翔舉舒揚之貌。皆敬德之容也。庶人見乎君不為容。僬僬大抵奔走促數而已。所謂明良一德朝野咸熙之世。不手如是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公

庶人曰妻

此君臣上下內配之稱各有定制不可紊也。妃配也。后言後也。夫言姑。諸言屬婦言服妻言齊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此公侯內配之稱而夫人獨重。內諸侯之妻因助祭于王后及獻薦之類故見天子老婦亦謙以致敬而已。稱老言足以任事稱婦言能事人。古者諸侯相娶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于他國之諸侯也。寡小君亦從君為謙也。坊記云陽侯後復侯而猶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陰古之世重禮後乃貪色故禮因時而變宜也。小童謙言弱小無知婢之言卑也不敢上等于夫人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禮記疏畧卷之二

名者父母所命不敢有他稱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同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某士類者稱其人曰某國之士也。晉韓起聘于周。其士也。陪重也。諸侯為天子之臣已又為諸侯之臣也。于外對天子之國為外諸侯國也。則其稱其姓曰子。春秋問二年齊高子來盟是也。于其國于本國之國人言也。自稱曰寡君之老若自稱于外國之君則稱名而已。故曰某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

滅同姓名

天子無外安得言出若親惡德不足以君天下則

書出以外之諸侯惟死而告終然後名之若親惡
德不足以名君子則生名以賤之春秋書天王出
居于鄭訖之也昔以蔡侯歸其失地也書
衛侯殺馮邢以其滅同姓也然春秋書天王居于
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誠同
姓者三而有生名莫非出諸侯而奔者十五莫非
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書蔡侯生云書出
生名者微而顯之例否者志而廢之例故作傳而
乃為經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
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為臣之禮得君而後諫諫必聽故不顯其諫之名
若三諫不聽是不相得道不合矣則逃去之此即
有犯無隱之道也人子之事親也親有過則面止
之不可陷親於不義也若三諫不聽則號泣而從
之終必感動親心而信義之道也
至于犯此有隱而無犯之道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三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

先嘗恐毒也醫三世服藥而用物熟則功
已試而無疑矣然後服之謹疾之道宜然也

倨人必於其倫

疏曰不得以貴比賤為不敬也此說有關係方氏
之說無關於禮以有若似孔子却是倫而未當耳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承若干尺矣問國君之
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
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問天子國君之年者問其臣也故對之詞雖問大
夫上庶之子者則其父也故對之詞雖無非敬也
若如也數始于一成于十千字從一從十未定之
辭又于個也為國以禮莫重于祭國君主祭其子
有助祭之事者御車大夫有命車故言諸請也
典謁者主請告賓客之事士庶無臣下故自請謁
也負薪者
力役之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

人之富數畜以對

諸侯有土地山川地有百里七十五十廣狹之不
同山澤所出如魚鹽蜃蛤金玉錫石之類大夫有
邑宰則有采地食下民賦稅之力衣服祭服也上
士三命得賜車馬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牛羊膏牧
之多寡在乎人不言天子者以
天子富有天下其富莫加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三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此言祭典各有其制隨乎分也冬至祭天夏至祭
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望祭其方之山川五
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旅

編每歲一則諸侯有國各有其方祭其所居之方
與山川之在境內而已若非其所居與不在境內
者皆不得祭大夫與士亦各祭所當祭可或越與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呂氏曰廢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是
也舉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壝已立之昭穆是也非
所祭而分不得祭理不當祭是也魯立武宮立牛
宮舉其廢也齊僖公廢其舉也季氏旅泰山文仲
祀爰居祭不當祭也淫過
也過以事神神必不享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色純而不雜曰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祭之牲亦不同各因其分而已此謂天子之大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疏曰支子庶子也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敢祭祭若宗子有疾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於宗子然後祭呂氏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犬宗也繼祖繼祢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祢族人兄弟皆宗之支子不祭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尊者之祭非早者所敢尸也故宗子為十庶子為大夫以上庶祭于宗子之家視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則支子雖貴可以用其祿不取專其事也宗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

半曰柔毛鷄曰翰音犬曰羹臠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脯曰尹祭黍稷曰商祭鮮魚曰胾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薌合稷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

豐本鹽曰鹹饘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此備物之數凡祭兼天子諸侯大夫士言物必豐潔不敢苟且粗具敬也牛肥則述大元頭也武足迹也豕肥則謂鬣鬣者充滿之貌羊肥則毛細而柔弱雞肥則聲鳴長也犬肥則可為羹以獻凡煮肉皆謂羹雉肥則兩足開張兔肥則目開而視明豚祭肉也割宜方正尹正也黍稷也商度其厚薄之宜魚鮮不食敗則枯槁而直木玄酒也清可滌濯酒之清者為清黍稷則枯槁不食其氣香故曰薌合稷穀之強者其華葉亦香祭祀之飯謂之黍盛以稷為之取其明潔與稷同立苗則則也盛嘉美也豐本根盛也鹹饘味厚也嘉玉無瑕也量幣中廣狹長短之度也以上諸物若一祭皆

有則舉其大者或能有大難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

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槨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冠曰

兵

人尊卑貴賤之終始亦不同而鳥獸各異禮無不詳也卒終也士祿以代耕不祿不終其祿也死漸也謂並無餘之謂尸陳也凡人初生在地病困氣未絕時下置在地覆其初生冀重生也氣絕後陳列在牀故曰尸極久也此化者無使土親膚在棺欲其久也鳥死則降而下漬謂其體腐敗漸漬也兵者死子冠難之稱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母父曰皇考母曰皇

妣夫曰皇辟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

禮記疏畧 卷之二 禮下 五

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日皇曰王皆以君之稱尊之也考成妣終也詳法妻所式法也此祭享稱謂之不同蓋生死別而稱謂亦異也諸猶類也夫所有敬也卒與不祿同前以位之尊卑言此以數之修短言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

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天子視謂天子之視也人之精神聚于目存心持敬之學見焉故于視而亦有禮此蓋言視朝時之禮容也袷曲領也綏視下之意言自上而下特不至地耳天子之視常在諸臣領下帶上之則諸侯之視則自袷帶又顧而下之一者蓋居上之則諸侯之心所形見也大夫衡視而視直對人而不顧接上下也士視五步士卑可以自便然亦不敢放逸不出五步之外二者為下不倍之心也凡視三句言視皆自己無持敬存心功夫則弊斯形矣前視不過敬意是在與之存心此章立制之存心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車言車在
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
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則禮對以禮
君有命令則大夫士相與辨之各隨其所存以
謀議其事官者職守之虞府藏貨財庫藏器用
君臣會見之公庭也犬馬微賤不當言于尊嚴之
處朝儀當肅不宜左右顧盼其謂非禮必有非常
異事與應乃不得已而顧慮之所以不當顧朝而
顧也固循節節野不達于禮此可知禮不外敬
者主一無適而已朝廷之上所當言者惟禮凡同
人對人必一準于禮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
此道也

大享不問上不饒富

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上
至教不墮地而祭牲用黃白用剛純席用蒲
禮記疏畧卷之二 禮下 七
說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
以少為貴焉故不饒富

凡擊天子皐諸侯圭臯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擊匹
童子季擊而退野外軍中無擊以綴拾矢可也婦人

之擊根條脯修栗根音

擊與贊同義物以為相見之禮也禮和柔為酒曰
其芬香條暢于上下也天子無客禮而直謂之也言
以禮見于神而已主命主也公桓主侯信主伯躬
主子穀主男蒲主此不言豐畧也蓋取其羣不失
類且肅素也肅取其知時且肅有行列也惟取其
性之耿介且文飾也臣謂為擊野鳴曰見家鳴曰
豈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童子不致與
長者為禮或見師執鞭則莫委于地而自退避之
也禮馬繁縷拾射犢也矢箭也野外軍中隨所有
用之也根形似項璣味甘美一名石李條似栗而
小脯即今之小脯也條用肉散治加薑桂乾之醃

形方正勝形稍長并須栗六物婦初見舅姑以此
為饗凡尊卑內外之等所以將敬也而必嚴其容
如此各有
其宜而已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
備埽灑

不敢以仇讐自與備安族之敬而已天子侍妾有
百故曰百姓酒漿祭饗之物埽灑家之役事也皆
自卑之謙辭敬也按曲禮二篇凡人日用言行一
器一物無不出為之制而極其詳盡皆敬心之所
禮而至之者也想見先王制禮之厚制禮者非能
敬必有所畏而不能如此詳盡然則行禮者非能
敬雖典冊俱載義何其不視以為迂而不之盡也
哉故篇首以毋不敬三字冠之禮者敬而已非敬
無以為禮非存
心亦無以為敬

禮記疏畧 卷之二 禮下

禮記疏畧卷之一終

七

禮記疏畧

王制第三

上蔡李範世分註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此句猶言王朝祿爵之制有此五等未及說別養祇是王者欲親萬國先建諸侯是此句正意與孟子所言畧有異而實同公取無私之義侯取君人之義伯以長人子以養人男以安人之義王者平治天下之大法括于祿爵之制有此五等也言五等之爵卽有五等之祿下文言祿卽從其爵不分屬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諸侯各治其國其祿爵之制亦有五等上大夫則爲卿以其命于天子也下大夫不命于天子可知命于天子爲卿則上大夫不命于天子者卽中大

禮記疏畧

卷之三

夫也故該之道能上達爲卿智足帥人爲大夫才堪事人爲士諸侯各治一國之大法括于祿爵之制亦在此五等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田卽祿也。不言地而言田。田皆可耕。若以地山然。川澤原隰。庶夷之不同。卽有不可耕者。義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方。是也。天子之田。以表計。如二十五家爲里。是也。天子之田。千里有以開方之法。計之。千里蓋萬里也。公侯百里有以開方之法。計之。百里蓋萬里也。公侯百也。五十里五二十五。蓋一百五十里也。不能會也。五十里五二十五。蓋一百五十里也。不能會也。庸治民之功也。治民功于大國。轉達于天子也。論制田之分。自是從上而下。而其所定之千里。自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皆原從一夫百畝算起。蓋次加增上去。以至天子之千里。則代耕之義。乃盡

是制出之義本是由下而上也。百畝之所獲有上
中下三等。所食人數有九人。至五人天子之祿。以此差
在官之祿。並以此而差。士大夫以至天子之祿。則
千里以下。其所食之人數可筭。而得除所食之人
之外。雖天子公侯亦不過享所代耕之祿而已。非
有積貯無用之財物也。于此想見三代之時。君民
一體。朝野相通。公天物。所以保天
下。念民生。所以得民心。嗚呼盛哉。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

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制畿內王臣之田天子之公卿大夫士皆食采邑于畿內多少以外諸侯爲差元士上士也不言中下士亦與孟子不同詳以王官之臣比藩封之君蓋先王之制出爲列國之君則入爲王朝之臣位相等故受田同此先王之所一內外而無偏重之患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

禮記疏畧

卷之三

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此庶人之田制也。先王體悉人情，計算人數。家老幼男女大約只在入口上下。若過多，其中必有餘夫。餘夫多，另冇田以養之，不致有不足。故一夫百畝，乃不多不少。極爲適中之數也。分者等分也。停分者，肥饒相錯，亦無差別。而農夫則有上、次、下之別者，爲人力言。故曰：夫也。夫人力之辭。人力有勤惰，故農事有上下。庶人在官者，食人有多寡。府史胥徒之屬，役于官而不暇執，故有祿以養之。祿之多寡，視事之煩簡，多不過食九人，少亦不下食五人。故以耕者之所獲爲差，足以代耕而已。先儒似謂祿以耕者之所得爲差，足以代耕之祿，卽田也。以上但言田數，未言所食之人數，非不言也。以在農夫處明之，爰就火處定數，則多處卽此可通推矣。故知制祿自農始。緊挨農夫一等人是庶人在官者，緊挨庶人在官一等人是下士。挨下士而遞上之田有加數，所食之人亦有加數。按數推算，總

不越一夫百畝之養先王豈厚以自奉而薄丘民哉以此想見先王之公恕仁厚而一切制度無非為民設也孟子變分言養為夫力也用力勤則瘠不終瘠不用力則肥不常肥教民稼穡慎勿使民聽天收也程子謂不得盡信而句解之誠然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太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制列國侯臣之田也此節指大國言下士視上農得食九人之祿也前文制田俱是代耕之義此方說出耳倍加有多寡皆就農夫之數而倍加之上至卿君亦是此個加法亦是此個義理

大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三

大國小國卿祿各殺其一君祿不殺與孟子同獨殺卿祿者地之所出不足以供且卿祿既厚殺一亦不至不足若士大夫祿已薄殺斯不足矣故不殺也不言士大夫祿者既不殺自與大國同不待再詳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太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位卿大夫類聘會同時等卑相序之位次也次國之於大國位降一等小國之於大國位降二等不言小國之於大國當亦猶次國之於大國耳同為一王之臣德功大者為大國德功小者為小國有兄弟之義焉弟不先兄小必後大此天秩天序之自然國君且不可紊亂何有于臣寮乎先王制此儀禮使人守分行讓高卑九卑非讓而正名定志一行立之問萬之矣先王之道所以為美而小大

由之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中士次國之士下士小國之士數行位之數居猶當也其上指大國之士言三等之國士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為上九中九下九也鄭氏曰謂其為介若特行而并會也疏曰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大國以大夫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大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是各居上之三分也據此是亦各降一等以為禮讓也此又不言小國之干大國其為當降二等又可知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四

國名山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附庸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九州兼王畿在內九州皆方千里一州之內容二百一十國八州可容千六百八十國名山大澤天地盛氣之所鍾神物之所藏雖在諸侯封內而不以屬之仍天子主之每郊祀則四望固尊崇之義而亦所以使諸侯各于封內咫尺天威也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侯自屬天子不得又屬諸侯也故不以封再有餘地則為附庸國或置為附庸以待用此畿外之制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四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千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股

其餘以祿士以為附庸

此畿內之制縣邑也古稱國皆曰邑亦曰縣天子之縣千里之內所容共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

勝外言封世守也內言勝畿內不皆世守故言勝
賜亦屬天子郊祀四望之禮故也建國多因山川
形勢皆非名山大川之例蘇士未詳或士本無定
數凡國不時有賢才則尊養之即取開田用之敷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
不與與去

此並畿內畿外而總計之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三
國或即所謂千八百國者周制也元士附庸不與
者不能五
十里故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共官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也其
用輕少故近而取諸百里以給之從易也天子之
用度曰御其用煩重故遠而取
諸千里從難致亦自奉有節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千國以爲連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五

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

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

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爲左右曰二伯

千里之外畿外侯封也方伯卽州伯也屬附庸也
長如君長家長之義連聯絡也帥統率也卒與倅
同百人爲倅人民攢簇處也正人所取正也伯長
也如伯兄之義每州一伯八州八伯州伯各以所
屬之人土屬于天子之老二人老乃天下之大
老齒德位並尊者也分天下以爲左右卽周公主
陝東召公主陝西分主天下之侯國者曰二伯八
伯八州之伯二伯天下之伯先五國次十國次三
十國次二百一十國由少而多以相統由長而帥
而正而八伯而二伯由卑而尊以相統天下之國
雖多天下之勢雖濶以此綱紀其間則四海猶一
家然不患其隔遠而不相通紛亂而不相一案割

何善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天子之地四面各五百里爲方千里既名畿又名
甸甸治田也千里之外皆侯封采其最近者流其
極遠者舉其最遠最近
則緩要之服在其中矣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此詳天子之臣數也天子之下爲公位尊望重生
而論道經邦佐天子以正天下者也三卿之義
經理朝政與天子審利害決安危辯論是非得失
出令以及天下者卿之職也較公爲煩多矣故三
倍于公焉大夫則有禮樂兵農刑政之寄較卿又
多庶務矣非三倍于卿不可也至于士則百執事
也其事愈詳而分故又三倍于大夫焉不言中下
士不可有定數也國家尊賢育才
方期野無遺賢豈限之以數乎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六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

此詳列國之臣數也其或三或五或二十七之數
小國又少一卿必有度量至當之實馬氏謂周官
設參卽三傳伍卽五陳股卽二十七亦未有實義
可指再詳之大國之權重卿必命于天子示其不
敢專也次國在輕重之間故卿有命有不命也小
國微弱卿使命於其君所以假之權而安其位也
獨言下大夫者一卿上大夫也次二卿中
大夫也獨言上士者中下士無須數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監者臨而視之也每州三人謂之三監方伯者天
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亦有專征之權其得失所係

爲事重不可不有以監之必使大夫不使卿大夫位卑亦不敢肆必三人者何一則私二則比三則公矣此內外相統大小相維多少相持之微意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畿內之地王制百官食祿之邑在焉畿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然內亦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故亦可稱諸侯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制三公制三公之命服也天子之三公八命者常冕常制也若再加一命則爲上公當者家見此格外之特恩也故曰有加則賜由八命而九命矣人臣九命而止不得過也馬氏曰三公家祿有降龍無升

大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

禮記疏畧卷之三王制七

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大國之君七命者承上九命言三公視公侯大國之君公侯也九命不俟言降殺以兩故大國七命國五也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可知大國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也大國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知言下大夫而不及上中卿即上中大夫也前言上中下所當之位與此不同者雖視其位詳畧不同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辯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

民間之俊秀入學肄業學業有成謂之材將官之先論之論之既審然後使之任事任事而能勝其任然後爵之爵位定然後祿之始爵民材要者一命之位此數奏明試之道慎之至也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於朝與衆人共其所好而加勉焉於市與衆人公其所惡而加懲焉疏曰爵人於朝設法也周則天子格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設法罰賸皆刑于市周則有爵者刑于甸師氏按廟猶朝也甸師似亦于市也周監二代總謂周法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

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屏之四方唯所之者如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示弗故生不投田不賜其乏不欲其生也王者刑罰必中刑人皆惡人也惡人不畜人養人不聞正言使人離散四方其溝壑而不救今一反諸其身焉王者之惡惡如此政是好生愛人之心而盛世之所以化民而刑措也且公家大夫士與朝廷一乃心一乃德者也豈有人而既棄絕于朝廷而猶畜之養之義好言乎於理爲性於意欲何爲乎後人不明此義好言私恩于刑人以爲積陰陽可謂惑于邪說而與于禮記疏畧卷之三王制八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聘問也臣之于君如子之於親有同視之禮禮不欲疏故每一年一小聘使大夫三年一大聘使卿五年一朝君親行朝進職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

聖王之世諸侯無敢欺天子者諸侯既遠所職矣而天子猶必巡守者不敢自暇逸而亦欲親見諸侯之治狀小民之樂利然後可以快諸心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東山川覲諸侯問

春日東巡順時也。巡以仲月用中也。岱泰山也。宗
導也。東方最高之山爲羣山之宗。故祀之爲東岳。
而名岱宗也。柴者。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東方山川
之富。祀宗亦望而祀之也。遂接見至方之諸侯。川
觀也。問有百歲之人。則號見之。敬老耆而乞其言。
也。百神無主。則換諸侯無統。則玩遺老。則不聞善
言。故首重之。

志淫好辟 大音泰 賈同 價辟同 僻

大師樂官之長諱以言志采錄而陳觀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物之供用皆出于市而物賈之貴賤則係于人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民間之風俗好惡見而國政之得失可因以知矣

卷之三

九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典禮掌禮之官時之節氣有早晚月之大小有茲望晦朔日之甲乙有先後此天時之不可差失者使遠邇各當其節使天下同一正朔律十二月之管運礲樂和制度度量衡也衣服以章貴賤皆王者所定天下一君不容有異異則非正矣故于巡守所至而正其不同者使同也俱與舜典合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君德莫大于敬。敬莫大于祭。不舉行山川神祇之祭。不敬之大者也。其君則削以地。百里削爲七十里。七十里削爲五十里。蓋惡其不能養民也。

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

君德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宗廟不順如昭穆失序祭祀失時皆不孝也其君則紂以爲公紂爲侯侯紂爲伯伯紂爲子男爵傳之祖宗不順斯辱親矣故紂當以辱之

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

不從違戾也。禮所以一天下而特之樂所以和天下而戾之。終不可以使之從。其君則竄之遠方。革制。更衣服爲畔。畔者。隔核之義。爰有所障蔽而不通也。則登其君之罪。而討究其故焉。以上四條。通守時所觀民風如此。皆其君之罪也。不勝罪民而罪其君。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有功德于民卽敬孝從而不畔者律者爵命之等所以示勸也定功罪明賞罰鄧諸侯之大權保萬民之良法延守烏容已哉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

卷之三

十

獄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廟用特假

假至也。歸至京師。節以特羊告。至于祖父之廟。悉
守。皆曰。禮。禮者天則也。凡不自厭逸而勞勞于東
西南北之勤。以及祀神敬老。觀風長時之典。議禮
制度。懲惡勸善之柄。無非本天道以行人事。何莫
非秩序自然之儀。則于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諸侯將出宜乎

將出卽言巫守類宜造皆祭名諸侯將出則朝覲會同之出也上尊天子故不敢祭天子而有茅土之封故亦宜社父母無貴賤一也故亦造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

無事猶無爲書曰安汝止垂衣裳正南面舉已而巳四字爲句其有事者與諸侯相見曰朝則其事也凡春秋夏宗秋觀冬遇皆朝之別名其事何如禮所以經邦考稽之使無違朝刑所以正民考正之使無偏枉德所以反已化民使無貳三其心志凡此皆所以尊天子之事舍此則無務于他繁節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發將之祝音

祝音如漆桶子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進底撞之凡樂一曲將作先擊此樂皆起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命諸侯合一國之始似之也發鼓小而而而持而推之則兩耳自擊每一層終則以發節之賜伯子男樂用發將令小國事使而有節制似之也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士

征伐刑殺國之大權權自上操諸侯奉行而已弓矢鈇鉞必待賜而後用之即可知雖征雖殺必不取私意于人而蓋及無辜也

賜圭瓚然後爲噍末賜圭瓚則資噍於天子

圭瓚以大圭爲爵柄用酌聖酒之爵也噍和黍爲酒芬芳條噍于上下故曰聖祭酒灌地降神必用聖此祭祝之大必不可缺者然亦必天子賜圭瓚然後敢爲噍而用之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或求噍于天子亦可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

天子命之教在分封時已命之矣然後爲學就國後即爲之矣小學教小子之學也所教如洒掃應對進退之道也大學教大人之學也所教如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道也公宮南之左國以內也郊

國以外也小則養之于內近也大則養之于外遠也人有小大學有遠近因人而已疏曰此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恐誤或者竊意大學之人少故在國中小學之人多隨地立學故曰鄉塾辟雍雍和也填泮也辟雍類宮當依舊說天子辟雍水環如壁門以橋通類宮諸侯半之東西通水北無水也水以節約觀者使人人皆可觀感而不得亂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禴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征者上伐下也天子將出征類帝宜社造禴者重其事以見不得已也禴祭名至所征之地而祭其地之神有慰怒之義受命于祖不敢自尊也受成于學好謀而成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

不用天子之命而煩王師以出征其有罪之人法不可宥者也執而反不即殺之猶見王者之寬大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士

也釋奠于學者以始出受成于學謀已成而歸其功也訊問魁首以便宜之故使之自服其罪也誠告以訊誠之有數未嘗濫及無辜雖用武威猶不失爲文德也此爲王者之師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

克君之庖 乾音干

事如征伐荒歉喪凶之類蒐苗備狩總謂之田三田下三事也乾豆祭祝之豆實地賓客燕飲之設饌也克君庖御食之羞膳也歲無事而後田美好田獵而不恤國事者先乾豆大賓客而後及于庖厨不急于自奉也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

車佐車止期百姓田獵

天子一獲禽獸卽偃仆大殺之旗止而不復殺矣諸侯一獲禽獸卽偃仆小殺之旗止而不復殺矣大夫一獲禽獸卽止驅逆之佐車亦不復殺矣佐車止然後百姓田獵田之時大夫以佐車驅逐禽獸使趨于田之地復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然後田獵行焉自天子至百姓皆縱橫逐于其所然必天子先獲而後諸侯乃敢獲諸侯獲而後大夫乃敢獲大夫獲矣百姓乃敢田獵禮之見于尊卑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貴賤之序者然也一殺輒止不貪取以暴天物禮之見于愛物者然也

三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朝

十三

以暴天物禮之見于愛物者然也

禴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孟春之月獺祭魚此取魚之候也然後虞人入澤梁以取魚季秋之月豺祭獸此取獸之候也然後田獵以取獸仲秋之月鳩化為鷹此取鷹之候也然後設罝羅之網以取禽季秋之月草木零落此取材木之候也然後入山林以取材木見蟲未蟄不以火燒草而田獵恐傷百物之生也獸于皆曰麋卵而未字者胎而未生者矣而未成者巢而方乳者此數者皆方長之物天地之生意也故不忍傷也天地生物有時成物有候聖人必使之遂其生以成其材適于用而後取之于取物之中寓愛物之仁此聖人藏成輪相之道所以盡物性以盡物性予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亦聖人之禮也

蒙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秋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太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經邦莫大于國用理財必屬諸冢宰故以冢宰制國用以其有大道而足以安上全下也必于歲之極者待五穀盡入按其數之多寡而斟酌以制用度也地有小太年有豐耗總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餘也蓋每歲所入均折爲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年之用矣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如是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窮卽有水旱凶荒而民可免于饑饉流離之患也

祭用數之仵仵音勑

國家報本追遠之禮莫重于祭故先制祭之禮仿
十一也與例畧同分散之名總計一歲經用之數

而用其十分之一以供祭
祀之需不敢畧于神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綽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仿

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有三年喪者宗廟及外神之祭皆不行唯天地社稷不敢以卑而廢尊也練授衣車索也未葬以前卽屬練于輓車以備火變行祭于外是喻越喪練而往也喪三年而後除中間禮事衆多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不敢畧于送死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總承上文喪祭言之首二句就未制用者說未制
用則有餘不足存乎所值之時而已故有暴浩之
殊皆非禮也若在三十年制用之屯已謂小大豐
耗而裁定之不見有豐凶矣倘有吝儉乎若就一
歲言則亦不能有奢儉豐凶則用豐年之烝加丁
仲外爲奢凶年則用凶年之烝減于節內爲儉也

于有日凶年祀以下
禮亦與年為上下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國非其國則無以立國而不可以為國矣天時之水旱無常人事之防備宜早故必先時而有蓄積然後遇變而免災患國有十年之蓄歲無十年之凶安得不百室盈而婦子寧乎此先王兢兢積財之是務而逐年以計食之數也每歲所入折之為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足為一年之用是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矣積至九年必有三年之食積至三十年必有十年之食家有十年之食糧雖遇凶旱水溢民何至有食菜之病色乎殺牲盛饌日舉以樂者何也民無饑寒之苦然後禮記疏畧

卷之三

五

天子之食日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不為過也此先王君民一體之義預備不虞之善政也自王制不行民風靡靡家無隔宿之食者十常八九其所謂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也者為家宰者諸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天子至庶人殯葬自七而各降以兩皆禮有繁儉之不同故也殯則有衣衾棺槨吊哭奠之禮葬者禮多卑者漸少也葬則天子之葬同執事至非七月六服不及來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非五月不及也大夫三月而葬同僚至士庶人踰月而葬親戚至七月其事已具其詳已盡可以葬矣自三月士踰月此亦在參度權宜之間

二年之喪自天子達

所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亦孝治天下之道也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此節下有喪不葬節之上○此上古

禮也後有變禮縣下棺而封土以葬不為雨止從節便庶人力不足也天子隨葬諸侯暨碑葬葬遇雨則止為事煩難為力多矣庶人力限即其分也舊葬定公雨不克葬次日乃克葬禮也尊貴者因山陵而葬庶人眾矣不封不樹亦庶人之禮也死徙不出鄉井田以地限封樹則妨耕種矣况死陰也陰為野土所以古不祭墓封樹亦悖陰陽之理矣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首句書在上節之末次二句自為一節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貳事也以下凡有位者三年不從政才貳事也無位者廢業三年禮記疏畧

卷之三

六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此節之上舊有自天子達于庶人無改于父之道不貳事也故喪不貳事亦無貴賤一也此因父與子有為士為大夫之不同故制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之禮此禮並不為諸侯而言况天子乎死者生者皆天子何有從死從生之異乎以上四節要改舊日段落似為德文

支子不祭

支子庶子也有宗子主祭故支子不主祭此大宗小宗之別也陳氏曰支子雖不祭而亦有所謂祭故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姓祭于宗子之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禮記疏畧卷之三 王制
諸侯大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大祖始爵者也士一廟侯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庶人無廟故祭先王
朱子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
爲何明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
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諸
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
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
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
穆之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
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六世之君居之
穆之南廟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
遷其主于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
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祧于大廟之室中則唯大
廟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
列于北牆下而南向而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
北向者取其背明故謂之穆蓋羣廟之例則左爲
昭而右爲穆祧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
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
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
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
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必
不遷穆者祧則昭亦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戶必
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
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巳然而春
秋傳以管蔡鄭霍爲文之昭邢晉應韓爲武之穆
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
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昭而三穆四世昭
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
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
而左反爲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
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
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
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
全其尊必大祧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大
制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祧之
祧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穆祧未之
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于祖之
西廟之下無穆而特設位于會之東也與曰然則

禮記疏畧卷之三 王制
義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櫓可也
文公可也說者以爲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櫓可也
敬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
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
獨周制猶有可言然則漢儒之說又已有所不同矣
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昭三穆不毀與親廟
西而七世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
而七世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
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
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
太祖而組紃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
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昭爲五廟而巳至
成王時則組紃祧王季遷而武王昭王季祧王則
大王祧文王祧而武王昭王季祧王則王季祧武
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後者
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
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其王時則武王
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
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
禮記疏畧卷之三 王制
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
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
武王克殷而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上穆
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此爲少
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
說者多是劉歆意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士之
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
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
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室室
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穆諸
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廟至穆大夫有
不得爲矣大夫之廟至穆士又不得爲矣易爲
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
也異宮而死不得與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有
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按朱子昭穆辨至析不
詳今

此節宜移天子
恤刑節之前

初薄也。春時物猶未成，祭尙薄也。禘，大第也。夏時
 物雖未成，隨時次第而祭之也。嘗，新穀熟而嘗也。
 烝，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莫氏疑爲夏殷祭名，非
 也。祭統曰：成王賜魯重祭，內則大嘗禘是也。禮記
 言酌禘嘗，成者多言酌祀烝嘗者，少明堂位亦甚
 詳何據而爲夏殷之祭，非周祭乎？况周酌用四代
 禮樂孔子所以從周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

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

後者

禮記疏畧

卷之三

十九

天子有天下而爲天子之子故祭天地諸侯有國爲天子守土故祭社稷社稷者土穀之神也大夫有家家不過門行戶室中當也故祭五祀上可兼下天子亦祭社稷五祀下不可兼上故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社稷古之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之名山大川不以封公侯故天子祭之因巡守所至而舉行四望之禮焉視三公視諸侯諸侯視其鎮牢禮之多寡以爲牲器之數亦以三公諸侯雖各有封土而屬天子之臣名山大川雖皆在公侯之封內而屬天子主之故與公侯同也諸侯封內各山大川雖屬天子主之而既守此土亦不敢不祀故亦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因國者謂今日表所建國之地原因先代所都之故墟而爲之者先代之子孫已絕無主其祭事者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會爲此地之主嘗有功德于民不忍絕其祀也天地社稷五祀因國鬼神于是乎在天子諸侯大夫各以其分之所屬而通之以神明所以敬鬼神而慎其政治也亦所以敬來茲而重保其位也不然倘仁政不存縱欲敗度而人事之有差忒則日月星辰山川

不皆應之而妖孽于是乎作變怪于是乎出矣

天子恤神祿祿嘗祿丞

特 告

備祔者春物未成止一時祭而已乎此時不祔也
 夏物稍成可于此時而禴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
 可祔故祔祫祫嘗祫祫烝禴專也各祭一廟也祫合
 祭衆廟也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祭于
 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
 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禘則前祭者各于其廟也
 禘嘗烝
 皆合食

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疏曰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北方諸侯秋祭畢而冬來朝故闕烝祭東方諸侯冬祭畢而春來朝故闕禘祭王氏曰諸侯歲朝爲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

子

諸侯禘禘禘一禘一禘嘗禘禘禘

禘猶猶禘禘嘗禘烝禘猶禘嘗禘烝也禘一牲一
祫者言夏祭之禘今歲實則來歲禘祫之明年又
禘蓋諸侯不敢擬天子只此夏禘耳天子每歲三
時皆禘也此一節專爲禘祭發也○按先儒疑禘
爲王者之大祭今以爲四時常祭之名或是夏啟
之制此却不然大抵有時禘有大禘名同而祭異
猶方伯二伯侯伯之名同實異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

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

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牛者畜牲之屬也。所畜之牲皆謂之牛。牛羊豕皆具。則大矣。故曰太牢。止有羊豕則小矣。故曰少牢。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祭之以太牢。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祭之以少牢。地有廣狹。

之殊故祭有隆殺之別也大夫士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也祭有常禮有常時庶物畢備而後舉焉故非有田者不足以共之也若薦不遇遇有時物隨時薦之而已然亦未始非祭也庶人之薦四時皆有物四時各一舉春韭夏麥秋黍冬稻皆時物也而配之以卵魚豚鴈亦時物也卵以春生魚以夏盛豚以秋肥鴈以冬來隨其時之易取者不以難繼之物共之也然而必以配者何也四者雖微物亦牲之類也單薦羞于儉故有加味焉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如前如栗繭也角握以四指少長矣角至一尺則大矣祭之薦天地之尊無對故特牲用饋黃少貴誠以繭栗之宗廟親也不敢比天地則次之若賓客則用大而貴與味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故者禮事也如奉祭享賓之類則牛羊豕豕以爲鼎實此豈常用之物可無故而廢費之乎所以有故特設無故不殺不以口腹暴天物也庶人必有冠昏之禮之類然後有珍食以重其事珍食見內則若無故雖富亦不得食珍羞之食也王者節人情惜物力一饌食亦必有制非故瑣瑣也將節愛養之道宜爾也豈無見于後靡靡亂之禍歟

庶羞不踰牲燕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祭禮牲爲太羞爲小不踰太自然之序也如牲是羊則不以牛爲庶羞也燕衣寢室所以奉已祭服廟貌所以奉神傳于奉已厚以奉神當然之理也乃常人之情忽而不察素于其序而不知或因物之便苟且爲之溺于飲食衣服居處之美不致孝乎鬼神而忘其爲非禮聖王自無此失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有田祿足備祭器自不當假借于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可也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

後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古者蓋達宗殷制之稱也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但借民力助耕公田而不取其私田之稅也

市廛而不稅

市貿易之所也廛市宅也市地之廛屬在官則賦之貨物民自有之利則不稅也

關譏而不征

道路險阻之處設關守之但主譏察異言異服之人以防奸宄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物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林麓川澤之所出川澤魚鱉之所生戒民以時入如前文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麓川澤魚鱉然後入澤梁是也而不禁民之采取與民共其利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夫圭田無征

田各圭取潔白之義卿以下至士皆有圭田五十畝以供祭祀祀在世祿之外所以厚賢故無征此必特賜亦似有功德則賜圭璫耳不然既云皆有田何故又云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乎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國有公役不得不用民力然過用則害民一歲之中用民不過三日不過三日者或用一日或用二日至三日而止不可過三日也故周禮有豐年三日止中年二日止無年一止之制或見周官甸用之說乃疑歲用非周制殊不知一人而歲用三日已爲無限之民力旬用云者或一歲中止冬旬或冬月三旬每旬一日共三日也豈有一歲十二月每旬用三日則一歲中三十六日在官民向難乎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井田之世無買賣田里之事蓋先王議讓達虞夏知民情之富者貪兼有他人之田里者有之貧者

情窮其田里而游手商賈之故須立法以治之也既無出納不封不閉無碍耕種亦無請墓之地

司空執度切度待洛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

地遠近興事任力

書曰司空掌邦土執度地以居四民山川沮澤地之高下不齊而有燥溼寒暖之異以時候其四時知其氣候早晚使居者不失寒暖之宜也量地之遠近斟酌以與公事以任民力所以均人力而集乃事也事者定邑井城郭廬舍之區域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使民即上與事任力也老者之事少壯者之食多使民者使之任老者之事所以寬其力也食之以壯者之食所以豐其用也皆厚民之道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 王制

三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聲

材財用也天有寒暖地有燥溼川谷異制者即所以制其財也因其所產之不同而各為法度使財有所生也異制則民生其間者異俗而風尚不同矣由俗尚既久而成性則才異齊矣手是因而制用飲食器械衣服各有其制財用二項總謂之居民材也教以導民于善政以正民之不善綱紀法度雖無不一而俗宜之因乎天地者不易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性生理也習于天地之宜風俗之異日生而不窮習于彼髮膚則彼髮膚題之理日生而不窮習

於先王之政教則政教之理日生而不窮性理然也故各有性而不可推移古人識性故所立如性本相遠而習達之物五方異宜則異習故異性若有一一定之性則經書之言皆非矣問與性善不合曰此便是性善若乍見孺子入井五方之人同一惻惻者即此理之生者也

東方曰東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

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被髮衣皮有不粒食

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雕題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髮趾足指相向也疏曰東南地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按此益自幼習慣故亦能生能養無害無害而種類日以蕃息也否則忍而絕其大食粒食豈能以保其生乎以此見凡事皆可類推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 王制

三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此又統舉普天之下以見各有習俗隨地以資其生者自足也若以其居其味其服其用其器較論之夷蠻不啻殊甚然既習以成俗則亦不見其異而但見其美皆自安之和之宜之利之備之而已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

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譯音低

五方之民各處一域水土不一言語自異故不相通風氣不齊嗜欲自殊故不相同言語不通何以明其心之所向而知其志非有以達其志不可嗜欲不同何以識其心之所願而知其欲非有以通其欲不可然欲達之通之非有以曉諭達人言譯之人不可故有能習知四方言語者設立為官以掌通達人之事通東方言語之官名曰寄寄者寓也夷夏之言皆寓于彼而互相傳告之語皆非其本辭兩邊雖不知其言云何而已明其意若何也通南方言語之官名曰象象者像也做像其形似

而通之也。通西方言謂之官名曰狄。狄猶迭也。觀戎狄履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所在此也。通北方言語之官名曰譯。譯者釋也。能解得彼此之言以相傳告也。四者今無謂之通使。此節明待遠人之道也。王者固不侈志于遠。而遠人既來相通。即當有以順其性而和其情。以人道處之而已。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量地度地皆所以居民。故以凡居民三字統之。九夫爲一井。四井爲一邑。使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地不浮于人。人不浮于地。人數地數。斟酌參錯。務使相得而無失。此井田之法所由起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禮記疏

卷之三 王制

五

無曠土者。無曠虛不耕之土。無游民者。無游惰失業之民。食用使之有節。事物使之及時。則民自咸安其居矣。如是人人得所。自以趨事爲樂。以成功相勸。不煩督責。于是食君之德。自尊君而有遜志。感上之仁。自親上而無離心。此王道之成之始也。然後興學以圖王道之成。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綏惡。

司徒掌教之官。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此承上文言興學之事。學以盡性。故以節性爲學之大綱。民性本相近。不學則隨俗習非。而日以相遠。惟學足以一之。故脩六禮。使民日習。夫節文度數之詳。俾其自生嚴敬而不流于匪僻之私。則民性可以節之。耆長幼朋友賓客。此理日生不息。即德也。民不離然。在明教以興之。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

下也。然民又不能不感物而動。見異而遷。不有以正之。寧毋有僭倨詭異而淫者乎。故于入政則先之以預爲之防焉。凡此與德防淫皆學。以一民之性。務令道德一而風俗同。咸歸于善也。道不外乎老幼。德不外乎孝老。老幼故又申之以孝慈之義。使致孝于耆老。而恤此無告之孤獨。逮及之而不遺棄也。勤學帥教。帥爲賢而有德。加之。上列以崇高之。卽下文論秀升選升俊之典。不勤學不帥教。卽爲不肖。而惡簡閱此等以綏惡之。卽下文移郊移遂之事。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司徒則總其政令者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命司徒命也。鄉。魯內六鄉也。在遠郊之內。每鄉萬二千五百家。以告告司徒也。耆老。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庠。鄉之學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于是行射禮。與鄉飲酒之禮。射

禮記疏

卷之三 王制

天

以中爲上。故日上功。鄉飲序年之高下。故日上齒。大司徒教官之長率其勤學帥教之俊秀與執禮事以榮之。使學中不帥教之人。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一犬不變在鄉中。左右對移。易其地。以改觀。易其人以從新。庶幾其變也。初禮。如上文耆老皆朝云云。此聖人深知性善是功夫。學習卽性善。故不輕棄人。而委曲教導。以成民性。如此若謂性有一定學習。豈不多事。又豈移之而可望其變乎。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兩犬不變。漸遠矣。移之郊。亦漸遠之焉。郊在都界百里之外。三次不變。習又遠矣。移之遂。亦更遠

之焉遂在遠郊之外至于西次而終不變是習之
不廢永無習善之日自滅其性絕遠于人是風俗
人心之盛也乃始屏棄遠方終身不在齒列以變
絕之此簡不肖以細惡之事也于此見先王重絕
人以惡而又未嘗不峻絕惡之人仁之至義之
盡也按初禮禮教之善法也始終用此善法不肯
怠棄教之至矣如此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

大司徒命鄉大夫論選鄉學中德藝出眾之秀士
而貢禮之升之司徒司徒考校之量才而用焉
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司徒又于所
選中論選其才德之穎出于選士者而舉升之于
國學曰俊士俊者
才過千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禮記疏畧

卷之三

七

士

既升于司徒則免其鄉之徭役而給徭役于司徒
及升國學則免司徒之役矣故曰造士造者成
也成就其才德也凡不征者所以優
禮之也以上二節言上賢崇德之事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此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俗及取賢才之法樂正
掌其教司馬則掌選法也詩書禮樂四者以習學
言曰術以術授言曰教術者道術之名國者之教
乃入德之路終身由之不盡也學記雖于時術之
是也詩書禮樂皆先王所以教人之法順之以造
士春秋教以習禮習樂冬夏教以誦詩讀書春秋
時令陰陽寒暑之便不至困苦大畧然也非春秋
全不編讀冬夏全不習禮樂也師則順時善教士
則寬裕進學此才
德之所由成也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
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王君天下后君一國其子皆稱太子尊其君故大
其子也卿大夫士臣也其子不敢稱太子則貴賤也
日適子者對庶子言也皆造者皆來受教于樂正
習詩書禮樂之學也凡入學之子但大長幼不分
貴賤使王侯之子不挾貴以驕人俊選之士不慕
勢以誇人異日君臣位定明良合德而上下交泰
矣此聖王無私之
心善教之道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主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

日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禮記疏畧

卷之三

天

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
胥樂官之屬俊選未有不帥教者其不帥教者必
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子也告樂正告王聞之
豈不愧懼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見之
豈不震厲此等舉動最足以悚動其心而使之變
者而猶不變王乃親視學以天子之尊為我不變
無變之日矣王侯之子不可以為君卿大夫士之
子不可以為臣自棄絕于國家而為無用之人矣
王乃三日食不舉樂哀之也于是屏之遠方或東
或西終身不齒雖王太子亦不免于屏棄此政古聖
人所以愛其子也所以多繼世之賢而不至有屏
棄也所以愛公卿大夫士之子而多有賢臣世其
爵祿也若不知聖人大道而以私情愛之未有不
養成驕惰終至敗國亡家者豈真能愛其子哉
古學校之制不可聽其終廢而不與也斷然矣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

疏曰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拔秀士
進士在鄉學者俊士進士在國學者進士升諸司
馬則出學而在朝
矣將入仕者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辨論官材者大司馬亦不敢任一己之見以官人
必同衆樂正考辨論進士之材器學術堪爲何
官也材兼才德而言進士有有才而無德者有有
德而無才者有才德兼全者其賢不同不可不辨
別而論之以告于王必王定其論然後隨其材而
官之在一官有一官之爵然後爵以貴之定一位
有一位之祿然後祿以資之此一定之序也劉氏
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
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
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
用之權在司徒其進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而爵
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
禮記疏畧卷之三王制

所以爲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
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
則論選之法與國子
弟同矣此其二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其事職分當爲之事也廢者不爲也非不能也舍
其素學感物還受也終身黜退不許復仕死亦照
降以士禮葬之是
以朝無幸位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師旅之役也三代而上文武不分途方爲士時
已有司徒之教古唯車戰射御而已披堅執銳而
已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

以下論技所以別于學也技非德也不論學論力
不養于學也而遊行于四方贏露股肱以示其力

決于射御
以專其技

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
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
鄉不與士齒

技又不止力又有祝史六項及百工皆巧技也不
貳事業專而後能精也不移官他職非其所長也
此不學焉而徒以執技則賤矣故出鄉及仕于鄉
大夫之家者皆不得與士之有德者齒列亦所以
尊士而重學也然必出鄉乃爾者以本鄉有親族
戚屬之爲士者或不欲以相形也此亦爲無道德
而專以一技名者言也非所論于才德兼全而時
出一技以應變如司徒所教車甲之士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
從輕赦從重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王制

葉氏曰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冠爲主刑有典
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在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
以曲直言于公則爲訟訟不決繫于圜圜則爲獄
○三刺周禮以三刺聽民訟獄之中一曰訊羣
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羣民刺殺也有一罪當殺者
必三致訊問而後決其輕重恐冤民故慎之也若
人之旨意雖有以爲當殺而簡嚴之下却又無其
實迹則亦不得據人言而遂聽斷之也于是有附
有赦附入者則從輕刑赦出者則宥重罪所
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仁厚之道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刑實以彰善惡非由人之私意乃奉天之公道也
故斷刑之際必即天理至公處論之郵罰事即天
之責也郵責也有罪過當罰者必使罰與事相
附麗則刑當其罪而非我有意輕重于其間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

人之犯罪有同而不同者在聽訟者當揆度情理以制五刑蓋人以倫常爲重倫以君父爲大有爲君父受過者有忤君父致罪者此其輕重淺深全在權度以別之惟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爲之則于是出意以論之敬慎以劑之再悉其聰明以察其動靜致其忠愛以體其心思則爲君父受過者情有可原法有可恕雖重亦輕雖深亦淺若忤君父致罪者無可原情雖迷于法雖輕亦重雖淺亦淺如此然後顧其情而如其量乃可以盡聽訟之道矣其或終有疑則傳訪廣詢與衆共之而用人之見焉衆人其謂可疑是在所當赦者矣亦不可徒然釋放又恐人將輕犯法也必察小大之例以比之若曰竊所犯罪本比之某等若得實情是在所不赦者不以可疑姑宥爾其慎哉抑此許密愼重有始有終方可完結一朱以成就之人特感其仁而畏其法無不改過自新者矣

三

成獄辭者謂聽者反覆詳審已得其情實而後定無異辭也掌文書之吏乃以獄成告于士師之正不敢盲受史之成獄必自加稟察然後以之成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亦不敢盲受正之成獄必自聽察于棘木之下棘木外朝之卿位也然後以已之成獄告于王王亦不敢謂司寇之聽果無冤民又命三公參聽之及三公以獄之成來告則可以加之刑矣王仍不忍則三又之又同官告則一有不識再有過失三有遺忘如此終不可得遂後有司行刑焉自下而上無一人不盡其心則刑當其罪乃可信其無冤枉之民矣

馮氏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輕因使人難犯亦以見重有可承而不
可明也輕不赦則改過有
路重不赦雖欲改無由矣

此心何以安乎。仁人君子不敢不盡心于聽斷之

剖析言詞破壞法律此舞文弄法者餽餽邪說不
中變亂名物更改制度能使貴賤無等左道不順
常道作異端邪說以惑亂人心風俗能便
化使號令不行此三等小人王者之所必殺

一、

策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注聲悅耳而蕩人之志異服非先王之法服而邪
人之心奇技不執于正奇器不適于用行事虛偽
而堅不可破人疑其心之有主言語詐僞而辨不
可屈人疑其所見者起學非正道而博稽廣覽人
疑其學有所本順其非爲而文飾滑澤人疑其文
秀出衆此皆足以益惑無知之衆人最是人心風
俗之大害孔子所謂足以聚徒成羣而亂德者仲
皆王者所必殺也至于鬼神日亦先王之所正長
使人齊明盛服以至于其敬神日亦先王之所正
義之爲務總爲卜策爲筮皆陰陽自然之理先王
本之以爲學而無非敬畏之所存也若世俗巫觋
二氏之言假託鬼神之神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
休咎皆足使人惑于聞見昧于心性舍其敬畏而
遺逆禮法叛毀民義者也以上亂政者一疑衆者

三官災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
明悉緩聽則有可辭而幸免也此決之之意

凡執禁以齊眾不救過

過失不救人皆畏法斯齊矣不
然一救可以再救將誰禁乎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
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有字貫下四項必先世富貴之家其後子孫不才
而至于貧賤者故禁之不得粥朝廷寵錫之重器
亦使之念昔先人文治武功之烈而發憤自成立
也不然焉得有亦何至于粥舊註云所以禁民之
不敬有此而稱民其為官爵可知

至于粥舊物其為荒淫不敬可知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
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五

不粥於市

舊註所以禁民之不
法數并獲多寡之數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舊註所以禁
民之不儉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舊註所以禁民之不仁以上市
之有制所以齊眾而一風俗

關執禁以議禁異服識異言

關上執禁戒條令以議察往來出入之人禁異服
識異言將以禦暴而謹守境土也此關之制也關
門如此郊門可知城門更嚴矣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大史典守禮儀國有禮事則預執簡策記今日所
行之禮典所諱惡之不可犯者一奉之天子天
子重其教詔則齊戒以受之所典之禮也
歷代之禮也所執記之禮一事之禮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司會掌財用會計之官歲之成二歲出入與廢之
成數也質于天子重本寧也天子以所質之成下
于冢宰冢宰齊戒受之而慎
審其無差然後從而收受之

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司會既質之後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者從而各
質于天子天子以三官之質下于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而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受之而慎審其
無失而各收藏之司徒受樂正之成司馬受司冠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五

之成司空受市
之成或省文耳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

成歲事制國用

百官之分理諸事者位卑職瑣不能質天子但質
之三官三官以百官之成慎審無失質于天子天
子下其質于百官百官齊戒以受成于上而收執
之然後天子下命休養長家董眾之老人勤勞勤
力竭作之農夫則一歲之事成矣而國之用
度可因此以為裁制隨年斟酌而曲當矣

凡養老

承上休老而詳養老之制凡物生于春長于夏成
于秋藏于冬而歲功以畢人始而嬰孩既而少壯
既而老耄終而死也而人生以畢王者歲終考成
于夏有受養之澤而況人乎但物老則成用人老

則無用國司以無此人可以無此人此暴君有
不恤之其獨而道子多失所之父母也先王體天
地生成之德而制養老之政仁至教盡心無非周
也老之得吾養者雖無幾而著為巨典揚為美俗
快動人之本心家戶有老各自愛敬仁之教因奉
及萬世者無非至也養老有四養三老五更二也
養死事者之祖父二也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
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夏
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遂
養老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為
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
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
而兼用之

燕饗食三者亦各取其一以為名非必燕以酒為
主食以飯為主饗並不食不飲立而不坐更成何
禮至周兼用春夏秋冬之禮或名燕或名饗或名
食也四代之養各因時備物品類不必同因時制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聖

禮儀節亦不一凡無的據者即不必強為之說節
如謂飲酒至醉為燕禮自非令德令儀之旨醉言
亦不足乞矣古人以三爵為卒爵則油油
然而退卒爵曰醉非後世之所謂醉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鄉鄉學也國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人之年加長
養之禮加隆天子養養內之老如此達于諸侯之
國亦如
此養之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誓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君致享食于其家拜受君命禮也唯八十之老難
以備禮許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因
老而念及替者亦如之若九十助力益衰拜跪
更難許不親拜使人代受代受則代拜可知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
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養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異也宿肉不使有求不
得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別味常珍常食皆珍羞
之味飲食不離寢坐臥之處皆有度問之飲食也
遊所常遊之地膳用六膳珍用八珍九十之食珍
珍不待言矣年漸老則食漸少非美味不甘不飽
也善養老者如保嬰兒有道之世老者所以樂有
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余
冒死而后制

制謂棺也。不易成故預制之制之者察其堅脆加
反漆也。被所以收束衣服之具也。紵被也。紵大
被也。皆藉尸之具也。言藉尸之直囊也。上曰覆下
曰紵。先以紵藉足而上天以質藉首而下齊于手
此四物易成
必死後乃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美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
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
就其室以珍從

家有老者凡所以養贍扶持之道隨其所至之年
而體惜無不至杖以扶養即杖以表尊故有家家與
鄉與國與朝之差未至其時不得杖于其所可見
杖于一處則尊于一處也至天子就問而從以珍
則養之甚尊之至矣無論衆庶之老
致仕之老其間各有時位之不同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七十曰老。仕有時朝君朝即退休不待與衆人同
朝禮也。八十每月告問存否欲其生有慮其死也
也。九十日使人致常膳以養之
秩常也。此惠養老臣之典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始衰力役非所長六十又衰服式樂侮所不及七十更衰賓客酬酢拜跪之禮亦不堪與矣八十衰甚則齊喪大事亦不之及也老者安之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五十者老而更事可以立位而治人矣故命為大非是則不敢輕爵人也六十不親學以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自不廢學可知七十不堪職任之勞恐曠官則致其政于君遇有喪事唯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制能盡則自盡之不能者不責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舊註行養老之禮必于學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祖父也上庠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舊註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舊註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郊

舊註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按四代大學小學西東之異虞大西小東夏則反之夏大東小西殷則反之殷大西小東周又反之原無定義在後世因其便而取法之皆是也

有虞氏皇而祭漢衣而養老

皇通冕之名漢衣白布為之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收亦冕名燕衣黑衣夏尚黑君與羣臣燕食之服

殷人冏而祭縞衣而養老

冏亦冕名縞素白生絹亦縞衣也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玄緇黑色也祭言冠不言衣冠在首尊之義也養言衣不言冠衣在身親之義也然言冠則知其有衣言衣則知其有冠互見之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舊註四海之內老者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舊註從政者給公家之力役也疾不從政憫其苦也喪不從政使之盡其哀也將徙于諸侯大夫士徙仕于他國也自諸侯來徙家士大夫自他國來徙于家也將徙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也來徙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以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俸

而無告者也皆有常俸

飯糜以養之有一之常制故曰皆有常儀此四者窮于天不得不養于君本文王而定制此王制之所由來也

瘠鰥跛躄斷者保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瘠不能言鰥不能職跛一足僻雙足不能行斷脫絕支節係儒短小不任大事百工一技之長主者知人有所短節有所長不因短以求長各即長以濟其短天容之聖人全之而且以收其器用于無窮也故成輔相之能事萬物得所之善政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男子由婦人之右婦人由男子之左男女之別于道途者然也由左由右此從男女同出一途者言也恐其假道以行私故制禮以謹之若兩來甚暫則無嫌矣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无

父兄之齒父兄之友也故隨行而不敢先鴈行而不敢並若已之朋友則齊肩並行不相踰越禮以謙讓為主也

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

輕能勝者獨任以代勞重不能勝者量分以均勞此道路之禮皆以尚讓若斑白之老不使有道路提挈之事不至使人代勞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

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

方一下當無正字

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長闊一百步夫三爲畹是三頃闊三百步長一百

步屋三爲井則九百畝也長闊一里三子日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

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數萬至十億九千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一箇百里之方爲田九十億畝十箇百里之方爲田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爲田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

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遠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早

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

不盡恒山

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遠○應氏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狄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爲限者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南西北者河流榮帶周達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際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禹貢東南漸西被荆南咸暨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

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清

潰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陳氏謂經文有誤按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

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

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今尺式不同而算法自有定式經文偶有差訛無碍算法東田者卽詩言南東其畝而畧取以爲言地勢由西而東以水流驗之故言東田耳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

舊註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外八州每州各方千里是一百箇百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合萬里也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舊註公侯皆方百里封三十箇百里剩七十箇百里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聖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一十九方十里

者四十

舊註伯七十里封六十箇七十里是占二十九箇百里四十箇十里於三十箇百里內剩六十箇十里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

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

里者六十

舊註除上封二等國共占六十箇百里外止剩四十箇百里及六十箇十里于此地內封子男五十里之國者百二十箇每一百里封四箇實占三十箇百里過三等封止剩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伯國方七十里七十四是四十九箇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五十五是二十五箇十里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闕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闕田以祿之其有創地者歸之闕田

名山大澤不以封除此之外皆爲附庸之國又闕田有功祿以闕田卽是守所謂有功德者加地是也創地歸之闕田卽是守所謂不德者君削以地是也大抵闕田祿取不盡者天子主之以待不時取之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

九〇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

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〇其餘方百里

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

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〇其餘方百里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聖

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舊註此做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于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于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

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

二千八百八十人

此本孟子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百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也下士之祿食九人上

農夫之數也

大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夫之數則次國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可知而上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國太師
季大綱
吳泰
鮑泰

禮記疏畧

月令第四

同學武進王渭

舊說呂不韋集諸儒者十二月紀名曰月令春
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今按先王舊有月
令之書呂氏祖之而為是編然何以附之禮記
亦必孔子定禮取行夏之時原
有此篇目故漢儒采而附之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營室在亥極營之次日在營
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辰故曰日月所會謂之辰
每歲凡十二會日與月會而獨稱曰者陽以成
歲為事而陰特從之與書言日出日納日而不及月
同義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為
季冬之月星週於天是也故每月之內或見子
昏而中者或見子日而中者昏時參星在南方之
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則知月之建寅也書於
禮記疏畧

卷之四

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與此不
同者書言分至之所中此言昏旦之所中彼以時
為主此以月為主故詳畧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

其日甲乙

春於四時屬木日之所繫于千循環獨言甲乙者
木之屬也四時皆然此日字與詩一之曰一日之
同只如時字據五行於四時每一時七十二日各
以十八日屬中央土亦七十二日故曰日也十日
分麗於五行用事者老故甲乙用事於春為木王
也丙丁用事於夏為火王也戊巳用事於中央為
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為金王也
也壬癸用事於冬為水王也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太皞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
之臣聖神繼天立極庄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木
王時祀之四時之
帝與神皆此義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
臭羶其祀戶祭先農

鱗蟲木屬東方蒼龍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五
聲角為木人聲曰角此樂曰音調樂於春以角為
主也律者陰陽之管以銅為之其管長八寸其
律長八寸陰陽之管以銅為之其管長八寸其
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
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其數八者取河圖外數
左方八數在左為東方屬春故春之數八也味生
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
春以陽中生物之氣成而後有曲直曲直作酸故其
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為酸故其臭羶屋門曰應
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神是陽氣在戶之內春陽
氣始出故祀之祭先農者祀土之神也土為萬物
木克土也五祀之祭皆先農也土為萬物之始
按先儒解律呂分寸皆漢律也三分損益歷八相
生巧而實漢後人考據經傳只以黃鍾九寸為極
長五分通減以至樂實六寸為極短又從六寸起
禮記疏畧

卷之四

五分通增以至黃鍾九寸頭有理可從又按河圖
八七九六為外數為用數為春夏秋冬之序一二
三四五為內數為體數為四時中氣之數古人
言四時之用五即五為天數五為地數五為人
希夷康節五為生成之說蓋言一生六成二生七
成三生八成四生九成是陰生陽成便無理而河
圖之義不明矣又按十二月之律起黃鍾終應鍾
黃鍾者建子之律也按十二月之律起黃鍾終應鍾
其中也故曰黃鍾太簇者建寅之律也入乎坎出
乎震否故曰否泰泰者建辰之律也入乎坤出
出於離否故曰否泰泰者建辰之律也入乎坤出
建午之律陽至午則向衰草木始落陰用事而陽
為衰焉故曰否泰泰者建辰之律也入乎坤出
物至申而有成則故曰泰泰者建辰之律也入乎坤出
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曰無妄此陽律也
道體變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效法故
止於三鍾三呂而大呂者建丑之律為陰律之始
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為大故曰大呂大呂

者是建卯之律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為陽之中
矣故曰夾鍾中呂者建巳之律四時之序猶伯仲
春為伯夏為仲方是時夏之氣始行故曰中呂仲
鍾者建未之律萬物之繁茂極於此矣故曰仲鍾
南呂者建酉之律氣至南而化於西而庚酉所以
成南而行兩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始事者
陽效法者陰陽始而倡之陰成而應之律始事者
之陰陽之道如是而止矣故曰應鍾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東風發散
解陰堅之氣於是物之藏者起而振潛者躍而上
矣獺始得魚不食而祭之報本
也鴻雁隨陽春北秋南之鳥

天子居青陽左个

春陽也青少陽之色青陽即孟春也青陽太廟之
左个向東南方開門作室天子居之以出政西面
旁室謂之个青陽左个太室東室北偏也朱子曰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

禮記疏畧

卷之四 月令 三

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
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
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
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
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立堂太
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立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
北為立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其
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立堂之右个青陽
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
章右个即立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
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與吾人制
事多用井田遺意理或然也沐按左个右个之例
要皆四時廟制皆向外也只是地方極廣大別為
九區各有時垣各向其方開門作室順四時居之
以出政見諸侯惟中太廟向南也至於郊祀后
稷文王於明堂配天則唯於向南之明堂耳
乘鸞路駕青龍載青旒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
其器疏以達

鸞鈴也有鸞鳥之聲凡路皆有之獨於春言之以
概其餘也夏云朱路冬云玄路秋云白路則四時
皆用大路皆用鸞鈴而春青秋白可知蓋互見也
倉與蒼同馬八尺以上為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
玉也各用其時之色四時所食之物及以養養
雞當黍之類其義未詳或者黍性平和羊者陽也
又養也春初宜之取適以達者春物將出
土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相疏直達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

於朝命相去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

行毋有不當

謂告也春為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木氣也迎春
東郊祭太神句皆以導其氣之至也古者賞以春

禮記疏畧

卷之四 月令 四

夏順天地之生氣故迎春旋反喜其氣之至而行
賞以飾喜也德貴宣利故曰布令政也貴無乖故
曰和慶行則有爵賞惠施則有利澤慶主禮賜
主物也遂行行之無滯母有不當賞不借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則官太史之職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
法以逆官府之治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
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所謂司天日月星辰
之行也宿止於此離麗於彼與歲同占候離大
不可差忒經紀者天文進退遲速之度數也
初者曆家推步之舊法以此為占候之常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切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此反執爵于太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祭

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為祈穀也。元辰
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參乘
之人也。係介衣甲也。以勇士為車衣而衣甲御者
車之人也。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
居中車右在右置此耕器於參乘係介及御者之
間天子籍田千畝祈穀為祭祀之桑盛故曰帝籍
籍載之於策以為常典也。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七
以貴賤分勞逸也。九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行燕禮
不及士士賤不與耕故勞賜亦不及也。按周正建
子亦用寅月上辛郊天祈穀故周月解云若夫建
符祭享散授民時猶自夏焉
是周以三月上辛郊天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五

丘陵阪反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

貯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天地交而為泰兩相和同草木萌生發動於其時
農事從此而始故王命於此布之田農官也舍亦
也居東郊以帥民東作皆使脩理其封疆為井田
之限域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
端之使無傾圯近墜高者為丘高而可陵者為陵
陵而不平者為阪水之所阻曰險廣平曰原下隰
曰濕善相之以時地利土有高下有肥瘠五種有
宜否教民使能其事道民使達其理此必田官躬
親教道飭戒之田事既飭以定其準直然後農乃
可以盡力而無疑惑也準則也直正也既曰土又
曰地者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
大司徒言五地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教官之長如變典樂教胄之職習舞時教之
正業也初春生氣發散不可室養故士子習舞以

應生氣而退息之居畢則不拘也祭祀之說非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

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衆毋置

城郭掩骼格墮歸濱

春有常祭所宜脩之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故
命祀之犧牲毋用牝不欲傷其生育則非祭祀之
意矣特於春言之即非春禁止伐木等類皆係初
春之生意也孩蟲蟲未成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
飛鳥鳥之習飛者麝獸子通稱毋聚大衆土功也
為其害耕稼也骨也諸骨尚有肉者掩埋之推所
愛於無後之死
者仁之至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六

稱兵舉兵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莫盛於孟春此時
與兵天必惡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兵自我起以
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
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故矣其殃也宜哉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此發散之政所泄也言人君於孟春之月而行夏
惠散之政令則名各微如此或用度汰侈或施
惠借差小人滋進皆行夏令也雨水不時澤澤
也草木早落生氣過也國時有恐侈奢之後困乏
生禍變也舊說孟春失令必於孟夏之氣乘之云
云似太拘只大概是夏令可也如孟春仲春季春
三時則不同而行夏令秋令冬令
各因之以異更何有區區者乎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瘳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

興此肅殺之政所傷也春氣始盛之時而行肅殺之
政令故民情逆懼生疾疫而歲時疫也通病傳染

為大疫天氣亦感而生逆亂之氣為疫風暴雨而
雅扶搖謂之森風言風之回轉也陰氣之物亦感
而並與夫天從人者也人事於此慘天氣自於此
微此陰陽必然之理不可測也不可逃也故曰鬼

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百種不入

此寒凝之政所注也摯傷物也百種早種之禾也
不入不獲布種也水潦雪霜自不得入惟真晚禾
耳政事涼薄有積聚而無
施散感兆之所必至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宿在戌降婁之次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一
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
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
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七

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夾鍾卯律長
七寸五分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黃鸝也鷹鸞鳥鳩布穀也鸞
鳥秋鸞陰類也鳩春生陽類也仲春生有氣盛故
鸞鳥感之而化為鳩也二物化生之屬王
制鳩化為鷹則秋氣盛而鳩復化為鷹也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旒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太廟正東方之室向正東方開門作室天子
居之順仲春之氣以出政也後列敷皆所布之政
先後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擇元日命民社

令民祭土神也郊特牲曰祭社用甲日元始
也善也擇元日即甲日言其始善於甲日也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囹圄也囹止也疏曰周曰圖土殷曰羑里夏曰鈞
臺因圖秦獄名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皆木械肆
掠肆行暴掠掠治也止獄訟論使息爭也圖則
則省察之桎梏可去則去之肆掠則禁之皆所以
順陽令而
消陰事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

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親帶以弓韉授以弓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八

矢于高禘之前

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樂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
至為祠禘新祠之候高禘先禘之神也高者尊之
之稱變媒言神神之也古有禘氏祫氏祫氏祫氏
南郊禘祀上帝則配祭之故又謂之郊禘詩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祫於郊
祫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耳鄭註
乃有隨卵不孕之事怪妄不經即如姜嫄履巨人
跡而有娠亦是立胎時之吉應非謂無人道也九
嬪御者九嬪與九嬪也御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
每九人房一嬪故謂九嬪也御后妃御也從往侍奉
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而酌酒以飲其先所
受之資也授以弓矢子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

仲月之節為春分
晝夜各五十刻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陽氣開發始穿穴而出也。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發。讀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多凶災。先王之愛人如此。天人之相通如此。人之不可不敬又如此。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丈尺曰度。斗甬曰量。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爲石。角。校也。甬。斛也。權。稱錘也。概。執以平量器者。同則齊其長短大小之制。鈞。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在。

是月也。耕者少。乃脩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九

以妨農之事。

少舍。暫息也。門戶之蔽。以木曰閭。以行車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以藏衣冠。大謂軍旅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漉。亦竭也。取魚取獸。取林皆傷生意。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古者曰在處。則藏冰。至此仲春。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開冰。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上下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上丁者。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丁陰火。爲文明。故祭先師取之。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釋亦奠也。學記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以示

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習。舞釋菜者。謂將教習舞。則先以釋菜之禮祭先師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平皮幣。

亦所以順天之生意。不用牲。謂祈禱小祀耳。如太牢祀高禪。乃大典。禮不在此限。稍重者。用圭璧。輕者。則以皮幣。更易之。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肅殺之政。所傷也。仲春陽也。而以陰政傷之。水與寒氣。寇戎皆陰屬。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寒凝之政。所淫也。天之陽氣。不能勝人事之陰。故兆麥不熟。無麥民食困。相奪掠。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爲害。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十

發散之政。所泄也。蠶食苗心者。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姑洗。辰律。長七寸。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此記辰月之候。鴽。鶻之屬。田鼠陰類之屬。而遷乎陽。其性和也。虹者。天地訖漬之氣。陰于陽。乃見而出。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故爲陰所干。而虹見也。萍始生。則以陰物之浮者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蒼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

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向東南左開門
作室也居此順季春之氣出政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註云黃桑之服色象桑葉始生之色也先
帝先代木德之君薦此衣於神坐以祈蠶事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

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舟牧主乘舟之官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舳舻禮
一有告具告備慎其事也必乘舟而後薦鮪所以示
親漁也薦廟

并祈麥實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十一

不可以內

句曲生者萌直生者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
順生道之宜泄不宜吝者謂藏也下言不內之實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

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振猶救也周濟其
不足也名士知名之士賢者其才德有據聘幣請

禮禮教互文也在內則命有司在
外則勉諸侯皆因天時之不內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土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方春物生需雨澤故曰
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故命
以霖備之術循行有序也周視無遺也循而行之
使無害道而達之使無壅閉而通之使無阻滯皆欲

其無有章
塞而已

田獵置罟羅網畢騶候禽獸之藥毋出九門

置罟捕獸之罟羅網捕鳥之罟小網長柄如畢星
之形故名畢用以掩兔罟射者用以自隱也騶
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畢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

九門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具曲植蓬筍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拍身也戴勝戴冠之
鳥一名戴勝鳥即頭上勝也此時恒在桑言降者
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植也植植也所以架
曲與蓬筍者蓬筍而篋方皆備用養蠶之收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十一

勸蠶事

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猶天子親耕之
義禁止婦女不得為觀之飾省減其儀褻褻製之
使事二者皆為

勸勉蠶事也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

惰

蠶事既登登成也分繭分布於桑婦之繅者稱
絲效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郊廟之服祭服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銀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工師百工之長五庫者金銀為一庫皮革筋為一
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
審察其善惡及多寡之量皆毋不良

以利用也幹諸器所用木材皆是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此時百工皆各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時字如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一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樂陽聲也先王作之以宣天地之和暢於季春大合樂亦所以應陽氣之和暢也是月之末者陽中之極亦中聲之所止也故君臣同往視之以和平其心其理微蓋中聲以降君子弗聽也

是月也乃合累平聲牛騰馬遊牝于牧儀牲駒犢畢書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其數

春陽既盛物皆孳生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壯者就牝於芻牧之地所以遂其生有也若其中有一犧牲之用駒犢之生皆稽察以書其數備祭祀之用焉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之事周官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邪謂之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狂夫為之蓋狂疾陽有餘欲以勝陰也必於九門則欲陰陽之出故也應氣除則正氣全故曰以畢春氣此之為難則難陰應之作於春者仲秋又難季冬又難則難陰應之作於秋者冬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應不能作故也春日畢秋曰達冬曰送皆所以全其正氣也吳氏曰難者聚眾戲射以盡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閉塞之政所應也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大恐兵寇訛言相驚動也皆民心閉塞於時所致政不務舒活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俗泄之政所應也亢陽襲人則多疾疫陽亢則旱故時雨不降旱則高者尤甚故山陵不收成也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肅殺之政所應也人心愁慘故天多沈陰陰氣致雨故淫雨蚤降上當生不生而殺故兵革並起以逆道應之亦感陰氣而動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畢宿在申實沈之次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止律

中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也祝融顓頊氏之子名黎大官之臣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火中呂巳律長六寸五分七數者河圖外數南方之數屬夏屬火苦焦皆火屬夏祭竈火之養人者也祭先肺火克金也

蟪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記巳月之候王瓜注云草莖本草作接蓳音同根似瓜亦可釀酒蟪蛄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今俗謂黃瓜也巳月生苦菜今俗謂蔓菁也巳月熱似之

天子居明堂左个

在太廟之南東偏即青陽右个何東南方者辰巳兩月同方故有个之形焉

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駟馬名色淺者赤色深者朱用器高而粗大衆幼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

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

行無不欣說

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文偶畧之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以將飲酎故也凡言樂正故知爲時教正業也此命樂師故知爲飲酎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主

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

位

太尉秦官也秦時作此書故偶易古官名桀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賢良以德言遂則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選用之也當其位者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

伐大樹

物長而高者陽上達也繼之使益長增之使益高以人事成天地之功也長則勿壞高則勿墮起土功發大衆則妨農桑之事

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氣

是月也天子始絺

絺葛布之精者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野虞司田原之官故即出行爲天子勞勸之勞所以慰之對所以助之皆預防其失時也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勉其興作於田野不得休息於都邑縣鄙都邑鄙遠邑循行言親切督率之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獵曰苗正以驅獸之害苗者與三時之大獵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登升之於場也彘性寒陽盛時宜用寒以調和陰陽麥時物也宜嘗之必先神而後人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聚畜藥材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柔靡者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秋字本百穀成熟之各農家每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主

言秋成是也麥至夏則收成之期至矣故曰麥秋至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刑者上所施罪者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決者如水之決薄刑則於夏月斷之不斷重刑也小罪則決遣之不收繫也輕罪而在繫者則縱出之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

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收繭稅者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什一故亦收其繭十之一其餘各入已而爲其夫造祭服受桑多則稅繭多受桑少則稅亦少皆以桑爲均齊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也老少也如一皆稅十一也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酒也天子祭服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酒也天子祭服也

亦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闕市毋

素挺重囚益其食

艾刈也藍色青少陽也虛陽之時刈染亦助火燥之氣燒乾草為灰作鹹用禁之亦不欲助火氣也暴暴之於日布者陽也曝之亦以助其火氣也門問母閉以順時氣之宜通不然而積傷物為害大矣索者搜索商旅之財物蓋當時氣炎烈之際天地之氣盡為發散人君體之而行寬大之政也提者拔出之義重囚繫累嚴密故特加寬假蓋其食凡此總以發散為政不使酷暑有害於人事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季春游牝於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執騰躍之駒者正其畏驚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周禮圉人圉師所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至極也夏至日長之極陽極午中而微陰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

致和節者欲定心氣齊戒以定其心掩蔽以防其身毋或輕躁於舉動毋或御進於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愛欲凡以定心氣而備陰疾也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刑陰事也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故百官刑罰之事皆止靜而不行也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為災矣是以未定之前諸事皆須謹備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本草榮

此又記午月之候解脫也鹿角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蟬多欲而善淫陰類也故

冬至感陽生而角解午夏藥各異夏之牛而止故名本草別於薑草故曰本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華暮落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

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南方火位火又加大則氣太極而失宜故戒之四可以字言欲順陽明之時氣者只可如此以宣暢過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殺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盛夏行堅凝之政是以陰包陽故雹凍為災冬為閉塞故道路不通所以不通暴兵來至之故則陰賊之氣所感也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生氣之所淫也既長養而後生之政感於天氣反退同而復發生意則生之日長故五穀當熟不熟雖食苗之葉春氣盛於未故生食葉之蟲五穀晚熟而百勝時起故其國乃饑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早成民殃於疫

行肅飲之政肅故草木零落故早成實早成皆秋之氣候也當盛暑而感秋氣則相薄成疫寒熱相激故瘟疫行焉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

柳宿在午驛火之大火心宿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林鍾未律長六寸五分與中呂同十二律惟純賓獨短黃鍾獨長其十律則大呂與應鍾同太簇與

無射同亥鍾與南呂同姑洗與夷則同中呂與林鍾同所謂五同二異故曰七音春秋傳子太叔所謂以七音六律奉五聲者此也其所以異者以日之極長極短獨異也其所以同者以日之長短同也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此記未月之候溫風溫厚之風至極也蟋蟀鳴陰之物此時羽翼未成居穴之壁至七月方能飛而在野鷹猛鷙之鳥雜學飛習擊迎殺氣之微也腐草得暑濕之氣變而爲螢離明之極故幽類化爲明類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旒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主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龍命澤人納材葦

此皆煩細之事非專一月所爲故不以是月起之蛟言伐以暴惡不易取也龜言登尊之也鼉龜言取賤之也蒲葦生澤中可爲用器故曰材

是月也命四監犬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 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四監即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秩常也欽此芻爲養犧牲之用有常數也令民咸出其力以共祭祀謂民力之普存也爲民祈福以民爲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禮有祭祀不祈者私也神者遠而尊之也靈者近而親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二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周禮典婦功典染染人等皆婦官此指染人也白與黑爲黼黑與青爲黻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染造必用舊法故事毋得有參差貨變皆欲質正良善也旌旌旂也章書其象以別名位也詳見春官司常等給宜作等級凡此順文明之時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慮傷其方盛之氣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主

源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興土功合會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春主生夏主養舉大事則振蕩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名役之令使民廢事而待上之會期也神農農之神也治田之事曰農人事與天時相通曰神農農之事即妨神農之事當水潦盛昌之際百穀向成此時正神農主持稼穡之功舉大事以妨其功是違神逆天而天殃必及之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 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噦可以美土疆

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大雨亦以之而時行以東井主水而在未故未爲水潦盛昌之月也除草之法先芟薶之俟乾則燒之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故云利以殺草時暑日烈其水之熱如湯草之燒爛者可以爲田噦之糞可以使土疆肥美土疆即田噦之疆界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茲民乃遷徙

萬物生長收藏氣以大第而進政亦如之當長養之際而復行生氣之政舍其舊而新是謂故兆及於天其穀實必當鮮潔正長之時而落矣不風致也風致因春風而致致疾穀不熟民就養他左致效亦思

行秋令則丘臘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大雨時行之時而行金氣之政金生水故丘高關平之地蓋為水言雨大而久也故禾稼不能成熱女災妊孕多敗女陰也盛暑胎熱忽感寒濕相濟而成災害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厲阜爭豕鬻四鄙入保

六月殘暑最為酷燥而行閉塞之政故風寒應之風當熱時而寒故為不時言異也厲阜鬻豕必待秋時感風寒而早鬻亦不時也四鄙入保亦感不時之風寒而防盜賊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三

中央土

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

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

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霱祭先心

戊巳十干之中黃帝黃精之君軒轅氏也后土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為后土後祀以爲社故黎以火官而卒為后土也舊說如此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以統四行故稱君人爲倮蟲之長凡獸之有人形人聲者皆其屬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衆調之首如土為四行之本根故以此配中央土非以十二月之氣談

言也五者河圖之中數凡數皆本於河圖外數八七九六配四時之序所謂中數者即一二三四五七共五五三四十之數何可獨遺耶甘香皆屬土中霱者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霱之後因各室中為中霱亦土神也祭先心者不先所克為夏季火腎水傷時氣也故先心火生土兩不傷也

天子居太廟太室

中央之室也

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旒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

器園以閱

環時物也牛土性故宜之圖者象土之周匝四時閱者象土之容物不列政於見四時之未故

孟秋之月日在翼皆建星中且畢中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孟

翼宿在巳驕火之次建星說見仲春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少皞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之臣少皞氏之子該也毛走獸也麟為之長夷則申律長七寸九數者河圖外數右方之數西方屬秋屬金秋陰氣出故祀門蓋門主出入開闔而其義本為收歛而設故於收歛時祀辛腥皆屬金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此記申月之候涼風至天地之溫氣散矣白露乘陰而降寒蟬乘陰氣而鳴鷹始祭鳥而後食與獮祭魚一義時氣將肅殺而物應之故行政者用之始行戮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旒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左个太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白馬黑蓋日路麻時物種類不一其子可食大秋思性溫可禦寒厥後角也義方之義深則收養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才足以將物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謂之帥士言其人已試之功者專以任之不中制也皆欲以征不義而已歲下謂之暴慢士謂之慢誅以問其罪誅以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橫罪

邪務搏執

繕治也姦在人必有以禁止之邪見於行故慎以罪之搏執也執拘也

命理贖傷祭制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

斷刑

理治獄之官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既勝得執又贖祭視其傷損用心之仁也審斷決則獄訟必端平有罪然後戮則不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政之羸餘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飲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穀穀也孟春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覆者五穀之長也故稼穡之官為斥穀土穀之神為社稷夏氣舒發則脩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完隄坊謹壅塞夏潦不可隄而秋潦可隄也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盛典隆禮自宜行於春夏不待秋也其有新恩惟宜備禮亦不宜行於凋落之時先王所謂貴以春夏是割地大使大幣之事亦宜有待而行不違時令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此亥水之氣所泄也秋初而行重陰之政故陰氣大勝介蟲如蜃蟹之類冬凝寒其重介行冬令故陰氣之所致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陰金收斂之時而行發洩之政則陽之生氣復退還不准焉能成實五穀敷榮於陽而成實於陰故也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火氣傷金政令如者則火災應之火氣為熱金氣為寒寒熱相侵故不順節瘡寒熱疾感寒熱之不節而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

角宿在辰
壽星之次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南呂西律長
七寸五分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此記酉月之候盲風閉暗之風又謂閉闔風鴻鴈來此言自北而南也仲春玄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以備冬月之養也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太廟西
堂當太室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毛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體行猶賜也糜即粥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常有常

司服官名具飭條具而飭正之也上曰衣下曰裳衣繪而裳繡祭服之制也有恒有定制也小大則立冕之一章大則袞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裳短也衣服謂朝服燕服及他服之當為寒備者也各有劑量必率循故法不得更為新異也冠與帶亦各有常制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刑罰之令前月已行此月又申戒之枉撓皆不直之義枉撓不當妄及無辜必反受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帝其饗

宰主牲者祝告神者季夏養犧牲至此則循視全者色不雜具者體無傷養牛羊曰芻豢犬豕曰豢得養則肥失養則瘠物色或辟或陽陽祀用辟牲陰祀用陽牲此類者比附陰陽之類而用之也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度所視所按所瞻所察所量五者悉備而當於用上帝且欲饗之

神乎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大嘗麻先薦寢廟

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為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非天子不得難也駸暑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天

氣所以使秋氣通達故曰達秋氣食大麻前已見蓋為難而用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寶害教脩囷倉

四者皆為飲藏之備穿地圖曰寶方曰害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孟秋已有收斂之命矣此又趣之菜所以助穀故書之多積聚凡可為歲備無不備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時耕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戶殺氣浸盛陽

氣日衰水始涸

外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氣處稍小至寒甚則墜寒之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至故涸

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此與仲春同義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是月也易閭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

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閭者貨所入市者貨所聚易者治也無重征以難之易之所以來之也貨者化之以爲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凡此皆以便民用也民

用便則上乃不致用百事皆遂矣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大事如土功舉兵動衆合諸侯之類皆不可逆陰陽之大數如慶賞者發生之類刑罰者肅殺之類必順時令而謹依其類以行之也此雖不專指是月言然爲好行寬政者戒可知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无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好言寬政者舜於蕭殺之時而故逆其數以市恩是如婦人之仁禽憤之愛故逆氣應之秋雨不降不秋肅而春溫也草木生榮氣不收斂所致也國乃有恐時氣反常則訛言生也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行發洩之政則大逆時序亢陽之氣應之必致旱也氣不寒故蟄蟲不藏五穀不收斂而復生復生者陰氣在下早氣在上枝葉焦枯而根旁反生也過時不實可知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秋中雖肅殺之令而氣猶平此時行凝固之政則過於陰故陰過應之風災數起而傷物也過於陰則亦愆於陽故應陽應之將收之雷先期而行動也雷風失節故草木蚤死不及時而死不實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房宿在卯大火之次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無射戊律長八寸與太族同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此記戌月之候鴻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故曰來賓爵爲蛤鞠物化爲潛物陰氣盛而陽化陰也鞠色不一而專言黃秋令在合金有五色而黃爲貴故鞠以黃爲正也祭獸者祭之於天穀禽者殺而食之也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云獸而獸則可云禽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三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

之藏無有宣出

務內專務收斂諸物於內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

倉祗敬必飭

農事備收百穀皆斂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田之所收歸之神倉將以供泰盛也祗謹其事敬一其心飭致其力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

總至。凝聚而至也。陽氣散陰氣聚。入此室處。冬之事於季秋先期而命之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主樂聲言。春言習舞。秋言習吹。互文耳。然春秋各有所主也。

是月也。大饗帝。句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嘗。秋之常祭。饗。嘗皆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為歲終。故行數事。以為來歲用。蓋呂不韋相秦十餘年。已有并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三

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其後徒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為書。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為。非不韋自作。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按月令一書。是孔子定禮。取入者。故行夏之時。秦火之後。漢人搜採。不無雜亂。有雜入周時事。有雜入秦時事。如此段為來歲云云。當是雜秦也。如孟冬大飲烝。乃祈年云云。當是雜周也。若以夏時論之。此二段皆於季冬丑月行之。用禮樂之君子。以時事更正之。自未嘗差也。先王之道。自不廢耳。又按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或遠者。以先兩月先三月受之。近者。以先一月受之。經語自活。土地所宜。則就貢職言。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教於田獵。謂因田獵而教之。以戰陣之事。習用弓矢。父子戈戟之五兵。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異。力之強弱。各以類相從也。

命僕及七驕。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

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驂主之。并總主六驂者。為七驕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折羽之旌。題此之旗。既畢。而授車於乘者。以尊卑為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於軍門之屏外。於是司徒摺扑。陳也。摺。即夏楚二物也。周禮。戎僕中大夫二人。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天子戎服。而嚴厲其威武之範。親用弓矢。以殺禽獸。蓋奉祭祀。當親殺也。獵竟。則命典祀之官。取獵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乃趣。促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三。

不宜者

伐薪為炭。備禦寒也。備。重頭也。內穴之深處也。墜。塞也。刑。於罪相得。即決之。留而不決。亦停時令也。祿秩不當。即曠官冗員之類。則收之。削除也。供養不當。謂無益之冗費。亦收之。減省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稻新熟。時物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眚。求噫。帝。

季秋行發洩之政。與仲秋更不同。逆氣應之。必致大水。深藏之物。莫若水。亦洩也。實。容之。藏。為水所侵。故殃敗。就者。氣室於鼻。噫者。聲發於口。人氣藏於肺。亦以夏火克金。而奮洩也。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

深秋行發洩之政。既發。而又閉塞。是貪酷之極。者。人皆有盜心矣。必多盜賊。故邊竟不寧也。裂。折。

也上地分列
為強梁所害

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解情師與不居

行生息之政當極而寬當養而仁故逆氣應之當
寒而暖風時來也人之精神困而解散懶惰也實
亦因政事弛廢人心怠慢所致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宿在寅析木之
次七星在季春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皞氏之子曰脩
曰熙相代為水官介甲也介蟲龜為長水物也羽
音屬水應鍾亥律長八寸五分與大呂同數六者
河圖外數北方之數屬冬屬水鹹朽皆水屬水受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三

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
往而陽來故祀行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
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
屬以冬主靜不向克制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現

此記亥月之候蜃蛟屬雉化蜃亦飛物化潛物也
陰陽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不見藏者
氣下伏也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旗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粢其器閼以奄

玄堂左个北堂之西偏也鐵驪鐵色之馬黑澤而
玄淺如朱深而亦淺也黍性黏可醢屬冷氣疾時
物也閼中
寬奄上率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為國事死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二
者順時妻恤寒祭之政不言諸侯與夏同

是月也命太史鸞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鸞者殺牲取血而塗之占者器成而象以血所以
破不祥也鸞龜而占兆鸞筮而審卦吉凶皆以謀
明其理而待用也此
太史之職故命之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獄吏治獄恐有阿私必是正而省察
之庶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用禮季秋獻功裘
至此月乃衣之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雷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
冬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歛

申嚴仲秋
積聚之令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

塞謹關梁塞後徑

坏補其缺薄也鑄鑄須也閉鑄籥也管籥鑄是也
要塞邊城要害處也關竟上門梁橋也後徑野獸
往來之道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

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飭正喪事之紀律也即辨衣裳以下諸事也上衰下裳以布之精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

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工師百工之長效呈也諸器皆成以祭器為重度法也程式也注巧指諸器言致即綴功致功力密綴也勒刻也窮其情究其作偽之情也

是月也大飲烝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為燕飲也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

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祈來年詩所謂以與祠歲也天宗日月星辰也此非歲終之月而曰祈來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為來年周所以用建子為歲首之義也今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後以十月為臘月者臘歲終之祭月令明乎為周正建子時所作而授時則以夏耳割祠謂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又祭先祖及五祀之神也臘之言臘也田獵所得之肉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農夫勞苦於三時之務至此慰其勞使休息亦曰勞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以仲冬大閱也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

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澤虞也漁師漁人也水冬涸故以冬時收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藏閉之時行生息之政故地氣兆之當閉密而不閉各事煩耗財民亦困乏而不調則多流亡也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發散之政愈甚則暑陽灼金故多暴風火能生風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皆厲氣也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藏固之時政宜安靜乃行肅殺之政則多事故時陰而雪時晴而霜天以多事應之小兵時起土地

侵削人亦以多事應之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斗宿在斗星紀之次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黃鍾子律長九寸

冰益壯地始拆鶉旦不鳴虎始交

此記子月之候益壯堅也拆地凍裂也鶉旦夜鳴求口之鳥求旦求陽也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亦感微陽之生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稷其器閼以匱

玄堂太廟北
堂當太室也

飭死事

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厲必死之志也
兵有死志乃取勝故軍禮以喪服送之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古者土功十月而畢仲冬則毋作一則恐泄微陽
之氣一則凍坼之時人不宜作而宜息也蓋藏也
發開用也申謹蓋藏之意屋室亦然起大眾與兵
構怨也大閤之政不在此例固堅也沮者壞放之
義冬氣閉藏有括囊之象故為天地之房每事體
此以慎發洩否則害及物而蟄蟲死害及民而疾
疫死喪隨之矣按冬為農隙脩築之工此其時也
然亦當入此室處之際乘天地閉藏之氣而設為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謹閉藏之令亦先王順時育物之至意即有脩築
豈可修為乎命之曰暢月者意于月為周之正月
一歲之首一陽之生必固閉以
厚其積而後暢其生機於內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奄尹衆奄之長也奄者以其精氣奄閉故名閹人
宮令宮中之政令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
女工之事順陰靜之義也注謂女色
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其嬖幸者

乃命大酋秣稌必齊麴蘖必時湛大熾必潔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
差貸

大酋酒官之長秣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也必
時製造及時也湛漬而滌之也熾蒸炊也必潔黑

汚也必香情列無穢氣也必良無罅漏也必得適
牛熟之宜也物事也必齊以下六事也差貸不中
法式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冬令方中水德至
感為民祈而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
之不詰

取之不詰罪在不收
飲上不為之詰問也

山林薮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
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山林薮澤之利樂與民共之侵奪
者罪不赦惡其不相共利也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短至短之極也陰陽爭與夏至同
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
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齊戒以存養身心之學也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
之益至者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
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其則微陽當在於善保
也外以養其形內以養其性事惟欲安靜此齊戒
之意也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
陽爭而未定故齊戒以待之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草物感陽而香故
香草生也結猶屈也水泉動枯涸者漸滋也十一
月惟子午之月皆再記其
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

陰盛則材成故伐取之天曰竹小曰箭

權設之官。權造之器皆暫焉之
用。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

闕謂門之中間空闕也人所由以出入廷謂門之內外間無室廬處也塗謂以土填補其地之凹陷門謂各家寢廟之門閭謂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則埏埴以塞其門之罅隙囹圄四面垣墻環者築之皆閉藏之事

閉藏之時。行開發之政。逆氣應之。旱無雪水也。氣霧火所蒸。陰不能困陽。則雷發聲。冬溫之氣象如

是月以使人信聘頭與陽關村通之
敢恃耳有笑有不笑者笑遲見也

子月之頃宜安靜藏固雪氣未固也瓜瓠不成不熟也瓜瓠本金故至仲冬

氣不安靜之政所感者甚耳

不順令之政所感則不當生之物生焉故蝗蝻爲
敗敗者冬無大傷敗汙之而已不當死之物而死
敗不果盛而反曷也盛陰雖少陽盛熱

所感民多疥癩皆無大傷而有汗累之患

女宿在子
立枵之次

其曰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大呂鍾長八寸五分。與應鍾同。

此訓五月之節。鳳北翔。以陽而銜。還育。常杜。自
孟春乃來也。雉。火禽。感徵陽而始鳴。鵲。鳴也。雞。金

文非唯者不乳。乳者不離也。

立玉食黍與羹其器閤以匱

立堂右个排
堂東偏也

季春惟國難。仲秋惟天子難。此云大則下及庶人矣。又以陰氣極盛。故大難也。旁磻。謂四方之門皆

禮記疏畧

能制水故作土牛以送寒氣也寒是冬之正氣畢

而送之所以駸邪
而完冬之正氣也

征鳥鷹隼之屬。善擊。故曰征。猛厲而迅疾。肅殺之氣極也。

帝之大臣，五帝之佐，句芒之屬也。天之神祇，日月星辰之屬也。

獲必親殺。漁必親往。而薦必生。嘗皆孝敬之至也。秋祭曰嘗。亦備物必賞。而後祭之義。

冰之初凝特水面至此寒盛亦益盛上下皆凝其腹堅矣故命取不冰入則陰事之終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冰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耦二人相偶也標木爲未鋤木爲耦今之耦則鐵爲之古則用木也田器鋤基之屬豫備東作陽事之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大合吹吹即樂歲終之月樂於是止不復作乃大飲作樂以會族衆而後罷之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說見季夏秩薪柴也謂有常數大而可折爲薪小而可束爲柴薪燎炊爨及夜燎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且更始

日窮於次者去年季冬大立杓至此窮盡還次立杓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立杓至此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卷之四月令

聖

窮盡還復會於立杓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曰回於天也幾近也去年季冬至今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爲正終故云幾於終也更始終則有始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而汝也在上者當專一汝農之事毋得徭役使之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

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上帝社

稷之饗

言既無有所使使之惟此供祀事之用如以下數條也列諸侯大小之差等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人皆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

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

山林名川之祀

歷者次序其多寡之數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上言賦之諸侯賦之同姓之邦賦之卿大夫至於庶民此又總三者言之以其皆出於民力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國之大事莫先於祀故於民無所使之後特舉此數條或爲來年備或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聖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

宜安靜養陽之時而行肅殺之政則逆氣應之矣白露早降明年春夏不待秋而降殺氣也爲妖殺物也二者皆兵與之兆故四鄙入保以避兵也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

固閉之極正所以爲發生之基乃行春生之政則生氣洩而不固故未生之胎方生之夭多傷損也國疾久而不差疾方終而又生也以歲終行歲始之政令故命之曰逆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水潦盛昌夏之時然也冬者雪之時故曰時雪季冬行夏令逆氣應之故以水助水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不正之陽樂之地也

禮記疏畧

文王世子第五

上蔡張熒分註

文王世子者說文王爲世子之禮也武王成王爲世子其禮一如文王故統之曰文王世子然三王之世教世子以養老貴親重人倫習禮樂莫不皆然唯文王生有聖德能勤學而全備之故一歸諸文王蓋以文王能爲千古世子之師云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去聲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樹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暮又至亦如之

內豎內庭小臣如閹宦之類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增以日中聖人天性純孝不吝已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聲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節謂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度心有所懼或色憂志有所慮故不能正履履行也食上進膳於親也在祭也宜寒宜煖節各有所宜食下徹膳而下也末母也原再也謂無以原物再進也諸而後退知聽之已審也必一一問之內豎則親之心有不欲聞之已審也必一一問之內豎則親之心不快者矣故因之以人非有格閔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而養去聲文王一飯上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何有二三乃間

不致有加不可離越父之所行也問空際也病在身無空際時少脫去乃有空隙故曰間何有二三蓋當時病間之期如此

文王謂武王曰女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年齡以天之歲數言齒齡以人之歲數言此即九十七歲病革有間之言也文王必素有百歲之兆常信之者及今少三齡而病不起再合九十之夢占之當有是理總之古聖人過於誠篤疑而占兆斷非非也應與不應亦不暇計而自多應焉又文王何無故忽以夢訊武王耶必病劇之中曾作異夢故知其當死欲合武王之夢而並占之觀我百爾九十語氣是文王夢帝與之百年文王以與之其子三焉與武王所夢正合也故遂占之如此孔子將終夢坐兩楹之間亦同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二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去聲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昨主位蒞以身臨之也踐以足履之而已抗猶舉也成王幼弱雖已繼體爲天子然不能身臨主位以治天下周公爲相於是奉成王踐履主位以爲治又慮成王之幼不敏不成就教亦不便於是抗舉教世子之法於伯禽使伯禽學之而成王觀摩之蓋世子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

爲子然後第爲父。仲爲臣。然後能爲君。知爲幼。然
後能爲長。雖以教伯禽。實欲令成王知之也。所以
伯禽於三者有過。則提伯禽以明世子之道。實所
以成文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世子之爲世子。一句或
以爲衍文。或又辨其非文王世子之禮。夫人子事親
之情。天子諸侯及士庶有何異處。難道問安視膳
疾養有異乎。異者如踐阼。又何待言也。似不必曲
爲之說。又文王爲世子。武王爲世子。成王爲世子。
前作三項說完。此一句總結言武成爲世子之道。
皆文王爲世子之道。故篇各謂之文王世子。似不
見有區別天
子諸侯之意。

凡學四學字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

羽籥皆於東序

學教也。士凡卿大夫適子。與司徒所升俊選。皆是
必時必順四時也。干盾也。捍兵難之器。戈勾子戟
也。二者爲武舞。羽籥雉之羽。籥笛屬。二者爲文舞。
武舞於陽。長之時。教之示有事也。文舞於陰。飲之
禮記疏畧卷之五文王世子
三

禮記疏畧卷之五文王世子
三

小樂正學二學字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

之胥鼓南

此言教干戈各有專官以成其業。四人皆樂官之
屬。贊助也。胥大胥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
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明堂位又云
任南蠻之樂也。周禮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
胥擊鼓以節其音。曲故云胥鼓南。或曰教以南樂
所以示與國之無外。異類之咸賓。奏于宗廟。昭文
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如禮執禮者詔之冬

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
節也。皆大師詔教之。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

有天下。立虞夏殷周之學也。誦以涵泳其理。雖有
生意而未暢。故春宜之。弦則直暢矣。故夏宜之。禮
以歛心。志束筋骨。秋亦如之。讀書所以多識前言
往行。明理致知。含蘊萬物。以貞志而幹事焉。言有
待而發也。
故宜冬。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是一事。養老乞言。是另一事。合語是一事。故以凡
言之。養老乞言。請行養老禮時。因乞善言之可行
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請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
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
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
小樂正官詔教於東序。夏曰序。東序。夏學名。

大樂正學效舞干戚。詔說如字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威俯斧也。大樂正。教世子及士以舞干戚之容節
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三者皆大樂正授以篇
禮記疏畧卷之五文王世子
四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平聲三席。可以問。終則負

牆。列事未盡不問。
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所謂函丈也。相
對遠近如此。聲足相聞。而跡不逼。便於咨問也。
問終則却。就後席。背負牆壁而坐。以避繼問之人。
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
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不
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官。掌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
奠。教干戈則小樂正及樂師釋奠。秋學禮。冬讀書。
則其官亦如之。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
尸。無食飲酬酢等事。蓋此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尤
師先代明習此事之師也。釋奠禮較詳。釋菜禮較
畧。總之。不言祭。而曰釋奠。素簡質。學道家風。敬世

也子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始立學者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然後立學是也立學事重故主先聖先師配之以端其始後此四時肄業則但釋奠先師不敢類及先聖也行事謂行此釋奠時必以奠幣為禱四時常奠不用馬氏曰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樂時人君視學必遂養老也蓋以養老有乞言合語之禮樂雖盛而不流矣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飲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五

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尊也

郊學諸者論辨學士才能於此郊學之中也錄取賢德飲才以此為重其法道德為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自外入內謂之進自下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曲藝若醫卜之類誓戒謹也進舉揚之外或有此一曲小藝之人欲投諸考課者皆卻之使退而謹習所以待後次再試乃考評之也三而一有者其人或德近醇厚或事有成或言有發揮必一則有合乃錄取之不然恐有挾術冒進亂學士也總見錄錄小藝終以取賢飲才為主進等者升進于同等也以序者於同升之中亦必以德事言為序此人雖進等猶必以成而不入士類也且疎遠之不與狎近也蓋成河五帝太學之名天子設四代之學上尊堂上酒

尊也若天子飲酒成均郊人雖屬亦得取爵堂上以相旅勸所以榮之也

始立學者既興字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

退債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始立學者既始用樂器以合樂又用幣以行禮以釋奠于先聖先師矣然後于西序虞庠中行釋菜禮使學者入學焉釋菜時不合樂所以不舞因不授樂器亦不用幣所以禮畢即退而償禮其實于東序禮止一獻無介無語于禮亦可教世子三字與前文王之為世子也一句同義以結上文為教世子也東序與虞庠相對在西東序與虞庠相對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六

脩內者消融其邪惡之端脩外者闡成其恭肅之儀禮之脩達於中樂之脩達於外所謂交錯於中也亦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其成也中心擇悅而見之容貌者恭謹而敬慎溫潤而文雅禮樂能成人德如此故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也

宜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去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養者長而成之之謂父子君臣人之大倫故特言之
養者詳也喻曉也詳言之使通曉也太傳雖言示
實主身教少傳專主言教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
居處言師帥以善而使之成要保其善而出入勿
失傳則輔其善而使之成要保其善而出入勿失
非正人則目不閑淫色耳不閑優笑居不近庸邪
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
正道此所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保疑丞四輔也一
說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輔四輔三公不必全
備唯其人可稱職者用之七句皆記諸語使能者
解記語也諸言也朱子曰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
想止是有疑即問他之意一說疑作疑按儀禮疑
立俱作疑立疑然不動有德成
之象此官主之疑亦可從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
子必使爲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爲其
禮記疏畧卷之五文王世子
七

能重道故也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
學至於此然後能爲君故曰君之謂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
則爲之況于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攝政以周公之職言臣道也踐阼以周公之位言
有君道焉抗世子法於伯禽以周公之苦心言處
于君臣之間也迂曲也人臣殺身爲國猶尚爲之
今周公不過迂其身之所行以成君善宜乎優
爲之也夫迂身善君自是爲抗世子法言身字自
是自已踐阼之說未必記者皆往往失之其此類
之說見于詩書禮樂之遺文甚多何耶魯隱公
魯君居然在諸侯位桓公君也以未即位而受
公儒者予以弑君之名何耶齊景公君也以未
朝羣后視方岳巡狩非天子位而何耶
坐正堂行事儒者未聞以爲非也
之說耳何足異但踐阼亦非也
此豈必

正坐其處爲踐阼即周公以叔父攝政不肯坐是
常事坐之亦可若論法今有公之志則可無公之
志則篡也故曰
周公優爲之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
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
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
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
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
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知爲人子六句乃斷定爲世子者必如此而後可
以有天下不然則此身來歷無稽矣無以神人亦
早無相服之處事事難行矣孔子必也正名正是
此箇道理武王既崩則成王無父無君無爲世子
禮記疏畧卷之五文王世子
八

之爲然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是天下之
德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是天下之
知爲父知事人也周公所以必如此舉迂其身以
爲之者蓋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其好於一
人之身既學爲子又學爲臣也既學爲臣則我已
有父之親而非無父之人矣既學爲君則我已
有君之尊而非無君之人矣既學爲君則我已
以兼有君父之天下南面正位爲天下父以帥子
爲天下君以帥臣也雖然雖與之以天下其得
之也易其失之也不難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周公當年唯見得此箇道理真所以兢兢業業必
令成王從此處做起然後與之以天下而禮樂從
此興矣○有父之親二句舊說還屬君上文與義
皆不願蓋未詳三
有字緊相呼應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
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
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
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
學音效下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
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
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一物一事也即下齒讓者序齒相讓也三善
謂求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三何也三曰皆自發
自悟之辭正是明勸變化處注不合君我君臨乎
我也君臣獨言者往口亦知此義今見世子猶
禮記疏畧卷之五文王世子九

以臣尊君故禮愈顯著子言爲臣獨言謂者父在
之日誰不爲子易曉今世子亦可謂君而君在之
日雖世子亦不敢不居臣列而謂之臣可知君至
尊不可有二如此學之教之也通得者禮達而分
定也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世
子德行之成一有善作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
善也貞正也前節言及於世子之益此節及於國人之益

周公踐祚

周公踐祚四字在節末與前教世子三字爲一體
以結上文爲周公踐祚之教也又按仲尼曰文義
至此止則前後之文是讓屬之乎蓋必孔子博稽
往古遺事以定禮記則此篇者亦孔子故所定篇
目之名而漢人乃因大後而採輯之耳豈能作此文哉古矣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
之義長幼之序

庶子司馬之屬官正於公族爲政於公族也周禮
庶子掌國子之倅倅副貳也國子是公卿大夫士
之子則貳其父者也庶子之官之設亦世子一類
事孝弟敬之事上睦友教之待同等子愛教之接
也下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內朝路寢之庭也公族之人若朝於此則立於西
方面東尊者在北以次而南此朝既皆同好則一
以長幼爲齒序父兄雖賤必
居上子弟雖貴必居下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朝見於此則與異
姓臣雜列斯以官之高卑爲次不序年齒也司士
亦司馬之屬主
朝見之位次者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禮記疏畧卷之五文王世子十

宗人掌禮及宗廟中授百官以職事者以爵論尊
卑尊者在前列卑者在後以官論職掌官爲何職仍
掌其事宗廟位如外朝者宗
廟外朝皆公所也故其位同

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登自堂下而升堂上也餼食尸之餘也尸出宗人
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餼也以特牲禮次
序言之先持祝酌爵獻於饌南俟主人獻內兄弟
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
饌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
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又答拜所
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
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禮畢
尸出乃餼此三者受爵在先獻天之餼最在後
今言餼獻受爵以重在餼故進言之然上嗣適子
之長者爲最上也此謂士禮大夫之嗣無此
禮者選君也故少半禮無嗣子舉奠之文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治公族朝內朝之禮雖有三命之貴而其位
次不敢踰越無爵之父兄而居其上即前言臣有
貴者以齒也○疏曰若非內朝其餘會聚則一命
齒於鄉里請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
計年也再命齒於父族請再命猶尊不復與鄉里
計年惟官高在上但父族為重猶尊不復與父族
計年燕會則別席獨生在賓之東矣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
亦如之以次主人

此謂君喪而庶子治其禮事大事小事也臣為君
皆斬衰然喪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
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本服之精麤使喪者依
前爰稱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為
服者亦然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
父兄必次主人之下喪各有主故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
禮記疏畧卷之五文王世子

族食世降一等

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族人雖衆其初一
人之身也豈可以賓客之道外之故以異姓一人
為賓而使膳宰為主與之抗禮疏畧君尊而賓不
敢敵也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為
親親之道也族食與族人燕食也世降一等者疏
曰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
會食小功則一年再會食總麻
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廩

稱當讀作祿○公稱謂遷主職在齊車隨公出行
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衛此齊車之行主也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

室

上章專言出軍則此出疆蓋朝觀會同之事也無
事者謂不從行及無職守之人也公宮總言公之
宗廟宮室也正室公族為卿大夫士之適子也太
廟太祖之廟也諸父公之伯叔父也官以廟言室
以居言貴宮尊廟也貴室路寢也
下宮下室則是親廟與燕寢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去聲娶必告死
必赴練祥則告

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世不遷此下親盡
則遷焉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即五世祖故
云祖廟未毀未毀未遷遷也此孫雖無祿祿然冠
昏必告於君死必赴練祥之祭必告者以其親未
也盡

族之相為聲也宜乎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
于賜反方風傳附承昭含聲皆有正焉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十一

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親盡祖免而已六世以
往而巳矣當弔不弔當免不免皆為廢禮有司
罰之所以肅禮也昭以車馬賜以貨財含以珠玉
從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贈隨其親疏各有正禮庶
子治之有司
即庶子官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反剕反之充
亦告反于甸人公族無宮刑

屠懸殺殺之如懸樂器之磬也甸人掌郊野之官
為之隱故不於市朝其刑罪當釐剕剕制之時亦
鞠讀刑法之書于甸人之官也鞠讀也推審罪狀
令無餘蘊然後讀其所犯之書而刑之無宮刑不
絕其類也

獄成有司讞反魚列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

婦亦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

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獄成所犯已得情實也論議刑也辟法也君必三有屬親親也臣必執法刑無私也既刑而君為之素服親哭不舉樂一變其常禮示憫惻也如其親疎之倫不以罪棄也無服天子諸侯尊絕旁親也為位不異姓之廟素服而親往哭之者情不異也總見人君待公族之厚道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饌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主

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介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以下覆解前章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內親謂親之故進之於內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與同姓無別一體視之也崇德尊尊然後尊尊宗之以通神明也尊賢惟賢者能敬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為尊祖之道不奪人親服如其人之親不以貴廢尊也公至貴而尚與父兄序齒况其下乎故曰孝弟之道達矣親親之殺不殺則親無差等孝愛之深惟深故守必嚴勅宗室尊則名分嚴故曰君臣之道著矣子弟守下室不敢陵父兄故曰讓道達矣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妻必告於祖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乎臨聘賄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

不忘親以親近尚未忘我故我亦不忍忘也既無能人貴有用也睦友之道禮行則和行也邦國有倫謂于公族中一切事標準顯明故一國之人皆知趨嚮之方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去忝祖遠聲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窮其類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古

正術有司所執之常法也以親故赦之則為犯體百姓者法無二制與百姓一體失斷也隱者甸師隱僻之處刑不與國人慮兄弟者罪至大辟必大有可慮之處刑於隱一為親者諱一防以疎而間親也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與猶共也本愧辱之義刑之公也故喪之曰私家人之義也官謂府刑其類自此窮滅矣故不忍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天子視學必於日初明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以警眾聽凡物以初為大末為小故名初明為大昕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與學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釋奠事畢復命于天子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

平羣

老之席位焉

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始謂始初立學之時不然則無釋奠先老之禮及養老亦世于一類事三老五更皆說取象三辰五星更者年久更歷事故也禮古禮必三老三人五更五人後世或不必備而老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

適饌省反

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

孝養也

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所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即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酒以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主

反就席也老更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今皆畢至旅酬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其所言說者皆是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禮樂合清廟詩中所詠文王德音之極致凡此皆成就君德故曰禮之大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下管象舞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屋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古樂歌者在堂上象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陳註從嚴氏說今亦從之大合衆以事謂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歌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又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養老之禮豈苟爲虛文而已哉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

老下舊有一幼字於東序

從王馮二說去之於東序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

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

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

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禮記疏畧卷之五 文王世子 主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

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

初然後亦復初此述古者世子禮篇之謂不滿容憂在內也古世

親齊側告立而養去

養品味也必知所進則知所養
所命之言也養疾者衣衾
冠經布衣裳則貴賤
異制謂之立端服也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千復初然後亦復初

善寡皆就親疾時
說故下云復初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七

禮記疏畧

禮運第六

上蔡張沐仲誠父註

運者行也世道自帝世朴畧運行將去至於三代不得不有此明備之禮也故名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詳見郊特牲孔子在魯與為蜡祭之義畢事而遊觀於觀上觀上門闕也兩觀在門闕之兩旁懸國典章之言於其上所以使人觀法之地故孔子遊而觀之君子猶夫子嘆魯嘆周禮在魯典章猶存也及偃問何嘆乃言其志在復禮也大道唐虞朴畧之道英華也禮者道之英華從大道世界行將去人日多事日繁其所以節制度數之文不得不

禮記疏畧

卷之六

一

詳且備焉遂漸為三代英華之世故曰三代之英英即禮也詳見下二段未逮時不見用有志者志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得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大物也天下公之原非一家所得而私也選賢與能賢有德能有才也如堯授舜舜授禹是地堯舜時渾重初開所與人講習者誠信所修為者和平睦故當時之人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

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
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各
得歸於良與之家貨財天所生以資民用者惡其
棄於地則勤謹收貯之非為私藏於己也即一人
一家之事彼此相勞力惡其不出於身以獨營已
事為恥也風俗如此是以計慮之謀歎閉塞而無
用也夫謀盜竊天則謀亂賊皆所不作故外戶
可以不閉又何謀處乎大者天下澤若一家何其
大也同者斯人澤若一體何其同而無少分別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
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
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
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二

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勢者去眾以
為殃是謂小康
今謂三代之世隱者藏也大道藏於中未嘗公也
天下為家謂天子也天下公物也為一姓所有亦
世運不得不然也何也竟欲選賢能而或舉共工
驩兜及鯀以不賢為賢至於虞舜猶必歷試諸難
而後遜位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可見傳賢不能
經久而無弊一也竟時教學未與至命傳賢不能
出於其家二也家有令嗣朝親於獄歌者不之
益而之答天與子人與子三也豈非大道之運行
不容不家天下由是而天下化之亦自各親其
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矣大人世及以為禮諸
侯卿大夫也天子既以天下為家所以其下諸侯
世有其國卿大夫世有其爵遂以世及為定禮矣
城郭溝池者所以各固其有也然亦不可專恃地

利乃禮義以為紀焉禮者分之定所以致敬義者
事之宜所以致和以敬且和者維持其間曰紀於
是以禮義紀君臣則君臣正紀父子則父子篤紀
兄弟則兄弟睦紀夫婦則夫婦和以禮義設制度
則審權量謹法度事得其紀而四方之政齊一
焉以禮義立田里則分田治祿得其紀而君子野
人各安其分定矣田里則分田治祿得其紀而君子
養人為賢勇而無禮義則賢勇無禮義則賢勇
用人得其紀矣於是人皆以禮義為有功而國家
以為己功爭自琢磨矣故謀猷用是作人人務盡
其勇敢智慮之才矣謀猷既作則慮慮而預防之而
兵由此起雖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以上俱
從禮義說皆大道運行必至之勢如木之自根幹
而枝葉而花果漸繁漸盛不顯根幹而實發自根
幹故曰隱也家天下自禹始成夏家一代之禮治
湯繼之成殷家一代之禮治文王續德累仁至武
王之禮治三代之禮治由此禮以盛者也遠猶盛也故為
三代之英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謹
字收結禮字後儒以衰薄曰之誤也謹於禮則禮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三
非離道而立事有當然則禮自必然是禮所以著
義也義者則禮即不可失是禮所以著信也失
義失信則罪咎顯然是禮又所以著過也復法仁
以行禮講讓以教禮禮勝而不離示民有可久常
之道日用之而不厭也如為映來害民如桀紂是
也總見禮之康民無微不至也故曰小康小細微
也小康却是絕盛事業對大道言則曰小康小細微
二字猶大雅小雅之義大政小政也大就道德根
本處言小就事功末稍處言大者渾也上言古朴
渾同謂道也小猶詳也三代禮樂詳備委曲瑣細
處一一安妥謂禮也談作詩小康者失之孔子口
氣重在小康遠欲以周禮
致治而大道在其中矣
言假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

小
康
正
是
英
華
雖
至
小
之
處
無
不
一
一
安
置
得
所
以
康
之
否
則
不
康
豈
非
禮
之
急
而
不
容
緩
乎
故
復
問
也
先
王
卽
前
六
君
子
也
天
之
道
天
生
丞
民
有
物
有
則
是
也
如
人
受
天
地
之
中
以
生
是
以
有
禮
義
威
儀
之
則
以
定
命
是
也
人
之
情
卽
天
命
之
性
率
性
之
道
又
如
民
之
秉
彛
好
是
懿
德
是
也
先
王
承
天
道
以
治
人
情
全
在
此
禮
夫
之
者
死
得
之
者
生
不
亦
急
乎
禮
以
承
天
爲
本
故
必
本
之
般
同
敬
天
有
春
夏
秋
冬
之
序
亘
古
不
易
敬
也
故
禮
本
之
以
主
敬
地
卑
厚
含
載
萬
物
而
處
其
下
讓
也
故
禮
敬
之
以
讓
爲
質
鬼
神
者
天
地
變
化
屈
伸
之
迹
而
司
人
之
吉
凶
禍
福
死
生
焉
故
禮
變
化
無
方
當
屈
者
屈
當
伸
者
伸
不
失
禮
者
吉
失
禮
者
凶
與
鬼
神
同
列
此
先
王
之
謹
於
禮
者
如
此
而
卽
以
此
禮
達
於
喪
祭
射
御
冠
昏
朝
聘
皆
有
天
地
鬼
神
之
禮
以
示
之
故
大
而
天
下
天
而
國
小
而
豕
者
可
得
而
正
也
是
禮
固
天
地
鬼
神
之
英
華
也

卷之六

四

偃欲夫子微始微終極盡其禮而言之孔子還從三代六君子謹禮者以言之故此先言夏殷之禮把夏禹之後宋殷湯之後欲觀考夏殷之道故摘二國而求之乃文獻缺畧不足以徵吾本天殺地之言僅得夏時坤乾二書觀考之畧可徵矣夏時夏甲以建寅之月爲正月寅卯辰爲春巳午未爲夏申酉戌爲秋亥之月爲正月寅卯辰爲春巳午未爲夏甲以建寅之月爲正月寅卯辰爲春巳午未爲夏申酉戌爲秋亥之月爲正月寅卯辰爲春巳午未爲夏爲人事興作休息之準所謂本天者也雖殷肆丑周建子以垂三統而敬授人時巡狩祭饗猶自夏焉坤乾殷易也失考蓋八卦首坤次乾乾陽也在內其理幽微而不明坤陰也在外其形質實而易見故以地之含載收斂爲主而天道自寓焉所

天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

糯黍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使熟拌豚擘析
 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也汗尊掘地爲汗坎
 以盛水挾飲以手掬而飲之也黃桴搏土塊爲擊
 鼓椎也土鼓築土堆椎之爲鼓以爲歡也簡陋如
 此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而況至三代飲食聲樂
 之盛其致敬於鬼神又不待言矣所謂列於鬼神
 也此雖但言古初之禮未言後世敬鬼神之事而
 猶若口氣意已甚明古經往往作省畧之文如此
 也或漢儒搜輯有闕脫處亦未可知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咷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

卷之六

五

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去聲氣在上故死者北首

此後言達於喪祭而問其射御冠昏朝聘舉其大畧也及其死也承上文言達於喪也始死升屋號招死者之魂筆者引聲之言亦尊稱也某謂死者之名復者欲招魂氣令其復合體魄也如是而不生乃行死事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米爲舍也苴孰者用中古火化之利苴菹菜葉蕢肉爲遣葬之奠也號必升屋者望天招魂也遣葬者葬則藏於地下也所以然者體魄陰陰也陰自降而下智氣靈氣陽也陽自升而上也順其陰陽體魄之自然故人死而葬則首向北死陰北亦陰也生者之面嚮南生者陽南亦陽也凡此皆非後世以臆創爲之皆從古初所有之禮而加詳密耳古初始死未有不痛號而欲其復生者未有不欲其飲食之埋葬之者而後世特詳之以陰陽別其體魄智氣之有上下南北之異耳故曰者從其初亦大道自運爲英華之意也說及其死也之文則皆從

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祭玄酒薦血毛臚俎此三者是用上古之禮孰其敬以下是中古之禮敬骨體也以錫鬲爲半熱盛

奏樂之文或若賜乃有之今魯無八佾
歌雍撤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
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
君與臣同國

臣者對君之稱僕者服役之名仕於大夫者自稱
曰僕期喪不使一期之內君不使之所以體人情也
就二者而論衰尤重於昏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
衰裳入朝是亂君之朝如已之家是君與臣同有
國也就朝大夫而言僕又其臣也乃與其家之僕
雜居齊齒無貴賤之分亦君與臣同有國也魯陪
臣執國陽虎至囚其
主孔子焉得不歎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
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十

王之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
之地故皆曰田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
曰采采者事也皆所以處其子孫世守之而安
處也制度者大小有等尊卑有辨無所處而不當
不可越險變亂者也魯三家皆陰制
度分公室田賦孔子諱之不明言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

天子壞法亂紀

廟尊於朝諸侯敬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
有乃以居至尊上下之分至矣以禮籍入者天子
必以太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一言一動必由
於禮亦不敢以天子而慢於諸侯之國也然於是
謂壞法亂紀並及天子者周公所制禮在魯存者
原合天下制之故幽厲傷而舍魯即無由見此全
矣禮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

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所以問難恤災見
厚下之情非此而往是戲說也敗禮之禍恒必由
之如陳靈公株林之聚驪是誠可戒如此類者皆
道之衰三代後必不可少倘必以大同渾而不辨
豈能康乎可謂慎
者小而謹者微矣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
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
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
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
弗歸也是謂疵國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十

人君執禮以治國猶操柄以舉物則物易舉也
釋微者理之深隱而人不能知者禮以明之則微
可顯若鬼神理之至微者也而制祭禮與儀接之
與為酬酢洋洋如在豈非微者明乎若一切制度
大而紀綱小而權度量衡皆有微而可察之處制
為度數以考驗之則有倫有紀四方庶政皆得其
平豈非微者別乎仁者心之良義者事之當有禮
則知其為仁無禮則知其不仁有禮則知其為義無
禮則知其不義又別嫌明微之至者也治政在此即
安君在此故為君之大柄不然政者正也政不正
則君位危所謂在勢者去乘以為殃豈能安乎君
位危大臣自不顧命而倍法小臣鮮廉而竊君之
有矣刑肅君臣誅求無厭刑必峻急刻核而風俗
之敝病日生於是治之之法屢變而無常先王舊
制之禮無有定列不足為據士理刑之官不事其
事聽其刑肅而俗敝則民無所歸而散矣此國者
病也待亡也據左傳魯有患皆廢周公之禮
故也孔子能不
於觀上歎之乎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效
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

藏身之固也

不固者哉

卷之六 應運

十二

過之地也

時而人心風俗壞矣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下文三項是立禮處

死而患其生

禮記疏畧

卷之六

五

禮而死

之變

稷而死以明所守大夫無社稷之妻子而止有宗廟

之責則其祖父之所受於其君者

故聖人耐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

之也必知其情辟辟同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

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

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

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

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

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說至禮達分定人皆愛死惡生是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氣聚此非以私意隨度而可以致此必是真

知人有此七情開辟其十義之途以舒滿其七情

之所宜又明於其利而使知所趨達於其患而使

禮記疏畧卷之六禮運

知所避然後能使為一家為一人也七者弗學而

能感物自動之生意也舍禮何以治之有禮以治

人之情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

起此三代聖人禮治之實如此繁重不英華乎天

道之行也曰非意之也可知孔子未達而有志非

虛志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生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蔽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

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細別之情有七約而言之止是欲惡二者善愛皆

欲也怒哀懼皆惡也故曰大端欲惡之心藏於內

可知矣若一當大欲大惡輒縱恣而無禮則此人

之心無美可知矣知人則善自古難之自三代聖

人制禮之後知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

氣也

承前文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至人

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而亦測度之此其故何也因

言人之生不同庶物不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之靈

所鍾故天下國家同於一人而心同一人之心故

不難測亦不難治也天地其虛殼耳而有實得於

天地之理者曰德則人是也故人也天地之德也

也交而德之實陰陽者天地之理陰柔地也陽剛天

之德也鬼神者天地之剛柔變化之迹吉凶不與神

也合其吉凶亦天地之德也天地運行發露之氣可

見者有五曰水火木金土能相生亦能相尅相生

禮記疏畧卷之六禮運

則生物而不窮相尅則有制而不過天地之秀氣

也出類生奇曰秀秀而生人故人之秀氣

才力秀出於萬物之上亦天地之德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凝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

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此下言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之實以見生人之本

尚未說及人也天主乎陽陽氣輕清上浮垂其象

為日星舉畫則觀日之南北舉夜則觀星之運行

地主乎陰陰氣重濁下降其象為山川剛而長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旋相爲本也

五行之動。動謂生也。木動而生。則木氣竭。盡而生火。火動而生土。則火氣竭。盡而生金。金動而生水。水動而復生木。此五行之相生也。至於播五行於四時。四時一五行也。和而月生。四時則有十二次。遂以無窮。此五行之生理如此也。至如播五行於月。月生是十二月亦五行也。可見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在五行之迭相竭者。不竭以此不能生彼。相竭卽相爲本也。在四時竭春之力以生夏。竭夏之力以生秋。竭秋之力以生冬。竭冬之力又生春。負下起元。終而復始。四時亦相爲本也。在十二月正月爲衆月之本。而臘月又爲正月之本。丑能

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去

卷之六 禮通

太

生寅寅復還至於丑亦相爲本也總不外五行迭運而已矣故五曰行五者之行無往不至而要莫辨於聲色味三者故下文承言之按此天地間莫非功夫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五聲八聲也。六律，天地之聲也。十二管，還相爲宮者。言人聲與天地五聲相合而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發於人口，有五行之異。在喉曰宮，聲半濁屬木。土，吟曰商，聲次濁屬火。唇曰角，聲半清半濁屬木。齒曰徵，聲次清屬火。唇曰羽，聲至清屬水。此人口自然之聲也。六律，陽律六，陰律六，以銅爲筒，用葭灰實其端，埋於地，每月氣至，灰飛，一定不可移，易律之法曰律。吹之有聲，此天地自然之聲也。十二律，即六律也。而有陰陽之別。起十一月子，黃鍾管長九寸，爲陽律。十二月丑，大呂管八寸五分，爲陰律。正月寅，太簇八寸，爲陽律。二月卯，夾鍾七寸五分，爲陰律。三月辰，姑洗七寸，爲陽律。四月巳，中呂六寸五分，爲陰律。五月午，蕤賓六寸，爲陽律。各空圍九分，自九寸起，以五分遞減，聲由重濁而輕清。六

月未林鐘六寸五分爲陰律七月申夷則七寸爲
陽律八月酉南呂七寸五分爲陰律九月戌無射
八寸爲陽律十月亥應鐘八寸五分爲陰律又通
十一月子黃鍾九寸爲應鐘八寸五分止以五分
增由輕清而漸重濁聲出人口清濁高下在人猶
恐未協也律之以天地自然之聲未有不協者則
在十二管還相爲宮還相爲宮者在復回旋皆有
宮聲也黃鍾有黃鍾之宮商角徵羽大呂有大呂
之宮商角徵羽推之十二月之管皆各有十二般
之宮商角徵羽也是隨天地之月氣以爲清濁高
下清濁之中又有清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則五
聲未有不克協者矣但曰宮者省文也自漢律有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娶妻生子之說委曲生巧而
亂天地自然之序至難說處又爲變宮變徵以恭
寬率合之殊甚無益近得毛心易樂述一書頗近
古簡易明白讀漢律之謬姑從之此言五行之秀
氣見於聲者如此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六

七

味亦有五行酸木味苦火味辛金味鹹水味甘土
味加滑爲六和也十二食十二月之食也不必拘
定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之類凡日用每月各
有時物不同皆是也質猶主如春三月五味六和
皆用之而以酸爲主夏三月五味六和亦皆用之
而以苦爲主也此言五行之秀氣見於食味如此
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色亦有五行青木色赤火色黃土色白金色黑水色并天玄爲六章十二月之友春衣青夏衣朱秋衣白冬衣黑是也還相爲質謂織繪之事不止一色凡五章亦雜用之而各以當時之色爲注也此言五行之秀氣見於色者如此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

生者也
列反皮

瘞埋也。繒幣帛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之言贈也。埋幣帛以贈神。先王行大事未有不卜筮者。大事莫如筮。或卜日卜人卜物吉而後行事。是著龜禮之始行也。列祭祀陳列祭期以卜之。瘞繒以卜物宜。揚祝嘏辭說以卜人。說卜遂設爲一切之制度。有定而不易。鬼神之道本幽而有疑。故還卜之鬼神以决之。然後人乃信而不疑。而教生矣。此國所以有典禮可守而官有所御。御之以鬼神也。事所以有專職可守而禮有所序。而不亂序之以鬼神也。此畜寃所以人情不失者。決於鬼神使人信禮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六

辛

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坐而後史下筆警侑皆在左
右王中句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廣音

天子致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曰定天
位食貨所資皆出於地祀后土於社所以表列地
之有利於人而報之則天子之尊利人可知矣此
達尊君之禮於下也仁心而出是所以達親親
如事生事公如事存不仁心而出是所以達親親
之禮於下也山石川水水石一物耳先王以禮儀
接之如賓主之相酬酢蓋曰是出材物以備興作
必有靈焉以司之所以達鬼神之神禮於下也門戶
中雷行竄皆朝夕不離之事宜也本其事而事之
卽禮也所以達本事之禮於下也然而達禮於下
必先立禮於上在廟則有宗祧以主祭禮在朝則
有三公以主朝廷之禮在學則有三老五更以明
倫紀之禮坐主弔臨及禋除之禮史記言動之禮
瞽樂師主諷誦之禮侑爲四輔輔人君動作之威
儀前後左右大概言之也主居衆官之中心無微
不用以守至正此正心之學收放心存心養性之學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此承上文言禮達之效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
時此天平也百貨可稱謂百穀豐收材木茂長山
川之利無所不有以供資取是地成也此句可包
山川在內孝慈服謂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也
正法則謂貴賤之禮各有制度無敢僭踰也蓋本
五祀之事以事五祀法則之正而凡一切制度自
因貴制貴禮因賤制賤禮法相稱也由此觀之則
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皆事宜之當然因其義之當
然而脩之則三百三
千之禮已藏於此矣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壬

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一卽天也。天無可名，乾以一畫象之，是也。加一太字，極言其一。統地言之，也。分而爲天地，卽下文動而之地之意。分天之一爲地，則二矣。夫禮之初，而不復始，先在殷天之一也。次及殷地二也。故曰分而爲天地者，有事也。卽郊社禮也。陰陽祭，寒暑也。天地之氣轉而爲寒暑，寒爲陰，暑爲陽。寒往暑來，暑往寒來，陰陽中又分陰陽，故曰轉天地之所以生物成物者，此也。故祀之四時祭時也。陰陽又變而爲四時，生長收藏，又天地之變化也。故祀之列者，陳列衆多鬼神之名，如山川五祀之類，有天下者，祭百神是也。其降下此祭，祀之禮曰命，此命非聖人強爲，其官主此命者，天也。何也？天降命於人爲性，人率性而行，不容不有此禮。文英華本於天命之性之義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去聲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養焉

義音

禮記疏畧

卷之六

五

之不可以

禮不舛義可兼言之人之大端爲養也養人之生
氣也不然則死也隨之故有大端也肌膚之總會
會於神所繫之軀束束於氣然無禮義以存養其
敬心則神氣懈散肌膚筋骸頽廢而不固矣不固
則講信修睦者無力而不能養養生送死事鬼神
之大端亦無力而不勝矣禮本於天謂達天道也

之田也脩

禮記疏畧

卷之六

五

以耒耨

陳義以種

說所以

講學以耕

然則何

本仁以聚

既交物不能引發則天性之理日生所謂仁也
仁爲本而衆善日集猶穀之熟而後之豐也

播樂以安之

至於仁則禮義成矣然後和之以樂以涵育其性
情消融其查滓而使之和順於道德焉此則如食
之而厭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

禮有文而義爲之實故凡制一禮必權度於義之
至宜而後定之苟協合於義而合則雖先王未有
此禮可酌之於義而創爲之禮焉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藝者事也分者限也凡人各有所職之事不等一
以義爲分限之宜仁者心也節者制也凡人各有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五

仁愛之心發而恒過一以義爲品節之制協於藝
講於仁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強有以斷制天
下之事也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存於心然後發而爲路故仁
爲義之本義而不本之仁爲假人雖服而非心服
也故本仁則又百順之體質也故得仁者尊敬而
奉之其位無尚以德不以勢也以上言聖人以禮

治人情之詳
密有如此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

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

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

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

申明前段聖學教養之學有始有卒
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有如此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

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

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前章至播樂止此又益以不達於順一節者承前
順人情而言蓋安之以樂以前皆成已之功大學

明德之事也達之以順以後方是成物之功大學

親民之事也故以身肥設譬而及家國天下之肥

乃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身修家齊

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大順者亦無尚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五

理不過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順此人情之常行
將去自大順也○大臣法蓋臣道以立法小臣廉

有守也以信爲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爲御主和也

以禮相與講信脩睦也以法相序上不偏下下不

期許也以睦相守孝友親睦任卹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

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

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以下至篇終皆發明大順之說施結帶也雖天
下事之大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膠滯也事之天
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於外溢也細小之事亦不至
忽畧而有失理雖深育而可通事雖茂密而有間
動先其急者重者後其緩者輕者自不相碍此亦
難也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舜曰人心惟危人心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三

必沐浴惕慙隱而不安必疑懼喪度而求安焉有偏
豐偏殺之能容乎此人情所以持正之故也故聖
王所以順人之情者因天因地因人皆持情合聖
之故耳入於山者不從之居川入於澤者不從之
居中原其人之情既順於此而危敬喪度之心已
合因而順之故不因敵此因地利以順之也獵祭
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及木刊蓄洩之類是用水必
時也四時取火有春榆柳夏棗杏桑柘柞柭冬
槐櫟又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類是用火必時也
廿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季春耆五庫之量金鐵爲
用木必時金必時也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是
用水必時也期約是以時食必時也以禮如朝饗夕飧
燕饋食皆有期約是飲食必時也此皆不暴殄天
物威侮五行者所以持正人情而合本來之危心
此因天時以順之也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
嫁年也男女婚嫁必擇賢配德也四十強仕五十
服官政年也三德發明有家六德克采有邦德也
皆所以持正人情而合其危敬之心此因人事以
順之也合天地人三才以用民未有不順者故必順也

水旱天災也。昆蟲地災也。凶謂癘疫饑饉。孽異常怪物爲崇禍也。疾害也。天地人皆順氣薰蒸之所感而災害自各皆以類消除之矣。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
極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
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
之實也

惡氣既除。善氣自生。故以此結之。器謂中用之物。
車請造車之材。龍馬負圖。即河圖。板同藪。郊。極言
不可畜在宮。洛言可養脩禮以達義。脩此禮以
爲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也。體信以達順。反身而
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孔子極言禮至此。依然
中庸盡已性。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之意。

及大學本末先後之次第但文字縱橫反覆出沒無常其極盛處爲道之英言也其極細處爲小東言也其贊揚慨歎不盡處爲未達有志而言也



禮記疏畧

禮器第七

上蔡張沐仲

禮器二字即禮運中之文人情爲田禮爲金舍
禮則治人情者無具矣然亦即用篇首二字爲
名猶意此篇蓋亦孔子之文因語便既畢而
又贊揚其所不盡觀篇首是故二字可見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同增美質措則正
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
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
饗德

器用也大備無所不備言先王制禮以備人之用
無一而不足即小康之義而贊之也禮之爲用如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此故德之盛至禮而無以加矣能消釋人同邪之
心增益其材質之美實對文說十室之忠信不如
好學故質美可增諸諸身無往不正施諸事無往
不達如竹之有筠筠竹青皮言文可觀也松栢之
有心心言內氣堅也二物內堅外文居天下之大
節而霜雪不能屈奪之故貫四時而柯葉不至改
易禮有實有文如此故物感百千不足以遷改其
志節故外而疎遠之人則諸合於其文內人之親
近者無怨惡於其實人
歸其仁神歆其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
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承上文言大備之禮先王之所制也亦存於中曰
志由中發外不自欺曰信是敬誠二字禮有纖悉
委曲之文皆有義焉有理焉無本則
禮無從而立無文則禮無從而行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

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
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
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
謂之不知禮

合於天時天時有生也請四時各有所有生之物取
之當合其時設於地財地理有宜也請設施行禮
之物皆地所產之財然土地各有所有宜之產不
可強其地之所無如此以行祭之禮則順於鬼神
矣合於人心者人官有能也請貢賦之人執事之
官各以天時壤地所生以供其職善易能也若然
則能理萬物矣理者何物曲有利也天時有生於
此地不生於彼地地宜有在此地宜春在彼地宜
秋利各不同不可不因其宜而曲折以理之也五
項各有照應君子不以爲禮言凡事之禮也鬼神
弗饗祭禮也居山以下總收該天地言山
無魚鼈澤無鹿豕即天不生地不養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
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反色介衆
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之大倫八字爲句
國家賦稅之數有定則禮制之數亦有定故爲大
經大經何如國之地有大小大國地廣禮數豐小
國地狹禮數儉故爲禮之倫序此有定之經也至
於年有豐歉豐年如其有定者行之爲厚凶年殺
禮行之爲薄此無定之經也常變互通故年雖大
殺衆不匡懼凡一切冠昏喪祭及射御朝聘之所
取皆微禮而行既不廢禮又不傷財害
民故相安如常以經制之有節故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時天之所爲故爲大順體宜
稱相次而歸於稱下文明之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羣

其猶聿追來孝

揖讓放伐之事不同者各隨其時也詩大雅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與獸同謀也聿惟也言文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已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盡其後來之孝恐失時不及耳引以証時不得違以見堯舜湯武各隨時宜有常有變皆天也一事亦舉其大以例餘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備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宗廟之事死者生者各有昭穆之序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四者皆順其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事體也

體形體事體之義社稷山川百神各有形可辨有事可憑因其體而各為之禮故體大之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七

三

義者宜也喪祭各有宜用之物事賓客有宜行之交際故宜次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半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

門言有稱也

凡所用物皆與尊卑相稱羔豚常用之物故百官皆足大半非常用之物有宜有不宜故不必足尊卑相稱也龜占一國吉凶故有國者寶之私家則否圭璧天子賜有國者之瑞信故藏之大夫事使則執之不藏也臺門之兩旁築土為臺於其上起屋以表尊威大夫則否各稱其位之尊卑故稱次之時順體宜要不外乎稱故下文皆言稱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一廟下士也通士則二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八下大夫六

天子朝食之豆數也上公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諸侯通侯伯子男言亦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大夫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也山陰陸氏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諸公十六倍下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十二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茅茹麋饗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介副也上介一人餘為眾介牢太牢也諸侯朝天子時天子以太牢之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男五介五牢今言七牢中以言之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諸侯之大夫為君使而來各降其君二等之卿亦舉中言之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七

四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天子祫祭其席五重諸侯祫祭其席三重諸侯朝時賓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襲所甲諸侯五月而葬三

重六襲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此以多為貴也

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茵以藉棺用淺色細布夾為之以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中用絮然縮者二橫者三為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土下棺之後置抗木於棺上亦橫者三縮者二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也襲見檀弓按茵五重在下可抗木五重在上不太重乎恐縮者二層橫者三層即五重也詳考七月五月二月見春秋傳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

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為家無為賓之義故無介也特牲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也無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天子祭天惟用一牛若巡守而至諸侯之境諸侯奉膳亦止一牛尊君之禮亦如尊天諸侯相朝享禮畢主君酌鬱之酒以獻賓不用通豆之薦以其主於芬芳之德相接不在殺味也大夫行聘隣國隣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之薦此見少者貴多者賤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一食一餐則告飽位尊者德盛不違暇食之意待御食者勸侑乃又餐也諸侯再餐而告飽大夫士三餐而告飽皆待勸侑則再食自食其力之人農工商賈庶人之屬也無德不仕無祿代耕禮不下庶人無斂飽則自止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五

大路本路也殷世尚質祭天所乘之車故謂大路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腹前染絲而織以爲屬五色一布曰就就成也繁與纓皆以此屬爲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次路五就七恐說

圭璋特

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則執璋圭之貴者不以他物僂之故獨用也特獨也圭璋形制見考工記周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不升堂唯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

琥璜爵

琥爲虎形璜半環之形此二玉下於圭璋不可專達必待用爵蓋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嗣酒時則以幣將送酬爵故曰琥璜爵也

鬼神之祭單席

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爲溫暖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視朝君答臣禮於大夫則特揖之每人一揖也旅衆也士卑無問人數多少君一揖而已

有以大爲貴者官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

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

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五

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爵一升甒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曰特

尊者大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

禮記疏畧卷之七 禮器

六

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以五獻子男之享禮也

凡王享臣及其自相享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

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列尊之法門外缶者正尊

名盛酒在門外壺亦尊也盛酒在門內君尊子男

之尊也子男用瓦甒爲尊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

人君而尊而尊惠也其壺缶但飲諸神小尊近君

大尊在門是以小爲貴壺大

一石瓦甒五斗缶又大於壺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陽數窮於九天子體陽道之極故堂級之高如之其下降殺以兩臺門見前

有以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

廢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爲貴也

敬之至者無止際文則有限矣如祭天而脯醢
裘向質素則意無盡也折旋揖讓之容施於外者
見父之族黨伯叔兄弟以質素爲禮不用文也大
圭天子所惜者長三尺不瑳不鏤刻文理也去美

凡禮有存心致敬不似品物如散齊致齊祭神如在皆是內心之養不以備物爲敬也所以然者聖人見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方其生產萬物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其致之也何其精密而無滲漏隱微而無聲臭乎卽徧取天下之物無可以稱此精微之德如此得不足爲貴乎是故君子於此慎也少之至也慎者敬之至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統統奉持之意尊其在內之敬誠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樂其在於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為美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或稱其內或稱其外也內外不可言多寡以物言外心不止於多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以多少該之

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擯天子諸侯卿大夫皆稱君子天子以饗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太牢而祭謂之禮也稱也至於匹士太牢而祭故謂之擯擯者非其有而取之也不稱也疏曰匹士庶人稱匹夫惟與妻偶耳此後屢言稱不稱之得失

管仲饗簋朱紱山節藻梲君子以為隘矣

饗簋蓋有雕鏤之飾也紱繫冕之繩以組為之自領下而上屬於兩旁之策垂餘為纓天子朱纁

禮記疏畧卷之七

九

侯青犬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牛拱也藻水草也藻棁畫陳於梁上之短柱也是皆天子之禮管仲僭之豈於隘也寬大夫也而難為上矣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井不足以揜豆飯豆言之耳澣濯皆言洗舊也隘隘也言器小無所容賢大夫也而難為下矣禮不盡不殺管仲豈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

眾亂

凡眾多散亂之物以麻索一一比大而聯綴之曰紀紀散故眾自亂也禮以紀眾之亂如此故不

不慎慎敬也一念之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禮器之文皆孔子語往往又出孔子曰君子曰者則記者引孔子平日語以泰之也得其道以禮行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二者皆因眾以從事禮以紀眾則眾不亂故戰則致死而必勝祭則致衆而受福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按及門常稱孔子為君子祭祀鬼神本為祈穀但言報不言祈耳嫌於不自脩德而責鬼神也應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存猶樂也器幣之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棄大為可樂也嘉事冠昏之禮莫告有常儀不以嘉事更設禮祭以為善也牲不及肥大如郊牛角薦果宗廟角饍社稷角以禮記疏畧卷之七

十

之類不以更求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也此就俗情易侈處見行禮之不得其道而約之使得道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文仲魯大夫臧孫辰夏父弗綦魯臣名魯莊公薨立適子開公開公薨立禧公禧公者莊公之庶子也公之庶兄也信公薨子文公立二年八月給祭太廟夏父弗綦為宗伯典禮移開公置僖公之下是臣居君之上逆祀尊卑不順之大者時人以文仲為知禮孔子以其為執政大夫而不止逆禮之失豈得為知禮乎

燔柴於奧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非禮之事周禮以實柴則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祀火神則燔柴也今

祭為禮官謂祭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
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祭神宗婦祭婦祭者祭樂
變其神則先世次變之婦人也故謂老婦之祭惟
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祭之
者以其有功於人
之飲食故報之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
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禮人身也先王制禮雖繁皆一身之所必須猶體
有五官四肢不可缺一體有不備即不成人若行
禮者設施或有不當猶不備也亦與耳目手足有
所傷折錯亂同矣小大顯微如逆祀便是大者損
小者益也如燔柴於廟便是顯者掩微者大也豈
不與人身體傷殘同病乎行禮以心為主心致其
禮記疏畧卷之七禮器 十一

禮則百千不爽一者何心之專一不二敬之至也
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約有三百曲禮
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不啻三千百千之多
起於致一者百千之門戶也欲備禮而不致此
一是欲入室而不由戶其可得入乎是又猶百體
主於一心儒者先傳後約之說可以知其談矣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
而文而誠若

此是形容一字與致字也情者人心感物初見之
端無所容其欺偽者則竭而盡之慎者人心之危
懼義理未定最真處也則亦竭而盡之如此以致
其敬一之心無可形也則亦曰致其敬而誠若誠
亦一也此言一之在內不可見者也有美而文者
禮文之發見大小有大小之儀節顯微有顯微之
儀節其美善而可觀瞻者亦皆其敬一之心所致
盡無可形也則亦曰有美而文而誠若此言一之
放為百千百千
其可見者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
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
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

親始死哭踊無節是直情徑行類也父在為母服
期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是委曲減殺類也父母之
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魚袒皆十五是經常之
禮一等行之也順而討者順其序而討主之若自
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是也漸而播者受取在
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如祭祖之肉及群臣而胞翟
尊之賤者亦受其惠是也推而進者推卑者使得行
尊者之禮如二王之子孫周公之後皆得行王者
之禮及旅服之禮皆得舉解於其長是也放而文
文者冕服旅服之章采尊卑之刻畫是放而文也
公侯以下之服其文采殺於天子不敢極致是放
而不致也推而撫者撫其文而殺於天子不敢極
致是推而撫也如君沐梁士亦沐梁又有君大夫士
一節者是順而撫也君子行禮有此九者皆所以
禮記疏畧卷之七禮器 十二

為稱也○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與二王同周公
會攝天子位以父師之道臨成王而教之又制禮
作樂身親朝諸侯郊天祀祖而卒退還于古臣道
之大異也成王焉能終以臣道臨之以推進之禮
其敬而誠若在伯禽可謂有美而文而誠若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三代之禮一也承前兩君子之於禮說內外致敬
而誠若及九者之禮不同其稱則一也三代所同
民共由於其中而安之即有向白尚黑之或異而
一者不異夏之所制造不失此一殷必仍之而不
能改何也民所共由之常不可損益者也其所損
益不過文章制度如青素之所尚故下文類舉之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承上言三代尸禮之異夏之禮尸當飲食則暫坐
若不飲食惟立以俟祭事之終也殷則尸雖無事
坐亦

周坐尸詔侑武無友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周之禮凡即位而告尸以威儀之節侑者勸尸以進飲食詔與侑皆祝官之職祝不止一人無方凡宗廟中可告事皆得告之也其禮亦然亦如殷之不同於夏也如此等制度文章損益不一其所以為禮之道一也其致其敬而誠若於九稱之中者豈有二哉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醕與

此承上文言周之禮於殷者不但詔侑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而引曾子之言以証之六尸者天子七廟周家祫祭之時羣廟之祖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為醕醕醑廟之祖又無尸故唯六尸而已此六尸自為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故曾子言周家此禮其猶世俗之醕醑飲錢共飲酒曰醕錢之所飲者均則酒之所飲亦均言六尸之旅酬如醕飲之均平其不同於殷者又如此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三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

獻燔一獻孰

凡禮與人情所飲者相近即非禮之極至者其事本多端此獨舉血腥燔孰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於祭故也郊祀與大饗三獻者有血腥燔孰此各言其祭先設者為主也郊則先設血腥燔孰先薦血大饗則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燔孰以獻也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為三獻也燔沉肉於湯也其色暑變去人情漸近矣此祭血腥燔孰三時同薦但當先者設之在前當後者設之在後一獻祭畢小祀也祀畢酒唯一獻用熟肉無血腥燔孰三者蓋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為養近其神卑則禮宜輕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懸三爵三讓而至不

然則已蹙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未免疑禮之煩重皆燔強作為於人情之外者故又為此說以明之有由始者始於敬也當禮之最初始於不如此不安之一念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是也提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蹙心中但覺其直懸無序有不安者故必須此介以伸賓主之情然後可相見耳三爵三讓而後至不然則已蹙心中但覺其耳此禮文之亂始由此危微之一心所致豈強作乎上公之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舉中言之三爵三讓賓至大門外交接之時主君每門一讓則賓一辭凡三門而後至廟中也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頤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惡池作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四

也

上章言兩君相見之禮漸次而進此又言祭祀之禮亦有漸次由卑以達尊諸侯之祭魯郊祀以後稷配先於頤宮告后稷而後郊也祭山川之小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告后稷不於后稷廟而於學宮乃習禮樂之地可知惡池配林亦先於卑者之祭習禮樂之地尊者也祭無差忒耳皆慎之至即始敬之一念所致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繫繫牲於牢也七日戒若以魯郊為非禮聖門言禮即不可述之以長階端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此又言禮樂皆有漸次不可急遽者行禮之時必設贊禮之賓以詔告之而禮乃不惑作樂之時必設贊樂之人以引導其步武之法而樂乃有節溫之至也緩抑曰溫亦言敬也敬自緩抑如此人藉

之以安神藉之以安故先儒訓誨為藉損詔不止
相見禮之有介凡冠昏喪祭之禮皆有贊禮之賓
皆曰贊詔告也相步樂舞之時先設一人
執麾訓說引導使步武合法非指臂相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於反思而不忘此禮之所
以有本也禮制之初聖所作也貴於脩舉而不忘
此禮之所以有文也曰反
日脩日不忘皆存養功夫
故凶事不詔朝潮事以樂音

爾獨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也朝
廷之事如朝聘燕享養老尊賢必作樂以樂之亦
以極其本心之自然也此二
者是反本之不忘其初也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饗刀之貴莞簟之安

而橐鞬反江八之設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五

醴酒之美可用而堂上列尊以玄酒為尚今世割
刀之利可用而宗廟中不用則用古之饗刀刀饗
有銘名饗刀割肉欲中其音節也莞簟之細音簟
竹席也二者皆安而郊祀之需則設橐鞬之虞
與稍同除主穀穗之稗也此
三者是脩古之不忘其初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有主主於反本脩古也反本非此心中時用操存
之功者不能造此深微也稍有一念怠忽本心斯
亡矣脩古非博學好問慎思明辨於古帝王之作
用者不能達此義制也稍有一念忽疎古道斯謬
誤矣不學不知不多學亦不
盡知此教人於此學禮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
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
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節內即反本言人一任物感而中心無所審定節
制於內者如此之人遇物則泛泛無所察識即心
不在焉視而不見之意由禮即脩古言反本而所
脩古則無所博稽於先王之制作終不能別有不
察不遇俗見俗聞與眾同而已二者總是見禮當
學一學禮而無不見無不聞無不聞無不聞無不
欲致敬而不能敬出言不以禮雖欲敬言而無由
信敬信之方不能臨事出言而自得也禮也者物之
致也致盡也節內察物盡之矣舍物無所為盡禮
者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
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潮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

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臺焉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六

所謂禮也財物皆天時之所生故作祭大事必
順天時如祭而祭則祭之類皆是也如春時物少祭
則祭冬時物多祭則祭之類皆是也如春時物少祭
於春之朝故祭日曰朝日又必在東方大明生於
東也夕祭月則於秋之夕故祭月曰夕月又必在
西方月生於西也為高言祭山之類則因丘陵之
處祭之為下言祭川之類則因川澤之地祭之此
皆用財物而因其所祭之宜以致之是故天時雨
澤君子因而深達夫天地生財物之功如此其
勉勉而不已也可見天為不已之天財物為不已
之財物則禮即為不已之禮安得不已
財物為禮以致其反本脩古之心乎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
眾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
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
格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

而天下大治

觀兩澤而達天理此知天之學方可與衆大事
先王行禮在舉有德有道有能之賢人使之在位
以得衆心衆心奉從然後聚而誓戒之以行禮焉
德得之心道路之正能力之效因天事天郊禮也
因地事地社禮也中平也成也巡守至方岳之下
因此有名之大山川升此方諸侯平成之事功以告
於天舜典岱宗柴望也吉土王者建都之地也至
之大治氣機相感必然之理也豈作致哉如
後世封禪之說鄭氏祖緯之謬不足信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尊尊在阼犧尊在西
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
酌犧象夫人東酌鸞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七

之至也
天道出於自然實所以至敬敬人者也聖人承天
之教所以成聖德之至與天相配也德者得也得
天之道以爲己之德也尊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
周尊也鸞尊陽也東在東鸞尊陰也西在堂上者行
禮之地禮者體也體有定方不可不正故陽東陰
西以正其位縣鼓大陽也應鼓小陰也陽在西陰
在東者堂下作樂之地樂者和也神主相濟不可
不交故陽西陰東以通其用此聖人禮樂之作本
乎天道也至於行禮之際君在阼夫人在房西
以君象日日生於東故在阼夫人在房月生於西
故在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聖人之禮德承
天之禮教也至於禮之中有樂之作焉君西酌犧
象陽通乎陰也夫人東酌鸞尊陰通乎陽也禮交
動乎堂上樂交應乎堂下亦如大明生東而實西
行月生西而實東行和之至也此
又聖人之樂德承天之樂教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

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
可知也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遠故觀其器而知其工
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
人者

天生人本自有分別如君生而有男道夫人生而
有女道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天所生即天所放也
故禮以辨異尊卑各反其所自生也使終異之序次
交接男女陰陽不相通上下尊卑不相濟貴賤長
幼不相得則一事無成而不樂矣故樂統同樂其
所自成也節事散也散也便事有所制制不敢放肆
治有乖舛詐僞之心如此禮以異之樂以同之則
於天敬聖德故所見無所不知而况禮樂治亂之
本有不知乎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不但治亂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六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
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
饗之也

此後雖言祭禮之敬君出廟門迎牲親牽以入祭
幣以告神而後殺故大夫贊幣執幣而從君乃用
肝以祭神於室此時君不親獻酒惟夫人以盞齊
薦獻盞齊見前篇及薦熟之時君又親割牲體然
亦不獻酒夫人薦酒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洞洞
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僞
也勿勿勉勉不已也一云切切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

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諸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即君奉牲犬夫贊幣之時也殺牲取血及手入以告神即君制祭夫人薦羞之時也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羹定告神於堂即君制牲夫人薦酒之時也三詔不同位者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設祭於堂正祭也祊祭之明日繼祭也廟門謂之祊釋祭在門外西旁故名祊故曰未必是古語亦猶上文蓋言之辭不知神之在彼在此亦求而未得意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獻薦酒也祭羣小祀一獻其禮質畧祭社稷五祀三獻禮有加則文矣五獻祭四望山川之禮也地道也故祭祭顯盛詳著也七獻祭先公之廟也人道也故神之有洋洋如在之意恐其發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元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遷豆

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

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節

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

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大饗祊祭也言王事者諸侯無之也三牲牛羊豕

也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麋鹿豕所薦品味皆四

時和氣之生於禮也納金侯邦所貢之金示和金性

從革能隨人意變化天之和氣所成者也君子於

玉比德諸侯助祭來朝璧加於束帛之上尊德也

陳列之序龜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也金次

之人情莫不欲和故見情也丹也漆也絲纁也竹

節也自三牲以下至此皆侯邦所貢並陳之廟中言

與衆共財用是合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祖也其

所有來貢亦必陳之示其能致遠方之物也但不以爲常耳諸侯爲助祭之賓禮畢而出樂工歌隊夏之三章以送之此皆重大之禮故惟王者備之周禮鐘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出則奏陔夏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此節又雜言禮總見禮器之備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爲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公如事存故爲仁之至附於身附於棺皆必誠必信故爲忠之至誠之衣履葬之器具皆全備無缺莫非愛親無已之心故亦爲仁之至朝聘燕享必用幣帛筐篚以將厚意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故爲義之至禮出於仁義而仁義者宜也尊賢乃於禮乎見之故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子

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甘於五味屬土故惟甘味能受諸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素爲質故論事必後乎素忠信之人如味之

甘色之素方可以增味加色故可以學禮文也中

其心曰忠言有實曰信苟人而放失其本來之實

信則禮不可以虛行道猶行也儒者未免又以忠

信爲美質天所生也誤矣忠信亦在學學忠信則

人見人宜先學忠信方可學禮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

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

輕議禮

詩始於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使學者作詩言志剛

者作無虐之詩簡者作無傲之詩之類迨後四始

六義皆祖此以爲教所以正其心思之存不至於

記雖多而按之行禮用敬之實則志思不變能忘
生焉一獻小禮亦不足以行之即使能一獻不能
行大饗之禮給祭禮文繁多倦怠又易生也罷大
饗矣不足以大旅旅祭名會而旅之大旅祭五帝
也按少昊顓頊高辛堯舜謂之五帝禮文尤為繁
難怠慢尤為易生也大旅之禮能備具矣不能饗
帝謂祀天也禮之繁重者雖難備求之外也祭天
全不賴文純乎一念之至敬與上帝相酬酢配合
故不足也禮其
可輕議乎哉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
祭其為不敬大矣

季氏祭其家廟也逮及也闇昧與以前也力不足
則容倦敬不足則心怠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內外
倦怠更
何有敬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三

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
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於室外執事將饌至戶內
執事於戶受之設於尸前內外相交承接也此即
血毛詔於室時也正祭之後饌尸於堂故謂室事
堂下執事送饌至階堂上執事即饌而受之此即
奠定詔於堂時也內外異位上下異等簡靜不亂
敏勉不怠故質明始行事晏朝而畢也質正也孔
子許其知禮為敬也容強而有九
心肅敬而不散可以通於神明矣

禮記疏畧

郊特牲第八

上蔡張沐仲誠父註

此用篇首三字為名中間皆雜言禮孔子定禮
時原有此篇名文中有述有斷凡斷語皆孔子
也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通諸侯諸侯膳用饋諸侯

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

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郊者祭天之名於南郊故謂之郊用一牛故曰特
牲社祭土神即祭地也殺祭神也牢牲所畜養
之地太牢言其牲大而多也周禮掌客言王合諸
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年是用饋牲饋言特牲
也禮有以少為貴者故郊天膳天子二者皆貴特
牲而饗太牢也凡此尊者常小而卑者常大而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一

多何義乎賤物而貴誠之義也莫尊於天思盡舉
天下之物以祭之不足以稱其德不得已而以少
為貴止用一饋純淨專一之物也即以此純淨專
一之物以膳之耳莫尊於天子有天之德即極天下
之物止用一饋以純淨專一之物將此純淨專一
之誠敬焉耳故曰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祭帝弗用若此饋則忍其有孕即非一牛與特之
義不合在天子則不食而祭帝亦不用為不誠
也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帝

大路繁縷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

三獻爛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大路祭天所乘之車木質無雕飾繁縷皆路馬之
飾五色一帀曰就就者成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
先路者曰次路一就者樸質三就則加飾五就則
甚飾矣禮器云次路七就鄭氏以為誤又有謂次
路不同有五就有七就郊至尊用血至無味也大
饗社稷次尊用腥生肉也近於味矣三獻五視以

大尊用燭半孰物也。一獻卑賤之禮，用孰則全乎。味矣，故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臭亦氣也，此段不貴飾，不貴味，亦屬貴誠之義。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丁喚脩而巳矣。

諸侯來朝，以客禮待之，是為賓也。在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諸侯相朝亦然，明貴氣臭之義也。周禮作裸字，上公再裸而醑，侯伯一裸而醑，子男一裸不醑。裸則使宗伯酌圭瓊而灌之，醑則賓酢主也。此大饗謂王饗諸侯也。脯加薑桂曰服脩，言捶肉如服脩則以薑桂脩之，行饗之時雖設太牢之饌而必先設服脩於筵前，然後設餘饌，故云尚服脩也。此明不享味之義。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二

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微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

饗祿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養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此明飲食之別，有樂無樂之異，皆順陰陽之義。禘本夏祭之名，今日春禘，或夏殷之禮與禘者，陽之盛者也。嘗者，陰之盛也。二者又獨禘祫為九盛，故前世往往於春夏錯用之。泛作盛祭之名耳。君子事死如事生，事生如事死，存故春養生者之陽氣而亦盛祭死者之陽氣，皆用酒飲之所以順陽氣之發散也。

雖老幼同饗而於孤子則尤順。秋食生者之陰氣而亦嘗死者之陰氣，皆用食。食之所以順陰氣之飲聚也。雖老幼同食而於耆老則尤順，是事生事死雖不同，其陰陽之義則一也。其食嘗無樂之義，則何也？飲養陽氣故有樂，食養陰氣故無聲。凡聲陽也，故食嘗無樂。義亦一也。周時四時之祭皆有所監，此述前世故事，思亦

衆俎奇反。而遷豆偶陰陽之義也。遷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神明之義也。

鼎俎之實，主天產為陽，故數奇。遷豆之實，主地產為陰，故數偶。遷實菱芡之類，豆實芹藟之類，水之品也。遷實棗栗之類，豆實菁韭之類，土之品也。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故非褻味，所取不一。故曰多品。鬼神陰陽也，無形聲，惟一理之不昧而已。故曰旦明此豈在味，一一以陰陽之義合之，則所以交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三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反。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舊註：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肆夏樂章名，九夏見周禮，易以敬言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爵拜而樂止。及主人獻君，樂又作。君卒爵而樂止也。樂闋而工升歌，謂莫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主賓之德，故云發德也。匏竹笙也。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一闋一闋而萬事得宜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
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
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旅陳也庭實所陳之幣非一方所貢故曰無方以
土地之產各有所宜而地里有遠近則入貢之期
日有先後也金莫重於鍾故變前文言之金之爲
體則實而其性則順實足以見情順足以示和故
云以和參居庭實之間也示服猛以明德威惟畏
也君子於玉比德言往進此此德之玉於有德之
人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庭燎者庭中設炬火以
照來聘之臣夜入者大戴禮言天子百煥上公五
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伯
皆供百煥自桓公始之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四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大射禮公升卽席奏肆夏執禮賓及庭奏肆夏
是諸侯之禮今大夫之禮自晉大夫趙武始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去所以申

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
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朝覲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又以
已物而私覲於他國之君非禮也若大夫執其君
之命圭而專使則當行私覲之禮以申已之信故
從君朝覲不敢私覲是敬已之君也今從君來而
施設庭實以爲私覲何所爲乎是與君無別也人
臣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故爲非禮此必當時
有行之者
故議之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

始也

大夫富強其饗禮以饗君是以臣召君故曰非禮
大夫強橫僭逆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
也三桓魯之三家皆桓公之後先是成季以莊公
之命既殺僖叔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於是又
殺慶父故云
由三桓始也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
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
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阼階主階也臣不敢自有其室也天子以天下爲
家故臣皆其人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天子負斧
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惟春秋
夏宗以明恩厚秋覲順嚴疑以辨
名分夷王康王之立孫之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五

諸侯之宮縣立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賜
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軒縣則三面
而已白牡嚴祭之正牲後代諸侯當用時王之牲
也又諸侯當擊石磬玉磬天子樂器書言鳴球是
也諸侯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見服而舞
也干盾也錫者盾背之飾金爲
之大路殷祭天所乘之車也

臺門而旅樹反站繡如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僭之也兩旁起土爲臺臺
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曰臺門旅道也樹屏也立屏
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爲敬天子外屏諸侯內屏
大夫以簾士以帷站在兩楹之間兩君好會獻酬
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曰反站繡黼者繡刺爲黼文
也丹朱繡染爲赤色也繡黼爲中衣之領丹朱爲
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
衣但袖小長耳有用絹素有用布與外服稱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
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
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
三桓始也

故字承上二節諸侯僭由天子之微弱諸侯之見
脅由大夫之強所以僭強者有故始於相貴以等
云云也相貴以等者始而諸侯大夫要上之威過
於尊貴其君因而其君亦寵貴其臣君臣相與爲
貴遂至相等若同尊矣貨指物利指事非貨不相
見非利不相接若臣以貨利爲禮而尊卑上下之
分忘矣所以天子不得不微而諸侯僭大夫不得
不強而諸侯被其脅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
敢祖諸侯皆其子孫也徒以支庶故例不得承正
而情實無分其不敢祖者大抵謂公廟非私廟也
公廟者奉公家制度所設有崇祀之典禮者也私
廟則各盡其爲子孫之私情不載典制之文冊何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六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之

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雖是不欲絕前代聖人之
祀然猶有尊賢之意在其中如封微子於宋封東
樓公於杞爲其賢也故尊之爲上公而以客禮待
之觀書有微子之命詩有有客之詠微子之賢可
知矣而東樓公大槪亦可想見然不肯薄者亦不
至過厚故尊賢不過二代之封爲公爵誠厚矣他亦
未之多聞多是子男不絕
血食而已無賢之可尊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
敢以之爲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
繼世

君之南鄉去聲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答猶對也聖人南面而聽
天下向明而治陽者明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
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

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
大夫不稽首者非尊家臣以避國之君也蓋家
臣與大夫同事一君同爲一君之臣而特有所分
統大夫既稽首於君而家臣又稽首於大夫是一
國而兩君矣故當避也而家臣又稽首於大夫是
自往也而不面拜不親見君之面而拜謝也恐煩
君之答拜也此見諸侯雖尊而有答

鄉人禡音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舊說禡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
室之神故衣朝服立廟之東階使神依已而安也
論語謂鄉人難卽此

禮記疏畧

七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
耳聽樂聲而手卽發矢此順事也而孔子若爲之
難之者爲不存心學習者言也心不在焉聽樂聲
而不聞手操弓而不知固兩失之節臨事存心而
無平日學習之功心在於樂則忘射心在於射則
忘樂故先王制射禮以樂節之者所以養學者於
敬勤之中先
難而後復耳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既爲士未有不習於射者然以樂爲節難於聽射
精熟故多有不能禮當辭以疾不可以不能辭也
蓋生而設弧於門左自是祖父期
許之志在此不可貽讓先人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一日伐鼓何居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
擊鼓何所取義此季桓子專孔子諱言之不非大

夫亦禮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

方，失之矣。

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繹是堂上接尸，祔是於室內求神。皆一時之事。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之內，祔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房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地秉陰，社乃陰氣之主。社之主設於壇上北面。而君來北墉下，南面祭之。社不屋，惟立之壇。壇環之以墻。祭用日之始者，地之功在生物。物之始出地曰甲，故用之。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八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去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墉，使陰明也。

大社，即王社。受霜露風雨，所以通天之陽氣於地。而地氣亦得通於天。陰陽得和而生物也。此社所以不屋也。薄書作亳，殷社也。屋之使不受天陽，以示亡國之戒。所謂誠社是也。北墉者，開闢向陰陰者死氣也。死氣明則生氣也。此矣。總以示亡國之戒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犧敎民美報焉。家主中

霽而國主社，示本也。

人曰履地而忽之，聖人立社以神之。而地之爲道，有功於人者始顯也。地載萬物，然後人有所立。天垂象，然後人有所明。取財於地，而人得所養。取法於天，而人得所敬。天以陽和生物，法之以爲仁。天

有四時之序，法之以爲禮。推仁禮而出，無窮之法。寓焉。尊天而不敬，則郊之禮行焉。親地而近之，社之禮行焉。美報，善其所報。即郊社禮也。上古穴居而後有中國，當之名。中雷與社，皆土神。有家鄉大夫也。有國天子諸侯也。示本者爲報。物生物之本，得與天並者也。

唯爲社事，單丹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

乘供粢盛，平所以報本反始也。

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爲里，單盡也。一里之人盡出，供給祭社之事。每家一人也。爲祭社之事而田獵，一國之人皆行，無留家者。祭社必有粢盛。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此粢盛則使丘乘供之。井田之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也。長樂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焚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平水土，始於勾龍。知捕五穀，始於后稷。故以爲配。是曰反始焉。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九

季春出火，爲去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

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

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

服其志，不貪其得。於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建辰之月，大火心星昏初見東南，故出火以焚陰草。萊焚後，即蒐田。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誓社，誓衆於社也。或左或右，或坐或起，皆是軍旅之法。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乃驅逐禽獸，使之流走，示人以當擒獲，而散飽於利也。禽獸雖甚，可欲而殺，獲取舍皆有定制。所謂命也。犯者有罰，故以觀其不犯命也。凡以服土卒之志，使不失伍。異日禦寇，即若獲禽之易，原不爲貪其所得。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取之有制。是祭既在仲春，此亦當在仲春。記者之誤也。

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巡狩至於四
嶽先燔柴以告天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長日將至故云迎長日
之至宋子曰郊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
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以生帝
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祀於明堂又曰爲壇
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
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

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郊祭者報天之大事主於迎長日之至故云主日
日者太陽之精之所聚也故祭天必主之爲兆域
於南郊南陽方故爲陽位生謂之性陶地生
匏天生俱不失本性故祭器用之貴質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十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周尚赤故牲用騂犢牲體也貴誠言
特牲而無牝牡之情乃誠敬之至也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
日嗣後用冬至後辛日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禘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郊既在冬至後辛日自非卜祭期也蓋禘卜郊者
之敬肆得失也有失則敬情德而改卜必習吉而
後敢行事並卜人卜物卜牲
皆在下中敬之至也見下文

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澤宮環之以水於其中造十而選擇之所也故名
澤澤者擇也親聽誓命者誓誠也命兆辭也卜之
日王立於此率所選擇與祭之十親聽所卜之誓
命卜有得有失得則受其訓教失則受其諫止以

便敬脩德而改
卜未有所不得者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獻命者有司又將所卜之誓命獻王王乃於庫門
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太廟發此命以戒百姓之
臣也所以戒皆令有失脩德改卜之義也祭器云
尚德尊道任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此畧同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

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王自敬事
以示民敬上之事汜埽灑水而後埽也反道刻道
路之士反之使新土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六鄉
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早也五者王
皆不命而民自聽
從蓋歲以爲常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十一

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

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陳氏曰合周官禮記
考之王之祭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
裘也環同藻素車般之木路也旂之旒與冕之旒
皆取垂下之義最隆方氏曰龍也日月也數也旒
也皆天所示之象也聖人則之以爲儀物者以天
道遠而難測則此所以明之也沐曰飛龍在天與
雲致雨以澤萬物能大能小變化不滯此帝王之
不可不學者也天數十二而復始無息者也黃真
如埽地而祭之類皆是至敬無文者也旂旒設日
月以象天天道誠於內而形於外文質變至者也
非但畫專灰之禮而已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

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

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祭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半中清除之所也此二牛皆在滌中為猶用也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牛故以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惟具用可矣人本乎祖故以祖配帝是郊之祭乃報本反始之大者

天子大蜡作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色窄反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天子大蜡之祭有八先膏一司膏一農三郵表饗四禽獸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聚萬物者十二月季冬之時萬物皆氣盡結實收成合聚萬物也萬物即下百種之說種即合聚之義因於合聚萬物之時而索求其神祭饗之以報其生養斯人之功焉故蜡祭以民事為大禮記疏畧

卷之八郊特牲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上聲以報嗇也

畜與種同物收成獲曰種即合聚之義先嗇則先開稼穡之官此二嗇者何以祭之蓋為辨百穀之司稼穡之官也索以祭之以報其稼穡之功也種即百種之神也索以祭之以報其稼穡之功也饗農及郵表饗反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農農夫也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郵郵亭傳命之所表饗古司田畯之官有功於農故設標以表著之禽獸牛馬騂騂之類有功於田事者即鵠犬羊豕之類亦助民食用皆有神以司其吉凶豐減故饗以報之與貓虎之驅民害者不同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去聲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防與水庸事也曰

王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無作草木歸其澤

迎者迎其神也鼠豕皆昆蟲之屬使猫虎驅鼠豕使昆蟲無害稼皆必有以報之坊堤也土神也人功之所築也能防水害水庸庸功也水神也凡用功修滌之水為水庸有受水洩水之功二者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曰以下四句此三蜡之祝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崩圯之患為坊言也水歸則無泛溢之患為水庸言也昆蟲毋作則為猫虎言也草木歸其藪澤則農無荒蕪之虞也獨著祝辭所以別之而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色介反

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此言主祭者之服之義皮弁白色素白也萬物之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白冠白服榛杖以送之又加葛帶榛杖是喪服之降殺也喪服帶麻杖竹故曰殺萬物終而送之非喪而有喪之義故為義之盡祭以報其功則為仁之至周禮篇章云國祭蜡則飲饗擊土鼓以息老物禮記疏畧

卷之八郊特牲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此言助祭者之服之義為息田夫也蜡者索也本為報神而又兼息農勞民之義其亦不失終事之義一也黃者土色也田夫耕土物生於土及其老而終也其色必黃復歸於土也故助祭之官於此有休息農民之責而服黃以示其職焉下文言野夫本皆黃冠黃冠草服也可見助祭之黃冠黃衣即草冠草衣也服者冠衣之通名今田野之夫編草為簑笠蓋古制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

尊野服也

蜡祭之時諸侯供鳥獸以助祭屬之大羅氏其使者戴草笠而至是尊野服之制不敢慢息民之令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

者其國

鹿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國者客貢使也使者將近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告其君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此下有瓜華一節似錯簡借移下節之下以俟考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聲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識其豐凶也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以謹民之財用養生爲重也移者寬緩之義百姓終歲勤動得以豐收贏餘祭報之時飲食爲樂以移情焉孔子謂一日之澤是也既蜡之後收歛積聚民皆休息不可與起事功也以上九節皆蜡祭之禮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十四

天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也

瓜華瓜與果蔬音通之屬也天子所種樹者唯瓜華供一時之用而已不是恒用之物故曰非飲藏之種也若可飲藏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舊謂此亦蜡祭告使之言不似當自爲一例或與恒豆之蒞節爲例故以

恒豆之蒞反水草之和氣也其醯陸產之物也加

豆陸產也其醯水物也

此節似蒙上文天子說食用之類也上言不恒用之物不與民爭利此言恒用之物亦儉樸不至傷財病民恒豆每日常進之豆也酢菜也水草芹藻之類可以醢醢成菜最得陰陽之和氣以養人醢酢肉也陸產之物雞犬之類亦恒用之物也加豆謂於常豆之外而有增加者陸產同種蔬之蔬瓜蒞蒞之類也其加豆之醢水物者魚蟹之類也總言古天子之尊無以口川飲食而有惕則

害民之事也儒者必引周禮疏注証此往往錯強牽難合爲知孔子定禮不參之以已意通之以時變而必用古字古事以膠滯爲手

遵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嗜也卷衆鬼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洛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十五

以下四節言祭祀之食用之義此節以交神明之義一句爲主水品蘋藻土品黍稷常饗品常情所貪嗜之美味多狎褻而不敬可食不可嗜可食之物質而無味不能悅口故不嗜好尊嚴之服器可陳壯之容而不可常爲娛樂宗廟威嚴之地不可寢處以爲安其祭器可用不可常用以爲便交神明在敬不敬爲有神明乎安樂則心肆矣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活棗輶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新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玄酒水也周禮司短氏掌以鑑取明水於月取其潔也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故水爲五味之本未潔之不以人功潤之也醢刻鑲也羹醢醢之醢醢

也。質其質而已矣。總結上六義。不遺重質。而已。安祭之其言甚安甚。義也。餘並見前。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黃目黃髮也。黃髮之類。以黃金鑄其外。以爲目。因名。用貯鬱酒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中。奇偶見前。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醴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鐸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聲也。

單舉祭天可見前數節。汎言祭祀也。鹽以煎鍊而成。故曰煎鹽。貴其義者何。聲和而後斷之義也。禮記疏畧卷之八郊特牲

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用刀割肉。非和氣所尚。然肉則不容不割。斷亦不得不用刀。似不可以對天之陽和也。故必聲和而後斷。使陰之中有陽焉。舊本此下有冠義以下十三節。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燭祭。句用氣也。

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室。燭次腥。亦薦於室。皆未熟。皆氣而已。故曰用氣。然燭之氣不若腥之全腥。其氣不若此。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尚聲樂聲也。殷人先求諸陽。凡聲陽也。臭未成。言未用。樂味未成。言未用。性。滌蕩其聲。言未用。臭味。時先作樂。以宣播其聲音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於廟門外。此牲之聲音號呼。與樂之聲音滌蕩相

繼者。委欲以聲音詔告於兩間。使聞於所祭之神。而末格來享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也。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周人尚臭。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灌用鬯。臭又指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鬱蒸。故云鬱合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謂泉非謂墳墓。乃求陰於地之義。灌之禮。以圭璋爲瑗。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如祝蕭合。蕭。凡祭慎諸此。

周人尚臭。先求諸陰。亦於始祭言之。非不求諸陽也。故又言其末陽之禮。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禮記疏畧卷之八郊特牲

脂膏合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既奠。請求陰之禮。畢然後用蕭。蕭合。蕭。以香。陽也。燒。燒氣也。蕭。脂膏也。蕭。黍稷也。凡祭慎諸此。一句。總結上文。有虞氏用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此三句。皆慎乎此也。用氣者。非不用味。求陽者。未嘗不求陰。尚臭者。未嘗無陽也。慎諸此。敬之至。惟恐神之不格也。卽所以格之也。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

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凡祭必求諸陰。陽何義。人死。魂氣歸天。陽也。形魄歸地。陰也。故必於此求之。詔告也。詔祝於室。謂人

子諸侯之祭朝事之時視取牲之畔臂燔於爐炭而告神於室也即毛血歸於室坐尸於堂者灌也之後尸坐尸西南面也即奠定諸於堂用牲於庭謂割牲也即納牲諸於庭將以用之升於室升牲之旨也直祭正祭也對索祭而言則室於庭之祭為正祭又求索其神於他處也祈祭名有二正祭之口又求索其神於廟之內一明曰釋祭祭於廟門之外皆謂索祭而視則於此為事也鬼神本幽深之理在彼在此不得而知或遠離於人不在於廟亦不可知故必祭於祓席幾曰求諸遠而可得也歟可知鬼神之道在人信以為有則瘼信以為無則慢皆非鬼神也如此之不敢瘼不敢慢之心而鬼神已格矣鬼神者吉凶之應斯有吉而無凶非鬼神何哉

訪之為言涼也所祈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也者饗之也煖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禮記疏畧卷之八郊特牲

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倅遠也即求諸遠之意尸有所祖主人敬尸之祖也人君綴辭有富以福言也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座相直也相直也所以昭佑於尸欲其享此饗也尸使祝致嘏辭於主人綴有長尸廣大之義也尸主也而曰陳者陳設此尸以為祭主也神本無而陳之以為有則祭乃有所施神本無見無聞而陳之以人則有見有聞而祭乃不取不盡其誠敬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貴純之道也始終如一謂之純敬先告幽全於神而後神乃享其幽全之物所以貴始終之純敬也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聲加明水報陰也取脾律臂僚燔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浼殺齊貴新也凡浼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

白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牲之血其氣最腥感觸人最盛則感動神明亦最盛可知故血祭為盛氣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謂尸正祭之時以黍稷加肺而祭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以前陰而後陽也脾骨屬間脂也先燔瘞於燔至屬陽則合肅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屬陽燔之氣歸天為陽此以陽物而報陽魂也明水陰也所取月中之水浼清也清者貴其新潔也凡浼新之也專主浼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案齊者潔淨而明者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周禮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盞齊四緹齊五齊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禮記疏畧卷之八郊特牲

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

以其義稱也稱會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聲主人

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祭有拜稽袒割之禮三者總是敬之至下文釋敬至之義敬至何為也蓋服順於祖父而不敢違背故曰服也拜者兩手當心而下之服之義也稽首者跪而頭至地服又甚矣割牲時露右肱以便用為服之畫場畫其敬服之心而無餘矣祭主於老者士之祭者祖父故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諸侯有國稱大夫稱有國有祭祖而並及曾祖以上故推稱會孫謂有國有祭也相語情於尸也相者不告尸以讓蓋是主人敬尸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無所與讓故也

腥肆如爛膾而羞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畢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正有事而

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凡牲解而生之謂腥體而陳之謂肆半熟未
陰之謂燂全熟為殺之謂脔與角皆爵名諸告
也安也尸即席舉爵之時祝告尸以安其坐
蓋尸與主人則子行也則臨尊坐則不安祝詔
之以禮則可安尸無事則立為子行而讓也
則神象也神為尊故坐有事謂若舉爵之類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醎反酒浼於清汁獻莎浼於醎

酒猶明清與醎酒于舊澤亦之酒也

縮酌也酌斟酌也謂醎齊濁浼而後可斟酌故云
日事酒也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為事而新作者
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浼醎齊則先用此明酌
和之然後用茅以浼之也醎酒益齊也浼浼也清
謂清酒也清酒冬醎接夏而成益齊差清先和以
清酒而後浼之故醎酒浼於清以其差清故不用
茅也汁獻謂摩掌距也及鬱金之汁也距中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三

醎醎又和以益齊摩掌而浼之出其香汁故云汁
獻浼於醎酒也疏曰以事酒浼醎齊清酒浼益齊
今酒浼之距也尊故用五齊之也上文所浼三
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
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之曰浼醎齊以明酌浼
醎酒以清酒浼汁獻以醎酒者即如今時明清醎
酒浼於舊醎之酒也猶若也陳久曰舊澤讀為醎
醎者後世謂之醎酒名

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弭焉

此泛言祭禮又有三者之例如周禮所云祈禱
求永貞祈年於田祖詩言春夏祈穀之類是祈也
報謂獲福而報之祭禮多是報本之義由用也辟
讀為弭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用此以消弭
之也辟作避亦可避凶之避

齊之立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

者

立謂立冠立衣其義則取其以陰幽思也鬼神屬
陰不可見聞而其理幽深齊之時所以於不可見
聞中思以見之聞之於幽深中致其思念而使在
顯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之鬼神洋洋如在
其左右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三

禮記疏畧

內則第九

用先儒陳澧註

疏曰闔門之內執儀可則故曰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冢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於民也孝為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后王猶言君王天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拂髦冠緌纓

盥洗手也漱漱口也拂髦也纓黑緌髮者以緌髮作髻也纓即橫紳也緌髮者以緌髮之末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拂髦去髦上之塵也髦用髮為之象幼時剪髮為髻之形此所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一

陳皆以先後之次備記加緌次加紳然後加髦者冠冠之纓結於領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纓端立端服也衣用緌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服玄端者緌又加紳大帶也緌插也插笏於帶中緌以常為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緌之言蔽也他服則謂之韞

左右佩用左佩紛

反文悅

刀礪小鱗

反主金燧

所佩之物皆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悅以拭手皆中刀礪小刀與礪石也礪狀如鐵象有為之小鱗所以解小結者

右佩玦

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玦拾也韜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者詩云箏張其形制未聞還刀室也大鱗所以解大結木燧鑽火之器暗則用全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

偁

也大

即詩所謂邪幅也偁束其腰自足至膝故謂之偁也

屨著祈禁忌

基屨頭之飾即紉也說見曲禮著猶施也。朱子曰基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緩之於上如假帶然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紳

笏今之簪也衣紳玄端緌衣之上加紳帶士妻之服也

左佩紛

反文悅

刀礪小鱗

金燧右佩箠

施禁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二

一

陳乙大鱗木燧矜其鳩

箠禁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箠管箠在管中也箠奏皆奏屬施禁奏者為貯箠線續也矜結也縷香囊也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煥郁寒疾痛苛癢以想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

聲

檠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

色以溫之

苛亦也抑按搔摩也溫承藉之義謂以柔順之色承藉尊者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

醴醴酒醴毛羹菽麥黃焚稻黍梁秫唯所

欲

饋厚粥醢薄粥也芼羹以菜雜肉為羹也黃大麻子

棗栗飴怡蜜以甘之董荳九粉榆兌問堯考漸思酒

反隨以滑之脂膏以膏告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

後退

飴餈也董菜名直似堂而葉大榆之白者名榆兌新鮮者莢乾陳者言直也粉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漸說文久滑也澆滑也漸澆滑之滑者也疑者為脂釋者為膏甘之滑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男女未冠去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髮總角矜

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

禮記疏畧卷之九 內則 三

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為角童子之飾也容臭香物也助為形容之飾故言容臭以纓佩之後世香囊即其遺制味晦也其明也味爽欲明未明之時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飲枕簟徒點灑所買掃反

去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

食無時

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飲之不以私養之用示人也

由命士以上聲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

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故以旨甘之味致其愛各從其事者各治其所當為之事也晚朝為夕○鄭氏

曰異宮

父母舅姑將坐奉上席請何鄉去將去長者奉席

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飲席與簞立食

饌結叶枕飲簞而獨獨之

社臥席也床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床也御侍者長樂劉氏曰待父母舅姑行遊於所至其將坐也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向也將憩而臥於他所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趾也而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坐臥所以安老而優尊也而席為之主羣子嬌不敢專必讓於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御者舉几飲席與簞懸食簞枕飲簞而獨之者謂坐之將起寢之將興也几席之微食枕之飲則賤者尸之不必子婦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

禮記疏畧卷之九 內則 四

近敦對牢厄支匪非餽餽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餽

莫之敢飲食

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挨偏之也敦與牢皆盛黍稷之器牢讀為土釜也此器則木為之案土釜之形耳厄酒器也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饌既食恒饌父沒母存家

子御食羣子婦佐饌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佐饌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饌其餘也既食恒饌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上敬對進退周旋慎

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反於月噦於界噦帝咳反若愛

欠伸跛反義尙瞻第視不敢唾反臥涕第

應之辭唯為恭噦噦逆之聲也莊子大塊噦氣詩
願言則嚏噦噦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為
跛依物為倚時視視視也涕自鼻出者

寒不敢噦噦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

褻衣衾不見現裏

襲重衣也袒與褻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
不因涉水則不揭裳不見裏為其可穢○端曰此
皆謂不敢於父母之所

父母唾洩不見現冠帶垢和灰請漱平衣裳垢和灰

請澣胡管衣裳綻直覓裂紉女陳反箴請補綴拙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五

墜洩不見請即刷除之不使見示於人也漱澣皆
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為紉

五日則澣詳廉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紉

請澣梅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履事貴共帥時

燂溫也潘浙米汁也澣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
也○沐日其間不論時此皆謂每早請澣洗之外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句奠之而後取之

男正位乎外不當于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
內不當於內而言相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

器相授受者以祭為嚴肅之地長當急遽之時乃
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

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長者跪而置之篚
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瀉通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

外內不共井不共瀉通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

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如不

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

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灑浴室也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觀聽也舊
讀嘯為叱今詳嘯非家庭所發之聲宜其不可叱

或有當發者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
乎讀如本字為是擁蔽障也路由右由左見王制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
其特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為戒

若飲去食同之雖不膏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

欲必服而待

害而待服而待皆謂侯尊者察其不嗜不欲
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已意也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六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

之

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為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他
人代為已意雖不以為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

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已意
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為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為之
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

姑息為愛而使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

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庸用也怒之誼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誼責之而不
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

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罪示不終
絕之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悅則復反又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

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疏曰就諫謂純執股動而諫若物之成孰然○沐

日觀不悅與其得罪寧熟諫一段可知從親之令

不為孝今之論父母幾諫者若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

之不衰

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

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七

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哀

由自也不敢以私愛

達父母之情故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

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

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二不去有所愛

無所歸不去會經三年喪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

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使以事

使之也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

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

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婦曰毋

字宜貫下怠不友無禮

三項則友不必作敢矣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耦於冢婦

劉氏曰敢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

事使介婦為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為已

與冢婦為敢耦欲求均配其勞也○端曰此二節

似為姑之有偏愛情者而言使冢婦謂或偏憎而

使之故下戒冢婦毋怠毋不友無不禮也便介

婦謂或寵異而使之故下戒介婦毋敢耦也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又言介婦之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

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八

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

命於冢婦也坐大亦必異列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

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反六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

私與

而後與之

之舊註未明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主聲於外。以寡約入。

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之婦。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

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贈

九

猶若也。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庸而蒙尊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等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屬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加高也。端曰子弟猶歸器用猶仍也。言子弟仍歸器用於宗子不以世遠不共財。下衣服等明其實。若實則具一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

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飯目諸飯之品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齊上聲稊提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稭上焦掘

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孰而養之則曰甯生養之曰熙熙是歛縮之名以生養故其物縮歛也此諸侯

膳目諸膳
之品
脚香
臛熏
臛燒
醉牛炙
柘

醢側吏反 醢牛膾

醃肉醬也。牛臠切牛肉也。并醃與牛膾四物爲四豆。是第二行。

羊炙羊臠醢豕炙

此四物爲四
豆。是第三行

醃豕臠芥醬魚膾

此四物爲四豆是第四行
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

雉兔鷄鷄

此四物爲四豆。列爲第五行。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

飲之品重目諸竹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十

以醅移爲醴黍醅漿水醅倚滛力督反

醃者稻黍粱三者各爲之已涉者爲清未涉者爲精是二醃各有清有糟也以清與糟相配重貳故云重醃蓋致飲食於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醃爲醃粥爲醃也黍醃以黍爲粥也粱醃水也藏梅菜也庶雜煠飯之屬和水也

酒清白

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

羞糗反起九餌二粉融反自私

用禮羞遵之實模餌粉糝此配字當讀爲糝記者
誤耳許慎云糝稻餅也炊米搗之以爲餌蓋先屑爲
糝糝上之也模炒乾米麥也搗之以爲餌蓋先屑爲
粉然後漉之餌之言烹煮若玉珥也糝之言滋也
食嗣下蝸力戈醢而菰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
食同反

徐杜大羹兔羹和去參思散不參子

此言進飯之宜。蠅與蝶同。其離胡也。肺羹折肺為羹也。徐稱折肺謂細折。米為飯也。此五羹者。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羹。不須加參。故云和參不參也。

濡而豚包苦實。麥濡雞醢。醬實。麥濡魚卵。醬實。麥濡鰾醢。醬實。麥。

濡讀為腦。豆羹之也。腦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麥於腹中。此四物皆以麥實其腹而煮之也。卵。鰾。魚子為鰾也。三物之用。醬蓋以調和其汁耳。

服丁。脩。蜆。醢。肺。羹。兔。醢。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桃。諸。梅。諸。卵。反。力。管。鹽。

脩脩見前。蜆醢以蜆蚶子為醢也。謂食脩脩者。以蜆醢配之。食肺羹者。以兔醢配之。餘倣此。麋鹿之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十一

大者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道也。桃梅皆為道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藏。食之則和以卵鹽。大醢形似鳥卵。故名卵鹽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上云。折稌大羹兔羹。此云。牛宜稌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

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腍。膳膏臊。秋宜犢。膳膏臠。夏宜膳。膳膏臊。秋宜犢。

麋膳膏腥。冬宜鮮。仙羽膳膏膾。

牛膏。麋大膏。腥。雞膏。腥。羊膏。膾。如春時食羔豚。則前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膾也。餘倣此。膳所宜以五行。魚。鹿。麋。子。鮮。生。魚。羽。膾。也。舊說。此膳所宜以五行。袁王相參。及方氏。燥濕疾。遲強弱之說。今皆畧之。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膚。反。俱。倫。脯。麋。鹿。田。豕。膚。皆有。乾。煮。雉。兔。皆有。毛。

疏曰。麋鹿田豕。膚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為脯。又可脩食。脩食之時。皆以蠶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雉兔皆有毛者。為雉羹兔羹。皆有毛。來以和之。憲謂。蠶葉切也。

爵。鸚。蜩。范。芝。栢。菱。根。矩。棗。栗。榛。柿。侯。瓜。桃。李。梅。杏。楂。反。梨。薑。桂。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十一。蠅。蟬。范。蜂。芝。如。今。木。耳。之。類。栢。韻。會。註。云。江。淮。呼。小。果。為。栢。栗。菱。菱。也。根。形。似。栢。味。甜。美。一。名。白。石。李。鄭。氏。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載庶人書。

老不徒食。

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載庶人書。徒食也。徒猶空也。不徒食。言必有解。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脂。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

胡。介。三。牲。用。藪。和。去。用。醢。獸。用。梅。芥。芥。醬。也。肥。豕。者。為。脂。釋。者。為。膏。三。牲。牛。羊。豕。也。穀。菜。羹。也。和。用。醢。以。醢。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和。

也獸

鷄羹雞羹如釀尼亮之麥魴魴序

無夢

鷄不為羹惟黍稷而已故不曰羹此二味皆切麥以雞和之故曰釀之麥魴魴二魚黍而食之故曰魴魴黍雞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雞燒雉則或燒或黍或以為羹皆可謂香草若白燕紫燕之屬也言黍魴魴燒雞及烹雉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夢也

不食

雞驚狼去腸狗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刀

反

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驚去醜

此九者皆為不利於人雞驚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為醜人也醜殺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禮記疏畧

卷之九內則

三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須究之桃曰

膽之粗

反梨曰橫反杏官之

脫者剝除其筋膜作者搖動之以觀其鮮饒一說作猶新也謂創其鱗鱗則拭治而使之新滋撰猶選也果多蟲蟲宜選擇之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廣之者橫治其蟲處也此皆治擇之名

牛夜鳴則脂

羊冷毛而羴昌鏡

羴狗赤股而羴

羴

羴鳥羴

色而沙鳴羴豕望視而交睫接羴馬

黑脊而般

班臂漏

牛之夜鳴者其肉膈臭羊之毛本稀冷而毛端羴結者其肉膈臭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膈羴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而其聲沙嘶者羴謂膈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羴讀為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脰毛班也漏讀為臂謂其肉如樓站臭也牛至馬六

物若此者皆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鵠反干嬌

鴈鴈鵠保與郁鹿胃

舒鴈鵠也翠尾肉也肝腎側薄肉也舒鴈鵠也鵠似鴈而大無後指與脾毗也鵠之深與處也此九物亦不可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膾膾為辟壁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苑

柔之

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或用葱或用薑或用切葱若蓬肉與葱蓬皆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醢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疏曰為記之時無葷軒辟雞宛苑之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

禮記疏畧

卷之九內則

古

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其辟雞宛苑及軒之名其義未聞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羹與飯常日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當也五十始命未為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居矣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站

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左夾室三閣右夾室三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二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站以皮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二者不魚腊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
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贊亦如
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
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
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絃父其鳩
衾冒死而殯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
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
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
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主七十不俟朝八十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五
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去服
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反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
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
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政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
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
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
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槁而祭綈衣而養老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此一節並
說見王制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石梁王氏曰此一養字案上
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
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
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
至於犬馬盡然而現於人乎樂音
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
終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敬所敬則終孝
子之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六
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
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之世主於法其德行而已
至三王之世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惇史所以記其
惇厚之德也三王亦未嘗不法其德行然於乞言
之際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未之故云微其禮然亦
皆有惇史焉○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
無言要之以德為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
者言故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
德要之以言為主耳故曰三王亦憲
淳之純 熬 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為飯煎
醢加於飯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一
也
淳母 稷 煎醢加於黍食 鬻 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疏曰。母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爲模象也。蓋山象淳熬而爲之。但用黍飯爲異耳。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肝。剝。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結。

崔。以。苴。子。餘。之。塗。之。以。謹。芹。塗。炮。之。塗。皆。乾。干。擘。

百。之。濯。手。以。摩。之。去。其。脂。展。爲。稻。粉。極。息。酒。溲。所。

反。之。以。爲。醢。移。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反。戶。郭。

湯。以。小。鼎。鄉。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

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醢。

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詳。牡。羊。也。剝。之。剝。

之。殺。而。去。其。五。藏。也。崔。蓬。草。之。類。且。裹。也。謹。讀。爲。

墜。說。文。黏。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

去。其。脂。謂。擘。泥。手。不。淨。又。兼。肉。熱。故。必。濯。其。手。然。

後。摩。去。其。脂。膜。也。極。與。前。章。滴。脂。之。滴。同。以。稻。米。

爲。粉。滴。之。之。爲。粥。若。脂。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七。

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滅。沒。也。謂。所。

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

析。之。薄。如。脯。也。鄉。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

小。鼎。則。置。在。釜。內。湯。不。可。沒。幾。沒。鼎。則。水。入。壞。

也。毋。絕。火。微。熱。而。已。不。燻。之。也。至。食。則。又。以。醢。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

一。捶。反。王。珍。取。牛。羊。鹿。麋。之。肉。必。脹。每。物。與。牛。若。

反。捶。反。側。之。去。其。餌。執。出。之。去。其。醢。柔。其。肉。

豚。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

擣。也。反。捶。之。又。側。擣。之。然。後。去。其。筋。與。醢。熱。乃。去。

醢。此。八。珍。之。五。也。

爲。熬。捶。之。去。其。醢。編。崔。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置。諸。

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鹿。施。麋。

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

食。之。

此。肉。於。火。上。爲。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醢。然。

後。布。於。編。崔。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

謂。以。水。潤。釋。之。也。

此。八。珍。之。七。也。

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二。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

一。謂。二。分。稻。米。二。分。肉。也。此。即。周。禮。糝。食。

肝。腎。取。狗。肝。一。幪。象。之。以。其。腎。濡。炙。之。舉。燂。其。腎。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八。

舉。皆。也。謂。炙。腎。皆。熟。而。焦。食。之。不。用。麥。也。此。八。珍。

之。八。記。者。文。不。依。次。故。問。雜。在。糝。食。糝。食。之。間。

取。稻。米。舉。擣。溲。之。小。切。狼。臠。解。膏。以。與。稻。米。爲。醢。之。氣。

狼。臠。膏。狼。臠。臠。中。之。膏。也。此。蓋。以。擣。溲。稻。米。之。粉。

而。煎。之。以。膏。証。讀。醢。爲。備。者。以。醢。是。粥。非。豆。實。也。

此。即。周。禮。之。醢。食。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夫。婦。爲。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綱。故。禮。始。於。謹。

藏於大之篋筥四不敢共漏浴天不在欽枕篋簾席

獨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成如之
機櫛見曲禮植者曰機櫛者曰機櫛櫛同類之物
機以竿爲之故云竿謂之機餘見前○沐日男
女即夫婦他人不待言故
又曰少長貴賤成如之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

十必與去聲五日之御將御者齊側皆漱平聲澣浣慎衣

服櫛縱弁總角拂髦衿纓褊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

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櫛縱以下說見篇首角字衍天子之御妻八十一
人富九夕世婦二十七人富三夕九嬪九人富一
夕三夫人富一夕后富一夕凡十五日而櫛五日
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嬪各有
禮記疏畧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人日再問之作而自

問之妻不敢見形何使姆茂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

復扶又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側加則不入側室之門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

子男射女否
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
物爲男女之表負抱也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如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
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系弧蓬

矢六射石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東

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妻使食嗣子

接以太牢者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也
掌其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士之妻也
使之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人詩懷之亦
承意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
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
爲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其以禮禮負子之士
仍賜東帛以禮之食子謂乳養之也今按此言世
子生接以太牢特言其常禮如此耳下文又言接
子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鄭氏謂食其
母使補虛強氣謂接爲接而訓爲勝其義迂方氏
讀如本字
今從之

凡接子擇日蒙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

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蒙子則皆降一等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
家子謂天子之元子也○林氏前既言三日此又
言擇日蓋卜接見之日大約在三日後也三日吉
卽行之不
吉卜次日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

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

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諸母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傳御之屬
可爲子師者也此人君養子之禮師教以善道者
慈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
往恐兒驚動也○林氏曰別爲子室也古人之重其
子善成其子如此詳盡神妙又
日孺子有知覺之時方別居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柔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

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

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

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去聲妻抱子出自房當楹正東面

簪所存留不翦者也又因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者謂之負留頂上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

義氏云夾肉曰角午達曰鬪三鬪也貴人大夫以上也出自也具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

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左階西階出自房而東

房而出也

婦先相去聲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反形句孺子夫對曰

欲有帥奉父執子之右手咳反戶才而名之妻對曰記

有成遂左還旋授師于師辯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

適寢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

某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需雅也欲敬帥而也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咳而名之者說文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

有成謂當記識夫言敬之威德也授師以子授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也後告諸母欲

名成於尊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

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一其一藏諸閭府其一

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人食

如養去聲禮

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策書子名而藏於家之書府也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

家為州州伯則州長也閭史州史皆其屬吏也閭府州府皆其府藏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疏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編告同宗諸男卑者尚告則告

諸父可知若諸侯絕宗則不告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

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諸侯朝服玄纁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當是展衣註云祿衣者以見子畢即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祿衣也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是自外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寢在內以側室在旁處內故謂此為外也○疏曰庶子見於側室此以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云見於外寢耳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

敢與世子同名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

說見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

之特餼遂入御

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寢正謂適妻寢耳如始入室者如初來嫁時也特餼使此生子者獨餼不如常

時來妾同餼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

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

之

攝者傳姆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畧者則使有司名之也。○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故此特言庶子之禮。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

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應氏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勉

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勉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三

者有賜以勞其勉勞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註讀旬爲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旬而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故不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則之可也。○端按經文似以爵尊者見遲爵卑者見速爲義蓋爵尊則子不敢以褻與轉棄其父爵卑則父可以天性早接其子也如此則旬當如字讀不必改均。

冢子未食

如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

必循其首

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食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耳子能食食嗣教以右手能言男唯上女俞男盤革女盤絲。

盤絲

食飯也唯俞皆應辭盤小囊盛饌巾者男用布女用絹。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數謂一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

九年教之數上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

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三

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以帛爲襦袴亦爲太溫也禮帥初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肄習也簡諒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也後一說支。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篇章也成童十五以上象說見文王世子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也六藝詳見小學書。○朱子曰酌卽勺也內則曰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

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爲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盡其德。

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
一說謂不出言以爲人謀畫。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常
在志所慕則學之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
意所尚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

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凡男拜尚左手

朱子曰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
慮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此方
以窮理○沐曰尚左手拱手而尚左。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繅

織紵女金組紉巡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

酒漿豆菹醢醢相助奠

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於內也姆女師也婉謂
言語婉婉謂容貌司馬公曰柔順貌紉繅帛之屬組
亦織也詩執轡如組紉之制似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聘則爲

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謂父母喪
妻齊也妾之言接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抗禮也
尚左尚右陰陽之義○沐曰女拱手加左手之上



禮記疏畧

玉藻

上蔡張熹分註

篇內所載衣服飲食辭受之節皆行
切于涵養之功不可不知不外一敬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天子二字貫下五段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韠
采綵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
藻遠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纁裏前後邃延者
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邃延在其上也龍卷
畫龍于衮衣也祭如

郊社宗廟之大祭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東門日出
之方南門明堂聽政之處門皆謂國門玄深遠不
可知之名端端正嚴威不可欺犯之名曰之爲物
最遠而難測又最端正嚴威而不敢欺欺故宜

禮記疏畧卷之十玉藻

用此色服以朝對之朔者日月合會以日爲主日
之初生也更宜用此以聽一月之政何必論尊卑

爲方必于門外者所以明其親向之也

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閏月餘月也月即有月朔月政故至月亦聽朔
焉門明堂當月之門閏門左扉者正月兩扉皆開
故餘月則闔其左扉左爲陽爲正則右爲陰爲餘
用門之餘所以象月之餘也立則仍于室中以聽

焉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

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醢醢

皮弁服天子常日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
而餽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餽亦
作樂則正食作樂可知日常日朔月月初也上水
以水爲上也下四者說見內則于朔言饗于朝言

視者聽主有所受于上視主有所明于下此下二節皆存養之功見細密處前數節其大者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

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玄者幽陰之色宴息向晦而服之于義為得也御黃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聲當作人聲與上言字說人君言語之聲有高低通抑之不同御者以此察政治之得失蓋心神隱深在言語之外此不可饒年不順成是歲而面人

諸侯玄端冕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

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禮記疏卷之十 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不殺羊謂諸侯之大夫也故謂祭視賓客及饗食之禮祭禮有射殺之文此非身踐謂尋常也八月今之六月忌早時也殺牲

禮記疏卷之十 受之于天諸侯聽朝于犬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內亦曰燕朝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臣入常先亦不必早君出常後亦不敢晚分有尊卑其敬事一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大夫退君乃釋服臣無事君乃即安不然不敢臣勞而君逸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牛肉朔月少

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朝服朝也食必舉樂和也一食而散和具所以養君德豈但口體之奉哉先儒此處多無釋文夫禮義矣三俎特牲魚肺也周人祭肺夕夕食也深衣燕居之服也牢肉謂特牲之餘也牛羊豕為大牢

羊豕為少牢諸侯月朔少牢以見口所食特牲或羊或豕而已五俎加羊豕魚也皆黍稷之屬

常食二簋月朔四簋俎屬魚肉天產也故用陽數

之奇而五簋盛黍稷地產也故用陰數之耦而四俎秋傳曰辰在子卯則不飲君飲之則不飲學人舍學士喪禮朝暮哭不遜子卯禮弓云子卯不樂皆謂此日故飲食宜約君之常膳非不以穀為食特以稻粱為上而殺犬之非不以菜為羹特以雞犬為醢而菜為毛耳今止以殺雞止以菜

警日以自貶也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禮記疏卷之十 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不殺羊謂諸侯之大夫也故謂祭視賓客及饗食之禮祭禮有射殺之文此非身踐謂尋常也八月今之六月忌早時也殺牲

禮記疏卷之十 盛饌食以樂曰舉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有辨禮也故而我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厨蓋

古語孟子亦引之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薦本闢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布身著布衣也示儉不敢以華自美士竹筴以象飾其本指摺也摺本示賤不敢以君自居國謂門閭通陸路梁謂澤梁通水道不租不收其租稅列當作通陸路梁謂澤梁通水道不租不收其租稅必遠避其非時採取者二者所以寬民財土功之役不興作所謂司徒荒政強役是也所以寬民力

大夫不得造車馬造新有製也示不敢耗財以求失此皆為歲之凶故君臣節損以寬貸其下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八定龜

也史定墨者凡上必以墨畫通以求吉兆乃錯之
以觀其所折若從墨而折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
岐細出謂之墨折亦謂兆墨墨音問破而未離之
名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吉凶也疏曰尊
者視大耳者視細按舊註如此然如何盡
如何鑒如何折其制已失存卜意而已

君羔裘見虎直大夫齊車鹿幣豹直朝車士齊車

鹿幣豹直

幣者虎之皮直緣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
緣以虎皮也朝車亦謂大夫之朝車以下文兩言
齊車故知上
為君齊車也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去聲若有疾風迅雷甚雨

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

向明而居順生氣而臥故天威而變凡知禮
者皆當如是不但有位者也故以君子言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四

日五盥沐稷而梅梁櫛用櫛展櫛髮晞用象櫛進

機暨進羞工乃升歌

盥洗手也沐髮以漸櫛之水洗髮也櫛梁以洗髮
之水洗面也櫛櫛白木梳也櫛乾也象櫛象齒梳
也髮濕則滑故用木櫛乾則澀故用象櫛浴而飲

酒曰機蓋則建豆之實也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
焉既充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為
新浴氣處致其養也此曲細處皆存養之道非小

道也忽此則無所不忽矣非止
為適公所見君而見君其大者

浴用二巾上絳管下綌去逆出杆于履剝快席綌

何力用湯履蒲席衣去聲布晞身乃履進飲

何反力用湯履蒲席衣去聲布晞身乃履進飲

何反力用湯履蒲席衣去聲布晞身乃履進飲

何反力用湯履蒲席衣去聲布晞身乃履進飲

何反力用湯履蒲席衣去聲布晞身乃履進飲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將見君而孫為諸敬如此更益掌文史之事者非
史官此也思已所思念欲告之君者對謂君若有
問則對答之辭命謂君所命令當奉行
者三者皆書之笏敬謹之至恐遺忘也

既服習容觀去聲王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

光矣

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王聲佩玉之
聲也習之者務令容貌端正動必中節玉聲所以
驗之右中微角左中宮羽是為有度乃出適私朝
也揖私朝必令如以登車必令有光如是則
敬德可以感人然後適公所總是以
致敬功夫習熟容貌不可作效

天子搢他珽反方正於天下也

搢搢也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
也以其挺然無所曲故謂之珽蓋以端方正直之
道示天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五

諸侯舒前詘屈後直讓於天子也

茶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前謂有圖
發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方正也以其讓于天子故
如此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大夫上讓天子下讓已君故
笏之下角亦殺而圓如此也

侍坐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臣侍君之坐若側旁有席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席
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當引身却坐於
君親密之下亦不
敢以疎而間親也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尊尚玄酒。不忌古也。若生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
若專之也。宴野人。如晴祭之飲是也。禮不下庶人
唯使之足於味而已。故一用酒也。側旁則也。謂設
尊在賓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故云側尊。據案見
禮器。○馬氏曰。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是也。
不面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也。

始冠。去。緇布冠。自諸侯下逮。冠而飲之可也。

冠。禮初加。緇布冠。諸侯以下。通用。存古故
用之。非時王之制。故既用。即飲之可矣。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會。纓。纓。諸侯之

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其組纓

士之齊冠也。

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諸侯雖是
緇布冠。却用雜采之繪為纓。纓為尊者。飾耳。非古
制也。齊冠。齊戒時所服者。諸侯與士皆玄冠。但其

禮記疏畧

卷之十

八

帛之蒼白艾色
者一說文也

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緇。生緇也。武。冠卷也。以緇為冠。因服也。武。則玄色
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純用

吉故曰子姓之冠。姓生也。孫子之所生故謂之子
姓。素。素緇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緇冠。素

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緇。但以素緣
之耳。既祥之冠者。祥祭後所服也。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

此言緇冠素紕而綏之垂者長五寸。蓋以
其為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耻之耳。

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

不齒。即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
之者。使之玄冠緇武。亦以耻辱之。

居冠。鳳。武。自天子下逮。有事然後綏。

禮服之冠。則麻者乃合其武。有儀飾故也。若燕居
之冠。則冠與武相連。以非行禮之時。故率畧少威
儀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故云自天子下逮。
凡綏。所以致其飾。故有事乃綏。無事則否也。

五十不敷。送親沒不髦。

喪禮。終殯以後。要經之麻。散垂。葬畢。乃統。此言五
十始。妻不敷。麻以送葬也。髦。束幼時剪髮為鬋之
形。父母在。用之。故親
沒。則去之。詳見內則。

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綏也。玄冠之綏。
不宜用紫。非正色也。後世用之。自魯桓公始。

朝玄端。夕深衣。

前章言夕深衣。祭牛肉。國君之禮也。此言朝玄端。
夕深衣者。謂大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也。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袪。當。旁。袪。可以。同。肘。

禮記疏畧

卷之十

九

袪。袖口也。尺二寸。圓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
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袪。齊者。裳之下

畔。要為裳之上畔。縫齊。倍要者。謂縫下畔之廣一
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七尺二寸也。袪。裳交接之

處也。在身之兩旁。故云袪。袪之連衣者也。
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二尺二寸。故可以同肘。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袷去廣一寸半。

長中者。長衣中衣也。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著于
內。則曰中衣。蓋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于外

則曰長衣。以素為純。緣者。也。雜記云。緣冠長衣以
筵。註云。深衣之純。以素者也。若因服之純。以布者

則謂之麻衣。繼。揜尺者。繼。揜二尺二寸。以半幅繼
續袷口而揜履一尺也。袷。曲領也。其廣則二寸。○

嚴陵方氏曰。長中衣。繼袷而揜履一尺。此其異于
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袷則奇合則

者。三五之分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

外服是布則不可用帛為中衣以裏之謂不相稱也。○延平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 無君者不貳采

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疏曰：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衣三月之後服玄纁玄裳。

衣正色裳間色 非列采不入公門 振聲絺綌不入公門 表裘不入公門 襲裘不入公門

正色者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木青克土黃故綠色。青黃為東方之間色。火赤克金故紅色。赤白為南方之間色。金白克木故青色。青白為西方之間色。水黑克火故紫色。赤黑為北方之間色。土黃克水故駁黃之色。黃黑為中央之間色。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是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襲服振讀為袷也。禪則見體裘上必有袷衣。表裘是無袷衣而裘在外也。襲謂掩其襲衣而不露袷衣也。表與襲皆為不敬故。此四者皆不可以入公門也。

續為繭緼 為袍禪 為網 苦冠 帛為褶 屨

續新綿也。緼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為繭用舊絮為袍。有表無裏者為網。有表裏無著者為褶。

朝服之以縞也 自季康子始也

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變禮之自如此。

孔子曰朝服而朝 卒朔然後服之

聽朔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纁素裳而聽朔則皮弁。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

曰承上文孔子之言也。禮樂刑政未盡合道則亦不宜克盛其服。若衛文公是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 息井 大裘非古也

君國君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大裘黑羊裘也。天子郊服國君可以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歛。今而僭服大裘則不可也。但言非古則僭禮自見。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 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士不衣狐白

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皮為裘也。君衣此裘則以素錦為衣加其上。使可謁也。袒而有衣曰謁。詳曲禮。虎裘者居右。狼裘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狐之白者少故惟君衣之。士賤不得衣也。

君子狐青裘豹裘 玄綃衣以謁之

君子大夫士也。狐青裘狐之青毛皮為裘也。以豹皮為裘以立色之綃為衣。

麋裘青犴 裘綃衣以謁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麋鹿子也。野胡地。野犬絞蒼黃之色。

羔裘豹飾 緇衣以謁之 狐裘黃衣以謁之 錦衣狐裘

諸侯之服也

飾謂袖也。凡裘衣象裘色。

犬羊之裘不謁 不文飾也不謁

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以謁為飾也。

裘之謁也見 現 美也 乎則襲不盡飾也 君在則謁盡飾也

謁也

此言謁襲之異宜。見美謂謁衣上雖加他服猶必謁露以見示謁衣之美。乎則襲襲惟小飲後則然。畫飾者盡其文飾之道以為敬乎主於哀。故敬不在美君在則當以盡飾為敬也。

服之襲也。克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

敢克也。

克美猶云揜塞其華美也。尸尊無所示敬。故襲執玉之禮。有裼時。有襲時。執龜為享禮。庭實則裼。以也。無事則執玉執龜之言耳。非謂執玉龜無裼之禮。在君之所非君所。則否。弗敢克者。以見敬為美也。不敢袒裼以文為敬者。臣于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質。畧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如文竹。士竹

本象可也。

球。美玉也。文。飾也。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士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脫。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

不說笏。當事免。問。則說之。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弗

有盥矣。

陳氏曰。笏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摺茶。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摺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摺而已。所謂見于天子無說笏也。射以觀德。則禮固在所摺。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凡在廟。摺笏必盥手者。為將執事也。及有執事于朝。則亦不再盥。故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反。受命於君前則書於

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言事而有所指畫。用手則失容。故用笏造受命。謂若所而受命也。畢用者。每事皆用之也。因飾之為

上下之等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反。色介。六分而去

上

中廣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然。天子諸侯則從中以上。稍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故惟中間廣三寸也。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是兼終葵首言之。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辟讀如從。緣也。天子以素為帶。素熟絹也。用朱為裏。終。竟也。終竟此帶。蓋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

而下。缺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士

大夫素帶辟垂。

大夫之素帶。則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純。腰後不緣。

士練帶率。下辟。

練。緇也。士以緇為帶。單用之而緇。緇其兩邊。故謂之練。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純。故云下辟。

居士錦帶。弟子綈帶。

居士。道藝處士也。以錦為帶。示文也。弟子。用生絹。示質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

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結。三齊

并。並也。總上文。自天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紐者。帶之交結也。合並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于帶者。言組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有司二

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爲辟緣也。朱終者
上以朱下以緣。玄華者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
士帶之辟則內外皆緹。是謂緹帶。大夫以上帶皆
廣四寸。士練帶惟廣二寸。而再繞腰一匝。則亦是
四寸矣。一說大帶者正服
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

凡帶當率纒之處箴線細密
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也

肆耕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南

犂餘也詩伐其條犂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
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斂而持於手若事迫而不
容不走者則擁抱之于懷也

韓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圖員殺反色介直天子直隸侯

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佐角士前後正轉下廣主

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韠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
 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言玄端服之韠者皆
 弁服則皆素韠也凡韠皆常爲之故其字從常可
 以著衣畢乃服之故名韠韠之言蔽也詩常衣
 之常也在冕服則謂之韍韍亦作芾也國執直三
 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韠直謂四角無圓無殺也下
 爲前上爲後諸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
 補飾之使方變于天子也大夫則圓其上下角變于
 君也止卽直與方之美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頸之
 廣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兩角也肩與革帶皆廣

二寸以繫于革故並言革帶之博○詩疏曰古者
御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
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熱本也士
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
服謂之芾芾韠皆是蔽膝其制同但以爲祭服故
異其名耳○今按韎韐者以茜草染常爲赤色作
蔽膝也

一命經溫黻弗幽上聲衡再命赤黻幽衡三命赤黻蒸

此以命數之多寡定較佩之制較節釋西鼎上環也。以言共萬之以爲覆。則爲璫以言其橫之以爲平。則爲銜纒赤黃色。幽讀爲駢黑色。慈青色。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士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一命其較用纒以見雖有所繼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而著明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主

王后禱

衣夫人掄

獨

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禕衣色玄。綸狄青。翟狄赤。六服皆衣裳相連。禕讀爲翟。狄讀爲綸。翟翟皆闕。狄形而不畫。故云闕也。王后衿衣。夫人綸狄。皆本服也。君命屈狄。謂女君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狄也。

再命禕衣張一命褱衣張士祿衣

鞠衣黃。襪衣白。褖衣黑。子男之贈。再命妻得服。祿衣。衣子男大夫一命。妻得服。襚衣。子男士不命。妻得服。

唯世婦命於奠薦其他則皆從男子

世婦天子二十七人莫獻也用其貴因夫故得名服其命數之服惟世婦必俟其畢獻而命之服云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容顧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劫聽鄉去任左

立而簪折則紳必垂身折則裳下之緇委地故足如履之也顧領也雷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顧也視雖在下而必側面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曰視下而聽上也袷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袷而下之則也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向君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于君命者也君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二節事急故走一節事緩故趨官朝廷治事處也外者其室及官府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

禮記疏畧卷之十玉藻六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此士尊大夫之禮大夫詣士士不敢迎拜恐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實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所止故也士若見于大夫則先拜于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趨之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名士者士賤雖死于君前猶稱其名也大夫亦尊故亦名士大夫則尊故稱字所稱皆謂死者舊解雜入生者不似沒字直下文義

於大夫所有公譏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敬學

臨文不諱

公譏本國先君之諱也私諱私家之諱也凡祭祭群神也餘見曲禮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止角左宮羽

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爲事角爲民其在右者右爲動作之方也宮爲君羽爲物其在左者君主靜物主安左爲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商爲臣君子之位幹事治民正君理物皆於臣乎求之故不言且西方肅殺之音平居養和不宜聞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族中聲規折還中矩進

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

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僻之心無自入也

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之詩以爲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

禮記疏畧卷之十玉藻七夏之詩以爲節中規圓也中矩方也周旋者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者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進而前其身畧俯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可聽也鸞和鈴也常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鸞在軾也心在內而言入者往往日因物感在外此時心存於內鸞和鳴玉周旋于外故曰非辟之心無自入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君所不佩玉非去之也但結佩其左佩之綬不使玉之有聲示不敢表如玉之德于君前也右設佩者此謂事佩屬處之屬設之于右示有服役以奉事于上也居謂退而燕居則設佩玉如常也下二句申言上意此皆謂世子

齊則結佩而爵韞

齊則結佩而爵韞

凡佩玉者遇齋時則結其佩。結屈也。謂結其綬而及屈上之也。爵轉爵色之常為轉也。士之服但齊則諸侯大夫亦服之。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帶必有佩。言飾之不可已也。喪無飾。故否。佩玉必上繫于衡。下垂三道。穿以橫結。下端前後以懸。橫中央下端懸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璫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玉諸德俱備。所以為美。于玉比德。何申言玉不去身之故。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以玄色之組為綬。故曰玄組綬。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大

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乳充。玟。民。而緼溫。

組綬

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綦。雜文也。瑀。石之次玉者。緼。赤黃色。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也。此謂燕居之佩。非禮服之正佩。愚按孔子佩用象者。象至信。主忠信之義也。環者圓轉不滯之義也。其廣五寸。備五行也。綦。雜文。象文明也。此真孔子之佩哉。質文備矣。蓋忠信而好學者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去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

錦也。

節。禮節也。錦緣。以錦為緇布衣之緣也。紳。紐見前。愚按制如此者。親在致飾。非以繩童子也。故質多。

文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

正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不裘。即不衣裘裳也。不帛。即不帛襦袴也。不屨絢。未習行戒也。無總服。總。輕而安在故也。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不麻。而深衣不加經。幼未能勝。經也。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者。凡立者尚右。所謂聽向任左。便主人之命。役使也。從人而入。不敢特煩長者為禮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上客祭。主人辭曰。不

足祭也。客殮。孫。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饗。則客自

徹之。

此言成人之禮。先生齒。尊于已者。異爵。爵貴于已者。後祭。示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貴者嘗之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充

盛主人之饌。故祭而主人辭之。謙也。既食而殮。以爲美也。主人辭以疏。疏。亦謙也。殮者。食味之主。故主人自設。客亦自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二人徹。凡燕食

婦人不徹。

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也。壹食之人。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也。二者皆為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婦人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致。謂委棄之也。弗致。所謂懷其核是也。上環。橫切之。圍如環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去。君子

古人嘗藥嘗食。蓋恐其不善。為尊者害耳。果實生。成之味。故俟尊者先食。火熟成。自人功者。先君子

當食之禮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

卿大夫士之家設有喜慶之事如係君賜爵命土田車服之類則賀之以君賜爲榮也如非君賜則不賀

有憂者

此下

孔子食於季氏不饊不食肉而殮

爲客之禮將食必與辭食則先薦大敬至肩乃飽而殮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澆飯而爲殮之禮此禮之變孔子必有爲如此得毋亦丘未達不敢當之心乎其不與辭或不以客自居而其殮也示有終而已耶要之此聖人心事人不得而知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子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絕衣服服以拜賜

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請君所而拜謝其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承前節此謂已拜賜之後因重其賜不敢褻用必待君命之用然後用也不然不敢即乘服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據按也覆左手以按于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俱至地敬之至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酒肉之賜輕故惟拜受於家而已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羶桃荊列於大夫去上聲荊於士去聲羶皆造七到反於膳宰

大夫使宰不親往者恐勤君之降禮而受獻也士賤故得自往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又皆再拜送之也膳美食也羶及辛菜也列苦帶也皆防不祥之物有干於膳也故以其性羶以其氣刺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以爲貴賤之去數惟桃不可去造膳宰者以不

大夫不親拜爲去聲君之答已也

釋所以不親獻之義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子

大夫往君門拜君昨日所賜及門即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答拜也君不答士拜故拜竟則待小臣傳君之諾報而後退也又拜者小臣傳諾報而出士又拜君之諾也弗答拜者終不答士拜也弗答拜而承上文大夫退矣不得答士又無答禮是總弗答拜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

者不在拜於其室

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拜下於君賜也敵者尊卑相等也其室敵者之家也若當時主人在家而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謝今主人在不得拜受還家必往而拜之此即賜賁所借以冀孔子求見之禮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不敢以聞者不敢直言獻于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承賀者相見而親承受其慶賀也士卑遠於大夫故不敢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可承賀設有來親賀者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前章言不克其服與此克字義殊此謂禮之盛者則以克美為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掩塞其華美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約之以文為敬則不敢克其美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美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圭

父命呼唯上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走而不趨

應辭唯速而恭諸緩而投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才細色容不盛此孝

子之疏節也

易方則恐名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癢病也疏節大節也皆父母生死所關舊註反謂非大節非是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

反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猶不忍也杯圈厄匱之屬手澤汗之所漬口澤津之所漬口有氣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於

而澤猶存所以不忍也此非謂不讀不飲乃每讀飲則念手口之澤而心思為割隱痛悼所奪遂不能飲也此謂之不忍若謂不忍

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

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入門入大門也拂拭也介副也闕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君入當棖闕之中主君在闕東賓在闕西主君上賓在君後稍近西而拂闕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闕大夫之為拂為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棖闕二者之中士之為拂為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

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入不中門謂入門稍東而近闕也闕門限也聘亭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事入自闕西用賓禮若私親私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圭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蹠每蹠于半不得各自成蹠也若大夫與其尸行則兩足蹠相接續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而速中猶間也士與其尸行每從之間容一足地乃蹠之士極卑故與士徐有趨而皆用此三者廣狹之步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趨者其屢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為拘然而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其常度也

圈反舉遠麻聲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舊說圈轉也麻之言循讀為上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以美為喻似與不舉足不合齊案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于地而曳足則齊如水之流

上亦然言未坐之時行于席上亦團脰也愚疑團豕牢也豕久於圈中習爲倦行懶于舉足之狀故以形此徐趨之法而因以爲徐趨之名

端行顧盻如矢并行剡剡起屨

端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顧如屋脊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并急也剡剡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屨恒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并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

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

踳足後跟也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跟則行不離地如有所循也踳踳促狹之貌龜玉皆重器故敬謹此如

凡行容惕惕

惕惕直而且疾也謂行于道路則然蓋回枉則失容舒緩則近情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孟

廟中齊齊

字如朝廷齊聲翔翔齊齊收持嚴正之貌齊齊威儀詳整也翔翔張拱安舒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

舒遲閑雅之貌齊如憂憂齊慄之齊遫者謹而不放之謂見所尊者則改容加敬不可舒遲也齊則不舒遫則不遲

足容重手容恭

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

目容端口容止

無睜視不妄動

聲容靜頭容直

氣容肅

高聲疾呼及咳嗽不寧皆不靜也直者不傾頗動搖也

似不息者

立容德

德者得也立時敬而不強若有自得于心者大概是外正內和之貌

色容莊坐如尸

莊矜持不褻狎也坐如尸見曲禮

燕居告溫溫

燕居家庭無事之時告猶示也溫溫不剛不柔示以和自養觀此則所謂申申天天亦是孔子中禮處苦夫有事則容隨事變而不齊如下文云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論語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其功在思思在豫

喪容暴暴

力追反

色容顛顛田視容瞿瞿

論語

此皆居喪之容暴暴驚慄之意之貌顛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懼之貌梅梅猶味昧瞿瞿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論語猶綿綿聲氣低微之貌此容非有意爲之哀思深篤自合此禮

戎容暨暨言容詒詒

五格反

色容厲厲視容清明

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毅之貌詒詒敬令嚴肅之貌顏色欲其嚴厲而莊肅視瞻欲其整放而明

立容辨

卑母調語

立之容既卑者不爲矜高之態也然貴于正若傾側柔媚則流于詬而爲人笑矣

頭頸必中

中猶直也。特為頸言。頸在兩肩之中也。

山立

巋然如不可動搖也。

時行

相時而行。緩急中節也。

盛氣顛田實揚休

顛讀如填塞之填。實滿也。揚發于外也。休美也。言人當養氣使克盛。實于內而發揚其休美于外也。

玉色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玉藻

三

玉色者堅潤明厚。溫蓄深醇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一者無二之稱。而孤寡可畏之義亦寓焉。

伯曰天子之力臣

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也。故曰力臣。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某

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曰守臣。某土其國也。臣某其名也。

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屏者藩屏之義。所以蔽內而捍外。故邊國之臣稱之。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

此稱與曲禮小異。此據自稱。為辭被則稱者之辭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此明自稱與擯者之辭不同也。

公子曰臣孽。

孽讀為枕木之旁枝。喻非世子正適也。故以為諸公子之稱。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驛傳之車。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故以為稱。諱言私。車馬之役。使也。家臣稱私。非本國大夫。故曰外私。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玉藻

私事。非行聘禮之類。事也。私人。屬臣也。隨入鄰國。不謂之介。而曰擯者。非有君命。行禮于主君。主君不設擯。則已。亦不言介。處于賓館。則已有主道。若為擯。以接賓者。然故曰擯也。此無問上下大夫。皆稱名。言無君命。故不稱。寡君之老云云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為擯。其下大夫往。行小聘。則擯辭稱寡大夫。其上大夫往。行大聘。則擯辭稱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

舊說賓讀為擯。介也。方氏賓如字。擯雖為賓執事。其實與之同為賓也。今從之。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

舊說賓讀為擯。介也。方氏賓如字。擯雖為賓執事。其實與之同為賓也。今從之。

舊說賓讀為擯。介也。方氏賓如字。擯雖為賓執事。其實與之同為賓也。今從之。

舊說賓讀為擯。介也。方氏賓如字。擯雖為賓執事。其實與之同為賓也。今從之。

舊說賓讀為擯。介也。方氏賓如字。擯雖為賓執事。其實與之同為賓也。今從之。

舊說賓讀為擯。介也。方氏賓如字。擯雖為賓執事。其實與之同為賓也。今從之。

上蔡張熹分注

明堂者王者明其所事於此堂也如宗祀文王則以明祀事行王政則以明政事朝諸侯則以明朝事此主朝事之明朝主辨位故謂明堂位云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聲南鄉

谷依說見曲禮舊以天子爲周公因下有明文近說天子爲成王無明文只欲避嫌強解不知古人深達按周公當年何必踐天子位止因成王幼斷不可以不知世子禮而驟爲君是誤之也教之故游之逮其蒙養正聖德成二十而冠服備禮全然後南面以臨天下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矣此周公苦心妙用禮以義起不敢執柯以伐柯也若定如後人之論斤斤臣節不顧其君之將來賢愚使

其襁抱而臨天下漸至微長儼然毒痛四海庶民
脂君以桀紂何異故周公以爲一日之分小終身
之德大也後人只是立於禮地步若與虛
則便似天上人說話矣天子仍主周公說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

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
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

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爲尊獨南面東
上者不然方氏以爲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
其上也按南上或錯誤若以右爲尊
諸伯如何要之朝君皆以東北爲上

尤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此九州之牧也。薛之采者以采職當州。美物貢天子也。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明堂無雉門但有應門耳。

四塞先代反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易世皆一來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按此位對君
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
爲尊側君爲卑近君爲尊
遠君爲卑故曰明尊卑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

以什紇孟王崩房王紇襲周公歸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脯殺鬼侯以爲薦羞惡之極也六年五服一朝蓋始於此按周公踐天子位亦如而今署印坐正堂行正堂事人亦謂爲正

堂官其實只是署印耳如舜攝政朝羣后輯瑞祭
視巡狩一一皆堯位亦避不得若一一避了便行
事不得雖曰踐天子之位觀此十一字語氣正說
周公以臣攝處非真天子也文王世子

踐字文正相同。小序魯頌正亦不容曲說而爲之辭。只是將來還復成王爲主者不還復先作謙文何益。又不知魯隱攝政踐諸侯位否。

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

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獨旂十有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地七百里者百里為正封蓋封六百里半天子之
幾不敢千里同於天子也若他禮樂則與天子同
大路殷祭天所乘之木路張所以開張旌旗之幅
其形如弓以竹為之轡則張之衣也旒屬于旂之
正幅而畫日月以爲章也勳勞即制禮作樂踐天
子位以治天下也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欲尊周
公爲天子不得不使其子孫居此位行郊祀禮
後稷用天子禮樂又是周公居此位行郊祀禮
使其子孫世守之以存此創舉之典禮使不失
傳如杞宋之事守之以存此創舉之典禮使不失
攝此位便不得終以臣禮臣之如魯隱將營菟裘
以終老亦終不能比臣儒者未嘗謂隱非君也若
拘拘難通則舜爲天子堯宜以臣道
終乎魯頌詩序明堂位不得全非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明堂位

三

白牡股牲也諸侯宜用時王之禮天子通用先王
之禮魯用白牡成王之賜故也六月今四月夏祭
也與祭統夏祭曰禘合禘之盛也故特舉夏祭
以該三時下文復總結之曰是故春秋秋嘗冬烝
云云而曰天子之祭也其文甚明但此文是周賜
魯策書之文言夏六月實四月也祭統是後人追
述之文春夏秋冬皆夏時非周時也况
殷周改正朔而朝聘祭享猶自夏焉

尊用犧象山罍尊用黃目

尊酒器也犧尊牛形象尊象形山罍刻畫山雲之
狀于罍也樽尊尊尊之酒尊也黃目黃藥也白罍
之類以黃金鑲其
外爲目因名也

灌用玉瓚

反

大圭薦用玉豆雕簋

反

爵用玉琖

側眼

反

仍雕加以璧散

反

爵用玉琖

灌酌鬱鬯以獻尸也以玉爵瓚故曰玉瓚而又以
大圭爲贊柄也薦祭時所薦菹醢之物也玉豆以

玉飾豆也簋也簠也其柄故曰雕簋爵行酒之
器夏世爵名琖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琖
之故曰仍琖加者夫人亞獻于尸也用璧散爵
禮內宰所謂琖爵也夫人獻後則賓用璧散爵
散爵皆以璧飾其口虞祖名琖夏祖名琖琖形四
足如琖虞則加橫木于足中央爲橫距之形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湯祈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

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清廟周頌升樂工于廟之堂上而歌此詩也下堂
下也管匏竹也象武詩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
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
著衮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
弁見冕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五冕皆周制故
用以舞周樂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也昧
任皆樂名言周公勲業之盛廣及四夷
故廣大其國禮樂之事以示天下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明堂位

四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
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
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褱褱衣也本王后之服成王以賜魯夫
人也房太廟之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內則世婦
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也廢不舉也服大刑
師于祭日誅其大慢者是也前天下大服服周公
之德也此天下大服就賜魯重祭說也服成王不
忘周公之德其禮稱也周公聖人之德成王又若
復政一殷即堯舜禪讓之德成教化于成王又若
過之制作以爲法于萬世即堯舜放勳重華也設
若成王忘此大聖之德終以臣道處周公而等魯
于列屬天下亦無所大服矣後人反以成王爲不
宜賜伯禽不宜受恐當
日天下不服此言也

是故夏禘

反

秋嘗冬烝春社秋省

反

而遂大蜡

天子之祭也

此節因前止舉夏禘故補出三時之祭及省祀以見皆用天子之祭非止禘也夏禘當是春禘為一字此節解述之詞後人口氣故皆用夏時非周時也與祭統同○春社主祈秋省省飲也大略所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犬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幸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無明堂而太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庫幸由內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今魯庫門之制如天子幸門雉門之制如天子應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金口木舌發教令則振之所以警動衆聽

山節藻梲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明堂位

五

復廟重檐

平聲

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簷下復有板簷免風雨之壞壁

刮楹達鄉

去聲

以密石摩柱使之精澤故云刮楹達通也鄉窓牖也每室四戶八窓窓戶相對故云達鄉

反坫出尊

兩君好會反爵之站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而近南蓋獻酬畢則反爵于其上也凡物在內為人在外為出以站在尊之外故云反坫出尊言站在尊之外也

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崇高其坫以安康其圭慮有危墜之失也疏屏刻鏤于屏使文理疏通也

也乘路周路也

路與輅同輅車有轡和之車也鉤曲也車床謂之輿輿之前闕曲故名鉤車大輅殷之木路也乘路周之玉輅也言車言路各從時代之所稱也

有虞氏之族夏后氏之綬反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四者旌旗之屬周禮交龍為旂綬為纓以旄牛尾注於杠首而垂之者也大白白色旗大赤赤色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頰

白黑相間謂之駱此馬白身而黑鬣也蕃鬣赤鬣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明堂位

六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反殷尊

也犧象周尊也

虞氏尚陶泰瓦尊也著者無足而底著於地也餘見前章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夏爵名琖以玉飾之故字從玉殷爵名斚琖也書禾稼于其上周爵即爵形飾之以玉故曰玉爵

灌尊

灌鬯酒之尊也

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

夷讀為夷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夷刻畫雞形于其上故名雞夷餘見前章

周禮梓人爲飲器勺一升龍勺刻畫爲龍頭疏勺刻鏤疏通也蒲勺者合蒲爲匙頭之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開

三者皆謂柄頭之餘

拊撫搏博玉磬措拏拏八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

或拊搏或楷擊皆言作樂之事若玉磬若琴瑟大小中皆作樂之器差池言之皆互見也不必泥

世室者世世不毀之廟也魯公伯禽也卽比文王之世室武公伯禽之立孫也卽比武王之世室皆

卷之十一
明堂位
七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

此言魯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做虞庠。序做夏庠。瞽宗做殷學。拊宮做周學。米廩藏黍。盛米之廩也。瞽宗樂師。朦瞽之所宗也。類者半也。半于天子之辟雍也。

崇鼎。賈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此卽周禮天府所藏大賁鎮寶之類。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立鼓。垂之和鍾。叔之隴

磬。女媧之笙簧。

足謂四足也。楹，貢之以柱也。縣，縣于箕簋也。垂，舜臣叔皇氏，謂無句女。嶠，相傳謂上古女君。

夏后氏之龍箴箴虞距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周官梓人爲簣與楨曰簣楨曰虞所以懸樂器而
以龍形爲飾也崇牙者刻木爲之飾以采色其狀
隆然殿人爲施于簣虞之上以挂鐘磬周人又于
簣上畫繡爲黼黻之以登下懸五采之羽而挂丁
簣之角焉

有虞氏之兩敦圭夏后氏之四璉璧殷之六瑚周之

八簋

少年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有蓋有首也四者皆盛黍稷之器時王各有制作故歷代賣而用之但時代漸遠則古器之存者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楛殷以根矩周以房俎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八

梲，見前章。棋者，狙之足間橫木爲曲梲之形。如棋枳之樹枝也。房者，狙足下之跗，謂狙之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也。

夏后氏以楬苦瞎反豆殷玉豆周獻莎豆

揚不飾也。木質而已。獻尊刻畫鳳羽。此豆亦必刻畫鳳羽。故名也。

有虞氏服韍。弗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鼓者祭服之蔽膝卽褙也虞氏直以韋爲之無文飾夏世則書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

文以章爲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爲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明水者取于月之水淡而無味
禮則漸致味酒則味之成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此酌四代官數而節取之以賜爵非盡
四代官數也然雖賜之而未必用也

有虞氏之綬而追夏后氏之綱練殷之崇牙周之

璧璽

此皆喪葬之飾綱練見檀弓餘
見上章又嬰制詳見喪大記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
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舊註皆嘗此記之非以為誣換此篇自是誇大魯
國故每段結以天子之某事云云然實推原首段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明堂位

九

周公踐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天下大服而言也
故下文盡將周公所制天子之禮樂一一陳之以
見唐虞夏殷之制無不明備于我周家如此其盛
皆周公之德能如此故成王一一命魯為天子之
事守而皆得而行之誇魯所以誇周公也至未嘗
相弑相變自是說春秋以前事魯公武公之問此
書大約孔門所述不然誰有此學識故居春秋君
臣相弑禮樂刑政相變時而念周公未衰天下宗
魯之日蓋深嘆魯之壞周公禮制遂
不復見于天下也儒者何多管焉

禮記疏畧

大傳第十二

上蔡張熒分註

此篇記祭祀追王服術宗
族之大義故命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禘有四目以非四時常祀謂之闕祀以其及祖之
所自出謂之追享以此常祭為特祭謂之大祭以
猶事生之有享謂之肆獻禮名雖不同通謂之禘
祖之所自出始祖之父也今按經意本為王者明
分而言謂此禘唯王者得行侯國不得而僭之禮
制如此而禮之義則廣大深遠矣故孔子曰知其
說者之於天下如示諸掌蓋枝之茂者根必深流
之長者源必遠王者統一四海將傳繼子孫世有
天下而追養繼孝豈可自近代而止故必遠推始
祖所自出而祭之所謂培其根之至深而遠推始
于至遠也然世代隔遠功德容貌無由致思如在
之誠所以難也此非積誠致孝專精聚神而與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二 大傳

通豈能來格故曰饗者向也向之然後能饗焉先
王此禮蓋教子孫以逆水法也果能逆流而上則
順流而下莫之能禦矣故曰惟聖人能
盡禘之義惟聖人能治天下如示掌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

高祖

上言諸侯不得行禘禮此言諸侯以下有祫祭之
禮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者諸侯之廟也諸
侯之祫固及其太祖矣大事謂祫祭也大夫三廟
士二廟一廟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君賜之
乃得行而其祫也亦上及於高祖于者自下干上
之義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祫禮說見
制王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此言武王而退樂於上帝祈於社
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追王

大王宣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既事殺紂之後也。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莫告行主於牧野之館室。然後率諸侯以祭。告祖廟。遠疾也。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者。蓋為不可以子孫之卑臨祖廟之尊也。天子於天下曰臨。自上臨下也。祖廟皆加王。則不臨矣。

上治祖廟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考治昆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治理而正之也。謂以禮義理正其恩之隆殺屬之戚疏也。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天序族人以昭穆之位。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有禮義之別。則人倫之道竭盡於此。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

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二 大傳

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瞻者。五者一物紕反篇夷

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民不與。謂未及治民也。治親。上治下治。旁治也。理而不亂。謂之治。答其所施之謂報。升之於位之謂舉。任之以職之謂使。念之而不怠之謂存。終及存愛者。謂四者若不以仁愛根心而發。則與焉道無異存者。所以養此仁愛之心之功也。一得。猶皆得也。繆。謂也。物事也。紕繆。紕。民莫得其死。言五事有闕。國家之治亂也。人道申言上文之意。五者又以治親為先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

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權。稱錙。度。丈尺。量。斗斛。文章。典籍也。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服之色。隨所尚而變。易徽。旌旗之屬。徽。號也。器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器。衣服各有之類也。

章采。時王隨時異尚。雖與民變而革之。無所損益於人治之大。故可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

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四禮。人治之大者。變而革之。則大亂興矣。故不可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

別

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宗小宗也。合聚其族之親屬。則無離散陵犯之事。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也。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卑者為婦。尊者為母。尊卑以婦與母之名。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名分顯著。尊卑有等。然後男女有別。而無淫亂賊逆之禍也。蓋婦人尊卑。隨夫定位。故所主在名。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二 大傳

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

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屬。屬也。父之兄弟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為宜。弟之妻。不可謂之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母。以素昭穆也。故經為訊言以証之。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色介。同姓也。六

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彼列於上而戚單。於下。昏

姻可以通乎

此據服窮親盡。可通昏姻也。四世。高祖也。同高祖者。服總麻。服盡于此。故曰窮。五世。袒免。謂共承高祖之祖。父者。相為袒免而已。是減殺同姓也。六世。則共承高祖之祖者。并袒免亦無矣。故曰親屬竭矣。上指高祖以上也。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故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春秋諸國皆然。是庶姓別異於

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
餘并說見前篇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君無適昆弟使庶兄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更不得立庶兄弟為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已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庶兄弟之為士為大夫者立適公禮記疏畧卷之十二大傳六

子之為士大夫者為宗使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絕族無移聲服親者屬也

三從兄弟同高祖故服繼麻至四從則族屬絕無延及之服矣移讀為施在旁而反之曰施服之相為以有親而各以其屬為之服耳故云親者屬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去聲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

禮俗刑然後樂洛詩云不顯不承無斁亦於人斯此之謂也

總結通篇引前四語重率親上祖之遷者途遠宗之繼者無窮必知尊祖乃能敬宗敬宗則不離散也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而祭祀之禮嚴肅內嚴宗廟之禮故外重社稷之事知社稷不可輕則知百官族姓之當受官得其人則刑不濫而民安其生安生樂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有恒產者有恒心舍廉實而知禮節故匪心邪念不萌而百志成以成乖爭陵犯不作而禮俗一致刑猶成也如此則協氣嘉生薰為太和矣豈不樂哉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豈不尤顯而尊承千人人無厭敷乎引此以喻人君自親親之道推之而家而國而天下至于禮俗大成其可樂者亦無有厭敷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二大傳

七

禮記疏畧

少儀第十三

上蔡張斌分註

朱子曰小學之支流餘裔說
是言此儀皆少時所當學者

開始見現君子者辭意連下文姑斷爲句

記者謙言我嘗聞之於人初見
有德有位者之辭如下文云云

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敵者曰某固

願見罕見曰聞名亟器見曰朝夕誓曰聞名

曰見者之辭云某固願聞名已名于將命者之人
固如固辭之固若主人不即見已而必請之辭將

命者通客主言請出入之人不敢徑言主人故也
階主者主兩階賓主升降之人也蓋賓也下文有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所謂階主也主其
辭讓進退之禮儀也適者賓主敵體之人也則曰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某固願見于將命者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亦曰願
聞名于將命者蓋疑疎隔之久未必主人肯見也

至見數見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于將命
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于將命者若誓者未

見無問貴賤惟曰某願聞名于將命者無目故不言見也

適有喪者曰比姓童子曰聽事

適往也其辭云某願比于將命者喪不主相見來
欲比方于執事之人也童子未成人其辭則云某

願聽事于將命者謂
願主人以事見使也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孟獻子之喪司徒族歸四布則公卿之喪
司徒掌其事也故云某願聽役於司徒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

司敵者曰贈從去聲

他適以有事他往也馬資道途車馬之費謙不敢
質言本物玉藻曰凡于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蓋
謂是矣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買人敵者曰襚親者

兄弟不以襚進

以衣送死者謂之襚稱廢衣者謙言將廢棄之不
以敬也賈人議物價賤賤而主君之衣服者也敵

者則直以爲襚言矣凡致襚若非親者必由買者傳
辭將進以爲禮若親者兄弟之類則直入陳不

待買者而以爲襚進也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賻之親
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

命

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賜反芳風

馬入廟門賜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納甸甸甸甸也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田野所出
故云納甸也賜馬以送死者故可入廟門賜馬與

幣所以助喪故不入廟門大白之旗與兵車雖并
爲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於君有嫌故亦不

可入廟門此謂國君之喪鄰國有
以此爲賜者亦或本國自有之也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來賻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
擯者乃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立者之物與予立者之物皆不跪皆隨人爲禮
彼此相安其當然也若直情徑行而不顧人或有

跪者非
禮矣

始入而辭曰辭矣

賓始入門主人當辭讓令賓先入故擯者告主人
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也主階亦然不待言也

卽席曰可矣

及賓主升堂各就席。賓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卽席不須再讓也。

排闥說反。屢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

否

闔門扇也。推排門扇而脫屣於戶內者。一人而已。言最長者如此。餘人不可也。若先有尊長在堂。則屣戶內止許一人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

子善於某乎

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棄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三

不疑在躬不度

大洛

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

在躬者。凡躬所見任之事。不疑謂不疑所任之非。其事而專心爲之也。不度民械。謂不度民間兵器之利鈍。恐人以非心疑已也。大家富貴之家。有願心。恐人以僭竊疑已也。重器。謂國家世守之器。與凡人祖宗所傳之物。皆是。當謗毀之也。皆之人所深怒。故不可也。

汜埽

去聲

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鬚。執箕

席擗

葉

汜埽。廣埽也。拊。除穢也。鬚。帶也。席上不可用帶。席前也。擗。箕舌也。執箕而拊。則以箕舌向已。前不

可持向尊者也。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

平

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不貳問者。謂問之龜。書。吉凶。已有兆矣。吉則讓而從之。凶則懼而改之。不可再責。所謂不貳問也。此

問者之禮。問卜筮。問來卜筮之人。義者事之可否。志者心之隱謀。事可謂以命。義者事之不可問。但爲卜筮吉凶。不欲知人之隱謀。此卜筮人之禮。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理不將命。遇於道

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恤。特

踰等。祖父之行也。問年。婦若升。燕見。私相見也。不使。換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若遇尊長於道。欲見已。則面見之。不見。則隨。隨。不欲煩動尊長也。不請所之。不問所往也。若于尊長之喪。則待主人哭之時。而往。不非時特。弔。處尊長特爲已勞也。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

侍坐于尊者。若不使之執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

不畫地手無容不娶也。寢則坐而將命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四

案前侍坐。言手無故畫地爲不敬。弄手作容亦不敬。揮扇亦不敬。皆謂手容宜恭也。若當尊者寢臥之時。而傳命必隨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尊者也。

侍射則約矢

凡射必二人爲耦。耦在中庭。箭倚於楅。上耦前取一矢。式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矢。若早者侍射。則不取更迭取之。但一時並取四矢。故謂之約矢也。

侍投則攤矢

投壺之禮。亦賓主各四矢。尊者則委四矢於地。一取而投之。卑者不敢委于地。故悉攤抱之也。勝則洗。而與以請客亦如之。不爲不擗馬。

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弟子。酌酒置於壺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勝者之弟子。酌酒置於壺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勝者之弟子。酌酒置於壺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

常獻酬之爵也馬者技藝之勝算推者進而取之也制每一勝則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若一勝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馬者取彼之一馬足成已之三馬今卑者雖得二馬不敢擅取尊者之一馬以成已勝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拖徒

反諸臂覓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

執謂執轡也凡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車而車未行也劍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以君在左僕則僕執之申之面者言垂綬也正綬君所執也後步者防馬之逸也朱子曰既言以散綬升則提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綬而撫綬末於帶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綬升之後君方出而執車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綬而地諸僕誤矣又疑綬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禮記疏畧卷之十三少儀五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見不見由人故宜請退不退由已故不請朝廷罷榮之地人所競進以能退為賢故於其出曰退燕遊不可以久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故也○罷讀如勞苦為甚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故也○罷讀如欲罷不能之罷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展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此因上節不請退而又記請退之禮如此還轉動之也示欲辭而起揖玩弄而生光澤也示欲佩而行還展謂轉而正之示欲著而出曰早莫與欠仲說見曲禮要皆君子倦已之客故已雖請退不禮也

事君者量去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去

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去罪也

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后事之則進可行而身不辱或任人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後行上無怨下遠去罪也

不窺視不旁視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視人隱密之處恐有伏姦也不旁視者不正與相狎而浪言飛語從旁嘲刺最深人心之弊也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賈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戲笑侮慢

禮記疏畧卷之十三少儀六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諛所諫有亾而無疾頌而無諂諂諛而無驕意則張而相去之廢則墀而更平之

謂之社稷之役

此於為人臣獨增一下字正見此節皆下字中義也諫以止君之過忠也諛則毀其非而棄之矣臣者諫不從而逃去義也疾則惡其人而欲去之君有美則公頌之而諛則自獻之私諛君受諛則已宜忌之而諛則沽直以自矜諛疾諛諛皆非為下之禮故曰無事施而不力為息張而相之則君無失德事相壅而無用為廢墀而更之則國無廢事張相壅更此皆為下之分故曰役

母拔蒲來母報往

朱子曰按是急走劍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劍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兩句文義猶云

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大
急歡喜去就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懶則速
去之矣所謂其進
銳者其退速也

毋演神毋徧枉毋測未至

神宜敬而遠之語端求福則愚矣邪枉之事宜更
改將就遠徧則福矣逆料未至應亦不幸而中不
應則作聰明可耻
人以爲僞矣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德謂常德如至德誠德孝德之類藝謂六藝五禮
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是也依者守其常而不
離游者適於用而不滯工匠作也法謂規矩尺寸
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
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後身之所由
與有說蓋請論變通之道焉

毋營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七

皆者毀其不善也皆衣服則志鄙皆成器則材壞
言語之際宜有所本疑則闕之不可以已身硬正
其言語之
是非也

言語之美五美字皆讀爲儀然穆穆皇皇朝廷之美

濟濟上翔翔祭祀之美齊齊如皇皇讀如字車馬

之美匪匪非翼翼和之美肅肅雍雍

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
人之齊翔翔者翕張之善齊齊致齊而能定也皇
皇有未而弗能也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
有輔肅肅唱者之敬雍雍應者之和此即保氏所
教六
儀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
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

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
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采能負薪

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皆是也御者六藝之
一國君尊故以社稷言樂人之事如周禮樂德樂
語樂舞之類大司樂以教國子者上者正其善否
大夫下於君故以教子言士賤則以耕與負薪言
此與曲禮一
義特辭異耳

執玉執龜笑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

者不拜

說見
曲禮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

喪主則不手拜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八

肅拜拜低頭如今婦人拜也手拜手至于地而頭
在手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雖君
賜之重亦肅拜而受爲尸虞祭爲祖姑之尸也爲
喪主謂夫與長子之喪爲喪主則種福故不手拜
若有喪而不爲主則手拜矣或
曰爲喪主不手拜則亦肅拜也

葛經而麻帶

婦人遺喪卒哭後以葛經易首之麻經
而腰之麻經不易故云葛經而麻帶

取俎進俎不坐

取俎就俎上取肉也進俎進肉於俎
也俎有足立而取進爲便故不跪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皆敬心之所寓無事
不敬無虛不敬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旣燕則有之

既脫屨也凡祭通君臣上下為言也祭主敬或于室中或于堂上皆不敢脫屨屨者燕安之時脫屨坐而相親故燕則有脫屨禮經天子諸侯有坐尸于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脫屨升堂

未嘗不食新

嘗者謂薦新物于寢廟也
未嘗則孝子不敢先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旋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君子或升或下僕者皆授之綏始乘之時君子獨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升僕之禮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授君子下車而步僕者乃得下車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也貳車朝視之副車也朝視尚武故不式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九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云卿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者或周禮成而未行亦或異代之制也服車所乘之車也馬有老少車有新舊皆不可齒次其年歲賜錢所佩之劍也弗賈不可評論其所直多少之價也曲禮云齒路馬有諶此皆貴貴之道以廣敬也

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

乘壺壺也束修十脔脯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鼎肉肉之已解剔而可升鼎者故可執也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加者不止一雙也委其餘陳列於門外也

犬則執纆反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

名

纆牽犬繩犬有三種守禦宅者曰守犬田獵所用曰田犬充庖厨所烹曰食犬

牛則執紼反馬則執鞿皆右之

紼紼皆執之以牽者右者以右手牽由便也

臣則左之

臣征伐所獲民虜也左之以左手操其右袂而右手得以制其非常也曲禮云獻民虜者操右袂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十

車則說綏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棄

奉土

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古人獻物必有先之者如左傳所云乘常先牛十二之類是也袒開也棄

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臂執拊

蓋輕便手執也執弓衣拊弓把左手屈弓衣并于把而執之而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

左手承拊

劍則啓橫蓋囊之加夫執劍與劍焉

啓開也橫劍匣也蓋者匣之蓋也囊得合也夫禡劍衣也開匣以其蓋得合于匣之底下乃加禡于匣中而以劍

置禡上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京領杖琴瑟句戈有刃

者句棨句筴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句笑授

拊凡有刺次刀者以授人則辟偏刃

修膳也直藉而苞裹之茵稱也穎警枕也笑著也

箭如笛而三孔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

陽之義也授穎句刀句也句制曲刀也拊

刀把也辟偏也謂不以刀正向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先刃刃向前也後刃入不以刃向國也左陽生道也右陰死道也左將軍為尊其行伍皆尊尚左方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誦計軍旅思

險隱情以虞

禮記疏畧卷之十三少儀十一

恭以容言敬以心言謂者辭氣明盛之貌軍行宜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上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歎小

飯而亟棘之數朔噍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先飯猶嘗食之禮也後已猶勸食之意也放飯流

歎見曲禮小飯則無噍噍之患亟之謂速咽下備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儀爵皆居右

疏曰鄉飲酒禮主人獻賓之爵賓受莫辭于薦東

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解于賓賓莫辭

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解以酬主人是其飲

居右也介賓酬也酢客酌還答主人也俱稱人來

觀禮副主人者也鄉飲禮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鱠奇祭臘許

辟濕魚從後起則膾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

魚則進首也腴腹下肥處鱣在脊冬時陽氣在下

夏則陽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

凡齊去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凡調和鹽梅者以右手執之而居羹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此言相禮者為君受幣則由君之左

禮記疏畧卷之十三少儀十二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

右軌范乃飲

此一節明為尸之僕祖道祭軌之宜酌尸僕如君

者當其為尸則尊也軌較末也范較前也其在車

以下尸僕受酒法也左執轡者尸位在左僕立于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羞在豆則祭之豆間之地俎長

君子不食園葵腴

周禮園作葵謂犬豕也腴腸也犬豕亦食米穀其

腹與人相似故不食其腸愚按此有三義一避穢

不忍食其所養之虞以養仁也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小子不敢與尊者並禮故行步舉爵皆異於成人也

凡洗必盥

洗爵也盥洗手也凡洗爵必先洗手示潔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

提猶絕也心中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必手絕以祭也不言豕事同可知

凡羞有涪者不以齊

涪太羹也太羹不和故不用鹽梅之齊也

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

充茂反祭耳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三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尊者謂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爵在東嚮之西南北列之設尊者左尊西而向東以右爲上酌者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爲上二人俱以南爲上也上尊在南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尊壺者面其鼻

尊與壺皆有面而有鼻鼻宜向尊者故云尊壺者面其鼻言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也

飲酒者襍者醢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肯羞

襍米而飲酒也醢冠而飲酒也折俎折骨體于俎也醢醢小事爲卑折俎禮盛故醢醢而有折俎則不坐無俎則可坐也步行也無算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省庶羞若正羞醢醢則飲酒之前得省之

牛與羊魚之腥羶

泥涉反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羶而不切麋反俱倫爲辟壁雞兔爲宛脾皆

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

羶而切之者謂先羶爲大羹而後報切之爲膾也餘見內則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燔亦如之尸則坐

有折骨體之俎者若就俎取肺而祭之及祭竟而反此所祭之物於俎皆立而爲之燔燔肉也此肉亦在俎其取祭與反亦皆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者言不坐者賓客之禮耳尸尊祭反皆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審名義是無知之人矣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

爲獻主者執燭抱燭

側角反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四

獻主主人也人君則使宰夫燭未燭之炬也飲酒之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畧此三事一說執燭在手故不得兼爲之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

辟反亦辟二而對凡奉進洗盥之水與執食飲以進之時不可以口氣直衝尊者若尊者有問則偏其口而對仍勿氣也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

爲人祭攝主也其歸胙將命之辭言致福謂致其祭祝之福也曰膳則著味而已

耐練曰告

言告其事也耐練之喪亦饋孔子詳肉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

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犬牢則以
牛左肩臂臠奴道反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

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膳告承上文而言臂臠肩脚也九箇自肩至上至踵折爲九段也周人性體尚右右邊已祭故獻其左

國家靡平聲敝則車不雕幾新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鏤

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靡敝者財力靡散民庶彫敝也蓋師旅飢饉之餘雕刻鏤之也髮漆飾之職限也者縛紲之名不用組以連明及爲秣帶也以穀食馬曰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圭

禮記疏畧

學記第十四

上蔡張沐分註

學記者孔子之書記古大學教人之法也若大學則言其道也學記教人學此道也故篇中備述大學設計之法及教者學者相資之益施受之則雖似粗述而實妙道於器者也教若失其法則道無由而成與大學實相表裏爲一書而異其篇耳漢儒失其大宋儒重道而遺器則遺說矣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諒小聞去聲不足以動衆就賢體

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由學乎

憲法也即大學明親之法則在上立法曰憲在民能之曰善良善良出衆曰賢我偶與發思慮而在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於古意乃即以已之所思求民皆爲善良此足以小有聲聞不足感動衆人爲善之心也蓋在已未學故無由感動也若民有善良出衆而爲賢者就而尊禮之賢有與我疎遠者亦體而親近之此求民之心較前爲尤誠矣然足感動爲善之心又未足以化民之不善而實爲善也蓋無造就斯民之實故無由化也如欲變化其民爲賢良而成風俗其必由學乎設立學校自學以教人學自不容不學即明親之道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爲先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

乎

不學則不知明親之道不知道則無以爲善成俗故古王立國以君其民必先設學校教民爲學知道所先者此而化民成俗則其後焉與常也商書說命曰人君一念自始至終唯常在於學念則心

實爲之非徒文也終始則專一無二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允命曰學效學半其此之謂乎

雖有明親至善之道我弗自學亦不知其所以善將何以教人是故必學然後知已之不足也必教然後知多所困窮也知已之不足不容不自反求爲人所困益不容不自強以求通矣是欲教不可不學欲學益不可以不教教學故相長也允命曰教學半效學之益各居半缺其一是不兩不成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當作有序國有學比毗鄰

反年入學中平聲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視敬

禮記疏畧卷之十四學記業樂五教反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而民間八歲入小學皆於此受之也五百家爲黨黨有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教黨庠所升之人也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皆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鄉學所升俊選之士焉比年之期言之若元子輩則難拘三年也中也就升士之期言之若元子輩則難拘三年也中也就離塾也經載籍載古人明親至善之事也離塾附麗於經以爲業也辨志學以立志爲始先辨明學者之志使一於經然後可以習此經之業也三年所視第二次考校也敬業則業有所麗而進德不孤而業不能遷矣樂羣則業有所輔而進德不孤矣五年所視第三次考校也博習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養其德不止敬業矣親師者師屬而親之

則心有得而所養者醇於樂羣又進矣七年所視第四次考校也論學辨論得失以窮其理不徒博習矣取友博訪四方高遠之士以資論辨則益窮事理之廣大矣謂之小成者三年立志五年窮義七年窮理識力已卓然矣故爲小成九年第五大考校也知類通達凡窮通得失不齊之類又能知其一致之理則通達變而不滯是知天矣強力不反理趣深則力日強力行所得終身可不失也故謂大成拔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而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升學樂正掌之崇四術立四教就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諸侯子皆入焉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而後爵祿之此謂小成者就俊士之有造言之也此謂大成就造士之秀可升於司馬言之也大成則皆官材而將爵祿矣又按王制司徒以六禮節民性以七教興民德以八政防民淫以道德同民俗富塾與庠序中未嘗無詩書禮樂乃至入學始離經辨志蓋初一大考視正即驗其鄉學中禮記疏畧卷之十四學記三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魚起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化民就自成言人各自明德修身也易俗就統成言則已變爲齊治平之俗矣蓋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爲塾師爲黨正爲州長則其實學又各足也典起實教民被其教者自化爲善良而成風俗也近者得與教學之外是也功効如此其大此所以爲大學之道也蟻子昆衆術學遠也蟻子見大蟻術士之術時學之遂無相異而又傳其子焉而人又學之甚相類也

右第一章言立學設教之大義學制考校之大法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先聖先師之道也道即明親之道常服玄冠今加皮弁服制以肅古為尊皮弁是也芹藻之菜備饗而講至敬也

宵小雅肄三官其始也

富祭菜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華三詩而肄習之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始有為君任使之勞既有為君燕樂之樂故於學肄之以勉厲誘諭其初志也凡立學教人皆為選拔官才使之異日為君教化百姓也其始本有官之意故曰官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所習之業如詩書禮樂之器物也不鼓不敢徑進遜之也鼓之不敢退樂之也每於入學必擊鼓發篋示循節以進為遜其業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四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夏楚也楚荆也梟員楚方以二物為朴刑以警怠忽虞書朴作教刑是也收威收斂威儀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必能端謹嚴饒則志常一心故七倫獨於收威用刑者學於此為重亦獨此為難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禘夏祭也五年大祭之說誤禘而後視學其期然也視君親考校也每中年考校時必於禘後行之蓋春夏之後人將倦矣學者之心志有優游有餘之意然後視之恐其一被促迫則不能有成此為人君言也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時常令其有所觀感而不即告之以所不知如遇事遇物則指示考問之而不告所以恐告則心浮

淺而無自得故以存其心也心含衆理思則得不得存其心思之謂也

幼者聽而弗問學

石渠王氏曰此不躡等也

幼者於師之所傳疑信總宜聽受考信實疑皆後日事不可輕便逞聰明以肆為暢達之學如此是交關等級將來必由弄成裂偏執執成是也

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倫序也以上七事皆教人之大倫序何謂倫序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言學所以學為官也官先事而學之時未為官而為士士之所志即官之事故先志也此七者皆官事未形而先存養其志故為倫序若不先養以志而即命以事則失其序矣

右第二章教之大倫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五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何

操縵

莫半反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上不能安詩不學雜

服不能安禮不與聲其藝不能樂反五教學故君子之

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時教四時之教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如春誦夏弦秋禮冬樂之類正義正所教之一也也春秋非誦不事詩書冬夏非弦不事禮樂但一也必專教一業以為正而其餘則以餘力旁及可也然則心泛用而力不專學無序而業鮮成矣退息燕居不在學中也居學凡時教之正業正須於燕息時習學之也弦詩禮即時教之正業操縵博依雜服即退息之居學安者心與理相通熟博用而安適不惑也必退息時常學習不厭乃能至博依似常操弄琴瑟之絃也安絃則於絃調熟矣博依似常操弄琴瑟之絃也安絃則於絃調熟矣

曰博其於理極貼切曰依則不可不於退息學其
博依也安詩則於詩無危疑之辭理矣難見升
衣裘之類各有吉凶實軍嘉之殊制極爲繁雜
者不於退息時考稽古文詳明時制而於行禮之
際必有彷彿而不知其安者矣與奮作也息其業
曰樂樂好學也退息時不自奮作也息其業
於何而求好學之日乎則終不能矣上三者本
引以例其餘故又以此泛語完之故君子之於學
也藏於學中則有所修治之正業焉其所習者專
而志不分息於家則有所遊藝之居學焉其所養
者純而業愈熟二者不偏廢而退息若重者進有
嚴師退易廢也大學不言詩書禮樂學記不言身
心意知通寓於器也舉其器而道
在矣故有大學不可無學記也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
離師輔而不反也兗命曰敬孫去務時敏厥修乃來
其此之謂乎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六

藏修息遊無時非學則所業者熟而志氣日親自
不以學爲苦而以學爲安也師爲學之宗自不容
於不親友爲學之輔自不容於不樂道大學之道
也安學親師樂友於大學之道自深有所信而不
惑矣不可拘文作兩對講也道既有得是以雖離
師友而業自有進而無退矣敬則心專一遜則進
有漸時敏則勤不輟厥修乃來則其明德修身之
益如有源之水來而不窮也兗命本作遜志務時
敏即志也

今之教者

申其佔

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

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
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
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
之由乎

呻吟語也佔視也畢簡也訊考問於人也言自講
說也今之教者但令學者吟詠所佔視詩書禮樂
之簡牘不實習其藝業如是則與退息之居學只
矣口耳之習自是貪多所以一時相與多發問
辭以考究學者而自所陳說亦一時相與多發問
數皆詩書禮樂並及無待也如是則與時教之正
業異矣多與數是欲學者驟進而不可久安一藝
未諳又參衆藝自不安矣從仲仙畢而不令操履
博依難服以與其藝是使人不山其誠不從實習
學欲以虛文求得是不誠矣學者各具材質安而
進之誠而使之自足以盡其材而有成如是雖有
長材皆以荒博浮誇了事豈能盡其長乎其施之
方也悖於常理其求之效也拂於人情故隱廢其
學不願自表見疾惡其師而不相親苦其學之難
其轉而背去之必速亦不以所教爲可法矣

右第三章明正業居學之益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七

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
也

禁於未發之謂豫不待私欲之既萌而早施禁戒
於平日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於幼時教之蒙以養
正之義也先正有說不必以年歲斷所見者狹下
文勤苦難成說不去矣陵節雜亂施教難以特循
漸進也相觀從有善則此可效互相摩切也未發
便是豫當可便是時不陵節便是孫相觀而善便
是摩

發然後禁則扞格

胡客反

而不勝升時過然後學則勤

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遊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
者教之所由廢也

力壯他說曰：「力」上一意曰：「格」，不存者於平日待發而後發，雖有善者，弗能勝其格矣。時過然後學，志已就於卑弱，力已成於頹廢，然後為學，雖自能勉，若亦難為成矣。壞非也，務此失彼，則非求舉則亂，無從而修之也。無輔曰：「無聞」，則故寡聞也。則曰：「無聞」，則日以無聞，則謀自逆其師之教矣。然則曰：「無聞」，則日以無聞，則謀自逆其師之教矣。邪？後全廢其學之成功矣。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教喻，教人而使之曉喻也。以四典之法，道引之，使自進，弗即牽之以強速其進，如是則和樂矣。有不能者，然後強教之，使進，又弗遂，取抑以爲不足教，如是則猶易之而不畏難焉。又不能者，然後爲開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八

其從入之端而亦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是則足以發其心之思慮，可憤興矣。和易以思，則既不危阻，又起發其志意，有不喻教者之意而相從者乎？故可謂善喻。

右第四章大學之法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失多者，爲浮靡，失寡者，爲固陋，失易者，爲狃進取，失止者，爲一得。此四者，各人心中隱隱自是，若不可與同之人，而實不自知其失也。故曰：「心之莫同也。」處難見而可知，知之乃可央其隱，而使失其是，以救其失也。如此爲失，反此爲善，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欲長善者，教其失，善自長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

而達，微而臧，率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學者之失，在心。教者救失，即無事直揭其隱，既有惑，則不可明也。亦以我志之所在，隱示之，使思而從之，繼之耳。故善歌者，使人繼其聲，爲其失在聲也。若善教者，則使人繼其志，爲其失在心也。繼志奈何？其言也簡約，似未明我之意，而學者已達其意之所在矣。其言甚隱微，以無教於學者之失，而己潛發其失，而之於善矣。臧，善也。約與微，猶實言耳。若并未可以隱約得者，則用此方他物，他事以曉之。如此不大聲色，而我之志明，學者自繼我之志而爲志焉。殊民救失長善之迹，故曰：「可謂繼志矣。」

右第五章言教失繼志亦大學之法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九

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難易，學有精粗，精者至之難，粗者至之易也。美惡，學者氣質不同也。博喻，多方善誘，即上文不一之法也。長，一官之長也。師長君皆行教之人，而皆當博喻。但學而後入政，未開以政學，故必自師始。故師所以學爲君也。擇師，即所以擇君，可不慎擇師乎？師來也，總衆曰師。三王四代，謂虞夏殷周之君舜、禪禹，以禹文，教敷四海，克總厥師，湯武天與人歸，亦以此而已。雖擇君也，實擇師也。

右第六章言爲人師之重且難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

嚴尊也。師道猶君尊。師自同尊。君學之道正。此爲難。若嚴師則師乃嚴。師嚴道乃尊。尊民方知敬。學矣。故君有不臣其臣之時。爲師也。大學中有師道。天子不以北面臣之禮。有定制。所以尊師也。此見擇師固難。而尊師亦不易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

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

節目及其久也相說如字反以解下介不善問者反此善

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

大罵待其從春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

背進學之道也

庸功感師之有功也。怨怨師之無功也。先其易者大綱也。卽定靜安慮格致誠正之次中庸所謂未發孟子所謂存養是也。大綱既明。節目雖有未曉矣。此所以師達而功倍也。不善問者反此。直在節目。理會。終難通貫。如先修五達道而緩三達德。先三達德而後所以行之。一是也。此所以師勤而功半也。然學雖有善不善。要存乎師之善耳。善待問者。如所問者節目。姑卽就節目告語之所問者大綱。亦卽就大綱告語之。不必拘大小爲先後。待其從容。鉅於小有所明。大亦有所明。但於大小之關。不能辨斷。落實然後盡我所欲言。而助其不逮。此離功不必倍。或亦不至無所得而興怨也。不善答問者反此。所以不免無功。而且怨矣。此皆委曲造進學者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聞

記問誦記古冊以待學者之問也。如此之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限於小則不能言大。限於大又不能盡其聲。聲則我所自得。本末精粗一致之所發也。故不足以爲人師。必也聽人之間。因而語之。不拘典要也。卽小鳴大鳴。從容盡聲是也。若有力不能問者。然後我自語之。而不必因其問也。語之不知。不曰知之何。亦莫如之何矣。雖舍之可也。

右第八章明師弟問答之宜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

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冶陶鑄金鐵使之合一裘補續獸皮使之合一陶
器之技精補綴之技粗而類可相求也弓柔治牛

角使之曲直。箕柔治柳條使之曲直。治角之技難治。柳之技易。而願可目求也。良治必使其子先學。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十一

爲裘良弓必使其子先學爲箕先其粗者易者以

學夫持者難者學以漸而可成也始欲駕馬者不驟駕之必先繫於車後使相觀習不疑漸可服駕

而閑與奮矣人皆無志於學者徒以學迂遲而無捷效豈知其必成者正在此迂遲耳

君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下之。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宮。

五宮弗得不治而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覩

古之學者無非迂濶爲有成也物本不一連比而

使之類本不同。醜校而使之同。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終不和其聲矣。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

得終不章其色矣。學五聲五色者，焉能以鼓木爲迂而無當也，而舍而不用乎？學無當於五官，五官

弗得學以修之則耳目口體終弗治矣師無當於五服之親五服之親弗得師以講習其義終弗親

右第九章。明教授之有漸。戒欲速成之弊。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
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
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君子孔子也孔子記古大學之法已畢而附是言以明其本大之爲言者本也所學者本故大人以心性爲本無理無事不自此生焉得不大德理不備得於心也專知一職曰官學大故德大無理不備于心自不止一官之長道者德之發德大則道大所用皆通自不僅一器之用信者人之信從我也相要曰約心性乃天下人之公理此修則彼效故學大則信大不待要約人盡信服矣所謂化民者也風俗之所成曰時信天故時亦大信不待約而自信則時亦不待齊而自齊矣所謂成俗者也人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士

欲速見小往往貪節目而無志於本察乎此則者
可以有志于本矣故又取河海以譬之河爲海之
源源爲河之委河源混混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也故三王祭川皆先河後海不相變異
以其或爲源故先之或爲委故後之也此之謂務
本本者實在大學明德其功夫在於定靜安慮致格
誠正皆心性中功夫故爲本於此可知學者若不
於本是學而節目之是義則曲細之儒不足取矣

右第十章歸於務本

禮記疏畧

樂記第十五

上蔡張仲

樂記一篇乃孔子反魯正樂所作也通性
之微達乎天人之故而歸於治化之神其義理
深邃文辭淵博非聖人孰能脩之至名物度數
雖關焉不詳特其形而下者也有王者起召藝
巧之士好古之儒考故府遺器搜天下疑文自
能爲之儒者又謂雅頌得所爲正樂之實其見
淺矣亦牽強無切者祖述
樂記未知爲聖人之作故也

樂記未知爲聖人之作故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旂。謂之樂。

此論音樂之別音則自生樂則有作者也音者民俗之歌謠樂者人君之制作後文總發揮此節之

禮記疏

卷之十五

策記

意陳韓氏云凡聲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動於外而生人心虛明之體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爲聲所謂詩言志也聲之辭義輕重相應自然生情而高下之變所謂歌永言也變而成歌曲律節制其宮商角徵羽五音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比合其音而播之八音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千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
其哀心感者其聲噍焦色介反以殺其樂洛心感者其

其哀心感

感者其聲唯

以殺反色

其樂

心感者其

聲譁昌展反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

聲
反

以緩其事

心感者其

聲勢以背

其意凡屬

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厲其愛心厲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屬於物而后動

者其聲和

和以柔六者

有弄性也屬

於物而足

不剪

此論樂所由作起於人心非強作也比音而樂之固由音所生也然溯其本源則起於人心之底物

是故先王慎所以處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去聲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禮記疏畧卷之五樂記

禮樂刑政四者事雖殊而
其致則一歸於慎其所感而已

凡音者生入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此論音生於感之實凡民間歌謠發於人心之哀樂人心之哀樂由於政治之得失故聲音之道與政通而慎固有不不得不然者矣聲成文者五聲和以十二律則成文公國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極故聲悲哀而不思治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規。懣。昌制反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隳。昇。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官商角徵羽五聲皆就人聲說舜典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聲本歌聲也歌本乎言言
本乎志然後以律和之舊解遠以聲屬律者誤也
凡人之出聲必由內而發外有自然之次敘一定
而不可移始曰宮喉音也大曰商喉音也大曰角
舌音也大曰徵齒音也大曰羽唇音也聖人作樂
本其自然之次而命以是名又遂以宮爲君象發
號出令之最始也以商爲臣象人臣承宜君令也
以角爲民象政令之所被及也以徵爲事象民應
上之所徵求之事也以羽爲物象事之所用之財

物也。夫人聲那有君臣民事物處。而聖人因愼感作樂。而敢爲作之。遂有此義矣。欲以感人。使人觀此口中之聲。歌居然有此五義。不可陵犯。要以使人重此君臣民事物耳。於是又恐其易於陵犯。每揭在口。無以正之。又取天地自然之聲。制十二律。應十二月氣候之管吹以成聲。以人之五聲配合成調。然後五聲可以不亂。而順其敘也。故曰。無怙憑之音矣。怙憑執着偏專。不均平之病。此總言先王因愼感作樂。使人相習之久。卽一言一聲。無不以君臣民事物五者爲心。而不敢紊亂其大。此聲音之道。與政通之實也。故宮亂則音荒。知其君必驕。何也。君而怙憑於君。而驕焉。不以先王之法自制其身。又何官音之不敢寬而亂乎。故聽宮聲。可知君也。商亂則音陂。陂偏也。知其臣必壞。何也。臣而怙憑於臣。而壞焉。敢於失壞。先王之法。以敗其職。又何商音之足顛。不陂而亂乎。故聽商音。可知臣也。角亂則音憂。知其民必怨。何也。民而怙憑於民。而怨焉。君若臣。不飲行先王之法。以樂其民。又何角音之足念。不憂而亂乎。故聽角音。可知民也。徵亂則哀。知其事必勤。何也。事而怙憑於事。而勤焉。若

若臣不肯遵先王之法以省其事又何徵音之足惜不哀而亂乎故聽數可知事也羽則危知其財必匱何也物而估過於物而置焉若君臣既素廢其先王之法不欲節其財物又何羽音之足恤不危而亂乎故聽羽可知物也若宮商角徵羽五者皆亂高下清濁無有倫次送相陵犯謂之亂慢先王之制作棄法敗律而乖天地之和其不以君臣民事物為心又可知也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嘒至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此引作亂公之音之証此近也証其為不敬則亂也鄭自五公子爭國大亂禮義廢而淫風行衛自宣公淫亂淫風大行所以二國之音廢棄先王法度信口任情聲調極其淫淫不敬之甚桑間濮上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四

地名史言衛靈公舍於濮上夜聞琴聲奏之音平公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濮水之上也是師延逃亡在彼其音有流傳耳若臣皆不理政事故政散失而民流蕩無所統治也無理曰誣無理於上而任行已私乃將亡之情形也鄭衛桑濮之音皆起民間一時淫聲所向殊為新開厭時君之聽故被之管弦登之朝廟耳猶後世優戲朝廷或向之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樂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此總結音樂見樂中有禮而禮樂所以並重也倫理君臣民事物之倫類各有其條理次序也凡五音生於人心是謂言志歌永言聲依永有宮商角徵羽自然之文而美觀者也樂者先王此音商角作以十二律和之五聲使君臣民事物無不有其條理也知聲而不知音耳但有所聞而不知清濁高下之音知音而不知其教為不知樂若知樂必通倫理之君子審聲知音審音知樂審音知樂審音知樂政即前文五者亂不亂之說政者正也而治道已盡於樂矣是故聲音樂皆相因而可通知者也至於知樂而倫理通又已及於禮矣禮者倫理之節文樂從禮制禮從樂成樂成於禮禮者得也德不虛稱故必禮樂皆得而有本有文體用相循乃謂之有德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餽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如字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去聲有遺味者矣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五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去聲而去反人道之正也

以下多並言禮者禮樂本並行未有不行禮而作樂者樂之聲謂天子祭視之樂食享之禮亦謂天子之朝聘有享禮有食禮也雖極隆盛究不肯越其音蓋其味清廟謂文王之廟瑟練朱絲以為之則聲重濁疎通也越瑟底孔也疏而通之使其遲緩聲重而遲是質素之聲倡而通之使其倡美遠者音不盡於此此外尚有遺音也尊以玄酒為尚俎以生魚為膳太羹無滋味謂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此非致味謂味不盡於此此外尚有遺味也嗜音貪味人之大欲存焉感於此禮樂以節之則好惡之私心為之一平而歸於人道之至正人道即倫理倫理所在不致以私意害

之倫理不在不敢以私好好之
豈非平好惡而返人道之正乎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
躬天理滅矣

性者心之生也人生有靜時方物感未至此心生
機含虛在內而未動此天命人本然之性至善者
也迨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本生生之理感物
未有不生欲即性之生也此由天而之正至善
之發露處下文言其實方物感至善之知覺自
足以知之遂生出好惡來知善自好知惡自惡知
在內性也知好惡形於外亦性也此所謂天性也
也何嘗有不善乎知字最有力量知在靜中天性也
主於此知以知物則天理為主而外感之物受裁
於內故無不善也若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
能反入身內以節制外感天性之理乃滅公矣是
生好惡者性節好惡者亦性也得其半而失其半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六

天理
故滅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
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
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
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
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此下又釋好惡無節而天理滅之實物之感人無
窮句最重人一日間不知多少物感好惡無節任
感而行日漸月浸豈復尚有本來之我哉人化物
人化爲物也所好所惡皆非我之本心是物感
爲主而我爲所化矣悖逆不順詐偽不實屬心淫
佚縱欲作亂反常屬事感物而動即人心惟危反
躬節內即道心惟微物至人化人心之無節欲以
欲道心沒矣天理之道起於人心之無節欲以

亂反治則亦不
難得其要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
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
男女也射鄉食餼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
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
王道備矣

人爲之節者人不能自節於內則以禮樂感之於
外而節之數自生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散故爲衰
麻哭泣之意以節之禮而樂存焉因其好逸樂而
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爲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而
禮存焉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爲昏姻
冠笄之禮以別之而樂存焉因其射鄉食餼之禮
而樂存焉節和別正皆節之意政刑以輔禮樂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七

行而防其弊王通備者所以
使之反躬節內之道至詳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正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
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
民治行矣

此論禮樂相須偏用則弊樂主和而無異故同禮
主序序不一故異非同不親非異不敬故相須也
樂勝則離不以禮節之禮勝則流不以樂和之樂
以合情自去離之樂禮以飾貌自去流之樂禮曰
義事之宜樂曰文之音之雜禮以義起不能不別貴
賤之等殺樂此衆異以爲同自通上下之和睦取
於禮樂者爲賢則好之悖於禮樂者爲不肖則惡之
故好惡以禮樂而著而賢不肖之別亦於此而別

一段之義

則禮行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八

長長

海之內

並名與功脩

其時禮樂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九

者述作之謂

聖述而不

則暴明於天

此論禮樂
和大禮與

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
言也聖人之禮樂與天地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
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
之動而生物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而天地之
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實氣而有秩故羣物皆別
而成也樂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故
動而屬陽樂音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地之
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實之為也過制
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物之成者復壞矣故亂過
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
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與禮樂以贊化育也
按禮樂有兼效天地處以用言有分效天地處以
體言用故舉其功體故舉其樂過制
禮不以和行過作樂不以禮節也

論倫無思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
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十

與民同也

此論禮樂貴有自得論者雅頌之辭備者律呂之
音其辭之足論者有倫皆主和而無思此樂之
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官主
乃與樂之情實相稱中心之無邪正行之無邪此
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為行禮之
宰制乃與禮之體實相宜此人君之所自得也若
夫施於器數發於聲音用於祭祀則衆人之所用
知也方氏曰金石特樂而已統禮以為言未有用
樂而不為禮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
備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執亨 而祀非達
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
則憂禮粗則備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備

其唯大聖乎

此論禮樂本於治功之義樂象所成之功而作之
功大樂自不容不備禮因所定之治而制之治既
詳辨禮自不容不具千戚武舞也自舜有之然
人之所用自周公有之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
也其各因所處之時功不同樂自不一至舜征有
苗班師振旅之事象之作樂自有千戚之舞所以
昭謙德非強公相成王致太平治道隆盛飲食豐
多又念熱烹之美豈獨不可共之祖宗於是熟烹
而祀以致孝享非強設以達禮也若不知此義凡
奏樂必備設器數以自娛樂樂極則生憂而患害
將至凡行禮必舉具粗述以循儀文禮粗則偏枯
而情意日離至於敦厚其樂而自無憂備舉其禮
而自不備必是功大治辦者之有所本非大聖人
誰有此功有此治乎而敢
妄為樂極禮粗之舉耶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十一

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
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
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
備天地官矣

此論禮樂效法天地之實以天地萬物論其序有
自然之禮制其和有自然之樂情以四時論春夏
生物之仁近樂之發散秋冬歛物之義近禮之歛
束流行合化氣之和也春夏之仁陽氣之伸禮也
皆天之道故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高下散殊禮
之宜也秋冬之義陰氣之屈鬼也皆地之道故禮
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之作樂乃天以此理
相感而作樂應之其制禮乃地以此象示法而制
禮配之及禮樂明備天生地成人成禮明備而
得其職是天地得禮樂以有助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此所謂天地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君臣之禮因天地而定貴賤之禮因山川而異草木之禮因時而動動靜之禮因陰陽而異其類之大小矣而經曲之禮由此殊焉物各產於一方其類本不相合則聚而合其類又有同為一羣之物本不相合則分而異其羣只因天地生物本有不同之性命有合異為同方遂其性命者如夫婦朋友君臣之禮以此定也小別為宗族父為大夫子為士其禮殊異以此臣大小別為宗族父為大夫子為士其禮殊異以此此定也在天日月星辰行度參差而序自不亂是即禮之象也在地山川草木錯亂無數而文自各成是即禮之形也如此則禮之別非強制乃天地自然有此分別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土

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

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上騰下降故相摩蕩雷之鼓風雨之奮四時之動變日月之和煖通終古不息合同而化生乎百物者也樂之所流通終古不息合同而化生乎百物者也樂之主和不剛不柔不兢不兢不兢不兢柔相摩尊卑上下相蕩其鼓人之剛志如雷奮發人之柔志如風雨變人一偏之實如四時煖人親悅之心如日月如此則樂之非強作乃天地自然有此和順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總結上兩節之意樂之教化不時則怨怒日起人不得遂其生全禮之節制不行則必先見於男女不節制淫慾日生禍亂必有見告此與天地不和不無生氣衛宣倡淫卒至亂亡是可見矣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切太皞而禮居成物著如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天地之間無非禮樂和序之理充塞流行陰陽亦禮樂也鬼神亦禮樂也參贊之高功悠久之遠業可以禮樂居之深厚難測之風俗人情可以禮樂測之下七句即明上三句之實著猶居也居物之量始者樂也居物之終成者禮也太始者氣也氣和氣不可一時有息著明此不息之象者天也成物者地也定體不可少有移動著明此不動之象者地也是樂之動禮之靜充塞天地之間故聖人稱功化之極必曰禮樂云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土

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

德聞其諡知其行去聲也

此論賞諸侯之樂琴制七絃無五絃之說此五絃蓋七絃所彈者不過宮商角徵羽五音故曰五絃猶言五音之絃云耳時解曲之意切於舞心而形於聲歌以自宣暢也變非別制一樂乃即就五音之絃而制實格如下云也德盛言以和序自修之德教尊言化行也五穀時熟言德教之徵也勸於治者則德化而樂設故舞列近而短倍數有長短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倍八人故古之人生則觀其可以知德死則聞諡可以知行樂以賞諸侯可以觀德豈徒娛樂乎

大章章之也成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此論名與功借之義疏曰竟樂謂之大章者言竟其德明於天下也成池備矣黃帝樂名成池言其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備也韶繼也者言舜之德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漢武王之大武也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按湯武之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盡極乎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西

此論古之教法即治法天地之道以寒暑變化物之氣質故能變人之氣質故為民之寒暑變化失時豈不傷世寒暑中各有風雨之宜故中各有事之宜故為民之風雨事宜無節豈能有功總言教之大綱貴得時細目貴中節先王之為樂即以此法治人也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樂不離禮時不離節言樂而禮在矣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

洛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此論樂以禮節乃教法也酒合歡而流則生禍樂和情而極則生悲一也惟禮皆可以止其過綴止淫過也大事則生悲一也惟禮皆可以止其過綴止有節大福郊禘祭祀之事受天地祖宗之福故曰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則樂有節哀樂之分皆以禮得所終不然不能終其哀樂焉樂必有禮故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即以此善人心感入最深而移風易俗皆以禮終故也故先王著之以為教不然徒樂不成教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此下大闡教法之義必先明夫心性之源心性之理明而後教法可施也血氣心知者性也人心本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五

血氣之物血氣為心其中更無所有惟含有知覺而已知本至虛之體含至實之用此即名之為性性字從心從生中無一理無理而不生焉中無一物無物而不備焉其虛也并無有喜怒哀樂之常法在其中特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心知足以知之遂動為心術之不同術法也雖似有常法實皆感之故耳感善生善感惡生惡慎所感則無不善矣總之性是學習學則生善不學則生不善此所以教也

是故志微噍殺色介之音作而民思憂

試以應感起物而動者言之是故感有不同而民心因感而變則其教之速化之神固莫甚於樂矣志微者樂之聲有思深微細之意噍殺者有唯枯殺滅之意而民亦即動思深憂慮之心術

切 昌展 諸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律寬諸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采而少飾制也民亦動康樂之心術康安也音俱指樂言

粗厲猛起奮末廣黃扶粉切之音作而民剛毅

粗厲粗疏嚴厲也猛起威盛於始奮末振迅於終黃憤也廣憤言中間金石絲竹八音之聲俱怒也剛毅民亦動猛厲奮怒之心術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廉有辨別直不回也勁堅強也正無邪也肅亦敬也肅敬慈愛淫亂皆就心術之不同言

寬裕肉切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琬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璧通滑耳順所欲以成和其情以動

流辟僻邪散狄切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辟偏也狄遠也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長淫佚之音也滌洗也淫慢也言其音之泛濫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 樂記 六

侵借如水之洗物浸漬無分際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去聲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

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

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悉升切其文采

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去聲比毗至切終始之序以象事

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現於樂故曰

樂觀其深矣

情即喜怒哀樂之情性即血氣心知之性先王知民情性無常於是本之情性而以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有常者道之稽考於十二律之度數黃鐘九寸以五分遞減至蕤賓六寸又以五分遞增林鐘

六寸五分至應鐘八寸五分遞至黃鐘九寸是也

又制為君臣民事物之禮義使貴賤上下不失其序焉此道非欲人保合此生氣之和而無失也又所以統道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流行而不滯也

陽主施陰主斂人性陽者好施而陰者好斂者好飲而易至於奇人氣剛者易過於怒者柔者易過於嗔退便之各歸於中和如是則陰陽剛柔四

理皆安於當然之位而不相爭奪也先王既如是以作樂然後設立學校有國學鄉學之等以推廣其節奏之教使學者多所習也又省察其樂音之

調和如文采之可觀則樂乃和矣又以繩糾其樂之實得於心而厚於中而非徒文也小大宮大羽

終祝始敬終其金聲玉振之類亦不同以六律律五聲之小大以稱事行之小大比樂之終始以

序作事之終始使學者於一切倫紀之理皆於樂焉形見之故樂之為樂其所見甚深微矣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

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

不安慢易以犯節流瀉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

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此論亂世之禮樂土敝地力竭也水煩謂澤梁之入無時水煩擾而魚鱉不得自如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也三句皆以喻世道衰亂愚淫過也世亂則人皆墮禮以行其私故禮慝人皆過樂以縱其情故樂淫樂淫故失其情欲之聲哀思而不莊敬得其情欲之聲容放蕩流瀉忘其本始而不知其人之廣大者則時條暢之氣遂滅人心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焉而當自立焉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 樂記 七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同邪曲直各歸其分去聲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此論樂之感應聲樂聲也通矣也順正也聲故言
泰正氣故言順也人心因感而動不持以志節以
理者謂之氣也象者聲音也樂者比八音舞踏而
作者也倡和有應者聲聲正聲感人也倡也逆氣
順氣應之是和也上倡而下有和以應之下和而
上又作樂以應之是倡和還相為應也如此則邪
不能復為正正不能復為邪是各有分限矣故同
邪曲直各歸其分於是人之邪正反於萬物而
萬物之理各以邪正之類相感動而無非邪無非
正矣同達邪偏曲不直也萬物之理者萬物原供
人之用人為邪則用相從
而俱邪理之必然故云耳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去聲奏聲亂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大

色不留聰明淫樂亂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此下四節論君子不受物感之學由已及物之教
反情凡情有所感而生必反之心以求其是非邪
正所謂反躬而內者也正則應之邪則否焉以和
其志使志得和平之正而不至於邪比類分大善
惡之類以成其善行而不入於惡不留不接不設
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內外官體皆
由順正以行其善物感日聞而我自有主無非學
功而已樂記起於人心中心間發揮性字純是功夫
下文開展說去究不外乎心性之理真
性理之秘傳也非孔子其孰能言之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千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
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
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前內外官體無不順正行義是即德之至處然後
發而作為樂所以發此至德之光也四時之氣為
最和君子有以此和氣亦於樂發動之萬物得和氣
而生君子之於萬物皆以和氣愛養之亦於樂者
見此生理也是故作樂者有極明之心象天之清
明其和氣於物無所不包象地之廣大樂之終始
有節象四時之旋遠而後止也樂每作時樂音
齊奏極其周備旋遠而後止也樂每作時樂音
有節也至於樂之五聲相雜聽之皆成文理而不
亂猶五色之相雜觀之皆成文而不亂也八風
八節之風律十二月之律四時有八節以節制氣
候之變形為八風風有聲故十二律之聲亦應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尤

聲從陽而漸進不至於驟聲從陰而漸退不至於
疾風從律而漸進不至於驟聲從陰而漸退不至於
疾得數者十二律起於黃鐘九寸以五分之數減
呂八寸五分太簇八寸大鐘七寸五分姑洗七寸
仲呂六寸五分蕤賓六寸九老陽老陰之數也
蕤賓六寸又以五分通增林鐘六寸五分南呂七
寸夷則七寸五分無射八寸應鐘八寸五分至黃
鐘九寸此十二律之度數也八風以冬至數起四
十五日清明風立夏四十五日立夏風夏至四十五
日清風風立秋四十五日立秋風秋分四十五日
風立冬四十五日風廣莫風冬至此八風之度數也樂
聲雖有百度歌聲無窮得此數而五聲自有常度
不至變亂淫佚也小大終始見前小大相稱則相
成終始有序則相生無窮也經常也以清音倡則
音皆以清和是故樂行而事皆以清和清濁通相
數有以清和為常是故樂行而事皆以清和清濁通相
理以見故目明心知百體由是定不妄動故血氣和

平人之可以移風易俗
天下安寧事在此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
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君子君臣也小人民也君不驕臣不墮是順正之
學積於中得於樂焉發之故樂其道之得也君子
得道小人自得欲民不怨事不勤財不匱故曰樂云
樂而亦樂得其欲也上下皆樂其所得故曰樂云
以道制欲以順正之道制其驕奢淫佚之欲則上
下皆得其欲而不至有亂亡之禍若以欲忘道縱
其驕奢淫佚之欲忘順正之道則民怨事勤財匱
而亂亡繼之豈不惑惑而不樂乎非所云樂也此
歸其責於君子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
鄉方可以觀德矣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是故君子於此有學焉反情和志結首節不受物
感之學廣樂成故結次節移風易俗之故鄉同向
方道也先以反情和志之德發為樂後廣樂成故
而民向治皆心德之自微而顯者也故德雖微而
不可見於此亦可以觀之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
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此下又發明德字即性字之義反情和志之德其
發端亦心所自生之理故為性之端也由此德性
廣之為樂則為德之華樂之器其志亦德之志聲
亦德之聲其容亦德之容詩歌舞三者皆本於心
性所發故為德之華也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宣
洩之故金石絲竹為樂之器也情深謂德也文明

謂樂也情深文明故氣盛和氣既盛故化神謂樂
之感人成教於民也總之和順之德積厚於中而
和順之英華自發於外樂豈
可以假偽外飾者為之乎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節是故先鼓以鼗戒
三步以見現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
叛蒲末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
不私其欲是故情見現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
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此承樂者樂也以疏其義樂字俱全樂意看樂者
和順之心之所發動聲者即此心動之象也文采
節奏言舞也舞又所以文飾此聲者也樂以心為
本和順之心無所發動則無自自樂矣故必動其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本乃樂其象而有聲樂其象然後治其飾以盡其
樂也下言言治飾舞之將作先擊鼓以聲動衆聽
故曰先鼓以鼗戒舞者先三舉足以示其將舞之
意方者法也言此猶未舞特舞之法宜然耳再始
以著往謂次乃始擊鼓以明其進而舞也亂治也
復亂飭歸又復擊鼓以治其舞之末而飭歸其退
也按急遽竭盡之意先鼓警戒似奮疾而三舉再
始復亂則自不拔也三三再始復亂樂之意極幽
深似不可知而見方著往飭歸其意亦不隱也若
子以此道自得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
言學不厭也以此道治人則愛而公故備舉其道
不私其欲言故不倦也其初也和樂之情志可以
共見而天下尊君子之德使君子聽之可生好善
之心小人之道樂豈不大乎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
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此下推論禮樂之精義天地以和樂之氣生物是樂者施也而後有祀天地之禮是禮者報也祖宗以至愛之德生子孫而後有祭先之禮是亦樂施禮報也樂非以報而作乃樂其自然之生機禮因德盛而制乃反其始初之所施也無因自生者則以報情反始也即如人相遇則施愛而承者思有報焉是樂之德盛禮則報此而已故孔子曰先施之末能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

黑緣去聲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

贈諸侯也

此訓樂者施也之義而報禮自此起焉天子以車旂寶龜牛羊之羣贈諸侯此先施之盛德也諸侯何敢有求於天子而天子自樂為此是從至愛厚中自生出此意是便不謂之禮只是樂的意思若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因報而起雖甚和愛已有規則在不取不稱其施只是禮的意思是可知禮樂之精義矣按天子賜上公及同姓諸侯金輅異姓象輅四衛犀輅蕃國木輅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子男五旒也寶龜未詳或襲龜之器則以青黑爲之緣飾與牛羊之羣則從他物以賜故曰從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此承上文言之樂發於本情非有所依效而起故爲情之不可變禮因施而報是起於有因或厚或薄自爲理之不可易樂原不爲報自無厚薄之迹故統乎大同如天施有厚薄自求相稱故氣辨而不一異也禮因所施施有厚薄自求相稱故氣辨而不一同如地受天之雨露如何則生物稱之自相殊異此二者非人所自主而情理實主乎人如管攝一般故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聲僞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統同樂之本而有不同樂極生悲則當變有施無報則當變皆節之義此樂極生悲則當變有施無春和之氣生物而有秋冬之變也禮辨異則尊卑貴賤等殺自不可易乃至實無僞之理此禮之經變也故先王作禮樂爲依順天地之情而爲之也僞依也以同異行於天下便是將天地至神至明之神通達於天下也上下之神統天地祖宗一切典皆言祭祀天神則降而下之人神則與而起之降其體於精以禮聚衆鬼神之形而合其體於粗鬼神本無情而若有情之體曰精鬼神本無形而若有形之體曰粗此何承外神言也若宗廟先祖之祀祀在死者有父子君臣之分位在生者有父子君臣之分義忠孝之大節於此如提綱挾領而成就教化於天下不難矣故曰領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反句姬反覆反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句萌達羽翼奮角格生螽蟴昭蕤羽者姬伏扶反毛者孕鸞育胎生者不殖而卵生者不殖反

則樂之道歸焉耳

大人君子而有時位也大人舉禮樂天下之人皆明理義尚施報自以仁愛及物天地位而萬物育矣此章自樂者施也領下以樂爲盛德而禮從之大人者主施以先天下故爲樂之道歸焉耳訢同欣欣合和氣之交感天以氣煦物地以形燠物天之清澤也昭由暗得明猶如死更生姬伏謂伏而生子也孕鸞妊孕而有子也殖胎敗也殖也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此舉禮樂之粗以著辨正見前文所言之精義乃為真禮樂也宗祝官司祀事者商祝亦禮官司喪禮者其官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故商祝之官在尸與主人之後德成則上章樂之情是也而上下者居南面樂也藝成者上章樂之情行禮者也而先者在北面而弦也行成祭尸喪主主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供事者也而後者在尸與主人之後也先王有上下先後之辨然後可為天下制禮樂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聲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也其義又廣大無所不包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拊擊拊鼓然後作也拊形如枕革為之實以楫文謂鼓也謂金鏡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亂者卒章之節欲退之時擊金

鏡而終故云復亂以武相以木六片為板以繩串之所以節樂也相之義故云治亂以相二亂字不同試治也雅樂器也圓形虛中有杵以撞之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諸論也君子於此節節皆有可論說之理皆可通達古人脩齊治平之義子按文侯端冕聽古樂是古樂春秋時猶有存者而特失其義理耳故聽之可厭也孔子反魯正樂為正其義理可知矣則樂記一篇即孔子正樂之書亦可知矣如謂後人作固不能謂古有是文義理已明又何正之又何載孔子子之言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奏聲以眩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乃刀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

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進俯退俯謂俯仰曲折行列雜亂也奏聲不和不正之聲淫聲注無定聲也而不可止沉溺於私欲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而不知止優侏儒也優開距材之人侏儒短小之人二者皆辱人廢職之輩優侏儒也優難子女男女相雜戲如獼猴耳有父子同作樂者亦相雜戲不知其失也樂自始至終無可論說之理無古人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可道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去聲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反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賞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去此大邦克

順克俾讀爲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

于孫子此之謂也

樂通倫理音則聲之美聽而已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故相近而大不同四時當謂不失序也祥亦妖也大富大化之均調也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以紀綱天下以紀綱二字足成句是父子君臣紀五倫百行而言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德音者有德之聲音也聖人有和敬之德位育之業發爲聲音乃謂之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詩本作貊貊昭昭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詩不倦曰長慶實刑厥曰君慈和編綴曰類上下相親曰比俾當從詩作比比於文王及於文王也悔愧也克績前人而無愧悔福福施延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

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天

數煩志齊音教去聲辟匹力焉志此四者皆淫

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溺音沉溺於淫邪之音也溺音何從出皆出於志也鄭音好色貪淫及非已之色由於志之淫宋音晏安耽樂於女色由於志之溺衛音迫促煩數於女色無忌無度由於志之煩齊音嬰女色而溺傲於人由於志之驕當時此等新聲獨不敢用之祭祀猶知鬼神之神不可欺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

敬以和何事不行

詩周頌有瞽之篇和鳴合諸而鳴也新聲不以祭祀爲不敬不和先祖之所不聽神之所聽唯敬和之音故古樂足尚也夫敬以和又不但悅神何事而不行乎以下皆子夏語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

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德音溺音皆易以惑人故人不可不謹所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

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陸柷丘八塤宣箎池此六者

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竿瑟以和之千戚旄狄以舞

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

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

也

鞀小鼓持柄播之旁耳自擊柷柷敵也塤堊土爲之口吹有聲箎竹筒六孔大者尺四寸小尺二寸六者皆質素之音故爲德音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鍾磬竿瑟華美之音以贊其和千戚也旄狄也旄人所執此皆和敬之音容所以用之祭祀而神聽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毛

醢醢醢之禮行之廟中所以和人亦用此樂也廟中有序爵之禮而貴賤明亦用此樂也此樂傳之後世使尊卑長幼之序常明於人心

是誠無事而不行古樂豈不可貴乎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古橫以立武君子聽

鍾聲則思武臣

子夏既言古樂大義又就樂器而言其各具之義雖然有餘聲號令之象也號令欲其威嚴橫則盛氣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

封疆之臣

磬同聲磬聲然辨別之意辨者知之明而不可易辨之極者雖死不能奪其志故以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

志義之臣

康者康則方問之義康則無方問則有

竹聲淫淫以立食會以聚眾君子聽竿笙簫管之

聲則思音

聚之臣

竹聲泛濫此則廣及於眾而眾必歸之故可以

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聲之聲

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

亦有所合之也

謹謹器也其聲謹謹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

中將帥口鼓八音之器非為人君用賢而立但君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天

致思故於樂音不徒聽其鏗鏘而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

賓牟賈名其人治樂官失考孔子問武王之樂

先擊鼓備戒已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

紂之時憂不得士眾之心先多為誓戒久乃會戰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咏歎長聲歎也淫液聲音之連延流液不絕也不

逮事不濟事也觀泰誓下云子克受非子武惟朕

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

可知雖天與人歸武王終不敢自信此忠厚之至

也按病不得眾恐人心未歸也恐不逮事恐天命

未改也觀咏歎淫液其思昭富不止在人事之聞

矣買此二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舞而發揚足蹈而猛厲何其大蚤

又明之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古人坐法以右膝蓋屈至地曰致而左足稍軒起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

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

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蓺弘亦若吾子之言何

是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无

聲淫及商商即商為臣之商淫過也言武樂之商

聲太過是不安於臣有貪取天下之心故為志商

謂以臣犯君武王聖人也本同文王既無此志自

不使商聲有淫之弊故知有司失傳之誤其弘

周樂官孔子嘗問樂焉謂其弘所說亦如子之言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

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

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賈既言備戒已久則既聞命矣則所問遲久非始

初備戒之久可知蓋謂武樂六成每成俱有遲遲

而又久之意不知何義故問之也下夫子一一明

告之樂象功之成而作觀武王之成功可以知其

樂矣。初舞之時，鼓人擊鼓，一人總持千盾，如山之立而不動，咏嘆淫液，是象武王不敢輕舉之心，不敢謂人心已順，天命已歸，而故遲久之，是武王之志也。至於武終，舞者皆坐，致右軒左，則象周名之治，以武功始，以文德終，此皆遲久之故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此即舞位之義而明之，成者曲之一終，舞位有四，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始而北出也。此是樂之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將反乎南，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後，還里南方之國也。五成，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以輔治也。綴，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三

復於南之初位，象大業成而四海尊，武王爲天子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去夾而進，事蚤濟也。

二人夾舞，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夾擊刺爲駟伐，駟四也。象武王之兵盛威於中國，此始而出之事也。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俱夾舞者而進，此再成滅商之義，故爲事蚤濟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此節似宜在夾振濟事之前，錯簡在此。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授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去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去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此下皆明所以遲久之有事也。牧野之語，相傳武王克殷之語也。即武成篇所載，甲子昧爽，以後之言，後者從之，武王克殷，乃使代殷後耳。其曰未及下車，下車者，待言其先後耳。總見武王公天下之意，於其無容待者，不俟再計，於其有可待者，詳審之也。行商容，使箕子以賢，詔賢也。通或解其苛政也。倍祿，紂時官士祿薄，以聽食取，所以官多不職，故倍之也。此皆三成之。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血，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三

建，高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武以血塗之也，建，鎮也。象籍兵器之具，建，樂句。當在虎皮之下，倒載而包固之，其名爲建，象也。此四成而南國是疆之事。

散軍而郊射，左射，石狸首，右射鵠，麋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脫劔也。視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郊射，習射於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學之射，射鵠，理首之詩，以爲節，右，西學也。在西郊，西學之射，射麋，虞之詩，以爲節，革，甲也。鎗也。軍中射，但主於穿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爲矣。裨，見會子問，搢，插也。虎賁，解去佩劍也。此與下節相連，皆五成六成，周召之所以治天子之所以崇也。

食三老五更平於大泰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

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冕而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指也餘俱見前篇

凡皆養老之禮天子降尊以事高年而諸侯於是

知盡事長之道與前五教同例而專言之者文偶

錯落耳此六者周道四達禮樂交通皆周名輔相

以文治天下之事所謂五成分周公左召公右六

成復綴以崇天子者此也周之成功如是之遲歷

時如是之久則樂之樂成亦

宜遲久矣故曰不亦宜乎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良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

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 樂記

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君子孔子也此下八節又孔子嘆美之言致樂以

治心之功最細微致盡也即前文音生於人心以

下諸說人能盡了這樂之道則心漸習於易直子

諒故治心者也平易正直子諒作慈良皆就心言

樂安久以下又言治心之效不言而信即天也今

則以過慮而生機變矣故詐也易輕慢息也斯須

不以樂治心而鄙詐之心生斯須不以禮治躬而

易慢之心生是內

治外治皆心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

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

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

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治心故曰動於內治躬故曰動於外不鄙詐故極

和於心不易慢故極順於理顏色發自心故從樂

容貌整於躬故從禮瞻顏色容此未相接以事特

心神親感耳動於內發於外此皆以事接人承聽承順

而人奉命趨事矣舉而措之

天下又推廣言之無二理也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 樂記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

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

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如

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

之反其義一也

經 95 — 695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_能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_而反。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此就人情以論樂首一句作冒下詳其始末人之
道言自然之道路性術之變言即無常之性情亦
盡於此形而不爲道感物生變失其正也雅頌之
聲謂歌雅詩頌詩之聲調非詩辭也所謂發鼓柷
楊德音之音也樂而不流其聲足以宣樂無淫佚
之音則不流放此發於聲音也文舞容也舞之容

卷之十五 樂記

三

所以文歸此聲故謂之文其文中之義理又足講論而不息此形於動靜也曲聲之柔曲直聲之剛直雜出曰繁單出曰肅康有辨肉員好此言聲也節止奏作也此言容也容有節奏故謂之文也感動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是因人情之不能免者而道之以正此先王立樂之方法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
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
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
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
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宗廟主敬鄉里主順閭門主親而和則無之有二也聽樂而莫不然者從前文來樂不流論不息足以感動善心故莫不然也朝廷邦國家庭之地不一敬順親之道不一而情變不可不和則一也故

審其一而定之以和樂是也。比，哂次也。物，樂器也。飾脩也。節，舞節也。比，衆不齊之器。而合和宣暢之。又恐至於淫濫而和不至，則脩飾其舞之節度，使有作有止，及節奏之容合於聲而成文，則聽者豈猶有不同之聽不一之和哉？自莫不和敬和順和親矣。所以合和家之父子國之君臣，附親天下之萬民也。兩言立樂之方者，前言樂所出作之法，此言同聽一情之法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于威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平聲其節奏。行杭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志意得廣。心和樂故。志廣大而有容也。此雅頌之
法。感仰謂伸有則執習之久。則氣質自變。容貌不
覺其莊敬矣。裏合也。行列尊卑長幼之大序。進退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蠶火

相接之禮文亦言平時也舞之緩無可亂兆無可越樂作則舞不敢止樂止則舞不敢作節奏純乎禮法行習會令之既久則禮義自嚴節文自熟凡有行列不覺其正進退不覺其齊矣此雅頌之感人如此命教令也純法也聲使人能和猶天氣之發散是樂有天之教令存焉容使人能敬猶地氣之凝聚是樂有地之教令存焉教以收放心是未發之達天下之大本也中和以會人倫是已發之和天下之達道是樂者又中和之法紀也天地中和樂之爲道不亦極大矣乎然推其始由於聲音動靜人道之自然而發非矯強也是正人情所不免人何可以自外乎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
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
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此就喜怒兩情分見禮樂之義人不能無喜樂所以脩飾此喜使得正也人不能無怒軍旅鈇鉞所以

以脩飾此怒使得正也。類也。喜得樂以為類。怒得軍旅缺之禮以為類。可助成其志而不失正。天下焉得不感德而畏威哉。軍旅缺。賦所以為禮。今為凶器者失其故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樂師名乙。寬而能容。常靜息自處。柔順於物。而不說隨失正。此與鬼神合德者。故宜歌頌頌頌者。告神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美。

明之詩也。廣大無不包。靜存而不務外。事理通達而惟未誠信於已。此務積德而不急趨事功。故宜歌大雅。大雅者。大政之詩。有厚積之德也。兼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好禮則制事精詳。而物得其宜。此多成功而動華外者。故宜歌小雅。小雅者。小政之詩。有發越之功也。正直無邪。而喜靜廉。辨是非而能謙讓。此有德人之德。宜歌風。風者。風也。故也。美善刺淫。聞者足以興起焉。氣直遂而心愛人。此剛得正。宜歌商。和善而能果斷。此柔得正。宜歌齊。凡言歌皆兼詩與聲言。直正也。陳列也。陳德猶參前倚衡之意。夫歌者所以正已之德也。而陳列於樂音之間。使心目常在焉。故歌之時。已德發動覺天無往非已。此德之昭著。此歌之益人。有如此者。後語功効。非對子貢問所宜之意。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

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商即商頌。齊即齊風。自是見存詩章。但其聲調則商為五帝之遺聲。齊為三代之遺聲。宋人齊人。漢而述之。故有是稱耳。因二詩非時所專。向其立歌之義。未明故又及之。臨事慈愛之事。屢斷其肆直也。人見利難斷而讓。其溫良能斷也。人有勇義之德。遠變有之。常歌商齊有直已陳德之學。則可以保此德。無失矣。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陸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三。

此又明歌之法。與歌之義。知此法與義。而歌之乃能直已陳德。而取益焉。抗舉也。如抗。盡力以上之也。隊墜也。如墜。用力以下之也。如折。盡力有所轉也。陸陸也。如陸。用力以下之也。如折。盡力有所轉也。倨也。方員中。矩鉤心。不外馳也。端正也。累累如貫珠。意不息也。此歌之法。即學之功。直已陳德。而保其所有。不外此而得之矣。長言。嗟嘆。皆歌之義。舞也。雖非聲。亦聲所自發之容。故皆為歌之義。其悅者。悅德言者。言德。嗟嘆者。為德而舞。舞者。亦為德也。此歌之義。所由起。亦本乎德而已。豈徒聲音乎哉。

禮記疏畧

祭法第六

上蔡張斌分註

祭法即書肆類于上帝建于六宗望秩于山川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其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

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嚳而宗禹商人禘嚳而

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劉氏曰若以成周之禮例而推之則經文書

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其

其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按古制已不可攷大抵禘嚳尊崇其功德也宗

禮記疏畧卷之十六祭法

師法其功德也凡德隆一已功在天下者即得

四典之內不以親私不以遠戚或古者禘郊宗

之法原無一定有如此也虞氏郊堯而宗舜非

譽者不以遠戚也國語有虞氏郊堯而宗舜非

虞氏止于舜又誰宗也晉賈想亦私有祭不列

典以畧無功德及人聖人不以私親欺天下也

治水而殛死其得郊者功雖禹官則錄也子繼

成功不可以二言故郊可也其以水死有功故

可郊如此說庶與篇末義有合大約郊亦不離

功德為言不得已功德取一焉可也全無則不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反埋於泰折祭地也用

駢犢

燔柴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

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

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折如第折

喻方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並言駢

續者以周人尚赤而所謂陰祀或他祀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祖近迎於坎壇祭寒暑也

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如祭星也雩宗祭水

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

雨見現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

則祭之公其地則不祭

泰昭祭四時之壇名昭者春夏秋冬昭然明白也

相祖祖祖往也近讀迎寒暑謂過寒過暑或不寒

不暑皆寒暑之變故設二祭以迎之非每歲常

祭故在四時之外亦在尊宗之外日為天主有王

象宮又因王為義尊其處也月明于夜故曰夜明

幽宗無月之時夜中幽暗而以星之明為宗主也

雩而求雨之謂雩雩兼言水者雨以時至則無旱也

幽雩皆謂之宗者尊之也四方東西南北之神也

禮記疏畧卷之十六祭法

東南為陽祭以壇西北為陰祭以坎神者陽氣盛

極鬱于陰中而所生之物可以為人災祥者也公

其地謂見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

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平立者禘

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人物命無殊稱見天地生物無貴賤大小其命同

也物死曰折言折之則已不同人死而生氣猶有

所歸也故入死曰鬼蓋萬物有魄無魂人有魄有

魂也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顯頊帝嚳為七代不變

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分地建國重都立邑所以尊賢也故廟祫壇墍而祭之所以親親也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為親疏之數焉親疏不可以無等故為多少之數焉有疏有親有祖有祢有考有親疏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多少之數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祢有二祢享嘗乃止去祢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祢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也七廟之外又立壇墀各一起土為壇除地為墀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顯以親故此五廟皆每月一祭也遠廟為祢言三昭三穆之當遷遷者其主藏于二祢也古者祢主藏于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之祭耳故云享嘗乃止去祢為壇者言世數遠不得于祢處受祭故云去祢也祭之則為壇其又遠者亦不得于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為壇然此壇墀必須有所藏之享則行此祭無所禱則止終不祭之也上壇則又遠矣雖有所禱亦不及之故必名之曰鬼而巳愚按舊註深取經文為有失章末錄馬氏說以之正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祢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

諸侯太祖之廟始封之君也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為壇者高祖也

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壇也去壇而受祭于壇則高祖之祖也

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壇墀于壇今二壇而無禱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為鬼謂高祖若在當遷之數則亦不得受祭于壇祈禱亦不得也及

適的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禮記疏畧卷之十六祭法四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官師者諸侯之中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禘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就廟薦之而已以其無壇也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常教止于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至諸侯
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而數
不減先王之禮如此也王制所謂太祖則無可毀
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為毀則祖
有可毀之禮何也蓋祭法為無功德者言之王制
為有功德者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按馬氏說
當今從之

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
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
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社者土神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以下皆立
社所以教民美報有反本復始之意也或曰太社
在庫門之內右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
供黍盛也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藉田置
社者大夫至士庶居鄉百家以上得立社為東特
置故曰置社愚按太社者天下之大社也故導之
禮記疏畧卷之十六祭法五

曰太國社者一國之社也二者皆公社王社
侯社皆私社也所謂自祭以供黍盛者也

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
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
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司命見周禮中霤門戶見月令泰厲古帝王
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
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故祀之五祀
非一說此七祀及一祀亦可疑或四代禮制不同
而此或孔子之所修歟

王下祭場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

下祭三天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來孫者謂其來淵淵不窮
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

五者所當祭
祀詳下文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

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
名柱者能植百穀作農官因名農見國語并見舜
典稷教
神也

禮記疏畧卷之十六祭法六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
以為社

左傳言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
帝之前太昊之後社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衆謂
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候也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
罪也以義終謂位得人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巡守而
崩也

鯀郭章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

郭壘塞之也修者繼其事而補成之也愚按廟有郊縣之說人所難信故于此言禹修成父事即修之功也父子一人也治水一事也子之功即父之功不可以二言因以見父子相繼其義如此若先朝水後能改過導水者然可謂非功乎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額頊能修之

正名百物者正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共財財出于物名正則因名致財可以供公私之用矣

契爲司徒而民成

司徒教官之長民成化民成俗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卽立冥也月令冬之神水死未聞或以水官終職與

禮記疏畧卷之十六祭法

七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舊曰克寬克仁除虐諸故桀南巢不使害民也

文王以文王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苗此皆有功

烈於民者也

自農并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于民者也舜除其虐文王武王去民苗能禦大患能捍大患者也可見四代神宗廟皆爲天下非爲私親若爲私親餘郊廟亦可郊禘豈獨忍于禹非聖人其孰能制祭祀哉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禮記疏畧

祭義第十七

上蔡張熒分註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有祭法不可無祭義故曰祭義祭義大約皆孔子之文故時而載其時事而見其言時而不見其言特書法偶異耳然亦不止此一篇一節禮記皆然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

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

子履之必有懷愴初亮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

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

哀以送往故禘如有樂而嘗無樂

禘與息人心必至之祭不敬與忘皆如不祭故先王斟酌於數疏之間而定其制天道人心恰相合

禮記疏畧卷之十七祭義

也春禘秋嘗禘可不改禘蓋屬文之意時取重干春秋夏秋則無義祭取重于禘嘗禘則無義義順大辭順小遂成此文不必泥也觀下只言春秋不及冬夏只言禘嘗不及禘禘可知前文非有誤也雨露既濡萬物感陽以生則謂親其與物而俱來故樂以迎來而禘用樂霜露既降萬物感陰以死則謂親其與物而俱往故哀以送往而嘗無樂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

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反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

其所爲齊者

散齊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致齊者心齊也先思其相後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在後或說暮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二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若有有所見無聲之中聽若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

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言思之至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祭之日入室。倭然必有見。現乎其位。周還而出戶。

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室廟中也。倭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或自戶內而出。出也。肅然。儼然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著。著存不怠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二

辱也。致愛則耳目心思常欲依乎親。致敬則聲色心志嗜慾常欲不違乎親。存者未死之義。著者常存之義。不敬則養與享焉。以辱親而已。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所以不用。非以不吉祥而避之也。夫日此日也。私已事也。傷親之死。而念之不忘。故不暇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怵。君牽牲。夫人奠。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聲。君命婦相。夫人齊。

齊如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聖人孝子。一人也。聖人體天好生。孝子體親制行。時時相鄉。而不相背。此以平日言。言者鄉之義。臨尸不作以下。以臨祭時言。平日相鄉。故臨祭時不悞。作也。見君與夫人同心敬忠。以行禮。天親能不悞乎。故曰能饗云。莫益設。盡齊之莫也。齊齊。整肅之貌。愉愉。其忠和順而實也。勿勿。猶切切也。諸。諸辭。尸之意。亦可知。後人廢尸之意。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三

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之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時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以喻文王念父母之勤耳。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咏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慈其行也。趨趨促以數。前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清濟漆漆夫何忱見忽

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

皆秋祭也奉薦而進進于尸也親身自執事也
專謹親趨趨行步迫狹也獻奉足類也皆不事威
儀之貌子貢蓋怪今之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
告之曰清濟者東盛之容也自反言與神速不相觀
也漆漆者專致之容也自反言與神速不相觀
也若及也言此二者之容何能自交神明乎何有
言我今自祭無有助祭之人而親自執事則當以
誠怒為貴也若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
堂更入入而設饌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饌食之豆
與牲醴之俎先時則致教以交于神明至此則序
禮樂備百官獻饌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
相向而致其清濟漆漆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
念恍惚交神之心乎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謂清
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
之事親宜祭而趨數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四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此時具物不可以不

備虛中以治之

此時及時也謂行禮之時具物陳設器
候之屬虛中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也

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

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

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

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

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洞洞屬屬見禮器奉承而進上謂主人
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敬而慈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

或使之也

慈者信之始信者慈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
文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故曰不過失進
退重在退退易失故如親聽命是孝子終身得力
處使謂父母祭是無中生有事若一毫不認真便
都是虛文其實那討祖父在上故曰整
日信曰敬曰禮皆實意也故言之諄諄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訥其進之也敬

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

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訥固也

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

放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

失之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五

可知言不難知也敬者尊親之心也訥者身首欲
折而可觀也愉者相親相近之喜意也欲者汲汲
然願親之食之也如將受命者恭順之容也敬齊
之色不絕於面者追念敬愛之無已也值直鄙陋
謂之固相見無情謂之疏如不得已而與之食不
愛莫大焉無小心承奉于祖宗之容謂之微事卑
而無奢慈不置之念謂之忘本失者失祭之意
如不祭也退立少退也已徹而退則退而去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

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

之道也

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

弗勝如將失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

之道也

道者嚴威儼然使人望而畏之
是成人之道非僞觀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
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
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
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
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
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有德貴老在我上者故曰貴長等干我故曰敬
幼卑干我故曰慈以全備無缺言曰治天下以綱
紀不亂言曰定天下道者充塞宇宙變動不拘以
活物德則固守不失之節行也故曰近于道貴以
禮記疏畧卷之十七祭義

六

故曰近于親年長則位長故曰近于君老則尊同
養無二故曰近于家尊一父猶之天下尊一王
故曰至孝近乎王家長一兄猶之天下尊一霸
故曰至弟近乎霸石梁王氏曰王孝弟此非孔子
之言小之乎親孔子矣論語稱管仲之力如其仁
桓公之霸到今受賜者皆非孔子之言矣王之世
有兄王霸雖異治天下之五教因之以留而不改
是皆天下國家之領袖又天子必有父者神宗
祖是也諸侯必有兄者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是也普威至以天子之禮樂重有欲魯爲諸侯
之兄之義焉奈後世微弱不振弗能霸矣使用孔
樂率諸侯朝共主非霸而何惜乎
不見其事也後世之論乃紛紛矣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

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出子曰字孔子自言也其無字曰字皆孔子有所
述求有不出于孔門之文者此言立愛立敬知其
所始則天下莫不親親長長而未治矣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
也

惟天至尊故于其祭人人當敬雖以凶喪至
不得已之事而不敢不避非敬之至而何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去既入廟門麗

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奎取脾律骨

刀潤乃退燭徐康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祭謂祭宗廟父爲昭子爲穆穆答君言君牽牲之
時子姓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大夫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祭義

七

在牲之後故云序從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麗猶
繫也以牽牲之初繫于碑之孔也袒衣示有事也
將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薦神毛以告全耳以主
聽欲神聽之也以耳毛爲上故曰尚耳鸞刀脾骨
並見前篇乃退謂薦毛血脾骨畢而暫退也燭祭
祭湯中所燭之肉也祭腥祭生肉也燭腥祭畢則
禮終而退矣此皆
敬心之極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間殷

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功用之可見者莫如日故報
天以日爲主而配以月焉主之義猶王燕飲則主
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以諸侯之類配之義猶祭社
則配以勾龍祭稷則配以周棄之類祭以閭者夏
尚黑也故于日沒之後祭以陽者殷尚白也故于
日之方出祭以朝及闇者周尚赤也故于早朝尚
也祭天而日祭日爲其主日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如字以致天下之和

增巢土而上最顯明坎據土而下最幽暗一陽之
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
上下此言祭日月之處其取義如此東動而出西
靜而入此言祭日月之方其取義如此日出於東
之外內此言祭日月之方其取義如此日出於東
而爲陽爲晝月生於西而爲陰爲夜晝長則夜短
夜長則晝短一長一短而四時行歲功成終而復
始始而復終運行不已以致天下和氣均調而百
物生生不已也此言祭日月爲其功化之大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

人

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上聲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居衣反邪而不

治者則微矣

禮雖多不外此五者之義禮起于報天地有恩于我我不能無報祖父有德于我不能無報推之凡禮皆反其始初所施不能不報之義所以厚其本也禮不外于祭祀凡祭祀如天地祖宗皆在我上不可不尊之也禮有品節制度皆于用物行之節於物中一定法以爲民紀禮以義起定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分禮以讓爲主所以去爭舊註曰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按異行之人不從治者言微少也前言和用後言物用者禮以物行言其事和從禮生言其德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按此鬼神以人死之鬼神言舊註所集理張朱子之說皆陰陽屈伸之大理與下文不合下文疑明合云者鬼依於神此先言鬼神生於氣魄之盛下乃詳言之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去聲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煮煮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按此節宜就未制祭祀之禮以前說指古時鬼神無所歸着之情狀最爲可憫爲下文制祭祀等禮伏案鬼無多義只死而歸土便謂之鬼也神則深微怪異不可測故獨詳言之骨肉斃于下者魄盡也其氣發揚於上者此魄體又借土氣以爲作用而發達宜揚於地上也昭明者赫然全見生時之形體甚昭明也如影生伯有之類唯氣之見盛者能然若蒿者蒿蕭屬蕪草也蒿性易燃而速滅言火光流布於郊原草木之上作明乍滅如君蒿也

九

熾火之類此氣之次于昭明而僅能迷翳以火也
 悽愴者其氣又不能爲火風寒露冷之時但悲號
 愁嘆不勝哀感而已故曰悽愴也天下鬼神情狀
 無過此三者然三者之來皆天生百物之精而人
 更極其強壯靈異或強死不能散去而其神復借
 地氣以昭著于人間故曰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
 昭明者蒿悽愴觀一爲字是從死者身上說下此
 六字爲通津之圖錄下文聖人事鬼神之禮二
 從此生出或曰此理怪異何必以爲說不知惟其
 怪異天子所以不語而僅於幸我一譔之然究之
 非語神也由此以明祭視之禮
 則大有功于心世道者矣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極則也。至也。魄是骨肉死斃之名。死則休矣。這無
理會處。卽從死斃處。理會出箇道理來。便是因神
氣而骨魄亦不得畧。故並名爲鬼神。所謂合鬼與
神精粗不得爲二矣。按前後文。此節專主初名鬼

神為義前昭明焉。情在往有微驗可見。人心亦懷不安。而又不能有明白可守之名。所以若存若亡也。先王乃因此物之精。制立主極。使人心中歸于此。明明白白。命其魂曰鬼。命其魄曰神。以爲百姓可守之法。則焉于是。百衆以畏而知其祖宗。尚有鬼神之神。可畏。萬民以服。而感夫先王名命鬼神之文。言也。秦遂以爲百姓之稱。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前是立簡名目。民已敬畏。是鬼神之神。理所自感。動此是因名制。爲禮儀。恐久而習狎。以至忘故。此又言宮室宗祧。以述事鬼神之禮。所自始。而民皆欣然從順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如事。燔燎膋蕭。見禮記疏畧。卷之十七。祭義。十。

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去以俟。無武加以鬱地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

下用情禮之至也。

二端鬼與神也。二禮下文報氣報魄也。朝事早朝所行之事也。必以朝者。陰陽相交之時。以爲人神相交之時。又潔誠也。燔燎膋蕭。謂取肝肺膋于盛炭。便燔香之氣上騰。又必使蕭蒿灼見火光。香與明皆所以報氣也。至饋熟之時。則以黍稷爲薦。而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無不見。則二字音同。多見字。謂非獨薦羞爲報魄。初加鬱地。酒尊也。加之云者。謂非獨薦羞爲報魄。初加鬱地。酒尊也。加之云者。言報魄之禮。教衆反始者。謂身之所出。必有自來。祭之所以反乎其始。不敢忘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生時祖宗以恩義愛子孫。死後子孫以祭禮愛祖宗。謂下用情于上。此禮既行。則祖宗昭明。君蒿悽愴之氣。皆釋然自快。而始散矣。自此以後。必待。

祭祀時。子孫積誠。致潔灌地。求陰。而後陰以至。而得所。誠無踰于此矣。真可謂禮之至。親至切。而非泛泛虛文之可比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

爲藉。反在亦。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

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藉。藉田也。紘。冠冕之繫。先古先祖也。於是乎取之。于藉田中取之也。前有以報其親。一語後有孝之至。一語中謂却並天地社稷言之。此因孝親說起。而兼舉之以見禮備耳。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禮記疏畧。卷之十七。祭義。十。

躬朝之儀。牲祭。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然後養之。謂在籍三月也。皮弁素積。見前。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欣之朝。君皮弁素積。

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土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謂之。

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近川。便于浴。種也。棘牆。置棘于牆上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則。

向內也。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二宮。在天子則謂之三夫人。在諸侯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桑采桑也。成乾也。蠶桑也。濕故菜乾乃以食也。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_上繭_反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

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_如用此與。

單蓋也以蠶之歲言。副之爲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禕衣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率如字舊讀爲類。

及良日。夫人纁_反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纁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主

良日吉日也。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沃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此義猶天子之新三推而人爲終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_良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

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

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

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

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

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

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

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說見樂記。此與祭義無涉。而重出在此。只因禮有報。禮得其報。則樂之義。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主

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_去意承志。諒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尊親如嚴父配天是也。弗辱能敬其身也。能養志也。先意所以開其邪承志所以成其美。此所以諒父母于道而不至父母之有過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_去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

人子與父母一體。子身便是親身。五者不遂。便是親身有愆。一般辱及親便是裁及親。只承其大弗辱說。尊親不可必得。能養人之所能爲。故君子重此焉。

亨孰類類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矣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去聲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去聲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京謂天產故其臭為體孰謂地產故其臭為蕪膏秋祭也凡泛言祭皆曰禘嘗祫人不敢言禘止曰嘗前仲尼嘗禘而進亦言嘗可知古人最重嘗祭以其時物既備而禘露之懷愉更感人也舊說只似嘗食之當恐無先嘗後薦之禮亦與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有悖也幸哉有子如此還就養說祭禮記疏畧卷之十七祭義

視亦只是養但國人皆稱其願如此曰我有如此之子則幸也則養又即是孝矣非徒養也是孝養本無精粗本非兩事我誠於事親感動衆人之心皆孝其親此我所以行足為衆人之教便謂孝而其行是孝者何能外於養哉其行曰養也是養即孝也特不敬徒謂之養敬則為孝耳敬而至於安至於卒則養之中已有不辱之義仁禮義信見舉在於此又按樂之實樂斯二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可知樂與刑亦在于此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如字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上聲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置監說溥橫說施下說放外說準者心理皆同不差毫釐也此言衆之本教孝經夫孝德之本也教

之所由生也又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即此義全觀孝經之文俱是此意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知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夫伐木殺獸不以時便是不仁便是無禮無義無信無勇之人何也其不敬之心無大小精粗也如是辱親極矣故非孝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去聲濟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禮記疏畧卷之十七祭義

之此之謂禮終

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崇于仁安行乎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大弗辱之事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大孝尊親之事也上三者俱是禮下四者是仁不以樂故廢禮必求仁者之粟者意只慮已之粟或出于不仁而父母或不我享云爾則其自勉可知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

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

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

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
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進步而弗敢忘孝也
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查舉足而不敢忘
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
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

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無人為大言無如人最為大道正路也徑提出邪
徑也游徒涉也忿言不反于身者我不以加人
自不以復我也

皆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
禮記疏畧卷之十七 祭義 末

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
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歷叙前代而及周則必周末之人之文也非孔門
其誰與歸謂禮記為孔門之書信不虛矣故凡無
某人曰之文者皆孔子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
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古者視朝之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
也君問則席謂布席於堂使之坐而後問也不俟
朝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問其家也
行肩而不併不併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遊班
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此少者與長者同行之禮肩而不併其肩差後不
敢齊並長者之肩也錯則隨謂年與兄等則為
馬行之差錯若年與父等則直隨其後矣乘車貴
者徒行賤者貴賤皆避長者也任所負戴之物也
不以行者幼者為之負戴故也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
乎州巷矣

者蓋艾耄之類謂之老鰥寡孤獨之類謂之窮遺
棄也謂皆以長者禮之弟讓道也故強犯弱眾暴
寡皆為不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須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
蒐狩矣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
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頒滿分
也隆猶多也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
于少者春搜冬狩舉此則夏秋可知

軍旅什五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上乎搜狩修
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自朝廷至軍旅孝弟之禮無處弗達民寧死
而不敢犯越可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矣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嗣三老五更於大
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

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去聲也朝勤所以教
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西學西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方氏曰先賢謂樂祖西學謂瞽宗樂祖有道德者故以教德。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以刃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袒而割牲者袒衣而割制牲體爲俎實也饋進食也酌食畢而以酒虛口也摠干摠持干盾立于舞位以樂老更也君子之德風故上感下效而弟道自行于鄉里卽此是教別無教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泰子齒

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大子齒謂與同學序齒有弟道也

禮記疏

卷之十七祭義

大

天子巡守去聲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

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弗敢過謂必駐行以俟不敢超越竟過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

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

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以年爲序曰齒齒于族不齒于鄉里可知三命不齒則並不齒于族矣然族之七十者猶不敢不讓觀下君待七十者之禮其孰敢先之族者卽周官所謂父族也。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官族以傳世言之曰宗族以主祭言之曰宗族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讓善則受過可知故下文並出○成諸宗廟詳在祭統十倫章言于宗廟中命之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

天子卷衣冕北面雖有明知去聲之心必進斷其志焉

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陰陽天地之理雖變化無窮其中自有情實如何爲吉如何爲凶也然不可見故聖人建植其情立以爲易使人卜筮而得之易掌易之官抱龜南面者象天將以至明者告人也天子衣冕北面者居

禮記疏

卷之十七祭義

九

臣子之禮自早以待命也進斷其志者進而求斷其志之可否以決其行止也自智則愚所以不敢專本天則智所以尊天也過則歸己所以教不伐善則歸人所以教尊賢也

孝子將祭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

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

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屈如語焉而未之

然宿者皆出其止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

陶陶如字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

違心思去聲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息井反之

孝子之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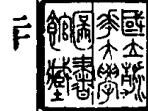
顏色必溫將與親見也行必恐恐其不得見也此所以如懼不及愛也容貌必溫若相親也身必誦

若將聽命也此所以如諸焉而未之然也宿者皆出請奠既畢助祭之人皆出而其立也卑不敢敬靜不敢譁正不敢邪肅然如親之將去而不可以久留此所以如將復入然也陶陶言思親之心積乎內遂遂言禮親之心暢于外其事若可已若不此而後謂之祭所以誠善不離乎親之身耳聞目見不離乎親之心推之一思一慮皆不離乎親如是則雖結于心而外形請色且時時以街省之街習也省察也省察之人而後能于祭時如見其親之志也故曰孝子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神無方也為之位則神主于此矣社稷土穀之神陰也右為陰位故建于公宮之右宗廟祖考之神陽也左為陽位故建于公宮之左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義



禮記疏畧

祭統第十八

上蔡李德裕

祭統者總統祭之始末大端而言之也此亦孔子述古而各訓釋之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禮以報本反始故莫重於祭祭者心有感而動也如雨露既濡必有休惕之心霜露既降必有悽愴之心是也禮者祭之文心者祭之本必發於心而以禮行之祭之義始全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也此孝子之心也

祭必受福以理必之世所謂福不可必也盡已順道此即賢者之所謂福也忠孝本一即盡已順道即以為福者也鬼神順君長順親順備此之謂備即謂之福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故謂之必受其福致誠敬忠信內盡於已也奉之以物將其誠敬道之以禮道其誠敬安之以樂安其誠敬

措之以時禮以時爲大物禮樂皆有時之不同不
疏不數外順於道也明舊之者明其舊於神也不
求其爲者非有所爲而求於神也

祭者所以追養聲繼孝也孝者畜反也順於道不
逆於倫是之謂畜

不忍使養輟於沒後故祭以追之不敢謂孝止盡
於生前故祭以繼之畜者養也而又非物之謂順
於鬼神君長親之道不逆於鬼神君長親之倫日
以此意蓄聚繼藏於心而不忘以是爲養是之謂
畜故曰孝者畜也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去聲沒則喪喪
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
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二

養喪祭皆孝子之事親處養以顯爲本喪以哀爲
本祭以敬而時爲本失此三者其餘不足觀也已
時者以時思之即下四時也盡此三道爲孝
子之行則不盡此三道者其爲不孝可知矣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皆禮是也故國君取去聲夫人之

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

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

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

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

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

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求助不止於祭而祭爲求助之本禮莫重於祭故也女曰王者取其有貞潔之操溫潤之德也夫婦

親之者婦助夫也如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制牲夫
人薦酒是也卿大夫相若外官備也命婦相夫人
內官備也官所以執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
具備水草之菹言道地產之微者陸產之醢言醢
天產之微者故曰小物備三牲八簋物之大品故
曰美物昆蟲之醢醢之屬草木之實物之屬特推廣
之故曰陰陽之物備又總之以天生地長之物凡
可薦者莫不咸在以見具無不備而能盡物也盡
物此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
共純編作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
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
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
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三

純服冕服皆謂祭服制上玄下纁纁以色言冕其
正名也非無可耕之人而天子諸侯必親之非無
可蠶之人而王后夫人必親之蓋親身以致誠信
致誠信以致敬敬盡然後可以通神明必可以此
心通達神明此祭之道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

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

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

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

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上齊

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

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本文極明不用解多要言謹齊之義以見其教且時也

是故先王期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

太廟君純作冕立於阼夫人副祿立於東房君執圭

瓊祿尸大宗執璋瓊亞祿及迎牲君執紼赤彰卿大

夫從去聲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句夫人薦浣詩畏反水君

執鸞刀羞才又反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宿當為肅猶戒也致齊於內外敬其地也會於始祖之廟敬其事也純冕則祿敬其服也立於阼東房辨其位也圭璋瓊祿祭之也士執芻宗婦執盞也

禮記疏畧卷之十八 祭統

殺牲用以薦藉宗婦執盞從同宗之婦執盞齊以從夫人宗婦執之夫人奠之也夫人薦浣水者浣即盥齊以酒用清酒以浣淨之是明水宗婦執盞齊從夫人而來莫盥齊於位夫人乃就盥齊之尊酌此浣齊而薦之也

薦豆者君羞嘏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此之謂夫婦親之結上文祭必夫婦親之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

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

之祭也與竟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

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作舞位長樂陳氏曰古者人君之於廟享籍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

以事其先王也與竟內樂之所謂得百姓之權心以事其先君也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祿升莫重於升歌舞

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

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

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

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

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禮有九獻故曰屬祿以降神歌以頌神舞以樂神故曰三重祿所以求陰而尚氣臭周人先求諸陰特重祿清廟文王之詩武宿夜武王大武之曲名故曰周道假祿以增其降格之志假歌以增其不忘功德之志假舞以增其權事之志故曰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然所重在志志輕則三道可同

禮記疏畧卷之十八 祭統

婦獻志重則鬼神實式憑之故曰與志進退若內輕其志而重求於祿祿無恃以通神失其所通之本矣故曰雖聖人弗能得身自盡者齊戒致思如見其所為齊之類此志也故曰所以明重也禮統言祭之儀道者達也所以達其志奉者特加敬持之義也以此云薦志重在內三重在外鬼神自來

格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餽餽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

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

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食餘曰餽餽易苟且故餽之禮所以善終也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餽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

觀于餽之禮則可以知為政之道在施惠矣

是故尸饗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臣餽

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餽餽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餽。徹之下餽上之餘也。凡餽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聲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設起也。君卿餽尸之餘。大夫起士餽大夫餘。士起執具以出。其卽所餽之器具也。士以上分貴賤。百官分上下。人數每變而衆。貴少而賤多也。卽此以辨貴賤之等。與施惠之象也。四簋餽之品數也。天子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諸侯之祭也。留二簋爲陽厭之祭。單言黍則現在其中也。施惠之禮尚脩於廟中。可知施惠之政必備及於境內。故曰廟中者境內之象。而可以觀政也。言諸侯天子可知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六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衆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祭終於饌。是祭者澤之大者也。澤必自上而下。但有先後之序。而無不及之人。故澤大也。以此施惠自上無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凡上有大澤民待於下。卽知惠育之必將至也。於饌見之矣。

餽者留。有餘以及人也。爲政何獨不然。故可以觀政也。以此見祭之爲事大。而所具類以備正教之本。在此何也。故諸臣不外於尊君長。故于孫不外於順孝。其親但此道此義。必本諸人君之躬行。而後諸臣子孫之教。從此以生。是故君果明於上。諸臣自無不服從焉。又能崇事宗廟社稷。子孫自無不順孝焉。何者。道盡於上。而感深。義端於上。而範明。其教自生。故也。此所以祭可觀政與。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具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上文言順以備爲教之本。此申言順之義。以結之事。上使下皆貴於順。而順之理又莫順於祭。故曰祭者教之本也。知祭爲教之本。則放之道以明。而祭之義深遠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七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十倫十類也。祭者如此故爲教之本。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鋪筵設几。使神有所憑依。同几者。考妣共設一几。以鬼神無形體。可以合而無間。故古無女尸。自不可有二几也。詔告祝祝也。謂祝以祀事告尸於室中。也。出於祊者。明日釋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鋪筵設几。欲其有定。祝室出所又恐其無定。有定無定之間。此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廟門內始屬神廟門外尚屬人。人則有君臣之義。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杭也。父北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王父祖也。尸主也。尸以主神孫為王父尸。卿大夫以下之禮也。行列也。孫為王父尸。則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而事子行之尸。非事子也。事父也。故曰以明子事父之道。當如是也。此父子之倫也。用尸之禮終有未安者。故後世廢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義

八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此節舊註難省。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云云。又有謂君禮助祭之臣云云。何以與醕尸相間而行。是正祭時行否不明也。余謂此即饌餘之禮也。必非正祭時禮。尸飲五。飲七。飲九。曰飲者。包醕而言。省文也。君為施惠之主。尸為至尊之位。故以尸飲括畧言之。君獻尸。是尸饌鬼神餘尸。醉主人是君饌尸餘。飲五。是五次獻醕也。君乃洗玉爵獻卿。卿亦先獻尸。尸酬卿。卿獻醕也。是尸飲七也。君以瑤爵獻大夫。大夫又先獻尸。尸酬大夫。大夫獻醕也。是尸飲九也。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士以下有禮而不備至。詳有司同爵則長者先飲。故曰以齒。皆所以明尊卑之等也。大抵饌餘之禮。即旅醕之禮。不然。旅醕更在何時乎。更用何物乎。不過醕祭之所餘酒食也。以其祭之餘物享用之日。饌餘以其象序尊卑相酬酢。曰旅醕。祭有燕享之禮。亦

此即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祭有昭穆。兼神人之昭穆言。王制所謂三昭三穆也。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故總謂親親之殺。群昭群穆以人言。祭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若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王及所出之子孫耳。昭穆以神為主。故其子孫於廟中亦各稱昭穆。殺者倫之序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尊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義

九

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賜爵祿必於太廟。如祖父賜之而非由已賜也。故曰不敢專。必一獻始命者。以祭為重也。不俟獻終者。以實為重也。必史命者。非君命也。祖命而已。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廟者。歸美於祖父之功德。非已能自受爵祿也。亦示不敢專云爾。

君卷。豎立於阼。夫人副。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登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

校。豆中央直者。醴醢醢醢之人。此人兼掌授豆。豎豆之下。爵形如雀柄則尾也。饌處謂因其處。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醴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言副。立於東房。何耶。蓋婦人貴

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凡為祖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賤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祖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祖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此亦前惠術觀政之意祖者對豆之器祖以骨為主豆以肉為主骨陽也肉陰也故祖之數以奇豆之數以偶骨有貴賤存乎所向故尚質貴髀之厚周尚文貴肩之顯前貴於後據周言之貴者取貴禮記疏畧卷之十八祭統十

骨賤者取賤骨所以明分義也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所以均惠仁也行於上者為政通於下者為事上下均適而各得為功祖所以明惠之均均政所以行惠之均故曰見政事之均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爵行酒之器也賜爵族酬時賜助祭者酒也眾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自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族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凡群有司亦以長幼為序而族故曰長幼有序司士所謂祭視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也

夫祭有昇輝胞庖翟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昇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庖

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閭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者更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不使刑人守門周以前制周則墨者使守門也際接也上下恩義相接也上與下勢分懸絕以至尊不忘至賤則明君雖尊居在上不忘民之凍餒在下可知此專就惠下之道言故與前惠均為少異別為一倫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祈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禮記疏畧卷之十八祭統十

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四時以夏時言非周時周改正朔而朝聘祭饗教授人時猶從夏焉周禮春祈夏禘秋嘗冬烝禘為養陽故春祈夏禘為順陽之祭用物薄主於權獻物多主於饋食食為養陰故秋嘗冬烝為順陰之義然言其盛止及禘音而不及祈烝者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焉之故及於秋已為盛矣此禘所以為陽之盛嘗所以為陰之盛以其為陽陰之盛故曰

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貴也草艾刈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爵以命貴服以彰德皆屬陽故於禘祭時發爵賜服為順陽義田邑皆地以養人秋政尚肅以刑人

皆屬陰故於嘗祭時出田邑發秋政為順陰義然
實雖以春夏為注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
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為主亦未始不行
實故記曰以下偏承嘗一邊言為出田邑一句未
明而申言其示賞之義與古秋嘗時發公室同又
言草艾則墨未發秋政開民弗敢專見秋不但有
賞即刑罰亦且薄而緩之也草艾刈草也
墨五刑之輕者刑人刑章見同一慎發意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
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
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
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
祭也敬祭敬則竟境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
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三
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
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矣祭而不敬何
以為民父母矣

此因上文陽義陰義而益申其義之大何也以治
國之根本在此故大也孔子於成人問禘而謂之
於天下如指掌不獨禘也嘗亦然故於此合言之
明其義何最重所謂本也治國之事皆從此出天
義者以下正言明其義之實義者如前三重十倫
之類皆是志者平口治國之志濟者助而廣之
謂德者如三重十倫之實體諸身者皆是故曰諸
德氏祭中之義皆從此發故其志貴於積厚志之
積者既厚則義之蘊蓄者自章義章則禘嘗之時
非僅虛文而不敬矣廟中者境內之象廟中
為泰格無言時靡有爭則境內為不顯維德百辟
其刑之故子孫莫敢不敬也一國禮敬感以禘嘗
而有餘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必身親
蒞者敬不能使人代也使人代而君不失其義者

義自明於平日之心敬故也志輕則義無由章故
疑祭而不敬則事事不敬本亂末弼以治故曰不
足以為民父母矣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
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
者能之

忽入鼎銘一段為下賜周公郊社禘嘗張本稱揚
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子孫之心也唯賢者
能之然則周公之勤勞方且稱揚之明著之不使
天下後世民咸不傳豈可當吾世而不使享有重
祭乎成康之賜伯禽之受皆孝子孝孫之用
心而可謂賢也自名下文自成其名是也

銘者論謨 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三

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
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焉顯也明示後

世教也

誤錄也積於心曰德宜於事曰善王功曰勳勞力
日勞慶賞出自君聲名出自民酌酌輕重大小
也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此大也
謂已名大於先祖之下也銘有三義孝也順也敬
也正見賜魯重祭亦有三成王伯禽之孝一也
不誣而仁且智順也傳之後世使觀禮焉敬也

夫銘者宣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
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
仁足以與之知聲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
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已身也所謂謂祖考之善所爲謂
後王及子孫作銘之爲明足以知死者之行曰見
仁足以體死者之善而與之銘曰與賢足以知作
銘之有得於上下曰利三者可謂賢賢而不伐者
作銘直述先人之已事而非自矜夸也
曰恭明仁知賢恭變起下君命于承言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格于大廟公

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並去聲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

難去聲于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亦啓右獻公獻

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者嗜欲作率

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翻民咸曰休哉

公曰叔舅予上女次聲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

揚以辟璧之勤大命施於烝鬯鼎此衛孔悝之鼎銘

禮記疏畧卷之十八祭統古

也

孔悝衛大夫公衛莊公廟也悝立已因祭而
賜之銘事見春秋傳然不盡合六月夏四月也假
至也叔舅謂悝也異姓大夫故謂叔舅莊叔悝七
世祖孔達也成公爲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於
漢陽後難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
師實諸深室故云即宮於宗周射厥也獻公成公
之曾孫名衍啓開右助也晉襄十四年衛孫文子
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
能佑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成叔莊叔之孫也
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兩祖舊所服行
之事文叔孔文子各圍悝之父孔孺敬而好學
不恥下問者與舊嗜欲者先世愛君愛國之心文
叔能興起之也慶同卿作美也對揚至羹鼎十三
字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
勅於烝祭之羹尊及鼎也此引孔悝鼎銘一段而
甚重特以見有功國家者人君必當酬以重禮而
人臣受之不以爲過下昔者周公一段乃其正意設
成康不知賜重祭伯禽不敢受重祭是反不如謝

曠孔悝之君臣矣寧
不爲君子之所恥乎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
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

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

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論譔其美者也明著後世也故也此大其身顯也重
其國家比前更進一層按誣與不明不仁三語起

下周公勲勞一段則鼎銘一段正見周公受天
子之禮樂爲不誣而成王康王伯禽之明且仁也

恭也

昔者周公曰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

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

禮記疏畧卷之十八祭統圭

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

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

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

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郊社祭天地故曰外嘗禘祭祖宗故曰內禘嘗並

言時祭之禘即天子之大祭也諸侯所無非五年

大禘之禘曰大者用天子禮樂故大祭文舞也管

象者以管攝其聲也大武武舞也舞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以應八卦故每佾八人合而爲六十四焉

則重卦之象也康周公者猶褒之也孔子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謂魯後世後淫非所賜受之舊故非
之此言至今不廢者大概說猶所謂猶秉周禮其
國未可動之說也

禮記疏畧

經解第十九

上蔡李範世分註

經解者孔子之所以解經也蓋刪述六經之後而說為此解以明其義後儒有不信者誤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

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賦志事春秋

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

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

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

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

禮記疏畧 卷之十九 經解

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

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後世衍習既久視爲

高遠難行之事而不知爲日用常行之理人之所

不離者也故作經解以明之曰入其國見其爲人

如何如便某經之教豈高遠哉溫知遠博稽

也故不虛也厚不薄也疏通心無阻礙知遠博稽

往古廣博度量寬容易良平易善良絜靜性潔靜

不貪汙精微細密不粗疏深蘊不顯露恭不暴慢

於人檢不侈多事煩擾莊持身端謹敬居心就義

辭即日用言行必記之以考得失比事即按年順

月比大其事以爲進退各國人材不同風俗各異

非長於此則長於彼六經之教不外於此皆學有

焉但六者各有所失學詩之過鮮條理失愚學書

易之過溺古失之誣學樂之過易失之奢學禮之過失之貪

者能好學者也好學則識精見廣既知經意之所

至又知經義之所止雖專一經而五經之理亦無

不貫通五爲節制矣故曰深也○端按先君子

較正同人分註稿至此節學易之過易失之素隱

而賊初病時猶謂端曰經解首節內語思得有一

轉意甚佳而語未融及病篤嚙語喃喃思得有一

也醒則謂人曰方病無甚苦只經解義擾攘難理

爲累耳嗚呼樹哉先君子竟以經解終矣又以

經解之不終其解終矣其亦經之不幸歟端以續

成父志錄稿至此所謂一轉者亦不可復知聊

以已意參合舊註而足成之且悲且歎不能無憾

云吾友範世李子亦於先君

子次年八月卒更無商確焉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

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

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

禮記疏畧 卷之十九 經解

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

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

六經莫不尊天子此解其所以爲天子也與天地

參以天子之位言下四句言其實德配天地仁配

天地也兼利萬物義配天地也與日月並明知配

道者循之而不亂朝廷政事之所出此處則天下

皆亂矣故於朝廷爲急燕處閑暇休息之時雅頌

之音和平正直行步堂上堂下之行環佩右徵角

左宮羽行則中其聲升車門外之行環佩和銓也馬

緩急中度音亦和平可聽坐如尸日居幾几而敬

揚之曰有禮不狎慢進前行退反行進則揖之退則

與位曰小相稱也萬事得其序巨與細先後不亂

也此言天子功效之大引詩以証天子能立於無

過之地所謂一正而無不正德功如此故曰天子

者與天
地參

發號出令而民說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上除去上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去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凡君所出之號令適當民心之可否其中毫無幸矣故曰和上下相親是情意流通而無間也故曰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謂順時行政如四時之按節以至歲歲不與非信而何物害人害亦天地之所生能乘至公以除去之此正大剛斷之作用也非義而何器者適用之物義信和仁能適治民之用如器之不可缺有意無器猶之徒善不足以爲政故曰不成霸非假仁假義之謂霸者伯也長之名也天子有道天下賴王以生如父道焉天子無道天下賴霸以存如兄道焉如共工氏之霸九州禮記疏畧卷之十九經解

也上古已有霸矣豈必桓文方爲霸哉學者何見之快也昔黃帝征蚩尤時固以諸侯而行霸事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亦諸侯之霸也霸固美稱也時至春秋桓文未稱其職耳然孔子亦未盡貶焉猶天下之有兄而未大盡兄之道爾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立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此見禮爲正國之重器所謂君子之衡也繩墨也方圓也人情之變不啻輕重曲直方圓之無定惟禮明於先而後有以待之則姦詐之徒雖欲欺君子而不能欺禮是故惟禮足以正國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

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此正以禮正國而不可欺以姦詐也蓋懸一禮於此則有方無方人品先從此分君子早以兩途別之即巧言令色姦詐益見隆禮者崇尚此禮於心由禮者率循此禮於事方即前所懸之矩也此言此規矩準繩之士也此無規矩準繩之民也禮者何內敬外讓之道而己能敬能讓則又何所處而不當乎故以奉宗廟則敬祖先而不慢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而不援上不陵下以處室家則父子親而相敬兄弟和而不尤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而相尚以齒敬讓之道達之上下如此下以敬讓奉土則上安上以敬讓治民則民治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其此敬讓之謂乎按凡用孔子語作結者則上文即古經之言凡不分爲何人之言者多是孔子自書已意或連舊傳雖已意亦必禮記疏畧卷之十九經解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思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承上文莫善於禮以明敬讓之道又通於朝覲聘問長祭鄉飲酒昏姻者如此總見無往而不可以維禮也有禮則治無禮則亂故禮禁亂所由生之本猶堤坊止水所自來之處也故朝覲之禮常行則尊卑之分明而君臣之亂何由生聘問之禮常行則輯睦之情在來不絕而諸侯之亂何由生喪祭

之禮常行則追養繼孝哀慕不忘而臣子之亂何由生鄉飲酒之禮常行則人皆知尊卑尚齒而長幼之亂何由生昏姻之禮常行則夫婦各以時配而男女之亂何由生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雖然禮常行則人以爲舊禮猶坊常存則人以爲舊坊人情止見無亂之患不知皆舊禮爲之禁也猶人祗見無水之敗不知皆舊坊爲之止也若壞舊坊水自以無所止而爲敗若去舊禮亂不以無所禁而爲患乎可知禮之立法是善而天下萬世不可一時去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去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

禮記疏畧

卷之十九

五

日徙善遠去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緊承上文去舊禮必有亂患之實廢一禮則一禮之亂作若諸禮盡廢則天下大亂矣禮之教化也微者言其妙處全在暗裏消磨人心之邪念遠屏天下之罪惡日遷於善而不自知覺也然則禮之爲教其功全在慎始起頭不錯後來自不會錯故又引易辭以明之今易無此語蓋文王以前古人斷易辭辭左傳多有引之與今易有同亦有異

禮記疏畧

哀公問第二十

上蔡張端分註

孔子自衛反魯哀公館焉時常諮問古今此其大者而孔子開引曲盡禮致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

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哀公魯君名蔣大禮謂禮之大者君子謂古君子何其尊言稱揚之甚君前臣名故自言丘自謙小人對君子言不足以知禮謂小人德薄位卑無由識大禮之精義此見聖人謙下與君應對之節文動容周旋中禮處最宜留心潛玩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

哀公問

一

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曰丘聞之見非無稽之言亦告君之禮也節事者不疏不數祭視以時也婦黨曰昏婿黨曰姻間見曰疏近見曰數言昏姻之道尤宜節事民所由生此句最重蓋以民所由生其道多端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生民之道惟禮爲大也非禮則德薄分亂而禍乖人類傾危實在於此故君子不得不尊敬之也尊者崇尚之也敬者慎以存之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君子之大禮百姓有能而不能故以所能教百姓會者行禮之期會節者禮之文爲制度也彼雖不達禮中深義使不廢墜其及時宜行之義節度而已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禮者何即事之治也使百姓不廢會節則事成矣故曰有成事雖備飾器文章黼黻服制者傳續不絕之義此言既有成事而禮器禮服未備恐禮之器服常存則此禮不終絕矣孔子不去饌羊蓋此義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 哀公問禮
君不困民不病上
下同利有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平其求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實貨財也淫德即下荒怠教慢荒亂於行怠倦於政教驕於民慢棄於神四者皆言無禮也固者取之力也盡者竭所有也平與迂同連也迂連衆人之心哉伐有道之性求得當欲德以求獲稱其欲也而止以用也所理之所安處也用民者用民財也而前言省財以豐禮也言竭財以遂欲此見禮以財行今之君子竭財以遂欲此見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楸

七小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臣於君侍立禮也命坐則侍坐君之禮臣也人道者人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通謂通人無阻之理路然棟動之貌作色變色也君推問言禍聖人對君一言一動純乎禮於文章見性天通化存神之妙也至於是邦必問其政此是真莊讓一齊並到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禮記疏畧卷之二十 哀公問禮

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公問為政疑政在百姓身上為不知政字如何取義孔子只釋字義而君身之重已明夫婦父子君臣為政之大綱庶物果事也無似不近道也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犬昏為大大昏至矣犬昏既至冕而親迎去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總之道猶路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故推至犬昏則甲遇之至矣犬昏本為親親又本於敬故歸本於敬愛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為之本

故後言大昏為大也。或在養人。故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之無節。安能無亂。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禮以敬為主。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大昏為大。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見而親迎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見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與敬為親。舍敬是遠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疎。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變。故曰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 哀公問 四

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公曰已重。公蓋自尊大也。故孔子以禮抑之。而固也。不得其辭。言已不能為問難之辭。下文三遂言皆不待問而進言之。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天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男女合而後人道成。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天昏之重。又不止萬世之嗣。公既不能問。故遂自言以發明之。內以治宗廟。祭祀之禮。必夫婦親之。如君率卿大夫以獻夫人。率命婦以獻之。類治治之。而不敢亂也。神明猶言心也。君之心足以配天之心。君母之心足以配地之心。備

然不作。天地神明之義。出以治直言之禮。出即從宗廟中出也。直言者。祝嘏告神之言。皆言善行。之言。以之出而為治。即直如其言。無私。地無私。載之實。出之則為政治。治之則為禮。足以上下之敬。上如此。以禮自敬。下自不敢不敬。自敬也。故物恥。恥國恥。皆足以振興之物。恥諸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弱。振動也。與起也。是時魯微弱。三家專政。哀公恥之。往往欲借強大除之。不能。故因問政。而隱微以端本。蓋魯其如行禮。又莫如從閨門。莊席中。振起陽剛之氣。於宗廟朝廷。上馴習。跋扈之心。庶乎可以一旦卓立。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違

妻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聲子也者。親之後也。敬

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

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 哀公問 五

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

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素

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因妻及子。因子及身。因三者及百姓。及家國天下。皆義之進也。故亦不待問而遂言。三者百姓之象。猶言其則不遠也。身與身。子與子。妃與妃。其情同。其重同也。而天下之百姓。做法我之敬。其身與妻。子者。以自敬其身。與妻子。夫義婦。親父慈而子孝。豈不一正君而國定乎。昔者大王去郊。愛及妻女。敬身以保妻子也。而從之者如歸市。故曰君能如此。則國家順矣。愾字從心。從氣。心至氣。即至言。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

而敬養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君子以位言在上者言有過民即以為辭動有過民即以為則此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差百姓不待命令而自敬養其土方謂之能敬其身斯能成其親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

此明敬身所以成親之實

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 哀公問

六

不能有其身言不戚君之身也不能安土言國勢危亂也不能樂天言心理不順不能與天同其廣大內外交困名實俱喪故曰不能成其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者物則也有物必有則故曰不過不過即禮也凡愛與敬皆物之實理天之則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問人道已畢故又更端問天道意以人道足貴如此君子又貴天道何故君子之德成於學故貴其不息之功如日東出月西生相從而不已便是天道君子之學又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不致久而閉塞終身以之者便是天道無為而物成君子止自成其德若無所為於物者而身以及身子以

及子妃以及妃百姓不命而敬養是即天道之不見其為而物自成也已成而明功業顯發文章自煥然於天下是即天道之萬寶告登而景色燦然也君子貴天道如此

公曰寡人蠢反愚冥煩子志如之心也

意愚惛於心冥暗於理煩心荒亂於事也志心記也公自言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蹴然不安貌敬也避席離坐位也君言過謙故心身不安此聖人動容中禮處不過物是要言不煩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 哀公問

七

後果恐後日又忘而有過乎物之罪此公有恐懼之心正反求之實若造聖則臣受福故曰臣之福仁人愛物者也物必有則過則即非愛故不過物孝子愛親者也愛親必有物則過則即非孝故亦不過物不過物即禮矣無違悖於禮斯至矣故仁人之事親如事天至敬無文自不敢過則而悖禮事天如事親至愛而日嚴亦不敢過此則天親之實理全而吾身之敬愛兼得自不至虧體以辱親矣故終之曰孝子成身仁人孝子一成人也事親事天成身一理也

禮記疏畧

仲尼燕居第二十一

上蔡張端分註

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日閒不知何燕仲尼與孔子無異燕居閒居亦無異特以別篇爾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

汝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

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

慈仁

居命之坐也越席出席位也此師弟之禮師嚴然

後道尊也縱言說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中恭之禮文則便跪謂之給勇而不中勇之禮文

則以力而為亂謂之逆天子於三不中禮獨言給

之為害野與逆猶是直情徑行而然然習於禮則

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

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

本心之德則止故不可教治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

嗣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

中也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教母道有餘父道不足也下商雖不在

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師商

二人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亦有過有不及中者

無過不及也禮乎禮嘆賞而決言之先王制禮所

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

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

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餼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領惡猶言貌領衆惡而去之也全好猶言保全衆

好而有之也詳論諸克已復禮之義一日克已復

禮天下歸仁所以鬼神昭穆死喪祭饗賓客之禮

無所往而不爲仁也鬼神昭穆死喪祭饗賓客之

主郊社禮行而百神受職亦遂推而享祀之而仁

愛鬼神之義於是得矣春秋祭饗更祭饗之義

也當祭之盛也故舉以該四時之祭昭穆之義

之昭穆蓋乎先祖之謂也死者未葬以前以生

時饗食之禮與於鄉黨所以仁死者未葬以前以

神遠之也凡鄉飲有射禮所以仁死者未葬以前

尚賢崇德故曰仁鄉黨也食以養祭以養禮所

以仁愛賓客之禮也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

外及禮之饗是而心速至者在

吾仁愛之中是仁之用流暢達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乎

治國如指諸掌

掌義見下文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之內有

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

一家以至朝廷武事功大端盡矣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指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此又推極細微之節目國治卽在此矣宮室有門庭堂與之別皆有制度量五量之器備合升斗斛是也鼎造飲食之器鼎象之類是也二者皆取象陰陽有方圓大小高卑奇偶之形焉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味得其時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所謂樂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也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三

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已復禮爲仁則博淵淵泉而時出之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時中之宜三百三千無一事之非禮也加於身動由外感也錯於前動由內出也凡衆之動似不外此二者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去聲與平聲偃偃目乎其何

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

手足無所錯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

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二族失其和朝廷官爵

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此節一反上文而言之更覺親切觀此則治國如指掌更無高論祖始也洽合也言舍禮無別有可於衆之道也

子曰慎聽之安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吹竽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立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四

樂闋缺下管象武夏箒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去聲規還旋旋中矩和鸞中采齊慈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知者知其理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請侯相朝也樂器之懸於筵者道也與作也金爲先此樂禮之一節也升堂而樂闋者升堂樂作及主人獻賓酒賓卒爵而樂又止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又止謂之樂闋此樂禮之二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此樂禮之三節也夏箒禹大夏之樂曲以爲吹之此下四句似是饗畢燕賓之禮以夏

簫序次而使賓興起以就燕席也薦俎者俎熟食也饗以禮行燕以食進至此乃薦進其俎物也又更序其賓主之禮與當奏之樂復備其百官執事之職如副介陪賓之類以助賓賓食此享禮之四節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者使賓主知禮之主節也而主人所以仁愛賓客之情賓所以仁愛主人之情無窮俱於禮中見之焉直曰行旋轉曰還規員也行貴員括此五節也還貴方正此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鈴也車行整緩鈴聲與樂聲相應和此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八節也振羽節振鸞車上鈴也車行整緩鈴聲與樂聲相應和此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九節也此五者非饗禮所得專他禮皆用之是故君子無所用而不在此禮中矣下文特解明上文之義人門而全作饗然則鳴欲賓主以情相接也升歌一節此言升歌清廟故知升堂樂閣之樂即爲清廟之詩非昇也下而管象示事者欲賓主以信睦之事相成也如此以相示故不待親相與言也蓋言每不能盡意而以禮樂行之則不盡之情意可令人深長思之而不能忘非必不言也此所謂養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五

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經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雖和而不流君子無理不亂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禮者一定之節文也詩樂德則存乎人故又以禮爲主而以詩樂德勉人以此禮則內外相持謬繆悖不能詩是無其志而行之禮則內外相持謬繆悖也禮之用和爲貴不能樂是不和也則情不決治而禮亦無文可觀過於質朴矣素質朴也德者心有自得也涼薄於德無仁厚自得之實而綢繆之禮文是虛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人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變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平古之人也

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變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因上文謂人不能詩樂德即不能行禮故又爲是言制度者禮之體文爲者禮之用蓋筮俎豆制度之類也升降上下文爲之類也行之在人謂有體而不用之人方能爲此禮也子貢之意謂變以樂稱而人者言變爲人質朴不好全德之名也泛言達於禮不達於樂者謂之朴素猶無文焉達於樂不達於禮者謂之偏辭爲不中正變則不然夫變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謂之偏辭爲不中正變則不然夫變律無相奪倫非精於禮能爲此中正和樂之故乎唯不務名而聽傳其偏所以爲古人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六

舉而錯之而已

問政謂政道多端何以舉行也前謂前言所告女者已說了爲政的道理仍是那禮樂

子張復反又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

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作

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

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泰平

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復問者謂禮樂畢竟當不得政事也筮席也綴兆

舞者之行列也言而履之即爲禮行而樂之即爲樂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萬物萬事也體禮體謂

萬事皆服從禮體也承事者百官各敬其事也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

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衆之治亂由禮之廢興此所以爲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難苟簡爲之亦必有奧阼之處室有奧尊者所處別於卑階有阼主人所歷別於賓乘車之法尊在左賤在右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貴賤長幼即一立亦必有序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爲哉蓋以有物必有則此古人制禮之義也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二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七

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此言禮之爲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爲政者可舍是而他求哉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疎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發矇瞽目之人忽聞而明

禮記疏畧

孔子閒居第二十二

閒居猶燕居

上蔡張熾分註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詩大雅洞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禮之原所也樂之原和也致盡也橫者廣被之意四方將有禍敗之變而必能先知者以其切於憂民是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二 閒居

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至者慮切而無所不到情盛而無以復加之謂也真心爲民父母必欲曲盡教養之道謂之志至志至則情生故因物感時無非吟詠斯民之事謂之詩至詩至則緣情制禮爲之定親疎大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使民安然而不亂謂之禮至禮至則體又不容不播樂以安之其文足論其聲不流足以感動小民之善心謂之樂至樂至樂極生悲如父母於子樂之極即憂其有不樂而哀生焉曰哀至憂哀之至事防禦整頓又足生樂此哀樂相生情狀最切目無他視耳無他聽唯此之視聽而卒亦不可得見聞如此志氣不齊充塞天地之間然後足以盡其憂樂之志氣也此與參前倚衡

意同故
曰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
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
三無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
其基命有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
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夙早也基始也密也密聲也周頌昊天有成命
篇言文武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
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
民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逮逮詩
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邇風柝舟之篇言仁人威儀
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
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為匍匐伏地
為匍匐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汲汲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二 闕居 二

然往救助之此非為有服屬之親特
周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
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
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
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
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
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
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

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違者言內無所失也無
所失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之矣則身則
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得之矣則身則
於外故繼之以氣志既得之矣則身則
艾故繼之以氣志既得之矣則身則
遇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於息故繼之以威儀
儀者言威儀得中則無非矣失之於息故繼之以威儀
和同和同而無乖戾則久而愈大故繼之以上下
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恕孔悲者言其
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以仁
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於
外則澤足以被於後世故終之以施於孫子其序
如此謂之五
起不亦宜乎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二 闕居 三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

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

不違至於湯齊如湯降不違聖敬日齊 賡 昭 假 格 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圖是湯之德也

詩商頌長發之篇引詩之意以上帝無私之命亦
有奉而不違者至於湯則竟與天之無私覆者相
等齊湯之謙抑自降下者又即地之無私載甚敏
而不遲疑怠慢也因而聖敬之德日日昇明
也格至也明至於日月之無私照而遲遲詳慎也
其意一惟上帝無私之命永遠賜教而不違也所
以帝命作法於九圖以勞天下之功也此
湯無私之德參於天地也言湯三王可知已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

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此釋前文帝命不違之義以見奉宇之實春秋之氣同一天和冬夏之氣同一嚴峻風雨霜露同一無私是天以無私示教於人而聖人奉教無違也地承載天之神氣風氣順應聖氣震動是風霆流而為形則庶物即露而為生同一無私於庶物是地以無私示教於人而聖人奉教無違也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養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此節言有無私之君必有無私之臣清明在躬猶脩身以道氣志如神猶取人以身言奉三無私以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二 開居 四

自治必有三無私之賢與我氣志相通如神言莫知所以然也嗜欲如欲治其國之欲我欲之所至方有開端而必有先我之人以嗜欲相應者猶天欲雨山川出雲不期而然矣引大雅嵩高之篇言文武有無私之德天為之生仲山甫及申伯為周室之翰幹四國則於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於以宣布其德澤此宣王詩孔子引之以為推文武無私之德足以如此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去聲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聖人引詩不拘原意只用詞令此令聞只說清明在躬善聲所聞自感動賢人言先自治耳三代大約如此弛如字後也施文德協四國又說賢人助成後大其文德以協和四國蹶然喜躍之貌負牆而立者問竟退後背壁而立也承者奉順無違之意二詩亦皆先王之詩謂為三代大王者取類言之

也之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二 開居

五

禮記疏畧

坊記第二十三

上蔡張燧分註

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之道固不可以不記矣。

子言之君子之薏辟則坊與平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夫爲之坊民猶除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爲賢坊。與防同。坊民之所不足。坊字當爲何。坊水之坊。民往往失之不足。每日增土使之高大。而水猶險之。故曰不足。君子之道。犬爲之坊。而民猶險之。其不足與水坊同。故君子以禮云云。不使不足也。德性之生理。生之太過。無節爲德之病。非禮無以制之。淫者。湯佚之情。亦性之生理。生而太過。

最所難制非刑無以畏之欲者貪得之心亦性之生理往往無厭唯命有不可強者足以化之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

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
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口實於上

故亂益亾

小人。不學之人。約是氣。欺騙是氣。盜竊人之有
亂犯上之事。凡此皆人之情也。貧富不同。情極百
有餘出。禮法之意。故爲節文以防之。家富不過百
乘。所以制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
貧。不使之給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
不使慳也。糠滿足之意也。

于云貧而好樂俗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
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手乘都

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衆而以寧謂家族衆盛而不以停亂致禍敗也三
者皆能以禮自防者故曰天下其幾言不多見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也葑薺毒也
刺厲王言民苦或亂欲其亂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大夫都邑之賦也雖
可出兵車千乘者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賦也雖
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家富卿大夫之富
也不過百乘其采地所出之兵車不得過此數也
好樂好禮二字字學也樂與禮豈是聽其自然而
樂自然而禮乎好樂而學之則樂生不好樂何緣
而忽樂也好禮而學之則有禮不好禮何緣而忽
有禮也或說添一好字非孔子語可謂不知學矣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
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二

疑者或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別有位則民有所依循以讓而不至於爭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

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去聲彼盍汧日尚猶

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不
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天而有土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楚越之喪不稱王據有二王也國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稱主避國君也詩邇詩也孟曰卽騶旦孟何不也何不且是求日也其聲似

之故名以此人患之者以欲反夜作晝也君南面
向陽臣北面之向陰晝夜之象也其可反而亂之
乎故引逸詩以況之不同車遠害也襲弒之禍常
足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乘車之法君在
左僕在中央
勇士在右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凶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凶
夫權輿之無餘不害為賢者假檀之素餐君子所
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
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

子云賜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

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已子云君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三

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

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受惡受酒肉之不美者爵酒器也小雅角弓之篇
本為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引作泛論言凡
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此之
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
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以其身亦可念
矣禮六十以上還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
不齒席於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
位故朝廷以犯君言貴人而賤已則不驕先人而
後已則不爭
故民作讓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肖先亡者而後

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

民民猶僭死而號平聲無告

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士則
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肖於死
者公謂身為國家事而出公在外存謂存於國內
者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以
此化民方且不忘死而況生存故可相付託也
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最勉也畜字說莊姜言
歸妾戴婚以思念先君最勉我恐忘莊公之死也
寡人莊姜自謂也是不肖死已之意以此坊民民
猶號呼無所控告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

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德者而不吝於
班祿則民興於禮讓尚有能者而不吝於賜車則
民興於智藝祿祿車非輕祿器也特以貴賢尚
能而不吝於所予耳君子謂有國家者小人謂民
也君子貴人賤祿尚技賤車時并不明言使民興
讓興藝是約言也約禁約不言之義小人先言者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四
是民已興於君子不言
之先也言感動之機神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去聲上不酌民言則犯也

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

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輿論之可否
如此則政教所加下民尊戴之如天所降施否則
上不酌民言則犯眾惡猶犯上天也民不天上施
則亦敢犯上天而作亂矣信者不欺於民讓者不
恃乎已即酌民言之意是上有禮也民報上之禮
者必重雖親其上也其長可矣即下天上施也詩
大雅板之篇詢於芻蕘問於取草取
薪之賤者也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
稱己則怨益凶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書曰汝惟不矜天
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
稱人過則稱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而又且
人不怨已也引詩謂下適室者卦兆之體皆無凶
咎之辭以明難以此
卜之著蔡亦無過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
度從洛是錡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讓之義也故民亦感而讓善
引六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卜者武王也謀度
錡京之居武王之志已先定矣然必以吉凶取正
於龜後武王乃從而成此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為
功而讓之龜卜也故
引以為讓善之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五
惟我君之德於 乎 是惟良顯哉

君陳則書與今書文小異
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子克紂
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

泰誓周書引以證
善則稱親之義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弛猶棄忘也三年不言見商書說命篇謹今周書
無逸篇作雅意同謹敬也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
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引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證弛過敬美也引論語三年無改之說父有

過宜速改有美不止三年宜終身守之故記者復
引高宗三年居喪不言言乃謹可見三年無改喪
期也過三年當改改之
不當改終身守之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
孝子不匱

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矣之
色蓋命不順理強我從之當忿而亦不忿則達
諫焉過未形而先退之曰微已露而善諍之亦曰
微不倦寧無諫不令得罪鄉黨州里也諍之不從
或怒而撻之曰勞勞者苦也寧苦在已不敢怨父
母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
匱乏也此即辭事論親於道不
陷親不義道無乏孝亦無乏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瘵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六

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因以致其
和睦之情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
病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
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
乘衣不可衣廣孝謂因孝父以及父之友則孝廣
矣辨別也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
者所以厚敬親之道尚書太甲篇辟君也言君不
君而與臣相執則辱其先嗣以喻父
不自尊而與甲者同位亦為忝祖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
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父母在子雖有年不稱老慰親心也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父母在子雖有子言孝不言慈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也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嚴而不欺凡作樂喜之事曰戲或足以娛親心恨歎不已之聲曰歎或致親憂慮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為親之死故為尸以象其生為神之尸故為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故宗廟久而廢壞則脩以安主而致其庸敬之孝祭視立尸以致其斯須之敬之孝皆所以教民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如是而坊之猶忘親焉况不然乎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七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餽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志義

以祭器用之賓客者示敬也敬者禮之本也義之所從出也故君子不以物之非薄廢禮敬至即禮至不拒物之非也非以物之美惡為禮之輕重至即禮不至不在物之美也故食享之禮主人親饋是敬至也各祭其饌各敬其敬也主人不親饋是敬不至也客亦不祭報其不敬也故君子苟於人牛之無禮其食雖美不食焉弗敬故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謂不在物之豐儉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謂酒之中有德也物利也敬義也以賤利貴義之意隱示於行禮之中

民猶爭利而志義况可廢禮乎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二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親乎室堂下親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七日戒三日齋解見禮器郊特牲承奉一人以為尸至敬也過之者趨走言祭時若臣趨跪至尸前必加敬不敢稍怠緩也禮如此所以教民知敬也醴酒醴酒是示民以不淫過之者趨走也尸飲三衆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上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因其酒肉者因祭祝之酒肉也聚其宗族者謂羣卿羣士在也聚則交相親矣故曰敬民睦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又觀室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言禮儀盡合法度笑語盡得其宜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八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饋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墳周人弔於家示民不惰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賓自外至惟恐不入故禮之以讓養自內出有所不忍故禮之以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弔於墳在葬後即墓上弔也弔於家在葬後反哭時也說見檀弓示人不背死夫死民之卒事言不復生矣生有戚識之情死不可惰於此不背方人情有始有卒也孔子從周此亦卒事之義主人之

哭於此卒賓之
引亦於此卒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

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升客階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客位不敢居主人之位蓋避父之尊也為子之孝父既往而猶未忍沒其階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也未畢喪雖即君位而不稱君則推讓之心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春秋魯僖公九年晉獻公卒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子父未葬不稱君也葬畢稱君書法之嚴如此以坊民猶有子弑父者教追孝教不爭可不嚴乎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坊記

九

推孝親之心以事君則不敢有貳於君之心推弟兄之心以事長則不敢有貳於長之心凡此皆所以示民一心事上也君子人君之子也君若在不謀仕嫌欲急於為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惟命龜之時或君有故而巳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左傳卜貳圍正謂君之貳故鄭引之云二當為貳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與喪父同所以教之使不疑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

身任父母使財聽父母用若是則土之勢不分於下故曰有上下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

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作階主階也堂主位也示民不敢有其室皆天子之有也自此遺彼曰饋自下獻上曰獻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若賜且不敢受况專以遺人乎示民不敢專皆父母之有以上四節皆明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致其情也蓋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若先用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坊記

十

賄後行禮則民必化而貪財利若無辭讓之節而直行已情則民必化而相爭人有饋於已禮也巳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及見其人則不受其饋視猶受也此蓋不以無禮而受人之饋也易無妄六二爻辭田一歲曰童三歲曰童不耕獲不菑畲故孔子解曰未富也二士位而陰柔既不耕田無一年三年之蓄可謂凶矣而甘守其貧不改其行故不富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易本無凶字孔子自增凶字是未富之義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

穧才又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

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亾其身

詩小雅大田之篇秉禾之束爲把者辨鋪而未束者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鋪槽彼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爲利耳伊詩本作遺仕則不稼穡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鼈也食時門時之賒不闕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夫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不盡利者義也詩衛風谷風之篇對憂蒿菜也非亦菜名也引以爲采葑菲者但當采取其葉不可以其根本之義而并取之斷章取義非詩本說引此以爲不盡利以遺民之喻如此則盛德之聲遠播無有違之者而人皆親其上死其長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

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反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三坊記 十一

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章明也無嫌無可嫌之行也詩齊風南山之篇柯斧柄也克能也橫從其畝言橫從耕治其田畝也文與今詩小異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

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聲夫人之姓曰吳其死

曰孟子卒

厚別厚其有別之禮也卜之下其吉凶也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又見論語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穆

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陽侯穆侯兩君之諡也鄭云其國未聞大饗兩君相見之饗禮也古者夫人亦與大饗而有交爵之

禮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似之穆侯饗陽侯夫人交爵以致禍故自此行大饗者皆廢夫人之禮而男女交爵雖祭禮亦廢之不行也此亦古禮之可廢者沐日祭祀亦有饗禮故知並廢交爵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違去聲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

自前章夫禮坊民所淫至末皆言男女婚姻之事雖各爲一節意實相承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聲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三坊記 十二

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

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

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

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圖卿大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正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瞶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亂常也餘并見曲禮問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現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

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舅姑女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儀禮父死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死女曰無違言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亂作禮壞多有男行而女不隨者夫婦齊體故互謂父母曰舅姑但婿外字耳

禮記疏畧

表記第二十四

上蔡張熒分註

表者標也。以一身立標準於天下也。蓋盛德積中而英華發外之義。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歸在陳歸魯不仕也。隱者藏其道於一身顯者明其用於天下。此一句冒下三項其道烏在如南面端冕矜而莊也。軍旅斧鉞厲而威也。象魏詰誓言而信也。皆顯此之事聖人道不行於世退而加脩以表率天下德盛於中道形於外故無待於矜厲言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而罔有擇言在躬

不失二字大有功夫。作事時定要遠暴慢所以不失足於人。發一顏色亦必以敬畏出之所以不失色於人。出一辭氣亦必以敬畏出之所以不失口於人。不失足則無妄動故貌足畏不失色則無妄言故色足懾不失口則無妄言故言足信其功全在敬忌二字。甫刑即呂刑忌者敬之甚而心有所惡也。此三項玩之即上節不矜不厲不言之實功安得不隱而顯乎。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楊襲見曲禮應氏曰楊襲以示文質各有宜異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異服從事各行其敬不以襲衣而因為襲不以楊衣而因為襲蓋節文既辨而又不釋其勞則無相襲之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禮莫重於祭莫嚴於朝臣子當甫視事之時未有不極敬極辨者然歷時既久精神易於漏洩容貌

易於昏惰則樂以散其敬之聚德以備其辨之繁者有之如是則禮不成而義不立義不立而德不盛其何以表率臣民興起教化乎故君子不繼云云見古人慎終如始是在在講心學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撓恭以遠恥

篤謂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如何可撓與誠之不撓其行則寡過死於禍千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慎而取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者何事於撓乎。其善不篤而好撓者也恭其行則人敬何至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恥者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

躬儻也焉如不終日

莊者貌之屬敬者心之一安者體之適肆者意之蕩倫與強對薄弱無力之義莊敬日強者身心收斂則肌膚固筋骸束精神聚焉得不日強安肆日偷者身閑曠則肌膚懈筋骸弛精神散焉得不日遂至儻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觀君子不以一日如此可想君子法天行健終身整齊之樂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現君恐民之不敬也

鬼神與君皆先王管攝人心之大端故不可以不敬此處不敬則無往而有忌憚矣齊戒擇日月所以作其敬也而民之觀而感之者自皆與於敬矣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好狎侮之人常至於死而不畏敵其所襲也習以成性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

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狎侮有死道所交際之事不可繁數無辭不相
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
之類無禮不相見欲其有相見之名也如鄭燕大
夫屬士雉廐人之贊匹之類有文也如鄭燕大
章之豈有相與者乎不變則教久而交全矣引易
以証初交未有不慎而再三必至於變
瀆也觀此可知朋友往來寧疎勿親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
下之利也

仁之體大而尊顯揚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
曰表義之體小而嚴裁制事物而人心凜然知所
畏故曰制報者禮也禮有施無報則禮絕有報則交
際往來遂有不報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
思以相愛故莫利於報三句起
下九節報者一節起下一節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三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
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
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勸者相勉以德報人也懲者相戒不可以怨施人
也不特大德大德之必報也引詩以見無言無德
之不報也不特小德小德之必報也引太甲以見
君后小民之亦必相報也此皆正報也引太甲以見
有反報以德報怨雖未合禮然使身寬裕無害不
失自愛之仁也以怨報德不特忍心害理而刑戮
必及其身可不畏哉此以補
報者天下之大利其說乃全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
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欲而好仁則智者利仁之平也畏而惡不仁則畏
罪者強仁之事也若無所貪欲而自好仁無所畏
惡而自惡不仁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
人而已是故君子皆學聖人者也仁與不仁直從
自己心中辨是非講存亡而論所不論是謂議道
自己已之所能也若小民憤分可使由不可使知
使必待好惡從心生則天下之亂久矣故於仁置
賞法不仁置刑法使天下有欲而好仁有畏而惡不
仁則民之所能也而上下同歸於仁矣沐曰仁生
人之物則美德也而上下同歸於仁矣沐曰仁生
一人只盡得民性之本然無異也故君
子議道只於此議之可知性是功夫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
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

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四

仁尊而不親

仁有三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也與仁同功謂及其成功一也與仁同功謂及其
利勉之迹矣其仁未可知者既同歸於仁不顯安
與仁同過者即觀過斯知仁矣天地大而有德聖
人之道大而有德如舜之過而受過以全仁有德之
大非聖人不能然後知爲仁者安仁之仁其情異
乃可知也若智者之利仁畏罪者之強仁受過而
不利而免其罪則必直其仁而不受過矣其情異
也謂率性而由之順之方白左右不順便曰左仁者
力而成功者仁者也道者不順人情之爲自然用
理之輕重故曰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
如鄭子皮以子產之政嚴猛爲不順而以寬愛爲
尚是厚仁薄義也而盜遂起是親而不尊厚於義
者薄於仁如子產之爲政火烈人畏之是厚於義

者薄於仁而誘言以與是尊而不親前言仁有不
同之仁君子亦仁而已矣不必同後言仁義有難
兩全之時在人因時措施之一顧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

失

至道即安仁者也渾而無迹故能過化存神而爲
王義道即利仁者也嚴而有方故能裁制斷制以
爲霸考道即強仁者也先王法制其在方策畫指
考之事而事不輕舉亦可以無失矣總之聖人平
易近人不棄一偏不似後人
說大話執全德而無一成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惛反七感恒反多八

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上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

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上世之仁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五

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有數言不止一端其數多不同即義也何也仁
有宜長宜短宜小宜大皆仁之分數所在惟仁不
同所以宜於事者亦不同如中心惛相愛人之仁
也惛隱休惕由中而動不容強制此固是仁矣然
此愛人之仁有宜長宜短宜小宜大既有不同之
數則有仁者之法率其法而強勉行之正所以
資用於仁者也故又謂之義義即仁之數也詩大
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文王遷豐勤苦若若菜也故
以比之武王豈獨無勤苦之事也言武王所以
以亦遷鎬也遷鎬以遠厥後人勤苦之謀所以燕
安翼輔其子耳此數世之仁也王者繼功繼伐故
宜長大而不宜短小此義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
言我身尚且不能容閱何假憂慮後人此終身之
仁也夫婦離絕之時止宜及短小不及長大亦義
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升也行

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
故君子以義度待洛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

可知已矣

仁者何天所與我之全理根諸心而生生不窮者
也其體無不具其用無不周存之無須臾之違發
之無物我之間常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心存則
俱存心亡則俱亡一日不死此志不容少懈其機
如此故曰爲器重故曰爲道遠故曰行者莫能致凡以
舉者莫能勝惟其爲道遠故曰行者莫能致凡以
其取數多故也如儒行言溫良之本敬慎之地寬
裕之作孫接之能禮節之貌言談之文歌樂之和
仲之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此千之死行雖不同
其取乎仁則一也孟子言天子之保四海諸侯之
保社稷大夫之保宗廟士庶人之保四體位雖不
同其取乎仁則一也孔子言郊社之於鬼神嘗禘
之於昭穆饋饗莫之於死喪射鄉之於鄉黨食饗之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六

非取數之多乎唯其數之多此勉於仁者所以爲
難也是故君子不以仁之全義度量繩束乎人雖
堯舜猶病況於恆流則人皆難爲仁中之人矣若
以人人各具之才德貴望人皆難爲仁中之人矣
貴望人則必各有心安理得因時制宜之道而與
仁有合者則賢之大小亦從此可知也或謂夫子
嘗言我欲仁斯仁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力於仁我
未見力不足者而此云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
何也蓋仁之道自其本而言之則心即仁其在我
者易以勉自其仁之成名而言之則心即仁其在我
周旋中禮而天下無一夫之不獲者未足以盡其
量此則勉之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

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鄉聲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

中心安仁則心安不仁則心不安此純乎用功之謂也此便是天下第一箇人見如此用心者少大雅之篇引來見惟仲山甫舉之是用功而衆人不克舉惟仲山甫克舉衆人之不能舉者惜其用功之勤而欲勸之力奈各人心德莫可助也小雅車牽之篇高則仰止矣有景大之德行者則取法而行止二字是用心專注處夫子引此兩詩而贊其用功之切也曰詩之好仁如此哉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此亦心專注不二之意忘老三句極形中心安仁者之用功純密處死而後已也真天下第一人也可見生至誠至聖皆言功夫與此同但本分功夫天之所與輕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七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此節無望於天下一人而求其下者可免過也故嘆仁之難成自古已然然仁者人之所最喜好人而不失之故仁而不失者雖或有過失而易辭免人不罪之何也其仁也如舜不告而取之過周公誅管蔡之過湯武伐桀之過孔子謂昭公知禮之過皆不待辭而人信之以其仁也下此恭儉信三者未足以爲仁而近禮近仁近情加之敬讓以行此三者則中心之存見矣雖或有過責之者其下甚矣何也恭者不侮人則人亦不侮其過寡矣信者近情則不志於欺斯可信矣儉不奪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是而失之者鮮斯可與進於全德矣故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雖未足語於仁之成

新德之基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章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鷄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八

仁之難成久矣雖無望於人而君子則能成之君子之於人也己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此是孔子自言之意下又引聖人垂訓立言以制民行有所勸勉而勉於所能而有所愧而愧於所不能以行其所立訓之言而已不徒言也又制禮以節其驕侈之心而使之不得越立信以結其由中之誠而使之不忍欺泰容貌以示之文而消其壯猛之氣障戒衣服之等以轉移其舊習之習其壯猛之氣障戒衣服之等以轉移其舊習之習可以造於極至之域矣此五者凡以使人之心收斂專一而不放即仁也五法既立則人之賢愚分即天之吉內判愧恥之心能無生乎引小雅彼何人斯之詩生其愧人畏天之心而仁不難成矣下文即承言勸勉愧恥二項功夫是故君子服其服四句有句有所勸勉之義也是故君子服其服四句有

所愧恥之義也是故君子素經三句正容稱其服之實而辭德行亦從可知矣仁豈遂難成乎不然容服不相稱勿論仁難成也遺笑古今良非淺矣故又引曹風候人之詩以戒之鶴鵲鵬俗名洵河其翼利入水者也今乃在梁不稱其翼矣亦猶彼記之子無德居位而不稱其服也此節孔子寬以誘人見仁之易成在上人善誘之也

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耕桑盛庠黜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義者截然各制其事之宜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絮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勤以事乎上帝則諸侯勤以輔事乎天子也

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

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

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

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
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力水反施異于條校

說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
公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在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役猶爲也。自從也是此也。猶言從此行去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耒耜也。蕭似葛枝曰條。餘曰攸。回邪也。謂太王季祭祀以明受福於祖。如葛蔓蔓延於木之枝幹。不能解也。自己降德而歸功於祖。此真凱弟樂易之君子求而得之。不如此孔子謂此詩不止太王季其舜寧堯禹事舜文王事紂。周公事成王皆此道也。詩大雅大明之篇。翼翼敬也。文王明於天道而奉事無違。上帝遂懷來之以

無窮之福惟其德不同邪故得受此四方之國也此節言尊君之仁寧過於學也蓋由仁民之至而民心歸附功高權重或生覬覦是固仁而反致不仁也故君子於此尤加謹焉耳役者僕僕從事之意往日愛君之仁尊君之禮猶可尋常自有庶民大德之後愈加恭敬儉約以僕僕從事於仁愈加信實謙讓以僕僕從事於禮君尚我之事則可我不自尚其事有功不敢伐也君尊我之身則可我不自尊其身居上不敢驕也儉於位不敢貪位也寡於欲不敢慕祿也讓於賢不敢爭名也卑已尊人不取不以禮接人也小心畏義不敢不以禮自守也夫君子恭儉信讓如此無他凡以求事君而已事君而得君從此行去事君而不得君亦從此行去吉凶禍福聽諸天矣若此者非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誰克當此真所謂有庶民之大德而愈有事君之小心也然而文王之時尤難所以其心尤小而受福益多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

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

弗率以求虛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

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古者生有各死有謚生之各人共稱之死則謚之以謚使人不敢稱其名所以尊其美也節節取此
尊尊也惠善也立謚之法節取其美行之大者尊
總其善以爲謚此何意也取聲名之浮過於實行
也是故君子不自張大其事不自嘉尚其功以求
處乎情實之地過高之行弗敢率循以求處乎忠
厚之道總不敢於本分上加毫末也至於於人則
善必彰之使著功必美之使成而民益敬信而尊
取益焉是故君子雖自處卑而民益敬信而尊
之子曰后稷教民稼穡其功烈之在天下豈止一
人之手一人之足道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自處
矣唯欲行過於名也故自謂饒習民事之人而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飢第君子民
之父母飢以強平教之弟以說悅安之樂樂而毋荒
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
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
此乎

雖乎仁者以仁不強以恩勝也故引飢弟之義以
釋之強教者以道驅之也說安者以恩撫之也樂
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
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
母之親存焉此言君子飢弟之難全非至仁不能
兼而有之以見君子之所謂仁甚難也強教悅安
言飢樂弟易之
所用非二訓也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十一

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
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
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父主於敬尊而不親母主於愛親而不尊水備則
押而玩之故親而不尊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故尊
而不親土則利於人而下人故親而不尊天則上
於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即人也凡人皆
稟天之命而為人無不希幸於天之命者故親
而不尊人生為人死為鬼神無形無聲難測度
故尊而不親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有父母
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於一而不兼有者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聲去之近人而忠焉先
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傲反也
而愚驕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

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傲反而不
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去事鬼敬神而遠之近
人而忠焉其實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傲反利而
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命即人命其道主於生人不忍輕易殘傷也三代
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敬夏之道惟以
愛惜民命為主如母之慈子然遠神近人後威先
祿後罰先賞親而不尊皆其忠實之過而猶於近
也近則有慈慈驕傲鄙野實朴之傲而失之玩故
商周之而尊神焉君民上下情不相接主於敬畏
尊而不親率民事神先鬼先罰後禮後賞而遠於
物也遠則有流蕩不寧好勝無恥之傲而失之亢
故周禮之而尊禮焉禮文委曲而拘人崇尚施惠
以爵列之而尊禮焉禮文委曲而拘人崇尚施惠
禮繁文勝其俗流為便利而多技巧美文辭而言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十一

子曰夏道未演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
殷人未演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上民未演神而賞

爵刑罰窮矣

演者繁數之意夏道親而不尊近人而忠不事文
誥之繁瑣故曰未演辭其未演辭者以其不可求
責備於民也其不可求備於民者以民可使由之
使知而不過望於民也其不過望於民者以親民
之意勝也惟親民之意勝故民之於君亦未厭其
親至於殷人雖無繁數之禮以範民而有苛求責
備之意故其道為尊而不親若夫周人則制為三
千三百以禮強教乎民而使務民之義鬼神則敬
而遠之禮多則實爵刑罰亦多
法律悉備無以復知故曰窮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于
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
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前章言夏殷周之事此又兼言虞氏以起下章虞夏之道質實者責人也畧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質虞夏之質之至者也雖非無文然不勝其質殷周之文之至者也雖非無質然不勝其文蓋至者無以加之謂也三代所尚非苟為異亦各因時有以加之并失其所以為文而去忠實益遠矣秦全去文則速亡固矣漢唐以後知文之文不知禮之文而誤以文為禮之實復何益哉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四表記

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憫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虞帝公天下故曰生無私以其傳於賢故曰死不厚其子有憫怛之愛如慈母之愛子非責報也非要譽也發於誠心而已忠利之教若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作為衣冠舟楫官室棺槨之類皆有教人以善之誠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愛之則親教之則尊故曰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故曰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所以抗節而不失於犯上義以順而不忤於物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寬則易至於太難而有辨要皆兼父之尊母之親故能並行而無偏蔽也非有威明之德其孰能若是乎故引詩言以證之自既文王周公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弟君子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為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

罪益寡

資憑藉也古之為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藉然後拜受君命以自獻其身所以成其言之信也非食位也若無為也故有所責任於其臣此拜獻之由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此成信之義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比故受祿不至於誣臣能効死則無致罪之由故受罪益寡人或以忠獲罪所以不言無罪正言寡而已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四表記

子曰事君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人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

吉
事君者以大言入告於君則望大利於君國以小言入告於君則望小利於君國不以小言受大祿懼貪廉也不以大言受小祿懼不足用也易大畜之彖辭曰不家食吉以家食者人之常足日用而已出仕於君不食於家而食於君則足用已過半矣不啻其吉也以見大祿小祿稱用而已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下達謂趨乎下如曰吾君不能之類伊尹使君為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下陳則謂之上達也

辭利口捷給也如大言小言之類皆有拜獻之實
學是也非其人小人也自所由以進身也小雅小
明之篇以下達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向辭
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枉已以事
君者也三者皆不正不直非所謂安靖恭敬其職
位也神聽言陰陽自然之理也式用也教善也以
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諒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
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位遠於君而諫則調諒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君而不諫則禍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尸主也
適臣近君侍御也守和者同寅協恭守此以爲臣
道宰天官冢宰之職百官之長曰正大臣六卿之
位四方兵凶水旱之事近臣調養君德冢宰表正
百官大臣慮四方禍敗此謂人臣隨分盡忠之序
而不相侵者也石梁王氏言遠而諫一句
非孔子之言此後世氣節之樊大害道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未記 主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

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過諫爲愛君忠也陳
爲棄君逆也詩小雅鵲桑之篇鵲詩作退今從本
字瑕疵累也引言心一於愛君故於君之瑕疵則
不稱謂於人即不欲陳之義也然此瑕疵却棄之
心中而不能忘所以又欲諫止之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
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聲亂也

其進也以禮故曰難其退也以義故曰易難進則
不至於偏上位易退則不至於蔽下位當進者進
當退者退則位有一定之次序矣若夫易進則必
資緣奔競而驟進則上位之人爲之不安若難退
則必懷祿固寵而久戀下位之人爲之久蔽而
壅則是小人常在上位君子常在下位故曰亂也

試觀君子賓主相見之禮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
升而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法不煩難進
而易退也若主人敬未至而強進主人意已難而
不辭則賓主之分亂矣君子之仕難進易退其義
也一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上聲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
聲吾弗信也

違猶去也三違三出竟實無去志也謂非要利可乎孔
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
齊三宿出竟冀齊王之悔悟也然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
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在物者有
命故無所不可在我者有義故不可使爲亂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未記 主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去聲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
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

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

軍旅處患難之地正不可避難朝廷之上貴役賤
賤事貴正不可辭賤若避難是處軍旅之位而不
治軍旅之事則軍旅必亂若辭賤是處朝廷之位
位而不治其事則朝廷必亂所以君之使臣與臣
志合而得不敢自滿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與
臣志不合而不敢自滿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與
末而從事焉及卒事則致爲臣而去可以自免而
又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厚也易曰之上九處君外
之位不事王侯之事乃得脫然自事其高尚之事
以見既處其位則不得不履其事除是隱居高蹈
耳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黃黃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凡命人宜順理不宜逆理是故受命者皆爲順命無有逆命天子受命於天者以天之命有順而無逆也臣受命於君者亦以君之命有順而無逆也臣有順命謂從命也臣有逆命謂不從命也引衛風鵲之奔奔篇言宜姜與公子頑誠倫逆理雖不以此爲命人猶不願以爲君況命人而人不逆命乎此可以爲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之證鵲之強強然剛者不任其匹也鵲之奔奔然剛者不亂其偶也士不言臣公卿大夫皆由士出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聲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七

不以辭盡人不可以言辭而盡信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枝葉者辭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無辭莫說以飾觀聽而無實乃辭之文也故曰辭有枝葉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饒

以下九節申上文枝葉之義三者不能則不問不可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譏賊之言也饒進也如水淡而可久故曰淡以成如醴甘而不可久故曰甘以壞故凡言之甘而

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故謂盜言孔甘亂是用饒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譽者揚人之善也不以口譽人揚人之善必有以用之善則所揚者不僅虛辭而有實事忠之屬也故民化之而作忠君子問人寒問人飢稱人善以口譽人之類也而即衣之食之爵之則一一有實惠而不僅以口譽人矣國風曹風蟋蟀之篇詩人憂路公之無所依則曰其於我而歸說乎讀爲稅舍息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筮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六

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有求而不許始雖嘖人之意而終不失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傷於欺故其責大蓋以虛辭誑人而人恨其誤已也故怨筮必及之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日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証怨也已怨猶怨已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寧盜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君子不以色親人者以其有相愛之情出於中而愉色婉容自見於外也若夫情本疎遠而外貌則親狎在小人則猶寧盜之盜情本盜賊而外貌則良善也其偽甚矣然則當何如情欲信實辭欲文

巧而已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皆巧於辭說而忠君愛母之心則各發於至誠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
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卜筮不相襲也

天太虛耳地塊然耳然自有不測之神不與之明
在其中不可欺以是非善惡也故曰天地之神明
三代明王皆見此而兢兢以事之所以無事而不
用卜筮者不敢以一己之私心褻事上帝之事也
是以凡事不敢犯日月之忌而從卜筮之日月不
敢違筮以凡事自祭天而下皆有上帝神明在焉
下文見之卜筮不相襲既卜不筮既筮
不卜不相重襲也舊說費解可不從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

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成是以無害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九

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大事有一定之時日者不可不用筮如郊社禘嘗是
也若小事如百神之祭無一定之時日臨事筮之
皆有卜筮也剛日甲丙戊庚壬之類外事如祭外
神之類柔日乙丁巳辛癸之類內事如祭內神之
類皆用卜筮故言不違龜筮子曰以下是即祭祀
以明大事小事外事內事之類一聽於卜筮故鬼
神亦無害而百姓無所怨也龜筮亦互見之文
牲牲禮樂齊盛是卜牛卜人卜物皆用卜筮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

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富備也后稷之祀鬼神也不難備物何也其說辭
恭敬而已其當時之欲好儉約而已故易富足也
所以其福祿及子孫祭祀至今不替者后稷以誠
敬儉遺之所以子孫庶幾無罪悔迄今也詩大雅
生民之篇先
詩作肇始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
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下宅寢室天子不卜處
大廟

天下者天子之大器故曰大人之器威敬猶言神
器也威然不測而不可畏敬天子無筮者不筮其神
之長短也在已之敬畏不敬畏不可聽之數若諸
侯之有國為天子守之得失懸乎天子而巳天子將
國之筮宜卜其長短以威敬乎天子而巳天子將
出行在道則用筮如憲守征伐田獵之類卜吉凶
也非其國不筮謂諸侯出行在他國不欲人疑其
吉凶之問也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處之
地慮他故也若天子出至侯國則居太廟天子所
必當處之地故不卜也按遠天子有九筮六位時
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易之道大
矣豈用卜不用筮備以文舊說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辛

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祭用有燕器祀則用祭器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
事其君長其敬一也故敬則用祭器不廢日月者
事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覲宗遇一日之
有朝夕不廢廢也不違龜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
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上不瀆於民者不
為民所瀆也下不褻於上者不為上所褻也



欲尊尚其仁即以此為愛民之道此明上好仁之
實民致行已致力於行已之仁且以悅其止人好
仁之心此明民爭先人之實詩大雅抑之篇橋詩
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
也德行
仁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弗故
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
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

綸綍也疏云如宛轉繩綍引棺大索也危不安也
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僭過也大人王公之謂
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為人上者倡之以誠慤
篤實之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者苟以游言倡
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不可不慎乎可言不
可行過量之善言也可行不可言敗類之惡行也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五 綱衣 三

上不以此倡而民自所言皆可行不至有危矣不
安之行所行皆可言不至有危矣不安之言上之
言行所闕如此所以詩戒謹爾
容止不可僭過於儀也僭同愆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去聲故言必慮其所
終而行必稽其所做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
爾出話胡快反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烏緝熙
敬止

道謂引導之禁謂遏止之君子道人為善非言無
以宣明已意故以言禁人為不善非行無以使人
觀法故以行所以君子將行必慮其所終而恐有
不可以道人之言將行必稽其所做而恐有不
以禁人之行君子謹言慎行如此所以民風丕變
亦謹於言而慎於行惟言行關係如此所以詩言
慎言敬而文王之
敬愈無間斷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千雍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
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
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不貳服制有常不可易壹者專一不變也詩小雅
都人士之篇周至也狐裘黃黃法服也其容不改
敬容也出言有章法言也行歸於周德行周至也
長民者即衣服之不貳而民德用壹可思上人舉
動無一不關於民心如
此長民者可不慎乎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
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告曰惟尹躬及湯
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尹告伊尹告太甲之書也今咸有一德篇文詩曹
風鵲鳴之篇可望而知則君之表裏如一臣何惑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五 綱衣 四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丁但反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
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善厚道也惡薄道也章昭而著之也癉病而惡之
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
明章善之義
明章善之義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
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
行去聲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
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丁但反小雅曰匪其止
共恭維王之弔

詩大雅板之篇板反與之意卒盡也題詩作病也小雅巧言之篇中病也君德不一故上人疑則非所謂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不一故下難知則非所謂可述而志也故風俗散慢所惡之必章明所好之善以示小民成風俗散慢所惡之不善以防禦小民淫僻之行如此則民皆共白於君上好善惡不善之心而又何惑焉若夫臣引君當道其即身以感君者求吾身有可儀之行而不以辭說為重其即君勉者不以力之所不能及而援其君不以智之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如此則君不至有難聽難從之處而又何勞焉引詩證君道之失假上帝以言幽王反戾常道使下民盡病引大雅證臣道之失謂護臣不止於教徒為王之叩病耳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棄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五 綱本 五

康誥甫刑皆周書播布也言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也政不行教不成謂當不行不行之時雖爵祿不足以作其勸雖刑罰不足以生其恥可見為上者刑不可棄用惟不棄用或偶一用之而足以生其恥心爵不可輕與惟不輕與或偶一予之而足以生其勸心敬明乃罰者教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棄刑之意也播刑之不迪者先播布刑罰條件於民而猶不迪進於善見必播布然後刑之亦不可廢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毗志反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失法反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

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大臣君之耳目股肱也見疎於君即不得聞百姓之安危而整敎之故不寧也忠者盡心於百姓敬者盡禮於大臣二者不足而君唯過於富貴則長傲縱欲故大臣無權不治事而近侍小臣相與黨比作姦矣所以大臣愈不親而百姓愈不寧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亦不可不慎也是民率由之道也故慎之道何如君毋以小臣謀大臣則大臣無怨乎不已毋以疎遠間近臣則近臣不至疾惡防賢毋以內侍嬖寵之臣圖四方宣力之臣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矣疾者妨賢之心蔽者壅賢之路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顯命臨死回顧之言也小謀小臣之謀大作大臣之用疾惡惡之也莊猶正也嬖寵也御人侍御之女莊后正妃也御士侍御之臣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五 綱本 六

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親賢遠惡人心所同若君不親賢則民亦不親其上敎令徒煩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得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讎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君陳周書引之又爲詩言之證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舊作蔽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

不慎也

小人氏也君子士大夫也大人天子諸侯也溺陷於其中而死也皆在其所棄句最重惟養所以易陷也德指水費煩皆易於繁多之義開如字言民閉於常人之情不能有所開通而有野鄙之心所以大人於此慢心易見敬道難生不知其可敬而不可慢而易以溺人也慎字正養字對症之藥也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悅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違千亂尹吉告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五

緇衣

七

承上不可不慎而言伊尹告太甲不可顛越天之命所以自取覆亡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者法度射者之所準望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傳說告高宗謂言語所以道事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在笥者戒輕予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動也孽災也違逃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忠信為周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棄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牙曰夏曰暑雨小民惟

曰怨資與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此亦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推言君民相問之重上八句重在上下之感下四句重在上下之關上語益稟然以見君之當愛民而民自保君不至於溺也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言今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為政而信任群小終勞苦百姓也君牙周書書作咨下文缺一咨字言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過正雨暘失中民猶怨咨為民上者可不敬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去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五

緇衣

八

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臣之事君也原非天性之自然乃人事之宜然義也若身不正言不信則義即不專壹而有二三矣而行自時善時不善無所類似矣謂不類下之事上之義也言有據曰物行至正曰格如此則義壹矣是以生則不可奪事君之志死則不可奪事君之名其義一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猶不敢自信而質正於人守者服膺無失也親者問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志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畧者約也此言義壹行類之功也君陳書言人臣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眾共虞度其可否而必求庶言之同也蓋多聞多志六句詩曹風鴈鳴之篇淑善也儀容止也證義一行類

子曰唯君子能好去其正如小人毒其正如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去其惡烏路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

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字如仇

此見君子好惡有定向立一正人於此惟君子好之若小人則欲毒害之所以君子之朋友有向必正也所惡有方必不正也通者遠者就君子之朋友言君子之朋友在通固無可惑在遠亦不必疑必皆君子也何也詩不云乎君子好仇君子之仇仇自好也見當因君子以求賢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儀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以禮義相規勸扶持不在貧賤富貴也於貧賤不察其重不賢而輕絕之於富貴不察其真賢而重絕之此人之常情聖人則不然好賢之堅惡惡之著乃大利於生平之成就眾人固不識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五 緇衣

九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

字如

言人有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已故引小雅鹿鳴之篇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可知私惠人不宜予而我不宜留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謂有實於此則有以徵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也引葛覃見君子但當服習所學而不厭數將必見其有成功之時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

舊讀為顧今如字

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

與曰在昔上帝周田觀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于厥躬

言將有以行之則念其行之難而自不敢為文飾之言行將有以言之則念其言之遠而自不敢為文飾之行二者言易繁行易偽故君子寡少其言而并力於行以成其所言之信君子如此則下民化之自不得虛張其美以小其惡蓋亦知言行相顧之義也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與周書言昔者上帝降罰於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吉之遠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五 緇衣

十

言與龜策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為卜筮求占於卜筮也與求也龜策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策亦不能定其吉凶况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頻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也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婦人之德從一而終故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也先儒謂引說命有誤當以書為正某謂非誤也句讀差也爵及惡德言無恆也無及則民立於正矣事純正可以祭視而通鬼神矣下筮則難故易曰承羞云又云恆其德貞者果能貞正其事亦丈夫之制義也

禮記疏畧

深衣第二十六

上蔡張熹分註

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惟深衣制衣連裳而不殊自上下垂則曰深衣蓋古來私燕之服取義多而服之便故經云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袒裼深衣則是深衣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故特詳其制以垂後世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母見現膚

長母被土續衽鉤邊要聲縫半下

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上下相連則其被於體也深遠故名深衣規見矩方繩直權衡平也袖員以應規領方以應矩背縫直以應繩齊在下取平以應權衡短母見膚則其形不襲長母被土則其物不汙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言上下合縫也既合縫恐上下不堅固將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六 深衣

其縫合之邊鉤而屈之再覆縫之使其堅固而且貼然也謂之鉤邊要縫之博居下齊之半玉潔所謂縫齊倍要是也如要縫七尺餘圍則下齊一丈四尺餘圍也將布幅交邪裁之自如此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屈之及肘帶

下母厭反甲髀上母厭脇當無骨者

袼袖與衣接當腋下一縫合處也運同轉也肘臂中曲節處也格之高下取其可以運肘而已大畧用古尺二尺二寸近之袂袖也袖之長短自手末反屈之及肘而止袖口亦漸圓殺至袂廣尺二寸許至肘以上則不袂也深衣之帶下不可壓髀骨上不可當脇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此言深衣袼袂帶各適緩急上下之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圓袷如

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

應平

上三幅下五幅兩袖四幅共十二幅袂袖也員應現者自袖口漸殺作員樣曰袂如規也至肘止肘以上不袂也袷交領也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踝足跟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欲其齊如繩之平此言十二幅及方員平直之皆有所取義也亦當為之不合十二幅之說命工度之袷領亦於十二幅中取其餘不然不成領想布用十二幅未用必正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禮記疏畧卷之二十六 深衣 二

衣之次也

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步舉手皆可以為容儀也繩在背曰負繩背為一身之主正故曰以直其政方領至胸前止故曰抱方取以方其義也當前之事無不宜引易以証直方之義凡物時輕時重則志不安而心不平下齊如權衡取以安志而平心也十二幅以下為五法被於一身之間而可以為萬事之準故聖人服之也端冕不可以為武介青不可以為文兼之者深衣也故文武皆可用之文雖不可以為文兼之者深衣也故文武皆可用之不可以對敵臨而運籌講武之類皆可用完全也其德完全於此也其質布其色白故曰弗費衣制之善朝祭為上其次則無善於深衣者矣故曰善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會具父母衣純以青

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去聲純邊廣去聲各寸半

深衣既成則又緣以餘之而衣制全矣繪畫文也
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
各廣一寸半袂則廣二寸也三十以下無父者可
以稱孤若三十以上有為父母祖父母者其
父母父母俱在也父母祖父母俱在也孤子父
母不在也○深衣言制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
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
裁衣各以人身長短為度而自取之自無不稱也
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積而為
尺自相稱也周尺七寸五分大畧近之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六

深衣

三

禮記疏畧

投壺第二十七

上蔡張熹分註

投壺者射禮之遺意蓋必古者燕飲之間庭之
修廣或不足以張修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
備官比耦故舉席間實酒之壺置之席間投以
七箸以角勝負而飲酒焉先王因為之禮耳亦
以人事日生勢不可遏但有禮以行
乎其間則樂而不至於流斯可矣

投壺之禮主人奉上聲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

曰某有枉矢七笑反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

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七笑反壺不

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

主人曰枉矢七笑反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七

投壺

不得命敢不敬從

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虎或如間間
如驢形一角而岐跪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
未聞皆刻木為之上有圓圈以盛算枉矢不直也
哨口不正也此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
投壺則諸
侯亦有之

賓再拜受主人般盤旋還旋曰辟避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般還曰辟

般還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
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
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
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筵
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司射進度徒洛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

八算與
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筵前
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
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中則於字日晚則
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
隨地之廣狹室中矢長五扶堂上納廣矢長七
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
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二尺六寸
也矢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
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
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
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算而
起凡射人各四矢一矢為一算一賓一主為八算
也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毗志投不釋勝飲去不勝者正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七 投壺

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
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請賓司射執八算請賓也以矢本入壺名為順投
乃以為入而釋算以未入者不釋算比類也賓主
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為喜不待後人投之
而已類投是為比投雖人不釋算若投之勝者則
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爵也以
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為勝者立馬
謂取算以為馬求其勝之數也一馬從二馬者每
一從觀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得
或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為偶得
於是敬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二故云一
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
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告
主人亦如之謂算為馬者馬威武之用義取勝敵
故曰馬算與馬一也執之為算以計多少為義釋
之為馬以得雋為名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若一犬師曰諾

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壺之節狸首之詩言
賓主以禮相會也猶飄葉飛首不敢以微薄廢禮
而忘驕也其詩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賓
主之歡於是乎交非特諸侯之事故卿大夫士所
以亦得用也問者樂之節若一則雖有節而非斷
絕樂和而後然故司射屬之太師應之振投壺大
率與射禮同射禮太師歌詩為節射者循聲
而發可知投壺歌詩一闕則投者發一矢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其劫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
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
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
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算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算
者則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
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矣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七 投壺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上二算為純全一

純以取一算為奇居衣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

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
而取之二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
以奇算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之
而告曰某勝於某若干純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
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
算則曰九奇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
告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去者皆跪奉觴曰賜

灌勝者跪曰敬養去

命酌司射命勝黨之子弟酌酒也請行觴行謂酌
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盥洗觴升酌坐而奠

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降之而言賜灌灌者祭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也謂家賜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比鴈為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為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惟禮行如此所以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一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止爵既行請徹馬

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為樂也以慶謂以此慶賀多馬也慶馬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算爵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七 投壺 四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膚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去聲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上聲其皮

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也籌矢也扶與膚同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實而已矣

魯令弟子辭曰毋讎呼毋敖傲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讎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去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如者童子皆屬主黨

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穉者投壺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褻狎故令戒之穉亦傲之意偕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浮冠士外人來親投壺成人加冠之士也樂人弟子之屬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也

鼓 ○□○○□□□□○○□半○○□○○○

○□○○□□○魯鼓 ○□○○□○○□○○□□

○□○○□□○半 ○□○○□○○□○○薛鼓取半

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魯鼓 ○□○○□

○○半 ○□○○□○○□○○□○○薛鼓 ○□

○○○○□○○□○○□○○□○○□○○□半

○○○○□○○○○□○○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七 投壺 五

疏曰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如此鼓圖無可考或謂圖者擊鼓方者擊鼓或謂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要之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矣

禮記疏畧

儒行第二十八

上蔡張熹分註

此篇乃孔子自衛反魯初與哀公問答之言。宋儒多疑此篇有於大勝人之氣。孔子不為。又謂稱說多過。非孔子之言。公以誠問。孔子以實對。言所宜言。雖大言。今乎孔子自衛反魯。哀公設館以待。刪定贊脩之業。借以相成。此孔子終世一大節目。學者字字詳求。可以得之。宋儒未免過求聖人也。觀首言丘聞之。君子云云。領下。何常自矜。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

丘少居魯衣聲蓬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

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蓬猶大也。肘下曰掖。言肘掖之所寬大也。蓬疑可作縫。郊特性云。章甫殷道也。蓋緇布冠殷名章甫。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儒行

猶言表明丈夫也。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視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孔子即於儒服之問。而誘之。使君問儒行。故謂君子之學博。啓之也。謂其服鄉鄙之也。謂不知儒服絕之也。總欲引君以當道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

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

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遽卒遽也。物事也。悉謂細也。僕旁侍之人也。更相代也。命席。使設席。欲孔子坐談儒行也。侍待也。席上之珍。喻儒者以道自貴。如珍之不容於地也。必承藉於席上。也。夙夜強學。其知能無所不裕也。懷忠信。抱誠實。不欺之心。而不敢有失也。力行。策力於德行之事。而不敢有遺也。待聘。待問。待舉。待

取皆儒者自盡其事。待人相求。非有求於人也。惟其待故曰自立。如植物於此而不動。以待用者之求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

容貌有如此者。

中。中禮也。勳者身動作者。作事慎。心之敬也。大讓如讓國。讓位之類。若不屑有之。故如慢也。小讓如飲食辭遜之節。瑣瑣然若不出於誠。故如偽也。方謙卑自牧而小也。若有所不能。故如愧也。威反其後進。故若難進。一辭而遂退。故若易退。粥粥者。柔弱之狀。若無能也。是皆禮之所脩而道之所形著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儒行

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居處。閒居也。齊。心齊一不放也。難。如有患難而憂思也。坐起恭敬。總是存養功夫。照下備豫二字。是中庸未發大本。孟子存心養性之學。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得之矣。先信是未言之先。有功夫。疑之而後言也。中為未發。正為已發。議之而後動也。道塗。寧自由險。而以易者。讓也。人冬率自處陰。夏率自處陽。而以和讓。人。以不利不和者。自養其堅忍之力也。皆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學。若不於平日。早自存養。異日遠大投難。將何以當大任。而不辭乎。齊難恭敬。言行忠信。豈徒然哉。憂思敬慎。恐致咎罪。所以愛其身不死也。不深厚。所以待用。小節不爭。所以養其身之力也。議力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

土地不祈多積茲四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許六也非時不見現不亦難得乎非義不

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爲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皆人情之常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五教好見利不虧其義

切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蟲攫搏不程

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八 儒行 三

再流言不極不斷短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

者

淹浸漬之也劫脅也沮恐怖之也驚蟲猛鳥獸也攫搏攫擊之也見利不虧其義所謂富貴不能淫也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威武不能屈也驚蟲之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况儒者有犯難不顧身之時然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况儒者有見義必爲不量力之時然也往者不悔酌義而往故不悔來者不豫意外之事來而素志已定故不必豫而自富耳過言亦或有之而心即於此存學於此進故不至再過也流言出於人之毀自反不咎聽之而已不窮極其所由來也不斷其威有所感怒之事時思寬緩不決斷行之也不習其謀有所歸謀就其義理之富然謀之而已不占占求必得不舍置也特立只是不循人於常情之外特然自異耳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

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者之行要在自立剛亦自立之強矯處教亦自立之不變處劫奪也迫挾也儒者雖疏必親豈不可親雖遠亦近豈不可近若欲以劫奪迫挾之意而使親近之則反不親而疏不近而遠矣故曰不可也遇節義所在發之可也而以無禮辱之則不服淫過侈也薄過厚也其有過失而不自知只用人微辨而已收之不吝矣不待面數此收過之勇凡皆以義命自持而不苟且以徇情慾者故曰剛毅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甲冑冑先登也干櫓小櫓大櫓也忠信則誠實自守而天下之欺詐不能入故如甲冑之衛身禮義則敬直接物而天下之威武不能傷故如干櫓之捍患行則尊仁故曰戴居則守義故曰抱雖有暴政使人忠信禮義仁皆不能守而儒者不稍更其所素處也前自立以出處言此自立以時變言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八 儒行 四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筆門圭竅蓬戶甕牖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

誦其仕有如此者

一畝徑一步長百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墻垣也堵方六丈環周迴也方丈爲堵東西南北各一堵筆門以荆竹織作門扇也圭竅穿墻爲門上銳下方狀如圭也竅穴隙也即門達戶端蓬戶戶院門曰門屋門曰戶甕牖也甕牖者以敗甕爲牖也易衣而出者家共一衣出則更着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其貧如此難以自守然出處之際却能以義命自持上答之道合也即以道信必盡其忠不敢懷疑祇之心上不答道不合也即安義命守

古貧賤不敢有訴求之心
其於仕之道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
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
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去有如此者

今人與居者友鄉國天下之善士也古人與稽者
誦詩讀書以論世也後世以為楷者行而世為天
下法也適弗逢世偶不合時也下文不合之實上
弗援在上者不引我以升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
我以進也小人譏言以毀君子諂言以媚勢位比
同也黨眾也危作難也身可危志不可奪故起居
不得安寧也雖危如是而究竟必伸其志不變其
居今稽古之學猶將不忘百姓之疾苦而思拯散
危身不合時憂思而已始而學古憂思也既而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儒行 五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
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
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樂之故不倦幽
居也淫有出位干人之意上通不因困於君臣
不得行其道也儒者尚禮禮之體嚴而其效則和
未有行禮而反乖者所以為貴也忠信禮之質也
故忠信以為美優游用之和也故優游以為法慕
賢而容眾汎愛眾而親仁也毀方而瓦合者陶瓦
之事其初則圓割而為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為
方合其方而復圓蓋嚴辨之中未嘗無優容舒快
之意也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
進達之何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其舉賢援聲能有如此者

儒者存心公直寬裕故其舉賢援能但知為君為
民而一切私意自計盡皆忘之所以內稱不避已
親之嫌外舉不避夙怨之嫌一味推舉其功不積
累其事實推舉其賢能而進達之朝廷而已不望
賢能之有報於已也君果得遂其成功之志國家
得蒙其福利亦不因此以求富貴上不求報於國
下不求報於人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所以
待其朋友也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
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則推讓以相先患難則
扶救以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
在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之厚薄也
友如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儒行 六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
麤而翹之又為也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
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
行有如此者

澡身浴德所以正已使不自汙以為格君之本也
陳言而代者人告嘉謀退而順之於外也靜而正
之者平時於君舉動未形之先窺其有不善之意
而早微言以匡正故上弗知也麤而翹之者靜正
或不見知然後顯然舉其過而諫諍之翹猶舉也
然亦緩不失節不至犯君之怒故曰又為也世治常
如是其行自高不必臨深以為高也

其功自多不必貪功強作加少以為多也世治常
自持重邦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矯世亂亦不自沮
喪無道不變塞焉強哉矯矯世亂亦不自沮喪
會非公也異弗非恐不得聞過知非非公也其特
立於朝廷之上獨行其正不隨眾人唯諾之行有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上不以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慎靜貞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寬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強毅以與人不苟詭隨於人也博學所以廣其見聞知服則有以知其服行之要也文章何言文揄其近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揄其質也砥厲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刊方以爲圓也算法十黍爲一十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鎰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鎰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爲有如此者儒行篇中辭義多有重複然旨意自別如前節與此節一達則兼善一窮則獨善迥異矣而自宥同者

卷之二十八

七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句其行去聲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合志以所向言志向在學可與共學也管道以所
習言可與適道也術者學習之法也並立則樂可
與立也不見異而遷則悅樂也相下不厭彼此虛
受學而不厭也流言惡聲播傳也不信者以素學
相知之深也其行本方立義者謂義以方外也以
義方爲本而立之固也與我同此學者則進而與
之交不與我同此學則退而
不與之交其交友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去聲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

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溫順良善也本猶根也人心感物初動處無非溫順良善之端可知其中作根處純乎溫良故曰仁之本也地者生物者也敬慎則本心覺蕪而不生故爲仁之地寬裕仁之作敬慎則拘窒矣而仁又極焉寬裕如地貴耕作開墾使廣大悠久故爲仁之作寬裕則恐泛濫而仁又貴孫謙以接物則仁之能也作者勤於力而能者則又善於用也謙孫接物可謂能矣恐過謙足恭亦非仁也禮以節之不致太過仁之貌也禮貌不愧於力行而將有行必先有言言談者仁之文也仁之實以和爲貴發之詩歌形之樂舞仁之和也仁有和聲必有實政分放者仁之施也夫仁者人心也仁人之心之所以爲人非以上八者則不可以爲人人心之所以爲非以上八者不足以盡其心仁道難名無適非是悉數之差足以盡其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致自信爲仁也其尊仁而讓善爲何如乎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人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屈於富貴胡田反不反君
王不累去聲長上不閑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
妄如字句絕反常以儒相詬呼構反病

隕者如有所墜失獲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誦者吝氣之歉恩猶辱也德尊道貴不至窮隘犯義爲君王之辱甘食樂道不至奔謂誦求爲長上之累不見矜憫於有司能自食其力也儒從人從需爲人所需而無需乎人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以爲妄自尊大故詬之毀以言也病之疾其行也是以篇中著其實行不憚瑣屑非自矜大也將以破其妄之說也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此節記孔子與哀公問答來歷。孔子至舍者。哀公館
十一年。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始至家也。哀公館

之者設館具饋以致其養備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誦也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也言加師事之意也終吾世云者終哀公之世也戲者假歸也敢以儒行之言爲假歸也故卒而誅之曰鳴乎哀哉尼父無自律也而後儒以爲夸大稱說之多過非孔子之言是反命儒爲妄而誦病之且戲之也沐推篇末之語是館孔子於公所以終哀公之世則則定贊脩之業蓋皆賴哀公以成之者也孔子沒後春秋尚有傳終哀公之世門人猶在館可知是儒行一篇乃孔子終身一大節目何可無文以留之况家語並載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儒行

九

禮記疏畧

冠義第二十九

上蔡張端分註

世傳黃帝造麻冕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男子二十而冠儀禮有冠禮而此詮釋其義謂之禮者禮之儀節謂之義者禮之義理也自今論之儀節爲輕而義理爲重禮可以義起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九 冠義

容體欲其端正顏色欲其齊肅辭令欲其從順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脩人道者亦必有漸故男子二十而冠義之肇禮之始也以一身之舉動言之則容體由此正顏色由此齊辭令由此順而一身之禮義以備以國家之倫理言之則君臣由此正父子由此親長幼由此和而國家之禮義以立古者聖王重冠其義深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曰爲國本筮而不卜易道深遠冠非淺近之事所以敬冠事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冠義言冠禮之義也二加之禮先加緇布冠是太古時之冠也緇布爲之不用笄用頰以固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後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撤素之可矣此段舊在郊特牲不梁王氏曰宜附冠義從之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成人之道也

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卽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傳子所以著其傳代之意也醮而無酬酢曰醮醮於戶西南面客位也以賓禮禮其子加醴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所以曉喻其立志上進以稱此服也此適長子之禮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既冠而賓字之敬其名也亦所以爲成人敬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九 冠義 二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莫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見者既冠而拜見之也母亦答拜者適長子代父承祖故也其不及父蓋於醮位拜父且不答拜之也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或致仕之人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

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承上以成人見也正其名曰以成人見在已不容不以成人自責在人亦不容不以成人相責也所謂成人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將責成人禮爲也禮者何禮莫重於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成人也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聖人本重禮冠爲禮之始嘉事之重豈不尤重乎行之於廟者祖廟也自卑而尊先祖則重冠事益可知矣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九 冠義 三

此一條是論三加之冠皆緇布冠也但三代名各不同其形制或亦稍異要皆有所制之道故曰道也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語之辭追猶推也以其形名之舊說如此此以下俱見郊特牲附之此

三王共皮弁素積

此三代再加之冠服同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十五升布色白與冠同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故曰皮弁素積也

周弁殷冔夏收

此三代三加之冠蓋冔弁也而名制不同舊說弁名出於樂樂大也冔名出於櫛櫛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

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天子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為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

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言有德乃有位故無生而貴諸侯繼世似生而貴亦必能象前人之賢而後立之若大夫國家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以為隆殺總以脩德為貴無生而貴也即如死而謚今也夫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亦必據其一生之積行以謚之若古者生無爵即無德死亦無謚古今無異道也故一以士冠禮齊之觀此可知生安質美之說誤矣以誤成誤可不變乎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九冠義

四

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此結冠義義字義者事之宜理之精細不可易者也禮之所以可尊尚者為此也故冠禮無貴賤皆以士禮齊之天下無生而貴之義貴必待賢賢必脩德德必待學學必由士故耳

禮記疏畧

昏義第三十

上蔡張熾分註

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凡禮皆言義者禮以義起得其義節則強飾矣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首二義極見其重故不可以苟合必行以六禮示敬慎重正也納采者納鴈以為採擇之禮也納徵者昏禮下達男先下女先使媒妁通之文氏許之然後使賓行采擇之禮焉問名者問女所出及行次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昏義

之名也納吉者陳著而篤之受命於鬼神然後以吉卜告女氏也納徵者納幣以為昏姻之證也聘上告以儷皮後世以束帛稱家之有無謂聘者聘氏請告昏期於女氏也皆主人筵几於廟者男氏主人告廟而往女氏主人先布几筵於廟賓至而後拜迎揖升乃告廟而諾之皆聽命於先祖不取自專也凡此五者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敬慎為其重重之必以正若苟而合之則非也非嫡為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

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

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既有昏期則親迎矣禮無醕酢曰醕不言告廟也文筵几於廟女氏主人也筵設酒俎几以安神也

拜迎迎婿也奠鴈取其順陽往陰來之義也其牛則不異食合卺則不異飲一瓢分兩瓢曰合卺合體之義同尊卑之義體合尊卑同則相親而不相離無二姓之嫌矣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聘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男女之親天性也不敬慎則不重不重則不正不正則男女亂合而無別而夫婦之義即立不定矣故必自敬慎重正而后親之則男有定婦有定夫辨別極嚴而夫婦之義立矣夫婦有義則不亂而後有父子之親父子有親則移孝可以作忠而後有君臣之正君臣正則禮無往而不行故昏禮禮記疏畧卷之三十皆義

者禮之本也故冠昏喪祭朝聘射鄉禮之大體備矣皆由本出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現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與栗段丁亂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質明昏禮之次日正明之時也俟見舅姑也贊相禮之人也并之爲器似宮以竹或葦爲之衣以青緇以盛此栗栗段脩之贊婦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贊醴婦者婦席於戶牖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工執解右祭脯醢說以酒祭醴三薦是祭脯醢祭醴者所以成其爲婦之禮也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組右胖載之姑組無魚膳無稷舅姑并席於與東面南上俱亦如之此明其爲婦之孝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

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舅姑共饗婦者其說不一按疏曰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酌舅舅以酢婦姑受酢飲畢乃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降階各還燕寢也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子始冠著其代父之義婦始見著其代姑之義明所以冠所以昏者其責在是也故曰以著代賁疏云奠酬舅姑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與王氏曰此一節難曉姑如舊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降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蓋藏聲是故婦順備禮記疏畧卷之三十皆義

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重責婦順者即下文所云順於舅姑和於室人當於夫成絲麻布帛之事審守委蓋藏也皆以責婦故曰重責婦順也如此而後闔門之內人和事順不致乖亂生禍害而家道可以長安久享也故聖王重此昏禮焉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以下三節引古天子之禮以明婦順之義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廟有服也則於君爲親故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於君爲疏故教之於宗室宗室之祭所出之祖也容則婉婉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爲羹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
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
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
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六宮天地四時之官也而有六卿而又有九卿者兼
三公數之則謂之九卿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
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
數如此后治陰德而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
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也天下之內皆家也皆
有男女則皆有內外皆有內外則皆有陰陽之道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

天子以一陽倡衆陽后以一陰倡衆陰陰陽家
家和則天下皆和天下皆和豈不爲盛德之至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曰爲去之
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曰
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
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
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
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
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
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適之爲言責也蕩蕩其穢惡也天子以男教率
天下者也王脩陽事子孝父臣忠君妾婦從夫子

君子役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此皆理乎陽道者
也日雖當食而不食不然而日當食則必食天子爲
之素服自責以狀陽道陽道父道也崩而服之則
其服父服也故爲天子服斬衰自始至終皆以
陽事爲義也后以婦順率天下者也主脩陰事一
身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類他如抑宮寺禁女
謁革苞苴直暮夜奔競請託之類此皆理乎陰道者
也月雖當食而不食不然而月當食則必食后爲之
素服自責以狀陰道陰道母道也崩而服之則其
服母服也故爲后服齊衰自始至終皆以陰事
爲義也男女所關之重
如此而人可不重乎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
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
以下五段皆特於今附於昏義末石梁王氏曰
當附昏義從之陰陽交合而生萬物所以萬物興
起于無窮上古聖人體此理而制昏禮使男女交
合而生人於是萬世蕃衍無窮皆自昏禮始也取
異姓爲其遠也附合也合遠於近所以厚其別也
別辨也辨別其某爲某之夫某爲某之婦而不可
亂故必附遠所以重其親親之中恐有亂而不辨之
嫌故必附遠所以重其親親之中恐有亂而不辨之
嫌故必附遠所以重其親親之中恐有亂而不辨之
信矣解無不騰厚也六禮相將之時其辭命又
皆厚於誠信凡此皆告戒女子以直信之義也信
之以正曰直信唯信可以事人婦者事人者也故
實節至末皆申前義未盡之義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
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
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

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男剛女柔剛自倡柔自從執繫莫屬也繫者相見之禮也行敬以明章其有別也男女不洎則父子真而自相親矣義生者父自宜親子子自宜親父情理之不容已由此推之凡事皆有情理之宜而義由此生矣先王因義而定之為禮則禮作矣禮即義之制也禮遠分定故萬物安不然男女一亂父子不親義無由生人與禽無異大亂之道也

婿親御授綬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

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

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親御親授綬是親愛之義也敬承前執繫說敬而親之先王以此得天下而況不感女子之情乎夫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 昏義

六

倡婦隨之義由此始故女有三從不自專陰弱之性智慮短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智慮帥人也者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

可以不致敬乎

親迎之禮服玄冕而致齊戒是以交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配合之事也禮以王社稷之祭神承先祖之宗祧而不可以敬祖與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

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祭三王作牢用陶匏

牢祖也此明共牢之義所以同尊卑後又明牢字之義以陶匏為之實和之義也先王作此共牢之禮原如此至今尚之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賢明前註昏禮之又明日此註昏禮大日或者亦可通變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愛也餽舅姑之餘示私愛其婦將以所餘之家私之也西階實位也東階主位也示授之室而使為主男以女為室也男女之合本幽深陰晦之事故以昏為禮樂陽氣也發揚宣散之義故不用也人之序父子相代之序若賀子婦墜代之序則有妨於父姑退謝之序矣故不賀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

昏義

七

以德厚者也故坐於卓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為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求諸天地之氣以定其主賓之位至於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聖通明也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敬則亦虛文鮮實不成禮矣故曰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天地之序長幼有序然後各得其體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敬其天理之節體夫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學術道三字重學者效也術者法也道者通也古人制鄉飲之禮總欲人效此法習而行之久自通達成得身之益無有阻得是故聖人務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鄉飲

三

祭薦祭酒敬禮也

才又反

肺嘗禮也

取內反

酒成禮

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去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賓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與取俎上之肺嘗禮之所以會主人之禮也時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啐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啐是嘗禮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

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解者論其將欲卒解之事致賓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為賜中之寶今致盡此實也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鄉飲

四

正齒位之禮非賓與賢能之禮也政正也役使也行禮之事故曰政役也年愈高則食愈潔加豆以備用故曰所以明養老民知尊長養老以下正學術道之實此特行之於學中無家至日見之勞言易也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觀於鄉鄉飲酒之禮也賓介與眾賓送迎之節有等此所以別貴賤也賓介與眾賓異矣三揖三讓拜至獻酬辭讓之節則賓與介又有等矣故介之升也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酢皆拜送不

齊肅不醉酒不告豈不自酌酢按主人爵主人不
舉酬賓於賓可知矣及舉賓升而受爵惟祭酒得
生飲酒則立而不酢其拜受者舉賓之長三人餘
則不拜賓於介可知矣於一等之中復又省焉此
所以辨
隆殺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
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解乃立
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工入而升堂歌連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
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
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
人亦酌以獻之也問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
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
此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
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
儀爲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一鄉飲五

作也工歌闕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焉則笙
吹采蘋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
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於賓而遂出蓋樂正
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
也此人舉解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恐
旅酬時有怠失實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而
不至於
流放矣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
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時也此
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之後行
旅酬之禮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
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
此所以知其能
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脫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

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
亂也

前此皆立而行禮未徹組故未脫屣至此敬祖之
後乃脫屣升坐而坐燕也消舉也脩爵無數無算
爵也凡治事者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
朝不廢朝也夕以脩令脩治明日之政令鄉飲禮
畢猶可以脩治是暮不廢夕也若爲正飲酒則庄
人之禮雖一國若狂可也節文終遂者言禮畢猶
拜以送賓而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
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
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總結上文五事之目而言其
效以見王道之所以易行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一鄉飲六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俎以象
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
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
經也其次立介俎以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
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
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介俎三賓然後可行故
曰政教之本也前言介俎象陰陽此言象日月者
前章言氣故以陰陽象之此章言體故以日月象
之也俱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二
大辰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取正是亦政
教之所
出也

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
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於東方焉東方陽氣之盛也海水之所歸也天地之位南前北後故以東為左而曰左海焉洗之在阼其水又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之義潔敬之至也此以細事而特言之正於此小節見先王皆有大義以為之本其禮故可貴也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酒以水為質其色玄故曰玄酒上

古無酒以水行禮教民不忘本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

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

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

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

聖鄉仁右義偕藏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鄉飲

七

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德合天地故曰產萬物者聖也假大也摯飲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義摯之以時察言摯飲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是東祖聖南向仁西法義北同藏也今坐賓亦南向尊賓之至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

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

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

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介間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飲食之養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所以居東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三月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卿士惟月此之謂也再言三賓者政教之本嫌三賓獨非政教之本也特大參于禮之間以廣政教耳

禮記疏畧

射義第三十二

上蔡張端分註

射之來遠矣易繫云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皆黃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毀無文至周而禮始備其義則取天下無事則用之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戰勝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

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無義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二 射義

一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聲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

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

行矣

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一耦皆執弓而扶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揖皆拾發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揖拾發退取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兩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初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獲決央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苟欲安佚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供而不安為之不安安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

豈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教以莊矣內外交脩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此於樂發而不失正楊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二射義

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所謂其節比於樂也一終為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以聽五節者一以聽也四節則推首公騶虞官虞山澤之官二職皆不之人則官備可知其詩曰彼茁者猗則章木遂其生矣一發五犯則鳥獸蕃殖矣吁嗟乎騶虞歸功於二官也天子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貍首詩公記也理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食不以微薄虞禮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而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在家母教之法度乃可承先祖共祭祀猶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以與國政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

循法也采芣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足為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故士之射以此為節者所以樂不職也要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是為節者即將以是為志也以為志者即將以是為事也以為是為事者即將以是立功也以為立功者即將以是安國也以為安國者總欲以是立德行而免天下暴亂之禍也然則明乎其節之志所謂詎不大哉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期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亦世爵居多非專以射而選也先王蓋欲考其德行特以辨其藝之高下非謂以射選補始用之也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貍首為節或以采蘋為節或以采芣為節或以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二射義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微三不適謂之誅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容體比於禮進退周旋必中禮也節比於樂以采芣為節也必曰此於禮樂而後曰中多則知不比於禮

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不中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習禮樂三字是教諸侯主意免於流亡又是習禮樂主意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魯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刺賈之類是也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其皆也四獻畢然後射此時大夫君子下及眾士無問大小之官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所也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言君臣上下以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一射義四

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天子養諸侯以禮樂則無所事征討矣而諸侯習禮樂亦所以自為正身安國之具也此先王以禮樂維封建之微權而後人不知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公國之大

夫與聲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矍相地名如堵牆言圍繞而觀者眾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延進也警眾選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賁與賁同覆敗也公國公其君之國也與為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為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為之後也賁軍之將無勇公國之臣不忠求為人後者之說則而負利此三等入皆在所當棄故不使之入其餘則皆可與之進也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輝而語公罔之裘揚輝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

何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公罔姓表名之語點也序姓點名揚輝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輝於賓與大夫儀禮云古者於旅也語故表舉輝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頹廢而守孔善道也於是先時之入者又去半矣

序點又揚輝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僅有存者

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曰期年雖高而言道無所違誤故云稱道不亂也勸有存者蓋去者多而留者寡矣子路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人棄點之揚輝但舉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一射義五

退棄之言尚疏點之言則愈密矣射之為言者釋也或曰舍去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

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

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

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釋者思釋不已之謂也舍者止其所也下文傷之義如此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準謂之鵠者於侯中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雋平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君為人臣之道必各有恰好難合之處如鵠之不易中每常釋思於心功夫全在平日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澤宮名所在未詳或謂於野外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射宮卽學宮也進爵細地者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細爵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石 天地四方 天地四方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射義 六

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上聲食嗣之謂也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取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毋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射何以爲仁之道爲仁由已志正體直已也比禮
比樂已也其求正諸已同也不中則不怨勝已反
求諸已又同也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

大射之禮，經進三揖而後升堂射也，下而飲，下而復升以飲，禮記畢也。詳射禮射雖有爭勝負之名，其實爭爲禮，禮記讓而已。爭相敬養而已。故曰其爭也，也君子爭相爲君子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二射義

七

義也故射禮之爭爭相敬相讓爭相敬相讓爭爲君子不爲小人也

禮記疏畧

燕義第三十三

上蔡張端分註

此明君臣燕飲之義燕飲者諸侯來聘聘禮畢天子與之燕樂飲酒以慰勞之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取內掌其戒令與其敎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子忽任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三 燕義

一

庶子即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爲倅副職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衆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戒令任之征役也敎治脩德學道也別其等者分別其貴賤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爲上下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天表紀天賓客大燕享之類也唯所用之任天子役使之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有司統領卒伍者也司馬弗得而征役之者以屬於天子故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小事庶民所爲不使此游倅爲之蓋欲存之使脩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故春則合聚之於大學秋則合聚之於射宮考其所學之藝而爲之等以進退之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倅階之上又賓則執燭於倅階上故因陳其官之所掌如此云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

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爾與週同適之者親之也少進稱前也亦與卿近也定位定君臣之位也適讀爲敵自此以下皆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九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抗禮抗行賓主之禮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早故抗禮無嫌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謂與本國之臣燕則然若鄰國之臣則以上介爲賓公孤也上公之國得置孤一人公卿之尊大夫於君復以之爲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偏上也大夫位卑則無是嫌既曰疑又曰嫌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三 燕義

二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也此之謂君舉旅於賓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先特以君辭於禮未成故云成

拜也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臣以竭力盡能為義其效至於國安君寧若以正道道民為義其效至於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今燕禮君飲臣而臣必再拜稽首者所以明臣禮之當竭盡力盡能於君也臣拜君而君又答拜者所以明君禮之必當以正道道民也民和君寧高義於此此燕禮所關於君臣上下之大義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設席之位賓皆南面東上而遙相次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又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上退立作階下庶子受獻於階上退立作階下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三燕義三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腰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也公又行一爵亦腰爵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於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為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舉奠以賜是為大夫舉旅也主人獻之及庶子矣而後獻庶子者主人獻之禮止於士不牲狗也必有等差以明貴賤者以燕飲合歡義於貴賤不明故特於食饌明之

禮記疏畧

聘義第三十四

上蔡張熹分註

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聘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親遇會同皆朝也存類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編存三歲編類有天子所以撫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患是也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釋聘之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上公七介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諸侯之卿禮下於君二等故七介也此皆以卿聘言故各減之古者實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賓致文於斯禮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四聘義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介中介傳上介上介傳於賓故曰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正與主君相對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為序主君在內迎賓者出大門自北向南為序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摺以大宗之禮待已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賓之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故三讓而后入主君在東賓差退西相向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

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人君果能以財盡禮。由內言之。君以忠信重祿待其臣。臣以竭力盡能事其君。何至於陵。由外言之。彼以禮來。常以玉帛相見。此以禮往。常以尊讓相接。何至於侵。利益如此。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耳。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四。聘義。四。

先王盛設聘射之禮。此節乃道出主意。乃使君臣強有力耳。惟強有力。則文武皆宜。足以致治勸亂。而有余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

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如尹字。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四。聘義。五。
碯石似玉。縝密也。栗堅貌。剌傷也。越揚也。詘絕上。貌。取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字信也。尹字也。子尹於中。旁達於外。所以爲信。此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篇焉。氏曰。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欲能彰。而能備精粗之美。以全天人之道者。玉之爲物也。

禮記疏畧

檀弓上第三十五

登封馮子

孔子定禮本有此篇名漢儒採集分上下乃孔門舊書非創作皆曲禮之屬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趙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而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之知禮者祖免本五世之服朋友之死于他邦而無主者亦為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檀弓上

之免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于額又却向後而繞于髻也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禮也仲子乃舍孫而立其庶子喪主不定故為過禮之免以議之何居惟之之職門右客位也伯子言文王之立武王微子之立衍古人亦有行之者子游疑而問孔子曰立子否立孫為是蓋適一而已立之所

以一人情庶則衆矣足以起乎武王微子事不可考或殷禮或有故要以立孫為定人有失禮而不顯諫反自作非禮以議之古人之厚也
三年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
左右即是友養不止飲食凡盡心承事處皆是子之于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事師如事父故

皆無方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臣之事君但各盡職守故有方親者恩之所在故有隱無犯若犯則責善而傷恩若者義之所在故有隱無隱若隱則阿容而害義師者道之所在故有隱無故無犯過則當問故無隱孝經父有諍子身不陷于不義曲禮三諫不聽號泣隨之云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里寧執義而不諱此大有異起卷曰隱者私言之雖諫而人不聞也犯則公言之雖諍事君不顯諫或亦公言于朝但不自顯白其能諍以沽直名耳致遠也盡其哀毀之節也方喪北方子親以義並思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成寢于人之墓間不仁不改葬而又合焉不孝皆非禮也入宮不敢哭杜氏又盡禮于武子武子命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檀弓上

之哭武子又盡禮于杜氏皆於非禮中求禮禮之賊也孔子記之不加貶居其國不非其大夫而其義已著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彼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為父後禮當不脫伯魚服之期而猶哭夫子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之妻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微用禮凡

母喪也慎如字不敢輕合蓋于防亦不敢遂別葬
故殯以俟知之真乃合耳非先不聞防之說也古
不封不樹久不葬蓋婦人無故不出門且春秋時
列國征伐無虛日以及水潦陵谷之變一有疑似
即難以輕議矣孔子焉得以輕合之觀之殯類
墓實亦葬也但欲以俟後有遷之時則曰殯耳情
遂不識終殯而已不復葬矣世
議紛紜豈無故而遂傳此文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綬

不相不歌哀有交也亦鄰里相恤之義詳見曲禮
冠必有筭以貫之以茲繫筭順順而下結之曰纓
垂其餘于前謂之緩不
緩者蓋喪尚質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璆

瓦棺始不衣薪也聖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為薪而
因周于坎也殷世始為棺槨周人又為飾棺之具
牆璆亦也以此飾棺猶牆垣之障家室如扇狀有
畫為飾者有畫為飾者有畫為雲氣者多寡之數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五

各隨貴賤之等喪葬
之禮至周大備也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蓋長殯以夏后氏之聖周墓中

殯下殯以有虞氏瓦棺蓋無服之殯

此周人墓殯之制前諸古而有厚薄之不同十六
至十九為長殯十二至十五為中殯八歲至十一
為下殯七歲以下為無服
之殯生未三月不為殯

夏后氏尚黑大事敘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

白大事敘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

敘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

三代所尚之異色各因時以取義耳所以水功得
天下故尚水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
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大事喪事也騂黑也翰
白色易曰白馬翰如騂音元赤馬黑鬣尾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餽粥之食自天子
達布幕衛也繆肅魯也

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繆肅曰自天子達
于庶人無貴賤一也則以此自蓋其禮而已此大
節所係幕以覆于殯布之上終者天子之
幕也衛合禮魯備禮繆音旃修音齊律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
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

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

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六

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于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

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此事詳見左傳獻公將殺其世子驪姬之謀也
重耳申生與弟範文公蓋如字明其諱則姬必
罪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重耳又勸其奔申
生謂無父之人行將何往如猶往也狐突申生之
傅初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畢落氏狐突嘗諫之曰
與其危身以速罪不若致孝而安民蓋以避身為
致孝不戰為安民也申生不從觀其告使之言倦
倦以宗社為念而屬望甚殷惜其知經而不知權
孝經曰父有諫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從父之令焉
得為孝觀申生自經而不得死小杖受大杖避也則
為孝諱之為恭而已蓋法執事堅固曰恭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出爾責於

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行祥祭之禮而莫即歌焉固為非禮特以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于路之笑然終非正禮也故于路出乃正言之曰此去可歌之日又豈有多乎哉踰月而歌則善矣蓋踰月乃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下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七

乘丘魯地戰在莊公十年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勇力者為之佐車副車也授公綏以登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闕而死國人掌馬者見流矢中馬股問之內此馬之所以病而敗績非二于無勇之罪也因述其赴敵之功而誅之以致其哀傷之情有誅則有誼士賤不應誅莊公以義起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曉大夫之簣與子春日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曉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疾甚日病于春曾子弟元與申曾子于也贊草也華者文飾貌音光瑩乃常用之物也止使童子勿言也雖然贊也呼者呼童子而寢所問也曰童子再言也華也贊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子以曾子未嘗為大夫何以用華晚之簣季孫以是賜所以優士也曾子以便用之不虛所賜也未為大夫而既經童子請出節宜受過以示正斃之義於扶而易之古人謹于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說呼板反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心形充滿填塞然如有所窮盡不復生之容也瞿瞿懼也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求而懼不得也皇皇猶猶也親形歸土遠反而虞如有望其來而猶恐其未來也至小祥慨嘆日月之速馳也

鄉宴復之以矢蓋自職於升陞始也

魯僖公二十一年與邾人戰于升陞魯地也此復乃招魂歸家與其用矢來依故復者用矢邾人自此以後始死復之皆用矢聖人記此見禮之變往往有因而遂為俗非矣釋云邾人呼邾聲為夷故曰邾

魯婦人之壘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吉時以繩繫髮凶則去纓而露髻故謂之壘壘讀為狐狐貍之義在魯襄公四年蓋為邾人所敗時家家有喪恤不及為服故壘而相弔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壘曰爾毋從從爾

爾母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新妻夫子兄女也從從高也扈爾蓋也言爾蓋不可太高不可太廣笄簪也言笄尺二寸喪笄一尺婦為舅姑用榛木為笄束髮謂總以布為之束其本末而餘垂于笄後八寸也

孟獻子而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

人一等矣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神祭名神者淡淡然平安之意大祥後前一月而禴縣而不樂但懸樂欲作而不作也此及也及當御內而猶不入也此有終身之憂而不忍忘親者也乃人情所難故夫子之美之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

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九

記孔子之事以見餘哀未忘有子未免變吉太速而忘哀也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天祥二十五月中月而禴家語十日下午有遇禴二午所謂月而方祥即祥祥日屨無組纓素紼組之文五采今組為冠之纓豈不急乎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戰陳無勇及犯法畏罪而死不弔若為國而死于兵無不弔之理視齊莊公于祀梁之妻是也君子不立嚴牆之下孝子舟而不避陸死溺死此不能謹守其身之故故先王制禮皆所不弔以死非正命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先王制禮自有中正之則不得過亦不得不及婦之服麻宜從輕者日不忍離獨忍之舉以于路之剛勇亦不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

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

太公封于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于周子孫不忘其本亦自齊反葬于周以從先人之先焉至五世親盡後乃止樂生與葬本禮樂之道也故人生樂于此死而即不欲信于此不念本也丘乃狐所窟藏之地雖無知而亦然可知人之不忘本者仁也天性之謂仁沐按古人不盡然隨所死而葬之肯肉歸土魂氣無不之也故舜葬蒼梧之野三妃不得從茲特舉其異者見各有其道君子亦仁而已不必同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十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

曰鯉也夫子曰噶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禮出母則無至期猶哭夫子後禮可無服矣而乃從厚以服之而弗禮故夫子嘆之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

蓋附

南巡而崩于蒼梧之野遂葬之從三妃皆不從此古人不合葬之一証也引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附葬也附附也合葬一穴為附與穴同先亦為附周公死于成周命葬成周成王欲以天子之禮葬周公故葬于畢與文武同兆城故云爾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于通室無浴于喪室之文先儒謂賤其親不信此語五典曰經爲登于西階下累土塊爲窆用黃漆水以浴致其潔也曾子之喪或以未便而別爲喪室以浴事之無害于義者朱曰凡單議前後無文者非疑辭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福可也

大功服重不可忘哀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忘哀也論者曰所習習即經藉以質疑致用可也言在可行可止之間

于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之子也人生有理盡之曰道君子有始有終故曰終小人有始無終與物同朽故曰死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土 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以閣上而餘爲奠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而奠於尸東當死者之肩兩所以度置飲食蓋生時度閣上而餘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委曲也而巷猶言陋巷細民所居不見禮儀而鄉野無文言當爲位也位者所以敘親疎恩紀之差故也記者故又引二子之事以証之子思之哭嫂本無服也而必爲位令婦人倡率衆婦人以踊以其有辨別之義也申祥之哭言思無服亦如子思然無服之喪猶必爲位况小功乎位哭者之位也言思于斯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衿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疏曰縮直也衿向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穢少前後一一直縫之衿橫也周尚衣冠多辟積

不宜特多作祿而升橫縫之若喪冠質猶疎而直縫與吉冠相反記者釋之云非古也見周制如此是吉凶有變禮宜然也

曾子謂子思曰倂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先王制禮得中才智之人多有過情之舉亦必俯就才智不及者亦能勉力及及三日中道也杖而

後起則已哀毀矣至七日不幾于成性乎此子思之言能無體而中禮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迫而爲之服也時有小功之喪而不稅者故曾子據禮以斷之曰若小功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土

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后時而終無服也其可乎見不可不稅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有家語使子張往

乘馬四馬也冉子但知不私于師而以財爲禮不知聖人行禮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異哉惟其出于不意也不意其行而行則此禮雖行亦徒物焉而足而禮豈徒物乎哉是謂不誠徒空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

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于貢爲之

主曰爲爾哭也來者何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赴與計同兄弟出子祖故哭之廟父友聯于父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已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親友以輔已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親門之外至所知非朋友之此而交者也故哭諸野孔于哭伯高以野爲太疏而以子貢爲主明交之有由也其審慎于哭泣之地如此爲子貢而來則哭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而已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居喪而遇疾飲食不啻乃飲酒食肉必加草木之滋味以助之焉恐不勝其喪之故也以爲薑桂之謂一句曾子稱禮之言而自釋之如此一味可以助氣血而病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七

喪明則哭之曾子哭于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哭甚故喪明洙泗魯二水名西河子夏所居處女于夫子謂似夫子民未有聞是不能盡哀喪明則過哀故曾子毀其罪而責之其忠告之道也子夏亦不可謂勇于受過矣索散也久不親師友故有罪而不自知

夫蓋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古人居處有常不敢怪異而居內必一疾夜而居外必有喪故君子慎之家語孔子適季氏康子書居內

高子卑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子皋名紫孔子弟子人師必因悲聲而出無聲而涕出如血出不由聲也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此非有終身之憂者不能故以爲人所難君子孔子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十四

疏曰物謂升縗及法制長短幅數也不當物則壞先王之法不如無衰而縗雖不行猶不至亂其制邊坐偏倚也齊衰宜坐正齊衰不倚則新衰可與大功雖輕亦不可着衰服而爲勤勞之事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舊館人舊館舍之主人也駕車者中兩馬爲驂馬兩旁各一爲駟馬遇一哀而出驂情有所感既動于情而無其志恐以示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

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其如慕者不欲親之速往也是總其形體也如疑者疑其親之未反也是思其神魂也子貢以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此禮之常而夫子所說正就其速反時見其中有此一以意思如疑也故教然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豈謂彼不速反而虞乎此見善如不及之心非聖人不能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自出而受未免備有戚傷故入必彈琴而后食之蓋以和平之音散其戚傷之情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五

左

禮有又手法曰拱拱者立之禮也兩手當心拱食以左手加右手上曰尚左以右手加左手上曰尚右平時尚左處也凶喪尚右陰也此可見孔子之一身舉動無微無禮皆推之陰陽本之天理人情而制之此所以生民未有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

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背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殯

作起也負手反手却後也消搖自適之貌家語梁木其壞下有吾將安仗句此似謂遺泰山梁木爲衆所仰猶哲人爲衆所仰望而放效之也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于此示猶在阼階以爲主猶在西階以爲賓也在兩楹間是主與賓夾之也孔子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殯之禮詞昔之夜言昨夜也夢坐于兩楹間而見饋奠之事以殷人而享殷禮知是凶徵故自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于尊位乎此必殯之兆而將死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應矣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六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

服

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觀孔門人于夫子之喪樂場以居真情同父子矣雖爲之哀服三年亦宜也但先王制禮如是不敢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着置嬰設披周也設

崇殷也綢練設旆夏也

公西赤字子華孔子弟子爲志猶言爲主非表章之也飾棺以榮夫子言酌三王之制不隆不哀精悉極車馬之飾以備左右維持之此周制也其送盛祭車所建旌旗刻綉爲衆牙之飾爲設制又綢也練素錦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疏曰褚者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帳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爲褚不得爲輕但似幕形耳以丹質之布爲之又于褚之四角用蟻蟻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此殷士飾棺之禮也者蔡先生云經禮不易其中曲折之故難以預定在後人臨時變酌度行之務情理曲當耳檀弓一篇故皆一時賢人君子因時審度之禮有當有未盡當皆著之篇簡俾後之學者審度其至是也而禮豈可易言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七

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不反兵不反而求兵常以兵器自隨也兵特佩刀不必是矛戟市朝猶不反則無往而不執兵矣曲禮云兄弟之仇不反兵此遇之不開者彼就不仕者言之耳魁首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孔子之喪既若喪父而無服也此皆經而出者蓋謂甲服加麻也凡甲服不得稱服經謂環絰五服之經皆兩股惟環絰一股出而不免所以隆師也羣者諸弟子相爲朋友之服儀禮註云朋友有同學之親相爲總服之經帶亦甲服也故出則免之

易墓非古也

易治也謂交治草木不使荒蕪敬親之魄也古者不封不樹墓上猶施耕鋤無容治也今禮義詳備

治之不猶愈乎非古也韓今禮之意也觀禮通一倫可知定禮非專從古而事日變禮文日增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水之論未寧儉寧戚之意禮到此等處反是至禮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塋地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八

墓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負夏衛地葬之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遷柩于庭祖奠矣塋地也即掘碑于西階之上陳尸之坎也出則坎池已填塋不可反而曾子至主人榮之推柩而反以受弔示若主人將出行還賓至而爲之警反也降柩退也柩反則婦人亦因而退曾子乃行弔禮焉祖者且也是且遷柩將行未是已行何爲其不可以反也彼于牖下者尸柩之後以米實尸也小斂在戶內大斂在東階之上也斂者包也象藏之也小斂在戶內大斂在東階之上也斂者包也象藏客位也置柩于牖中而塗之謂之殯受弔在此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于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尸內而作而客位而庭而柩皆一節連于一節此所謂有進而無退而還也豈可柩而反乎曾子語已說之矣乃嘆子游之言勝于已之所說出祖者與後後君子大夫將葬弔于廟官出命引之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此禮制當弔于廟弔于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篋。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褻裘此褻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素服而加武以經朋友又加帶焉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曾子徒知喪事爲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尙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澣而終善之也合上二章見昔賢之所以各有到有不到而能自知非此所以爲賢故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旣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

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商本不及者也學于夫子而加勉焉以及之所以除喪而哀未忘曰弗敢過學之力大若尚有餘哀而不敢過除喪之制也爾本太過者也學于夫子而俯就之所以哀可忘也曰不敢不至俯就之學若有總哀之處而亦不敢也子曰師也道商也不及乎其除喪如此可見學能變質從禮學者可委之質而不學禮乎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惠子稱將軍文子彌牟之弟也。惠子廢近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爲過禮之服。以諷之。木柙弓免。公僕氏之意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牡麻經以經與齊衰經同矣。文子辭子游曰。君者。蓋朋友死。于他邦。而無主者。故爲之服。今惠子廢適立庶。主喪之反。哭不受弔。子游趨執諸臣之位。家臣之位也。以共役而已。此不成禮。文所以諷也。文子不措。又辭子游至此。乃明言曰。固以請。請正主喪之位也。必正主喪之位。而後已。就客位。此所謂請也。文子感而扶適子以正主喪之位焉。子游之委曲。以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子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害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換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將軍文子卽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弔人
于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然亦吉
凶可以通用小祥練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
主之所在得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哀
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子游善之言庶幾乎
無于禮者而能爲之禮也以其舉動也中夫天理
之節此卽可爲除
喪後受弔之禮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版以上有生齒仍為死者之稱如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人少小時以卑幼承尊長之故名冠則成人而字之也五十則年漸尊長凡卑幼稱呼不敢字之惟稱伯仲而已如今人曰幾丈類之

經也者實也

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首日經要曰帶經之言實明孝子之哀感有忠實之心也朱子曰首經大一端是掛指與第二指一圍要經較小絞帶又小于一端是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二頭有繩子以一頭串于中而束之

掘中而浴毀窆以綴足及葬毀宗廟行出於大門

殷道也學者行之

中當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承架坎上浴尸令浴汁入坎也死人令強足辟臭不可著履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禮弓上主

故用毀室之變以綴其足欲尸之溫使直可著履也厥人厥子廟至塋低出喪廟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行神之位左廟門西邊當所毀宗廟之外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陳行壇上而出今如生時之出也行之後毀也家語孔子在衛相司徒敬子之喪行之按浴之說不一蓋古人亦有葬者人有病穢汚者可浴不然似不必浴人生時浴不欲對人死而可對誰乎皆有至不便者有日適室有日尸右又有變室似中當為爰然亦有難說者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

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弟人之母以葬其母也

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之物何以言無其財也粥賣也爰賤取之曰賈賤

之曰粥布錢也君子不治家事于喪因死者而為別也且據即凶以或吉也班猶分也不粥庶弟之母者仁也班兄弟之貧者義也子柳可謂賢于人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全在謀人二字原有担任處不然自有權變策死而已不忍獨生固危而身不可獨存謀之故也所謂臨難毋苟免也君子即孔子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武仲率師與鄰人戰于狐鵠過敗焉師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歟孔子曰凡謀人云云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誅無討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

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後請前

二子皆衛大夫文子名拔伯玉名瑗樂哉斯丘也其山川形勢之環聚而可為宅兆也伯玉請前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禮弓上主

其欲葬人之地以為己也遂議之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士示不欲與聞其事也

升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升地名孺子泣者其聲若孺子無哀痛思慕之節也可傳可繼謂哭泣亦有禮也故哭踊有節則可繼矣可繼故可傳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句尸出戶句袒句

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禮始死將新斂者并纓將奔窆者素冠小斂畢而後始主人括髮袒于房婦人墜于室舉者出舉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為將奉尸故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尸出尸然後袒而去冠括髮無為也夫禮備矣故註以子游之言為嗤之也乃不非其大夫之義按家語武叔尸出

戶而後視子路奠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曰將小
勢則變服今乃出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子曰
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土此作子游之言

扶君下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傳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
手故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隨射人之長扶其
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
及其死也還尸則仍用此二人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夫二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

曰同養總

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俗謂喪夫舅
之妻俗謂於禮皆無服夫與婦二人若有相爲
之恩則亦爲之服但君子未之言爲何服也或曰
比于同養之人總服可也可爲通于禮矣夫二人
夫字舊本誤在下
語辭也今正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

君子蓋猶猶爾

縱縱給予赴事之貌折折曲折中禮之貌喪事欲
遽易於喪其節大吉事寬緩爲止易失之怠惰
皆以逆力治之若騷騷大恣則鄙野矣鼎鼎太安
則小人矣猶猶得後急之中非君子存養之功預
之平日者不能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喪具冠衣履屨之屬君子耻于早爲畢具者嫌不
以久生待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持制八十月
制九十日修蓋慮夫倉卒之變而難以精堅也一
日二日可辦之物君子不豫爲之而後制者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

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

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然在恩爲可親故引而
進之與子同服嫂叔雖同居然在義爲可嫌故推
而遠之不相爲服姑姊妹在室與兄弟異居不依
期出適人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受我者服
爲之重故也言其夫受我而爲
之杜期故本宗皆降一等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永有喪仁人
之用心宜然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

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太曾子北面而

弔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四

其徒曾子門弟子也出哭于巷謂喪未及奔喪哭
于他人之室爲可嫌也夫其人所寓之舍也便爲
位以哭于各得申其哀禮也曾子弔之
所以盡師生之禮以恤之也弔恤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

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笙備而不和而有鐘磬而無

篳盧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之往也謂死者已往而死矣致盡也人于極盡其
死之之心以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不可爲
也極盡其生之禮以待之是無竭親之明爲不
知亦不可爲也是故先王爲明器以待之竹器則
無漆纊而不成用瓦器則粗質而不成黑光之漆
木器則槩而不成漆纊之文琴瑟雖張絃而不平
不可彈也笙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篳盧所
以懸挂鐘磬無則不可擊也凡此諸物固不可用

者故曰明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亦不致生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子曰問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重

爲敬叔言之也曾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司馬即桓魋也後世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家語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衛侯復之載寶以朝欲行賂以復位也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定棺槨之制豈欲速朽將適楚先使二子往蓋欲謀其可處之位也豈欲速貧孔門諸賢凡一切有所可疑必審問以求其當類如此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未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

而哭之今之大未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日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大夫計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莊子齊大夫名伯齊強幹弱不容居其赴脩脯也千庭爲束問遺也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交政于中國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會盟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時爲之也禮時爲太愛之哭出于不能已畏之哭出于不得已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重

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仲憲原憲也示民無知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故以不世用之器爲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祭者不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也蓋三代所用不同者乃時王之制文質之不同各有其變也非爲其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夫明器鬼器也以鬼神事其親也祭器人器也以人道事其親也省不忍死其親也古之人指夏后氏胡爲而死其親謂示民無知之言非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同母異父之昆弟大矣禮經無夫子游以同父之昆弟期而問也魯人

服齊衰三月。齊衰重服。三月葬期。想既葬而除服。記者因狄儀之問而云。今皆行之也。大功無文。齊衰太重。齊衰三月。在總衰之間。其宜。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柳若衛人。伯魚卒。其妻嫁于衛。慎盡其喪葬之禮也。無其財。食不可厚。養無其時。母爲出母。而子思爲父後。無服故也。此又以時不得爲而不爲。以爲禮。

子瓚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
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毛

縣子名贇疏曰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廢世以上自不降也王謂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班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爲之族不以已之尊貴而降之也滕國之伯名文虎是文之叔名文是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此其事之可證者然觀中庸斯之喪達乎大志則大夫降諸侯絕矣此周公禮制之宜載在經籍以垂訓後世降之爲是

是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

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后水魯季公壬惠伯章之後易治也夫喪不可不
淡長思誠得甚重及買棺外內易又落到甚輕處
棺要母好雖重至於禮無甚死長思處也此人子事
非父母所屬託而曰我死則亦然此真不知喪
禮之輕重者也縣子之言爲喪
禮之制難以言盡未必專言棺

子曰尸未設飾故惟堂不歛而徹惟仲梁子曰夫

婦方亂故帷堂小飲而徹帷

始死去死承用飲食覆之以俟浴而尸猶未殯也故曰未設餼于是設帷于堂不欲人之窺之也仲梁子得人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夫帷室原爲死者非爲生者也曾子之言者其本仲梁之言者其末也皆不廢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
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疏曰儀禮小斂之奠設于東方奠無席尊之喪未
奠于西方而有席曾子見時如此據以爲禮故云
于西方而斂之時仰于席上設奠卷記者正之云
小斂之奠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義也見
子游言是而
曾子非也

縣子曰。給褻總裳。非古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天

方氏曰帶之粗者謂紵布之疎者謂緇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紵爲衰以緇爲裳取其輕暖便體而已豈禮也哉故云非古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于蔣之名也。復則呼名。哭自不可呼名。野戰言其鄙野。而不達于禮也。子昂。孔子弟子。高柴。魯家語野。喪下。有孔子惡野哭者一句。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疏曰。沽。粗畧也。孝子喪親。悉述不復自知。一切禮節。皆須人相導而行。杜橋母。及官中不立相作。實君子識其于禮爲粗畧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此為「中喪」者言始死主人未成服者不敢麻經相允于是有羔裘玄冠中者孔子言當易之以常衣蓋羔裘玄冠朝服也說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歟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喪具送終之儀也也惡乎齊齊同也言何以爲厚卑即葬不殯而待月日之期也縣棺以手懸棺繩而下之不設碑葬也人不非之者以無財不可以備禮故也蓋富而過制固非禮貧而厚葬亦非禮則亦稱家之有無而已稱即禮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殯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禮記疏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責司上之名也禮始死廢於地及復而不生復升尸于牀殯者飾之以衣也若後遷尸于棺矣司士知禮而請于子游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故縣子記之汰於大也以其專已而以禮許人若禮自己出也此又見應對之禮在于謙下其辭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日明器矣而又實之

又實之

醯醢百甕是欲既死之人食用之也既日明器則可明而不可行而又實之豈不欺乎自欺以欺死者如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司徒家臣也旅下士也司徒承主人之意使下士歸還四方贈主人之泉帛時人皆食而獻子獨能

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順不以喪爲家計也蓋贈爲助主人喪其之具資則可受富則可辭謙而巳矣不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車馬曰贈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莫而受之則書其人名與其物于方版壅時柩將行主人之史于柩東面而讀之古者莫而不讀則既奠而後讀故曾子以爲是再告而非古也古人有輕物之意周則重物所以教人情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人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

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禮記疏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之父諡成也遺慶封之族幸急也大病死也諡之之辭不食之地謂不耕之土也大夫死多因擇地奪人之田擇不食之地是欲不害於人也仁人之用心如是禮之大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居處言語飲食節制

君母君妻皆小君雖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人臣居處如此節制和適之貌家語妻之喪下有如之何孔子曰六字此似偶遺今宜實其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以義合謂之賓客者以其自遠方而來也無所館言別無所館即館于夫子之家故死而夫子思所以處之之禮曰生既館矣死則當殯不以生死而異情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

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國子高即成于高衣余指傳反壤樹之皆所以藏之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背者夫子言之

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

而三新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聖人之葬人其事皆合禮則有可觀人之葬聖人必合禮諱言其不足觀又在墓言墓述夫子之言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封土有四者之形而從若斧者焉見其較上三者功省而易就也若堂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若坊者如坊水之堤高而長也若覆夏屋者如大屋之形也若斧者馬鬣封之謂也

婦人不葛帶

禮婦人之帶麻結本卒哭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經不變婦人以葛易首之麻經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男子除婦人除帶婦人經有重要故也然此居齊新之服如此若大功以下至卒哭則並變為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而已如得時新之味或五穀新熟而薦之則其禮如朔奠之儀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後五服之親各隨其服之輕重而隨時以除之除者如變麻衰之類以變之也

池視重霤

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之承霤也木為之承于屋簷下水霤其中又從中霤于地故云重霤也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亦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注但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霤故死時柳車以象宮室即設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皆各視其生時其制漸竹為之形如簾衣以青布如今棺罩之制

君即位而為柩歲一漆之藏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疏曰君諸侯也人君無爵少長禮事物備當即位之初即造為親尸之棺蓋棺也漆之堅強變覺然故名柩每歲一漆示如未成也

復榭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始死招魂之後用角柩挂尸之齒令閱得舍飯時不用艾用燕几椅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履不辟天也飯實米于尸之口中也設飾張斂也帷堂室上設帷也並作言此六事雖有先後而實則始死之日一時並作也禮亦總見一國生時與他人有親識者死則使人赴告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疏曰王侯也前日廟後日寢室有東西兩廡曰廟寢有室曰寢小寢寢也大寢寢也生時所居處之地小廟高祖以下廟也大廟天子始祖之廟高祖太祖之廟也生時所居之地天子之廟門曰廟

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即天子之庫門生所出入之地也四郊野外生所寄遊之地也復必于此者以魂氣之往未離生時習然之虞故祖之無所不至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剝者不巾覆也喪設奠猶以人道事之皆熟食巾覆則不可食今則有不剝用巾以覆之者豈奠也與抑祭肉也祭肉性剛也故神靈享之則氣與而巳故不剝以避塵燭此其俗之不通禮意也

既殯而布材與明器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材梓木也布者分別而暴乾之也殯後旬日即治此車遠日及日未落也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未葬親猶在故也未殯哭不絕聲殯後葬有朝夕哭之時然處中思憶則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然哭之者使親之靈知已未嘗離側雖有往而必反也庶幾慰矣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練練衣黃裏練絲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楊之可也

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衣以黃為裏正服下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練絲葛要經謂中衣領及袖之緣也小祥男子去首麻經惟餘要葛故曰為要經父母初喪皆履屨哭受齊衰麻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絢謂履頭飾也瑱充耳也古時君大夫士皆有之君用上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以角為之冬時吉凶皆用裘吉則黃裘有墨夜則同用鹿皮小祥前裘使而短改又無裘小祥則易作縗廣長大者又設其祛也祛袖口也是以他物為袖口之緣湯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裘口質木

有廟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三年之喪在廟不得出弔總服兄弟之喪居而遠者必當往哭若非兄弟雖鄰之近亦不往倚非居者皆當往弔所以成往來相與之情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社每束一柏梓以端長六尺

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為一重棺木亦耐濕故次于革即前章所謂棺也梓木棺二一為屬在內一為大棺在外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而也惟梓不同下有齒上有抗廣故也棺不用釘惟以皮條重束之二道橫束之三道縱束其木為之承之縫合處為之以小要連令棺底蓋之際亦名在先要木置於然後束以皮每社處皮一束也梓用柏木之根頭為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紼承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以樂食

爵侯爵弁是于天子天子哭之爵弁紼承本士之祭服爵弁弁之色如爵也紼承絲承也周禮王中諸侯弁經總纁此乃進哭之或曰使有司蓋有故也既為之哭則哀存于中而自不以樂備食天子之殯也最塗龍輅以梓加斧於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魯哀公諱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知予位焉嗚呼哀

哉尼父

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諱大聖之行豈容
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相助我之位者
以寓其悼傷之意而已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也
按孔子自衛反魯哀公館之信加信行加義終沒
吾世不致以儒為戲有師事之義故切切如
此而諱之也廟定費後皆哀公館之之事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何
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亡大縣邑為人所侵奪也厭冠喪冠也說見曲禮
盛饌而以樂脩食曰舉君舉之舉猶舉行也或曰
君舉行此禮不但哭于廟而且哭于后土后土社
也太廟傷祖宗基業之虧損也后土者傷土地
封疆之
陵削也

孔子惡野哭者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聖
郊野之際道路之闊哭非其地皆野哭也使人疑
致驚懼故可惡也孔子曰吾知吾哭諸野必設位
而帷之以成禮
與野哭不同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以物遺人也如喪禮贈之類未仕者身未
尊顯內則不可事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或有
情義之所當遺而不得已
者則稱尊者之命以行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久居位
踊必相視為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皆
入則無不在矣故舉
士為卑而後踊焉

祥而禫是月禫徙月樂

祥大祥也禫謂禫冠禫月大祥後隔一月也是月
禫則徙月樂徙月過禫之月也乃可作樂以為樂

難禮有終止而情不容以厭已
故孔子過禫十日乃成笙歌

君於士有賜帝

帝帝之小者置之額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
有司供之士卑不得自為故君有賜以優之也
檀弓下第三十六 登封馮五典分註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殯車一乘

此送殯遣車之禮君公皆言五等諸侯也十六至
十九為長殯葬時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以奠之
牲體分析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謂之遣
車車制甚小及葬特置之柩內因謂之殯從土
適長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木
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下及庶長無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一

受命于君者其名達于上故謂之達官凡官皆有
長貳此言長則不及貳以恩賜有厚薄而分貳有
隆替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宮謂宮也出柩行也孝子舉號不忍行君命引志
奪其情便盡禮也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
是者三柩車遂行君即去君不必恒在殯宮或當
柩朝廟之時亦如之或出大門至待賓客次舍之
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于此亦如之總之孝子不
忍離親之情而君制之以禮至再至三而始成也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哀老之年不以筋力為
禮有車則或可行也

季武子寢疾瘳固不說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

公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儀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風也婦人姓名人見聞疾
也點字皙曾子父也大夫之門不當釋內服惟君
門乃脫耳此禮將以欲以救之故武子善之言失
禮之顯者人皆可知若失禮之微細者惟君子
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事人所尊畏因據禮而行
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也若倚門而歌則非禮矣
此記蓋善婦固之存禮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
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大夫弔于士當主人小飲大飲或殯之事而至則
殯者以其事告之辭猶告也若非當事之時則孝
子下堂迎之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
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以哀存于中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二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殯皆執紼

引引柩車索也紼下棺索也鄭氏曰不助之以力
疏曰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數足則餘人皆散行
從柩至下棺定時則不
限人數皆為執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
君承事主人日臨

此謂國君弔諸臣之喪弔後主人當親往拜謝而
或哀毀不能必有代拜者或伯叔兄弟以次疏親
往拜若無則死者之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與
舍之人往拜亦可也承事言來承助喪事此君語
損者傳命之辭主人
日臨謂厚葬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黃尚畫官受弔不如紀梁之妻知禮而此言弔于
路何也蓋有爵者之喪當以禮弔此謂庶人之喪

喪者耳蓋國之庶民皆吾亦子也不遇之
則已既遇即當盡一體之情而不得漠然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大夫之喪適子為主升於棺以他故不在則庶
子不取受弔以卑賤不可為有爵者之喪主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不哭之諸室子為主祖免哭踊
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卿則入哭父在哭
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此謂妻兄弟之喪而遠未往弔時也父在已之
父也為父後者妻之父也疏曰女子適人者為昆
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也故其夫為之哭于
適室之中庭命子為主者甥服舅總也凡哭哀必
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冠冠必先去之故也夫
即哭妻之兄弟者入門右仍為主道焉右東階在
賓右也袒則交遊習御之
人哭諸異室者輕之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三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
右同國則往哭之

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內也上篇言有
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其亦謂同國族方氏
曰哭于側室遠殯官也于門內
之右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齊衰聞遠兄弟之喪則哭曾子子張之為友也此
親兄弟焉若不往哭不亦虛乎故二章相連可見
禮以飾情有此情則為此禮以飾之我弔也與哉
但往哭而已以孔子之喪推之曾子子張宜若喪
兄弟而
無服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遊擯由左

悼公魯君猶贊相禮事也子游由公之左公仕右無敢爲君主者則亦不敢以君爲客而與君敵體也凡言損相皆入門之禮其言左在左之左實而右言右在右之右實而左左實而右爲主位也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齊襄公夫人王姬卒在魯莊公二年莊公爲之服大功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姊妹之服天子爲之無服嫁于王者之後乃服之或人知此而以魯君爲服出嫁姊妹之服是也又或人不知以爲外祖母之服則非矣蓋外祖母也小功而王姬又莊公舅之妻豈外祖母也哉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四

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達利也

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弔重耳也之復國恒于斯言當在此死生交代之際喪失位也舅犯重耳舅犯重耳也天下其孰能說之說卓之文見其所謀者大觀公子對客之辭亦謂卓

然能自豎立而言動合禮矣他志謀國也厚君義憂恤之義也亦不私不再與使者有私言也使者公于繁字子襄顯讀爲觀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爲後者所以謝弔客之禮也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愛父哀痛其父也亦不私與使者言是不謀反國達利也此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日仁穆公可謂有禮能知人故終納之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禮小飲畢徹帷故曰帷殯非古也敬姜哭其夫穆伯乃設帷以掩其體恐人棄之亦所以別男女之嫌也後人效之以爲禮可矣敬姜本有別義而後人取以爲禮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哀戚之情發于天性之極至而不容已者也聖人制爲哭踊有數之禮及卒哭祥禫之禮以節之順變者人死爲大變變則非常之禮必有毀傷身命之事禮節其哀所以順其變猶可以漸而復其常也始猶生也父母始生子之心豈欲其毀傷哉君子念此才自不容不節哀而順變矣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五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聖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人之死而復生者絕無僅有人子愛親之至不得不如此此是一段禱祠之心於不然中求其然也死而幽冥之事聖反諸幽豈人力所能故惟求諸鬼神于不可知之中耳復者北面求諸幽陰之義與鬼神同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拜兩手相交伏地稽顙兩手以頭觸地也拜與稽顙皆爲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實未與目。死者之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
是用飲食之道。而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其
所以實之之義。求之不得。其實確處。所以後備往
往欲除之後。世至以金實口。有致盜墓之害。除之
似未為不可。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

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士喪禮。銘曰。某氏之柩。初置于簠下。而階上。及為
重。則置于重。而卒塗。樹于辟坎之東。疏云。士
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愛之斯錄
其名。而不忍忘。敬之斯盡其道。而不敢忽。此所為
于受敬之誠。而不容已者也。寧徒文耶。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權弓下。六。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權弓下。六。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權弓下。六。

莫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
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凡物無飾曰素。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
以其哀而不文故也。喪葬凶禮。故若是唯祭祀之
吉禮。主人得以自盡其飾焉。爾然神之所饗。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

疏曰。痛心為辟。跳躍為踊。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
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筭數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
跳。三踊九跳。為一節。不使過也。士三日三踊。大
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

袒括髮變也。溫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
之甚也。有所袒。有所繫。哀之節也。

疏曰。袒。括髮。髮形貌之變也。顏色溫。哀情之變
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是去華美也。去飾多端。惟
袒括髮為甚也。有所袒。小敘也。至卒哭後。練。祥。禭
皆有所變也。哀甚則袒。哀輕則著。乃哀之節限也。

升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升而葬。

殷人昇而葬。

居喪時。冠履皆純。內至。至而托其親體于地中。當
以禮敬之心。接山川之神。于是以素絹為先。如爵
升之制。以葛為環。經在首。不取以純。凶之服。交神
者。示敬也。是始卜宅。先以開墜域之時。升昇告吉
冠。

殷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疏曰。親喪。喪期之時。主人必者之。主婦必者之。
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室長。相此三人。並是
大夫之家。貴者。其歡。病困。若必命之食。疏飯也。
若士喪。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權弓下。七。

後此數節。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
也。

卒室而反哭。前堂後室。所作。生平所動作。行禮之
處也。所養。所養食。供養之處也。堂室猶在。而不見
其親。作養無所。
施哀能已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慈。吾從周。

疏曰。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此時
並將死。亡之。人失之。而不復見。哀痛于見。為甚。
故曰。至也。不可弔乎。此周禮也。殷室畢。則就
墓所。而弔太質。慈少詳。故孔子從周。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葬于北方北首者北陰死亦陰也以陰從陰也
猶南首求忍以死待其親葬則終死矣故北方
北首二代通川此禮
之幽之義也幽陰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既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至主人用此
玄纁贈死者于墓之野此時祝先歸而肅虞祭之
尸宿肅為肅進也虞猶安也葬畢主人迎神而返
祭于廟官以安之也立尸而若死者之衣使孝子
之心有所主也肅祭以前男尸與女尸異凡祭于
廟則無女尸而凡亦同祭此尸後世去之尤宜

既反眾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
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
易奠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八
此也凡所以依神筵席也席數陳曰筵乃迎神而
返日中行虞祭葬之日即虞者弗忍一日離親也
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遠奠之
禮皆喪奠也此日乃以虞祭代去喪奠

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矣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
日未有所歸也服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

周制葬後三虞而后卒哭哭止也此日以前哭無
時此後惟朝夕哭耳日成事者成猶終也事喪事
也言喪事終于此故哭卒于此也卒哭之祭為吉
祭虞祭猶在吉凶之間至此全以吉祭易喪祭以
神道事其親不以死待其親故為吉祭也明日卒
哭之次日耐亦祭名耐送新死者之主于祖廟告
祭于祖父使知而後行也尤其受喪祭而之于吉
祭也然雖變凶為吉而耐與卒哭之日相接連無
間者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按此不忍無
歸之文明是即以其地耐入廟祭未免太速故批

以善殷善殷者正謂三年之喪未畢所以後儒皆
以明日之耐祖父特告知祖父告畢仍還新主于
廟官以終三年喪禮而後還主于廟會孔子之意
可謂得矣以耐還為兩事甚當按舊本卒哭日成
事句屬上節末今五典易在此節
首大是不然虞與卒哭同日矣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茢辟惡鬼神畏之者若帚也所以除穢巫執桃
祝執茢小臣執戈惡之者以人死凶變異于生也
故人死斯惡之矣故先王制喪禮有死之之道焉
所以飾死使人親近而不之惡也如衣衾棺槨哭
泣辟踊手搏拜稽之類皆是也君臨臣喪亦此意
也先王之所難言不忍明言此故則亦但言其喪
禮宜如此使人相
忘于禮中而已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九

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而朝則順死者之心亦
必哀離其寢處之室至祖考之廟告而訣別也殷
大斂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于廟周殯于寢及葬
則朝廟為中禮也家語孔子答子罕之問言此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孔子善夏之用明器而非殷之用人用之器備物
而不可用明器也用人用生者之器人器也死者可以
用生器亦可以用生人不幾于用殉乎哉甚
言其無禮而為用生人之漸也以人從死曰殉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
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偏者不仁不殆於用人
乎哉

謂之明器者神明之也鬼神之道虛而明非實則
行故曰神明以泥為車曰塗車東草為人形以爲
從衛曰芻靈明器之道如是而已中古人爲木偶人
有面目設機發而能踴躍曰備太似人矣後孔子
惡其不仁以其與用人殉葬者其不仁當何如以惡之也
遂有用人殉葬者其不仁當何如以惡之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
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哀公曾孫戎首冠帶之首子之告齊宣
本此觀思孟之言可以知禮尚往來之理力情理
之自然明大祖性孟子冠帶之言則子思當亦
不免矣反服者報舊君之禮也見儀禮齊衰章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禮弓下

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
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
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
伯之子名捷三臣三哀情哀戚之真情也食常食
也常食菽粟菜蔬亦不設酒肉夫禮以飾情亦以
致情敬子亦能知非悔過致其情實直朴而不欺
飾者也敬子武
即孟子時人否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飲絰而往子游
弔焉主人既小飲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
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司徒以官爲氏也子游之弔聞于夫子故中禮孔
門人往往無定儀其他不合禮多矣子夏曰大德

不論開小德出入可此小德也豈傷于夏之賢乎
古今一也可知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不能
然不可不折衷以求其是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
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
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
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以禮

晏子齊大夫禮以恭敬爲本晏子有焉故曾子稱
其知禮有子就事節處言辭其儉不中禮也夫禮
原無定有斟酌隨時以維俗爲體者是亦禮也晏
子之儉正以挽齊國奢靡之俗而以身立之準也
又可得禮之本矣非恭敬不能真知禮一菜三
十年儉于已也遺車一乘儉于親也豈訖即還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禮弓下

于肩也每遺車一乘載牲體一包謂之一個七乘
五乘因各有定制然亦視乎其時耳時有奢儉而
能變通不拘以行之是亦恭敬之心所
形而爲之也禮之本也此二說皆禮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廣爲賓焉主爲主焉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
孔子也主人家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賓
在主人之南女賓在主婦之南禮也昭子嘆息而
曰母曰我之喪也斯沾爾專之廣爲賓焉主爲主焉
事以變易之使賓主攸分焉于是昭子之家婦人
與男子同居主位西鄉則女賓與男賓亦同居賓
位東鄉矣此但執賓主以爲分而與內外親疎遠
近之禮不合乃變而不得其直者也後人可以仰

所從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禮寡婦不夜哭遠嫌以爲禮也哭子不分晝夜終情以爲禮也敬姜哭能中節故孔子稱之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

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

友諸臣求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

多曠於禮矣夫

不哭將以責之也公室猶今客庭未嘗就公室以

觀其所行好德而遠色此賢者之禮也文伯死朋

友諸臣未有出涕者必其不能取益友臣而罕進

于德而多狎情于女子小人敬姜以斯決其曠禮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三

季康子之母死陳絜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

姑將有四方之賓來絜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也應氏曰敬姜森然法度之語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晝不

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未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猶斯舞舞斯愔愔斯戚戚斯歎斯碎斯踊

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皆之

矣是故制絞衾設篋襲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

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見其饗之者也

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

刺於禮者亦非禮之嘗也

見孺子慕者見有喪之人思慕其親如孺子之慕

然者言質朴無文也喪之踊者謂禮踊也禮踊有

品節一踊三踊九踊爲一節士三日三踊大夫四

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爲有品也

欲去之者謂踊不踊聽其自便準之爲禮似情情

也情在於斯者慕親之真情即在此質朴中其是

也夫言是禮也有微情者有薄其情以爲禮者是

吝財儉親者也以故與物者以他故與起文物之

盛以爲禮者以喪而致名譽則刊者也又右宜情

之行以爲禮者如孺子之慕不顧品節但任鄙野

之情者也此三者皆戎狄之道非禮之禮也若禮

道則不然下言禮道之原委本於人性之自然禮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三

喜氣含于中也味喜而發爲聲歌也猶同游喜

而動于四體游然然不止也舞手舞足蹈喜樂之

極也舞斯極一句是人性中樂哀則踊者極也

之舞舞長也舞極也成哀成悲痛也舞者成痛

也由樂極至哀極皆人心因感自生之序所謂性

也原非矯強而然言人親生之日喜而至于舞者

親死則亦必哀而至于踊喜極不節則越分致禍

踊極不節則變傷滅性故先王因人性而品節之

斯謂之禮矣品階格也節制也生事有尊卑貴

賤之品級制而定之喪事有尊卑貴賤之品級制

而定之然後喜哀之性各得自伸久而不至于弊

矣此喪踊之數非矯強可知矣人死斯惡之矣惡

畏思難近之意人死則無能爲能猶爲也飲用致

余以飾體也葬也布用也祭也飾體飾體爲飾也

禮文若謂必如孺子之質則祭物也此皆而遂棄之

矣無能而遂倍之矣可乎哉故禮無可刺訛也等

病也非禮之病

刺者之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伐祀之太殺厲厲疾之人不仁不義甚矣太宰行人皆官名夫差吳子名是夫言此不義之言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記疏畧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願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始死猶望其生故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也既葬無望其生猶見其故望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記疏畧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譴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日曠飲斯又酌日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晉襲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日調也君之妻臣也為一飲一食公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日曠也宰夫也非刀七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遇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記疏畧

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知悼子晉大夫名也平公晉侯也凡三酌者既謂之二又自酌也樂以乙卯日既好以甲子日既待卿大夫之禮樂紉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爲大子子卯也宰夫職在刀匕乃不專供已職而敢與知防爭防閑之事是侵官也故罰之可謂善于進諫平公任以爲遇命責酌罰又欲以垂戒亦可謂誠于納諫矣揚解舉爵也盥洗而後舉致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興

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文子衛大夫名伋君靈公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故曰有時死則諱其名於之諱以易之魯昭公二十一年魯殺衛侯之兄紫時齊豹作亂此衛國之難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而修之也進退辭讓有禮故不辱也此蓋禮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沁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便於沐浴佩玉以龜卜兆也于是五人皆沐浴佩玉祁子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弓下大

駘仲之子獨否守喪禮而不食爵位真可爲後者也蓋人從禮則吉違禮則凶此天地自然之符應龜者效靈于天地亦準之于禮而已故衛人以龜爲有知以其能知吉凶之所以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

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

於是弗果用

子車齊大夫亢其兄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疾時不在家未受家人之養故莫養于下也欲殺人以殉葬定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世固有二性之養而不能飲者亦有厚葬以爲觀美而陷于僇禮之罪者此可以知孝可以知禮矣而忠貧乎哉遠聖說見上篇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好乃不可乎弗果班

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歸魯所引絡馬勒所以鞅馬居者行者均之爲國不宜獨貴從者而擯人忠君之志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弓下七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張氏與縣潘氏壽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當祭必告雖我正祭祀之時必告我也及其死也果當祭時遂請于尸不釋服而往遂以祭服脫則死者而禭之邑張縣潘氏二邑名子孫莊之後世也莊固社稷之臣公以其賢而尊之則亦從容以重其禮而已國之享莫大于祭而棄之不終服莫重于祭服而以之禭臣邑以酬功書以傳後乃納之棺也皆任行已意非禮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一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

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乾吉

屬合也聚也以人殉葬不仁而非禮也况又同棺無男女之別不義而非禮也尊已可謂能以禮葬親而不從父之亂命也

仲遂卒於壬午猶繹萬入去衛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之東門襄仲也為魯卿葬齊地名祭之明日又設祭禮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繹家語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萬舞文武之總名武舞執干文舞執籥因仲遂卒但用無聲之干舞去有聲之籥舞也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不用樂明日不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人去樂聖人以為非禮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六

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公輸氏若名為匠師方少年倘幼也斂下棺于槨也般若之族素名技巧見若掌墓事年勿欲代也而以機闢轉動下棺有初言魯國自有故事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嘗用天子之禮故借之也疏曰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用木為碑穿鑿其中使空于空間者處兩頭各入碑木以縛之一頭係棺緘一頭繞棺處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縛末頭擊鼓聲以漸却行而下桓楹形如大楹通而言之亦曰碑說文桓鄭亭本也如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兩柱為一碑而遠處當試也言爾以他人之母試已之巧豈不得以已之母試已之巧而姑試之人母乎不然則病者乎此制之甚也微言甲復禮而莫傷之見下棺時當從容審慎以循禮而無患也豈得粗畧取捷便以行巧此小人行險

倖之事非禮也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辟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于郎禺人昭公子公為也過魯人避齊師入保城邑者疲憊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禺人乃歎之曰從役雖不能堪賦斂難過于重苦上之人協心同力猶可以禦寇今卿大夫不能畫策士弗能盡死力以禦難甚不可也我既出此言矣可不踐乎于是與其辟童汪錡往闕而死魯人以錡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禮葬之嘉其忠也故孔子善其權禮之當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九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人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不言廟言墓者去國則載主而行故不言也哭墓哀丘隴之無主展省也恐有所損壞也式墓哀死也祀下敬鬼神也心無往而不存自無往而不敬二賢之相查求益朋友之禮也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輟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拊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也。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手引。執
引也。蘇弓。衣也。掩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擊有
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祿薄。殺三人可以反
命。是殺人之中亦有禮也。儒者每疑于此。不盡出
於國君而私行小惠。沐日以一人而殺三人。萬人
已殺三萬矣。盡忠於君。莫如禮。惡人臣者不盡如
商陽也。孔子不曰仁而曰有禮。仁則偏
于不殺。禮則足以反命。上下兼全之矣。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舍使之襲。

代秦曹伯卒。事見春秋傳。魯成公十年也。桓作宣
襲加衣于屍而斂也。諸侯請舍。請于盟主使襲盟
主使人襲也。皆同。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

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荆楚也。魯襄公二十八年。朝楚通。遭楚王之喪。襲
乃人臣之事。楚人欲卑公而強之。以非禮。魯人以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檀弓下。二十

君臨臣喪之禮。先之使巫。故荆人悔之。此以
見以非禮卑人者。人必卑之。以禮尊人。人亦必尊
之也。人亦可以知
禮而尚謙讓矣。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

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

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三年。敬叔。魯桓公七世孫
叔弓也。惠伯。魯公六世孫。子世大敬叔。稱惠伯為
叔父。懿伯。則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也。進
書。進君之弔書也。介。副也。忌。忌日。適及郊而遇
懿伯之忌。日敬叔欲緩至次日。乃入。以禮惠伯也。
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
入焉。此不以私事緩公事人
臣敬君之禮。言皆有禮也。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

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
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
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
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哀公嘗君辟讀為闕。謂闕除道路。畫宮室之位。以
受弔也。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莒者以輕兵掩
其不備而攻之也。左傳言杞梁殖卒。還戰甲。夜入且
于之隧。且于莒邑名。梁即殖。以戰死。故妻迎其柩
肆陳尸也。妻妾執柩執也。無所辱命。無禮位以受
君命也。于是齊侯知其有禮。弔諸其室。曾子之言
禮與非禮
並可見矣。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停幃。諸侯輅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檀弓下。三

而設幃。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猶禮之
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此明魯禮之非。謂哀公少子。不宜設撥。以妻有若
先開以示之。曰。君之三臣猶設之。况君之妻。子何
不可乎。復引顏柳之言。天子之輅。用輅車。輅。輅而
畫轅為龍。停輅者。輅木為輅形。而覆輅其上。諸侯
有輅無龍。而設輅於沈。以水浸輅。白皮之汁。以搗
地。取其引車。不顯決澁滯也。設撥。以手撥散榆汁
也。無輅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
既知輅不可用。而仍設撥。何為乎。是徒有稱禮之
罪。而無中用之實。君何學焉。
見禮不可越。孺子不可用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疏曰。大子諸侯。絕旁期于妾無服。惟大夫為貴。妾
以妻我。以為我妻也。此哀公滿情之舉。文通之

辭耳非禮也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木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其罪予朋友不以其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也葬妻犯木爲成宰時事庚言憤也成孟氏邑故言孟氏不罪不罪不棄者以犯木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太若爲宰而買道以葬後以爲例必難乎爲繼者矣不可以常久通行不可以爲禮天子嘗曰柴也愚觀此可謂能權以合禮矣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仕未有祿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惟不受祿故賁之而弗臣君饋不曰賜而曰獻蓋貢上之詞也將命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引下

使于他國不曰君而曰寡君爲將命代攝不得不同于臣之辭也遠去而曰君死弗爲服也以未受祿爲臣也若居國之時亦服可知矣觀此則孟子在齊之所以自處者蓋有本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

立尸以象神則有几筵使有憑依也若未葬以前奠依顧無尸自不設几筵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卒哭而諱其名生事之禮已畢事鬼之道始矣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金口木舌之鐸振之以命令于宮也其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舍故而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臯門警衆使之皆知所諱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微不

稱在

二名二字爲名也不偏諱一字引夫子母以証之此避諱之禮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棄報

戰勝而還謂之愷敗謂之憂素服哭以表禮處之也庫門外以向師也凡告喪曰赴同訖車以告敗爲名與素服同義棄甲衣報弓衣甲不入棄弓不入報備再用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先人之室宗廟也哭三日哀神之失所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初人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引下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於虎也

式聽與見齊哀雖狎必變之意同重有憂重疊有憂也苛政之害人使民避之甚于虎夫子令小子知所戒也并使仕者聞之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轡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

我其已未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

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已以見之豐不可者古者不爲臣不見不敢當君之臨見也何施而得此于民哀公欲求之民也豐對曰但求諸已不求之民也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何施之有而人自哀敬者以其中有可哀敬之實在也禮者理之文義者事之宜忠者心之存信者心之發誠慈者心之存而發發功積久而篤實也成人作盟誓以求民服而民畔周人作會盟以求民信而民疑是無禮義忠信誠慈之心以泄之雖已固結之民且解散矣禮義由于忠信忠信由于誠慈誓會雖有禮義而不出于忠信雖偶出于忠信而不由于誠慈故周豐之言可謂知本矣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卷之三十一
檀弓下

辛酉

居謂家也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奉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喪不減性不可過爲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爲無後也無後不孝之大者也此皆所以防賢者之過禮而使節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塋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窞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旣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遷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英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虞博齊一邑名葬者藏也。本宜藏。特不及泉。時服。隨時。

暑之衣也。封築土爲墳也。其寬如車輪長足以容坎高可以隱避人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歸土命也。言死者齊葬齊有力不能致葬于吳之意若現象則無所不至可以隨父歸家也。故隨號隨行速返而與之意故孔子善其合禮。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
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
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難者求之有也容居對曰
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
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不敢忘其祖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五
疏曰凡行含禮未斂之前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
上使人含斂後至殯葬有來含者親致璧于柩及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玉璽

願上者謂之親舍。若但致命以壁授主人謂之不
 親舍。進侯玉者徐自擬天子以邾君爲已諸侯也。
 其使容居以舍者求卽行舍禮也。邾有司拒之人
 臣之事簡易則行簡易之禮。人君之事迂太則行
 迂大之禮。子猶迂也。君臣之禮相維未之有也。况
 侯國而雜以天子之禮乎。容居又對前是奉命于
 君不取忌後言先世祀調不敢遺。蓋居乃徐之公
 族也。西討濟河于晉強大之國猶無不用此稱王
 之言况邾弱小乎。又言我乃魯鈍之人非諂詐者
 欲邾人之信其言也。徐小國居東夷行夷俗自侈
 其疆土廣大久已行王者之禮而不知其
 僭自其先世而已然故記此以懲戒之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伯魚卒其妻嫁于衛之庶氏嫁于廟絕不得哭于廟而哭于他室禮也賢者不能無過而勇于受

過期過速
改皆禮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

此節終費講姑從舊解祝大祝商祝也掌喪之官疏曰服服杖也近王佐含饌先病故先服也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謂畿內民也服齊衰三月而除也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咸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大夫為王德衰既葬而除也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云云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天子之棺四重而梓周焉用木不多不欲取之民間畿內百縣之祠祀其中木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引下

有可用者使虞人自斬而致之非必盡斬之也君為百神主義當哀君之喪而致之木不至者是無主之神故廢其祀而虞人亦有常刑刑則刑也非必死

齊大饗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其屨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嘆問而使來食也從而謝焉故可謂能改過之君子矣乃終不食而死也何哉曾子聞之曰此特微細之過其嗟也無禮罔可去其謝也有禮自可食未免執小節而傷生害義矣此輕輕之小人聖門所不取也

邾婁定公之賤有獄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泐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瞿然驚懼之貌在官諸臣也在官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于此故殺無赦猶水聚也殺之不足以盡其罪故及其室官焉君不舉爵踰月而后舉罪人不足以盡其恨故罪已之教化不明所致以自貶焉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引下

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獻文趙武謚也諸大夫皆發禮往賈張老者大夫也輪輪困高大也奐奐衆多也禱祭祝作樂聚死喪也聚國族集國族及本宗族也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祈以免禍也要同慶領首也皆言死罪之刑九原晉卿大夫墓地文子以是為祈有蒞荒自惕不敢侈肆之意故君子謂之善禱此見之禮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狗馬皆有力于人故特示恩一狗也而命子貢埋之必詳其制曲盡其心此聖人待畜亦以禮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路馬君之乘馬也以帷包而埋之亦故帷也。
魯昭公欲為乘馬作棺子家子諫曰以帷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闕人為君
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
入闕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闕人辟之涉內雷
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
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修容後作盡飾蓋入廐更弔服也一子早知君在
故不着弔服將欲入而更之闕人不識為誰弗內
既着弔服則非時人之服乃聖門之禮服也乃共
知為聖門人也始得入而君臣皆起敬矣行遠猶
言感動之大也此雖言盡飾行遠亦可見
當時之備服盡禮者少也內雷門屋後簷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視宋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弓下天

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
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視國乎詩云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家語晉將伐宋使人視之陽門宋之城門名介夫
甲士之守衛者司城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視閭
視也視閭者弟視其強弱而已此却從得民心處
視可謂識立國之本矣故孔子稱其善詩邶風谷
風之篇內二語雖微猶言微言不止晉而已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
不入

莊公為子般所弑而慶父作亂開公時年八歲葬
畢即除凶服于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故云經
不入也士大夫仍麻經直俟卒哭乃不以麻經入
庫門蓋開公既吉服不與慶父卒哭之祭故羣臣

至卒哭而除記禍亂
恐迫禮所由廢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
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玅女
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
失其為故也

沐槨言已治之槨如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
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槨之精潔也玅之廢
敗禮法甚矣夫子作爲不聞而過之已猶絕也其
人既不可教親戚故舊未可遽絕其情此聖人待
愚不肖者之道然也今夷俟叩門之事而觀之人
之惡小不可不教彼易受過而可漸改也惡大則
不可教彼不受過而且走冠仇何益乎故曰小人
雖不仁不毀不義不威不懲聖人而有時位斯德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弓下天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
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
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叔譽叔何也晉卿大夫死多葬
九原文子與叔譽設言以論前人之賢否也處父
晉襄公之傅并兼衆事于已足專權也植者剛強
以自立而行如此爲狐射姑所殺不得善沒其身
是不知也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
之際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投璧以辭此
蓋爲他日肅之計故以此要君而不慮其君之
安危是不仁也武子士會也食邑于隨左傳言夫

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公私兩利人己兼得其仁知之足稱也蓋不忌其身而謀之知也刑其君不遺其友仁也晉人以是服文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承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中身也見儀禮鄉射記退讓退也其弱如不勝承訥訥聲低緩也如不出口似不能言者庫藏物之府管鍵也即今之鎖此士職職也知其賢則舉之用恩于人而不與之交利死亦不以子託屬之國而忘家賢何如之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永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

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仲皮死子柳竟不知禮其妻魯鈍婦人猶知為舅姑者齊衰而首服繆經也衍皮之弟子柳之叔告子柳請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于柳退使其妻易之五服皆用麻經而股相交為繆經繆經也惟手服之經一服環經繆衰布之細而疏當時婦人好尚輕細仲衍沿襲已久而不知其非故曰吾喪姑姊妹服亦如是而無人為我禁止也要之齊斬粗惡正所以使人感動而念親也而顧欲忘之豈禮也哉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繆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綬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成魯邑臣背鼓似匡也范蜂也絲之績者必由匡以盛之乃委無匡蟹有匡欲資之以為綬用也

首之冠者必資綬以飾之乃范無綬而蟬有綬欲資之以為范用得乎兄死者必為之服衰乃成人不服衰因于臯而服衰欲借之以為己之禮用亦不得也以見無忠信而假飾以文過者人自識之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

子春曾子弟子矯為過制之禮而不準禮以行即為不用其情于母也三日而食此先王中正之制禮之實也五日不食不幾于過情而失實乎悔之是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虐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權弓下 三

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徙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欲暴之以冀天之哀而雨也則酷虐矣豈所以格天而能接神然特愚婦人耳暴之以求雨毋乃太迂乎徙移也謂徙交易之物于巷也故言巷市此庶人為國之大喪也感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于偏僻之處今早而行喪君之禮以自責此不求人而求己可也然先王之教災尤不徒自責而已有實政以及民如藏武仲之告僖公是也

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善夫

附合葬也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以魯為善離之謂同兆不同穴合之則同穴也鄭疏同葬之說誤也來子曰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梓也

鄭注

禮記疏畧

曾子問第三十七

上蔡張氏

此篇皆記喪祭禮以多係曾子問則以孔子隨事答之皆有以適于天理之則而協于人事之宜遂使千百載下遇變知權而不失其經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

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

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聲告曰某之子生

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

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

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禱

冕少師奉子以表祝先子從宰宗人從聲入

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

祝聲三下同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

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

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

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攝主上卿代主國事者神冕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餘皆禪服禪衣者冕服曰禪冕等階也祝爲乃告之也某夫人氏也房中婦人也升舉幣取幣而埋諸兩階之間此告生之禮也如初位如告子生之位次少師王養子之官亦其傳也奉子以

衰以象服藉子而捧之執事宰宗人等官下集子名也太宰所立拜稽顙哭皆捧子者代爲禱凡歸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也降東反位堂上人皆自西階降而反東及堂下各反其朝夕之哭位踊而哭樂其朝奠而出遂告名於國之百神此告成子之禮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

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

社稷宗廟山川

告於禰告於殯宮之禰主也名亦立於此示猶父名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莫于禰冕而出視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制幣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

反亦如之

告奠一禮經蓋互文莫者莫幣爲禰而告之也祝朝聽朝事也遂命祝史告羣祀仍戒命五大夫格而後出行也五祀行神在宮內表禮毀宗毀行行神在廟門西若祭道路行神謂之較于城外委土爲山形伏牲其上其神曰羣牲天子大諸侯羊卿大夫脯酒而已祭告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也制幣長一丈八尺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

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上章言冕而視朝此言朝服視朝前義取視君此非君臣也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禮云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矣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服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並有喪如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其禮先後之次當何如葬乃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葬極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道奠不於殯宮爲父設奠也次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極至此則孝子悲哀極車暫停今以父故不得爲母伸哀於此次而徑行也及葬母而反即于父殯設奠告語于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賓既出遂修葬父之事也虞亦莫類故亦先重按此爲父母同穴故行於明日若不同穴之喪自別卜日今人遭父母喪同日葬雖疑於哀不專亦簡而得情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三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領宗男于外宗婦領宗女於內禮不可缺故雖七十之年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而能代攝一切禮儀者則七十可不再娶矣按孔子如此重言宗子之主婦爲祭祀也主婦失配於七十不亦可乎而廟中遂缺祖宗之養故不可也非宗子則不主祭又何不可觀下二句益見是重祭祀之意

曾子問曰將冠去聲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婦去聲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冠者齊衰與齊禮之人也內大門內也以冠禮行之於廟廟在大門之內故吉內不可同處若大門外

之喪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三加之後宜以酒醴冠者今不醴之也初設禮賓饌具一切徹去而更掃冠處令潔淨乃即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婦去聲地而祭於禴已祭而見

反句 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孔子因上文而及此曾子因問除喪之後不改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曰諸侯大夫有幼弱遭喪未冠及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于太廟中賜冕服弁服受賜者榮君之命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矣於此時惟有冠之醴無冠之醴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四

醴醴爲冠設故可醴則用醴受服之人恐沒君賜故不可其禮如此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謂之醴者酌而無醴醴重而醴輕者醴是古之酒故重醴之所以異醴則每一加而行一醴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旅舉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逮及殯者使伸其敬故旅酬也曾子問祭而不行旅酬之禮何祭爲然孔子言惟小祥練祭爲然不

旅者不旅酬也。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也。賓不舉，賓不舉以旅酬也。言此祭主人得致爵於賓，則可旅酬矣。考公隱公之祖。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

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於

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五
饋奠莫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舉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五
之曾子又曰：不稱此言，將謂言他人乃曰：不稱已之服而重於相爲乎？孔子乃答云：非此爲他人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

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

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大旨與上章同，但此問與於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己有喪服，可與執事否？孔子言已，有總服服之輕者也。尚不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

廢與莫，非禮也。以損相，豈可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六
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奠，曾子已知方除喪服，不可與吉祭，疑可與饋奠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六
者祭則知小功亦不可爲他人執事矣。曾子又疑

何？孔子曰：壻使人乎？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

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上而居嫁之禮也。

吉日期日已定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以男予男
以女予女也不在死也稱伯父世母家尊也某之
子某者伯父世母之名予者兄弟之子猶子也不
得嗣為兄弟言繼此不能為夫婦不言夫婦未成
昏嫌也致命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使
人請請婿成昏也嫁嫁于他族也詳玩未義婿之
免喪可取而猶弗取也女亦不强求於婿而嫁
皆禮也此何以謂予蓋亦以此女之不吉於其父
母為嫌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亦皆為父母而死
也故禮所以別嫌明微至於在塗而父母死不盡
然者以其在塗也
是不吉之在已矣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
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
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
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也

曾子問曰親迎去聲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七

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

母死則女反

嫁服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服更其
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遠故曰深衣縞生
白絹也總髮也長八寸布為深衣縞為總婦人
始喪未成服之服服此以奔舅姑之喪反其家
以喪父母壻不得而奪之也其
服則期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

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

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

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齊衰大功壻喪也壻改親迎之服服深衣于門外
之次婦入門內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小功總

不廢婚禮禮畢乃哭如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
亦不反祭重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宜可復行
復昏禮者謂親迎未
畢之節目不再舉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去聲也取去聲婦

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反稱來

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

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
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滅燭也成昏而舅姑存
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
於廟視辭告神曰某氏來婦言來為婦也擇日即
擇廟見之吉日成婦者成也饋之禮如生事之義
也此禮行而後婦乃成不然未成也觀下節可知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

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扶畏反不次歸葬于女氏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八

之黨示未成婦也

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也不祔于皇
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也壻齊衰期但
不杖不草屨不別處哀次

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

曾子問曰取去聲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

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夫死女以斬衰往
弔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平聲孔子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喪有孤哀之所主廟有主神之所依一孤二主當
時或有之上天止臨一日下土止率一王一祫嘗所
尊惟一太祖禘祭所尊惟一自出之帝郊之所尊
惟一上帝社之所尊惟一后土故曰無二上禮者

理也。二孤二主，則其理素矣。

昔者齊桓公亟器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師行而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僞主，又藏手廟，是二失矣。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弔而哀公爲主，禮也。禮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既哀公爲主，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襲爲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經詔爲靈公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側皆反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一主也。齊車，金路也。又名公廟，示有齊敬之心，不敢自專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食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爲凶事而聚集也。鄭註：老聃，古壽考者之稱。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去禮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祫，合食祭也。迎高曾祖廟入太祖之廟也。蹕，止行人，不欲其責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去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十

貴命也。

既以幣玉告祖廟，則奉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棄此命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妾之無子者，養妻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然天子諸侯不爲庶母服，大夫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期，是與已母同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侯也。按慈母有二：其一如儀禮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是也。其一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是也。子游所問如母之慈母，使夫子所答如傅之慈母也。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

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母無服。今也。若爲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聲。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良善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諸侯者。爲其母。總春秋有以。小君之禮服之者。以子貴而伸也。然必適小君。沒若未沒。則其母厭屬。故練冠也。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爲王者。爲其母耳。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形何。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上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兩居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十一

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旅衆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諸侯衣赤。餘倣此。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日食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救火不關此義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兩霑服失容。則廢。

太廟。本國之太廟也。大夫人。小君也。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

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嘗禘。宗廟之祭。郊社。天地之祭。此言五祀。祭法言七祀。此爲正。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接捷也。連疾之義。減畧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奧。及迎尸入坐等禮矣。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上不侑。又醕。以刃。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

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天子諸侯之祭。禮以。不可開其詳矣。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十一

行俟殯訖。乃祭。然其禮則殺矣。有勸也。尸入迎尸而人坐也。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醕。食畢。而以酒漱口也。說見曲禮。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酹尸。尸飲。卒。酹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醕不酢。飲畢。酌飲。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若已葬而祭。五祀。則哀稍衰。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酹則至獻。祝飲畢。則止。不獻。佐食以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止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此及也。奉帥天子。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之禮。亦如天子殯後所祭之禮。既葬而祭。社稷五祀之禮。亦如天子既葬所祭之禮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豆既設不得成禮
廢者幾上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
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
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
不侑酌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
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
則祭

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不侑不
酢。說見上章。大功酢而已矣。大功服輕。祭禮稍備。
十一飯之後。主人酌酒。酌尸。酌主人。即止也。室
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南。面。佐
食。在室中。尸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
佐食等三人。畢則止也。若平常之祭。十一飯畢。主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三

人醢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
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次賓長
獻尸。尸得賓長獻尸。則止不舉。蓋奠其爵于薦之
左也。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以喪殺禮。故止
於賓之獻也。士卑於大夫。雖總服。亦不祭。所祭於
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
服。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也。○今按致爵
之禮。賓獻尸三爵而止。尸止爵之後。執事者爲主
人設席於尸內。主婦酌爵而致於主人。主人拜受。
爵主婦拜送。爵主人答拜。主人降洗爵。以酌而致於
主婦。主婦之席在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
面答拜。而更爵自酌。以酢。此所謂饋食禮也。
也。祭統曰。酢必易爵。詳見特牲饋食禮。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下詳
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立。處
乎

練。小祥也。旅。衆也。精。立。旅行。恐忘哀也。先王因人
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直。喪。終。使
爲至痛。歸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志。吾。親
哀。在。親。則。弔。爲。傷。傷。矣。非。虛。而。何。或。謂。曾。子。既。開
是。禮。而。猶。弓。乃。記。其。以。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
何。也。蓋。子。張。之。喪。不。得。以。異。姓。比。如。下。臣。有。親。喪
有。殷。事。則。之。若
所。不。亦。虛。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
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
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
后殷祭禮也

君重親輕。以義斷思也。若君服在身。忽遺親喪。則
不敢爲親制。服初死。向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
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弗。除。也。殷。祭。盛。祭。也。君。服
除。乃。得。爲。親。行。二。祥。之。禮。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四

曰殷也。殷。如此。月。除。君。服。即。次。月。行。小。祥。之。禮。又
次。月。行。大。祥。之。禮。若。親。喪。小。祥。後。方。遣。君。喪。則。他
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
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
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
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
過時不祭禮也

承上節曾子以適子除君服。猶追祭二祥。庶子雖
除。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喪矣。可乎。孔子
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祭。禮也。今不
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除。越聖人之禮制
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以事。則廢。至夏則惟行
夏祭。不追補春祭也。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祫
大事
不然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事如君所有期望為新之奠也則往適之朝夕則不往哭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

而反送君

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葬也此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喪則亦往哭于君所而反送父母之葬也下文有君喪而臣有父母之喪亦與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互推之君親並重故觀此可以知彼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五

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

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室室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莫不可廢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士卑故使子孫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為夫之事如為舅姑服齊衰故殷事亦之君所殯啓有殷事皆一行不再之節故不可失朝夕哭故可暫廢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

相誄非禮也

誄之為言累也誄舉其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諡以稱之也稱天以誄之者天子尊無二上故假天以稱之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喪已矣從去君葬其

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表共

自門升自阼階升自西階如小飲則子免而從柩入

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喪備恐未得即返於是以身親之柩棺隨行慮或死於外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曰時在大飲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成服惟著麻弁經疏表而薦屨且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經也經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其處空缺故謂之闕非門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而升如小飲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表惟首著免布身著布深衣也凡君大夫士之卒於外者無異節制也其制也一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六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去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引柩發引也遂遂送君柩也既多而歸下棺即歸也下俟子不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

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遂遂送親柩也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而深衣而往不敢以私衣之服衣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

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

某薦其常事

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少牢也庶子既為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稱介則剛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歲之常事也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虛規祭不配

介子非當主祭者故曰攝主不厭祭以下謂其禮畧於宗子也以祭禮先後之大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假不旅不厭祭今倒言其義未詳今依大釋之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如姜氏子氏之類今攝主不敢備禮但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不綏祭者綏當從周禮作隋減毀之名也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 七

減黍稷牢肉而祭於豆問尸則取道及黍稷肺而祭於豆問為隋祭也今尸自隋祭主人不隋也不假者假當作犧尸錫福之辭尸十一飯訖主人酬尸酢主人畢命祝辭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貳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于田若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今亦不假避宗子不旅不厭祭也詳前章不厭祭者厭是饌飲之義神醉飽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逆尸之前祝酌奠訖為主人拜辭于神其飲享此時在室與陰靜之處故三陰厭也陽厭者尸設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義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皆庶幾其享之而厭厭也今避正宗亦不為陽厭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此即不旅之事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祖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於祖

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為不旅也不歸肉者宗子主祭各歸俎肉於助祭之賓今攝主不行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我宗兄或宗弟或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宗子無爵去國則廟主隨行若有罪而去廟雖在庶子無爵不得祭於廟當祭之時但望墓為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先告墓而後祭於家亦不敢稱孝子稱子而已又不同有爵者稱介子也身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 大

沒而已庶子身死而庶子之適子祭于廟稱孝可也若順也今世庶子祭不先求古人制禮之義而率意行之殆見誣罔而已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曾子疑立尸無蓋死者故以為問若厭祭亦可乎謂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若此何如成喪謂已成尸能立威儀而死時已備喪禮也必有尸所以像其威儀必以孫昭穆同也取于同姓亦孫列也祭殤雖必厭祭而不立尸者以無成人之威儀可像也若祭成人而無尸不幾於以殤待之乎故古人祭必有尸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殯不禭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殯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性祭殯不舉無所祖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陰厭厭于幽陰之處室西南隅謂之與正當陽下不受陽明陽厭厭于陽明之處室西北隅正當陽對受陽明之明孔子本謂祭殯之禮適殯陰厭于祭之始庶陽陽厭于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未達故疑焉祭之禮不備而子何以謂有陰厭陽厭也為殯而死死在殯年之內也殯無父道故不可以為後也吉祭猶用特牲者以成人禮之宗子故也凡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今無尸故不舉也凡尸食之餘歸之所祖所敬也今無所祖無尸故也凡祭尊有玄酒崇古道以備禮也殯祭舉故無之不告利成利養也謂供養之禮成也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戶外則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九

出今無尸故不告也是謂陰厭凡殯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凡殯者非宗子之殯無後謂庶子之無子孫者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尸之明白處其尊則設于東房是謂陽厭○程子曰無服之殯不祭下殯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殯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殯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馬氏曰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為成人者從祖耐祭而已

曾子問曰葬引去聲至于壙反古曰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柩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

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請俟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去莫大夫使去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反尸占患

吾聞諸老聃云壙道也有變且不謂變常禮與否也道右右屬陰凶事尚右之義變變聽日食之變動也明反日光復常也舍奠晚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安知其不見星日食既而星見昏暗中恐有變也按禮可知今人不可使人之親病于危亡之患也按禮可知今人葬信術家言看日時多以柩夜行不顧其死者之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三

安危可恨矣哉臣見星而行則道路顛危及陰夜鬼怪盜賊不測之患安知其必無日食非夜之時而有夜之理天地大變事類之屬召其不測安知不如見星之患哉以為必無此其心豈非以親嘗試疾患故宜以禮斷之

曾子問曰為君使去聲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死而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也公所為凡公命停柩之處則卿大夫之家亦公館也私館不復何也其有嫌于主人乎且生無入人私室之理死亦如之何侯復推此可省亦多矣

曾子問曰下殯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竈故也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八歲至十一為下塋土周塋周也說見禮記成人則葬于墓此葬于園園之中與猶抗也機者與尸之具不為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舉而往聖周之所棺歛而葬之塗近故也魯子言今世禮變皆棺歛下塋于家而葬之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用與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為當用車載棺而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塋及士庶人之中下塋耳若大夫之適長塋中殯有遣車者亦不與機而葬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塋也

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主聲下衣棺同歛於宮中史佚

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

之下塋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主

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遠不葬於園也言於周公言猶問也豈不可者何為不可也佚于是用棺衣而棺歛于宮中此禮之變始於史佚臨用吳氏曰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昇機墓遠則棺歛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上聲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內喪大門內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升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

前驅

尸服死者之上服今升冕何也升士之爵弁也或君之先世有大夫士故尸升冕也皆下者遇尸而下車也必式者尸之答禮也必有前驅者以先驅辟閑行人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無辟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禮與抑當初有司過遣之歟致事致還其事於君也與七十致事同義彼以老不勝事此以喪不勝事也君子謂人君臣有親喪君不可以事奪之雖君有命臣亦不可以君而遺親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

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去聲為之也今以三年之

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主

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為也今人屈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

禮記疏畧

喪服小記第三十八

上蔡張煊分註

朱子曰小記
是解喪服傳

斬衰括髮以麻爲去聲母括髮以麻免問而以布

斬妻爲父之服。括髮以麻者。以麻自頂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紒。猶言束髮爲髻。用麻也。蓋親始死。下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笄縱徒跣。扱深衣。前枉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縱著素冠。斂訖。主素冠。乃括麻。以髮也。爲母亦然。與父同。冠。以布。專言乃母也。蓋父喪小斂後。升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小斂後。卽不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笄。縱。說見內則。免見檀弓。○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於堂。婦人髻於室。則袒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齊衰惡筭以終喪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婦人居齊衰之喪以榛木爲笄以卷髮謂之惡笄以終喪者謂中間更無變易至服竟則一并除之也

男子冠平聲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莊加反。其義爲

莊加其義爲

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

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
去冠女則去笄父喪成服也男以六升布爲冠女
則簣條爲笄若喪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女
爲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墜
者言今遭齊衰之喪當男子著免之時婦人則墜
其首也髮有二斬衰則麻髮齊衰則布髮皆名露
髮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髮者
言其義不過以二者分別男女而已

直助杖竹也削杖桐也

竹枝國以象天削枝方以象地父母之別也。首者黜也。必用竹者始喪慮其無節時久又慮其改

變竹有節而又無改變故先王取以爲杖以扶老
子舊說似遺節意削者殺也桐隨時凋落謂母喪
外雖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

適孫無父。既爲祖三年矣。今祖母又死。亦終三年之制。蓋祖在而喪祖母。則如父在而爲母期也。子死則孫爲後。故以爲後者言之。

爲主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而後拜蓋尊大夫不敢以輕喪論也

婦人爲立聲夫與長子稍願其餘則否

婦人移天於夫傳重于長子故其喪皆稽顙其餘謂父母也以上二節稽顙之禮喪非至重不稽顙

卷之三十八

以弔者之尊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主對接賓言也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今無男
女主而使人攝主男必使喪家同姓之男女必使
喪家同宗之婦

爲父後者爲去聲出母無服

出母母爲父遣也適子無服非爲後者服期禮如此者身爲父後專以承父爲責若親父所疎是使父志不行於後也舊說似未深體後字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色介反下殺旁殺而親

畢矣

已身一也。上而父，下而子，爲三。因此三者，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爲五也。又由祖以親會

祖高祖由孫以親曾孫玄孫是以五為九也山父而殺至高祖由子而下殺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則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總麻是旁殺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如今人廟非高祖子孫皆另立廟矣若止祭三代誰是祭高祖之人竟虛此一祖若再推一輩祖親已絕矣推之何止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四廟謂高曾祖祢四親廟也此節承上文而言因服有五等而祭必四代雖王者大禘祀始祖又推所出共典似亦極遠而必以立四廟為主特以王者尊無尚故又特推之也庶子之子孫得為王者而庶子為其高曾祖祢亦得立於四廟中亦如其三五九上下殺之親而不少減也要言王尊不外四廟庶子卑亦不外四廟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三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一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二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也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為小宗而其父之兄弟宗之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為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

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謂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為始祖初而謂之也○嚴陵方氏曰此皆論五世則遷之小宗耳若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宗未嘗易焉愚謂凡為始祖者未有不傳三代之外人亦何自而獨為始祖乎皆別子也不得三代之外又知別子為祖則知繼別子為繼父者不一人各為小宗矣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四

庶子不祭禰與無後者禰與無後者從祖耐食

祖廟在宗子家禰與無後者其主皆耐於祖廟庶子無廟故此二者亦不得祭或謂禰惟適可祭餘皆不祭似與曾子問篇所論禰祫不合其文云凡禰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曰凡禰可知非僅宗子之無子孫者又曰此必宗子大功內親可知耐其主矣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庶子非適士并不得立禰廟故不祭禰禮如此者所以著明宗法使親親有統而不紊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舊說謂此論服之章殺詳味此語似不專指服制言似從親親以三為五之下而總結之親親者如前三五九之親皆宜親之而不疎也尊尊者如前大宗所論祭禮隨分敬祖而不棄也長長者如前大宗

小宗各有所統而不亂也男女有別謂閭門有禮
凡男貴於女如女下數節服制之類也四者皆人倫
之大道所關天下所由治
亂也道字自兼服制在內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服制有六其一從從從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人
而為之服從服有四一妾為女君之黨二子從母
服於母之君母三妾子為君母之黨四臣從君而
服君之黨此四從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
之黨餘所從既亡則止而不屬者骨血連續以
為親也亦有三一子從母服母之黨一妻從夫服
夫之黨二夫從妻服妻之黨此
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

妻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妾謂女君之姪婦故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
君犯七出而妾與同出子死則母自服其子而妾
不為服義
絕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五

禮不王不禘

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故曰不王不禘
石梁王氏以為合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上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傳世者也不降殺其妻父
母之服者以妻故親之也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
杖今世子既不降其妻之父母則其
為妻服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也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

士服

祭用生者之禮蓋子道
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

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愚按祭從生者與前一例而尸服從死者不與前
一例何也天子諸侯君也君至尊也為見在天

子諸侯避嫌也子既不世則父從子降君臣不疑
禮之大者也若父為卿大夫子為士祭以士尸服
以卿大夫之服又何嫌乎臣位卑故也上下
相安謂之禮是故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則即除其服恩義絕故也

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父母之家父母也其喪未期而為夫所出則終父
母三年之制義與夫絕故情與父母可重也若出
在小祥後則已之期服已除不
必更同兄弟為三年也

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出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於父母
仍期服若反在期後則遂終其三年蓋已過期喪
不可中廢也以
上三節為一章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六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

時也五月之喪一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

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儀禮大功章有中殯七月之文即此七月之喪也
期而祭謂再期之喪致小祥之祭也期而除喪謂
除喪經易練服也小祥之祭乃孝子感時思親祭
以報本之禮也若夫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
帶則居喪由凶趨吉哀以漸殺之道也故祭與練
雖同時并舉然祭從天道起見重在死者其禮大
而練從人道起見事在生者不可不分別觀也
恐不達禮者誤以祭為練而設則失其義矣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三年而後葬或以事遲也此時練祥兩祭缺而未
行服猶未除故禮猶必追舉練祥之兩祭焉如此
月練祭次月乃祥祭其祭也又必隨練祭易首經
要帶隨祥祭除衰服不可同時一次除之若急於

趨吉勸於忘親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大功者如從父兄弟之親而來主此死者之喪也
有三年者謂其有三年之服如妻子等也祭妻不
可爲主而子又幼小此大功者則必爲之主練祭
主祥祭以終其喪若朋友則虞祔既行可以止矣
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

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總士卑
故有子則總無子則不總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吐外喪已則否

時過而追爲之服曰稅此言生於他國而祖父母
諸父昆弟之在本國者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喪而
時已過父則稅
喪已不服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七

爲主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
禮如此者君已返
齊臣不敢復凶也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此何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誤在此降者殺其正
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殯則
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殯以大功降而爲總也
從祖昆弟之長殯以小功降而爲總也如此者皆
追服之禮弓首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
功非謂降也凡降服重於正服詳見儀禮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從君而出從君而返
君喪期已過君稅則小臣亦從君而稅其餘卿
大夫從君出爲介爲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服
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則不從君而稅也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虞祭在寢故言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故言不
以杖升堂凡祭屬吉禮不入室不升堂皆喪哀之
節而漸即
於吉也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去聲君母之黨服

此言無適子而庶子爲後者則上
章從服者所從公則已之義也

緋殺反五分而去上 杖大如經

喪服傳曰首經大綱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
經大綱者謂首經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經之大也
爲齊衰之帶齊衰之經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
以爲大功之帶大功之經大如齊衰之帶去五分
一以爲小功之帶小功之經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
一以爲緦麻之帶緦麻之經大如小功之帶去五分
首曰經要曰帶所以五分者象五服之數也杖大
如經如要帶也綱首經也○朱子
曰一益只是指與第二指一圍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八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
爲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男子重在首婦人重在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故
雖卒哭不受輕服直至小祥而男子除首經婦人
除要經此之謂除喪者先重者也易服者謂先遭
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也輕謂男子要婦人
首也此言先是斬衰而卒哭已變葛經葛經之
大小如齊衰之麻經今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
首經皆生麻生麻重於葛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
而已故云易服者易輕者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
不能

無事不辟反廟門哭皆於其次

辟開也廟門殯宮之門也鬼神尚幽靜故有事則
辟無事不辟也天倚廬也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

皆即門內之位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倚廬也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

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招魂以復魄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銘旌也檀弓疏云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周禮天子之復曰奉天子復諸侯則曰奉某甫復此言天子達於士其辭一者殷以上質不諱名故臣可以名君與男子稱名謂復與銘皆名之也婦人銘則書姓及伯仲此或亦殷禮如周則必稱夫人也姓如魯是姬姓後三家各自稱氏所謂氏也殷以前六世之外則相與為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矣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九

麻同皆兼服之

上章言經殺皆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經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齊衰變服之葛經與大功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麻同皆兼服之者謂居重喪而遭輕喪服麻又服葛也制如上章男子易要經不易首經首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也婦人卒哭後無變上下皆麻此言麻葛兼服者止謂男子耳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報謂為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緩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

父母之喪備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信者父母同時喪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之不虞祔且不為母設虞祭祔祭也蓋葬母之

即治父喪葬父畢虞祔然後為母設虞祔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母亦服斬衰者父未葬不敢變服從重也愚謂註訓可疑祔可待虞不可待也喪借則葬亦借先葬特先下棺耳棺有不能一日同下者先下母棺不宜速反而虞且不反虞將主祔於父棺待父事竣同反虞謂之不虞而祔也祔同祔非祔祭之祔備祭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為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為父三年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

此大夫與士有親屬士死無主後而大夫不主其喪尊故也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恩所不及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十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此舅姑謂夫之所生父母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也此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如妾無妾祖姑可祔則易牲而祔於女君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

祖祔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母再嫁而子不隨則繼父路人自無服矣今此子無大功之親隨母以往其人也無大功之親故云同居皆無主後也於其貨財為此子同築宮廟使之祭祀其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其服期也異居有三一皆同今異二今雖同居却不同財三繼父自有子則為異居異居者喪期三月而

已此云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南面者為主以待弔賓也

耐葬者不筮宅

宅筮猶也前人之葬已筮而吉故耐葬則不必再筮也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

其妻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也則中一以上而

耐耐必以其昭穆

公子公孫之為士大夫者不得耐於先君之廟也諸祖父其祖為國君者之兄弟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若祖為國君而無兄弟可耐亦耐宗族之疏者上言上易姓而耐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姓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十一

而耐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親之也妾耐於妾祖姑言妾死則耐於祖之妾也亡無也中問也若祖無妾則又問曾祖一位而耐高祖之妾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也所以問曾祖者以昭穆之次不同

列耐必以昭穆也

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甲孫不可耐於尊祖孫貴而不耐其祖之為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故可以耐於士

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

母之君母者母之適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為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在則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於宗子之

尊厭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為妻禫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父命妾子之無母者為妾無子者之子是之謂為慈母後者也觀下二可也便是為慈母後之實為庶母後為之子為祖庶母後為之孫也石梁王氏曰三母皆妾故皆可以妾生之子為後

為父母妻長子禫

禫服有此四者然妻為夫亦禫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畧耳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不世祭者子祭孫不祭也上章言妾耐於妾祖姑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當是為壇以耐之

丈夫冠去而為殯婦人笄而不為殯為殯後者以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十二

其服服之

此章舉不為殯者言之非及年之冠既冠矣冠則成人矣此不可以殯禮處之婦人亦然冠則成人宜為立後為之後者即以後服服之愚按曰丈夫已娶可知曰婦人已嫁可知未娶未嫁為殯可知不以年拘之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

喪則已

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喪經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細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麻以俟葬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前章言齊衰惡笄以終喪為母也此言笄三年女子在室為父也前條也齊衰為尊大功為卑然三月者思之輕九月者思之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者深之宜也繩屨者麻繩為屨也

練筵日筵尸視濯皆要平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聲杖筵日筵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筵尸

練小祥也筵日筵祥祭之日也筵尸筵為尸之人也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小祥除首經而要之葛經未除將欲小祥則豫著此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不言衰與冠者則亦必同小祥之制矣有司謂執事者向者變服猶杖今執事者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即去杖而致敬此三事者惟筵日筵尸有賓來今執事者告筵占之事畢則孝子復執杖以拜送於賓視濯無賓故不言至大祥時則吉服行事矣吉服朝服也言筵日視濯與小祥同可知也○朱子曰古者喪服始死至終喪漸漸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喪服小記 三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禪

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

庶子不以杖即位

此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執杖進昨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避祖之尊故然非厭之也今父既不主庶子之喪故庶子之子得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喪妾故妾子亦以厭而降服以服其母祖雖尊貴不厭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孫不降其父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舅主適婦故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此以節位言者蓋庶子厭於父母雖有杖不得持以即位故明言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或來而遇遇喪則弔之以主君之故耳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為主體敵故也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

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經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凡免之節大功以上為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為輕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不復免至葬落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人君來弔雖非服免之時必為之免以尊重人君故也未喪服主人未成服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喪服小記 古

養聲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疾者於已有親屬而已往養之則必釋已之喪服惡其凶也若疾者死而無主後則已遂主其喪然亦不著已之喪服非養者入主人之喪謂前不曾得服來養既死乃入主其喪則亦不易去已之喪服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

女君適祖姑也無妾祖姑又無高祖妾則易牲致敬而耐於適祖姑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

虞卒哭在廟祭婦也耐於廟祭舅之母也尊卑異故所主不同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若士是宗子宗子尊使大夫可也說大夫之喪士不敢攝若士為宗子則可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問而為主

兄弟親屬尚質故不免若君弔於葬後則不免不可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陳器陳明器也納納於殯中也明器有定數即多陳之亦須省納如其數若如數而陳即如數盡納之要言明器當如數不可多納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喪服小記五

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禮如此者兄弟來奔仍是喪禮有喪位且親重骨肉神明次之故其禮如此所知來在葬後便是祭之故其禮如此玩本文自明

父不為眾子次於外

適長子親之後也其義重故父為居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已子也則否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為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記者恐疑本親兄弟之服故以諸侯明言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為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反而服斬也不言君而言諸侯明在異國也

下殯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屈而反以報之

本是期服之親以死在下殯降為小功故云下殯小功也其帶以澡麻為之謂要治其麻使之潔白也不絕本不斷去其根也報猶合也垂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葬之故云屈而反以報之也凡殯服之麻皆散垂此則不散首經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皆示其重也

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

此言耐婦之禮三人或有一繼也親者謂舅所生之母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姓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

夫姓

妻卒時夫為大夫卒後夫黜退遂死以無祖廟故耐於妻其耐止用今姓不得用大夫姓若妻死時未為大夫死後夫乃為大夫而死其耐則用大夫姓此謂始來仕而無廟者有廟則耐於祖矣惟宗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喪服小記六

子去他國以廟從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禮居喪者不祭若喪他姓之母而廢已宗廟之祭豈禮也哉故為父後者不喪出母重宗祀也若心喪則固可以自盡矣非為後者期而不禫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女子為父母杖者無男昆弟而同姓為攝主也母削杖者長子為母削杖報之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問

總與小功服之輕者殯後皆簡雖有事不免及虞卒哭則必免不以服輕而累於後也

既葬而不報 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前言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以事故阻之也則未得虞故且冠以歸首及虞則主人至總小功者皆免焉按既葬不報虞自無此禮然未必無其時如既葬而有盜賊水火家國之禍變起倉卒豈可得虞人情過時未必虞虞未必免故先王又制此既葬不報虞之禮以備人用也山陰陸氏似仍執常禮而推其過緣衣親下節又言不報

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此言爲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遠葬在四郊之外者反哭既葬而反哭也二者皆冠而行蓋途長禮懈且道路不可無飾也及至郊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七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君弔本國之君也不散麻終其要經不散垂也雖異國之君亦免且大功以上皆免要言君至尊不略其禮也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

冠

玄謂玄冠玄纁也縞無與卒哭及練之變則其除服之祭用玄冠玄纁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朝服玄冠縞衣素裳今不用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

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經于東方經即位成踊

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不言并纁者異於始死時也至卽以麻括髮於殯宮之堂上袒去上水降左階之東而踊踊而升堂襲掩所袒之衣而者要經於東方者東序之東也此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所以異也若免加要經而卽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經卽位成踊也其卽位成踊父母皆然出門出殯宮之門而就廬次也故哭者止初至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所謂三日而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也

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禮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此言不爲後者以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大

重者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也

禮記疏畧

雜記上第二十九

上蔡張熹分註

此篇多記喪禮謂之雜者以下篇兼言三患五耻觀蜡取盜之類以雜之故曰雜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

乘車之左轂以其綏而追復

館謂主國所授館舍也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

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綏讀為綏旌旗之旄也去其旄而用之耳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轂上狹止容一人○愚謂綏可如字其復升此車而授之綏也以下三節為一章

其輅千見有被反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禮記疏畧

精駁輅之車上覆飾也輅象宮室舊說輅用染赤色以備而名被者輅之四旁所垂下者緇布裳帷者輅下棺外用緇色之布為裳帷以圖繞棺也素錦以為屋者用素錦為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也

至於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唯輅為說脫於廟門

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墻謂不拆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輅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輅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

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輅而行至於家而

說輅載以輅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

說輅載以輅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

說輅載以輅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

說輅載以輅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

阼階升適所殯

布輅以白布為輅也輅讀為輅音與船同說文有輅曰輅無輅曰輅輅輅者合大木為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輅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輅則惟尸在輅車上耳故云輅以輅車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死於外者殯在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觀古諸侯大夫士死於外皆得還入於家殯之則後世外死者往往絕之俾不得入門是自棄其親也

士輅蕭帝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士卑故禮降如此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

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的子

某死

君與夫人訃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者不敢直指君身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敵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

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

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至訃於士

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

有恩好者也實讀為至言為訃而至此也○愚謂實讀如字亦可言

死之非訃傳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

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此言君喪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還家也若邑宰之士期而小祥易練服時許得還其所治之邑邑士分甲情疎而外治急也若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其職近君而情親故不可遠也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聖室朝大夫士皆斬衰而大夫居廬內士外上皆居聖室者士卑不敢擬大夫也劉氏謂朝士亦居廬者非親父母之喪子皆斬衰惟適子居廬庶子居聖室可知辨分亦禮之大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三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如士服者降已之大夫以就於士服也

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士謂大夫之庶子爲士者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大夫適子或爲士或未爲士皆得服大夫之服適爲父後故特別於庶子蓋生者貴于死則服從死者嫌若臨之也生者賤於死則服從生者嫌若借之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去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庶子固賤于家分然于國爵則既尊矣故禮即以所服尊其國爵焉然喪位仍齒於庶子則於家分

究不亂也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去聲之置後

父士而大夫之子死其禮如此者尊國也務使大夫之禮著于國中大夫之喪國喪也若將有禮卿大夫士將有禮列國君卿皆將有禮國家所以尊大臣安內外不可廢也父母主子惟有謙焉何以重國且父母爲子匍匐稽顙于人尤非所以尊父母惟已以故謝以子主之則大夫之禮可以行而無碍矣此等禮制蓋義以斷之所見者大所安者多石梁王氏反以爲齊東野人語耶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裘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綈而追占者皮弁

卜宅卜葬地也卜以貴者重事也有司治卜事之人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裘者以三升半布爲裘長六寸廣四寸就綴於深衣前當胸之上布帶以布爲帶也因喪屨因喪服之緇屨布冠吉服也緇與綈同古者緇布冠無綈後代加綈占者卜龜之人也皮弁吉服也天子以視朝諸侯大夫士以視朝蓋卜所以接神故宜吉服卜在喪中而服又不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四

可去故卜服半吉半凶吉在首男子重首也故以尊神而在下者主人之事也按此古之卜地卜日或用龜或筮者無近今多事之說其日亦止在月中數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筮史筮人也練冠緇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爲純緣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朝服卑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薦進也薦車之馬每車二匹按既夕禮極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之時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去聲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復諸侯以褻衣冕服爵弁服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五

夫人稅糸衣掄搖狄狄稅素沙

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稅衣，色黑而緣以緇，掄與搖同。掄狄，色青。江淮而南，清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掄狄。狄，當爲翟，雉名也。此服蓋畫翟翟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狄，稅素沙。言自搖翟至稅衣，皆用素沙爲裏。卽今之色白絹也。復，以素沙白衣。黑色，冀復陰位。掄狄，青色。冀復生職而素沙白。色，冀復純一也。按內司服：六服者，祿衣、掄狄、闔狄、鞠衣、展衣、祿衣也。○儀禮註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于偶，故也。

內子以鞠衣襲衣素沙下大夫以禮之反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內子。卿之適妻也。其服用鞠衣。此衣蓋始命爲內。子時所褒賜者。故云鞠衣。褒衣也。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禮周禮作展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復用祿衣。內子與下大夫之妻亦兼用祿衣也。復以此者。亦冀榮者賜而復與俱。凡職而復也。復西上者。復之人數多寡各如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以下三命。則用三人。北面則西在左。左爲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尊者立于

大夫不掄搖絞父屬於池下

此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纁也池綰竹爲之形如籬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于絞而屬之於池之下大夫降于人君故不揄絞屬于池下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

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附讀爲祔。祖爲士，孫爲大夫而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故曰大夫祔於士。若祖爲大夫，孫爲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爲大夫者，惟得祔于大夫之兄弟。若祖爲士者，故曰士不祔於大夫。祔于大夫之昆弟，若祖之兄弟無爲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于高祖。弟之爲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祔于高祖。昆弟之爲士者，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應合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是祔于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與此義同。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姐
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夫所附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
謂間一代而附高祖之妻妾亦然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男子死而附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也米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附于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又曰附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于卑者不敢援尊也金華應氏曰重世裔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附于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附于大夫重婚姻之正綱故婦與妾之謂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問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附則配而女附則不配

公子附於公子

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附之附于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君薨天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傳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七

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此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葬後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經易去練服之葛經也惟杖屨不易者言大功之無杖屨可改易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何於

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殯又當耐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說詳殯陽童者庶子之殯祭於室之白處故曰童童宗子為殯則祭於室之與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已足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會嗣其死

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會祖之廟係為之立壇而耐之若已足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後殯得耐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殯則耐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耐謂小功及總麻之殯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某甫者為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

兄弟異居而耐至唯以哭對其來耐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三日而後絞之也小功以下不散垂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若聞計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八

之疏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其散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女君死而妾攝女君為主妾死則君主其喪自耐至練與大祥則君命其子主之蓋始死至虞喪也君念其攝而哀之故可以主其喪自耐至練與大祥祭也君分至尊不宜下葬故不可以主其祭而命其子主之殯祭不于正室者避正適終不敢以攝借禮也

君不撫僕妾

僕與妾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畧於賤也曰不撫亦哭可知今或不哭則失矣○汝君撫大夫及內命婦大夫君撫室老及姪婦仕於家曰僕僕賤下室老妾賤下姪婦故恩不及也

女君死則妾為主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

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不敢背死之義也妾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則行女君之行位猶尊體衰不可以為主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于正服

適如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九

小功總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而已主其喪則當為畢虞祔之祭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去聲殯亦弁經

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經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經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經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總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經而往不以葛之末端兄弟也大夫降旁親于總麻兄弟也○疏曰若已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身素裳也弁經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下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為親者服不敢盡禮於私喪故其禮如此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不以辭害意可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承上為妻節即母在不稽顙也贈謂人以物贈已助喪事或以制幣贈死者母在不稽顙惟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亦以別於父在之時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此也之往彼也己本國君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為他國大夫之臣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已不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十

反服以仕於卑臣不可反服于前之尊君也亦且嫌其卑新主本是大夫之臣今去而往為他國諸侯之臣是自卑適尊若反服卑君則為新君之恥亦且嫌其驕舊主故亦不反服若二君等則為舊君反服或違而未仕則為舊君反服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

功以下左

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為冠之武而垂下為纓故云喪冠條屬屬著也言著于冠也是纓與武共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王疏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冠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縞縫向左左為陽吉也凶冠則縞縫向右右為陰凶也小功總麻之服輕故縞縫向左而同于吉

總冠縞早纓大功以上散帶

總服之縷其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縷數則半之治其縷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為縷之布則加以灰潔治之耳故曰總冠縷縷讀為縷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

朝服十五升去聲其半而總加灰何錫也

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為之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因為總服總之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潔治之則謂之錫所謂錫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總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而縷總之縷細與朝服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縷而縷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裏衣不以襚

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為次侯伯以毳冕為次子男以緇冕為次先路正路也裏衣說見前章相襚以緇冕為次先路正路也裏衣說見前章相襚不可用已之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為正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遣去車視半具疏布輶四面有章聲置於四隅載爆

張有子曰非禮也喪莫補醢而已

遣車說見檀弓視半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相布為輶輶蓋也四面有物以障蔽之章與障同四隅輶之四角也輶米糧也遺莫之餼無系縶故有子以載輶為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也士無遣車人持之而已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為吉祭故視詞稱孝子或孝孫自虞以前為凶祭故稱哀子端正也端衰喪服上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於胸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緇而后蕤

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飾故皆不蕤然玉藻云緇布冠緇布冠蓋諸侯之冠則此不蕤者謂大夫士也委武玄冠也緇布冠秦人呼卷為委武玄冠也武玄冠也緇布冠也玄緇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委武玄冠也委武玄冠而後蕤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

祭於已士弁而親迎聲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

冕緇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已自祭其廟也冠玄冠也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要之私必降于公所以尊君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已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為可以弁而祭於已然親迎之弁暫焉攝用耳祭有常禮不可紊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暢曰以柳杵以梧柢以桑長聲三尺或曰五尺

單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暢鬱也也柳柏也擣鬱也者以柏木為日梧木為杵柏馨芳而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幾用柢升之以入鼎又以柢自鼎載之以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為之喪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刊削柢亦必然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率與綽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綽也但綽帛邊而繫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綽帶此二采

醴者稻醴也甕無武管思交衡實見諫問而后

折入

此言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爲醴也蓋無皆瓦
器變盛醴醴無盛醴酒竹器以盛黍稷也言
形如木爲之所以皮事變醴之屬也見棺衣也言
此變醴有實於見之外都之內而後折入者折
交事畢而後加之墳上以承抗席也

重既虞而埋之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
尊卑爲等殺無異理也

小飲大飲啓皆辯

小飲以饗其形大飲以餽於棺啓以載其軀皆
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
爲甚禮儀此時必待事畢然後徧拜客蓋客來哀
死者之喪故主人徧拜之而致其哀也惟君來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朝夕哭不帷無極者不帷

鬼神向幽靜而帷室朝夕莫時孝子見殯如見親
焉故哭則去其帷哭畢仍垂下之無極葬後也
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

出待反而后莫

君爲何謂君來弔臣之喪而極已朝廟畢載在柩
車君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不
敢居主位尊君也門右廟門內之西偏也於門
內西偏東面而哭踊爲禮亦不敢居主位尊君也
廟畢先出門以待君反而君行祖
莫禮請不敢久留君亦尊君也

子羔之襲也蘭衣裳與稅衣纁神而古爲一素端

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子羔相連而總爲之者也衣以衣斂尸也蘭衣裳謂
衣裳相連而總爲之者也衣以衣斂尸也蘭衣裳謂
衣下總也前衣變故用祿衣爲表合爲一稱故云
蘭衣裳與稅衣總神爲一素端一第二稱也質氏
云衣裳並用素爲之皮弁一第四稱也其服玄衣而纁裳
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纁裳衣無文而纁裳
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纁裳衣無文而纁裳
刺黼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神而言曾子非之
以其不合

爲君使去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
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陳註以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飲凡七次踊大
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非
也踊以三次爲度以七五三爲一次之數也陳註
又以婦人居間者謂居男子與賓踊之間也陳註
此踊禮先後之次也此居間亦言婦人踊數也公
七踊則婦人五踊大夫五踊則婦人三踊士三踊
則婦人止一踊不以少爲嫌故曰皆居間婦人尚
靜故踊必減於男子而必曰居間者男在外女在
內故以內數爲言也若夫動尸舉柩哭踊無數
者不以每踊七跳五跳三跳爲三踊之數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

二玄冕一襲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襲尸早者以早服親身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者
故上服親身衣衣最外尊顯之也襲衣上公之服
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天子以爲燕服士以爲
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朝服纁裳素裳公日
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朝之服也纁
裳纁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

為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本也立見見上章裏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既在上榮君賜也諸侯襲用亦帶以為結束此帶則素為之而飾以朱絲之采也申重也己用章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用大帶也此帶即上章所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者是也

小飲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環經一殷而繼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飲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大夫士一也

公視大飲公升商祝鋪席乃飲

君臨臣喪而視其大飲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飲事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給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為飲事蓋榮君之至而舉其禮也

魯人之贈也三立二纁廣尺長終幅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贈以物送別死者於梓中也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一丈八尺為制今魯雖用玄與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西上西

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

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

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

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立於階下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階

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

合聲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

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

東南有韋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

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此言列國致含之禮含玉之形制如璧者註云分寸大小未聞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韋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鄰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上文弔者為正使此含者乃其介耳

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禮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禭者曰寡君使某禭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禭者

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聲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

禭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禭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

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

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禭者降出

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此言列國致禭之禮衣服曰禭委於殯東即委璧之席上也領在上為陽故左執要以下為陰故右執要左執領則領向南為便於禭也此禭者既致

將命子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之禮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畢禭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

如禮者之
西而焉

上介賜反鳳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賜者入告反

命曰孤須矣陳乘去聲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

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西而宰舉

以東

此言列國致贈之禮車馬曰贈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轡車之轡轅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

之人也自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陳車北轡畢贈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

而置其主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率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又按觀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

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賜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七

凡將命鄉去聲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

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贈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於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

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

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

贈者出反位於門外

此句當屬前章上介贈節之末

上客臨如字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

某相去聲執綵弗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

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

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

某毋敢視賓客敢辭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

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

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

位客對曰寡君命使去聲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

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

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其劫踊三客出

送于門外拜稽顙

上客即前弔者之正使也弔含襚贈皆畢又代君行臨哭之禮主人入門而有客入門而左禮也今

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八

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賓位也宗人以客辭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

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

出送而拜之謝其勞辱也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反給其鳩羹土

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于馮憑之踊夫

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喪大記重出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終夜燎謂遷柩之夜須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導道輓行于路人皆避之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九



禮記疏畧

雜記下第四十

上蔡張氏注

嚴陵方氏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而雜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而不一而雜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為首自未沒父喪而母死分為下篇之首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沒猶終也除也父喪在小祥後大祥前是未沒父喪也又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此禮事畢即服喪母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者以祥祭為吉未葬為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一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諸父昆弟之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雖重雖殊而除喪之服不廢者篤親愛之義也若君若喪則不得自除私服曾子問言之矣

如三年之喪則既顙反其練祥皆行

顙草名無葛之鄉以顙代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顙者既廣受服之時以葛經易腰之麻經也○愚按以上三節要言一喪自有一喪之終不可不以禮成之也首節言父喪固不可為母不除矣二節言諸父昆弟之喪亦不可為父母不除也三節亦言後喪受葛之後皆得為前喪行吉禮如此說則陳註所論首節母喪一段為可疑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祔必附祖祔祖死雖未祔而孫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

卽位之禮

有殯謂父母喪未葬也如兄弟之喪任遠者哭不於殯宮而於他室明其哭也入奠者既哭明日之朝著已本喪之服入其殯宮奠畢而出乃脫已本喪服著新死者未葬之服而卽昨日他室之位如昨日始聞喪而卽位之禮也

大夫士將與葬祭於公既而父母死則猶是與

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於門外哭而歸其他如

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者反而后哭

視濯監視器用之濯濯也謂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何言大於異宮耳以吉凶不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雜記下

二

可同處也如未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侯告者反而后哭父母約之已父母必不敢爭禮於國君之祖考也故其禮如此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

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葬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

宮

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既受宿戒必與公家之祭以期以下喪服輕故也如同宮則次于異宮者謂此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情又較切而必次于異宮以別之也鄭氏曰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

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篇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

妾葬而后祭

以下四節爲一章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適有異宮兄弟之喪則待殯訖乃祭若係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必待葬後乃祭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恩按古人制禮如此者吉不奪凶也吉常也故可止于一時凶變也故必伸于一旦僅以吉凶不可相干爲言其義猶平分也恐失古人制禮之義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三

有兄弟之喪故畧威儀也執事亦散等者主畧則從而畧也雖虞附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附時而行父母祥祭執事者亦皆散等也禮從主人不敢以虞附已屬吉祭而已卽涉級聚足也燕禮云栗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方足各一發而升堂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嘔才細之衆

賓兄弟則皆啐反七內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

飲之可也

自諸侯達諸士亦象上文父母之喪以下至此上下同禮也至齒爲啐入口爲啐主人之酢嘔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而主人受而嘔之也衆賓兄弟啐之謂祭末受獻之時則啐之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侍祭喪謂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者雖告賓祭脯醢而賓不食之也若古祭賓則食之矣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初無獻賓之禮凡饋啐不食皆哀而不忍故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敬足以盡禮如附于身附于棺必誠必信之類是用在父母身上者故爲上哀足以盡情如擗踊哭泣與其易也率戚之類是用在自已心內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如三日不食不飲酒茹肉之類然又曰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是用在自已身上者故曰瘠爲下齊斬之服制有輕重然必稱其情稱其服乃可謂中于禮也人子不可以不知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雜記下四

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使不得盡想也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爲他人所奪廢孝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連見論語三日親始死也不怠謂哀慟之切心力盡于三日之內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散也盡哀盡禮意不懈散也期而小祥周一歲也悲哀猶悲切而哀慟也三年大祥終喪之時也憂謂憂戚心不自舒也贊以東夷之子者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彼俗也此時蓋有中國君子而不能行者矣故贊之如此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

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現乎母也不入門

言自言已事也語則爲人論說對答人也問則自問于人倚廬聖室說見前不與人坐不在外室與人共坐不入門不入殯宮以內之門也四者皆恐忘哀喪不專矣

疏聲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

疏聲衰皆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新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大功有帷帳總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殯視成人

哀戚輕重之等各有所以不可過也不可及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雜記下五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小君服輕其哀比兄弟之喪然於酒肴珍醢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九遇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

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免喪三年之喪既除也見似貌親親者也目瞿目感而心瞿如將見親也聞名各同親者也心瞿耳感而心瞿如將見親也弔人死因傷親之死問人死因憶親之疾故顏色戚容不覺發見而與恒人不同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者謂免喪尚如此其不忘則三年之內其哀慟誠實無時忘親可知不然恐三年之禮皆虛文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但循喪禮已合禮矣君子曰道藏心性之

微禮豈
易言哉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大祥也除除服之節也於夕為期謂於祥祭前
夕預告明日祭期也朝服縗衣素裳其冠則縗冠
也父而著此明旦祥祭遂因而服之故謂前夕縗
曰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
祭朝服縗冠一也祥訖素縗麻衣二也禘祭玄冠
黃裳三也禘訖朝服縗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
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縗息縗反黑經白緯曰縗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縗者必縗然後反服

既祥大祥祭之後素縗麻衣時也此時如有來弔
者雖不正當縗冠之時主人必著此祥服縗冠以
受弔然後反服素縗麻衣之服也蓋縗為既祥之
正服禮也素縗麻衣不忍遽變情也禮以接賓故
不可以情掩如此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六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
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士喪斂竟當袒
而踊之時大夫來弔主人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此
大夫反還也改更也拜竟而反還先位更為踊而
始成踊尊大夫故新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
袒之衣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者既畢也若當主人
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
畢而襲襲畢乃拜之拜之
而止不更為之成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
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初廟也愚按卒哭喪
之變初廟祭之始皆禮之重也虞以安神較輕于
二者故其牲異下大
夫各降一等明分也

視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
句弟曰伯子某

初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父視辭云哀
于某卜葬其父某甫孫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
夫云乃夫某卜葬其妻某氏弟為兄曰弟某卜
葬其兄伯子某兄為弟曰兄某卜葬其弟某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
輟胡罪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此記庶人廢禮之由輪人造車輪匠也闕穿也輟
輟也謂以衰服之杖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杖與
曰禮不下庶人

鑿巾以飯上公羊買為之也

此記士失禮之由巾覆尸面者也飯含也公羊買
士也大夫以上貴使買為親含穿鑿巾之當口處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七

胃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胃則形
是以襲而后設胃也

胃說見王制襲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
已著衣若不設胃則尸象形見是以襲後即設胃
不令人惡是敬
愛其親之至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
與平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

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
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遺遺奠也包其餘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遺車
以納于塋或人疑此禮如君子食于人而又包其

餘以歸為傷于廉也。曾子以大饗喻之曰：大饗禮畢，卷內三牲之肉，送入賓館中，猶此意耳。今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

非為人喪，門與賜與

舊註謂此上有關文，愚謂此上無關文，非為人喪為句，言已喪也。如父母昆弟之類，不隔從者，禮皆不遺人。哀痛迫切之時，此而可以問人，與可以賜人，與與疑詞，言皆不可也。欲問人賜人，如從父昆弟以下，此謂為人喪。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八

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三年之喪，不尚往來矣。人以酒肉相遺，或憫恤其疾病毀瘠也，受者不却其情也。必三辭者，禮辭也。受以衰經，以哀為敬，示受而不食也。君賜不辭，尊君也。受而薦之以君榮親也。以上言受遺之禮。喪不遺人，喪尚哀，不尚禮也。若人遺之，雖酒肉必受，不阻人情也。卒哭可以遺人者，服輕而哀殺也。以上言遺人之禮。

縣 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剋

斬齊也。剋，制也。此言哀痛淺深之殊。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猶不弔人者以剋鉅痛深故也。如有五服之親而往哭之，則去已功衰服，彼宜服之服而往，不參已情，以敬人也。二者貴賤皆同之。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

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又曰：此為父在為母。

既葬大功，句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訖，往弔他人之喪，弔哭畢，即退去，不待主人饗飲等事。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

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上者，姪與兄弟為之齊衰不杖期。此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但哭而退，不聽事也。此喪既葬至功衰時，可以弔而待饗飲等事，但不親執其事耳。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九

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執事謂擯相也。禮饋奠也。擯相，相人之威儀，故輕服可為饋奠，則威儀自已出而哀戚之念消矣。故輕服亦不可。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遲速相趨也。趨進為禮之人，其情輕故趨出廟之宮門，即退去也。相揖已，當相見，友誼者待極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遺者，洽情款，通往來待空畢而退，相見執紼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待孝子反哭于家，乃退。朋友恩義更重，故必待虞祭祔祭而後退也。五者各與情稱，不可不知。

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遲速相趨也。趨進為禮之人，其情輕故趨出廟之宮門，即退去也。相揖已，當相見，友誼者待極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遺者，洽情款，通往來待空畢而退，相見執紼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待孝子反哭于家，乃退。朋友恩義更重，故必待虞祭祔祭而後退也。五者各與情稱，不可不知。

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遲速相趨也。趨進為禮之人，其情輕故趨出廟之宮門，即退去也。相揖已，當相見，友誼者待極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遺者，洽情款，通往來待空畢而退，相見執紼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待孝子反哭于家，乃退。朋友恩義更重，故必待虞祭祔祭而後退也。五者各與情稱，不可不知。

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遲速相趨也。趨進為禮之人，其情輕故趨出廟之宮門，即退去也。相揖已，當相見，友誼者待極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遺者，洽情款，通往來待空畢而退，相見執紼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待孝子反哭于家，乃退。朋友恩義更重，故必待虞祭祔祭而後退也。五者各與情稱，不可不知。

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遲速相趨也。趨進為禮之人，其情輕故趨出廟之宮門，即退去也。相揖已，當相見，友誼者待極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遺者，洽情款，通往來待空畢而退，相見執紼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待孝子反哭于家，乃退。朋友恩義更重，故必待虞祭祔祭而後退也。五者各與情稱，不可不知。

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遲速相趨也。趨進為禮之人，其情輕故趨出廟之宮門，即退去也。相揖已，當相見，友誼者待極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遺者，洽情款，通往來待空畢而退，相見執紼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待孝子反哭于家，乃退。朋友恩義更重，故必待虞祭祔祭而後退也。五者各與情稱，不可不知。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弗鄉人五十者從反哭

四十者待盈坎

言弔喪者爲相助凡役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故年四十以下者力壯皆當執紼實殯以効其情五十始衰之年但隨主人反哭可也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

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

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

皆爲去聲疑死

疑死恐其死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嗣之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十

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適人往人家也黨族人與親戚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洛不能食食嗣鹽酪可

也

功衰斬齊之末服也酪說文乳漿也

孔子曰身有瘍

羊

則浴首有創平聲則沐病則飲酒食

肉毀瘡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曲禮曰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問於垆

垆路也路中不可無輪故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皆若免而行非此二者則否也然此亦謂葬之近

首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后免也

凡喪小功以上上聲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潔飾所以交神澡浴可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

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避涕泣而

見人

疏衰齊衰也摯與贊同輕服不見人者情殺見人則奪禮也重服反見人者情至哀人不能奪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

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事也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庶人依上禮卒哭與葬同三月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十二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

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哀痛之極無復音節也或曰孔子不取弁人爲子泣何也曰孺子泣實也而常聲文也如始死哭無時動極舉片雖孺子泣可也如朝夕哭相弔哭辨

編有節可無常聲乎曾子言其質孔子言其文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

諱

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

則子亦不敢不諱也故曰子與父同諱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是已小功以下本不合諱但

以父之所諱已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已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又按不逮事父母則

不諱王父母謂庶人此所言以父是士故從而諱也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去聲祖昆弟

同名則諱

母之諱其親之名也子為諱于一宮之中非宮中不諱矣妻之諱亦其親之名也夫為諱于其妻之旁非妻之旁不諱矣若母妻之親與已從祖昆弟之名同雖他所亦諱之也

以喪冠去聲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

去者三乃出

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為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就次所詳見會子問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三

取妻下殯之小功則不可

未服之將除也大功之末已大功也下文非已故以父別之此禮諸者紛紛說見陳註愚按此大功小功俱以正服言不同降等之服中含深哀者也故于將除可以冠嫁取婦不然試觀下文下殯之小功則不可可知中含深哀者必于服闋禮盡之時而後可行吉禮也

凡弁經其衰侈袂

弁經之服平服也首着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經其服有三等錫裘總裘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去聲於樂母有服聲聞去聲焉不舉

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去聲琴瑟小

功至不絕樂

此皆言已無服而待有服者之禮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于樂謂雖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異宮則否聲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有大功之服者將來也為之屏退琴瑟亦助其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為之止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

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

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喪必有主女已嫁則成外族故本族不可主其喪兄弟族人前後家東西家以及里尹里尹蓋閭閻里宰之屬皆係于夫者也故皆可主之或以為妻黨主之而附祭于其族姑此非也故記并著之朱子以為古禮既廢外姓決不肯祭亦可從宜而祀之別室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三

麻者麻之經也紳大帶也執玉不麻謂著衰經不得執玉行禮也采玄纁也總言吉凶異道不可相干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

國有大祭祀則禁喪者不敢哭然非禁其所不哭之禮也朝夕之奠卽阼階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人行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扶味反不廬

偯委曲之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童子為父後則杖者雖不能病存其為後之禮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

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伯母叔母義也其情淺姑姊妹骨肉也其情深喪服重而踊不離地大功服輕而踊離于地無他

使文稱其情而已故孔子贊此禮之得宜曰

由文矣哉由從也言文因情生孰得不從乎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

泄柳之徒爲之也

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則

天子飯上九見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舍也貝水物古者以爲貨士喪禮貝三實於笄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

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雜記下

大夫以上位尊念親哀情於時

諸侯使人弔其次舍祔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

次如此也

禮見上篇恐人疑事或異日故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與卿大夫比界

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疾病死喪一體相關如此則禮之大者也誠不可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

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轎軸載柩于

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紼紼形似轎兩端有小

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喧譁也

五百人皆以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

以令衆像形如蓋以羽爲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

若道塗有低昂傾軋則以所執爲抑揚左右之簡

使執紼者知之也引即紼互言之耳茅以茅爲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紱旅樹而反站店山節而藻

稅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此言僭上者之非禮管仲齊大夫也鏤簋簋有雕

鏤之飾也紱冕之飾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

道也樹屏也立屏當路以蔽內外也反站反爵之

站也土爲之在兩楹間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拱

也藻水草藻攬蓋藻于梁上之短柱也賢大夫言

能相桓成霸不以兵車也難爲上言爲之上者無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雜記下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

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晏平仲齊大夫也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

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豚肩兩肩不能揜豆賢

婦人主靜守非禮不出閨者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女嫁爲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雖封出疆也言國君夫人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王國待之亦用諸侯之禮禮尊則體不廢也閨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于女賓以入父母之室不敢自待以賓也主國君在阼階上不降不迎教居喪位不敢狎也奔喪謂哭踊盡麻之類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慮弗得聞也既聞之慮弗得學也既學之慮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東家均而禮記疏畧卷之四十 經記下 夫

倍焉君子恥之

三患言爲學之君子五恥言爲政之君子聞者聞于人學者學于身行者行于世弗聞則學不明于弗學則德不尊于已弗行則道不達于世故君子皆患之有位無言則無學可知有言無行則無勇可知既得又失則無守可知地有餘民不足則無養可知與人衆寡同而人之功倍于已則無故可知故君子皆恥之

孔子曰凶年則乘鵠屬視以下牲

周禮校人六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駕馬駕其最下者性有太半少半特牲特豚年四則祭事以次而降如常用太牢則降豚少牢是也陳註引王制云凡祭豎年不齊凶年不備與此不同愚意二者其孔子之變禮歟示後世者不必定依古禮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

是乎書

時人禮尚儉傷士之喪禮廢已久矣孔子以教孺悲乃復書而存之今儀禮士喪禮是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二國之人皆

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

所知也

蜡祭見郊特牲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今僅使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下明言之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弛

一弛文武之道也

張弛也弛落絃也孔子以弓喻民張似民之勞苦弛似民之休息張者義也弛者仁也常勞則民將不堪上將不能強民之久從常逸則民將廢棄上將無以厚民之生一張一弛有道存焉非文武之心其孰能知之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 經記下 七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此定禮也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祭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蓋夏正建巳之月郊用冬至禮之當然獻子變禮用七月禘祭非矣或亦一時爲之故不曰自獻子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娶吳爲同姓諱而不告故無命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疏曰外宗者謂君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
皆內也丙宗者謂五屬內之女丙宗者謂君服斬衰
者夫人齊衰此云猶內宗也則齊斬皆同若夫人
云諸侯也古者大夫不娶故君之姑姊妹嫁于
國內大夫為妻是其証也諸侯不娶故舅女及
從母不得在國中凡內外宗皆據有爵者其無服
而嫁於諸臣從夫之君者內外宗皆然若嫁於
庶人則亦從其夫為君服齊衰三月者亦內外宗
皆然○又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
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諸君之姑
姊妹之女舅之妻從母皆是一也若姑之子婦從
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
外宗為君服期三也丙宗有一周禮內女之有爵
諸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

麻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
相弔之道也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 雜記下 六

人之禮聖人言辭動作其不可畧如此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
與遊辟僻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

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過盜錄羣盜時也公臣公家之臣大夫也既邪僻
之人也可人堪用之人也禮達大夫而之諸侯不
為大夫反服此有君命可
以為服蓋不忘其舉賢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過失誤也舉稱也起失言不自安起而
為敬之意也諸臣名與君諱同則稱字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內亂本國禍難也言難大夫在國若同僚作亂或
宮內作亂方能討則討之不能則謹避不可干與

其中保身之哲也外患如隣國來攻或外夷
侵擾則不可逃避盡力捍禦忠君之節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

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贊大行古禮書篇名子男執璧非圭也或稱從尊
號統謂之圭橫曰博旁曰厚剡上剡殺其上以選
于天子也藉玉者以章衣板而漆畫朱
白蒼三色為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文公至哀
公七君此見對君之辭謙而有文合乎禮

成廟則舉之其禮視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

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干碑南東上雍人舉

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 雜記下 充

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鉅二皆於屋下割雞門當

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止門則有司當門北

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某廟事

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宗廟初成以牲血塗墁也尊神明之居也爵弁士
服也純衣玄衣纁裳也拭羊拭之使潔也宗人祝
之祝辭未聞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升屋自
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
廟也門夾室各一鐘凡三鐘也亦升屋而割之
鮮者未封羊割雞之時先減耳旁毛以薦神耳主
在門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
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亦有司宰
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為攝
主反命于寢其時
君朝服在路寢也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舉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考成也謂盛饌以落成也庚蔚云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歡樂之義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舉之以報加豚

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報豚牲豚也按周官羊人羴共羊牲將以羴廟也雞人羴共雞牲將以羴門與夾室也若宗廟之器羴以報豚則羴牲不特雞羊而已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界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

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

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

不敏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

有司亦官受之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王

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諫言寡君不敏云云不明斥夫人之罪厚也前辭不敏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爲辭以過自任也須待地謹待其至而受之不致致辨也器皿嫁時所齎之用物也并以還之主國不吝其有也陳器受器皆以官明付受各皆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供黍盛使

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

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

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

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此言諸侯以下出妻者之辭也某不敏云云者自謙以爲妻隱惡也某之子不肖云云者亦自謙也

受使如之惡不彰也主人稱拜送使者謂在如而己無以傷其好禮也此皆古人忠厚有禮以善全于人倫之謂者乎稱舅稱兄無然後稱夫必出尊者出居家之禮也姑姊妹亦皆稱不肖故在男者有罪皆不敢自避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詞我以禮吾

祭作而辭口疏食不足祭也吾殯孫作而辭曰疏食

詞也不敢以傷吾孫

少施氏魯惠公之孫父之後作而辭起立辭謝以致敬也疏食謂言粗食也殯以飲澆飯也疏食更作三殯以助飽實也不敢以傷者恐強食以致傷害也皆自謙遜極其敬愛孔子之意食於人不飽禮也孔子雖聖人能無飽乎觀此可知人各有禮可行兩行之則情文互暢不然則禮由已出可也強人乎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王

納幣一束束五兩字如兩五尋

此謂昏禮納徵也一束十卷也八尺爲尋每五尋爲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爲五箇兩卷矣故曰五兩鄭氏曰四十尺謂之匹猶匹偶之匹言古人每匹作兩箇卷子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

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立于堂下則婦之人也已過其前即此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日各請其寢而見之愚按此禮則見諸父時諸父之兄弟姊妹姊妹亦宜立于堂下西面北上不復特見之可知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

率首

五許嫁而笄禮也若未許嫁至二十亦笄以成人禮之也然止婦人執其禮者許嫁而笄則注婦

及女賓爲笄禮未計嫁故不備儀以別之髮分髮爲髻紒也謂既笄之後尋常燕居時仍髻其首以少者處之也

輿長去聲三尺下廣去聲二尺上廣一尺會去聲去上五寸

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去聲以素紃句以五

采

輿較也食領縫也輿旁綵謂之紕下紕曰純紃條也謂以五采之條置于諸縫之中詳見玉藻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三

禮記疏畧

喪大記第四十一

上蔡張端分註

周官以喪禮哀死凶禮有大小此篇記其大者故別之曰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瘳去聲君大夫御縣去聲士去聲琴瑟寢東

首去聲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

服屬纊去聲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不死於男子之手

病疾之甚也以將有賓客之事故外內皆瘳以致潔敬君大夫徹去樂懸士避去琴瑟以將有喪不復用也寢東首向生氣按儀禮官廟圖無北牖室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北牖或指此千古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於地冀復得地氣而生也及死則復舉尸置於牀手足爲四體各一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人持之以効屈伸男女皆改屬纊賓客之來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續新綿也屬之口鼻以氣通不動則知氣絕矣男女各以男女事其終有別之義至死不變也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殯又各門弟子啓足啓手則曾子之死惟子與弟子侍側而已可謂不死於婦人之手矣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的寢內子未命

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諸侯與夫人皆有三寢君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一正寢二小寢卒當於正寢以正而寢之義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之婦之名其尊卑與命婦等故兼言之內子卿妻也下室燕處之所又燕寢亦曰下室士之妻皆死于寢寢謂士與其妻共云皆也皆死于寢以士無無故也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附記天子適后之次謂夫人故識以天子之次

婦為適妻之稱諸侯適夫人之大稱世婦故大夫以諸侯之次婦為適妻之所逐降一等也內子即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內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始死升屋招魂曰復虞人掌林麓之官狄人樂更之賤者階梯也死者封疆內有林麓則使虞人設備梯具卑賤無林麓者則狄人設之梯用木枕又升高故使虞人從所掌也狄人掌其儀或有舊材便用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家夫人以屈謂狄大夫以立反赤貞反世婦以禮知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豕

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平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二

小臣君之近臣上公用交服循其等而用之則侯伯用鷩冕之服子男用毳冕之服上公夫人用翟衣侯伯夫人用榆狄子男夫人用屈狄此言君以衣舉上以見下也夫人以屈狄舉下以知上也顏赤色立顏玄衣纁裳也世婦大夫妻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禮衣也世婦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祭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腹危立於高峻之處蓋屋脊也三號者一號於天一號於地一號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也其辭則幸某復也幸長聲也號也乃捲此衣自前投於下司服者以信受之小臣乃自西北榮而下

左穀而復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

復衣不以衣去尸不以歛婦人復不以神如凡復

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去復復而後行死事

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云不衣尸不以藥也以絲緣衣之下曰禭時盛服復各以祭服以求神故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婦人哭踊見夫母也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爵踊是也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

司馬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

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三

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姓猶生也子姓子所生謂眾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姑姊妹君之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禮如此者男東女西男女有別也子坐於東方夫人坐於西男女各有所統也子獨坐於東方主位則又一國一家之主以統乎男女內外而莫敢與敵也如此則喪事雖遽而不亂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

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

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

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具貴賤士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

君之喪未小飲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飲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飲則出

寄公諸侯失國而寄託隣國者也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迎也為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告也故不當飲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者亦謂飲後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 衽拊 心降自西階君拜

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

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

門外

徒跣者未著衣履吉履又不可著也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曲禮云升階不由阼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四

階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於西階下東面不踊○迎送也凡言迎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

飲則為命婦出

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於堂上也

小飲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飲卒飲主人馮

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 髻括髮以麻婦人

盥 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檀弓云小飲於戶內徹帷位於此焉之踊者馮尸而踊也髻幼時所翦髮為髻成人猶垂於兩邊父死脫左髻母死脫右髻親沒不髻謂此也髻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謂婦人要綬徹帷

小飲畢徹去先所設帷堂也諸侯大夫之禮賓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夷陳也小飲竟相者舉尸出戶往陳於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持之也降拜適子下堂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 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

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

命婦 汜 拜衆賓於堂上

君謂遭喪嗣君寄公與國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飲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士妻也汜拜亦旁拜之比也

主人即位 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 乃奠弔者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五

襲加武帶經與主人拾 其切 踊

主人拜賓後即階下之位先拜賓時稱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經乃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諸侯禮也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經至大飲乃成踊也乃奠者謂小奠弔者小飲後來則掩襲上之褊衣加素弁於冠之武冠下卷也帶經者要帶首經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經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拾踊更踊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 之

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 立 壺士代哭不以官

虞人主山澤之官出木為薪以供喪費蓋冬月恐漏木水凍也角野木之牛狄人樂吏也主擊壺局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司馬夏官也其屬有掌壺氏司馬自陳視聽此鼎器乃官代哭者未殯哭不絕聲為其不食寢故以鼎器分時刻使官屬以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士代

哭不以官者親疎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噫代哭之義深且遠矣

君堂上一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古者未有燭燭呼火炬為燭也

賓出徹帷

小飲畢即徹帷士禮也此君與大夫之禮小飲畢下階拜賓賓出乃徹帷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

鄉向

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尸之西故退而近北以向南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六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

人不哭

室以內至房婦人之專室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此言小飲後男女主迎送弔賓之禮婦人於敵者固不下堂若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之哭亦不出門若有君命而出門亦不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

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

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

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為後者不在謂以事故在外也此時若有喪事而弔賓及門其為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無主無

爵不敢拜賓若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賓可也出在國境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外則當殯即殯當葬即葬也無後不遇已自絕嗣而已無主則關於賓禮蓋無後存乎天天不可為也存主存乎人不可以死棄之也故喪有無後無無主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

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集之夫人世婦在其

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

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

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子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輯杖也舉之不以拄地子大夫蓋在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門子與大夫並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下文云大夫於君所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七

則輯杖也此言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內輯若庶子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世婦居次在房內有王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也有隣國君之命則輯杖者下成君也聽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虞卒哭祔祭也於大夫所則杖者大夫同在門外之位故並得拄杖而行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

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

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大夫有君命指為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

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士與大夫無異也

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短而棄之於隱者

子凡庶子不獨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卽位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後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爲重不令人見恐賤棄之也

始死遷尸于牀嘯呼用飲食去死衣小臣楔先結齒反用角柶四綴拙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病困時遷於地既死則舉尸於牀上嘯覆也飯食覆以大斂之衾也先時微襲衣而加新衣以死今覆以衾而去死時新衣也楔挂也以角爲柶長六寸兩頭屈曲恐將舍口閉以角柶挂齒便受舍也尸應著屨恐足辟床以燕几拘綴令直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八

管人汲不說緇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主浴用絺巾拒震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供浴事緇汲餅上索不脫緇不解此繩但屈執以授人時遠故也水從西階升盥等而上堂授於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絺巾浴水以沃尸以絺巾中蘸水以拭尸令乾如他日如生時也爪足屬尸足用也坎是甸人職土爲壙所掘之坎浴水棄於此內御婦人也

管人及授御者御者差七何反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粢甸人爲墜役于西牆下閭人出重平反兩

屋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扶朱反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乃亂濯棄于坎

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以所梁浙稷之湯汁沐髮也君與士同用梁者士卑無嫌也室魂寢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墻下之土爲塊置陶人作瓦器之官重爲懸重之墨瓦餅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墻於室置瓦中煮之令溫甸人爲甕舉卽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甕煮沐汁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說非是屋西北之簷一說西北隅扉隱處之薪也用瓦盤以貯此汁也拒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甲也翦須鬚之荒者濡煩潤其髮也濡不淨之汁也

君設大盤造七到反水焉大夫設夷盤造水焉士併頂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九

反瓦盤無冰設牀禮屋第有枕舍去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大盤造水納水於大盤中也夷盤小於大盤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水在下設牀于上禮單也去席而袒露第簣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舍襲遷尸各自有牀此謂浴浴以後襲飲以爾之事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暮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納財謂有司供辦此米也一溢一十四分升之一也無算者祇食賤食但不過此一溢之米也疏食

粗食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室老室臣之長子姓孫也衆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其人之飲食與大夫同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

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平不盥食

於簋思管者盥食菜以醯醢始食肉者先食乾干肉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盛杯圻之器也簋竹宮也杯圻盛粥飲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簋須手取故當盥手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十

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

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落之

不與人樂言酒肉可以自養不必共人爲歡樂也

○疏曰期喪三不食謂大夫士旁期之喪正服則二日不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昇葬食肉飲

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故主舊時所事大夫也大夫稱主合上節曰三日再曰壹皆言食非

言日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

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不成喪不備居喪之禮節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

不辟避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簠簋大夫以蒲席士以

蒲席

簠簋竹席也

小斂布絞父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縞

衾皆一衾十有九稱主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

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紵其鳩不在列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十一

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既斂所用以來尸使堅實者縱在橫之上縱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折爲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衾在絞之上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故十有九稱也

夾衣衾衾單衣故註云單復具曰稱紵單被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

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

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音紵五幅無紵都收

此明大斂之事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爲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製作六片而用五

片橫於直者之下也紵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今按斂制以意端之小斂錦縞縮之衾在絞

上繫于斂外近尸而文衣類也恐人誤以爲衣縞故特註曰不在列大斂布衾則用以舉尸故五幅

故特註曰不在列大斂布衾則用以舉尸故五幅

寬大雨頭不分裂故註曰無統謂不用以結束也
二食者小斂一食此大斂又加一食也如朝服布
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為三不辟者一幅兩頭
分爲三段而中不裂也給五幅用以舉尸者無
統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爲識別也臨川吳氏曰
給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單布被斂
衾直鋪布於橫鋪斂時先緊掩布給以包裹斂衾
然後結束絞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
之五也又按士沐梁陳衣與士
喪禮不同舊說此爲天子之士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祿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
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

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

夫士猶小斂也

小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
者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祿謂悉用已衣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喪大記

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已衣然後用襚言
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
不以陳列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纈者祭服無算
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複衣衾大夫
衣尚多故大斂用袂衣衾大夫
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袍衣之有表者乃裳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
不可禪露衣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

陳衣不訕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陳衣實之篋者曰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篋
者所委之衣也不訕舒而不捲也非列采爲間色
雜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
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
以取便遷尸入棺其事易夫故不袒

君之喪大素胥讀如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

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原註胥讀爲祝謂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今從臨川
吳氏解太胥作太祝之胥周禮太祝之下有胥四
人喪祝之下有胥四人衆胥衆祝之胥也侍猶臨
也太祝之胥爲下大夫喪祝之胥爲上士皆非能
親執斂役故雖身臨之而各以其胥服勞侯國之
視雖降等於天子而胥各四人當亦如于朝之數
國君之斂太胥四人親斂衆胥二人佐之祝官臨
檢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蓋太祝也大夫
之斂則衆胥二人臨侍士之友四人自斂
之斂則衆胥二人臨侍士之友四人自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疏曰衽衣襟也生向有左衽結絞便也死則襟
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喪大記

使易抽解今死無復解義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去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齋

不食凡斂者六人

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舊說謂與此死者平
生共執事則不至喪惡死者故以之斂亦可從

君錦冒黼殺反介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

緇冒黼殺反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

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冒者棺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
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畫黼文故云錦
冒黼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
縫兩囊皆然綴旁七者不綴之邊上下安七帶綴
以結之也質自上而下長與手齊殺自下而上其
長三尺也小斂有此冒故不用余小斂以後則用

夷衾覆之夷尸也裁猶製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為覆目尸形而作也舊說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紼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弁經素弁上加環經未成服故也序謂東序端之南頭也堂廉堂基南畔廉殺之上也楹兩近廉者父兄謂諸父諸兄之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外宗見雜記下鋪席紼衾鋪於席上士商祝之屬也斂上卽紼衾之上宰告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喪大記

西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紼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君釋菜禮門神也宰告亦告主人斂畢也撫撫尸也拜稽顙謝君之臨也升主人命主婦皆君命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餘禮如鋪衣列位等事

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

絞紼踊

此踊之節君大夫士一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送婦

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不撫室老貴臣姪婦貴妾故大夫撫之也大夫內子亦有姪婦姪兄之子婦女弟也婦尊姪卑士昏禮雖無婦姪先言姪若無婦猶先騰士有婦勝大夫有可知矣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

妻子後

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尊者先馮卑者後馮○疏曰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喪大記

五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聲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

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

撫當尸心胸處撫按之執者持其衣馮者身俯而馮之奉捧持其衣拘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胸之處不當君所謂君所撫處必少避之馮尸必踊哀情鬱切一不容已一以泄氣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反始占枕去塊非喪事

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展之

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苦臥於苦也枕由枕土塊也宮之者廬外以帷障之如宮墻也禮袒也袒露其廬不用帷障也

既葬柱主槨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柱櫛者先時倚木於墻以爲廬葬後哀殺利舉起其木柱之於櫛以納日光畧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禮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雖非喪主亦子道也故於東南角隱處爲廬經雖云未葬實葬後亦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

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并經帶金革之事無辟

避也

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也并經帶謂素弁加環經而帶則仍要經也大夫士并經則國君亦并經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六

既練居至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

祥黝於糾聖鳥故祥而外無哭者禪而內無哭者樂

作矣故也

至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家事

今白皆稍致其飾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曰祥而外無哭者禪則門內亦不復哭故曰禪而內無哭

者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

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御職事陳註謂杜說近是意若謂御職事則既練謀國事謀家事固即治其事矣下與復寢連文必是御內之御御者治其內事也房中私事皆可治耳猶於外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禪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禪祭不值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

乃復寢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奔喪期者

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

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既練而歸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爲父後之兄弟

皆期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在大功者此皆哀殺故葬後即歸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爲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爲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

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所治士則卒哭而即反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七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

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言庶子爲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於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卒哭即歸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喪畢故不居其殯宮之次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

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

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視其大斂常禮也若爲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外命婦乃臣之妻其禮輕故君待其既大斂加棺蓋之後而後至士雖卑亦宜有恩賜故亦視其大斂殯而後賜大斂則大夫

也

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賜大斂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賜小斂以上言君夫人視之皆

有常禮而為之賜則加禮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

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

君釋棊于門內祝先升自阼嚙負墉南面君即位于

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一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

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九

大夫士之喪君或有故不及斂殯後亦往先戒主人使知焉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候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則入立於門東北面巫止于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棊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墉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拜稽顙者於庭中北面拜君之臨也稱言者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君視祝而踊踊畢主人乃

也

大夫則莫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

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即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若士喪則主人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於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莫畢主人又先俟於門外君去即拜以送也莫畢出上皆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

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殯後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直經免布深衣不散麻蓋不敢謂君弔之後時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

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

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

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夫人弔則主婦為喪主其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世子在偏導引如視之導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主婦已拜且男女異禮也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九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眾主

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

四隣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若弔其臣之喪主人不迎於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也作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此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隣國卿士遣使來弔此大夫君皆代主人拜以喪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專代為主必使主人在已後已先拜而主人乃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

此言君弔之常禮必見尸柩而後踊若既殯而弔則視祝而踊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物盛而埋之

振容

振容者振動容飾也。以青黃之繒長丈餘如繒。畫為幾懸于池下。車行幡動有容。故曰振容。

黼荒火三列。黻弗三列。

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黼甲也。絲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黼荒。荒之中夾又畫為火三行。又畫兩已相背為三行。故曰火三列。黻弗三列。

素錦褚加偽荒。

素錦白錦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宮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纁紐六。

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白為紐連之。兩旁各三。凡六也。

齊如五采五貝。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三

齊者勝之義。以當中而言。謂黼甲上當中形圓如車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大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

黼裳二。黻裳二。畫裳二。皆戴圭。

裳形似扇。木為之。在路障車。入梓障。極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六。裳兩角皆戴圭。玉。

魚躍拂池。

以銅魚懸於池之下。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魚在振容間也。

君纁戴六。

戴猶值也。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棺之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各屈皮為紐。三束則六紐。令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曰六戴。

纁披去六。

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于帷外。人牽之。每帶繫之。故亦有六。謂之披者。若車登高適下。歛左歛右。牽之使不傾覆。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

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裳二。畫裳二。皆戴纁。

而退。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畫帷畫為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為雲氣。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纁者。用五采羽作袞。綴裳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

一貝。畫裳二。皆戴纁。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布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掄。掄也。緇類青質五色。綬青黃之縵也。畫裳於絞。縵在池上。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三

君葬用輅。四綰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二綰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船車。二綰無碑。比界。

出宮。御棺用功布。

此章二輅字。一國字。註皆讀為輪。船音然。以輿弓諸侯輅而設。精言之。則諸侯輅得用輅。豈葬不得用輅乎。今讀大夫葬用輅。與國字並作船音。君葬用輅。音春。恩按輅者有喪事為之喪車也。君至喪不可苟也。大夫亦至貴或得同之。若士則不必專為。但用國中常車而已。如是則輅國各如字亦可。

天子之之用大木為棺。謂之豐碑。請侯謂之桓。桓碑。碑綰羽葆。並見前功布大功之布也。

凡封。用綰去碑負引。聲。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綰。

君命母讎。以鼓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

封謂下棺也下棺時將紼一頭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引也以紼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紼平持而下備傾頓也緘者以紼直繫棺束之紼而下也母謹止其誼諱也以鼓封擊鼓爲負引者縱捨之節也母哭止哭聲也土則未哭者自相止而已

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

天子栢槨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

棺槨之間君容柩反昌六大夫容壺士容甒武

此言棺外槨內闊狹之度柩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古者棺外槨內皆有藏器故須所容如此○按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

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喪大記 五

疏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錄

禮記疏畧

奔喪第四十二

上蔡張端分計

此古禮要亦孔子述之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境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速故倍之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辟市朝爲驚衆也尊君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二奔喪 一

袒降堂東卽位西鄉主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紱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此言奔父喪之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升纓小飲畢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卽括髮而袒本也已殯者位在下此殯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卽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經者掩其袒而加要經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墻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紱帶卽襲經之經非象革帶之紱帶也經重象革帶之紱帶輕反位復先所卽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之位而哭踊也成踊說見前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去聲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二日成服拜賓送賓

皆如初

皆如初者如先大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也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

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問麻于序東卽

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

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

變也

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疎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二

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

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

哭不括髮

父喪襲經於序東此言襲免經於序東卽加免輕於父也疏曰此謂適子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側反

卽位與主人拾其劫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闕門闕門東邊之門東階卽難記所謂側階也髮說見小記東髮髮於東序不髮於房髮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地婦

人賓弱不勝事故其禮畧於男子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

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

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卽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謂之墓之事也

畢也

遂冠平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

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

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三

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

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

爲一哭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日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問以終事他

如奔父之禮

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壹括髮不

及殯亦壹括髮父母不同陔殺之禮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

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袒行成踊於三哭猶免袒袒行成踊二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功以下不親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者止臨喪節而來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主人代之拜此言免麻於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袒而稱襲者容齊衰重得為之襲也又按上文為父不及殯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故知二袒字衍文也又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蓋北方重陰以示哀之殺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二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餘見前章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奠

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袒經者袒而襲襲而加經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着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為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

與之哭不踊蓋時過服除禮為之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大功小功總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經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異者免麻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

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五

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此言居喪哭位之禮非親喪言期以下至總麻之親多不同居一處始死皆奔來喪家即位者各有輕重大第之位即其位而哭也此其一節也及免經後又即位袒成踊二節也又襲而拜賓反位哭成踊三節也又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就次退所居宿之處也此四節也三日五哭卒者始至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是為三日五哭卒終也此五節也第四日主人出送賓主人孝子也衆主人兄弟即齊衰以下之人皆出送賓此時哭止此六節也相者告事畢言始死之事畢當成服拜賓也此七節也若所為位之親其家遠者則歸其家成服而後往喪家也八節也分八節看似明舊註釋前半為在外未竟難省未知是否蓋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

即位而哭

服有輕重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言齊哀望鄉而哭則新哀不待望鄉而哭可知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與此不同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

檀弓云師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按檀弓與此不同古今之禮不無小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親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為位者為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莫則久莫也在他所則難為久莫長禮則於殯常莫喪不割莫為其久設也肅之莫則易之又曰為位不奠謂之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六

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莫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天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祖

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做此以尊卑為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敢拜賓賓為主也在他國為使而出也與諸侯為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祖謂為位之日也明日以往不祖矣山陰陸氏以朝暮哭大論九七五三之數以為殯期不知何據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此以弔於葬後者言先哭於家者若猶將遇之於家也且以告主將之墓而後哭之墓以成踊者既

姓不得入於其廟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而向墓而踊固賓主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家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其妻之喪矣同宮猶然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惟長者為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為主也

開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此言小功總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親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七

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袒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總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為位麻者弔服而加總之環經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為位焉

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

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禮記疏畧

問喪第四十三

上蔡張熾分註

問喪服問二篇要亦孔子答人問之詞

親始死雞_反斯_反徒跣_反扱_反上衽交手哭惻怛之

心痛疾之意傷腎乾_干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

舉火故隣里爲之糜粥以飲_土食_反之夫悲哀在中

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雞斯讀爲笄纓笄骨笄也纓髮之緒也親始死

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纓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

疏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

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

粥薄者以飲之

厚者以食之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三 問喪 一

三日而歛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

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_反氣盛故袒而踊

之所以動體安_心下氣也

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

悶也觀袒踊之義可知喪禮欲人毀又欲人不滅

性其制之善如此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_上田田如壤_怪

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_反踊哭泣哀以送

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發開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

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

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

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_上堂又

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_反矣喪_反矣不可復_反見

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望望汲汲猶有所向皇皇無所向也

心悵焉愴焉愴焉_反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

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成墳_上而歸不敢入處

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_上塊哀親之在

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

人情之實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三 問喪 二

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愴愴也愴

嘆恨也心絕絕所望也勤謂憂苦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歛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

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歛之也

故曰三日而後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

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

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

丁_反亂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始死而不歛孝子之仁也三日而必歛聖人之義

也對酌五義而後爲三日歛誠天理人情之極故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

也

體也故爲之免問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偏於

者不袒跋補火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

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

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免而袒袒而踊先役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

子不踊男子錮疾皆可以哭泣盡哀以哀爲禮

得其本他猶末也冠謂首也袒謂露也首尊不可

露也禿則不免免則頂露矣當別以素冠之冠不

袒跋不踊則竟廢可矣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

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嫌

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不總則不杖不杖則不免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三 問喪

此童子本初未冠之正也若爲孤子而當室雖童

子亦總總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

總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去父直七須杖

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

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力垂

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

杖辟避尊者之處去也堂上不趨其慮示不遽反也此

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

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許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柄者同也言同於父也示不遽恐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免

禮非強作本乎人情不得以天降地出高遠視之則不爲禮矣道不遠人之意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三 問喪

四

禮記疏畧

服問第四十四

上蔡張端分註

臨川吳氏曰此有人問喪服而知禮者援據禮經逐節答之如此沐曰知禮者誰孔子也當時有素王之稱知禮之名孟倍子使二子往學禮焉可知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有屬從有從從故皆以從言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嚴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姑也此安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四 服問

一

妻為其父母有從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總麻是從重而輕也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母父母從母總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惟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故知其為公子外祖母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沐曰此解太委曲殊於文義不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疏曰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降

敘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為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

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沐曰為繼母黨服義也為其母黨服天性也故繼母死可以舍義而從性天矣故鄭氏云外親無二統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

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無異正同而以父為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經期之經者謂三年之喪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為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也雜記疏云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三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遺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紃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

既練遇麻斷短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

既練遇麻斷短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

必經既經則去之

斬衰既練之後遺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之後則廢去其經每可以經之時必為之加經既經則去之自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

之葛以有本為稅

吐外反

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與小功之經所以為後喪總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四 服間

三

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

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總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既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畧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為之本總服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為麻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練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

子服

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諸侯外宗之為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為天子服者遠嫌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主者王其喪也二者皆正故君主之夫人妻猶云嫡妻太子嫡子也適婦太子妻也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四 服間

四

唯君所服服也

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總故群臣無服也近臣閭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總則此等人亦總也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

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則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飲及殯并將葬皆著殯等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之布以總布而加灰治并經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經其上凡見人無免如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服

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見人往見於人也凡者一切之辭經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謂卿大夫士也雖齊衰亦不脫經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脫大夫以上不脫據士唯公門脫齊衰凡所謂服皆暫釋喪服反吉服若

傳曰舉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

刑五墨劓剕宮大辟也服五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罪重附於上刑罪輕附於下刑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列等上下親疎等級分明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四 服問

五

禮記疏畧

間傳第四十五

上蔡張端分註

間傳者以喪服中間瑣細之義有不可不傳者也故孔子皆作為文以傳之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斬衰服苴苴經與直杖也麻之有子者以為苴經竹杖亦曰直杖惡貌者苴是黎黑色人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衰經杖俱備直色也首者人內臟所藏蓋露於首也臬壯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蓋亦變其常度也容貌可也如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五 間傳

一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於豈反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

聲音者也

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絕無回聲也往而反氣絕而微續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總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可也

斬衰唯上聲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則順之而已對則有可答焉應後而巳言則命物焉直言而已讓則詳其義焉主於事也樂則旁及若忘哀然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

麻再不食土與去聲飲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疏食粗飯也喪大記云士之喪士是飲飲焉則爲之一不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如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中一以上亦訓爲間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孝子不忍發初御膳厚肉此又附飲食一條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五 問傳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脫經帶齊衰之喪居聖室下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廬小功緦麻亦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倚廬聖室見喪大記下蒲之可爲廬者但墓之使齊不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主櫛髻屏下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廬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而沐

柱櫛謂倚廬之木柱之於櫛使稍寬明也男屏者剪去戶旁兩扇屏之餘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封以下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所問之異然皆古禮故並記之也此又附居處一條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每一升凡八十縗斬衰三升正服三升半齊衰四升正服四升半大功七升正服七升半緦麻十五升緦麻十五升者緦麻之縗去其半也今緦麻用其半六升爲縗是去其半也其事其縗者事謂煮治其紗縗而後縗也無事若用爲縗則不加洗治其紗而即縗也縗也然則縗是熟縗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縗以縗矣凡喪以哀爲主其始也本於哀其終也成於禮有是哀則不得不行是禮有是禮則不得不哀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五 問傳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爲帶三垂期而小祥練冠緦七升緣去聲要平聲經不除

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七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謂之成布者二升以下之布爲衰之甚如未成布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成布矣故曰成布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也而帶三垂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而者葛經也爲帶三垂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也而者葛經也爲帶三垂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也而者葛經也爲帶三垂謂男子也

七升受之去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練練祥先素縞大祥彌吉故也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括重喪而遺輕喪男子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易輕者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服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五

四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遺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斬衰受服之時而遺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者要得着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着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鄭氏曰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

既練遺大功之喪麻葛重

斬衰既練男子惟有要帶婦人惟有首經是卑也今遺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經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葛經首著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經者期之葛帶是重葛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遺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經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

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愈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說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五

五

禮記疏畧

三年問第四十六

上蔡張端分註

問問孔子所以因問而有此篇故以名篇而實重
在答語一部禮經總作自孔子故相傳孔子刪
詩定禮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去聲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平聲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丁亂反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六 三年間

生有節也哉

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疎貴賤之等殺各有定制弗可損益故曰禮乃不易之道也此包五服而言下言三年喪者大者其日必久痛甚者其愈必遲二年之喪痛甚者也稱此痛甚之情而立痛甚文禮故必三年所以爲至痛之極則也斬衰以下六節所以爲至痛之飾也不然不足以抒此至痛之情也三年本三十六月也先王制以二十五月爲三年者何也此時哀痛實未盡思慕實未忘也然而服必以是斷者豈非爲送死必有窮已之期而人子恐至毀傷不復生而制禮以節之也此尤爲至痛之飾最密者也節之二義解見下文孔子之言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去聲其羣匹越月隄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平聲焉直亦反

躡直六反焉踞踞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

之屬者莫知去聲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鳥獸知愛其親類而人不愛其親類人則稱情立文尊禮以致哀又毀不滅性此禮所以用之而不窮也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勿忘之然而從之則是禽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由從也。患猶害也。邪。浮害性之人。不可與親。若信從彼禽獸。不若之人。必爲亂臣賊子。孔子曰。喪思哀。思哀則哀生。不思哀則不哀矣。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六 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脩飾習禮以自治也驕之遇隙言二十五月為送
遂者顧其哀痛之情則是無窮已之期矣立中言
衷度至當也制節有一定之節可循也一切足
以使人人成文理則乃可以除其服而釋之矣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父母三年其大何以至期疑降之過曰至親以期斷父母之外皆至親也以周一歲爲至久而斷之非從三年降殺者也問是何義也答曰天地已改易窮而復始四時已變極化窮天地中萬物莫不

更始皆窮極之象所

以制禮以期象之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問既以期斷為至極父母即宜從期何以三年也
答謂加隆厚於父母耳生我之恩罔極將何以使
加倍酬之故必期而又期
至於三焉焉猶何以之辭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
小功以為殺反色介期九月以為間平上取象於天下

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
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

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六 三年間 三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達喪也

問大功九月何取弗及言降殺也何以使降殺之
三年為至隆總與小功為至殺故期喪一年大功
九月以取於至隆至殺之中間而已取象於天
者陽氣主和運行不滯而有節序取法於地
陰氣主形一成而不變象天故有三年期九月
五月三月之節序五服之黨所以相和也故禮
制一定而不可易五服之象所以相和而不離也
取則於人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禮乃人之本姓故
人之所以群居和焉壹焉之理本諸天地者盡
此矣此下又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至矣
言理路密細無所不至如食粥寢苦枕塊固為
三年之喪以二十五月而畢哀慕未已而以是
之尤為文之至必如是乃謂之隆不然使人于
身滅性猶薄道也百王所同古今無二究不知此
禮來日何時蓋亦疑二十五月為三年之喪未詳
也孔子則以子生之年數釋之可明矣如人於

月並生子至明年臘月則曰二歲子又明年臘月
則曰三歲子此時可免父母之懷矣是子生三年
而數其月數實為二十五月也先王欲人子盡三
年之至隆而又恐久而何已於是節取子生之月
數可以報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斷截之以為禮
故曰人道之至文者也此所以為天下之達道無
貴賤可通行者也不然不
能通行而久已短之矣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六

三年間

四

禮記疏畧

喪服四制第四十七

上蔡張熾分註

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紫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爲然也故曰凡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言之喪有四制謂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也

制以權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父最恩深故特舉之此以恩釋仁

門內之治恩拊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此以理釋義門內主恩故常拊蔽公義門外主義故常斷絕私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拊義也
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資猶用也
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同也故何以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與恩之大等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五服皆有義此舉重者言之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

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此以節釋禮食食粥也三月葬而奠祭始沐也毀謂瘞不補雖破不補也不培成塋之後不再益土也祥大祥也素琴無漆飾也凡此皆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焉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玉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此以權釋智母之愛既同於父而何以爲母齊衰期也則以天地國家尊無二上故也其制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此以權制之大者也故下又言其細有八共爲九焉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七 喪服 二

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髮偃其後者不相踈者不踈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此又以權釋智爵也者言有爵之人授杖日期之不同也蓋以有爵之人必有德其受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也無爵而杖者何也或曰據主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非主而杖者何也或曰輔病謂庶子以下皆杖故曰輔病也婦人童子不杖何也婦人未成人之女子童子幼少之男子不能病故不杖也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已行故許子病深雖杖不說起以人扶之而後起可也大夫士必須已言而后起事行則不許癢病杖而起可也若庶人自白起事

不可許病雖有杖不用但使而有應而巳于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禿者無髮女禿不髮男禿不免袒者素勝僭則可憎故不袒也踊躍也跛人足蹇故不踊老者病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至誠性故許以酒肉養之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假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此皆以權制宜不拘恆禮之類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愛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此下數節總釋四制故曰中庸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期悲哀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七 喪服 三

則哭此三年要也自三日以至三年其哀漸殺而輕故曰哀之殺也諒古作梁梁謂謂之梁闇讀如鵲鵲之鵲庵闇謂廬也廬用梁者所以柱櫛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君不言以不言而事行也臣下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說見開傳其義自明樂謂喜樂

父母之喪衰冠繩紼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貞婦皆可而祭焉

比及也二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仁者可以觀其愛親之厚智者可以觀其理事之精強者可以觀其志力之堅且此居喪之際在在有禮以治其事其事有義以正其情即所謂孝子弟貞婦之情實皆可而察識也何也喪禮要成不安之事時久則怠非情之厚理之明力之強而於此可得為孝子弟貞婦始終守禮不渝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七 喪服

四

禮記疏畧四十七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沐於易詩書春秋皆有完書此經則但有禮運禮器樂記學記四篇其餘乃武進王渭登封馮五典上蔡李範世及其從子端所分注而沐總其成書內又有張燧張斌所注者內則一篇則又全用陳皓註自序謂他經皆疏畧五經闕一不可又謂耄矣倦於勤不得已會同志而屬之以分注云云夫詁經本著所心得何必務取足數乎